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徐霞客游记全译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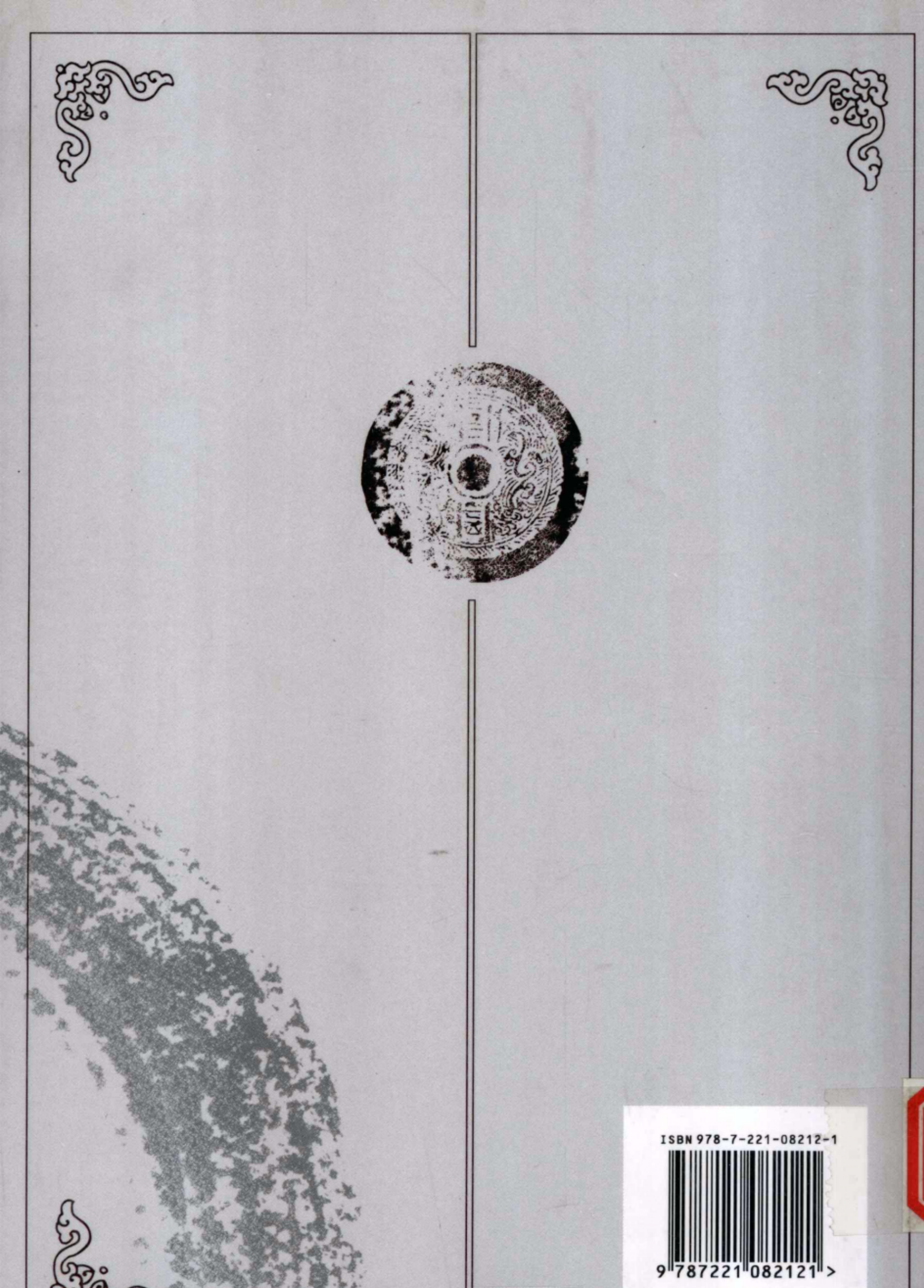
（修订版）

[明] 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21-08212-1

9 787221 082121 >

定价：185.00元（全四册）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全译

〔明〕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

四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霞客游记全译/朱惠荣等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221-08212-1
Ⅰ.徐… Ⅱ.朱… Ⅲ.①游记-中国-明代②历史地理-中国-明代③徐霞客游记-译文④徐霞客游记-注释 Ⅳ.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3425 号

书　　名	徐霞客游记全译
著　　者	〔明〕徐弘祖
译　　注	朱惠荣 等
责任编辑	孟筑敏
装帧设计	余强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1844千字
印　　张	124.25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185.00元(1-4)



滇游日记六①

【题解】

《滇游日记六》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北部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徐霞客游遍鸡足山上各风景胜迹,考察山形地貌,遍搜山中的清泉、悬瀑、陡崖、奇树、静室,了解诸寺缘起,抄录碑刻,寻访遗迹,还记载了正月十五观灯、人工喷泉、架桥渡水、山中建筑特点及僧侣饮食、论经、养花、赴斋、祭扫等生活情态。明末是鸡足山发展的鼎盛时期,《徐霞客游记》从动态反映鸡足山的盛况,对鸡足山所作的全面详尽的记录,比之于志书更加生动感人,是研究明代佛教名山的典型资料。

徐霞客接受丽江府土官木增的邀请,于正月二十二日离开鸡足山赴丽江。途经中所屯、北衙、西邑、松桧、辛屯、冯密等,从南往北,游展纵贯鹤庆府。沿途游腰龙洞、鸡鸣寺,探龙珠山的石穴,考察了南衙和北衙的银矿。往北再经七和,过邱塘关,二十五日抵丽江府。二十九日,木增迎徐霞客移居解脱林。

【原文】

己卯正月初一日② 在鸡山狮子林莘野静室。是早天气澄澈,旭日当前。余平明起,礼佛而饭,乃上隐空、兰宗二静室。又过野愚静室,野愚已下兰宗处。遂从上径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为白云师禅栖

之所，狮林开创首处也。先是有大力师者，苦行清修，与兰宗先结静其下，后白云结此庐与之同栖，乃狮林最中，亦最高处。其地初无泉，以地高不能刳木以引。二师积行通神，忽一日，白云从龛后龙脊中垂间，劖石得泉[3]。其事甚异，而莫之传。余入龛，见石脊中峙为崖，崖左有穴一龛，高二尺，深广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檐，泉从檐内循檐下注，檐内穴顶中空，而水不从空处溢，檐外崖石峭削，而水不从削处坠，倒注于檐，如贯珠垂玉。穴底汇方池一函，旁皆菖蒲茸茸，白云折梅花浸其间，清冷映人心目。余攀崖得之以为奇，因询此龙脊中垂，非比两腋，何以泉从其隆起处破石而出？白云言："昔年剜石得之，至今不绝。"余益奇之。后遇兰宗，始征其详。乃知天神供养之事，佛无诳语，而昔之所称卓锡、虎跑，于此得其征矣。龛前编柏为栏，茸翠环绕，若短屏回合。阶前绣墩草，高圆如叠，踟趺其上[4]，蒲团锦茵皆不如也[5]。龛甚隘，前结松棚，方供佛礼忏[6]。白云迎余茶点，且指余曰："此西尚有二静室可娱，乞少延憩，当瀹山蔬以待也。"余从之。西过竹间，见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辟者，前甃石为台，势甚开整，室之轩几，无不精洁[7]，佛龛花供，皆极精严，而不见静主。询之，曰："白云龛礼忏司鼓者是。"余谓此僧甚朴，何以有此？乃从其侧又上一龛，额曰"标月"，而门亦扃。乃返过白云而饭。始知其西之精庐，即悉檀体极师所结，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饭后，又从念佛堂东上，蹑二龛。其一最高，几及岭脊，但其后纯崖无路，其前则旋崖层叠，路宛转循之，就崖成台，倚树为磴，山光悬绕，真如蹑鹫岭而上也。龛前一突石当中，亦环倚为台，其龛额曰"雪屋"，为程还笔，号二游，昆明人，有才艺。而门亦扃。盖皆白云礼忏诸静侣也。

又东稍下，再入野愚室，犹未返，因循其东攀东峡。其峡自顶下坠，若与九重崖为分堑者。顶上危岩叠叠，峡东亘岩一支，南向而下，即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东即九重崖静室，而隔此峰峡，障不可见。余昔自一衲轩登顶，从其东攀岩隙直上，惟此未及经行，乃攀险陟之。路渐穷，抵峡中，则东峰石壁峻绝，峡下隤壑崩悬，计其路，尚在其下甚深。乃返从来径，过帘泉翠壁下，再入兰宗庐。知兰宗与野愚俱在玄明精舍，往从之。玄明者，寂光之裔孙也。其庐新结，与兰宗静室东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山楼之上。余先屡过其旁，翠条罨映，俱不能觉；今从兰宗之徒指点得之，则小阁疏棂，云明雪朗，致极清雅。阁

名雨花，为野愚笔，诸静侣方坐啸其中，余至，共为清谈瀹茗。日既昃，野愚辈乃上探白云，余乃下憩萃野楼。薄暮，兰宗复来，与谈山中诸兰若缘起[8]，并古德遗迹[9]，日暮不能竟。

初二日　饭于萃野，即再过兰宗，欲竟所征，而兰宗不在。爱玄明雨花阁精洁，再过之，仍瀹茗剧谈。遂扶筇西一里[10]，过望台岭。此岭在狮林之西，盖与旃檀岭为界者，亦自岭脊南向而下，即大觉寺所倚之冈也，自狮林西陟其岭，即可望见绝顶西悬，故以“望”名。与其西一岭，又夹壑为坞，诸静室缘之，层累而下，是为旃檀岭。先是鸡山静室，只分三处，中为狮子林，西为罗汉壁，东为九重崖，而是岭在狮林、罗汉壁之间，下近于寂光，故寂光诸裔，又开建诸庐，遂继三而为四焉。盖其诸庐在峡间，东为望台岭，西为旃檀岭，此岭又与罗汉壁为界者，又自岭脊南向而下，即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为中支。盖罗汉壁之东，回崖自岭脊分陨南下，既结寂光，由其前又南度东转，为观音阁、息阴轩，峙为瀑布东岭，于是又度脊而南，为牟尼庵，又前突为中岭，若建标于中，而大士阁倚其端，龙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脉络，皆以兹为绾毂云。



逾望台岭西三里，由诸庐上盘壑而西三里，又盘岭而南北转一里，北崖皆插天盘云，如列霞绡，而西皆所谓罗汉壁也。东自旃檀岭，西至仰高亭峡，倒插于众壑之上，当其东垂之褶者[11]，幻空师结庐处也。真武阁倚壁足，其下曲径纵横，石级层叠，师因分箐为篱，点石为台，就阁而憩焉。其下诸徒辟为丛林，今名碧云者也。余前已访幻空返，忆阁间有陈郡侯天工诗未录，因再过录之。师复款谈甚久，出果饷之榻间。阁两旁俱有静室旁通，皆其徒所居，而无路达西来寺，必仍下碧云。

由山门西盘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则陕西僧明空所结庵也，今名西来寺。北京、陕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陕之名几并重。以余品之，明空犹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张代巡凤翮同乡，命其住持绝顶迦叶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铜殿移而畀之，故声誉赫然。然在顶而与河南僧不协，在西来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妇，其识见犹是碧云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后尘也。然其寺后倚绝壁，云幕霞标，屏拥天际，巍峭大观，此为第一。寺西有万佛阁，石壁下有泉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阔如之。潴水中涵，不盈不涸。万峰之上，纯石之间，汇此一脉，固奇，但不能如白云龛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为神异耳。观其

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餐，俱遥引之西峡之上，固知其益不如白云也。寺东有三空静室，亦倚绝壁。三空与明空俱陕人，为师兄弟，然三空颇超脱有道气，留余饭其庐，已下午矣。自西来寺东至此，石壁尤竦峭，寺旁崖进成洞，其中峡峒，僧悉以游骑填驻其中，不可拦人，深为怅恨。又有峡自顶剖洼而下，若云门剑壁，嵌隙于中，亦为伟观。僧取薪于顶，俱自此隙投崖下，留为捷径，不能藉为胜概也。

既饭，复自寺西循崖而去，二里，崖尽而为峡，即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绝顶经此下，遂从大道入迦叶寺，不及从旁岐东趋罗汉壁，然自迦叶寺回眺崖端，一径如线痕，众窦如云盖，心甚异之，故不惮其晚，以补所未竟。然其上崖石虽飞嵌空悬，皆如华首之类，无可深入者。乃返，从西来、碧云二寺前，东过旃檀，仍入狮林，至白云龛下，寻玄明精舍。误入其旁，又得一龛，则翠月师之庐也。悉檀法眷。前环疏竹，右结松盖为亭，亦萧雅有致，乃少憩之。遂还宿莘野楼，已暮矣。



初三日　晨起，饭。荷行李将下悉檀，兰宗来邀，欲竟山中未竟之旨，余乃过其庐，为具盒具餐，遍征山中故迹。既午，有念诚师造其庐，亦欲邀过一饭。兰宗乃辍所炊，同余过念诚。路经珠帘翠壁下，复徙倚久之。盖兰宗所结庐之东，有石崖傍峡而起，高数十丈，其下嵌壁而下，水自崖外飞悬，垂空洒壁，历乱纵横，皆如明珠贯索。余因排帘入嵌壁中，外望兰宗诸人，如隔雾牵绡，其前树影花枝，俱飞魂濯魄，极罨映这妙。崖之西畔，有绿苔上翳，若绚彩铺绒，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夹染，非石非岚[12]，另成幻相者也。崖旁山木合沓，琼枝瑶干，连幄成阴，杂花成彩。兰宗指一木曰："此扁树，曾他见乎？"盖古木一株，自根横卧丈余，始直耸而起，横卧处不圆而扁，若侧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为石也，至是循视其端，乃信以为树。盖石借草为色，木借石为形，皆非故质矣。

东半里，饭于念诚庐。别兰宗，南向下之字曲，半里，又入义轩庐。义轩，大觉之派，新构静室于此，乃狮林之东南极处也。其上为念诚庐，最上为大静室，即野愚所栖，是为东支。莘野楼为西南极处，其上为玄明精舍，最上为体极所构新庐，是为西支。而珠帘之崖，当峡之中，傍峡者为兰宗庐，其上为隐空庐，最上为念佛堂，即白云师之庐也，是为中支。其间径转崖分，缀一室即有一室之妙，其盘旋回结，各各成境，正如巨莲一朵，瓣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无欠缺也。

从义轩庐又南向“之”字下，一里余，过天香静室。天香，幻住庵僧也，其年九十，余初上觅苹野庐，首过经问道者。又南一里，过幻住庵，其西即兰陀寺也，分陇对衡，狮林之水，界于左右，而合于其下焉。又南下一里余，二水始合，渡之即为大乘庵。由涧南东向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复逾涧东南下，一里，过无我、无息二庵。其下即为小龙潭、五花庵，已在悉檀寺右廓之外，而冈陇间隔。复逾涧南过迎祥寺，乃东向随涧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即前暗中摸索处也。其支自兰陀南来，至迎祥转而东，横亘于悉檀寺之前，东接内突龙砂，兜黑龙潭于内，为悉檀第一重案。其内则障狮林之水，东向龙潭；其处则界旃檀之水，合于龙潭下流，而脉遂止于此焉。于是又北逾涧半里，入悉檀寺，与弘辨诸上人相见，若并州故乡焉。前同苹野乃翁由寺入狮林，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携之上；既下，则寺前桃亦缤纷，前之杏色愈浅而繁，后之桃靥更新而艳，五日之间，芳菲乃尔。睹春色之来天地，益感浮云之变古今也。



注释

①《滇游日记六》：在乾隆刻本第七册上。

②己卯：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

③刳（kū 枯）木：把树木剖开挖空。劖（chán 缠）：凿。

④跏趺（jiā fū 加夫）：“结跏趺坐”的略称，即两脚交迭而坐，脚底板朝上，默然凝神，为佛教修禅者的坐法。

⑤蒲团：僧人坐禅及跪拜所用的垫子，用蒲编成，形状团圆，故称蒲团。现亦用稻草编成或布缝制。

⑥礼忏：佛家礼拜三宝忏悔罪孽的仪式，又称拜忏。

⑦室之轩几，无不精洁：原脱此八字，据徐本补。

⑧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省称，义即空寂闲静的地方，为寺庙的另一称谓。

⑨古德：佛教徒对其先辈的尊称。

⑩筇（qióng 穷）：通作“邛”，本我国西南地区古代族名，在今四川西昌一带。邛地产竹，节高实中，可作手杖，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邛竹杖”。后来，杖也称筇。

⑪褶（zhě 者）：折迭。

⑫岚（lán 蓝）：山林中的雾气。

【今译】

己卯年正月初一日　在鸡足山狮子林莘野的静室。这天早晨空气澄澈，旭日当空升起。我天亮起床，拜佛后吃饭，于是上隐空、兰宗两处静室。又拜访野愚的静室，野愚已经到兰宗那里去了。就从上面的小路往西平行，进入念佛堂，这是白云法师坐禅居住的地方，为狮子林首先开创的静室。早先有大力法师苦心修行，和兰宗先在下面建静室，后来白云法师建筑此屋和他们居住在一起，是狮子林最正中，也是最高的地方。这里最初没有泉水，因地势高而不能用剖开的树木引水。二位法师积德感通神灵，忽然有一天，白云法师从石屋背后龙脊正正下垂的中间，凿石得到泉水。这事很神奇，但没有谁宣传。我进入石屋，看到石脊峙立在正中形成崖壁，崖壁左部有一个石洞，二尺高，深度宽度也相同。洞外石壁倒垂，如同屋檐，泉水从檐内顺檐往下流，檐内洞顶是中空的，但水没有从中空处溢出来，檐外崖石陡峭，但水没有从峭壁上坠落，而是倒流于檐内，如联珠成串、玉水垂落。洞底汇成一汪方池，旁边都是茸茸的菖蒲，白云法师折了梅花枝泡在其中，清心高洁，映人心目。我攀崖得以看见这一切，认为神奇，就询问龙脊正正下垂，不和两旁相连，为什么泉水会从隆起处穿石而出？白云说："从前凿石便找到水，至今不断。"我更加惊奇。后来遇到兰宗，才问其详情。于是知道天神供养的事，佛门没有诳语，而从前所传说的卓锡泉、虎跑泉，从这里得到了印证。石屋前编柏树枝为栏杆，毛茸茸的绿色环绕，像矮屏风曲折接合。石阶前的绣墩草，又圆又高像重叠而成，在上面结跏趺坐，蒲团、锦垫都比不上。石屋很狭窄，前面盖有松棚，正在供佛、举行拜忏仪式。白云法师用茶点迎接我，并指着对我说："这西边还有两处静室可以消遣，请稍微多休息一会，让我煮山里的蔬菜来招待。"我听从了。往西从竹林中穿过，看见二位僧人坐在树根上晒背，一僧带我往西进入一处静室。静室分为三间，是新建的，室前用石砌成台，地势十分开阔整齐，室中的栏杆几案，无一不精致整洁，佛龛和供奉的花，都极其精巧庄严，但没见静室主人。询问，回答说："白云石屋中拜忏仪式的司鼓就是。"我认为此僧十分质朴，怎么能有此静室？于是从旁边又上一间石屋，门额名"标月"，但门也关着。就返回去拜访白云法师，然后吃饭。才知道那西边的精致房舍，就是悉檀寺体极法师所建的，而司鼓的僧人只是守屋人。饭后，又从念佛堂往东



上，登上二间石屋。其中一间位置最高，几乎到岭脊，只是背后完全是山崖而无路，前面则环形的崖壁层层叠叠，道路宛转沿崖走，就着崖修成台，靠着树建为梯，山色悬空盘绕，真像踩着灵鹫山而上。石屋前一块石突立在正中，也环靠为台，石屋的扁额是“雪屋”，为程还的手笔，〔程还名二游，昆明县人，有才艺。〕而屋门也关着。大概众静侣都去参加白云法师的拜忏仪式了。

又往东逐渐下，再进入野愚的静室，野愚还没回来，于是沿静室东攀登东峡谷。峡谷从顶上往下坠，好像和九重崖形成分堑。顶上陡岩层叠，峡谷东面横伸出一支山岩，向南延伸而下，就是悉檀寺所靠的支脉。东边就是九重崖静室，被此峰和峡谷阻挡，不能看见。我过去从一衲轩登顶，从轩东攀援岩缝直上，只有这里没来得及经行，于是涉险攀登。道路渐渐穷尽，抵达峡谷中，则东峰的石壁陡峻到极点，峡谷往下倒塌、深壑崩溃悬空，估计道路还在下面很深的地方。于是返回顺来路走，经过帘泉翠壁下，又进入兰宗的住房。知道兰宗和野愚都在玄明的精舍，就去找他们。玄明是寂光寺继承衣钵的弟子。他的居室新近建成，和兰宗的静室东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的山楼之上。我前此多次从静舍旁边经过，因翠枝掩映，都没有发现；现在听从兰宗的徒弟指点，才得以找到，是小阁，窗格疏阔，云明雪朗，极其清静雅致。〔阁名雨花阁，是野愚的手笔。〕众静侣正坐在阁中闲谈吟咏，我到后，一起泡茶清谈。太阳偏西以后，野愚他们才上去探望白云法师，我就下莘野的山楼休息。快到傍晚时，兰宗又来，和我谈论山中众寺庙的缘起，以及佛门先辈的遗迹，到天黑还没谈完。



初二日　在莘野这里吃过饭，立即又去拜访兰宗，想听完他所收集的旧事，但兰宗不在。喜爱玄明的雨花阁精致洁净，又去拜访，仍然泡茶畅谈。于是拄着邛竹杖往西走一里，经过望台岭。此岭在狮子林之西，是与旃檀岭分界的山，也从岭脊向南延伸下去，就是大觉寺所傍靠的冈，从狮子林西登上望台岭，就可以远看到绝顶悬在西边，所以用“望”作名。望台岭和其西边的一座岭，又夹着沟壑形成山坞，众静室顺着坞，层层叠叠往下分布，这就是旃檀岭。早先鸡足山的静室只分为三处，中间是狮子林，西边是罗汉壁，东边是九重崖，而旃檀岭在狮子林、罗汉壁之间，下面靠近寂光寺，所以寂光寺的众后代弟子又开辟、建成众静室，于是接三处静室之后成为第四处。众静室所在的峡

谷中，东边为望台岭，西边为旃檀岭，此岭又和罗汉壁分界，又从岭脊往南伸下去，就是寂光寺所傍靠的支脉，这是中支。罗汉壁的东边，迂回的崖壁顺岭脊分裂往南伸下去，建盖寂光寺后，朝前又往南延伸转向东，建有观音阁、息阴轩，峙立为瀑布东岭，于是又越脊往南，为牟尼庵，又往前突起为中岭，像在正中建立标志，而大士阁傍靠在边缘上，龙潭、瀑布两股水流在山下交汇，一座山的脉络，都是以此为凑集点。

越过望台岭往西三里，顺众静室边盘绕壑谷往西走三里，又盘绕岭往南走，转北一里，北边的山崖都是插向天际，白云环绕，如罩彩色轻纱罗列，而西边都是所谓的罗汉壁。壁东边起自旃檀岭，西边到仰高亭峡谷，倒插于众壑谷之上，位于壁东边的折迭处，是幻空法师建的房舍。真武阁靠在壁足，阁下曲折的小路纵横，石阶层层叠叠，法师沿着裂开的箐沟筑篱笆，点石为台，就着阁居住。阁下面众弟子开辟为寺院，是现在的碧云寺。我在前已经拜访过幻空师，返回后，回忆起阁中陈郡侯〔天工〕的诗没有录，于是又去拜访而录诗。法师又恳谈了很久，取出果子在榻间款待。阁两旁都有静室通着，都是法师徒弟的居室，但没有路通西来寺，必须仍然下到碧云寺。



从山门往西绕崖坡，又走一里半，往北上半里，到达壁脚，则是陕西僧人明空所建的庵，如今名西来寺。北京、陕西、河南三位僧人，都是以地方作僧名，现在北京僧、陕西僧的名声几乎并重。由我来品评他们，明空还是一般的僧人。他的名声这样重，是因为他是代理巡按张凤翮的同乡，张命他为绝顶迦叶殿住持，而沐府又把中和山铜殿迁移来送给他，所以声誉显赫。然而在绝顶与河南僧不和，在西来寺却只知道接待朝山的男男女女，他的见识还只是碧云寺众徒弟那一流的，与幻空法师望尘莫及。然而此寺背靠绝壁，白云为幕，彩霞为标，屏障般地拥在天际，巍峨陡峭的大观，这里就是第一。寺西有万佛阁，石壁下有一方泉水，靠壁嵌进崖中，有四五尺深，宽也相同，其中涵着的积水，不溢不枯。万峰之上，纯粹的崖石之中，汇积出这水脉，本来就奇特，只是不能像白云龛的水那样有感而出，垂空而下，那是神奇啊。观看水色，不十分清澈，寺中所吃的水，都是从远处西峡谷引上来的，因此知道此水更加比不上白云龛的泉水。寺东有三空的静室，也是傍靠绝壁。三空和明空都是陕西人，为师兄弟，但三空人很超脱，有道气，留我在他屋里吃饭，已经是下午了。从西来寺东到这里，石壁尤

其高耸陡峭，寺旁边的崖石裂成洞，空空的，僧人全用来关游客的马，不能进洞游览，深感不痛快，不满意。又有峡谷从顶上剖开洼地而下，像云门剑壁，缝隙镶嵌于其中，也很壮观。僧人到顶上取柴，都从这条缝隙投到崖下，留着作为捷径，不能凭借为佳境。

吃过饭，又从寺西沿崖而去，二里，崖尽头处成为峡谷，就是仰高亭之上。在此之前我从绝顶经过这里而下，就顺大路进迦叶寺，来不及顺旁边的岔路往东赶到罗汉壁，而从迦叶寺回头眺望崖端，一条小路如同线痕，众多的洞穴如在云间，心中十分惊异，所以不怕天晚，去补游所没游完的地方。然而上面虽然崖石飞嵌悬空，却都和华首门之类相同，没有可以深入的。于是返回，从西来、碧云二寺之前，往东经过旃檀林，仍然进入狮子林，到白云的石屋下，找玄明的精舍。误从精舍旁边进去，又看到一间石屋，则是翠月法师的居室。〔悉檀寺的弟子。〕前面环绕着疏朗的竹子，右边用松树建盖为亭，也清雅有致，于是稍作休息。到返回莘野楼去住宿时，天已经黑了。



初三日　早晨起床，吃饭。担着行李准备下悉檀寺，兰宗来邀请，想讲完山中没讲完的事迹，我于是到他居室拜访，他为我准备了果盒及饭食，讲遍了山中故迹。午后，念诚法师来兰宗的居室访问，也准备邀请过去吃饭。兰宗于是停止做饭，和我一同拜访念诚。道路从珠帘翠壁下经过，又移步傍靠了很久。兰宗建的静室东边，有石崖傍着峡谷而起，高数十丈，下面崖壁嵌进去，水顺崖外飞悬，垂空洒向崖壁，纷乱纵横，完全如同绳索联贯的明珠。我于是排开水帘进入凹嵌的壁中，往外看兰宗等人，如隔着云雾，绕着轻纱，瀑布前的树影花枝，都令人魂魄飞腾、明净，极尽掩映之妙。崖的西半边，有青苔覆盖在上面，像铺着绚丽多彩的绒毯，翠色欲滴，这又是大自然创造的精致染品，既非石崖，又非山林中的雾气，形成又一种幻景。山崖边树木缤纷繁多，琼枝玉干，连幄成阴，杂花成彩。兰宗指着一棵树说："这是扁形树，其它地方曾见过吗？"原来是一棵古树，从根开始横卧一丈多，才直耸起来，横卧的那一段不圆却扁，像石块侧躺在路旁，有三尺高，而厚度不到一尺，我当初怀疑是石，到这时顺着看它的上端，才相信是树。石壁借草作颜色，树木借石作形状，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往东半里，到念诚的居室吃饭。和兰宗告别，往南下"之"字形的弯，半里，又进入义轩的居室。义轩是大觉寺一派，新近在这里建盖静

室，位置在狮子林的东南尽头处。上面是念诚的居室，最上面是大静室，就是野愚所居住的地方，这里为东支。莘野的山楼在西南边尽头处，上面是玄明的精舍，最上面是体极所新建的居室，这是西支。而珠帘翠壁，位于峡谷正中，紧靠峡谷的是兰宗的居室，上面为隐空的居室，最上面是念佛堂，就是白云的居室，这是中支。其间路转崖分，点缀一处静室就有一室之妙，静室盘旋着来回建筑，各自形成境界，正像一朵巨大的莲花，花瓣分成千片，而片片都自成一个境界，各自都没有欠缺。

从义轩的居室又往南作“之”字形下，一里多，经过天香的静室，天香是幻住庵的僧人，有九十岁，我当初上去找莘野的住处，首先经过这里问路。又往南一里，经过幻住庵，庵西就是兰陀寺，分陇平行相对，狮子林的水，分流于左右，而汇合于其下。又往南下一里多，二股水才汇合，渡过去就是大乘庵。从沟涧南岸往东沿沟涧走，半里，水转南流，又越过沟涧往东南下，一里，经过无我、无息二庵。下面就是小龙潭、五花庵，已在悉檀寺右墙之外，但间隔着冈陇。又越过沟涧往南经过迎祥寺，于是向东顺沟涧行，一里，到寺西边的虎砂，就是以前在黑暗中摸索的地方。此支脉从兰陀寺向南伸来，到迎祥寺转向东延伸，横贯于悉檀寺之前，东接突起于内的龙砂，围绕黑龙潭于内，是悉檀寺第一重案山。其内则阻住狮子林的水，向东流入龙潭；其外则分界旃檀林的水，在龙潭下游汇合，而支脉就延伸到此为止。于是又往北越过沟涧走半里，进入悉檀寺，与弘辨等上人相见，像并州故乡的人一样。以前同莘野的父亲从悉檀寺进狮子林，寺前的杏花刚刚开放，各人折了一枝带上去；下来后，则寺前的桃花也缤纷开放，在前开的杏花颜色益发浅而繁，后开的桃花容颜更加新而艳，五天之中，竟有如此芳菲。目睹天地间春色的来临，越发感到古今事物的变幻不定。



【原文】

初四日　饭于悉檀，即携杖西过迎祥、石钟二寺。共二里，于石钟、西竺之前，逾涧而南，即前山所来大道也。余前自报恩寺后渡溪分道，误循龙潭溪而上，不及过大士阁出此，而行李从此来。顾仆言大士阁后有瀑甚奇，从此下不远，从之，即逾脊。脊甚狭而平，脊南即瀑布所下之峡，脊北即石桥所下之涧，脊西自息阴轩来，过此南突而为牟尼

庵，尽于大士阁者也。脊南大路从东南循岭，观瀑亭倚之。瀑布从西南透峡，玉龙阁跨之。由观瀑亭对崖瞰瀑布从玉龙阁下陨，坠崖悬练，深百余丈，直注峡底，峡逼箐深，俯视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绝顶浮岚，中悬九天，绝崖陨雪，下嵌九地，兼之霁色澄映，花光浮动，觉此身非复人间，天台石梁，庶几又向昙花亭上来也。时余神飞玉龙阁，遂不及南下问大士阁之胜，于是仍返脊，南循峡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龙。其阁跨瀑布上流，当两山峡口，乃西支与中支二大距凑拍处，水自罗汉、华严来，至此陨空下捣。此一阁正如石梁之横翠，鹊桥之飞空，惜无居人，但觉杳然有花落水流之想。阁为杨冷然师孔所题，与观瀑亭俱为蒋宾川尔弟所建。有一碑卧楼板，偃踞而录之。

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阴轩。从其左北逾涧，又北半里，入大觉寺，叩遍周老师。师为无心法嗣，今年届七十，齿德两高，为山中之耆宿[①]。余前与之期以新旦往祝，而狮林迟下，又空手而前，殊觉怏怏。师留餐于东轩。轩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锡管，水自管倒腾空中，其高将三丈，玉痕一缕，自下上喷，随风飞洒，散作空花。前观之甚奇，即疑虽管植沼中，必与沼水无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别有一水，其高与此并，彼之下，从此坠，故此上，从此止，其伏机当在沼底，非沼之所能为也。至此问之，果轩左有崖高三丈余，水从崖坠，以锡管承之，承处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从地中伏行数十丈，始向沼心竖起，其管气一丝不旁泄，故激发如此耳。雁宕小龙湫下，昔有双剑泉，其高三尺，但彼则自然石窍，后为人斫窍而水不涌起，是气泄之验也。余昔候黄石斋于秣陵[②]，见洪武门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圆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黄君急，不及细勘，当亦此类也。既饭，录碑于西轩。轩中山茶盛开，余前已见之，至是折一枝。



别遍周，西半里，过一桥，又北上坡一里，入寂光寺。寺住持先从遍周东轩同餐，至此未返。余录碑未竟，暝色将合，携纸已罄[③]，乃返悉檀。又从大觉东一探龙华、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详也。

注释

①耆（qí 其）宿：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

②秣陵：明置秣陵关，今名同，在江苏南京市南五十里。

③罄(qìng 庆):尽,完。

【今译】

初四日　在悉檀寺吃过饭,就携带拐杖往西经过迎祥、石钟二寺。一共走二里,在石钟寺、西竺寺之前,越过沟涧往南走,就是前山通来的大路。我以前从报恩寺后渡过溪水分路,误沿龙潭溪而上,来不及经过大士阁走出此地,而行李却顺此过来。顾仆说大士阁后有很奇妙的瀑布,从这里下去不远,听他的话,就翻越山脊。山脊很狭窄但平坦,脊南就是瀑布流下去的峡谷,脊北就是石桥下面的沟涧,山脊从西边的息阴轩伸来,经过这里往南突起为牟尼庵,到大士阁结束。脊南大路从东南顺岭走,观瀑亭傍靠着路。瀑布从西南穿过峡谷,玉龙阁横跨在瀑布上。从观瀑亭对面的崖上俯瞰瀑布从玉龙阁之下散落,悬空的银练坠在崖端,深一百多丈,直注峡谷底,峡谷狭窄,箐沟深陷,俯视不到崖麓。然而坐在亭中俯仰,绝顶云雾飘浮,悬在九天之中,绝崖积雪坠落,嵌入九地之下,再加上雨后清澈的天色映衬,花光浮动,觉得此时自己如在蓬莱仙境。天台山石粱,有的从昙花亭边伸来。此时我的思绪飞到玉龙阁,就来不及南下过问大士阁的胜境,于是仍然返回山脊,往南沿峡谷口共走了一里,攀到瀑布之上,登上玉龙阁。玉龙阁横跨瀑布上游,位于两座山之间的峡谷口,是鸡足山三距中的西支与中支二大距聚结处,水从罗汉壁、华严寺流来,到这里悬空坠落,往下冲捣。此玉龙阁正像石桥横跨青山,鹊桥飞越天空,可惜没有居住的人,只感到沉寂得令人生出落花流水的想法。阁名为杨冷然师孔所题写,与观瀑亭都是宾川知州蒋尔弟所建。有一块碑卧在楼板上,蹲伏着录碑文。



于是沿中支走一里,往西上息阴轩。顺轩左往北越过沟涧,又往北走半里,进入大觉寺,叩拜遍周老师。遍周师继承无心师的衣钵,今年满七十,年龄、德行都高,是山中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我先前和他约定在新年时去祝寿,但从狮子林下来迟了,又空手前来,特别感到不安。法师留我在东轩吃饭,轩中有水从亭池中向上射入天空,池不大,中间放着一个石盆,盆中插一根锡管,水顺锡管倒腾于空中,水高将近三丈,一缕玉痕,从下向上喷射,随风飞洒,散落为空中之花。以前观赏时很惊奇,就怀疑,虽然锡管插在池中,必定和池水没有关系,

何况既然能倒喷三丈高，为什么不超出三丈以外？这里肯定另有一股水源，其高度和这喷水相同，那股水往下朝这里坠落，所以再从这里往上喷，就只能到此高度为止，其埋藏的机关应在池底，不是池水能够从下往上喷射。到此时询问，果然是轩左有三丈多高的山崖，水顺崖坠落，用锡管接住，接水处有三丈高，所以倒射而出也一样高，锡管沿地下埋了数十丈，才从池中竖起，锡管一丝气都不泄漏，所以能如此喷发。〔雁宕山小龙湫之下，从前有双剑泉，泉水高三尺，但那是自然石洞，后来被人凿洞而水不再涌起，是漏气的应验。我从前在秣陵关访问黄石斋，看见洪武门一家店铺的盆中，也有水往上喷射，盆中有一个球丸般的圆物，跳伏其上，水高只有三尺，因为急于寻找黄君，来不及细细察看，应当也是这类情形。〕吃过饭，在西轩录碑。轩中山茶盛开，我在前已看见了，这次折了一枝。

和遍周告别，往西半里，过一座桥，又往北上坡一里，进入寂光寺。寺中的住持刚才一起在遍周的东轩用餐，到此时还没回来。我还没录完碑，夜色即将来临，携带的纸已经用完，于是返回悉檀寺。又顺大觉寺东探访了一下龙华寺、西竺寺，天黑不能详细看了。



【原文】

初五日　暂憩悉檀寺。莘野乃翁沈君，具柬邀余同悉檀诸禅侣，以初六日供斋狮林，是日遂不及出。

初六日　悉檀四长老饭后约赴沈君斋，沈君亦以献岁周花甲[①]，余乃录除夕下榻四诗为祝。仍五里，至天香庐侧，又蹑峻二里而登莘野楼，则白云、翠月、玄明诸静侣皆在。进餐后，遂同四长老遍探林中诸静室。宛转翠微间，天气清媚，茶花鲜娇，云关翠隙，无所不到。先过隐空，为留盒茗。过兰宗、野愚，俱下山。过玄明，啜茗传松实[②]。过白云，啜茗传茶实。茶实大如芡实，中有肉白如榛，分两片而长，入口有一阵凉味甚异。即吾地之茗实，而此独可食。闻感通寺者最佳，不易得也。间有油者棘口。过体极静庐，预备茶盒以待。下午，仍饭于莘野楼。四长老强余骑，从西垂下二里，过兰陀寺西，从其前东转，乃由幻住前下坡，四里，归悉檀。

初七日　晨起，大觉寺遍周令其徒折柬来招，余将赴之，适艮一、兰宗至，又有本寺复吾师自摩尼寺至，复吾，鹤庆人，以庠士为本无高

徒。今主摩尼，间归本刹，乃四长老之兄行也。有子现在鹤庠。野愚师又至，遂共斋本刹。下午，野愚、兰宗由塔盘往大士阁，余赴大觉之招。小食后，腹果甚，遂乘间往寂光，录前所未竟碑。仍饭于大觉，而还悉檀宿。

注释

①花甲：我国古代纪年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以十天干、十二地支参互配合，六十年为一轮，因称年满六十岁为一花甲。

②松实：即食用的课松籽，至今仍为云南特产。

【今译】

初五日　暂住在悉檀寺。莘野的父亲沈君，备好柬帖邀请我和悉檀寺众禅侣，初六日在狮子林供斋食，这天就没来得及出去。



初六日　悉檀寺四位长老饭后约着去赴沈君的斋会，沈君也在一年之始满六十岁，我于是录下除夕夜住宿时的四首诗作为祝贺。仍然走五里，到天香的居室旁边，又攀登二里陡坡而上莘野的山楼，白云、翠月、玄明等各位静侣都在。进餐后，就同四位长老一齐拜访林中各静室。环绕于青山之中，空气清新阳光明媚，茶花鲜艳娇美，云关翠隙，无所不到。先拜访隐空，用茶盒款待。拜访兰宗、野愚，都下山了。拜访玄明，喝茶吃松籽。拜访白云，喝茶吃茶实。〔茶实和芡实一样大，其中的肉如同榛子，分成两片但长，入口有一阵很奇特的凉味。就是我家乡的茗实，但只有这里的能吃。听说感通寺的最佳，不容易得到。偶尔有含油的会棘口。〕拜访体极的静室，他预备了茶盒来招待。下午，仍然在莘野楼吃饭。四位长老硬要我骑马走，顺西垂下二里，经过兰陀寺西，从寺前往东转，于是经幻住庵前下坡，四里，回到悉檀寺。

初七日　早晨起床，大觉寺的遍周让他的徒弟用柬帖来邀请，我打算去时，恰巧艮一、兰宗来到，又有本寺的复吾法师从摩尼寺来，〔复吾是鹤庆府人，以庠生的身份作为本无的高徒。如今作摩尼寺住持，间或回到本寺，排行是四位长老的师兄。有儿子，现在鹤庆府学校。〕野愚法师又来，于是一同在本寺吃斋。下午，野愚、兰宗经过塔盘去大士阁，我去赴大觉寺的邀请。小吃后，腹中很饱，于是乘空去寂光寺，录以前所没录完的碑文。仍然在大觉寺吃饭，然后返回悉檀寺住宿。

【原文】

初八日　饭后，四长老候往本无塔院，盖先期以是日祭扫，余从之。由寺左龙潭东下一里，又过一东腋水南行半里，则龙砂内支，自东而西突，与中支大士阁之峰，夹持于悉檀之前，其势甚紧。悉檀左右前后诸水，俱由此出。路由岭坳南度，余同弘辨、莘野特西探其岭。隔峡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尽，大士阁倚其下，乃天然锁钥，为悉檀而设者也。仍还由大路，循东岭而南，半里，为静闻瘗骨处，乃登拜之。

又南一里，则龙砂外支①，又自东岭分突而西，与西支传衣之峰对，亦夹持于悉檀之前，其势甚雄。大士阁东龙潭诸水，阁西瀑布诸水，悉由此而出。此岭为一山之龙砂，而在悉檀为尤近，即鸡足前三距中之东南支也②。其脉自绝顶东亘，屏立空中，为罗汉壁、狮子林、点头峰、九重崖后脊。中支由罗汉壁下坠而止于大士阁，东支由九重崖东南环为此岭，若臂之内抱，先分一层为内砂，与中支大士阁对，又纡此层为外砂，与西支传衣后峰对。其势自东而西突，其度脊少坳如马鞍，故昔以马鞍岭名之。余初入鸡山抵大觉，四顾山势，重重回合，丛林静室，处处中悬，无不恰称，独此处欠一塔，为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遥顾此峰尤奇，以为焉得阿育王大现神通于八万四千中，分一灵光于此。既晤弘辨，问仙陀何在？曰："在塔盘。"问塔盘何在？则正指此山也。时尚未竖塔心，不能遥瞩，自后则瞻顾如对矣。人谓鸡山前伸三距，惟西支长，而中东二支俱短，非也。中支如短，不能独悬于中，令外支环拱。西支固长，然其势较低，盖虎砂正欲其低也。若东支之所谓短者，自其环抱下坠处言之，则短，自其横脊后拥处言之，则甚长而崇，非西支之可并也。盖西支缭绕而卑，虎砂也，而即以为前案；东支夭矫而尊，龙砂也，而兼以为后屏，皆天设地造，自然之奇，拟议所不及者也。塔盘当峰头，在马鞍中坳之西有大路在马鞍之间，则东南下鸡坪关者；有岐路在马鞍之东，则东北向本无塔院者。时塔盘工作百余人，而峰头无水，其东峰有水甚高，以中坳不能西达，乃竖木柱数排于坳中，架桥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余，刳木为沟，横接松杪。昔闻霄汉鹊桥，以渡水也，今反为水渡，抑更奇矣。大觉则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则浮之空中使交通，皆所谓颠倒造化也。由坳东向循峰，则鸡山大脊之南尽处也。其前复开大洋，分支环抱，又成一向，可谓灵山面面奇矣。



共二里，登谒本无塔。塔甚伟，三塔并峙，中奉本公舍利③，左右则

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为塔院，有亭有庑，而无守者。可憩可栖。诸静侣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则享馂焉[4]。时同祭者，四长老外，则白云、复吾、沈公及苹野诸后裔俱集。若兰宗、艮一，则本公雁行[5]，故不至云。祭后，仙陀、纯白又携祭品往祭马鞍岭北三塔，遂及静闻。下午，还过塔盘，叩仙陀，谢其祭静闻也。

注释

①龙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东方之神，后为道教所信奉，同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方四神。青龙在左，代表东方，东边左砂即称龙砂。白虎在右，代表西方，西边的右砂则称虎砂。朱雀在前，代表南方。玄武在后，代表北方。

②距：鸡的脚爪。

③舍利：梵文音译的略称，即佛骨。释迦牟尼死后，弟子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莹坚固，称舍利子，因造塔埋葬。后僧侣死后火化的残余骨烬亦称舍利，且亦建塔埋葬。僧侣墓地集中的地方，即称塔院。

④馂（jùn 俊）：剩余的食物。

⑤雁行（háng）：弟兄辈。意即兄弟长幼，年齿有序，如飞雁平行而又排列有次序。



【今译】

初八日　饭后，四位长老等着去本无塔院，因为事先约定今天祭奠扫墓，我跟随他们去。沿寺左边的龙潭往东下一里，又经过一股东边的水，往南走半里，则内支龙砂，从东向西突起，与中支大士阁所在的山峰，从两边对峙在悉檀寺之前，地势十分紧凑。悉檀寺前后左右的各股水流，都从这里流出去。道路从岭坳往南穿过。我同弘辨、苹野特地往西探岭，隔着峡谷往西眺望，中支向南突起，延伸到这里结束，大士阁傍靠在山下，是天然的险要之地，为悉檀寺而设置的。仍然返回沿大路走，顺东岭往南，半里，到埋静闻遗骨之处，于是上去祭拜。

又往南一里，则龙砂外支，又从东岭分出、突起，往西延伸，与西支传衣寺之峰相对，也从两边对峙于悉檀寺之前，形势十分雄伟。大士阁东边龙潭等水，阁西边瀑布等水，都从这里流出。此岭为整座山的龙砂，而距离悉檀寺尤其近，就是鸡足山前面三距之中的东南支。山脉从绝顶往东横贯，屏立于空中，为罗汉壁、狮子林、点头峰、九重崖的后脊。中支从罗汉壁往下坠延到大士阁结束，东支从九重崖往东南环

绕为此岭，像手臂向内环抱那样，先分出的一层是内砂，与中支大士阁相对，又绕此层为外砂，与西支传衣寺后峰相对。整个地势从东向西突起，那延伸的山脊稍稍下陷，如同马鞍，所以从前用马鞍岭为名。我刚进鸡足山到大觉寺时，环顾四周山势，重重环绕叠合，僧徒聚集的静室，处处悬在正中，没有不恰当、不相称之处，唯独这里缺一座塔，成为山中的缺陷。等到了悉檀寺，遥看此峰尤为神奇，不知是否能得阿育王大现神通于八万四千光明之中，分一灵光于此地。和弘辨见面后，问仙陀在哪里？回答说："在塔盘。"问塔盘在哪里？则指的正是这座山。当时还没竖塔心，不能远看，从后面看则如同在对面。人们说鸡足山前面伸出的三距，是西支长，而中、东二支都短，不对。中支如短，不可能独自高悬在正中，让外支环绕。西支固然长，但其地势较低，因为作为虎砂正希望其低。至于东支的所谓短，从环抱下坠之处评论，是短，从横贯山脊、簇拥于后之处评论，则是很长而且高，不是西支所能相提并论的。因为西支环绕而势低，是虎砂，因而就作为前面的案山；东支屈伸自如而势尊，是龙砂，因而兼作为背后的屏障，都是天设地造的自然奇观，是人工设计所无法比拟的。塔盘位处峰头，在马鞍岭正中的坳地西边，有大路在马鞍的中间，是从东南通往鸡坪关，有岔路在马鞍的东边，是往东北通向本无塔院。当时在塔盘作工的有一百多人，但峰头没有水，马鞍岭东峰很高处有水，因中间的坳地而不能流到西峰，于是在坳地中竖起数排木柱，在木柱上架桥接水。木柱有四丈多高，树木剖开挖空为沟，横接在松柱末端。从前听说天河上的鹊桥，是为了渡过水，如今此桥反而是让水渡过来，也许这更加奇妙啊。〔大觉寺是压水入地中以便让水倒喷，这里则是浮在空中让水流通，都是所说的颠倒自然造化。〕沿坳地向东顺峰走，是鸡足山主脊的南边尽头处。前面又十分开阔，分支山脉环抱，又成为一种趋向，可以称得上灵山面面奇观了。



共走二里，上去拜本无塔。塔很雄伟，三塔并立，中间供奉本公的骨灰，左右是弟子普、同二塔。左面为塔院，〔有亭有廊，但没有守院人。〕可以休息和居住。各位静侣以及外族的僧人都来助祭，我则享用了剩余的食物。当时一同来祭祀的，除四位长老外，则白云、复吾、沈公以及莘野等众后裔都会集了。至于兰宗、艮一，是本公的弟兄辈，所以没有来。祭祀后，仙陀、纯白又携带祭品去祭祀马鞍岭北的三塔，于

是连带祭祀静闻。下午，返回经过塔盘，叩拜仙陀，感谢他对静闻的祭祀。

【原文】

初九日　晨餐后，余即携杖西行。三里，过息阴轩。轩在中支之脊，大觉寺之前案也，为本无师静摄处。额为金宪冯元成时可所书。筇竹轩，亦曰息阴，以本无从筇竹披剃也。其前有三岐：从左渡涧，趋大觉、寂光；从右渡涧，趋传衣，下接待；从后直上，则分渡右涧，或由慧林而上圣峰，或陟西支而抵华严焉。余乃先半里从右渡，转而东上南岭，半里，盘其东崖之上，即瀑布之西峰也。于是循之南行，东瞩中支之大士阁在其下，东支之塔盘岭对其上。平行三里，乃东转随坡下，一里，则传衣寺东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止庵，嘿庵真语所建，传衣大机禅师之友也。又南为净云，彻空真炳所建。又南有弥陀、圆通、八角三庵，皆连附于传衣寺者，而八角名之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创矣。八角开创于嘉靖间，为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即为传衣寺，寺基开爽，规模宏拓，前有大坊，题曰“竹林清隐”，乃直指毛堪苏州毛具茨也。所命，颇不称。上又一直指大标所题古松诗，止署曰“白岳”。古松当坊前，本大三围，乃龙鳞，非五鬣也。山间巨松皆五鬣，耸干参天，而老龙鳞颇无大者，遂以纠拿见奇。干丈五以上，辄四面横枝而出，枝大侔于干，其端又倒垂斜攫，尾大不掉，干几分裂。今筑台拥干，高六七尺，又植木支其横枝，仅免于裂，亦幸矣。由梯登台，四面横枝倒悬于外，或自中跃起，或自巅垂飏，其纷纠翔舞之态，不一而足，与天台翥凤，其一类耶！坊联曰：“花为传心开锦绣，松知护法作虬龙”，为王元翰聚洲笔。门联曰：“峰影遥看云盖结，松涛静听海潮生”，为罗汝芳近溪笔。差可人意。然罗联涛潮二字连用，不免叠床之病，何不以“声”字易“涛”字乎？寺昔为圆信庵，嘉靖间，李中谿元阳为大机禅师宏创成寺，其徒印光、孙法界，戒律一如大机[1]。万历辛丑元日毁于火[2]，法界复鼎建之，视昔有加。先是余过止止庵，一病僧留饭，坐久之，见其方淅米[3]，乃去，饭于净云僧觉心处，遂入参寺中，入其西藏经阁。阁前山茶树小而花甚盛，为折两枝而出。乃东北下峡中，一里，有垣围一区，浚山为池，畜金鱼于中，结茅龛于上者，亦传衣之裔僧也。云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觉潭影空心。又东北下半里，抵峡底，则瀑布之下流也，



去瀑布已一曲。昔从瀑上瞰，不见其底，今从峡底涉，亦不见其瀑。峡西有草庐菜畦，则犹传衣之蔬圃也。峡中水细如引丝，反不如悬瀑之势巨矣。

渡涧，乃东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则大士阁之侧也。阁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楼，历级甚峻，后为阁，飞甍叠栋[4]，上供大士，左右各有楼，其制亦敞。乃万历丙午[5]，直指沈公所建，选老僧拙愚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录碑阁下，忽一僧殷勤款曲，问之，乃拙公之徒虚宇也。虚宇又为兰宗之派，今拙公没，虚宇当事。昨野愚、兰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虚宇一见惓惓[6]，且留宿。余以日暮碑长，许之。令顾仆返悉檀，乃下榻于西楼之奥室。

初十日　晨起盥栉，而顾仆至，言弘辨师遣僧往丽江已行，盖为余前茅者[7]。余乃候饭，即从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庵踞其上，曰牟尼庵。其前松影桃花，恍有异致。庵后即观瀑亭，回瞰瀑布，真有观不足之意。乃溯中支二里，过息阴轩，从其后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涧西行，已在大觉寺蔬圃之南矣。盖大觉蔬圃当中支之后，中支至是自北转东，其西有二流交会，即瀑布之上流也。一自罗汉壁东南下，一自华严东北流，二水之交，中夹一支，其上为慧林庵，乃西南支东出之旁派，圣峰、白云寺所倚者也。华严之路，又从圃东渡其下流。乃从涧南溯之西上，一里半，渐逾支脊。其南复有一涧，与西支东走之脊隔。又从其涧北溯之西上，一里余，见脊上有冢三四，后有轩楼遗构，与冢俱颓。此脊乃西支余派，直送而出，无有环护，宜其然也。由冢西复下峡，其峡复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照寺南发源，东下经华严寺北，至此而与北涧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照寺北发源，东下经毗卢寺北，至此而与南涧合。二水之交，中夹一支，为华严寺北向之案，亦西南支东出之旁派，毗卢、祝国二寺所倚者也。涉北涧，有二岐：随涧西行者，为祝国、毗卢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溯南涧之北西行者，为华严道。余乃登脊，瞰南涧行。一里，有亭桥横跨涧上，乃华严藉为下流之钥也。度桥，始为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华严寺。寺当西南支之脊，东北向九层崖而峙，地迥向异，又山中一胜也。盖鸡山中东二支，及绝顶诸刹，皆东南二向，曾无北拱者，惟此寺回首返照，北大山诸林刹，历历倒涌，亦觉改观。规模亦整，与传衣伯仲。嘉靖间，南都古德月堂开建，其徒月轮，以讲演名，万历初，圣母赐藏。后遭回禄[8]。今虽重建，绀宇依



然，而法范寂寥矣。寺东有路，东行山脊，乃直达传衣者。由寺前峡上西行，半里，复有亭桥横跨涧上，即东桥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桥有亭，山中之所仅见。

过桥，又陟其北向余支，蹑冈半里，旋冈脊，过毗卢寺，寺前为祝国寺，俱东向踞冈。寺北有涧东下，即前所涉之北涧也。又由其南崖溯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冈脊，是为法照寺。盖西南支自铜佛殿下南坠，至此东转，当转折处，又东抽一支以为毗卢、祝国之脉，而横亘于华严之前者也，是为西南余支之第一。法照之北，又分一冈相夹，无住庵倚之，即下为颓冢之支，是为西南余支之第二。屡有路直北逾冈渡峡而横去，皆向圣峰、会灯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从峡中溯之而上，于是南舍法照，北绕无住之后，峡路渐翳，丛箐横柯，遂成幽阒，然已渐逼绝顶之下矣。时路无行人，随一桃花箐村氓行。一里，北循峡中，又一里，北蹑坠脊，又一里，遂逾脊而西。乃西见香木坪之前山外拥，华首门之绝壁高悬，桃花箐之过腋西环，而此脊上自铜佛殿，下抵法照寺，转而东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则放光寺所倚也。逾脊，更西北盘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华首门下崖矣。其路东自圣峰来，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邓川州，为大道。余西随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



其寺南向，后倚绝壁，前临盘壑，以桃花箐为右关，以西南首支为左护，其地虽在三距之外，而实当绝顶之下，发光钟异，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华首门下瞰之，见其寺沉沉直坠壑底，以为光从窅阒中上腾，乃鼯栖虺伏之窟[9]。及至而犹然在万壑盘拱之上，而上眺华首，则一削万仞，横拓甚阔，其间虽有翠纹烟缕，若绣痕然，疑无可披陟，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东连铜佛殿，固自有凌云之路，横缘于华首之前也。然当身历华首时，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觉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下又合为一幅，其巍廓又何如也？然则鸡山虽不乏层崖，如华首、罗汉、九重诸处，其境界固高，而雄杰之观，莫以逾此矣。寺前以大坊为门，门下石金刚二座[10]，镂刻甚异，狰狞之状，恍与烟云同活。其内为前楼，楼之前有巨石峙于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擎下削，构亭于上，蒋宾川题曰："四壁无然。"其北面正仰瞻华首，而独为楼脊所障，四壁之中，独翳此绝胜一面，不为无憾。寺建于嘉靖间，陕西僧圆惺所构。万历初，毁而复兴。李元阳有碑，范铜而镌之，然镌字不能无讹。其后嗣归空更

建毗卢阁，阁成而神庙赐藏。

余录铜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馁。时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弥在，余畀之青蚨，乃爇竹为炬，煮蔬为供。既饭，东遵大道一里，逾垂支之脊又一里余，盘坠峡之上，得分岐焉。一过峡直东者，为圣峰路；一蹑岭北上者，为会灯路，始为登顶正道。余乃北蹑上岭，数曲而至会灯寺。寺南向，昔为廓然师静室，今其嗣创为寺。由寺西更转而北上，复数曲，一里余而过迦叶寺。寺东向，此古迦叶殿也。今张按君建迦叶殿于绝顶，因改此为寺。由其前北向入峡，其峡乃西自绝顶，东自罗汉壁，两崖相夹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为罗、李二先生游处。罗为近溪先生汝芳，李为见罗先生材，皆江西人，同为司道游此。又上有亭，为仰高亭，中有碑，为万历间按君周懋相所立，纪登山及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过此，见亭中额，不及录其文而去，故此来先录之。风撼两崖间，寒凛倍于他处，文长字冗，手屡为风所僵。录竟，日色西倾。望其上兜率庵，即前所从下，而其东横缘之路出罗汉壁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顶头未了之事，未可以余晷尽也。



乃返步下，仍过迦叶寺前，见有岐东下壑中，其壑底一庵在圣峰北者，必补处庵也，乃取道峡中随壑下，盖缘脊下经会灯者为正道，随壑东下趋补处者为间道。下二里，过补处庵。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峡涧南，遂上坡，过圣峰寺。寺东向，前有大坊。同坊外东行里余，冈脊甚狭，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东里余，有寺新构，当坡之中垂，是为白云寺。余欲穷此支尽处，遂东下行南涧之上，二里，则慧林庵踞坡尽处。缘庵前转下北涧，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涧与南涧乃合于路南，其东即大觉蔬圃矣。东半里，过蔬圃北，又东一里，过息阴轩南，又东一里，过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涧，而行中东二支盘壑中矣。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

注释

①戒律：僧徒必须遵守的法规。

②万历辛丑：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

③淅(xī息)米：淘米。

④甍(méng蒙)：屋脊。

⑤万历丙午：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

⑥惓(quán 权)惓:诚恳而深切。

⑦前茅:古代行军时,前哨侦察敌情的人以茅为旌,遇有敌情,则举旌警告后军,故前茅指先头部队。

⑧圣母:皇帝的生母。回禄:传说中的火神名,俗作火灾的代称。

⑨鼯(wú 吾):即鼯鼠,又称大飞鼠,前后肢间有宽而多毛的飞膜,常夜间出来滑翔。虺(huǐ 毁):毒蛇。

⑩金刚:梵文嚩日罗的意译,原指一种最坚硬的兵器。佛教用以美化它所宣扬的教义,也称"般若"(智慧)为金刚。通常则称寺院山门两侧的四天王像为四大金刚。

【今译】

初九日　早饭后,我就携带手杖往西行。三里,经过息阴轩。息阴轩在中支的脊上,是大觉寺的前案,为本无法师静修的地方。匾额为左副都御史冯元成〔时可〕所题写的。〔筇竹轩,又名息阴轩,因为本无在筇竹寺出家为僧。〕轩前有三条岔路:从左边渡过沟涧,到大觉寺、寂光寺;从右边渡过沟涧,到传衣寺,下到接待寺;从后面直上,则渡过另一道右边的沟涧,或者经过慧林庵然后上圣峰寺,或者登西支然后到华严寺。我于是先走半里往右渡过沟涧,然后转东上南岭,半里,绕到南岭东崖之上,就是瀑布西边的山峰。于是顺峰往南行,往东看到中支的大士阁在下面,东支的塔盘岭正对上面。平行三里,于是转东沿坡下,一里,则传衣寺朝东靠在山腰上。寺北早先有止止庵,嘿庵真语所建,他是传衣寺大机禅师的朋友。又南为净云庵,彻空真炳所建。又南有弥陀、圆通、八角三庵,都和传衣寺相关联,而八角庵最著名,因为从前有八角亭,如今改建为庵。八角亭开创于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是吉空上人所建。亭南就是传衣寺,寺基开阔,规模宏大,前面有大坊,题写着"竹林清隐",是直指使毛堪〔苏州人毛具茨。〕所命名,很不相称。上面又是一个直指使用大字所写的古松诗,只署名"白岳"。古松在坊前,根有三围大,是龙鳞松,不是五鬣松。山中的巨松都是五鬣松,树干高耸于空中,而这古龙鳞松很不高大,只以曲折缠绕见奇,树干粗一丈五以上,于是朝四面生出横枝,枝和干一样粗,枝头又倒垂斜倾,尾大不掉,主干几乎被分裂。如今筑起台保护主干,台高六七尺,又竖木头支撑那些横枝,主干才免于分裂,也算幸运了。沿梯登上台,四周的横枝倒悬于外,有的从中跃起,有的从顶上



下垂飞扬，那纷乱纠结、飘扬飞舞的姿态，不能一一列举，和天台山翥凤大概是一类吧！坊上的对联是："花为传心开锦绣，松知护法作虬龙。"是王元翰聚洲的手笔。门联为："峰影遥看云盖结，松涛静听海潮生。"是罗汝芳近溪的手笔。大体上让人满意。然而罗汝芳的门联涛潮二字连用，不免有重复累赘的毛病，为什么不用"声"字替换"涛"字呢？传衣寺从前名圆信庵，嘉靖年间，李中谿元阳为大机禅师扩建成寺，其徒弟印光、再传弟子法界，遵守戒律精细严格，和大机禅师一样。万历辛丑年元旦，寺毁于火灾，法界又大力修建，比原来还好。在这之前我拜访止止庵，一位生病的僧人留我吃饭，坐了很久，看见他正在淘米，于是离去，到静云庵僧人觉心那里吃饭，于是就进寺中参观，进入寺西的藏经阁。阁前的山茶花树小但花开得很繁盛，因此折了两枝才出来。于是往东北下到峡谷中，走一里，有墙围着一片地，开山建池，在池中养金鱼，在上面盖草房，也是传衣寺后代僧人的。云影山光，印上一池水，不觉水中的身影湛然空明，心中的杂念荡涤干净。又往东北下半里，到达峡底，是瀑布的下游，距离瀑布已经转了一道弯。从前从瀑布上面俯瞰，看不见峡底；现在从峡底穿越，也看不见瀑布。峡谷西边有草房菜地，还是传衣寺的菜园。峡谷中的水流到这里犹如拉细的丝带，反而比不上瀑布飞悬的气势了。



渡过沟涧，就往东上坡，一里走到大路上，是大士阁的旁边。大士阁傍靠在中支往南突起的山腰上，阁前有坊有楼，经过很陡的石阶，后面是阁，屋脊飞起，栋柱重叠，阁上供奉观音菩萨，左右各有楼，规模也很宽敞。是万历丙午年直指使沈公所建，挑选老僧拙愚住在这里，命名为三摩寺。我在阁下录碑文，忽然有一僧人殷勤应酬，问他，是拙公的徒弟虚宇。虚宇又是兰宗的支派，如今拙公去世，虚宇主事。昨天野愚、兰宗住在这里，想来事先说到我，所以虚宇一见面就诚恳而深切，并且留我住宿。我因为太阳落山而碑文又长，答应住下，让顾仆回悉檀寺，我就在西楼的内室住宿。

初十日　早晨起来梳洗时，顾仆就来了，说弘辨法师派往丽江府的僧人已经启程，为我打前锋。我于是等吃过饭，就从寺右的大路往北上，二里，攀登中支的山脊，有庵坐落在上面，名牟尼庵。庵前松影桃花，仿佛有不同寻常的景致。庵后就是观瀑亭，回首俯瞰瀑布，真有看不够的意味。仍然沿中支往上二里，经过息阴轩，从轩后直西走一

里，又南下渡过沟涧往西行，已经走到大觉寺菜园的南面了。原来大觉寺菜园地处中支背后，中支延伸到这里从北转向东，菜园西有两股水会合，就是瀑布的上游。一股从罗汉壁往东南流，一股从华严寺往东北流，二股水交错，中间夹着一座山，上面有慧林庵，是西南支向东分出的支脉，圣峰寺、白云寺傍靠山边。去华严寺的路，又顺菜园往东渡过瀑布下游。于是沿沟涧南岸溯流西上，一里半，渐渐翻越支脉的山脊。脊南又有道沟涧，和西支往东走向的山脊相隔。又顺着沟涧北岸溯流西上，一里多，看到山脊上有三四座坟，坟后有遗留的高楼建筑，和坟一样都废坏了。此脊是西支的余脉，直送而出，四周没有护卫，十分自然。沿坟西又下峡谷，峡谷又分二：在南边的，从西支法照寺南面发源，往东延伸，经过华严寺北面，到这里就与北边的沟涧会合；在北边的，从西支法照寺北面发源，往东延伸，经过毗卢寺北，到这里就与南边的沟涧会合。二股水交错，中间夹着一支山脉，是华严寺向北的案山，也是西南支向东分出的支脉，毗卢、祝国二寺傍靠山边。越过北边的沟涧，也有二条岔路：顺沟涧往西走，是去祝国寺、毗卢寺的路；沿支脉边登脊而上，溯南边沟涧北岸往西行，是去华严寺的路。我于是攀登山脊，俯瞰南边沟涧而行。一里，有亭桥横跨在沟涧上，于是华严寺凭借此作为下游要地。过桥，才是西南支本身，又往西走半里到华严寺。寺地处西南支的山脊上，东北面向九重崖峙立，地势和以前所见的大不相同，又是山中的一处胜景。因为鸡足山中、东二支，以及绝顶各寺庙，都是向东、向南两种方向，不曾有向北的，唯有此寺回头返照，北面大山众多的静室庙宇，历历倒拥，也令人觉得改观。寺的规模也整齐，和传衣寺不相上下。嘉靖年间，南京的先辈月堂开创，其徒弟月轮，以演讲经论出名，万历初年，皇太后赐经藏。后来遭到火灾。如今虽然重新修建，佛寺依旧原样，而佛教经典空缺。寺东有路，往东在山脊上行走，是直达传衣寺的路。从寺前峡谷边往西走，半里，又有亭桥横跨在沟涧上，就是东边亭桥的上游。一座寺左右分别有桥有亭，山中仅看到这一处。

过桥，又攀登往北延伸的余支，沿冈上半里，绕过冈脊，经过毗卢寺，寺前是祝国寺，都面向东坐落在冈上。寺北有沟涧往东延伸，就是先前所渡过的北涧。又从其南岸溯之往西上，一里半，有寺坐落在冈脊上，这是法照寺。原来西南支从铜佛殿下往南坠延，到这里向东转，

在转折处又向东伸出一支成为毗卢寺、祝国寺所在的山脉，并横贯于华严寺之前，这是西南支的第一道余脉。法照寺的北部，又分出一道冈相对立，无住庵傍靠着冈，就是下面有乱坟的支脉，这是西南支的第二道余脉。多处有路直北越冈过峡然后横伸过去，都是通向圣峰寺、会灯寺的大路。我想剖析分支的本原，就从峡谷中溯之而上，于是离开南边的法照寺，往北绕到无住寺之后，峡谷中的路渐渐隐蔽不见，树木丛生的山谷草木枝茎交错，于是成为幽深、寂静之处，但已经渐渐接近绝顶下面了。此时途中没有行人，跟随一个桃花箐的乡民走。一里，往北顺峡谷走，又一里，往北攀登下坠的山脊，又一里，就翻越山脊往西走。于是往西看见香木坪的前山向外耸拥，华首门的绝壁高悬，桃花箐延伸的侧壁向西环绕，而此脊上面起自铜佛殿，下面抵达法照寺，然后转东延伸，分隔出此脊西边的壑谷，另外形成一片境地，是放光寺傍靠之处。越过脊，另外向西北盘绕壑谷往上走，又一里半就走到大路，已经直逼华首门下面的山崖了。路从东边沿圣峰寺伸来，往西经过放光寺出到桃花箐，抵达邓川州，是大路。我往西顺大路走，半里就到了放光寺。



放光寺向南，背靠绝壁，前临曲折的壑谷，以桃花箐为右关，以西南支第一余脉为左护，这里虽然在鸡足山三距之外，而实际上正处在绝顶之下，发光聚集异彩，确实是有原因的。我当初从曹溪寺、华首门往下看，看见放光寺沉沉地直落在壑谷底，以为光从深暗寂静之中往上升，是鼯鼠栖息、毒蛇潜伏的洞穴。等走到这里，才知道寺仍然在万壑环抱之上，而往上眺望华首门，则是一刀削出的万仞绝壁，横着拓开，十分宽阔，其间虽然有翠纹烟缕，像绣上去的痕迹一样，怀疑不能穿越、攀登，谁知壁上面则西起曹溪寺，东连铜佛殿，本来自身就有凌云之路，横伸在华首门之前。然而当亲身经过华首门时，只仰视到上面崖壁的穹隆，感觉不到下面崖壁的峻拔，到此地就上崖下崖又合为一幅，巍峨雄峻又有什么能比得上呢？然而鸡足山虽然不缺乏层层崖壁，如华首门、罗汉壁、九重崖等处，境界固然崇高，但雄伟的大观，没有一处能超越这里。寺前以大坊为门，门下的两座石金刚，雕刻得十分奇特，狰狞的形状，仿佛与山水名胜一同生成。其内是前楼，楼前有巨石峙立在左边，一丈五高，宽大处也相同；上面高耸下面陡削，上面建有亭子，宾川蒋知州题字为："四壁无然。"北面正好能够仰视华首

门,但唯独被楼顶所遮挡,四壁之中,独独遮了这最引人入胜的一面,不能不感到遗憾。放光寺创建于嘉靖年间,是陕西僧人圆惺建造的。万历初年,寺毁后又重建。有李元阳写的碑,用铜模铸造镌刻,但镌刻的字有错。其后嗣僧人归空另外修建毗卢阁,阁修成后神宗皇帝赐给经藏。

我录铜碑,殿中光线很暗,而肚子也饿了。这时主事的僧人都出去了,只有一个小和尚在,我给他铜钱,才用竹子烧火,煮菜给我吃。饭后,往东沿大路走一里,翻越垂下来支脉的山脊又一里多,盘绕往下坠的峡谷之上,到了岔路。一条路越过峡谷直东,是去圣峰寺的路;一条路登岭往北上,是去会灯寺的路,这才是登顶的正道。我于是往北登上岭,多次转弯后到会灯寺。寺向南,从前是廓然法师的静室,如今其继承衣钵的弟子创建为寺。从寺西又转朝北上,又转了数道弯,一里多就经过迦叶寺。寺向东,这是古时的迦叶殿。〔如今张巡按在绝顶建起迦叶殿,因而把这里改为寺。〕从寺前往北进入峡谷,峡谷西面起自绝顶,东面起自罗汉壁,两道山崖相对夹成的,峡谷中垂着石阶路。稍稍上去有坊,是罗、李二先生游览之处。〔罗是近溪先生罗汝芳,李是见罗先生李材,都是江西省人,一起做司道官而游览此地。〕又上去有亭,是仰高亭,亭中有碑,是万历年间巡按周懋相所立,纪念登山和景仰罗、李二先生之意。周巡按也是江西省人。我前此经过这里,见亭中衰落,来不及录其碑文就离去了,所以这次来首先录碑文。风在两面山崖之间摇撼,比其它地方加倍的寒冷,碑文字冗长,手多次被寒风冻僵。录完时,太阳西斜。望亭上面的兜率庵,就是以前顺着下来之处,而庵东横伸着出到罗汉壁的路,以前也曾走到这里而返,从此路登上罗汉壁的未了之事,这次也未能在剩余的时间实现。



于是返回往下走,仍然经过迦叶寺前,看见有岔路往东下到壑谷中,壑谷底有一座庵在圣峰寺北边,肯定是补处庵,于是取道峡谷中顺壑谷而下,原来沿山脊而下,经过会灯寺的是正路,顺壑谷而下,到补处庵的是小路。下二里,经过补处庵。周围也渐渐荒凉冷落,担心太阳落山而没有进去。从庵前穿越峡涧往南,于是上坡,经过圣峰寺。寺向东,前面有大坊。从坊外往东行一里多,冈脊很狭窄,南北两面都有深坑逼近。越过冈脊又往东走一里多,有座新建的寺,位于坡的正中,这是白云寺。我想穷究此支脉的尽头处,就向东往下在南边沟涧

之上走，二里，则慧林庵坐落在山坡尽头处。沿庵前转下北边的沟涧，渡过沟涧，才登上中支行走，北涧和南涧于是在路南会合，东边就是大觉寺的菜园。往东半里，经过菜园北面，又往东一里，经过息阴轩南面，又往东一里，经过瀑布北面，于是离开中支，往北越过西竺寺涧，然后在中、东二支间盘绕沟壑行走。又二里，将近傍晚，进入悉檀寺。

【原文】

十一日　饭后，觉左足拇指不良，为皮鞋所窘也。而复吾亦订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从之。弘辨、安仁出其师所著书见示，《禅宗赞颂》《老子元览》《碧云山房稿》。弘辨更以纸帖墨刻本公所勒相畀，且言遍周师以青蚨相贶，余作柬谢之。甫令顾仆持去，而大觉僧复路遇持来，余姑纳之笥。上午，赴复吾招，出茶果，皆异品。有本山参，以蜜炙为脯[①]，又有孩儿参，颇具人形，皆山中产。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见者。大抵滇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栗差小，而枣无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龙眼、荔枝市中亦无。菌之类，鸡葼之外，有白生、香菌。白生生于木，如半蕈形，不圆而薄，脆而不坚。黔中谓之八担柴，味不及此。此间石蜜最佳，白若凝脂，视之有肥腻之色，而一种香气甚异。因过安仁斋中观兰。兰品最多，有所谓雪兰、花白玉兰花绿最上，虎头兰最大，红舌、白舌以心中一点，如舌外吐也。最易开，其叶皆阔寸五分，长二尺而柔，花一穗有二十余朵，长二尺五者，花朵大二三寸，瓣阔共五六分，此家兰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与吾地无异，而叶更细，香亦清远。其地亦重牡丹，悉檀无山茶而多牡丹，元宵前，蕊已大如鸡卵矣。



注释

①有本山参句：距鸡山不远的巍山县，今还有蜜沙参，为当地特产，制法与此同。

【今译】

十一日　饭后，觉得左脚拇指不舒服，是被皮鞋压迫所致。而复吾又要我不要外出，姑且休息一天，我听从了。弘辨、安仁取出其师所写的书给我看，〔《禅宗赞颂》《老子元览》《碧云山房稿》。〕弘辨另外送

给我纸帖墨刻〔本公所雕刻的〕,而且说遍周法师要送钱给我作路费,我写帖子答谢他。刚让顾仆去送帖子,而大觉寺僧人又送钱来,和顾仆在路上相遇,我暂时收下装进竹箱。上午,赴复吾的招待,摆出的茶果都是珍品。有本山参,加蜜烤干成脯,又有孩儿参,很像人形,都是山中出产。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都是从未见过的。大抵滇西的果品,我家乡有的都有,只是栗子比较小,而枣子没有肉。松子、胡桃、花椒,都是滇西出产,而龙眼、荔枝市场上也没有。菌子之类,除鸡㙡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长在树上,形状像半朵香蕈,不圆而薄,脆而不硬。〔贵州省称为八担柴,味道赶不上这里的。〕此山中的石蜜最好,白得像凝脂,看上去有肥腻之色,而且有一种很奇异的香气。接着到安仁斋中观赏兰花。兰花的品种很多,有所说的雪兰、〔花白〕玉兰〔花绿〕最上品,虎头兰最大,红舌、白舌〔因为花心中有一点像舌头往外吐。〕最容易开花,其叶子都一寸五分宽,长二尺而且柔软,一穗花有二十余朵,长二尺五寸,花朵有二三寸大,花瓣宽五六分,这是家兰。那些野生的,一穗一花,和我家乡的没有两样,但叶更细,花香也清新,飘得远。这里也重视牡丹,悉檀寺没有山茶但牡丹很多,元宵节前,花蕊已经像鸡蛋一样大了。

【原文】

十二日　四长老期上九重崖,赴一衲轩供,一衲轩为木公所建,守僧岁支寺中粟百石,故每岁首具供一次。以雨不能行。饭后坐斋头,抵午而霁,乃相拉上崖。始由寺左半里,上弘辨静室基旁。又西半里,过天柱静室旁。又北跻一里半,横陟峡箐,始与一西来路合,遂东盘峡上。半里,其北又下坠一峡,大路陟峡而逾东北岭,乃北下后川向罗川之道;小路攀脊西北上,乃九重崖之东道,其路甚峻,即余前所上者。第此时阴晴未定,西南望香木坪一带积雪峥嵘,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彻,与前之丽日澄空,又转一光明法界矣[①]。一里余,抵河南师静室。路过其处,问而知之。雨色复来,余令众静侣先上一衲轩,而独往探之。师为河南人,至山即栖此庐,而曾未旁出。余前从九重崖登顶。不知而过其上;后从狮林欲横过野愚东点头峰下,又不得路;踌躇至今,恰得所怀。比入庐,见师,人言其独栖,而见其一室三侣;人言其不语,而见其条答有叙;人言其不出,而见其把臂入林,亦非块然者。九

重崖静室得师，可与狮林、罗汉鼎足矣。坐少定，一衲轩僧来邀，雨阵大至，既而雪霁，师挽留，稍霁乃别。蹑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横陟之，遂入一衲轩。崖中静主大定、拙明辈，皆供餐络绎，迨暮不休。雨雪时作，四长老以骑送余，自大道西下。其道从点头峰下，横盘脊峡，时岚雾在下，深崖峭壑，茫不可辨。二里与狮林道合，已在幻住庵之后，西与大觉塔院隔峡相对矣。至此始胜骑，从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篝灯作杨赵州书。

注释

①法界：佛家认为众生本性皆善，与佛无异，这种本性即称法界。此外借用以描写景物，相当于“境界”。

【今译】

十二日　四位长老约好上九重崖，去赴一衲轩的供饭，〔一衲轩是木公所建，守寺的僧人每年为寺中领取一百石粟，所以每年年头准备一次供饭。〕因下雨不能出发。饭后坐在书斋里，到中午天才晴开，于是互相牵拉着上九重崖。开始沿寺左走半里，登上弘辨静室的地基旁。又往西半里，经过天柱的静室旁。又往北登攀一里半，横穿峡箐，于是和一条西边伸来的路会合，就往东盘绕峡谷而上。半里，北面又往下坠有一道峡谷，大路穿过峡谷然后越东北岭，于是往北下后川通向罗川的路；小路攀脊往西北上，是九重崖的东道，这条路很陡，就是我以前所上去的路。只是此时阴晴未定，往西南眺望香木坪一带，积雪峥嵘，照耀山谷，使人心目通明透亮，和以前的丽日澄空相比，又是另一种光明境界。走一里多，到河南法师的静室。从室外路过，询问后才知道。雨又来临，我让众静侣先上一衲轩，然后独自去访法师。法师是河南省人，到鸡足山后就住在此屋，而未曾外出。我以前从九重崖登绝顶，不知道有屋而从上面走过；后来从狮子林想横穿野愚静室东边的点头峰下，又没有路；犹豫到今天，才恰好得以实现所想。等进入房屋，见到法师，人们说他独自一人居住，却见一间屋中有三个僧侣；人们说他不讲话，却见他逐条对答而有次序；人们说他不出屋，却见他与友把臂入林，也没有孤独的样子。九重崖静室住着这位法师，使其地位可以和狮子林、罗汉壁鼎足而立了。稍微坐定，一衲轩的僧



人来邀请，雨又阵阵地下起来，不久又雪花霏霏，法师挽留，到雪渐渐停了才告别。攀登半里石阶，有大路往西边上，横穿大路，就进入一衲轩。九重崖静室的主人大定、拙明之辈，都络绎不断地供餐，直到傍晚还没停止。雨雪不时地下，四位长老用马送我，从大路往西下。大路顺点头峰而下，横绕山脊峡谷，此时雾在下方，深崖峭壑，茫然一片，不能分辨。二里，与去狮子林的路会合，已经在幻住庵之后，西边和大觉寺塔院隔峡谷相对了。到这里才能够骑马，从幻住庵前下山，又走四里就进入悉檀寺，点灯给赵州杨知州写信。

【原文】

十三日　晨起饭，即以杨赵州书畀顾仆，令往致杨君。余追忆日记于东楼下。下午，云净天皎。

十四日　早寒，以东楼背日，余移砚于藏经阁前桃花下，就暄为记[①]。上午，妙宗师以鸡葼茶果饷，师亦检藏其处也。是日，晴霁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十五日　余以嗽故，卧迟迟，午方起。日中云集，迨晚而翳。余欲索灯卧，弘辨诸长老邀过西楼观灯。灯乃闽中纱围者，佐以柑皮小灯，或挂树间，或浮水面，皆有荧荧明星意，惟走马纸灯，则阇而不章也[②]。楼下采青松毛铺藉为茵席，去卓趺坐[③]，前各设盒果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次蜜茶，本堂诸静侣环坐满室，而外客与十方诸僧不与焉[④]。余因忆昔年三里龙灯，一静一闹。粤西滇南，方之异也，梵宇官衙，寓之异也。惟佳节与旅魂无异！为黯然而起，则殿角明蟾[⑤]，忽破云露魄矣。

十六日　晨餐后，复移砚就暄于藏经阁前桃花下。日色时翳。下午返东楼，嗽犹未已。抵暮，复云开得月。

十七日　作记东楼。雨色时作。

十八日　浓云密布，既而开霁。薄暮，顾仆返自赵州[⑥]。

注释

①暄（xuān 宣）：太阳的温暖。

②惟走马纸灯，则阇而不章也：原脱此十一字，据徐本补。

③卓：同“桌”。

④外客与十方诸僧:《滇略·胜略》载:鸡足山“前后远近兰若七十有二,穷极幽胜,西域、天竺诸僧,岁时云集,香灯梵呗,百里相望,殆非人境。”此“外客与十方诸僧”中,有其他国家来的僧人。

⑤蟾(chán 缠):蟾蜍的省称,传说月中有蟾蜍,故月亮又称“蟾”或“蟾宫”。

⑥赵州:隶大理府,治今大理市凤仪。

【今译】

十三日　早晨起床吃饭,就把给杨知州的信交顾仆,让他送去给杨君。我在东楼补记日记。下午,阴云散尽,天色明亮。

十四日　早上很冷,因为东楼背阳光,我把砚台移到藏经阁前的桃花下,就着温暖的太阳写日记。上午,妙宗法师带鸡葼、茶果来吃,法师也在这里查阅经藏。这天,天气晴朗。到晚上,我忽然生病咳嗽。

十五日　我因为咳嗽的原故,很晚还躺着,中午才起床。白天浓云聚集,到晚上就遮蔽天空。我想要灯睡下,弘辨等长老邀请过西楼观赏灯。灯是用福建省出的纱围成的,配搭上柑皮小灯,有的挂在树间,有的浮在水面,都有星光闪烁的意境,只有走马灯,则是昏暗而不显著。楼下采回青松毛铺垫成座席,丢掉桌子而结跏趺坐,各自面前设置盒果,泡茶赏玩,第一道清茶,第二道是盐茶,第三道为蜜茶,本寺众静侣环室坐满,而外来的客人与十方众僧不参与。我于是回忆去年三里的龙灯,一静一闹。广西、云南地方不同,庙宇官衙,住处不同,只有元宵佳节和旅客游魂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感到神情沮丧而起身,则殿角的明月,忽然穿破云层,洒下了月光。



十六日　早饭后,又移砚台到藏经阁前桃花下就阳光写日记。太阳不时地被遮蔽。下午返回东楼,咳嗽还没停。到晚上,云又散开而得以看到月亮。

十七日　在东楼写日记。天不时有要下雨的样子。

十八日　浓云密布,不久散开天晴。傍晚,顾仆从赵州返回。

【原文】

十九日　饭后,晴霁殊甚。遂移卧具,由悉檀而东,越大乘东涧,一里上脊,即迎祥寺。从其南上,寺后半里为石钟寺,又后为圆通、极乐二庵。极乐之右即西竺,西竺之后即龙华。从龙华前西过大路,已

在西竺之上，去石钟又一里矣。龙华之北坡上，即大觉寺。龙华西，临涧又有一寺，前与石钟同东南向。从其后渡涧，即彼岸桥，下流即息阴轩，已为中支之脊矣。从轩左北向上，过观音阁，为千佛寺，其前即昔之街子，正当中脊，今为墟矣。

复北渡涧，从大觉侧西北上。寺僧留余入，谢之。仍过涧桥，上有屋，额曰“彼岸同登”，其水从望台岭东下，界于寂光、大觉之间者，龙华至此，又一里矣。过桥复蹑中支上，半里，中脊为水月庵，脊之东腋为寂光，脊之西腋为首传。僧净方，年九十矣，留余，未入。由寺右盘一嘴，东觑一庵，桃花嫣然，松影历乱，趋之，即积行庵也。其庵在水月之西，首传之北。僧觉融留饭。后乃从庵左东上，转而西北登脊。从中支脊上二里，有静室当脊，是曰烟霞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岐上罗汉壁，由其东盘峡上旃檀岭。岭从峡西下，路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静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持寂光，今新构此，退休。其地当垂脊之左，东向稍带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为虎砂，以点头峰为龙砂，龙近而虎远，又与狮林之砂异。其东有中和静室，亦其徒也，为郁攸所焚[①]，今中和往省矣。克心留余，点茶稠叠，久之别，已下午。遂从右上，小径峻极，令其徒偕。



上半里，得西来大道，随之东上。又半里，陟旃檀岭脊而西南行，经烟霞室，渐转东南，为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盘一嘴，有庐在嘴上，余三过皆钥门不得入，其下即白云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盘突嘴而上，即慧心静室。慧心为幻空徒，始从野愚处会之，前曾过悉檀来叩，故入叩之，方禅诵会灯庵，其徒供茶而去。后即碧云寺，不入。从其侧又盘嘴两重，二里，北上西来寺，西经印雪楼前，又西循诸绝壁行，一里，为一真兰若，其上覆石平飞。又西半里，崖尽而成峡。其峡即峰顶与罗汉壁夹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宫，下抵罗、李二先生坊，两壁夹成中溜，路当其中。溜之半，崖脚内嵌，前耸巨木，有旧碑，刻峋鹤诗，乃题罗汉壁者。中横一岐，由其上涉溜半里，过玄武庙。又半里，过兜率宫，已暮，而宫圮无居人。又上一里，叩铜佛殿，入而栖焉，即所谓传灯寺也。前过时，朝山之覆相错，余不及入，兹寂然。久之，得一老僧启户，宿。

二十日　晨起，欲录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录，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铺。盖以登绝顶二道，俱从寺而分，还必从之也。

出寺，将北由袈裟石上，念猢狲梯前已蹑之，登其崖端而下，束身峡向虽从之下，犹未及仰升，兹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览无偏。乃从寺右循崖西行，遂过华首门而西，崖石上下俱峭甚，路缘其间，止通一线，下瞰则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则峰顶之舍身崖即其端，而莫能竟也。其西一里，有岐悬崖侧，余以为下放光道，又念层崖间何能垂隙下。少下，有水出崖侧树根间，刳木盛之，是为八功德水。刳木之外无余地，水即飞洒重崖，细不能见也。路尽仍上，即前西来入大道处，有草龛倚崖间，一河南僧习静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为曹溪庵。庵止三楹，倚崖，门扃无人。其水较八功德稍大，其后危崖，稍前抱如玦。余攀石直跻崖下，东望左崖前抱处，忽离立成峰，圆若卓锥，而北并崖顶，若即若离，移步他转，即为崖顶所掩不可辨。惟此处则可尽其离合之妙，而惜乎旧曾累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盖鸡山无拔地之峰，此一见真如闪影也。又西半里余，过束身峡下，转而南，过伏虎庵，又南过礼佛庵，共一里，再登礼佛台。台南悬桃花箐过脉之上，正与香木坪夹箐相对，西俯桃花箐，东俯放光寺，如在重渊之下。余从台端坠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复有耸石，攒隙成台，其下皆危崖万仞，栈木以通，即所谓太子过玄关也。过栈即台后礼佛龛。昔由栈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栈，其凭眺虽同，然前则香客骈趾，今则诸庵俱扃，寂无一人，觉身与灏灵同其游衍而已[②]。栈西沿崖端北转，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遂过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穷，乃樵径也。仍返过伏虎庵，由束身峡上。峡势逼束，半里，透其上，是为文殊堂，始闻有老僧持诵声。路由其前蹑脊，乃余前东自顶来者，见其后有小径，亦蹑脊西去，余从之。盖文殊堂脊处，乃脊之坳；从东复耸而起者，即绝顶之造而为城者也；从西复耸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丛木蒙茸，雪痕连亘，遂造其极[③]。



盖其山自桃花箐北度，即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尽于大石头，所谓后距也。其横亘而东者，至文殊堂后，少逊而中伏，又东而复起为绝顶，又东而稍下，遂为罗汉壁、旃檀岭、狮子林以后之脊，又东而突为点头峰，环为九重崖之脊，皆迤逦如屏。于是掉尾而南转，坠为塔基马鞍岭，则鸡山之门户矣。垂脊而东，直下为鸡坪关，则鸡山之胫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于大石东；山西之水，其南发于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桥；西发于河底桥者，由南、北衙，皆会于

大石之下，东环牟尼山之北，与宾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龙大脉，自丽江之西界，东走为文笔峰，是为剑川、丽江界。抵丽东南邱塘关，南转为朝霞洞，是为剑川、鹤庆界。又直南而抵腰龙洞山，是为鹤庆、邓川州界。又南过西山湾，抵西洱海之北[4]，转而东，是为邓川、太和界。抵海东隅，于是正支则遵海而南，为青山，太和、宾川州界；又东南峙为乌龙坝山，为赵州、小云南界[5]；遂东度为九鼎，又南抵于清华洞，又东度而达于水目焉。分支由海东隅，北峙为香木坪之山，从桃花坞北度，是为宾川、邓川界。是鸡足虽附于大支，而犹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见。惟西北有山一带，自北而南者，雪痕皑皑，即腰龙洞，南、北衙西倚之山也。其下麦畦浮翠，直逼鸡山之麓，是为罗川，若一琵琶蟠地，虽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袭人衣。四顾他麓，皆平楚苍苍也。西南洱海，是日独潏荡如浮杯在掌。盖前日见雪山而不见海，今见海而不见雪山，所谓阴晴众壑殊，出没之不可定如此。此峰之西尽处也。

东还一里，过文殊堂后脊，于是脊南皆危崖凌空，所谓舍身崖也。愈东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即束身峡，东抵曹溪后东峰，向跻其下，今临其上，东峰一片，自崖底并立而上，相距丈余，而中有一脉联属，若拇指然，可坠坳上其巅也。余攀蹑从之，顾仆不能至。时罡风横厉，欲卷人掷向空中，余手粘足踞，幸不为舍身者，几希矣。又共一里，入顶城门，实西门也。入多宝楼，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菉豆粥、芝麻盐为饷。余再录善雨亭中未竟之碑。下午，其徒复引余观其师退休静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即前所登西峰之北坳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当北垂之腋。室三楹，北向，环拱亦称。盖鸡山回合之妙，俱在其南，当山北者仅有此，亦幽峻之奥区也。其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连汇，水不多，亦不竭，顶城所供，皆取给焉。还抵城北，竟从城外趋南门，不及入迦叶前殿。由门前东向悬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东向，额曰“万山拱胜”，而户亦扃。由其前下坠，级甚峻。

将抵猢狲梯，遇一人，乃悉檀僧令来候余者，以丽江有使来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铜佛殿。余初拟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过碧云寺前。直下五里，过白云寺。由寺北渡一小涧，又东五里，过首传寺后，时已昏黑。又三里，过寂光寺西，候者腰间出一石如栗，击火附艾，拾枯枝燃之[6]。遵中支三者，叩息阴轩门，出火炬为导。又

一里余，逾瀑布东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弘辨师引丽府通事见，以生白公招柬来致，相与期迟一日行。

二十一日　晨起，余约束行李为行计。通事由九重崖为山顶游。将午，复吾邀题七松册子，弘辨又磨石令其徒鸡仙书静闻碑。

注释

①郁攸：火。

②灏（hào 浩）：无边无际。

③极：指鸡山绝顶，海拔 3226 米。

④西洱海：洱海在明代又称西洱海，见《明一统志》《寰宇通志》诸书。

⑤小云南：吴应枚《滇南杂记》："云南县俗名小云南"。明清时，为区别于省会所在地的云南府，别称云南县为小云南。明云南县与洱海卫同城，隶大理府，治今祥云县。

⑥用火石取火的方法，至今在云南边疆还能看到。随身带一铁片及火石，需火时取铁片击石，即可引燃艾叶。



【今译】

十九日　饭后，天气特别晴朗。于是搬迁卧具，从悉檀寺往东走，越过大乘庵东边的沟涧，走一里上脊，就是迎祥寺。从寺南往上走，寺后半里处是石钟寺，再往后是圆通、极乐二庵。极乐庵的右边就是西竺寺，西竺寺之后是龙华寺。从龙华寺前往西到大路，已经在西竺寺之上，距离石钟寺又有一里了。龙华寺的北坡上就是大觉寺。龙华寺西，正对沟涧又有一座寺，和前面的石钟寺一样面朝东南。从其后面渡过沟涧，是彼岸桥，下游就是息阴轩，已经到中支的山脊了。从轩左往北上，经过观音阁，是千佛寺，寺前就是从前的街子，正好位于中支脊上，如今空无一人。

又往北渡沟涧，从大觉寺侧边往西北上。寺中的僧人挽留我进去，我辞谢了。仍然从沟涧上的桥过去，桥上有屋，匾额为"彼岸同登"，桥下的水从望台岭东流下来，以寂光寺、大觉寺之间为界，从龙华寺到这里，又有一里了。过桥后又攀登中支而上，半里，脊正中的是水月庵，脊的东侧是寂光寺，脊的西侧是首传寺。僧人净方，有九十岁了，留我，我没进去。从寺西绕过一道山口，往东看到一座庵，桃花开得很美，松影纷乱，急忙过去，就是积行庵。此庵在水月庵之西，首传

寺之北。僧人觉融留我吃饭。饭后就从庵左往东上，转向西北登山脊，顺中支山脊上二里，有静室位于脊上，这是烟霞室，克心的徒弟本和的住所。从其西分出的岔路上罗汉壁，从罗汉壁东盘绕峡谷上旃檀岭。岭从峡谷西边伸下去，路往北作“之”字形上，一里，到克心的静室。克心是用周的徒弟，从前是寂光寺的住持，如今新建此静室退休。静室位于中支山脊的左边，东向而稍微偏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作为虎砂，以点头峰作为龙砂，龙砂近而虎砂远，与狮子林的龙砂、虎砂又不相同。室东有中和的静室，也是他的徒弟的，被火焚毁，如今中和到省城去了。克心留我，点心多茶水勤，很久才告别，已经下午了。于是从右边上，小路极其陡峻，克心让他的徒弟陪同。

上半里，走到西边伸来的大路，顺路往东上。又半里，登旃檀岭脊而往西南行，经过烟霞室，渐渐转向东南，到水月庵、寂光寺，从庵前、寺前经过，又往西南走一里，绕过一道山口，山口上有房舍，我三次经过都锁着门，不能进去，下面就是白云寺所傍靠的地方。又往西半里，再绕着突起的山口而上，就是慧心的静室。慧心是幻空的徒弟，最早在野愚那里会过面，以前曾来到悉檀寺拜访，所以我进入拜访他，他正在会灯庵禅诵，他的徒弟上茶后离去。后面就是碧云寺，没有进去。从静室侧面又绕过两道山口，二里，往北上西来寺，往西经过印雪楼前，又往西顺着路在绝壁上走。一里，到一真兰若，上面覆盖的石头平滑如欲飞状。又往西半里，崖壁尽头处是峡谷。此峡谷就是峰顶和罗汉壁对峙而形成的，上面起自兜率宫，下面到达罗、李二先生坊，两壁夹成中溜，路在其中。中溜一半的地方，崖脚内嵌，前面耸起巨木，有旧碑，刻着峋鹤的诗，是描写罗汉壁的。中间横着一条岔路，顺岔路穿过溜走半里，经过玄武庙。又半里，经过兜率宫，天已经傍晚，而宫坍塌，没有人居住。又上一里，敲铜佛殿门，进去居住，就是所说的传灯寺。从前经过时，朝山的人交错不绝，我来不及进去，现在很静。过了很久，有一个老僧人打开门，进去住宿。

二十日　早晨起床，准备录寺中的古碑，十分寒冷，留着等到下山时录，于是把行李放在寺中。〔寺中的地都铺着大理石。〕因为攀登绝顶的两条路，都从寺这里分出去，返回也必须顺此路。出寺，准备往北顺袈裟石而上，想到猢狲梯以前已经攀登过了，是登其崖端而下，从前虽然从束身峡而下，但还没来得及往上升登，这次不如从南上、往北

下，希望遍览无遗。就从寺右沿崖往西行，经过华首门往西走，崖石上下都十分陡峭，路伸向崖石间，只通着这一条线，往下看则放光寺正处在崖底，往上望则峰顶舍身崖就是崖端，但不能穷究。往西一里，有岔路悬在崖边，我以为是下放光寺的路，又考虑如何能够从层崖间的缝隙中坠下去。稍稍下去，有水从崖侧的树根之间流出，把树木剖开、挖空盛水，这是八功德水。除剖空的木头之外，没有其它余地，水就向重重山崖飞洒，细小得看不见。走完路仍然往上，就是以前从西边来，走上大路之处，有草屋靠在崖中，一个河南僧人在屋里静修，他的生活就靠此水。又往西半里，逐渐往上走，又半里，到曹溪庵。庵只有三间屋子，靠着崖壁，门关着，没有人。这里的水比八功德水略微大些，背后的陡崖，略微向前环抱，如同有缺口的玉环。我攀爬石头直登崖下，往东望到左崖向前环抱之处，忽然分立出山峰，圆圆的像锥子拔地而立，而北面连着崖顶，若即若离，移步转到其它角度，山峰就被崖顶遮蔽而分辨不出，只有此处才可以穷尽其离合之妙，可惜从前曾修有的基址，现在已经变成荆棘，人不能上去。因为鸡足山没有拔地而起的山峰，在此见到这一峰真像影子闪过。又往西走半里多，经过束身峡下，转向南，经过伏虎庵，又往南经过礼佛庵，共一里，第二次登上礼佛台。台朝南悬在桃花箐越过来的山脉之上，正好和香木坪隔箐相对，往西俯视桃花箐，往东俯视放光寺，如同在重重深渊之下。我从台边坠入石洞中，往西穿洞而出，又有耸立的石头，穿出缝隙而形成台，其下都是万仞陡崖，用木头架成栈道通过，就是所说的太子过玄关。过了栈道就是台后的礼佛龛。以前从栈道进洞，现在从洞中出到栈道，登临眺望虽然相同，然而以前是进香客擦肩接踵，现在则各庵都关着，空无一人，只觉得自己是与无边无际的神灵一同尽情游乐而已。栈道往西沿崖边向北转，有路可以顺着走，于是穿过栈道往西走，就到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尽，是砍柴的小路。仍然返回到伏虎庵，沿束身峡而上。峡势窄狭紧束，半里，穿出到束身峡上面，这是文殊堂，才开始听到有老僧诵读经文的声音。道路从堂前面登脊，是我以前从东边顺绝顶过来的路，看见堂后面有小路，也是登脊往西去，我走小路。因为文殊堂所在的山脊，是脊上的坳地；顺东边又耸起的，就是绝顶上建的城墙；顺西边又耸起的，是桃花箐伸来的第一道高峰。往西一里，草丛树木蓬蓬松松，雪迹连绵不绝，于是登上鸡足山绝顶。



原来鸡足山从桃花箐往北延伸，就凌空高耸，这里是开始。山脊向北伸下去，延伸二十里然后到大石头结束，是所说的鸡足山后距。向东横贯的山脉，伸到文殊堂背后，稍微后退而正中低伏，又往东延伸而再耸立为绝顶，又往东逐渐延伸下去，就成为罗汉壁、旃檀岭、狮子林以后的山脊，又往东就突起为点头峰，环绕为九重崖的山脊，都屏障般地连绵不断。于是尾端掉头向南，坠下去成为塔基所在的马鞍岭，是鸡足山的门户。中脊向东延伸，直下去是鸡坪关，是鸡足山的胫足。所以山北的水，向北流出到大石头东。山西的水，南发源于西洱海北面的，沿着和光桥流；西发源于河底桥的，沿着南、北衙流；都在大石头之下会合，往东绕牟尼山之北，和宾川州的水，一起往北流下金沙大江。于是知道南边的主峰山脉，从丽江府的西部往东伸延为文笔峰，这是剑川州、丽江府的分界。伸延到丽江府东南的邱塘关，往南转到朝霞洞，这是剑川州、鹤庆府的分界。又直南延伸到腰龙洞山，这是鹤庆府、邓川州的分界。又往南越过西山湾，伸到西洱海的北面，转向东延伸，这是邓川州、太和县的分界。延伸到西洱海东隅，于是正支则沿海往南伸，为青山，是太和县、宾川州分界；又往东南延伸，峙立为乌龙坝山，是赵州、小云南县的分界；于是往东延伸为九鼎山，又往南伸到清华洞，又往东延伸而抵达水目山。分支从海东隅，往北峙立为香木坪山，顺桃花箐往北延伸，这是宾川州、邓川州的分界。这样看来，鸡足山虽然依附于主峰山脉，但仍然是中脊。登上此山直北望雪山，茫然看不见。只是西北有一座山环绕，从北向南，雪迹皑皑，就是腰龙洞，南衙、北衙西边傍靠的山。山下翠绿的麦田，一直靠近鸡足山脚，这是罗川，像一把琵琶琴形状的弯曲地带，虽然在山下三十里外，但黛色像要浸透人衣。环顾四周其它山麓，都是深绿色的树梢平齐，西南边的洱海，唯独今日看到水波荡漾，如同水杯浮在掌上。以前看得见雪山而看不见洱海。今天看得见洱海却看不见雪山，所以说阴天晴天众山壑是不同的，显出、隐没就是如此的不能确定。这是山峰西边的尽头处。

往东返回一里，经过文殊堂背后的山脊，在这里脊南都是陡崖凌空，是所说的舍身崖。越往东越陡，我登上崖端俯瞰，下面就是束身峡，往东到曹溪寺后的东峰，以前从崖下升登，如今登临崖上，东峰那一带，从崖底并立而上，相距一丈多，而其中有一条山脉连接，像拇指

一样，可以坠下坳后登上山顶。我顺这条山脉攀登，顾仆不能走。此时强烈的风纵横凌厉，像要把人卷起抛向空中，我手抓脚踩，庆幸自己没有成为舍身之人。又走了共一里，进入绝顶城门，其实是西门。到多宝楼，河南僧不在，他的徒弟用绿豆粥、芝麻盐招待。我又录善雨亭中没录完的碑文。下午，这徒弟又带我参观他师傅退休后的静室。静室在城墙北二里处，就是以前所攀登的西峰北坳。道路沿着文殊堂的山脊，向北逐渐下，顺西行，位于鸡足山北垂的侧边。静室有三间，向北，环拱也对称。鸡足山回合的妙处，都在山南，位于山北的仅此一处，也是幽深、陡峻的隐蔽地区。往左稍微下去，有两个方形池塘，上下相连汇通，水不多，也不枯竭，绝顶的供水，都取之于这里。返回到城北，就顺城墙外走到南门，来不及进入迦叶前殿。从门前往东顺石隙悬空而下，一里，有三间殿，向东，匾额为“万山拱胜”，但门也紧闭。从殿前往下坠，台阶非常陡。

快到猢狲梯时，遇到一个人，是悉檀寺僧人派来等候我的，因为有丽江府的使者来邀请。于是一齐下山，共一里就到铜佛殿。我当初打算在这里住宿，因为等我的人来到，于是取走行李。走五里，经过碧云寺前。直下五里，经过白云寺。从寺北渡过一条小涧，又往东走五里，经过首传寺背后，这时天色已经昏暗。又走三里，经过寂光寺西，等我的人从腰间拿出像栗子一样的石子，就着艾草打火，捡枯枝点燃。沿中支走三里，敲开息阴轩的门，要出火把照路。又走一里多，越过瀑布东边的山脊往北走，又走三里才到悉檀寺。弘辨师带丽江府的通事来见面，把木生白公请我的柬帖送来，互相约定推迟一天出发。



二十一日　早晨起来，我捆好行李，作好出发的准备。通事从九重崖去山顶游览。将近中午，复吾请我题写七松册子，弘辨又磨石让其徒鸡仙书写静闻碑。

【原文】

二十二日　晨餐后，弘辨具骑候行，余力辞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担轻装从，而重者姑寄寺中，拟复从此返也。十里，过圣峰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过放光寺，入录其藏经、圣谕。僧留茶，不暇啜而出。问所谓盘陀石静室者，僧指在西北危崖之半。仰视寺后层崖，并华首上下，合而为一，所谓九重崖者[①]，必指此而名。开山后，人但知

为华首，觅九重故迹而不得，始以点头峰左者当之，谁谓陵谷无易位哉？由寺西一里余，始蹑坳而上，又一里余，其上甚峻，乃逾脊。脊南北相属，东西分坑下坠，所谓桃花箐也。脊有两坊，俱标为“宾邓分界”。其处陟历已高，向自礼佛台眺之，直似重渊之底云。

由箐西随箐下，二里，有茅舍夹道，为前岁底朝山卖浆者所托处，今则寂然为畏途。其前分岐西南者，为邓川州道；直西者为罗川道，乃通丽江者。遵之迤逦下二里，有庵当路北北山下，曰金花庵。又西下三里，连有二涧，俱自东而西注，即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桥跨之。连越桥南，始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圣寺，寺西向。乃从其前逾脊南下，又值一涧亦西流，随之半里，涧与前度二桥之流，俱转峡北去，路乃西。半里，逾南山北突之坳。坳西，其坡始西悬而下，路遵之。四里，有村在南山坞间，是为白沙嘴[2]。随嘴又西下二里，忽见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贯之，有梁东西跨其上。乃坠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所谓和光桥也。鸡山西麓，至是而止。其水南自洱海东青山北谷来，至此颇巨，北向合桃花箐水，注于大石头者也[3]。丽府生白公建悉檀之余，复建此梁，置屋数楹跨其上。遂就而饭焉。



桥之西有小径，自北而南，溯流循峡者，乃浪沧卫通大理道，与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随流少北，即西上岭，盘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坳，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为罗武城，其处坞始大开。自此山之西，开东西大坞，直至千户营坞分为二，始转为南北坞，皆所谓罗川也。向自山顶西望，翠色袭人者即此，皆麦与蚕豆也。罗武无城，一小村耳。村北有溪，西自千户营来，即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东北坠峡，合和光桥下流，而东北经大石头者也[4]。于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村在溪北山下，曰百户营。又西五里，有村在溪北悬冈上，曰千户营[5]。营之西，有山西自大山分支东南下，突于坞中，坞遂中分。当山之西南者，其坞回盘，其水小，为西山湾，新厂在其东南，而路出其西北。当山之东北者，其坞遥达，其水大，为中所屯。南北二衙又在其西北，而路则由山之西南逾坳以入。于是从千户营溪南转入南坞，一里余，至新厂。皆淘沙煎银者。乃北一里余，抵分界山之阳，渡一小流，循山阳西北行三里，北逾过坳。于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向行，其东又成南北大坞，即千户营之上流也。北一里，有村倚西山之坡，是为中所屯[6]，乃邓川、鹤庆分界处，悉檀寺庄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

传谕之，故守僧不拒云。

注释

①九重崖：鸡足山在元明时期原称九曲山、九重岩、九曲岩。《元混一方舆胜览》大理路："九曲山，峰峦攒簇，状如莲花，盘曲九折，在洱河东北。"《寰宇通志》："九曲山，在西洱河东北百余里，盘折九曲而上，顶有石门，高不可入。"《明一统志》："九曲山，在洱河东百余里，峰岳攒簇，状若莲花，九盘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明史·地理志》宾川州："西有鸡足山，一名九曲岩。"

②白沙嘴：今名同，在洱源县东南隅，金玉桥河南岸，距宾川、鹤庆县界甚近。

③其水句：此溪今名金玉桥河，发源于洱海北岸，从南往北流入落漏河。

④村北有溪句：此溪今名落漏河，与金玉桥河合流后，从南往北流入金沙江。

⑤百户营、千户营：今名同，在鹤庆县南境，黄坪新街东南邻。

⑥中所屯：今称小中所，在鹤庆县南隅，黄坪新街西邻。

【今译】



二十二日　早餐后，弘辨备好马等候启程，我竭力推辞。于是和通事上路，用一人挑着轻便的行李随我走，而重的行李暂时寄存在悉檀寺中，计划还从这里返回。十里，经过圣峰寺，穿越西支的山脊然后向西走，共四里，经过放光寺，进去录藏经、圣谕。僧人挽留喝茶，来不及喝就出来了。询问所说的盘陀石静室，僧人指示在西北边陡崖的半山腰上。仰视寺后的层层崖壁，和华首门上下相连，合而为一，所说的九重崖，一定是据此而取名。寺庙创建后，人们只知道是华首门，寻找九重崖故迹却找不到，于是把点头峰左边当作九重崖，谁说山谷不会变易位置呢？从寺西走一里多，于是踏着山坳而上，又走一里多，上面很陡，于是翻越山脊。脊南北相连，东西分别下坠的坑，是所说的桃花箐。脊上有两座坊，都写着"宾邓分界"。这里已经升登得很高了，以前从礼佛台眺望，却只像在重重深渊的底部呢。

从箐西顺着箐下，二里，道路两边有茅草房，是去年底朝山、卖浆人的安身处，现在则空无一人，成为畏途。前面向西南方分出的岔路，是去邓川州的路；直向西去的是罗川道，并通往丽江府。顺路曲折连绵地下二里，有庵坐落在路北的北山下，名金花庵。又往西下三里，接连有二道沟涧，涧水都是从东向西流，就是桃花箐水的下游，各自都有木板桥横跨。接连过到桥南，就沿南山向西行。一里，有寺坐落在南

山的脊上，名大圣寺，寺向西。于是从寺前越过山脊往南下，又遇到一条也是往西流的沟涧，顺着走半里，沟涧和先前过的两座桥下的水，都转进峡谷向北流去，道路于是往西走。半里，穿越南山向北突的山坳。山坳西，山坡开始往西陡直地伸下去，道路跟着下。四里，南山坞中有个村庄，那是白沙嘴。顺白沙嘴又往西下二里，忽然看见深壑从南往北走向，溪流纵贯其中，桥梁从东到西横跨溪上。于是坠入壑谷而下，二里，才到桥头，是所说的和光桥。鸡足山西麓，到此而止。桥下的水南边从洱海东边的青山北谷流来，流到这里时水比较大，往北会合桃花箐水，流入大石头。丽江府木生白公建悉檀寺余下的钱财，又修建了这座桥，在桥上盖了好几间屋，于是就在屋里吃饭。

桥的西边有小路，从北往南走，沿峡谷溯流而上，是浪沧卫通往大理府的路，和大路"十"字形交叉。大路顺流稍微往北，就往西上岭，盘旋而上，有时陡峻有时平坦。五里越过山坳，往西北下，四里才是平路。又走一里到罗武城，这里山坞十分开阔。从此山的西部，敞开东西走向的大山坞，一直到千户营，山坞一分为二，于是转为南坞、北坞，都是所说的罗川。以前从鸡足山顶往西眺望，翠色袭人的地方就是这里，绿的全是麦子和蚕豆。罗武没有城郭，是个小村子罢了。村北有条溪，西边从千户营流来，就是南衙河底的水，流到这里往东北坠入峡谷，与和光桥下的水会合，然后往东北流过大石头。于是顺南山从溪南岸行走，二里，溪北岸山下有个村子，名百户营。又往西走五里，溪北陡冈上有个村子，名千户营。营的西边，有从西部大山分出支脉往东南延伸的山，突立在山坞中，山坞于是从中分开。位于山西南的坞曲折盘绕，坞中的水小，为西山湾，新厂在坞东南，而道路从坞西北出去。位于山东北的坞遥远通达，坞中的水大，为中所屯。南、北二衙又在坞西北，而道路则从山的西南越过山坳伸进去。于是沿千户营溪流往南转入南坞，走一里多，到新厂。〔都是淘沙炼银的。〕于是往北走一里多，到分界山的南面，渡过一条小河，顺山南往西北走三里，往北越过山坳。就逐渐下，顺西边大山之麓往北行，东边又形成南北走向的大山坞，是千户营的上游。往北走一里，有村庄傍靠在西山坡上，这是中所屯，为邓川州、鹤庆府分界处，悉檀寺的庄房在这里，于是进去住宿。悉檀寺僧人已经事先传告过，所以守庄房的僧人没有拒绝。

【原文】

二十三日　晨，饭于悉檀庄，天色作阴。乃东下坞中，随西山麓北行。二里，有支冈自西山又横突而东，乃蹑其上。有岐西向登山者，为南衙道，腰龙洞在焉；北向逾坳者，为北衙道，鹤庆之大道随之。余先是闻腰龙洞名，乃令行李同通事从大道行，期会于松桧，地名，大道托宿处。余同顾仆策杖携伞，遂分道从岐，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转而南，复有岐缘南箐而去，余惑之。候驱驴者至，问之，曰："余亦往南衙者，大路从此西逾岭下，约十里。"余问南岐何路？曰："此往鸡鸣寺者[①]。"问寺何在？其人指："南箐夹崖间者是，然此岐隘不可行。"忽一人后至，曰："此亦奇胜。即从此峡逾南坳，亦达南衙，与此路由中坳者同也。"余闻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谢其人，遂由岐南行。里许，转入夹崖下，攀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插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门，穿门即由峡中上跻，亦犹鸡山之束身焉。登峡上，则上崖岈然横列，若洞、若龛、若门、若楼、若栈道，骈峙焉。洞皆不甚深，僧依之为殿，左为真武阁，又左为观音龛，皆东北向下危壁。殿阁之间，又垂崖两重，俱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若门。有僧两人，皆各踞一龛，见客至，胡麻方熟[②]，辄邀同饭，余为再啜两盂。见龛后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跣而蹑之，复有洞悬其上层，中空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夹中升岭，即南坳道，而崖悬不通，复下，由穴门出，即转崖左西南上。仰见上崖复悬亘而中岈然，有岐细若虫迹，攀条从之，又得一大穴，其门亦东北向，前甃石为台，树坊为门，曰青莲界。其左药灶碑板俱存，而无字无人，棘萝旁翳，无可问为何人未竟之业。其右复有象鼻外垂之门，透而南，复有悬绡高卷之幛。幛之右，上崖有洞巍张，下崖即二僧结庵之处，然磴绝俱莫可通。



乃仍由青莲界出东夹，再上半里，而崖穷夹尽，山半坪开。又有泉自南坳东出，由坪而坠于崖之右；又分而交潆坪塍，坠于崖之左。崖当其中，濯灵涤窍，遂成异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峡，峡中之流，倾涌南向。溯之一里，涧形不改，而有巨石当其中。石之下，则涌水成流；而石之上，惟砾石堆涧，绝无水痕。又溯枯涧北行半里，路穷茅翳，盖其涧自西峡来，路当北去也。乃东向蹑岭，攀崖跻棘，又半里，得南来路，遂随之北。半里，西涉一坞，复升陇而西，有岐，入西南峡中者颇小，其直北下陇者颇大。余心知直北者为南衙道，疑腰龙洞在西南峡

中，遂望峡行。半里，不得路。遥听西北山巅有人语声，乃竭蹶攀岭上，一里，得东来道。又一里，得驱犊者问之，则此路乃西向逾脊抵焦石峒者[3]。问腰龙洞何在？曰："即在此支岭之北，然岭北无路，须随路仍东下山，折而北，至南衙，乃可往。"盖是大山脊，自北而南，脊之西为焦石峒，脊之东，一支东突，其北腋中，则腰龙洞所在，南腋中即此路也。余乃怅然，遂随路返。东下一里，乃转而东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4]。南衙之村不甚大，倚西山而东临大坞，其坞北自北衙，南抵中坳，其中甚宽。盖此中大坞，凡三曲三辟，最北者为北坞，坞南北亘，以北坳东隘为峡口；其南即中所屯坞，坞亦南北亘，以江阴村为峡口；其南即千户营、百户营坞，坞东西亘，以罗武村为峡口。总一溪所贯，皆谓之罗川云。

由南衙之后西南上山，磴道甚辟。一里半，有亭有室，当山之半，其旁桃李烨然。亭后蹑级而上，有寺，门榜曰"金龙寺"。门内有楼当洞门[5]，其楼前临平川，后瞰洞底，甚胜也。楼后即为洞门，洞与楼俱东向，其门悬嵌而下，极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崆峒，南与北渐环而转，惟东面可累级下。下五丈，一石突起，当洞之中，西耸而东削，甃以为台，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东对层级，架木桥以登，西瞰河底，潴水环其下，沉绀映绿，光怪甚异。亟由桥返级，穿桥下，缘台左西降，十余丈而后及水。水嵌西崖足，西面阔约三丈，南北二面，渐抱而缩，然三面皆绝壁环之，无有旁窦，水渟涵其间，俨若月牙之抱魄也[6]。水中深浅不一，而澄澈之极，焕然映彩，极似安宁温泉，浅者浮绿，深者深碧，掬而尝之，甘冷异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为腰龙，而文之者额其寺为金龙，洵神龙之宫也。洞口如仰盂，下圆如石城，水潆三面如玦，石脊中盘如垂舌，其异于石城者，石城旁通无极，而此则一水中涵，若其光莹之异，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楼，则前楹后轩，位置俱备，而僧人他出，扃钥不施。

仍一里余，下至南衙，问松桧道，俱云行不能及。乃竭蹶而趋，由南衙后傍西山而北，二里，是为北衙[7]。有神庙当北衙之南，门东向，其后大脊之上，骈崖矗夹，有小水出其中。庙之北有公馆，市舍夹道，甚盛。折而东，共半里，而市舍始尽，盖与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银矿之厂，独以衙称者[8]，想其地为盛也。东与南来大道合，复北行一里余，市舍复夹道，盖烹炼开炉之处也。过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余而及其

底，始知南北两衙，犹山半之坞也。其峡既深，有巨涧流其间，自北而南，是为河底，盖即罗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峡来入，其派颇小，置木桥于上。越之又北，见石梁跨巨涧，涧中有巨石，梁东西两跨之，就其中为阁，以供白衣大士。越桥之东，溯涧北向上，危崖倚道，盘级而登，右崖左涧，下嵌深渊，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涧堑山头，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构，有池溢水，有亭施茶[9]。余入亭饭，一僧以新瀹茶献，曰："适通事与担者久待于此，前途路遥，托言速去。"盖此殿亦丽江所构以施茶者，故其僧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余亟饭行，竟忘其地为热水桥，而殿前所流即热水也。

既从其侧，又过一石梁，梁跨山头，与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坠巨涧。过梁，从中脊北向而行，东西俱有巨山夹之。盖西界大山，自鹤庆南来，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亘于河底之西者，为鲁摆；由七坪东度，分支南下，即此中脊与东界之山，故此中脊之北，又名西邑。盖西邑与鲁摆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为名焉。中脊与鲁摆老脊夹成西峡，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盖源于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东亦盘为中洼之宕，脊悬西峡东洼之间，狂风西来，欲卷人去。又三里，乃西北上岭，一里，又蹑岭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坞中，是为七坪[10]，即中界所度之脊，与西界大山夹成此坪，为河底之最高处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为度脊隘口，脊南有两三家当道，脊西有村落倚山，桃李灿然。时日已下舂，尚去松桧二十里，亟逾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东界亦渐夹而成洼，洼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阱。路循东脊行，又数里，有数家当北峡之口，曰金井村[11]，始悟前之下阱累累者，皆所称金井者耶。隘口桃花夹村，嫣然若笑。



由村北东向下坡，一里渐夷，乃东行岭脊，脊左右渐夹而成坞。由脊行三里，复由脊北坠坑东下，一里抵其麓，于是坞乃大开。有三楹当麓之东，亦梵龛也[12]。由其前东向径平坞而驰，望东峰南北高耸者，日光倒映其间，丹葩一点，若菡萏之擎空也[13]。盖西山屏亘甚高，东峰杂沓而起，日衔西山，反射东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尚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环簇其下，愈觉鲜妍，世传鹤庆有"石宝之异"，"西映为朝霞，东映为晚照"，即此意也。东驰二里，过数家之舍。又东一里，渐坠壑成涧向东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陇，又一里，有公馆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村落，知其为松桧矣[14]，而犹未知居停何处也。又北

半里，担者倚闾门而呼[15]，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为监厂委官，遂留居此。

二十四日　昧爽，饭于松桧，北向入山峡。松桧之南，山盘大壑而无水，沟涧之形，似亦望东南去；松桧之北，山复渐夹为坞，小水犹南行。五里登坂，为波罗庄，山从此自西大山度脊而东，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坞村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为山庄[16]。于是北下，随小溪北行，五里间，聚庐错出，桃杏缤纷。已而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为三庄河底村。村北溪自西而东，其水一自三庄西谷来，一自河底村南谷来，皆细流；一自西北大山夹中来，俱合于河底村北，东流而去，亭桥跨之，桥北即龙珠山之南麓矣。龙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东，分支东亘，直接东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即老龙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东大山，即峰顶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夹成南北大坞。漾共之江[17]，亦自丽江南下，潆鹤城之东，而南至此为龙珠所载，水无从出，于是自峰顶之麓，随龙珠西转，搜得龙珠骨节之穴，遂捣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零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僧倔多尊者[18]，修道东山峰顶，以鹤川一带，俱水汇成海，无所通泄，乃发愿携锡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妇人，手持瓢问："师何往？"师对以故。妇人曰："汝愿虽宏，恐功力犹未。试以此瓢掷水中，瓢还，乃可得，不然，须更努力也。"师未信，携瓢弃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获通。复还峰潜修二十年，以瓢掷水，随掷随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随珠所止，用杖戳之，无不应手通者，适得穴一百零八，随珠数也。今土人感师神力，立寺众穴之上，以报德焉。《一统志》作崛哆，土人作摩伽陀。众水于山腹合而为一，同泄于龙珠之东南麓。大路过河底桥，即逾龙珠而北，与出入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东也。余乃欲从桥北，随流东下，就小径穷所出洞，令通事及担者从大路往。担者曰："小径难觅，不若同行。"盖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于此也。余益喜，遂同东向随溪行龙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夹溪皆有居者。又东半里，枫密河东南泻峡去[19]，路东北逾龙珠支岭。两下两上，东北盘岭共四里，其路渐上。俯瞰东南深峡中，有水破峡奔决，即合并出穴之水也。其水南奔峡底，与枫密之水合，而东南经峰顶山之南峡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处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视不见其穴。令通事及担者坐待道旁，余与顾仆坠壑东南下。下半里，不得



路，踯躅草石间，转向东箐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硐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则巨石磊落，堆叠硐中，水从石隙，泛溢交涌。余坐巨石上，止见水与石争隙，不见有余穴，雪跃雷轰，交于四旁，而不知其所从来也。

久之，复迂从旧道，一里余，迂上既近，复攀石乱跃，又半里，登大道，遂东北上。半里，转一峡，见后有呼者，乃通事与担夫也。于是北半里，上攒石间，北过脊，始北望两山排闼，一坞中盘，漾共江络其东，又一小水纬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见。其两山之北夹而遥接于东北隅者，是为丽府邱塘关所踞，漾共水所从出也。乃北下山，一里余而及其麓，有寺悬麓间，寺门北向，其下即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问水。先见一穴，乃西来小流所入，其东又有平土丈余隔之，东来之漾共江，屡经穴而屡分坠，至是亦遂穷，然则所谓一百八穴者，俱在东也。余因越水北东向溯流，见其从崖下遇一穴，辄旋穴下灌，如坠瓮口，其声呜呜，每穴远者丈余，近者咫尺而已。既而复上寺前，乃北下渡西来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村当平冈间，是曰甸尾村。担者之家在焉。入而饭于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余，而入南来大道，即河底桥北上逾岭者。于是循西山又北五里，为长康铺坊。有河流自西南峡来，巨石桥跨之，有碑在桥南，称为鹤川桥。盖鹤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桥独擅之，亦以其冠一川也。桥北有岐，溯流西南，为大理府大道，故于此设铺焉。过桥不半里，为长康关[20]，庐舍夹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村落散布，庐舍甚整，桃花流水环错其间。其西即为朝霞寺峰，正东与石宝山对。于是路转东北，又八里余而入鹤庆南门[21]。



城不甚高[22]，门内文庙宏整。土人言其庙甲于滇中，亦丽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东北行半里，稍东为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楼，则新城之北门也。其北为旧城，守御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旧城北门，稍西曲而北一里，复东曲而北四里，为演武场，在路东。从其西又北五里，过一村，又五里为大板桥[23]。桥下水颇大而潴[24]，乃自西而东下漾共江者。时所行路，当甸坞之中，东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村庐倚之，自此桥之北，甃路石皆齿齿如编，仰管之半，砾趾难措。又北六里，为小板桥。桥小于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势似急。又北七里，为甸头村之新屯[25]，居落颇盛。稍转而东，有王贡士家，遂入而托宿。

王贡士今为四川训导[26]。其孙为余言:“其西北山半,有青玄洞甚妙,下有出水龙潭,又北有黑龙潭。若沿西山行,即可尽观。”是日欲抵冯密宿,以日暮遂止此云。

注释

①鸡鸣寺:今名同,在鹤庆县南隅,黄坪、北衙间。

②胡麻:即芝麻。过去一般认为芝麻是从西域引进的,故称胡麻。

③焦石峒:今名同,又称大营,在洱源县东隅,属右所乡。

④南衙:原有李、崔、周、段、煎、方、张等九户居住,1922年迁并至北衙,现为废村,但地名仍存。

⑤门内有楼当洞门句:此洞即腰龙洞,传说是玉湖龙王的第九个小儿子居住,因名幺龙洞。在北衙西南3公里,从南衙缘坡而上最近。洞口圆形,洞壁呈青、黄、橙、白等纹彩,似太极图案,又名太极洞。沿石阶下约50米,有潭形似半月,岩缝滴落的泉水,回声如音乐奏鸣。



⑥魄(pò 破):月体有轮廓而无光的部分叫魄。

⑦北衙:今名同,在鹤庆县南隅。《滇游日记七》作“北牙”。

⑧衙:即官署。特设官署直接管理的地方,亦因此称“衙”。

⑨有亭施茶:此地即今舍茶寺。在北衙东北邻、锅厂河(落漏河上游)东岸。

⑩西邑:今名同。七坪:今名同,又称大营。皆在鹤庆县南境,松桂与北衙之间。

⑪金井村:今名金井坝。有口沙井,相传曾淘过金,故名。

⑫梵龛(fàn kān 饭堪):佛寺。

⑬菡萏(hàn dàn 函旦):荷花。

⑭松桧:今作松桂,在鹤庆县南境。

⑮闾(lú 驴)门:里巷的大门。

⑯波罗庄:今仍作波罗,又称北营。山庄:今名同,应即下文“三庄”。二地皆在鹤庆以南、松桂以北的公路旁。

⑰漾共江:今作漾弓江,在鹤庆坝子又称东山河,下流称中江。

⑱倔多:丁本作“赞陀倔多”。

⑲枫密河:今作枫木河,注入漾弓江。

⑳长康关:今仍名长康,分南北两村,又称康福,在鹤庆县稍南。

㉑鹤庆:明置鹤庆军民府,即今鹤庆县。

㉒城不甚高句:城即鹤庆城,明代分新城和旧城。旧城在北,较小,为守御所城;新城在南,较大,为府城。两城在今仓桥街和东门街连接。鼓楼又名安丰楼,

在新城北门处。清代合两城为一，呈长方形，鼓楼成为城中心的建筑。50年代拆除城墙，建为环城公路。鼓楼今存，名云鹤楼，三重檐，黄琉璃瓦。文庙在城西南部，现为鹤庆一中校址，主体建筑大成殿今存。

㉓大板桥：今称板桥，在鹤庆县北境，桥两边的聚落分别称板南和板北。

㉔桥下水句：此潴水今名草海，宽1609亩，平均水深1.6米，最大水深2.6米，分北海和南海。

㉕新屯：今名同，亦作辛屯，在鹤庆县北境。

㉖训导：明清时期学官的一种，各府州县学皆设训导，地位略次于教谕，负责管理在学生员。

【今译】

二十三日　早晨，在悉檀寺庄房吃饭，天气转阴。于是往东下到坞中，顺西山麓往北行。二里，有分支山冈又从西山横出，向东突立，于是登上山冈。有岔路，往西登上山的，是去南衙的路，腰龙洞就在那里；向北穿山坳的，是去北衙的路，去鹤庆府的大路顺此路走。我在这之前听过腰龙洞的名声，于是让行李和通事从大路走，约定在松桧碰头。〔松桧是地名，大路上寄宿的地方。〕我和顾仆携带竹杖和伞，就分道顺岔路走，沿山脊往西上。一里，逐渐转向南，又有岔路沿南箐而去，我感到疑惑。等有赶驴的人来到，询问路，回答说："我也是去南衙，大路从这里往西越岭而下，大约有十里。"我问沿南箐岔的路去哪里？回答说："这路去鸡鸣寺。"我问寺在哪里？这人指着说："南箐中夹着的崖间就是。但这条岔路险阻难行。"忽然有一个后到的人说："这也是奇异的胜境，即使从此峡谷翻越南坳，也通到南衙，与从中坳走的这条路一样。"我听了十分高兴，说："这样可以一举两得。"谢过那人，就从岔路往南走。一里多，转入夹在峡谷中的崖下，攀援崖隙，穿过一条石缝而入。这石崖从顶上垂下来，往外插到崖底，好似大象鼻子一般，正中有个门一样的洞穴，穿洞就是沿峡谷中往上登，也犹如鸡足山的束身崖。登峡谷而上，则上面的岩石深邃横列，像洞、像石屋、像门、像楼房、像栈道的都有，并排峙立在那里。洞都不很深，僧人傍靠洞为殿，左边是真武阁，又左边的是观音龛，都是面向东北，下临陡壁。殿阁之间，又垂下两重崖壁，完全像大象鼻子，往下插向崖底，而中间像门一样通着。有两个僧人，都各自盘坐在一石屋中，见客人来到，芝麻刚好熟，就邀请一同吃饭，我因此又吃了两碗。看见石屋后



有石脊，像梯子垂下来而通向上面，我光着脚攀爬，又有洞悬在上层，中空而旁边和小洞相通。从崖的左右夹缝登岭，就是去南坳的路，但崖壁陡悬走不通，又下来，从洞门出去，就转到崖左往西南上，抬头看见上面的崖石又悬空横贯而中间深邃，有条极细的羊肠小道，攀援小路走，又到了一个大洞穴，洞门也是东北向，前面砌石为台，树坊为门，名青莲界。洞左边药灶碑板都在，但没有字、没有人。荆棘萝草四处覆盖，无法询问是什么人的未竟之业。右边又有像象鼻外垂形成的门，穿门往南，又有如轻纱悬空高卷的屏幛。屏幛的右边，上面的崖石间有高大开阔的洞，下面的崖石就是那两个僧人居住的地方，但石阶断绝，上下都无路可通。

于是仍然从青莲界走出东峡谷，再上半里，就走到崖石、峡谷的尽头，山腰平地开阔。又有泉水从南坳往东流出，沿平地流，从崖石右边坠落；又分出一股在平地土埂间潆绕，坠入崖石左边。崖石位于其中，水流濯灵洗窍，就形成奇异的幻景。沿平地边溯流半里，向北进入峡谷，峡谷中的水流，向南倾泻。溯流一里，沟涧形状没变，但有巨石正处其中，巨石下面，则涌水成流；而巨石上面，只有砾石堆在涧中，绝对没有水痕。又溯枯涧往北走半里，道路中断，茅草遮蔽，因为这条沟涧从西边峡谷过来，道路应当往北去。于是往东踏上岭，攀崖穿棘，又走半里，走到从南边伸来的路上，于是顺路往北走。半里，往西穿过一道山坞，又登陇往西走，有岔路，进入西南边峡谷中的较小，直北而下陇的较大。我心里明白直北是去南衙的路，怀疑腰龙洞在西南边的峡谷中，就向峡谷走去。半里，没有路，听到远处西北方向的山顶上有人讲话的声音，于是竭尽全力地攀岭而上，走了一里，来到从东边伸来的路上。又走了一里，见到赶牛的人，问路，原来这条是往西越脊抵达焦石峒的路。问腰龙洞在哪里？回答说："就在这支岭的北面，但岭北没有路，必须顺路沿东边下山，折向北，到南衙，才能去到。"原来这座山的主脊，从北往南走向，山脊的西面是焦石峒，山脊的东面，一支脉向东突起，支脉的北侧正中，是腰龙洞所在处，南侧正中就是这条路。我于是怅然不快，就顺路返回。往东下一里，便就转向东北下，又一里，抵达山麓，沿山麓往北走，又一里就到南衙。南衙这个村庄不太大，背靠西山而东面对着大山坞，山坞北边起自北衙，南边抵达中坳，中部很宽。原来这一带的大坞，一共三次转折三次开阔，最北边的是北坞，坞

南北走向，以北坳东边的险要之处为峡谷口；南边的就是中所屯坞，坞也是南北走向，以江阴村作为峡谷口；中所屯坞南边就是千户营、百户营坞，坞东西走向，以罗武村作为峡谷口。三道坞有一条溪流贯穿，都称为罗川。

从南衙背后往西南上山，石阶路很宽。一里半，有亭有室，位于山腰上，亭、室两边桃花、李花十分灿烂。从亭后登石阶而上，有寺，门额为“金龙寺”。门内有楼坐落在洞口，这座楼前面对着平川，后面俯瞰洞底，十分美。楼后就是洞门，洞和楼都是东向，洞门悬空镶嵌而下，和江西省的石城洞极其相似。西壁上面穹隆覆盖而下面是空洞，南面与北面渐渐转成环形，只有东面可以累阶梯而下。往下五丈，一块石头突起，正当洞中，石头西边高耸而东边削下去，砌为台，在上面建亭，供奉观音菩萨。亭东面对着层层台阶，架木桥登上去，往西俯瞰洞底，积水环绕下面，沉青映碧，十分光怪奇异。急忙从桥上返回台阶，穿过桥下，沿台左边往西下，十多丈后下到水边，水嵌在西崖脚，西面宽约三丈，南北两面，渐渐抱拢缩小，但三面都是绝壁环绕，旁边没有孔，水汇聚在其中，俨然像月牙抱魄。水中深浅不一，但清澈到了极点，焕然映彩，和安宁温泉极其相似，浅处浮着绿色，深处沉着碧蓝，捧起来品尝，异常的甘甜清凉。洞因为在山腰，取名腰龙，而文雅之士为寺题额金龙，确实是神龙的宫殿。洞口如盂仰起，下面圆如石城洞，水绕三面如缺口的玉环，石脊盘在中间如同垂舌，和石城洞不一样的是石城洞旁通没有底，而此洞正中涵一汪水，水如此奇异的光亮晶莹，又不是其它的水所能比得上的。过了很久，仍然上到洞口，于是登前楼，前面楹柱后面轩廊，位置都很完备，但僧人外出，没有留下门钥匙。



仍然走一里多，下到南衙，问去松桧的路，都说来不及走到。于是竭尽全力地赶路，从南衙后傍靠西山往北走，二里，这是北衙。北衙南面有座神庙，门向东，庙后大脊之上，并列的崖石矗立在两边，小水从其中流出。庙北有公馆，市舍夹在道路两旁，很兴盛。转向东，共半里，才走完市舍，与南衙隔得很远了。南、北二衙都是银矿厂，而只称之为衙，想来是因为这里特别兴盛。往东走与南边伸来的大路汇合，又往北走一里多，市舍又夹在道路两旁，是冶炼开炉的地方。过了市舍，就往北下坡，又走一里多就到坡底，才知道南北两衙，还是山腰中的山坞。峡谷很深，有大涧水从其中流过，从北向南，这里是河底，大

概是罗川的上游。有条支流从西边的峡谷流来汇合，水流较小，上面架有木桥。过桥后又往北走，看见石桥横跨在大沟涧上，沟涧中有巨石，桥从东西两边跨在巨石上，就着巨石中间建阁，供奉观音菩萨。越过桥东，溯沟涧往北上，道路靠着陡崖，石阶环形攀登，右边陡崖，左边沟涧，下面嵌进深渊，上面崖壁陡峭。五里登上山脊平地，山头上有枯涧形成的堑沟，也有石桥横跨。过到桥北，有新建的殿，有水溢出来的池，有施舍茶的亭。我进亭吃饭，一个僧人献上刚泡的茶，说："刚才通事和担夫在这里等了很久，前面的旅途遥远，留下话叫速去。"原来此殿也是丽江府建来施舍茶的，所以僧人因为通事命令，等候我并告诉以上的话，我急忙吃饭出发，竟忘了此地为热水桥，而殿前所流的就是热水。

从热水桥旁走，又过一座石桥，桥横跨山头，和前座桥相同，桥下有小水，往西流入巨涧。过桥，从中脊向北走，东西都有大山夹着中脊。西部的大山，从鹤庆府南伸来，到七坪主脊，直南高高纵贯在河底西南，为鲁摆；从七坪往东延伸，分出支脉南下，就是这道中脊与东部的山，所以此中脊的北面，又名西邑。因为西邑和鲁摆都是地名，二山各自靠近两地，于是界坊就用地名命名了。中脊与鲁摆主脊夹成西峡谷。这是河底的水流出之地，大概发源于七坪南。在中脊上走十里，脊东又盘绕为中洼的坑，中脊悬立在西峡谷和东洼坑之间，狂风西起，像要把人卷走。又走三里，于是往西北上岭，一里，又踏着岭往西走，半里，于是往西北下。一里到坞中，这是七坪，就是所越过的中部之脊，和西部大山夹成的坪，为河底的最高处。从坪中往北走二里，才是所过之脊的隘口。脊南有两三家人住在路旁，脊西有村落傍靠着山，桃花李花十分灿烂。这时太阳已经下落，距离松桧还有二十里，急忙越过隘口往北走。五里，稍稍走出西部，大山如故，而东部也渐渐夹成洼地，洼地中石穴下陷，每一个都像陷坑，或者像陷阱。道路顺东边山脊走，又数里，有几家人住在北峡谷口，名金井村，于是省悟到先前累累下陷的阱，都被称为金井了。隘口桃花夹村，嫣然若笑。

从村北往东下坡，一里渐渐平坦，于是往东在岭脊上走，岭脊左右两边逐渐夹成山坞。顺脊走三里，又从脊北坠坑往东下，一里到山脚，于是山坞十分开阔。有三间房屋坐落在山麓东，也是佛寺。从寺前往东取道平坦的山坞急行，眺望从南到北高耸的东峰，日光倒映在其正

中间，一点丹葩，像擎在空中的荷花。因为西边山峰高高地屏障纵贯，东峰高低不一地耸起，西山衔接落日，反射东山。东山低处，阳光离去而成碧绿；东山高处，还因太阳映照而红光流转，红色得绿色环绕簇拥，更加觉得鲜艳美好，世传鹤庆府有“石宝之异”之称，“西映为朝霞，东映为晚照”，就是这里的意境。往东急行二里，经过几家房舍。又往东一里，山坞渐渐坠壑成涧而向东南伸去。于是转北越过一道陇，又走一里，西山麓有公馆，左右开始有村落，知道这里是松桧了，但还不知道住在哪里。又往北走半里，担夫靠着里巷的大门呼叫，于是进去，天已经将近黑了。这家人姓何，是江西省人，他的先人为监厂委派的官员，于是定居在这里。

二十四日　天亮，在松桧吃饭，往北走进山谷。松桧南，山盘绕成大壑谷而没有水，沟涧的情形，似乎也是往东南伸去；松桧北，山又渐渐夹成坞，小河还是往南流。五里上坂，名波罗庄，山从这里往西边大山翻越山脊向东延伸，山脊不太高，但水分流南北两边。又往北走五里，眺望北坞中村落高低错落，大多傍靠西部大山，这是山庄。于是往北下，顺小溪往北走，五里路之间，村舍错落出现，桃花杏花五彩缤纷。不久就直达北山下，有人家傍靠南山居住，这是三庄河底村。村北的溪从西向东流，溪水一是源于三庄西谷，一是源于河底村南谷，都是小水；一是源于西北大山峡谷中，三股水一齐在河底村北会合，然后向东流去，亭桥横跨水流，桥北就是龙珠山的南麓。龙珠山现名象眠山，从西部大山的东面，分出支脉往东延伸，直接与东部大山的西麓相连。山北的西部大山，就是主峰山脉，都是从北往南走向；山北的东部大山，就是峰顶山，也是从北往南走向，东西之间夹着南北走向的大山坞。漾共江也从丽江府往南流，绕过鹤庆府城东，然后往南流到这里，被龙珠山阻截，水没有地方流出，于是从峰顶山麓，顺龙珠山往西转，找到龙珠山的关键洞穴，就捣入其中，一寸一寸地流进去，一共一百零八个洞才流完。〔当地人说，从前有个神僧叫倔多尊者，在东部的峰顶山修道，因为鹤庆坝子一带，都被水汇积成海，没有泄流的地方，于是发愿携带锡杖到念珠下山，想要开通水路。途中遇到一位妇人，手上拿着瓢问：“师傅去哪里？”法师回答了事情的起因。妇人说：“你的心愿虽然宏大，但恐怕功力还不够。把这瓢掷到水中试试，瓢返回来，才能成功，不这样，必须更加努力。”法师不信，把瓢抛入水中，瓢漂流而



去。后来果然没能开通出水口。又返回峰顶山潜心修行二十年,再把瓢掷入水中,随掷随回。于是把念珠撒到水中,顺着念珠止住的地方,用锡杖戳,处处都随手而通,恰好通开一百零八个洞,和念珠数相同。如今当地人感谢法师神力,在众洞穴上立寺,用来报德。《一统志》写作喵哆,当地人称为摩伽陀。〕各洞的水在山腹中合成一股,一齐从龙珠山东南麓流出。大路经过河底桥,就翻越龙珠山而往北走,和水出入的各个洞都不相遇,因为洞全都在龙珠山东面。我于是想从桥北顺流东下,走小路穷究出水洞,让通事和挑夫从大路走。挑夫说:"小路难找,不如一同走。"因为他家住在入水洞北,从小路走也方便。我更加高兴,就一齐往东顺溪从龙珠山南部走。一里,反而越到溪南,半里又渡到溪北。道路十分险阻,但溪两岸都有人居住。又往东走半里,枫密河向东南边的峡谷泻去,道路往东北翻越龙珠山支岭。两上两下,往东北盘绕支岭一共走了四里,路渐渐高。俯瞰东南的峡谷深处,有水破峡奔流,就是各洞水合并后流出来的水。水往南奔流到峡谷底,和枫密河会合,然后往东南流经峰顶山南面峡谷而出,流入金沙大江。然而所走的地方太高,水洞在重重山崖下面出水,俯视不到洞穴。让通事和挑夫坐在路边等着,我和顾仆坠入壑谷往东南下。下了半里,没有路,在草石间踉踉跄跄地行走,转向东箐走半里,又往南绕半里,才下到水沟底。于是往西溯流披开荆棘进去,一共半里,就见巨石磊落,堆积在水沟中,水顺着石缝,泛泛溢出,交叉涌流。我坐在巨石上,只看见水和石头争缝隙,不见有其它的洞穴,水流如雪花跃出,雷声轰鸣,交流向四周,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过了很久,又绕原路走,一里多,已经绕近上面了,再攀石乱跃,又走半里,登上大路,于是往东北上。半里,转过一道峡谷,听到背后有人叫,是通事和挑夫。于是往北半里,从石中往上穿,往北越过山脊,才往北看到两边山如门推开,中间盘绕一道山坞,漾共江绕流在坞东,又有一条小河横在坞西北,都是流到山脊下就看不见了。两边的山夹持往北延伸,然后在远处东北隅相连接,那就是丽江府邱塘关所在之处,漾共江水从那里流出。于是往北下山,一里多到达山麓,有寺坐落在山麓中,寺门向北,下面就是入水的洞穴。来不及进寺,急忙询问水。先看见一个洞,是西边流来的小河流进去,洞东又有一丈多平地相隔,东边流来的漾共江,多次流过洞而多次分流坠入,到这里也分流

完了，这样看来，所说的一百零八个洞，都在东面。我于是越到水北向东溯流，看见水流在崖下遇到一个洞，就从洞中旋转着往下流，如同坠入瓮口，发出呜呜的水声，每个洞之间远的相隔一丈多，近的咫尺而已。不久又上到寺前，于是往北下渡过西边流来的小河，河上有小石桥横跨。往北走一里，平冈中有个村庄，这是甸尾村。挑夫家就在这里，进去在桃花下吃饭。饭后，往西北走三里多，然后到南边伸来的大路，就是过河渡桥往北翻越岭的路。于是顺西山又往北走五里，名长康铺坊。有河从西南边峡谷流来，大石桥横跨河上，桥南有碑，称为鹤川桥。鹤川是一条河的通名，而这座桥独享有其名，也因为此桥是这条河之冠。桥北有岔路，溯流往西南走，是去大理府的大路，所以在这里设铺。过桥不到半里，为长康关，房舍夹道。今天是街子，赶街的人聚集。从甸尾村到这里，村落分布，房舍十分整齐，桃花流水环绕交错其中。西边就是朝霞寺峰，正东和石宝山相对。于是道路转东北走，又八里多就进入鹤庆府城南门。

城墙不太高，门内的文庙宏伟整齐。〔当地人说此庙是云南省第一，也是丽江府的木公用千金赞助修成。〕从文庙往东北走半里，稍东是府署。从府署西又往北行半里，从一鼓楼出去，是新城的北门。北面是旧城，守御所在旧城。又往北半里就从旧城北门出去，稍稍西转然后往北一里，又东转然后往北四里，名演武场，在路东。从演武场西又往北走五里，经过一个村庄，又走五里到大板桥。桥下的水比较大而且停积，从西向东流入漾共江。此时所走的路，位于甸坞之中，东边山下，江水顺山流，西边山下，村舍傍靠山，从这座桥往北，砌路的石块都是齿状排列，如同编织，也像向上插的半枝笔，很尖利，难于下脚。又往北走六里，到小板桥。桥比先前的小，而且水也没有那么大，但似乎水势急。又往北走七里，到甸头村的新屯，是比较兴盛的村落。稍稍转东，是王贡士家，于是进去住宿。〔王贡士现在是四川的训导。他的孙子对我说："这里西北的山腰，有十分奇妙的青玄洞，山下有出水龙潭，山北又有黑龙潭。如果沿西山走，就可以全部观览。"今日计划到冯密住宿，因为天晚就住在了这里。〕



【原文】

二十五日　昧爽，饭而行。北二里为冯密村[1]，村庐亦盛，甸头之

村止此矣。盖西北有高冈一支，垂而东南下，直逼东山文笔峰下，江流亦曲而东。高冈分支处，其腋中有黑龙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冯密，乃沿高冈之南而东注漾共江，鹤庆、丽江以此为界云。冯密之西，有佛宇高拥崖畔，即青玄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请俟回日，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视事，过此又静摄不即出。"余乃随之行，即北上冈。四里，有路横斜而成"叉"字交，是为三岔黄泥冈。其西南腋中，松连箐坠，即黑龙所托也。于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濯[2]，而东北之山，渐有一二小村倚其下，其冈脊则一望皆茅云。

又北一里为哨房，四五家当冈而踞，已为丽江所辖矣。又北行冈上八里而下，其东北坞盘水曲，田畴环焉。下一里，有数家倚西山，路当其前，是为七和南村。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为七和之查税所。商货出入者，俱税于此。七和者，丽江之地名[3]，有九和、十和诸称。其北又有大宅新构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盘一支岭而北，七里，乃渐转西北，始望见邱塘关在北山上[4]，而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见矣。于是路北有石山横起，其崖累累，虽不高，与大山夹而成峡。遂从峡间西北上，一里，逾其东度之脊。又西北二里余，乃北下枯壑，横陟之，半里，复北上冈。西北行冈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桥，半里，乃北上山。其山当西大支自西东来，至此又横叠一峰，其正以转而南下，其余支东下而横亘，直逼东山，扼丽江南北山之流，破东山之峡而出为漾共江，此山真丽之锁钥也。丽江设关于岭脊，以严出入，又置塔于东垂，以镇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东，由塔侧上；小道则蹑崖直北登。余从其小者，皆峻石累垂，锋棱峭削，空悬屈曲。一上者二里，始与东来大道合，则山之脊矣。有室三楹，东南向而踞之，中辟为门，前列二狮，守者数家居其内。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远方来者必止，阍者入白[5]，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诸州守，从天朝选至，皆驻省中，无有入此门者。即诏命至，亦俱出迎于此，无得竟达。巡方使与查盘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

入关随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复登坡而北，一里，稍东北下山。又东北横度坡间者二里，始转而北。二里，过木家院东。又北二里，度一小桥，则土冈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冈环而东北，直抵东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冈南陟其上，是为东圆里。北行岭头，西南瞻大脊，东南瞰溪流，皆在数里之外。六里乃下。陇北平畴大开，

夹坞纵横，冈下即有一水，西自文笔峰环坞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桥。过桥，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于是西北行平畴间矣。北瞻雪山，在重坞之外，雪幕其顶，云气郁勃，未睹晶莹。西瞻乌龙，在大壑之南，尖峭独拔，为大脊之宗，郡中取以为文笔者也。路北一坞，窈窕东北入，是为东坞。中有水南下，万字桥水西北来会之，与三生桥下水同出邱塘东者也。共五里，有柳径抱，耸立田间，为土人折柳送行之所。路北即万字桥水潆流而东，水北即象眠山至此南尽。又西二里，历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是为丽江郡所托矣[⑥]。于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税驾于通事者之家。其家和姓。盖丽江土著，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者。其子即迎余之入，其父乃曾奉差入都，今以居积番货为业。坐余楼上，献酪为醴，余不能沾唇也。时才过午，通事即往复命，余处其家待之。

东桥之西，共一里为西桥，即万字桥也，俗又谓之玉河桥。象鼻水从桥南下，合中海之水而东泄于东桥，盖象鼻之水，土人名为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兀立，与象眠南尽处，夹溪中峙。其后即辟为北坞，小山当坞，若中门之标，前临横壑，象鼻之水夹其东，中海之流经其西，后倚雪山，前拱文笔，而是山中处独小，郡署踞其南，东向临玉河，丽江诸宅多东向，以受木气也。后幕山顶而上，所谓黄峰也[⑦]，俗又称为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绁[⑧]，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⑨]，且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郡云。



注释

①冯密村：今作逢密，在鹤庆县北隅，鹤庆至丽江的公路上。

②濯（zhuó 浊）濯：光秃无草木的样子。

③七和：《元一统志》通安州注："和即寨也"。七和，今作七河，在丽江县南境。

④邱塘关：今称关坡，在丽江县南境，其南坝子里今有村名东关、西关。

⑤阍（hūn 昏）者：守门人。

⑥丽江：《寰宇通志》载："丽江军民府，在大研厢内，国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 年）建。"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治仍称大研镇，即明代丽江军民府治所。

⑦黄峰：今名狮子山，在大研镇中心四方街西部，海拔 2466 米。

⑧绁（xiè 屑）：捆缚罪人的绳索。

⑨兵燹（xiǎn 险）：因战乱而遭受的焚烧破坏。

【今译】

二十五日　天亮，吃过饭出发。往北走二里到冯密村，房舍也多，甸头的村舍到此结束。西北有一座高冈，垂直往东南延伸，直逼到东山文笔峰下，江水也曲折向东流。高冈分支处，两山之间有黑龙潭水，也从西边大山流出，往南流到冯密，于是沿高冈南面往东注入漾共江，鹤庆府、丽江府以此为界。冯密村西边，崖畔有高耸的佛寺，就是青玄洞。我眺望寺并想进去，但通事苦苦请求等返回时再去，并且说："明天逢六号，主人出来理事，过了六号又静摄不出来。"我于是随着他继续走，就往北上冈。四里，道路横斜成"叉"字形交汇，这是三岔黄泥冈。冈西南侧正中，松树沿着箐下坠，就是黑龙潭所在的地方。从这里起，西北边的山，都是光秃没有草木的荒石，而东北边的山，稍稍有一二个小村子坐落在山下，冈脊上一眼望去都是茅草。

又往北走一里到哨房，四五家人对着冈居住，已经是丽江府的辖地了。又往北在冈上走了八里然后下冈，东北边山坞盘绕，水流曲折，田地遍布山坞。往下走一里，有数家人背靠西山居住，前面对着道路，这是七和南村。又往北走二里，有像官舍而且整齐的房子，这是七和查税所。〔买卖商货，都在这里纳税。七和是丽江府的地名，还有九和、十和等名称。〕查税所北又有新建的大宅院，是木公次子的住家。从宅前往北行，又盘绕一支岭往北走，七里，才渐渐转向西北，于是看到邱塘关在北边山上，但漾共江已经嵌入深壑中，看不到了。这里路北有石山横亘，崖石累累，虽然不高，却和大山相对而形成峡谷。于是从峡谷中往西北上，一里，翻越峡谷东边延伸的山脊。又往西北走二里多，于是往北下到枯壑，横穿过去，走半里，又往北上冈。在冈上往西北走半里，又往北走半里，过一座小桥，走半里，往北上山。这座山是西边主脉从西往东延伸，到这里又横叠成一座山峰，主脉转向南延伸，支脉往东横贯过去，一直逼近东山，丽江府南北山的水流被扼住，穿破东山峡谷而流出为漾共江，此山真是丽江府的军事要地。丽江府在岭脊设关，以便严格控制出入往来，又在东边建塔，以便镇守水口。山下有大路，逐渐转向东，从塔旁边上；小路则踏上山崖一直往北登。我从小路走，路上全是峻石累累垂立，棱角锋利、陡峭如削，小路曲曲弯弯、悬空而上。一上去二里，就和东边伸来的大路汇合，则已是山脊了。有三间房屋，面向东南坐落，中间开成门，门前置列二个狮子，数



家守门人住在屋内。出入的人如果不奉木公之命的不能擅自通行，远方来的人也必须止步，守门人进去禀报，下令让你进去，才能进入。所以通安等州的知州，是朝廷选派来的，都住在省城里，没能进入此门。即使是皇帝的命令到来，也都在这里出迎，不能直接进去。巡方使和盘查的委员，都没到过里面。我因为木公的使者奉命迎接，所以能够直接进去。

入关后沿西山往北走，二里，下一道坑。越过坑底又登坡往北上，一里，逐渐往东北下山。又往东北在坡间横穿二里，于是转向北走。二里，经过木家院东边。又往北走二里，过一座小桥，则有一支土冈，从西南大山脊，分出后绕向东北，一直抵达东山麓，从而扼住漾共江上游。沿冈南攀登，上面是东圆里。往北在岭头上走，西南瞻望大山脊，东南俯瞰溪流，都在数里之外。行六里才下。陇北平整的田地十分开阔，峡谷山坞纵横交错，冈下就有一条河，从西边文笔峰环绕坞南而来，河上横跨石桥，名三生桥。过桥，桥北有两座坊，旁边有一二家守门的，于是往西北在平整的田间行走。往北眺望雪山，在重重山坞之外，白雪覆盖山顶，云气郁勃，看不到晶莹的冰雪。往西眺望乌龙，在大壑南，尖峰陡峭、独立挺拔，是大山脊之宗，府中人取名为文笔峰。路北有道山坞，窈窕地伸向东北，这是东坞。坞中有水往南流，万字桥的水从西北流来会合，与三生桥的水一同发源于邱塘关东。一共走五里，有棵一抱粗的柳树，耸立在田中，是当地人折柳枝送行的地方。路北万字桥水向东绕流，水北象眠山延伸到这里的南端尽头处。又往西走二里，沿着象眠山的西南面，房舍相连聚集，萦绕山坡、连带山谷，这是丽江府所在地了。于是走半里，过石桥往北，又往西走半里，到通事家休息。〔他家姓和。原来丽江府的土著居民，当官的姓木，做百姓的姓和，再没有别的姓了。迎送我的人是通事儿子，他的父子曾经奉命出差都城，现在以屯积居奇外国的货物为业。〕我坐在楼上，他们献上奶酪作为酒，我一点也不能沾唇。时间刚过中午，通事立即去复命，我在他家等着。



东桥的西边，一共一里到西桥，就是万字桥，俗名又叫玉河桥。象鼻水从桥下往南流，与中海的水汇合后流到东桥，因为象鼻水当地人称为玉河。河西有座小山突立，和象眠山南端尽头处隔溪对峙。小山背后就是开阔的北坞，小山位于坞中，像正门标记，前面对着横贯的沟

壑，象鼻水夹在坞东，中海水流经坞西，背靠雪山，前耸文笔峰，但唯独这正中的山小，府署坐落在坞南，向东对着玉河，〔丽江府的住宅大多向东，以便承受木气。〕背后帘幕般的山顶上，是所说的黄峰，俗名又叫天生寨。木氏居住在这里两千年，宫室的华丽程度，可以和帝王相比。如大兵来临则俯首受缚，军队返回后则夜郎自大，所以世世代代没有大的战乱破坏，而且矿产特别多，在土府中为首富是有道理的。

【原文】

二十六日　晨，饭于小楼，通事父言，木公闻余至，甚喜，即命以明晨往解脱林候见。谕诸从者，备七日粮以从，盖将为七日款也。

二十七日　微雨。坐通事小楼，追录前记。其地杏花始残，桃犹初放，盖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　通事言木公命驾，下午向解脱林。解脱林在北坞西山之半，盖雪山南下之支，本郡诸刹之冠也。



二十九日　晨起，具饭甚早。通事备马，候往解脱林。始过西桥，由郡署前北上，挟黄峰东麓而北，由北坞而行，五里，东瞻象眠山，始与玉河上流别。又五里，过一枯涧石桥，西瞻中海，柳岸波潆，有大聚落临其上，是为十和院[①]。其后即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脉也[②]。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为白沙院路[③]；西北度桥者，为解脱林路。桥下涧颇深而无滴沥。既度桥，循西山而行，五里为崖脚院[④]。其处居庐交集，屋角俱插小双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涧自西山峡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桥，西北陟岭，为忠甸大道；由桥南溯溪西上岭者，即解脱林道。乃由桥南西向蹑岭，岭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峡，半里，则寺依西山上，其门东向，前分一支为案，即解脱林也[⑤]。寺南冈上，有别墅一区，近附寺后，木公憩止其间。通事引余至其门，有大把事二人来揖，俱姓和。一主文，尝入都上疏，曾见陈芝台者；一主武，其体干甚长壮而面黑，真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门[⑥]，迎入其内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极重礼也。叙谈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厅事门，令通事引入解脱林，寓藏经阁之右厢。寺僧之住持者为滇人[⑦]，颇能体主人意款客焉。

注释

①中海：今仍存，在白沙以南。十和：今称续和，又作束和，在中海附近。

②雪山：《明一统志》丽江军民府山川："雪山，在府西北二十余里，一名玉龙山，条冈百里，岿巍千峰，上插霄汉，下临丽水，山巅积雪经春不消，岩崖涧谷清泉飞流，蒙氏异牟寻封为北岳。"今通称玉龙山，十二峰南北排列，主峰扇子陡海拔5596米。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百里外即能望见银光耀眼的雪龙高卧天穹。玉龙山有冬虫夏草、贝母、雪茶、绿绒蒿、大雪莲等名贵药材，附近农民精于采药、勤于种药。据估计，山上集中了四百多种药材，是一个理想的高山药用植物园。

③白沙院：今仍称白沙，在丽江县北境，距大雪山不远。至今保存有明代建筑大宝积宫和明代壁画，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④崖脚院：今仍称崖脚，在白沙西邻的山脚下。

⑤解脱林：即福国寺。《嘉庆重修一统志》丽江府寺观载："福国寺，在丽江县西北，雪山西南麓。旧名解脱林，明天启时赐此名。"至今当地人仍称解脱林，并能指出霞客住过的屋子。寺内有三层木结构建筑称五凤楼，建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形制特殊，近年照原样搬迁至丽江城郊黑龙潭。

⑥木公：即木增（公元1587—1646年），又号生白。《丽江木氏宦谱》载："知府阿宅阿寺，官讳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又生白。"世袭土知府，后加左布政衔。著有《云薖淡墨集》《啸月函》《山中逸趣集》《芝山集》《光碧楼选草》等著作，是明代云南土官中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人。

⑦住持：为中国佛教寺院内主持僧的职位。久住寺中，总持事务，因称住持。



【今译】

二十六日　早晨，在小楼吃饭。通事的父亲说，木公听到我来了，非常高兴，就命令在明天早晨前往解脱林等候见面。告谕各随从的人，准备七天的粮食带去，大概将要款待七日。

二十七日　小雨。坐在通事的小楼里，追写前面的日记。这里杏花开始残败，而桃花还刚刚开放，因为更处北方，因且更寒冷。

二十八日　通事说木公命令备马，下午去解脱林。〔解脱林在北坞西边山腰上，大概位于雪山往南延伸的支脉，是丽江府众寺庙之冠。〕

二十九日　早晨起床，饭准备得很早。通事备好马，等候去解脱林。于是过西桥，从府署前往北上，靠着黄峰东麓向北，沿北坞走，五里，往东眺望象眠山，才和玉河上游分开。又走五里，过一座枯涧上的石桥，往西眺望中海，岸边垂柳，波光潆绕，有个大聚落位于海上，这是

十和院。〔院后就是十和山，是从雪山往南延伸的支脉。〕又往北走十里，有条北去的路，是去白沙院的；往西北过桥的，是去解脱林的路。桥下的沟涧很深但没有一滴水。过桥后，沿西山行，五里到崖脚院。这里房屋聚集，屋角都插有小双旗的，为把事的家。院北半里处，沟涧从西山峡谷中伸下来，有座木桥横跨沟涧。过桥，往西北登岭，是去忠甸的大路；从桥南溯溪往西上岭，是去解脱林的路。于是从桥南往西登岭，岭很陡，二里后逐渐平缓，转进南边峡谷，半里，就看到寺靠在西山上，寺门向东，前面分有一支脉作为案山，就是解脱林。寺南的冈上，有一片别墅，靠近寺后，木公在里面休息住宿。通事带领我到门口，有二个大把事来拱手行礼，〔两人都姓和，一个主管文事，曾经进都城上奏疏，见过陈芝台；一个主管武事，他的身材高大雄壮而且面孔黝黑，真是猛士。〕介绍我进去。木公出到二门，迎接我进他的内室，互相行礼而殷勤致谢。在平板上布置席位，主人坐在平板下，这是这地方最重的礼节。叙述交谈了很久，换了三次茶，我于是起身，木公送我出外客厅门，让通事带我进解脱林，住在藏经阁右边的厢房。寺里的住持僧是云南人，很能体会主人之意而款待客人。





滇游日记七[①]

【题解】

《滇游日记七》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北部的游记续篇。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的最初十天,徐霞客在丽江受到木增的盛情款待,设宴"大肴八十品",馈赠奇点酒果,让他游象鼻水,到木家院欣赏巨山茶。这段时间,他为木增的《云薖淡墨集》整理编校,为《山中逸趣集》写跋,为木增的儿子写范文、评文章,又为木增推荐名士,圆满完成了一位中原文化使者和木氏家塾名师的任务,为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连宵篝灯,丙夜始寝",不辞辛劳。《徐霞客游记》的有关篇章,真实记录了明末丽江纳西族聚居区的气候、风光、物产、生活、礼仪和民族关系。

二月十一日,徐霞客离开丽江南下,途经鹤庆,游青玄洞,并考察了鹤庆的龙潭群。再往西经汝南哨、山塍塘,十四日抵剑川州。徐霞客在剑川遍游金华山上的土主庙、天王石、玉皇阁、三清阁、玉虚亭、崖门诸胜;勇攀莽歇岭,观玉皇阁及山顶摩崖;以后又游石宝山的宝相寺。十八日抵浪穹县(今洱源县),在何巢阿的精心安排下,徐霞客泛舟茈碧湖,考察九气台温泉,游佛光寨,尽湖山之胜。

【原文】

己卯二月初一日　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镪十两来馈[②]。下

午，设宴解脱林东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诸生许姓者陪宴，仍侑以杯缎[3]。银杯二只，绿绉纱一匹。大肴八十品，罗列甚遥，不能辨其孰为异味也。抵暮乃散。复以卓席馈许生，为分犒诸役[4]。

初二日　入其所栖林南净室，相迎设座如前。既别，仍还解脱林。昨陪宴许君来，以白镪易所侑绿绉纱去。下午，又命大把事来，求作所揖《云薖淡墨》序[5]。

初三日　余以叙稿送进，复令大把事来谢。所馈酒果，有白葡萄、龙眼、荔枝诸贵品，酥饼油线、细若发丝，中缠松子肉为片，甚松脆。发糖白糖为丝[6]，细过于发，千条万缕，合揉为一，以细面拌之，合而不腻。诸奇点。

初四日　有鸡足僧以省中录就《云薖淡墨》缴纳木公。木公即令大把事传示，求为较政[7]。其所书洪武体虽甚整，而讹字极多，既舛落无序，而重叠巅倒者亦甚。余略为标正，且言是书宜分门编类，庶无错出之病。晚乃以其书缴入。



初五日　复令大把事来致谢。言明日有祭丁之举[8]，不得留此盘桓，特令大把事一人听候。求再停数日，烦将《淡墨》分门标类，如余前所言。余从之。以书入谢，且求往忠甸[9]，观所铸三丈六铜像。既午，木公去，以书答余，言忠甸皆古宗[10]，路多盗，不可行。盖大把事从中沮之，恐觇其境也[11]。是日，传致油酥面饼，甚巨而多，一日不能尽一枚也。

初六日　余留解脱林校书。木公虽去，犹时遣人馈酒果。有生鸡大如鹅，通体皆油，色黄而体圆，盖肥之极也。余爱之，命顾仆腌为腊鸡。

解脱林倚白沙坞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后山之北，连拥与东界翠屏、象眠诸山，夹白沙为黄峰后坞者也。寺当山半，东向，以翠屏为案，乃丽江之首刹，即玉龙寺之在雪山者[12]，不及也。寺门庑阶级皆极整[13]，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饰庄严，壁宇清洁，皆他处所无。正殿之后，层台高拱，上建法云阁，八角层甍，极其宏丽，内置万历时所赐藏经焉。阁前有两庑，余寓南庑中。两庑之外，南有圆殿，以茅为顶，而中实砖盘。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致。中止一像，而无旁列，甚得清净之意。其前即斋堂香积也。北亦有圆阁一座，而上启层窗，阁前有楼三楹，

雕窗文槅[14]，俱饰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处，扃而不开。其前即设宴之所也。其净室在寺右上坡，门亦东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环垣仅及肩，然乔松连幄，颇饶烟霞之气。闻由此而上，有拱寿台、狮子崖，以迫于校雠，俱不及登。

初六、初七日　连校类分标，分其门为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连宵篝灯，丙夜始寝。是晚既毕，仍作书付大把事，言校核已完，闻有古冈之胜[15]，不识导使一游否？古冈者，一名僼偻，在郡东北十余日程，其山有数洞中透，内贮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异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峰中峙，独凝雪莹白，此间雪山所不及也[16]。木公屡欲一至其地，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数年乃得至，图其形以归。今在解脱林后轩之壁，北与法云阁相对，余按图知之。且询之主僧纯一，言其处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绝粒休粮，其为首者有神异，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顿坡成洼，年甚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时，皆先与诸土人言，有贵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注释

①《滇游日记七》：在乾隆刻本第七册下。

②白镪（qiǎng 抢）：白银的别称。

③侑（yòu 又）：酬报。

④复以卓席馈许生，为分犒诸役：原脱此十二字，据徐本补。

⑤薖（kē 科）：空。《云薖淡墨》，共六卷，木增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有存目，并载："增好读书，多与文士往还，是书盖其随笔摘抄之本，大抵直录诸书原文，无所阐发，又多参以释典道藏之语，未免糅杂失伦，特以其出自蛮陬，故当时颇传之云。"今云南省图书馆有藏本，仅存卷三至卷六，共四册。

⑥发糖：应即丝窝糖，近年一些农村还有生产。

⑦较政：通"校正"。

⑧祭丁：古代风俗，于仲春、仲秋的上丁日，祭奠先圣先师，称为祭丁。

⑨忠甸：即今中甸县，为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

⑩古宗：明代以来，称云南境内的藏族为古宗。

⑪沮（jǔ 举）：阻止。觇（chān 搀）：窥看。

⑫玉龙寺：在今玉峰寺处，位于白沙北面的玉龙村后。至今还有明代茶花一株，枝叶盘错成凉棚，花繁叶茂，生长良好。

⑬庑（wǔ 武）：殿阁周围的廊屋。

⑭槅(gé 隔):房屋的隔板。

⑮古冈:又作牯冈,在丽江东北,山名。

⑯池上句:此池应即泸沽湖。《寰宇通志》永宁府:"泸沽湖,在府城东三十里,周回三百里,中有三岛。"今名同,在云南、四川两省界上,湖呈腰子形,由草海和亮海构成。草海在东北,约万亩,水浅;亮海约九万余亩。湖面平均海拔 2700 米,湖上现有七个小岛。湖周围群山环抱,绿林如海,风景甚佳。

【今译】

己卯二月初一日　木公命令大把事把家中收集的黑香白银〔十两〕馈赠我。下午,在解脱林东堂设宴,地下铺着松毛,让楚雄府姓许的学生陪宴,并用银杯、绸缎酬报。〔两只银杯,一匹绿绉纱。〕有八十种大菜,排列得很远,不能辨认其中哪道菜是什么味。到傍晚宴席才散。又把一桌席馈赠许生,分别犒劳众差役。



初二日　进入木公所居住的解脱林南净室,木公相迎、设席位和前次一样。告别后,仍然回到解脱林。昨天陪宴的许君来,用白银把酬报我的绿绉纱换去。下午,木公又命大把事来,请我为他编撰的《云薖淡墨集》作序。

初三日　我把叙稿送进去,木公又让大把事来致谢。所馈赠的酒果有白葡萄、龙眼、荔枝等珍贵品种,还有酥饼油线、〔像头发丝一般细,中间缠着松子肉做的片,十分松脆。〕发糖〔白糖制成丝,比头发还细,千条万缕,合揉在一起,用细面掺拌,拌合后才不腻。〕等奇特点心。

初四日　有个鸡足山僧人把在省城中抄录好的《云薖淡墨集》交给木公。木公就让大把事拿给我看,请求进行校正。僧人写的洪武体字虽然很工整,但错字极多,既错落无序,又重叠颠倒得很厉害。我大致把错误校正,而且说此书应当分门编类,可能才没有错落重出的毛病。晚上就把书交进去。

初五日　木公又让大把事来致谢。说明天有祭奠先圣先师的活动,不能在这里逗留,特地让一名大把事前来听候分咐。请求再停留数日,麻烦将《云薖淡墨集》分门标类,如同我在前所说的那样。我同意了。写信向木公致谢,并且请求去忠甸,观览那里铸的三丈六尺高的铜像。午后,木公离去,写信答复我,说忠甸都是藏族,路上强盗多,不能前往。大概是大把事从中阻止,怕窥看他们的辖境。这一天,送

来油酥面饼，又大又多，一天吃不完一枚。

初六日　我留在解脱林校书。木公虽然走了，仍然不时派人送来酒果。有像鹅那么大的生鸡，全身都是油，色黄而体圆，肥到了极点。我喜爱这种鸡，让顾仆腌为腊鸡。

解脱林傍靠在白沙坞西部的山上。这座山在雪山之南，十和后山之北，和东部的翠屏、象眠等山连接耸立，隔白沙坞为黄峰后坞。解脱林坐落在山腰，寺门东向，以翠屏山作为案山，是丽江府第一的寺庙，即使是雪山的玉龙寺，也赶不上。寺的门廊台阶都极其工整，而正中的殿不宏伟，佛像也不高大，但修饰庄严，壁宇清洁，都是其它地方所没有的。正殿背后，层层的高台拱起，台上建有法云阁，阁为八角，屋脊层叠，极其宏伟壮丽，阁中存放着万历（公元1573—1620年）时朝廷所赐的藏经。阁前两边有厢房，我住在南厢房中，两边厢房之外，南面有圆殿，用茅草盖顶，中间其实是砖绕成的。佛像是用白石刻成的，十分古朴而精致。殿中只有一座佛像，没有其它塑像列在旁边，很有清净的意境。殿前就是僧人吃斋的食堂和厨房。北面也有一座圆阁，阁上开有一层窗子，阁前有三间楼房，雕出花纹的窗子，房屋隔板，都装饰得金碧辉煌，是木公休息的地方，门关着而不打开。楼前就是设宴的场所。静室在寺右坡上，门也向东，有三层房屋，都不太宏伟宽敞，四周环绕的墙只到肩高。但高大的松树繁多，很富有烟雨云霞之气。听说从这里上去，还有拱寿台、狮子崖，因为忙于校书，都来不及攀登。



初六、初七日　连日校对、分门标类，分全书为八个门类。因为大把事等候久了，我心中不安，于是连夜挑灯，三更时才睡。这天晚上完成后，就写信交给大把事，信中说书已经校对完了，听说有古冈胜地，不知能否派向导带我游览一次？古冈一名傴㑩，在府东北，有十多天的里程，山上有数个中空的洞，山中有四个池子，一池水一个颜色，都异常清澈，各放光彩。池边有三座峰正正耸立，特别凝雪莹白，是这里的雪山所赶不上的。木公多次想去一次古冈，众大把事说不能去，全力阻止，数年后才得以去成，画了古冈图形然后返回。图如今在解脱林后楼的壁上，北面和法云阁相对，我察对图而知道了这一胜地。并且向住持僧纯一询问此地，纯一说那里真正修行的人很多，各人住一

个洞，能够绝食断粮，其中为首的有神异，用手能将石头捏成粉，用脚能把坡踏为洼地，年纪很轻却能预测未来。木公准备去那里，还未成行，他事先和当地人说，有贵客来到，当地人更加相信和崇敬他。所以我十分神往并盼望去一次。

【原文】

初八日　昧爽，大把事赍册书驰去，余迟迟起。饭而天雨霏霏。纯一馈以古磁杯、薄铜鼎，并芽茶为烹瀹之具。备马，别而下山。稍北，遂折而东下，甚峻，二里至其麓。路北有涧，自雪山东南下，随之东半里，有木桥。渡涧西北逾山为忠甸道；余从桥南东行，半里，转而东，是为崖脚院，倚山东向。其处居庐连络，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头目之居，屋角俱标小旗二面，风吹翩翩，摇漾于夭桃素李之间。宿雨含红，朝烟带绿，独骑穿林，风雨凄然，反成其胜。院东南有洼地在村庐间，中涸无水，尚有亭台堤柳之形，乃旧之海子环为园亭者，今成废壑矣。又南二里，有枯涧嵌地甚深，乃雪山东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东行坞脊，无涓滴下流涧中，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东，即南随引水行，四里，望十和村落在西，甚盛。其南为中海，望之东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涧东西横坞中，小石梁南跨之。



又东五里，东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许导观象鼻水[①]，至是乃东南行田间，二里，抵山下。水从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为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为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坞中倒峡，过小石桥，又析为二，夹路东西行。五里，至黄峰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后而去，一道东随黄峰而南。始知黄峰之脉，自象鼻水北坡垂坞中南下，至此结为小峰，当坞之口，东界象眠山亦至此南尽，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环绕而北，接十和后山。南复横开东西大坞，南龙大脊，自西而东列案于前，其上乌龙峰，独耸立文笔于西南，木家院南峰，回峙雄关于巽位[②]。众大之中，以小者为主，所以黄峰为木氏开千代之绪也。从黄峰左腋南上西转，又一里，出其南，则府治东向临溪而峙，象鼻之水环其前，黄峰拥其后。闻其内楼阁极盛，多僭制，故不于此见客云。

先是未及黄峰三里，有把事持书，挈一人荷酒献胙[③]，冲雨而至，以余尚未离解脱也。与之同过府治前，度玉河桥，又东半里，仍税驾于通

事小楼。读木公书，乃求余乞黄石斋叙文，并索余书，将令人往省邀吴方生者。先是木公与余面论天下人物，余谓："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然其人不易见，亦不易求。"因问："可以亲炙者[4]，如陈、董之后，尚有人乎？"余谓："人品甚难。陈、董芳躅，后来亦未见其继，即有之，岂罗致所及？然远则万里莫俦，而近则三生自遇。有吴方生者，余同乡人，今以戍侨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杀，死生不能动，有文有武，学行俱备，此亦不可失者。"木公虑不能要致，余许以书为介，故有是请，然尚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复柬返。前缴册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谢，且言古冈亦艰于行，万万毋以不赀蹈不测。盖亦其托辞也。然闻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伤头目数人，至今未复，㑩㑩、古宗皆与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铁桥亦为焚断。是日雨阵时作，从楼北眺雪山，隐现不定，南窥川甸，桃柳缤纷，为之引满[5]。

是方极畏出豆[6]。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牵染，死者相继。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穷谷，不令人知。都鄙间一有染豆者，即徙之九和，绝其往来，道路为断，其禁甚严。九和者[7]，乃其南鄙，在文笔峰南山大脊之外，与剑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于出者居半，然五六十岁，犹惴惴奔避。木公长子之袭郡职者，与第三子俱未出，以旧岁戊寅，尚各避山中，越岁未归。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鹤庆[8]。者，俱出过。公令第四者启来候[9]，求肄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　大把事复捧礼仪来致谢，酬校书之役也。铁皮褥一，黄金四两。再以书求修《鸡山志》，并恳明日为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后出关。院有山茶甚巨，以此当折柳也。余许之。是日仍未霁，复憩通事楼。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礼。自元旦至元宵后二十日，数举方止。每一处祭后，大把事设燕燕木公。每轮一番，其家好事者费千余金，以有金壶八宝之献也。

其地田亩，三年种禾一番。本年种禾，次年即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则停而不种。又次年，乃复种禾。

其地土人皆为麽些[10]。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

木，初俱姓麦，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者。其北即为古宗。古宗之北，即为吐蕃。其习俗各异云。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绝无雷声。其人南来者，至丽郡乃闻雷，以为异。

丽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岩，高阔皆三丈，崖石白色而东向。当初日东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则满崖浮彩腾跃，焕然夺目，而红色尤为鲜丽，若镜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则不复然矣。

注释

①象眠山：即今丽江县治北郊的象山。象鼻水：今名黑龙潭，为丽江著名风景区，现有五凤楼、得月楼和丽江文化馆。黑龙潭又称玉泉，泉水通过丽江城内，称为玉河，分为若干明沟，清流伴街，纵横交错，形成丽江城独特的秀丽景色。

②巽(xùn 逊)位：巽为八卦之一，以八卦定方位，巽位为东南方。

③挈(qiè 切)：带领。胙(zuò 坐)：祭祀用的肉。



④亲炙：亲身受到教益。

⑤引满：举饮满杯的酒。

⑥出豆：即传染病天花。

⑦九和：今作九河，在丽江县西境，石鼓以南，白汉场稍南。

⑧泮(pàn 判)：即学宫前的水池，形如半月，故称泮池。因称学宫为泮宫，考入府州县学即称入泮或游泮。

⑨第四者：据《丽江木氏宦谱》，木增四子名阿春、阿光、阿宝、阿仁。长子阿寺阿春即木懿，袭知府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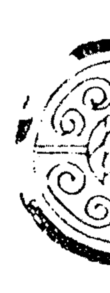
⑩麽些：又作“磨些”，“摩沙”，即今纳西族。

【今译】

初八日　天亮，大把事带着书册急行而去，我迟迟起床。吃饭后天气雨色霏霏。纯一和尚赠送我古磁杯、薄铜鼎以及芽茶，作为煮水泡茶之用。备好马，和纯一告别后下山。稍往北，就转向东下，路很陡，二里到达山麓。路北有沟涧，从雪山东南延伸下来，顺沟涧往东走半里，有木桥。渡过沟涧往西北翻山是去忠甸的路；我从桥南往东行，半里，转向东，这是崖脚院，靠山向东。这里住房连接不断，其中大多是木板房、草房。瓦房都是头目的家，屋角全部插有两面小旗作标志，风吹得小旗翩翩，在夭艳的桃花和素雅的李花之间飘扬。红色的桃花

瓣略带隔夜的雨滴，碧绿的树林笼罩在早晨的云烟之中，我独自骑马穿过树林，风雨凄凉，反而形成这种佳境。院东南的村舍间有洼地，干涸无水，却还有亭台堤柳，是从前湖泊周围的园林亭台，如今成了废墼。又往南二里，有下陷很深的枯涧，是雪山东南之溪往南流入中海的河道。如今这股水被引向东顺坞脊流，没有一滴水往下流入涧中，只有石桥横跨在沟涧上。过到桥东，就往南顺着引来的水走，四里，看到十和村在西边，很兴盛。村南是中海，看着中海往东南行，一直向北伸去的大路，是去白沙的路。往南走四里，坞中有横跨东西的枯涧，一座小石桥跨向南岸。

又往东走五里，往东眺望象眠山已经近了。以前通事答应带我观看象鼻水，到这时就往东南从田间走，二里，抵达山下。水从坎下的洞中向西流出，洞小而且不止一个，于是溢出来的水成为大溪，转向南流去。二里后分为两股水，一股沿象眠山往南流，一股顺坞中倒流进峡谷，流过小石桥，又分成两股，夹在路东西两旁流。五里，到黄峰山北，所引来的水，一股从山后分流而去，一股往东顺黄峰山往南流。才知道黄峰山脉，从象鼻水北面的山坡顺山坞垂下来往南延伸，到这里聚结成小峰，立在山坞口，东部的象眠山也往南延伸到这里结束，西部的山从中海西南向北环绕，与十和后山相连接。南部又横着敞开东西走向的大山坞，南部主峰山脉，从西向东在前面横列为案山，上面的乌龙峰，单独在西南方耸立为文笔峰，木家院南峰，在东南方环峙雄关。众多的大山之中，以小山为主，是因为黄峰山为木氏开创了千代的功业。从黄峰左侧往南上后向西转，又一里，走出其南，于是丽江府署向东对着溪水坐落，象鼻水环绕在前，黄峰山耸立在后。听说府署内楼阁极其盛大，很多地方僭越制度，所以不在府署接见客人。



在不到黄峰三里之前，有名把事拿着信，带领一人挑着酒和肉，冒雨而来，以为我还没离开解脱林。和他们一齐从府署前经过，渡玉河桥，又往东走半里，仍然到通事家的小楼休息。阅读木公的信，是请我向黄石斋求写叙文，以及要我写信，准备派人到省城邀请吴方生。在这之前，木公和我面谈天下的人物，我说："唯一的完人就是黄石斋。他的字画是翰林院的第一名，文章是本朝第一名，人品是天下第一名，学问直接承接周、孔，是古今第一。但这人不容易见，也不容易求。"木公于是问："可以亲身受到教益的，例如陈、董等人后，还有人吗？"我

说:“人品很难。陈、董贤哲的行迹,后来也没见有人继承,即使有,哪里能招致得来?但是,远则万里没有谁相伴,而近则前生、今生、来生自然相遇。有个吴方生,是我的同乡,如今因为守边疆而在省城侨居。这个人天子不能杀,死生不能动摇,有文有武,学问德行皆备,这也是不能失掉的机遇。”木公问能不能邀请得来,我即答应写信介绍,因此有现在的请求,这样看来木公还不知道我回到府城了。使者拿着回帖返回。在前收下书的大把事来到,按照木公的命令致谢,而且说古冈也难得去,万万不能不作考虑就去赴不测。大概也是他的托辞。但是听说去年冬天也曾对吐蕃用兵,不利,伤了好几个头目,至今没有恢复,**傴㑩**、古宗都和丽江府北部边境相接,途中令人十分恐惧,外铁桥也被烧断。这一天阵雨不时地下,从楼上往北眺望雪山,隐隐约约、浮现不定,往南窥视坝子,桃花柳树缤纷,因此举饮满杯的酒。

这一带极其畏惧出天花。每十二年中遇到虎年时,就出一次天花,互相传染,死亡的人不断。然而大多数人都能躲避开而免于被传染。所以每到虎年,没有出过天花的人,多数都躲进深山穷谷,不让人知道。府城和边镇之间一有传染上天花的人,立即把他迁到九和,断绝往来,道路被截断,禁令很严。〔九和是丽江府南部的边镇,在文笔峰南山主脉之外,是与剑川州接壤的地区。〕靠躲进山谷而避免染上天花的人占一半,而且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仍然惴惴不安地逃避。木公袭知府职的长子和第三子都没出过天花,因为去年是戊寅年,各自在山中躲避,跨年了还没回来。只有第二、第四子,〔名宿,最近考入鹤庆府学宫。〕都已出过天花。木公让第四子用书信来问候,请求到木家院研讨文章。

初九日　大把事又捧着礼物来致谢,酬劳校书的工作。〔铁皮褥子一床,黄金四两。〕木公又写信请我编撰《鸡山志》,并恳请明天到木家院为第四子改文章,然后出关。木家院有很大的山茶,用山茶送别代替折柳。我答应了。这一天天气仍然没晴,还在通事的楼上休息。

这里的风俗新年正月重视祭天的礼仪。从元旦到元宵后的二十天内,举行数次才结束。每一次祭天后,大把事设宴宴请木公。每轮完一遍,那些好事的人家要花费一千多两银子,因为要祭献金壶八宝。

这里的土地,三年轮种一次稻谷。当年种稻谷,次年就种豆

菜之类。第三年则休耕不种。又到次年，才再种稻谷。

这里的土著居民都是麽些。本朝初年到这里戍守的汉人，如今都随当地的习俗了。因为本朝初年也是军民府，如今则不再知道还有军人了。只分官姓和民姓，官姓为木，〔最初都姓麦，从汉代到本朝初年。太祖皇帝时才改为姓木。〕民姓为和，没有其它的姓。丽江府北边就是古宗。古宗的北边就是吐蕃。他们的习俗各不相同。

古宗北部边境雨少而只有雪，绝对没有打雷声。古宗人往南方来，到丽江府才听到雷声，认为是奇异的事。

丽江府北，去忠甸的路上有北岩，高宽都有三丈，崖石白色而且面向东方。每当旭日东升，人们穿着彩色衣服来到北岸下，于是整块崖石上就会浮彩腾跃，焕然夺目，而且红色尤其鲜艳美丽，如同镜子的流光，彩霞的幻影。太阳升高后则不再是这样了。



【原文】

初十日　晨餐后，大把事复来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骑，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东向半里，街转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①]，南去乃大道。半里，过东桥，于是循溪南岸东南行。三里，有柳两三株，在路右塍间，是为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坞，东北辟甚遥。盖雪山之支，东垂南下者两重，初为翠屏、象眠，与解脱、十和一夹而成白沙坞；再为吴烈东山，与翠屏、象眠再夹而成此坞，其北入与白沙等。其北度脊处，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东者。东山之外，则江流南转矣。脊南即此坞，中有溪自东山出，灌溉田畴更广。由此坞东北逾脊渡江，即香罗之道也[②]。坞中溪东南与玉河会于三生桥之东，又有水西南自文笔山沿南山而东转，随东圆冈之下，经三生桥而东与二水会，于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东员冈者[③]，为丽郡东南第一重锁钥。盖有大脊自西来，穹为木家院后高峰大脊，从此南趋鹤庆。其东下者为邱塘关，其东北下者，环转而为此冈，直逼东山之麓，束三水为一，沿东山南下而是出邱塘东峡，自七和、冯密而达鹤庆。冈首回环向郡，南山之溪经其下，巩桥度之，曰三生桥。桥北有二坊，两三家为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畴，而南则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巅，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内抱，下辟平坞，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

东下，与东山夹溪南流。坡间每有村庐，就洼傍坎，桃花柳色，罨映高下。三里，稍下就洼，有水成痕，自西而东下于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桥而南，则木家院在是矣[4]。

先是途中屡有飞骑南行，盖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屡令人来，示其款接之礼也。途中与通事者辄唧唧语，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门。其门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狮，四面墙垣之外，俱巨木参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门两重，厅事亦敞。从其右又入内厅，乃拜座进茶。即揖入西侧门，搭松棚于西庑之前，下藉以松毛，以示重礼也。大把事设二卓，坐定，即献纸笔，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进诸生，虽事笔砚，而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余颔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为其子斧正[5]。书后写一题曰："雅颂各得其所。"余与四君，即就座拈毫[6]，二把事退候阶下。下午，文各就。余阅其作，颇清亮。二把事复以主命求细为批阅。余将为举笔，二把事曰："馁久矣，请少迟之。后有茶花，为南中之冠，请往一观而就席。"盖其主命也，余乃从之。由其右转过一厅，左有巨楼，楼前茶树，盘荫数亩，高与楼齐。其本径尺者三四株丛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7]，不能中窥。其花尚未全舒，止数十朵，高缀丛叶中，虽大而不能近觑。且花少叶盛，未见灿烂之妙，若待月终，便成火树霞林，惜此间地寒，花较迟也。把事言，此树植与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余。余初疑为数百年物，而岂知气机发旺，其妙如此。已还松棚，则设席已就。四君献款，复有红毡、丽锁之惠。二把事亦设席坐阶下，每献酒则趋而上焉。四君年二十余，修皙清俊[8]，不似边陲之产，而语言清辨可听，威仪动荡，悉不失其节。为余言北崖红映之异。时余欲由九和趋剑川，四君言："此道虽险而实近，但此时徙诸出豆者在此，死秽之气相闻，而路亦绝行人，不若从鹤庆便。"肴味中有柔猪、牦牛舌，俱为余言之，缕缕可听。柔猪乃五六斤小猪，以米饭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体炙之，乃切片以食。牦牛舌似猪舌而大，甘脆有异味。惜余时已醉饱，不能多尝也。因为余言，其地多牦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负重，北地山中人，无田可耕，惟纳牦牛银为税。盖鹤庆以北多牦牛，顺宁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异兽，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腾越，其西渐狭，中皆人民，而异兽各不一产。腾越之西，则有红毛野人，是亦人中之牦、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领余文



去，以四君文界余，曰："灯下乞细为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颔之。四君送余出大门，亦驰还郡治，仍以骑令通事送余。东南二里，宿村氓家。余挑灯评文，就卧其西庑。

注释

①通安州：为丽江军民府附郭，与丽江府同点，在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②香罗：明设香罗甸长官司，隶云南永宁府，治所在今四川木里县西北。

③东员冈：上句作"东圆冈"。冈北今有东元桥，位置约即明代三生桥。

④木家院：在今丽江城南8公里漾西村，又称万德宫。今存门楼、过厅及北厢。

⑤斧正：请人修改文章的客气话。

⑥拈(niān)毫：执笔。

⑦萎蕤(wēi ruí)：又作"葳蕤"，形容草木茂盛枝叶下垂的样子。

⑧修皙：即修长而白皙，身体瘦高，皮肤白净。



【今译】

初十日　早饭后，大把事又来恭候我们前往木家院。通事备好马，而大把事忽然离去，等了很久都没来，于是出发。向东走半里，街道转成南北走向，往北去是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所在地，往南去是大路。半里，过东桥，于是顺溪水南岸往东南行。三里，有两三棵柳树，在路右边的田间，这是当地人送行的地方。北面有山坞，往东北方敞开得很远。原来雪山的支脉，东垂往南延伸为两层，第一层为翠屏山、象眠山，和解脱林、十和院首先夹成白沙坞；第二层为吴烈东山，和翠屏山、象眠山又夹成这道山坞，其北部入口处和白沙坞平行。山坞北面翻越山脊的地方，则金沙江逼近雪山麓后就向东流了。东山之外，则江水转向南流。脊南就是这道山坞，坞中有东山流出的溪水，灌溉田地的范围很广。从这道坞往东北翻越山脊过江，就是去香罗甸长官司的路。坞中的溪水往东南流到三生桥东与玉河汇合，又有西南流来的水从文笔山沿南山向东转，顺东圆冈而下，经过三生桥然后往东流与二水汇合，于是三股水合成漾共江的源头。东圆冈是丽江府东南第一军事要地。有主峰山脉从西边伸来，穹隆为木家院背后的高峰大脉，从这里往南伸向鹤庆府。往东延伸的是邱塘关，往东北延伸的，环绕为此东圆冈，直逼东山之麓，约束三股水为一股水，沿东山往南流然

后出邱塘关东峡，经过七和、冯密然后到鹤庆府。冈首回绕对着府治，南山的溪水从下面流过，建巩桥度溪，名三生桥。桥北有二座坊，两三家人守着。从柳塘到这里，又走了五里。北面都是良田，而南面则登坡。一里，登上坡顶，在顶上平行。往右俯视其坡内抱，坡下敞开平坦的山坞，一直向北延伸，和府治相接，眺望其坡，斜斜地往东削下去，和东山夹住溪水往南流。坡间处处有村舍，就着洼地，傍靠着坎，桃花红、柳色绿，高高低低地掩映着。三里，渐渐下到洼地，有流水痕迹，从西往东流下溪中，又往南翻越一道坡，过木桥然后往南，于是就到木家院了。

在这之前，途中常常有快马往南走，原来木公先派他的儿子到木家院等待我，而且又多次命令人来，表示其款待的诚意。途中来的人和通事就说民族语言，我听不懂。等我走到时，大把事已经先到了，迎接我进门，门朝南，十分宽敞，门前有大石狮，四周墙垣之外，都是高耸入云的巨树。刚一进门，四君出来迎接，进了两道门，客厅很宽敞。从客厅右边又进入内厅，才行礼入座进茶。很快又请进西侧门，在西厢房前搭松棚，地下用松毛铺垫，以表示重礼。大把事设置两张桌子，坐定后，立即献上纸笔，从袖中取出一个小信封，说："我家主人因为他的儿子刚刚考入学官，虽然从事写作，但这里没有名师指导，不能看到中原的文章风格，请为他赐教一篇，让他知道章法格式，以使他终身不忘。"我点头同意。拆开信封，是木公请我写文章，并为他的儿子修改文章。信后写有一个标题："雅颂各得其所。"我把题目交给四君，立即就座执笔，二把事退到台阶下恭候。下午，我和四君的文章都写好了，我阅读他的文章，很清爽明快。二把事又把主人的命令告知，请细心为四君批阅。我准备为他提笔修改，二把事说："饿久了，请稍微等一会改。后面有茶花，为云南省第一，请去观赏一番然后入席。"大概是他主人的命令，我于是听从。从松棚右转过一间厅，左边有高楼，楼前的茶树，盘绕遮盖了数亩地，高和楼平行。直径一尺的茶树分出三四株，茂盛的枝叶垂向四周，覆盖得十分严密，看不到中间。茶花还没完全开，只有几十朵，高高地缀在丛密的枝叶中，虽然大却不能近看。而且花少叶多，看不到红花灿烂的美景，如果等到月底，便成为火树霞林，可惜这里气候寒冷，花开得比较晚。把事说，这棵树和老把事的年纪相似，屈指计算有六十多年了。我当初怀疑是几百年的树，却哪里

知道是气机发达兴旺，长得如此的好。不久回到松棚，而宴席已经摆好。四君殷勤地向客人敬酒，又有红毡、丽锁作为赠礼。二把事亦设了座位坐在台阶下，每次敬酒就急忙上前。四君二十多岁，身材瘦高，皮肤白净，很清秀英俊，不像边疆土生土长的人，而且说话清楚动听，礼仪举止都得体。他对我说北岩映红影的奇异现象。当时我想从九和去剑川州，四君说："这条路虽然险要但实际上近，只是现在迁徙那些出天花的人到九和，到处是死亡和污秽的气味，因而路上行人断绝，不如从鹤庆府走方便。"美味中有柔猪、牦牛舌，四君都对我解释，一条一条地很动听。〔柔猪是五六斤重的小猪，是用米饭喂成的，它的骨头全都柔软、脆嫩，整只烘烤，然后切成片吃。牦牛舌和猪舌相似但大，甜脆而有奇特的味道。可惜当时我已经酒足饭饱，不能多尝。〕并且对我说，这个地方牦牛很多，牦牛尾巴大而且有力气，也能驮负重物，北部的山里人，没有田可耕，就缴纳牦牛银作为税。大致鹤庆府以北牦牛多，顺宁府以南大象多，南北各有一种异兽，只是中间隔着大理府，往西到永昌府、腾越州，其西渐渐狭隘，其中都有人，却不再有各种异兽了。腾越州以西，则有红毛野人，这也是兽中如同牦牛、大象，属奇异的一类。宴席到傍晚才散。二把事把我的文章拿走，把四君的文章交给我，说："请在灯下细心为他修改，明天早晨准备早早呈报主人。"我点头答应。四君送我出大门，也骑马赶回府治，仍然让通事送我骑马回去。往东南走二里，住在村民家。我点灯评改文章，在西厢房睡觉。

【原文】

十一日　昧爽，通事取所评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饭至，已近午矣。觅负担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东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东南上二里，出邱塘关。关内数家居之[①]，有把事迎余献茶。其关横屋三楹，南向踞岭上，第南下颇削，而关门则无甚险隘也。其岭自西大脊分支东突，与东山对，夹漾共江于下，关门东脊临江之嘴，竖塔于上，为丽东南第二重锁钥。隔江之东山，至是亦雄奋而起，若与西大峰共为犄角者。关人指其东麓，即金沙江南下转而东南，趋浪沧、顺州之间者[②]。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岭，又一日半而东南抵浪沧卫。

出关，辞通事以骑返，余遂同担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纯石嵯峨，践隙攀峰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桥，桥西有坡，南向随之。半里，复下坡，西有坞南开，而中无水。又半里，横陟之，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转而东南行。一里余，路左复起石山，与西山对夹，路行其中。二里，逾脊南下，脊右有石崖下嵌，而东半石峰，尤为巀嶪。南一里，东峰始降，复随西坡盘而西南。二里，其支复东突，再南逾之。下半里，还顾东突峰南，有崖嵌空成门，返步探之，虽有两门，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余，三四家倚西山下，于是复见漾共江出峡而下盘其麓，峡中始环叠为田，村之前，已引水为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随渠盘西山东突之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丽郡之外郛也[3]，聚落倚西山颇盛。其下坞中，水田夹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东向。由其前又南半里，为税局，收税者居之。又南渐下一里，复过一村，乃西南上坡。一里，陟坡顶，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数家居坡脊，是为七和哨，则丽江南尽之鄙也，故设哨焉。

哨南又半里，有路自东南横过西北者，为三岔黄泥冈。盖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亘而东南，横路随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峡，黑龙潭当其下焉[4]。大道由峡东直南，鹤庆、丽江之界，随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处，自西盘而南至冯密，其下已属鹤庆；脊东盘亘处南下冯密东，其内犹属丽江，此东西两界大山内之横界也。于是西瞰峡内，松箐遥连，路依东脊南向渐下，六里而至冯密。

日才过午，觅宿店，漫投一楼上，乃陈生某家也，向曾于悉檀相晤者。担人卸担去，余炊饭其家，欲往青玄洞。陈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即从此往。今日晚，可一探东山之麓乎?"遂同东陟坞塍。盖此坞即自黑龙潭南下，至此东向而出者，坞北则黄泥冈之坡，直垂而逼东山之麓，江亦东逊若逗而出于门者，故坞东之界，直以此门而分。由坞东行一里，即与漾共江遇。溯之东北半里，有木桥横江上。从桥东度，木凡四接。循东岸溯之而北，半里，登东陇，其上复盘陇成畦，辟田甚广。又北一里，直对黄泥之嘴，东界尖峰最耸，是为笔架峰，正西与冯密后堆谷峰相对焉。陈生父冢正在其陇之上，时将议迁，故来相度。余劝其勿迁，惟来脉处引水开渠，横截其后，若引从墓右，环流于前，是即旋转之法。陈生是之。仍从木桥度江，共三里，还寓。陈生取酒献酌。余嘱其觅远行担夫，陈言明日可得，不必嘱也。

十二日　陈为余觅夫，皆下种翻田，不便远去，已领银，复来辞。既饭，展转久之，得一人曰赵贵，遂行。余以纯一所馈瓯二鼎一，酬陈生之贳酒[5]。从其居之西涉一涧，既截坞而西北，一里余，登西坡，已逼堆谷峰下。坡上引水为渠南注，架木而度，即南循东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冈。由冈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庙临冈而峙。庙南东下腋底，有庙祀龙王，南临一池，甚广而澄澈，乃香米龙潭也。庙南西上层崖，有洞东向辟门，其上回崖突兀，即青玄洞也[6]。二庙俱不入，西蹑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则洞门有垂石中悬，门辟为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结庐其外，又环石于左门之下，以为外门。由环石窦间入，登左门，其门大开，西向直入，置佛座当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顶上透，引天光一缕下坠，高盖数十丈也。其右侧外悬之壁当其前，中旁达而南，即豁为右门，门稍东南向，下悬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盖佛座之前，悬石外屏，既觉回环，而旁达两门，上通一窍，更为明彻，此其有胜也。佛座以后，有巨碑中立，刻诗于上。由此而内，便须秉炬。乃令担人秉炬前，见内洞亦分两门，则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跻，既登一崖，其上夹而成隙。披隙入，转而南向，有穴下坠甚深。先投炬烛其底，以为阱也，乃撑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见有光遥透，以为通别窦矣；再前谛视，光自东入，始悟即右门所入之大窦也。复转而西入，内有小门渐下，乃伏而穷之。数丈，愈隘不能进，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从其西南，复得一门。初亦小，其内稍开，数丈后，亦愈隘而渐伏，亦不能进，复倒退而出，即前之有光遥遥处也。向明东蹈，左审右顾，石虽蜿蜒而崖无别窍。遂至大碑后录其诗，并出前洞，以梯悬垂石内后崖，亦录其诗。僧瀹茶就，引满而出下洞前，则有桃当门，犹未全放也。是洞前后分岐窗窌，前之罨映透漏，后之层叠崆岈；擅斯二美，而外有回崖上拥，碧浸下涵，亦胜绝之地。



既下，至平冈，余欲北探黑龙潭，担者言："黑龙潭路当从黄泥冈西下，不然，亦须从冯密后溯流入。此山之麓，无通道可行。盖此中有二龙潭，北峡为黑龙潭，此下为香米龙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汇为潭，其胜如一轨，不烦两探。"余然之，遂南向趋香米。其潭大数十亩，渊然澄碧。盖即平冈之脊，东向南环，与西山挟潭于中，止西南通一峡容水去。路从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进，水从中溢于潭，乃横石度崖口。崖前巨石支门，水分潆巨石之隙，横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东瞰

澄波，西悬倒壁，涧流漱其下，崖树络其上，幽趣萦人，不暇他顾。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骞，分流衍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错落，上如悬幕，下若分莲，蹈其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顶上，又觉空洞。入数丈，后壁犹有余光，而水自下穴出，无容扪入矣。

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数家倚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转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复南行二里，则西山中断，两崖对夹如门，上下逼凑，其中亦有路缘之上。盖此崖乃丽江南尽之界，川内平畴，鹤庆独下透而北，两界高山，丽江俱前踞而南，以两山之后，犹麽些之俗耳。自此而南，东西界后亦俱倮㑩，属鹤庆土官高千户矣。又南二里，一溪自西山下出，余溯而穷之。稍转北半里，其水分两穴东向出，皆溢自石下，无大窍也。乃逾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连裂三门，倚崖东向，洞深丈余，高亦如之，三门各峙，中不相通，而石色殷红，前则桃花点缀，颇有霞痕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透，为可惜耳。崖右，其支峰自上东向，环臂而下，腋中冲砂坠砾，北转而倾于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环臂之脊，始回眺见之，似亦不深，乃舍之。南逾臂脊，东南下半里，有村庐十数家，倚西山之嘴，是为四庄[7]。其南腋中，有龙潭一围，大百余亩，直逼西山，西山石崖，插潭而下。路盘崖上凌其南，又一里，循潭东岸南绕之，泄水之堰，在其东南，悬坑下坠，即东出而注于小板桥者也。其西北腋崖回转，石脚倒插，复东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结槛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即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潆回，峰崖倒突，而水尤晶莹晃漾，更胜香米之景，惜已从潭东一里，抵泄水之堰，不便从西崖逾险而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有石山一支，自西山东向突川中，其西南转腋处，有古庙当其间，前多巨石嶙峋，如芙蓉簇萼，其色青殷[8]，而质廉利，不似北来之石，色赭而质厉也。入叩无人，就庑而饭。既乃循东突之峰东行半里，转而南盘其嘴。其嘴东临平川，后耸石峰，嘴下石骨棱棱，如侧刃列锷，水流一线，穿于其间，汩汩南行，心异之。仰眺其后耸石峰，万萼云丛，千葩蜃结，以为必有灵境。担者曰："近构一寺，曰鹤鸣，不识有人栖否。"余乃令担仆前行，独返而蹑其上，披绡蹈瓣半里，陟峰头而庵在焉。其门东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有楼祀文昌，俱不大，而饰垩未完。有一道者栖其间。盖二年前，居人见山头有鸣鹤之异，而道者适至，募建此庵，故乡人感而名之。道者留余迟一宿，余以



担仆已前，力辞之，不待其炊茶而别。

其庵之南，村庐倚西山下者甚盛。三里余，又有危峰自西山东突，与鹤鸣之峰南北如双臂前舒，但鹤鸣嶙峋而缭绕，此峰耸拔而拱立为异耳。是峰名石寨，前有村名石寨村[9]。有一龙泉自峰下出，汇水为潭，小于四庄，东乃环堤为堰，水从堰东注壑去，即东出于大板桥者也。半里，越堤之南，复循西山南行，其地渐莽，无田塍村庐之托，想无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东注，路东转而南渡之，于是东望为演武场北村，西望为西龙潭大村[10]，盖此水即西龙潭所分注者也。西龙潭亦当西山东突之腋，汇水颇大，东北流者为此水，中为城北大路口水，东南引者为城中之水，其利为一郡之冠云。又南二里，出大路。正当大路所向之处，其东有竹丛村庐，即来时所遵道也。从大路南四里余，而抵鹤庆北关，托宿于关外，乃入北门，是为旧城。南半里，转而西，为御前守御所在焉。摩尼庵复吾师之子张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摩尼未返也。又转南，再入城门，是为新城。始知鹤庆城二重，南新北旧，南拓而北束。入新城，即从府治东南向行，半里，东转郡学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颇盛。已乃仍出两北门，入寓而餐始熟，遂啜而卧。



鹤庆西倚大山，为南龙老脊，东向大山，为石宝高峰，石宝山高穹独耸，顶为倔多尊者道场[11]。此山自丽江东山南向下，南尽于金沙江。中夹平川，自七和南下。但七和之南，又有三岔黄泥冈，自西而横逼东山。故其川以冯密南新屯为甸头，直下而南，共五十里，有象眠山西自西大脊东属于石宝山。石宝山与剑川同名，《一统志》称为峰顶山，从志为是。象眠山与丽江同名，《一统志》称为龙珠山，亦当从志为是。漾共江贯于中川，南抵象眠，分注众窍，合于山腹，南泄为一派，合枫木之水，东南入金沙江。两旁东有五泉，出石宝之下；西有黑龙、西龙诸潭，出西大山下。故川中田禾丰美，甲于诸郡。冯密之麦，亦甲诸郡，称为瑞麦，其粒长倍于常麦。

注释

①关内数家居之："数家"，徐本作"数十家"。

②顺州：隶鹤庆府，今仍称顺州或州城，在永胜县西境，团街稍北。

③外郛（fú 孚）：外城，又称郭。此系比喻七和位置重要，有如丽江的外城。

④黑龙潭:在鹤庆县北隅,今扩建为大龙潭水库。

⑤贳(shì 世):赊欠。

⑥青玄洞:在逢密村西,西悬倒壁,东瞰香米龙潭的碧波。洞口由石柱分为4道石门,北壁上有天生石盆,名通天洞。主洞深84.6米,由8棵石柱隔为若干洞间;右侧洞深38米,洞底有3个小水潭;左侧洞深25米。大洞侧又有15个小岔洞。

⑦四庄:今作士庄,在鹤庆县北隅,辛屯西境。水潭今存,称士庄龙潭。

⑧殷(yān 烟):赤黑色。

⑨石寨村:今名新华,在鹤庆县北隅,板桥以西。水潭今存,仍称石寨子龙潭。

⑩演武场:在鹤庆县北郊的公路上,今称校场坝。西龙潭:今名同,已扩为西龙潭水库。

⑪道场:佛教礼拜、诵经的场所。

【今译】



十一日　天亮,通事把我评改过的文章拿去送木家院,从院中取饭回来时,已经将近中午了。寻找挑行李的人,很久才找到一人,于是往南走。二里,到南山下。沿山往东南走一里,往下越过一个坑底,仍然往东南上二里,出邱塘关。关内有几家人居住,有把事迎接我,献上茶水。邱塘关横列着三间房屋,朝南,坐落在岭上,只是往南下去较陡,而关门则不是很险隘。其岭是西部主峰山脉往东突出的分支,和东山相对,下面夹着漾共江,关门东边的山脊对着江口,上面竖有塔,是丽江府东南边的第二道军事要地。隔着江的东山,延伸到这里也雄伟地奋起,像是要和西部主峰共为犄角。守关的人指着东山麓,说就是金沙江往南转,然后往东南流到浪沧卫、顺州之间的地方。这里有路,半天翻越此岭,再走一天半就到东南边的浪沧卫。

出邱塘关,和通事辞别,让骑马返回,我就和挑夫仍然往南从小路下山。小路全是又高又陡的石山,踩着缝隙,攀援石峰而下,二里,才到山麓。于是往西南登上桥,桥西有坡。往南顺坡走。半里,又下坡,西边有向南敞开的山坞,但坞中没有水。又走半里,横穿山坞,沿西坡上半里,傍靠西部大山麓转向东南行。一里多,路左边又耸起石山,和西部山对峙,道路从其中穿过。二里,翻越山脊往南下,山脊右边有下陷的石崖,而东边的石峰,特别高大险峻。往南走一里,东峰才降低下来,又顺西坡绕向西南走。二里,又有向东突出的支脉,再往南翻越支

脉。下半里，回头看向东突出的山峰南面，崖石凹陷进去，形成门洞，于是返回去查看，虽然有两个门洞，但洞都不深。又沿西山往南走，一里多，有三四家人住在西山下，于是又看到漾共江出峡谷后绕西山麓流，峡谷中开始层叠环绕为田，村前已经引水为渠，顺山往南流，流到七和。沿着水渠盘绕西山往东突出的山口，又走三里到达七和，七和有如丽江府的外城，傍靠在西山下的村落很繁盛。下面的坞中，江两岸都是水田，木公的次子住在这里，住宅也是向东。从宅前经过，又往南走半里，到税局，收税的人住在这里。又往南渐渐下一里，又经过一个村庄，于是往西南上坡。一里，登上坡顶，顶上很平坦。从顶上往南平走，二里，有数家人住在坡脊，这是七和哨，为丽江府南部的边境，所以在这里设哨。

往哨南又走半里，有道路从东南横向西北，是三岔黄泥冈。原来这道坡从西部大山往下垂，到这里横贯东南，道路顺坡脊斜下去，脊西面于是下陷为峡谷，黑龙潭位于其下。大路沿峡谷东部一直往南，鹤庆府、丽江府的边界，顺着这道坡脊分。所以脊西面下陷的峡谷，从西往南绕到冯密，其下已经属于鹤庆府；脊东面盘绕南下到冯密东面的地方，其内还属于丽江府，这道脊是东西两部大山内的横界。于是往西俯瞰峡谷内，松箐遥遥相连，道路沿东脊往南逐渐下，走六里到冯密。



时间才过中午，找店住宿，随意住到一家楼上，是陈生的家，从前在悉檀寺见过面。挑夫放下行李离去，我在他家做饭，准备去青玄洞。陈生制止我说：“明天启程，可以就从这里去。今天下午，愿去探一次东山麓吗？”于是一同往东穿过坞中田埂。原来这就是从黑龙潭往南延伸，到这里转向东伸出去山坞，坞北是黄泥冈坡，一直垂下去逼近东山麓，漾共江也往东退，似乎停留后才流出冈口，所以山坞东部，只以此冈口区分。沿坞往东走一里，就和漾共江相遇。溯江往东北走半里，有木桥横跨江上。往东过桥，木桥一共接了四段。沿东岸溯江往北走，半里，登东陇，陇上又绕着陇形成田畦，开辟有很宽广的田地。又往北走一里，直对黄泥冈口，东部的尖峰最高，这是笔架峰，正西和冯密背后的堆谷峰相对。陈生父亲的坟正在陇上，此时商议准备迁坟，所以前来测量。我劝他不要迁，在山脉伸来的地方开渠引水，从坟后横断开，如果把水引到顺坟西，从坟前绕流，这就是旋转之法。陈生

认为说得对。仍然从木桥上渡江，一共走三里，返回住处。陈生取出酒敬我。我嘱托他找能远行的挑夫，他说明天能找到，不必嘱托。

十二日　陈生为我找挑夫，都要耕田播种，不便远行，领了银钱，又来推辞。饭后，展转了很久，找到一个叫赵贵的，于是出发。我把纯一和尚赠送的二个瓯、一个鼎用来酬谢向陈生赊欠的酒。从他家的西面过一道沟涧，横穿山坞后往西北走，一里多，登西坡，已经逼近堆谷峰下。坡上挖渠引水往南流，搭木头越过水渠，就往南沿着往东延伸的山脊而上，半里，到平冈。沿冈上往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座庙对着冈峙立。庙的南面往东下到冈底，有祭龙王的庙，向南的对着一池水，十分宽广清澈，是香米龙潭。庙的南面往东登上层崖，有洞门向东的山洞，洞上崖石迂回、突立，就是青玄洞。两座庙都没进，往西一直朝上登山，半里，到崖下，就看到洞口有垂下来的石头悬在正中，把洞门一分为二，左边大而右边小。有僧人傍靠垂在正中间的石头，在洞外建盖房屋，又在左门下环绕石头，作为外门。从环绕的石洞中进去，登上左门，门很开阔，往西直入，洞正中设有佛座。佛座前稍左边，洞顶透空，引入一缕天光坠下来，大约有几十丈高。佛座前右边则是向外悬的崖壁，中间往南通到旁边，就裂开为右门，右门稍微向东南，下面石壁悬空，可以眺望而不能行走。原来佛座之前，石壁往外悬空，形成屏障，已经让人觉得迂回环绕，而旁边通着两道门，上面通着一个孔，更感到明亮透彻，这是佛座前面的佳境。佛座后面，中间立着巨碑，碑上刻有诗。从这里往内走，必须持火把。于是让挑夫拿着火把朝前走，看见内洞也分开两道门，是右边大而左边小。先沿左壁攀援左边的缝隙往上登，登上一层崖后，上面夹成缝隙。穿缝隙进去，转向南，有个陷得很深的洞。先将火把投下去照见洞底，以为是阱，于是撑着缝隙腾空而下，下了三丈深，到达洞底；稍微往南看见有光从远处透进来，以为是通着另一个洞；再往前仔细看，光是从东边透进来的，才省悟就是从右门进来的大洞。又转向西进去，内有小洞，渐渐低矮，于是爬伏着去穷究。几丈后，更加狭窄得不能进去，于是倒退出来。沿着右崖壁而入，从崖壁西南又找到一个洞口。洞开初也小，洞内逐渐开阔，下了几丈后，就越来越狭窄而且渐渐低伏，也不能进入，又倒退出来，就是先前有光从远处透入的地方。向着明亮处往东走，左看右盼，崖石虽然蜿蜒但崖上没有其它洞。于是到巨碑后录碑上的诗，并



从前洞出去，把梯子悬靠在垂石内的后崖上，也录了崖上的诗。僧人泡好茶送来，一饮而尽后出到下洞前，洞口有桃花，还没有完全开放。这个洞前后分岔、幽远深邃，前面透漏掩映，后面层叠深远，一个洞拥有两种美景，而且洞外有迂回的崖石往上拥起，山下有碧玉般的水池，也是绝妙的胜境。

下山后，到达平冈，我想往北去探黑龙潭，挑夫说："去黑龙潭的路应当从黄泥冈往西下，不这样走，也必须从冯密背后溯流进去。这座山的山麓，没有路可以通行。因为这里有两处龙潭，北边峡谷的是黑龙潭，这里下去是香米龙潭，都是水从西山流出，在洞前汇成龙潭，其胜景如出一辙，不用烦劳探两处。"我认为说得对，于是往南去香米龙潭。龙潭有几十亩大，水深得又清又蓝。原来就是平冈的脊，向东南环绕，和西山相夹，龙潭夹在其中，只有西南边敞开一道峡谷容许水流出去。道路顺潭西沿西山往南走，山崖忽然裂开，水从其中溢出，流入潭中，于是横有石块度过裂开的崖口。崖前巨石支撑门口，水从巨石缝隙中分流，横石也分别度过去。这些横石高低不一，东边俯瞰清澄的水波，西边崖壁倒悬，洞中的水流在崖壁下冲刷，崖壁上树林缠绕，幽趣令人牵挂，无暇他顾。后来就钻缝隙进洞，洞中巨石斜立，水分流衍派，曲折交错，一个洞却水石错落，顶上如同布幕高悬，下面如同莲花分瓣，踩在莲花瓣中，正怀疑为何片片相隔，仰望顶上，又觉洞中大空。进去数丈，后面的崖壁上还有余光，但水从洞下涌出，不能摸索着进去了。



出洞，沿西山往南走二里，有数家人靠山而居。从房舍前过，又往南走一里，转西走一里，又靠近西山麓。再往南行二里，于是西山从中断开，两边山崖如门对夹，上下离得很近，其中也有路，攀援而上。原来这山崖是丽江府南部边界的尽头，平川内田地整齐，鹤庆府独自从下面穿到北面，两边的高山，丽江府都从前面往南面靠，因此两边的山后，还有麽些的风俗。从这里往南，东西部山后也都是倮㑩，属于鹤庆府的土官高千户。又往南走二里，一股溪水从西山下流出，我溯流穷究。逐渐转北走半里，溪水分别从两个洞向东流出，都是从石头下溢出来，没有大洞。于是越过出水石往上走，从水西面沿山往南行。半里，有洞，接连裂开三道门，靠崖向东，洞有一丈多深，高度也相同，三道门各自峙立，中间不互相连通，而且石色殷红，洞前有桃花点缀，很

有霞痕锦幅的意境，只是各个洞不中通，感到可惜。崖石右边，有一座山峰从上面往东延伸，绕臂而下，环抱中冲坠下砂砾，往北转而将砂砾倾倒在崖前。峰侧底部也有一个洞，往南登上绕臂之峰的峰脊，于是回头眺望洞，似乎也不太深，便舍去不探。往南越过峰脊，往东南下半里，有个十几家人的村舍，靠在西山口，这是四庄。山峰南侧中，有一片龙潭，一百多亩大，一直逼近西山，西山的石崖，插入龙潭往下延伸。道路盘绕石崖而上，登上石崖南面，又走一里，沿龙潭东岸往南环绕，泄水的堤坝，在龙潭东南，水坠入深坑，就往东流到小板桥。山峰西北侧山崖回转，石脚倒插，又往东耸起一座崖壁，在潭中如拇指突起，上面建有栅栏，不知其中祭祀什么神，下面就是潭水流出之处，也不知水洞的大小。然而这里水流回旋，石头盘绕，峰崖倒耸，而且水波尤为晶莹荡漾，比香米龙潭的风景更优美，可惜已经顺潭东走了一里，到了泄水的堤坝，不便从西崖攀越险阻而上了。从堤坝往南顺西山又走二里，有一石山支脉从西山往东在平川中突起，石山西南转弯处，中间有古庙，前面有很多嶙峋的巨石，如莲花簇拥的花瓣，颜色是青色和赤黑色，石质锋利，不像从北边过来见到的石头，颜色赭而石质平整。进庙叩门，没有人，就在走廊上吃饭。之后沿着向东突起的山峰往东行半里，转向南绕过峰嘴。峰嘴东面对着平川，背后耸起石峰，峰嘴下部石头棱角分明，如同侧放的刀锷，有一股细流，从石头间穿过，汩汩地往南流，我感到奇怪。抬头眺望背后耸立的石峰，万花云集，千朵凝聚，以为一定有灵境。挑夫说："最近建盖了一座寺庙，名鹤鸣庵，不知道是否有人居住。"我于是让挑夫、顾仆朝前走，我独自返回去攀登石峰，披开石绡，踩着石花瓣行半里，登上峰头寺庵所在之处。庵门向东北，中间有三间堂，供奉西方的观音菩萨，左边的楼祭祀文昌神，都不大，而且没有粉刷完毕。有一个道人住在里面。原来二年前，居民看到山头上有鹤鸣的异事，而道人恰巧来到，便募钱盖成这座庵，所以乡人因感应而取名为鹤鸣庵。道人留我住一宿，我因为挑夫、仆人已经朝前走了，竭力推辞，没等他烧茶就告别了。

鹤鸣庵南，傍靠在西山下的村舍很大。走三里多，又有陡峰从西山向东突出，与鹤鸣庵所在的山峰如同双臂向前舒展，只是鹤鸣峰嶙峋而缭绕，这座峰耸拔而拱立，各不相同。此峰名石寨峰，峰前有村庄，名石寨村。有一股泉水从峰下流出，汇成龙潭，比四庄的小，东边

绕潭筑堤坝,水顺堤坝东从沟壑流走,就是往东从大板桥流出的水。半里,越到堤坝南,又顺西山往南行,这一带渐渐荒凉,没有田地、村舍依托,想来是没有水源的原因。走八里,才有溪往东流,道路转东走而往南渡溪,于是东边看得到演武场北村,西边看到西龙潭大村,原来此溪水是西龙潭分流出来的。西龙潭也位于西山向东突出的峰侧,汇集的水比较大,往东北流出的是这溪水,往中流的是鹤庆府城北大路口的水,往东南引出的为城中的水,其利在鹤庆府为第一。又往南走二里,出到大路。正处在大路所对着的地方,东有竹丛村舍,就是来时所走的路。顺大路往南走四里多,就到鹤庆府北关,在关外寄宿,于是进北门,这是旧城。往南走半里,转向西,是御前守御所所在地。摩尼庵复吾法师的儿子张生家面北居住,进去敲门,张生去摩尼庵还没回来。又转南走,再进城门,这是新城。才知道鹤庆府有两座城,南城新北城旧,南城宽北城窄。进入新城,就顺府署向东南行,半里,往东转到府学前,朝南有大街,集市房舍都比较繁盛。不久仍然往北出两道城门,进入住所而饭刚熟,于是吃饭后休息。



鹤庆府西部傍靠的大山,是南主峰山脉,东部面向的大山,是石宝高峰,〔石宝山穹隆独耸,顶上是偈多尊者的道场。这座山从丽江府东山往南延伸,到金沙江为南伸的尽头处。〕中间夹着平川,从七和往南伸下来。只是七和南面又有三岔黄泥冈,从西向东,横逼东山。所以这平川以冯密南的新屯作为甸头,一直往南伸下来,一共五十里,西边有从西部主峰往东延伸和石宝山相连的象眠山。〔石宝山和西边剑川州的石宝山同名,《一统志》称为峰顶山,依从志书才对。象眠山和丽江府的同名,《一统志》称为龙珠山,也应当依从志书才对。〕漾共江从平川中穿过,往南流到象眠山,分别流入各洞穴中,然后在山腹中汇合,往南流为一股,与枫木水会合,从东南注入金沙江。平川两旁东部有五处泉水,从石宝山下流出;西部有黑龙潭、西龙潭等,从西部大山下流出。所以平川中土地肥沃、禾稼丰茂,在各府中为第一。〔冯密的麦子,也是各府第一,称为瑞麦,麦粒比普通麦子长一倍。〕

【原文】

十三日　早饭,平明抵北门。从门外循旧城而西,一里,转而南,

半里，其南则新城复拓而西出。随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转半里，过西门，乃折而西向行。度一桥，西三里，乃蹑坡，二里，逾坡西稍下。其坡自西山东下，至此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峰舒臂前抱，土人称为旗鼓山，而坡上冢累累，盖即郡城之来脉也。土人言："昔土官高氏之冢当此冈，国初谓其有王气，以大师挖断其后脉，即今之伏处也。"不知起伏乃龙脉之妙，果挖之，适成其胜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处即上蹑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坠坑成峡。又一里，南度西峡之上，从南坡蹑峻西登，二里稍平。再缘南坡折而上，一里，复随峡西入，一里，抵西岭下，转而北向蹑峡中。其峡乃坠水枯涧，巨石磊磊，而叠磴因之，中无滴沥，东西两崖，壁夹骈凑，石骨棱棱，密翳蒙蔽，路缘其中，白日为冷。二里余，有巨石突涧道中，若鹞首之浮空[1]，又若蹲狮之当户。由其右崖横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峻束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峡中。一里稍上，北崖峭壁耸起，如奋翅劈霄，而南崖亦崭削相逼，中凑如门，平行其中，仰天一线，余以为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峰环壑转，分为二岐：一由脊门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门直出，循南山而西南。莫定所适。得牧者，遥呼而问之，知西北乃樵道也，遂从其西南行。半里，有峰中悬壑中，两三茅舍当其上，亦哨守者之居也。从其南平行峡中，西望尖峰耸立，高出众顶，余疑路将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洼中，半里，抵尖峰东麓，其处洼而无水，西北、西南之峡，俱似中坠，始悟脊门西来平壑，至此皆中洼，而非外泄之峡矣。从洼西南上，遂披尖峰东南峡而登，密树蒙茸，高峰倒影。二里，循峰西转，遂逾其东度之脊。西半里，盘尖峰之南，西北半里，又逾其南度之脊。北脊高于东度者，然大脊所经，又似从东度者南转，而脊门犹非其度处也。逾脊，遂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尖峰之西，至此盖三面挟尖峰而行矣。

乃西向随峡下坠，一里，峡始开。一里，转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三里，抵盘壑中。其处东北西三面皆崇峰，西北东南二面皆坠峡，惟西南一脊如堵垣。平陟其上，共二里，逾前冈，有废舍踞冈头，是为汝南哨[2]。其东南坞中，有村倚东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为虞蜡播箕。由哨南下，行坞中一里余，遂南入峡。东西皆土峰逼夹，其下颇峻。二里出峡，乃饭。复见东南有坠壑，乃盘西峰之南，复西陟其坞。一里余，复陟其西峰而南盘之，遂西向循坡下，北峰南壑，路从深树叠石间下，甚峻。四里，转峡度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卖

浆冈头，乃沽以润枯肠。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峡来，竟壑中，北透峡去，是为清水江[③]。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大脊南度而北，其水犹滥觞细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下流北出，当西转南下，而合于剑川之上流，然则剑川之源，不第始于七和也。清水江东岸，有数家居壑中，上有公馆，为中道。

涉水西，从西坡南向上，迤逦循西山而南，三里余，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逾岭脊，即南从东大脊西度北转者，当北尽于清水江西透之处者也。越脊西下峡中，二里，峡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余，始就夷。行围壑间，又一里余，乃循南峰之西而南盘之。一里，出其口，始见其西群峰下伏，有峡下嵌甚深，南去稍辟，而东南峡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则剑川湖也；西南层峰高峙，雪色弥莹者，则老君山也。南盘二里，又见所盘之崖，其西石峰倒涌，突兀嵯峨，骈错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见居庐环倚，似有楼阁瞻依之状，不辨其为公馆，为庙宇也。从其上南向依东崖下，二里，西度峡脊，已出居庐之南，遂循西峰南下，一里，则东峡已南向，直趋剑湖矣[④]。于是南望湖光杳渺，当东山之麓，湖北带壑连青，环畦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间，而随峡无路。路反从峰头透坳西去，一里稍下，又转西峰而盘其南。又一里，于是南面豁然，其前无障，俯见南湖北坞，而州治倚西山，当其交接处，去此尚遥。路盘坡西行，一里余，乃从坡西峡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转。半里，则村居倚山临坞，环堵甚盛，是为山塍塘。问距州尚十里，则担者倦于行。遂止。



十四日　昧爽，饭于山塍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畴中行矣。二里余，有一小山南突平川，路从其北西转而挟之。复西南行平畴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浅沙，汤汤南注湖中，然湖自下山塍，已不可见矣。随溪南行，又半里，大石梁西跨之，其溪流盖北自甸头来。按志，州西北七十里山顶，有山顶泉，广可半亩，为剑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丽江南界七和后大脊，实此川发源之所[⑤]，则此山即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东山清水江之流，亦合并之，其盘曲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则清水江亦其源可知。从桥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东则山塍塘北之山盘夹之，山塍塘之东山南坠而为川，又东，则东山乃南下而屏其东，与西界金华山为对。是山塍塘者，实川之北尽处，其东南辟而为川以潴湖，其西北夹而为峡以出水者也。过桥，风

雨大至。随溪南行半里，避于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复行塍间。一里余，有一小流西来，乃溯之西一里，抵剑川州[6]。

州治无城，入其东街，抵州前，乃北行，税行李于北街杨贡士家。乃买鱼于市。见街北有祠，入谒之，乃祠死节段公者。段名高选，州人，万历末，以进士为重庆巴县令[7]，阖家死奢酋之难[8]，故奉诏立祠。今其长子暄荫锦衣在都。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颇盛，山茶小仅尺许，而花大如碗。出祠，东还寓，以鱼畀顾仆，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之子，令担者挈饭一包，为金华之游。



出西郊，天色大霁，先眺川中形势。盖东界即大脊南下分为湖东之山者，是为东山。西界则金华山最高，北与崖场诸山，南与罗尤后岭，颉颃西峙，是为西山。其金华之脉，实西南从老君山来。老君山者，在州西南六十里杨村之北，其山最高，为丽江、兰州之界[9]，出矿极盛，倍于他山者。土人言，昔亦剑川属，二十年前，土千户某姓者，受丽江贿，以其山独畀丽江。丽江以其为众山之脉，禁矿不采。然余按《一统志》，金华山脉自西番罗均山来[10]，盖老君即罗均之讹，然谓之西番者，则《统志》之讹也。其山犹在兰州之东，西番在兰州西澜沧江外，其山即非剑川属，亦丽江、兰州界内，胡以有西番之称？然即此亦可知此山原不属剑川，土人贿畀之言，不足信也。其北则山塍后岭，自东山北转，西亘而掉其尾。其南则印鹤山，自东山南下，西顾而回其岭。中围平川，东西阔十里，南北长三十里，而湖汇其半。湖源自西北来，自西南破峡去，而湖独衍于东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鹤庆之西，而稍偏于南；在丽江之南，而稍偏于西[11]；在兰州之东，而稍偏于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于西。此四境之准也。州脉自金华北岭东环而下，由州治西行一里余，及其麓。有二寺，并列而东向，俱不宏敞。寺后有亭有轩，在层崖盘磴之上，水泉飞洒，竹影桃花，罨映有致，为乡绅杨君之馆。由其北蹑崖西上，有关帝庙，亦东向，而其处渐高，东俯一川甸色湖光，及东山最高处雪痕层叠，甚为明媚。由庙后循大路又西上半里，北循坡而下，为桃花坞；南分岐而上，为万松庵；而直西大道，则西逾岭而抵莽歇岭者也。

乃随杨君导，遂从北坡下，数百步而桃花千树，深红浅晕，倏入锦绣丛中。穿其中，复西上大道，横过其南，其上即万松庵，其下为段氏墓，皆东向。段墓中悬坞中，万松高踞岭上，并桃花坞，其初皆为土官

家山，墓为段氏所葬，而桃花、万松，犹其家者。万松昔为庵，闻今亦营为马鬣[12]，门扃莫由入。遂仍从关庙侧，约一里下山。山之北，有峡甚深，自后山环夹而出，涧流嵌其下，是为崖场。两崖骈立，其口甚逼，自外遥望，不知山之中断也。余欲溯其流入，以急于金华，遂循山南行。

一里余，有冈如堵墙，自西山而东亘州南，乃引水之冈也。逾冈又南一里余，有道宫倚西山下，亦东向。其内左偏有何氏书馆，何乡绅之子读书其中。宫中焚修者，非黄冠，乃瞿昙也[13]。引余游馆中，观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留余少憩。余急于登山，乃出。

从宫右折而西上坡[14]，一里，有神庙当石坡上，为土主之宫。其庙东向而前有阁，阁后两古柏夹立，虬藤夭娇，连络上下，流泉突石，错落左右，亦幽阒名区也。与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馆，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见。"盖其父好延异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约以下山来叩。后询何以进士起家，乃名可及者；忆其以魏党削夺[15]，后乃不往。遂从庙右西上，于是崇攀仰陟，遵垂坡以登，三里，转突崖之上。其崖突兀坡右，下临深峡，峡自其上石门下坠甚深。从此上眺，双崖骈门，高倚峰头，其内环立髦翠，仿佛有云旌羽裳出没。益鼓勇直上，路曲折悬陡，又一里而登门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两崖中辟，上插云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当其中，楹左右恰支两崖，而峡从其前下坠，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栈石壁而盘其前以登玉皇阁。佛宇之后，有池一方，引小水从后峡滴入，池上有飞岩嵌右崖间，一僧藉岩而栖。当两崖夹立之底，停午不见日色，惟有空翠冷云，绸缪牖户而已。由崖底坡坳而登内坞，有三清阁；由崖右历栈而蹑前崖，有玉虚亭，咫尺有幽旷之异。余乃先其旷者，遂蹑栈盘右崖之前。栈高悬数丈，上下皆绝壁，端耸云外，脚插峡底，栈架空而横倚之。东度前崖，乃盘南崖，西转北上而凌其端，即峡门右崖之绝顶也。东向高悬，三面峭削，凌空无倚，前俯平川，烟波村树，历历如画幅倒铺。后眺内峡，环碧中回，如蓉城蕊阙，互相掩映，窈蔼莫测。峰头止容一阁，奉玉宸于上。



余凭揽久之，四顾无路，将由前道下栈，忽有一僧至，曰："此间有小径，可入内峡，不必下行。"余随之，从阁左危崖之端，挨空翻侧，践崖纹一线，盘之西入，下瞰即飞栈之上也，半里而抵内峡之中。峡中危峰内簇，瓣分蒂绾，中空如莲房。有圆峰独穹于后，当峡中峙，两旁俱有峰攒合，界为两峡，合于中峰前。旁峰外缀连冈，自后脊臂抱而前，合

成崖门，对距止成线峡。外围中簇，此亦洞天之绝胜矣。冈上小峰，共有五顶，土人谓上按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此亦过求之论，即不藉五行，亦岂输三岛哉？中峰前结阁，奉三清[16]，前有古柏一株颇巨，当两峡中合之上。余欲上蹑中峰，见阁后路甚仄，陟左峡而上，有路前蹈峡门左崖之顶，乃陟峡而北蹑之。东出西转，有塔峙坡间，路至此绝。余犹攀巉践削，久之不得路，而杨氏之子与担夫俱在下遥呼，乃返。从内峡三清阁前下坠峡底，共一里而至峡门内方池上，就岩穴僧栖，敲火沸泉，以所携饭投而共啖之。乃与僧同出峡门，循左崖东行。僧指右峡壁间突崖之下，石裂而成峡，下临绝壑，中嵌巉崖，其内直通山后莽歇，峡中从来皆虎豹盘踞，无敢入者。余欲南向悬崖下，僧曰："既无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试也。且外阻危崖，内无火炬，即不遇虎，亦不能入。"杨氏子谓："急下山，犹可觅罗尤温泉，此不测区，必不能从也。"乃随之东北下山。一里，路分两岐：一循山北下，为入州便道；一直东随坡下，即来时道。僧乃别从北去，余仍东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当坡东向而峙，下瞰土主庙后，石高三丈，东面平削，镌三大天王像于上，中像更大，上齐石顶，下踏崖脚，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杀之，土人言，土司出兵，必宰猪羊夜祭之，祭后牲俱乌有，战必有功。是为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庙南，乃逾涧南上坡，循西山之东，逾坡度坞，南向而行。村之倚坡临川者，篱舍屈曲，竹树扶疏[17]，缀以夭桃素李，光景甚异，三里余而得一巨村，则金华之峰，至是南尽。又下为盘岭，回亘南去，兰州之道，由是而西逾之，从杨村而达焉。

由村南东盘东突之嘴，共里余，南转而得罗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处有温泉，在村洼中出，每冬月则沸流如注，人争浴之，而春至则涸成污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热矣。有二池，一在路旁，一在环堵之内，今观之，与行潦无异。土人言，其水与兰州温泉彼此互出，溢于此则彼涸，溢于彼则此涸。大意东出者在秋冬，西出者在春夏，其中间隔重峦绝箐，相距八十里，而往来有时，更代不爽，此又一异也。村中有流泉自西峡出，人争引以灌，与温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龙寺，以晚不及探，遂由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桥，桥北有居庐，为水寨村。从村北折而西，望金华山石门之峡，高悬双阙，如天门夐峙。又二里，北抵州治，入南街，又里余而返寓。

注释

①鹢(yì 益):像鹭鸶样的水鸟,能高飞。

②汝南哨:今名同,又称新峰,在鹤庆县西隅。

③清水江:此水今仍称清水江,在剑川县东北隅。水边有村亦名清水江。

④剑湖:《嘉庆重修一统志》丽江府山川:"剑川湖,在剑川州南五里,亦名东湖,周广六十里,尾绕罗鲁城,流为漾濞江,亦曰濞溪江。俗称为海子,岁办鱼课。"今剑湖水面仅7.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4米,最深处9米,平均水位海拔2186米。

⑤实此川句:甸头,今名同,在丽江县九河。至今此水仍发源于九河。《滇游日记八》三月二十三日记也明确说:"此水发源于九和,经剑川别而南流,故曰漾别。"则此处"七和"应为"九和"之误。

⑥剑川州:隶鹤庆军民府,治今剑川县治金华镇。

⑦段名高选,州人,万历末,以进士为重庆巴县令:本作"段名某,州人,万历末,以进士为重庆某县令",据四库本、叶本补。巴县:为重庆府附郭县,在今四川重庆市。

⑧阖家句:明时设永宁宣抚司,在今四川叙永县。奢酋指永宁宣抚司土官奢崇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奢崇明请调马步兵二万援辽,其部党领兵至重庆,乘机起事,杀明官,据重庆,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进围成都百日。崇祯初始平。

⑨老君山:今名同,仍是丽江、兰坪、剑川三县界山,最高峰海拔4298米。

⑩西番:即今普米族。《维西见闻录》载:"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氏。……浪沧江内有之。板屋栖山,与麽些杂居,亦麽些头目治之。"直至近代,兰坪县的普米族仍最多。



⑪在丽江之南,而稍偏于西:"西"原作"东",据徐本改。

⑫马鬣(liè 猎):马颈上的长毛。此处引申为马栈。

⑬黄冠:道士所戴束发的冠为黄色,因此道士也别称黄冠。瞿昙(qú tán 渠坛):系乔答摩的另一译法,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姓,故常称佛为瞿昙。此处以瞿昙称和尚。

⑭从宫右折句:此即登金华山。金华山是剑川县西郊风景胜地,今存石牌楼、白塔、卧佛及石将军像。石将军像系山腰路旁一块孤立的巨石,上雕天王像,高4.55米,全身戎装,右手持戟,左手擎塔,左右有二小像侍立,双手合十,近人研究为南诏时雕像。金华山的庙宇,有土主庙、老君殿、玉皇阁、望海楼等,近年正陆续修复。

⑮魏党:明末,宦官魏忠贤(公元1568—1627年)为司礼秉笔太监,又兼管东厂,自称九千岁,专断国政,累兴大狱。其爪牙、私党遍全国,人称魏党。崇祯帝即位,魏被黜职逮治,在途中惧罪自缢。其私党皆被当时人所痛恨,后亦遭削夺。

⑯三清：道教称天上有三种最高仙境，其中居住着三位最高天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合称"三清"。

⑰扶疏：树木高大，而且枝叶茂盛分披。

【今译】

十三日　早早吃饭，天亮到北门。从门外沿旧城往西走，一里，转南，半里，是南面的新城又往西拓出。顺新城又往西走半里，又沿城转南半里，经过西门，就折向西行。过一座桥，往西走三里，于是上坡，二里，越过坡往西逐渐下。这坡从西山向东伸下去，到这里低伏后又耸起来，坡南北都有山峰伸臂环抱，当地人称为旗鼓山，而且坡上坟墓很多，大概是府城的来脉。当地人说："从前高土官家的坟就在这座冈上，本朝初年认为这里有王者之气，派大军挖断山冈的后脉，就是现在低伏的地方。"不知道起伏之地是龙脉的妙处，真的挖了，恰巧成风水之美，府城日益兴盛是有来由的。就从低伏处往上登坡，走一里，到坡脊，南北两面都坠为洼坑，形成峡谷。又走一里，往南越到西峡谷上面，顺南坡踩着陡峻的路往西攀登，二里渐渐平缓。再沿南坡转往上走，一里，又随峡谷往西进，一里，到西岭下，转向北从峡谷中走。这道峡谷水坠落、涧干枯，巨石磊磊，因而层层台阶顺巨石走，枯涧中没有一滴水，东西两面的山崖，崖壁对峙、连接不断，石头棱角分明，把峡谷遮挡得很严密，道路从峡谷中延伸，白天都感到冷。走二里多，道路中突起巨石，像鹞鸟的头浮在空中，又像雄狮蹲在门口。从巨石右边的崖壁横穿于巨石上面，于是顺左边的崖壁而上，更加狭窄陡峻。二里才平缓，往西从峡谷中走。一里逐渐上，北崖耸起峭壁，如同振奋翅膀冲向云霄，而南崖也高峻陡削相逼，中间如门聚合，从其中平行，抬头是一线天，我认为这是往南延伸的主峰山脊。穿到峡谷西，山峰环绕壑谷转，分出两条岔路：一条从山脊口往西下，沿北山向西北延伸；一条从山脊口直出，沿南山往西南延伸。不能确定走哪条路。看到有放牧的人，远远地呼叫问路，知道往西北去的是砍柴的路，就顺往西南的路走。半里，沟壑中悬立起山峰，峰上有两三间茅屋，也是守哨人的住房。从峰南在峡谷中平行，往西看到尖峰耸立，高出众山顶，我怀疑道路会从尖峰西北出去。等到往西走二里后，渐渐下到洼地中，走半里，抵达尖峰东麓，这里低洼而无水，西北、西南的峡谷，都似乎从中坠下



去，于是省悟到从山脊口往西过来是平平的壑谷，到这里都为中洼之地，因而不是外泄的峡谷。从洼地往西南上，于是穿越尖峰东南的峡谷而往上走，树木丛密蓬松，高峰倒影。二里，沿峰往西转，就翻越其往东延伸的山脊。往西走半里，绕到尖峰南，往西北半里，又翻越其往南延伸的山脊。北面的山脊比往东延伸的山脊高，然而主脊的走向，又似乎顺东山脊往南转，而山脊口还不是主脊穿越之处。越过山脊，就向北下。一里，已经走出尖峰西，到此为止，原来是从三面绕着尖峰走。

于是向西顺峡谷往下坠，走一里，峡谷才开阔。一里，转向西南走，沿着南山坡曲折西下，三里，到盘壑中。这里东北西三面都是高峰，西北、东南两面都坠有峡谷，只有西南有一道如同墙垣的山脊。平缓地登上脊，一共走二里，往前翻越冈，冈头上有废弃的房屋，这是汝南哨。哨东南的山坞中，有村子傍靠着东山，是土官住的地方，当地人称为虞蜡播箕。从哨南下去，在山坞中走一里多，就往南进入峡谷。峡谷东西都是土峰，相隔很近，下去比较陡。二里走出峡谷，于是吃饭。又看到东南有沟壑下坠，就绕到西峰南面，又往西穿过山坞。一里多，又登西峰而往南盘绕，于是向西沿着坡下，北面是山峰，南面是壑谷，道路从密密树林中的叠石间往下延伸，很陡。四里，转进峡谷，翻越山脊，往下比较平缓。往西南走半里，冈头有卖浆的草棚，于是买浆滋润枯肠。又往西南走半里，下到壑谷底，有从南边峡谷流来的水，贯穿壑谷，往北穿过峡谷流去，这是清水江。才知道壑谷西部的山，反而从主脊由南往北延伸，这股水还只是刚刚开始的细流，称为溪都不相副，却要用江命名？江水下游往北流出去，应当转西往南流，然后和剑川上游会合，这样看来，剑川的源头，不仅从七和开始。清水江东岸，有数家人住在壑谷中，上面有公馆，是中道。



渡到水西边，沿西坡往南上，曲折连绵地沿西山往南走，三里多，才转向西南上，路十分陡峻。一里，又转向西，半里，往西翻越岭脊，是往南沿东大脊向西延伸，往北转的山脊，北边应当在清水江往西穿过之处结束。越过岭脊往西下到峡谷中，行二里，峡谷开始开阔但往下走更陡，又走一里多，才走上平路。从环形的壑谷中走，又一里多，于是沿南峰西面往南盘绕。一里，走出壑谷口，才看见西边群峰向下低伏，有往下嵌得很深的峡谷，往南去则渐渐开阔，而东南边的峡谷中，

似乎有水光掩映，是剑川湖；西南边层层山峰高高峙立，雪色更加晶莹，是老君山。往南绕二里，又看见所绕的山崖，西边石峰耸立，突兀嵯峨，在脚下错落相连，崖下面的深壑中，才看到房舍环绕、傍靠，似乎有楼阁相依的形状，分辨不出是公馆还是庙宇。从上面往南靠着东崖而下，二里，往西越过峡脊，已经走出到房舍南面，于是沿着西峰南下，一里，则东峡谷已经向南，直通剑湖了。于是往南望湖光杳渺，湖位于东山麓，湖北面壑谷绿色不断，环绕着很多畦田，估计剑川州治就在其中，但没有路随峡谷延伸。道路反而从峰顶穿过山坳往西走，一里逐渐下，又绕西峰而转南走。又一里，于是南面开阔，前面没有障碍，俯视南部的湖，北部的山坞，州治傍靠着西山，位于山、坞交接处，距离这里还很遥远。道路绕坡往西行，一里多，就顺坡西的峡谷往南下。又走一里，到达山麓，于是沿着山崖往西转。半里，是靠山临坞的村舍，四周的围墙很大，这是山塍塘。问后知道距离州治还有十里，但挑夫懒得走。于是住宿。

十四日　拂晓，在山塍塘吃饭，天大亮才出发。从这里都是往西南从平整的田地中走。二里多，有座小山在平川中往南突起，道路从小山西北绕转过去。又往西南在平地中走，雨霏霏而下。走二里，一条大溪从北向南，平缓地流过浅沙，浩浩荡荡往南注入湖中，然而自从下到山塍塘，湖就看不见了。顺溪水往南走，又半里，大石桥横跨东西，溪流大概是从北部的甸头流来。考查志书，剑川西北七十里的山顶上，有山顶泉，大约有半亩水面，是剑川的源头。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现在丽江府南部边界九和背后的主脊，其实是剑川的发源地，那么这座山就在主脊之南是可以知道的。另外有东山的清水江流，也合并入剑川，清水江曲折绕流到这里，也不下七十里，那么清水江也是剑川之源是可以知道的。从桥上往北看，就知道溪水沿着西山往南流，东边则是山塍塘北面环绕、挟持的山，山塍塘东部的山往南坠下去而形成平川，又往东，是东山往南延伸而屏障在东部，与西部的金华山相对。因此山塍塘其实是平川北边的尽头处，其东南敞开平川让湖水聚集，其西北形成峡谷让水流出去。过石桥，大风大雨来临。顺溪水往南行半里，在坊下躲雨，过了很久雨才渐渐停下，于是又往西南从田间走。一里多，有条小河从西边流来，就溯流往西走一里，来到剑川州。

州治没有城墙，从东街进去，到州署前，就往北走，把行李放在北街杨贡士家。于是到集市上买鱼。见街北有祠堂，进去拜祭，是祭祀气节高尚的段公。段公名高选，是剑川州人，万历（公元1573—1620年）末年，以进士身份担任重庆府巴县知县，全家死于奢崇明之难，所以当地奉命建祠堂。如今段公的长子段暄因其父的功勋被赐官，在首都锦衣卫。祠堂中有一个读书人教授幼童。栽在盆中的花很茂盛，山茶只有一尺左右高，但花却有碗大。走出祠堂，往东回到住处，把鱼交给顾仆，让他守着行李，而我和主人的儿子，让挑夫提一包饭，去游金华山。

走出西郊，天气十分晴朗，首先眺望平川中的形势。东部就是主脊往南延伸、分向剑川湖东边的山，这是东山。西部则金华山最高，和北边崖场的各座山，和南边罗尤背后的岭，不相上下地峙立在西部，这是西山。〔金华山脉，实际上是从西南的老君山伸来。老君山在剑川州西南六十里的杨村北面，这座山最高，是丽江府、兰州的交界，矿产极为丰富，是其它山的两倍。当地人说，这座山从前也属于剑川州，二十年前，一个不知姓什么的土千户，接受丽江府的贿赂，把这座山送给丽江府。丽江府把它当作众山的命脉，禁止采矿。但是我查阅《一统志》，金华山脉从西番的罗均山伸来，大概老君就是罗均的误读，然而认为是从西番伸来，则是《一统志》错了。金华山仍然位于兰州东边，西番则在兰州西边的澜沧江外，此山即使不属于剑川州，也是在丽江府、兰州界内，怎么会说来自西番呢？但从这里也能知道金华山原本就不属于剑川州，当地人所说的受贿、赠送一类话，不能够相信。〕平川北部是山塍塘后岭，从东山向北转，掉转尾端往西延伸。南部是印鹤山，从东山往南延伸，掉转其岭往西回旋。中间围成平川，东西宽十里，南北长三十里，而湖水占掉了一半。湖源从西北流来，向西南穿峡谷流去，而湖泊单独向东南扩展。这是平川的概貌。平川地处鹤庆府西，而稍微偏向南；在丽江府南，而稍微偏向西；在兰州东，而稍微偏向北；在浪穹县北，而稍微偏向西。这是平川四边的依傍。州治的山脉从金华山北岭往东绕下来，沿州治往西走一里多，到达金华山山麓。有两座寺庙，并列向东，都不宏大宽敞。寺后有亭有廊，建在台阶盘绕的层崖上面，泉水飞洒，竹影桃花，掩映有致，是乡绅杨君的馆舍。从馆舍北登崖往西上，有关帝庙，也是向东，但位置较高，往东俯视平川



中的湖光景色，以及东山最高处的层层雪迹，十分明媚。从庙后顺大路又往西上半里，往北顺坡而下到桃花坞；从南边的岔路上去，到万松庵；而一直西去的大路，则往西越岭后抵达莽歇岭。

于是跟随杨君的引导从北坡下去，数百步间有近千棵桃树，满树繁花，深红的颜色放射出浅色的光环，使人觉得突然进入锦绣丛中。从桃花中穿过，又往西上大路，横穿到大路南，上面就是万松庵，下面是段氏墓，都朝东。段氏墓正正地立在坞中，万松庵高高地坐落岭上，加上桃花坞，最初都是土官家的山，现今墓葬是段家的，而桃花坞、万松庵还是土官家的。万松庵从前是庵，听说现在建造成马栈，门关着不能进去。于是仍然从关帝庙边走，大约一里下山。山北面有很深的峡谷，从后山环夹而出，涧流嵌在底下，这是崖场。两边崖石对立，裂口处离得很近，从外面遥望，不知道山是从中断开的。我想溯流进去，因为忙着去金华山，于是顺山往南行。



走一里多，有道像一堵墙一样的冈，从西山往东延伸到州南，是引水的冈。越过冈又往南走一里多，西山下傍靠有道宫，也是东向。道宫内左边是何氏书馆，何乡绅的儿子在书馆读书。宫中焚香设坛祭祷的，不是道士，而是和尚。和尚带我游书馆，观赏茶花，叫何公子出来见面，但何公子不在，留我稍作休息，我急着登山，于是出宫。

沿宫右转西上坡，走一里，石坡上坐落有神庙，是土主庙。庙东向而前面有阁，阁后两棵古柏立在两边，虬龙般的藤子夭绕矫健，上下连络，泉水流淌，山石突立，左右错落，也是幽雅的胜地。和何公子相遇，他想拉我回书馆，而且说："也请见一见家父。"因为他的父亲喜好邀请奇人，所以他想请我去见面。我约好下山时去拜访。〔过后询问知道，何是以进士身份起家，名字为何可及；回忆起他因为是魏忠贤党而被削夺身份。后来就没去拜访。〕我从庙右往西上，于是抬着头往上攀高，顺着直坡而登，三里，转到突崖上面。崖石突立在坡右，下临深峡，峡谷从突崖上面的石门坠下去，很深。从这里往上眺望，两边的崖壁像门对立，高高地立在峰顶，门内岩石环立、翠色掩映，仿佛有云的羽旗和仙人出没。更加鼓足勇气直上，道路曲折陡悬，又登一里就到了像门扇一样的左崖。崖上有小石塔，沿崖往西进，两边崖壁从中辟开，上面直插云霄，而下面很平。崖壁中有三间佛宇，左右的柱子恰好支撑在两边崖上，峡谷从佛宇前往下坠，道路沿左崖进去，从右崖石壁上

的栈道绕向前而登玉皇阁。佛宇之后，有个方形池塘，从后峡谷引小水进去，池边有飞岩嵌入右崖中，一个僧人傍靠飞岩居住。位于两边崖壁相夹之中的底部，中午都看不见太阳，只有清澈碧蓝的天光和冷冷的云彩紧紧缠绕住石门石窗罢了。沿崖底坡坳登内坞，有三清阁；从右岩踩着栈道攀登前崖，有玉虚亭，咫尺之间有幽深旷远的异趣。我于是先登旷远处，就踩着栈道绕到右崖前。栈道悬在数丈高的空中，上下都是绝壁，头上耸入云天，脚下直插峡底，栈道架在空中而横靠绝壁。往东越过前崖，于是盘绕南崖，往西转北上，然后登凌崖端，就是峡口右崖的绝顶。崖端向东高悬，三面峭削，凌空无靠。往前俯视平川，云雾笼罩湖面，村舍树影，历历在目，如同画卷倒铺。往后眺望内峡谷，岩石环绕、翠色回旋，如同芙蓉城而花蕊为门阙，互相掩映，深远莫测。峰头上只容得下一座阁，阁中供奉着玉皇大帝神像。

我登高揽秀了很久，环顾四周没有路，准备由先前的路下到栈道，忽然有个僧人到来，说："这里有小路，可以进入内峡谷，不必往下走。"我跟随他走，从玉皇阁左的陡崖端，沿侧边挨空翻越，踩着崖上的一条线缝，绕崖往西进去，往下俯瞰就是凌空的栈道上面，走半里就到了内峡谷中。峡谷中陡峰向内簇拥，如花瓣分开、花蒂连结，中间空如莲花房。有座圆峰单独穹隆在后面，位于峡谷正中峙立，两旁都有山峰攒合，分为两道峡谷，在中峰前合拢。旁边的山峰往外和冈连接，从后脊绕臂向前，会合成崖门，两门相对的距离只有一线峡谷。外部环围中间簇拥，这也是另一种绝妙佳境啊。冈上的小峰共有五座，当地人按五行称呼，分为金、木、水、火、土之峰。这也是过于苛求的言论，即使不凭借五行，难道会比不上东海的三神山吗？中峰前建盖阁，供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太上老君，阁前有一棵十分巨大的古柏，位于两旁崖壁会合的正中之上。我想往上攀中峰，看见阁后的路很陡，穿左峡而上，有路往前通到峡口左崖门顶上，于是穿峡谷往北攀登。从东出去往西转，坡间峙立着塔，路到这里断了。我还是攀爬悬崖峭壁，很久没有找到路，而杨贡士的儿子和挑夫都在下面远处呼唤，于是返回。顺内峡谷三清阁前往下坠到峡底，共走一里就到峡门内的方池边，就着僧人住的岩洞，点火烧泉水，把所带的饭放进去煮了一起分着吃。于是和僧人一同出峡门，顺左崖往东行。僧人指点右峡壁间的突崖下面，石头裂成峡谷，下临绝壑，中间嵌有高峻险要的岩石，往里走直通



山后的莽歇岭，峡谷中从来都被虎豹盘踞，没有人敢进去。我想往南从悬崖下去，僧人说："既没有路而又有虎，您何苦一定要亲自试呢。而且外面有陡崖阻隔，里面没有火把，即使没遇上虎，也不能进去。"杨贡士的儿子说："赶快下山，还可以去看罗尤温泉，这种不能预测安全的地方，一定不能去。"于是随他们往东北下山。走一里，道路分两岔：一条沿山往北下，是进州治的便道；一条直东顺坡下，就是来时走的路。僧人于是告别往北去，我仍然往东下。走一里，路左边有块巨石，在坡上向东峙立，往下俯瞰土主庙后，巨石有三丈高，东面削平，上面刻着三大天王像，中天王的像更大，上齐石顶，下踏崖脚，手中托着一座塔，左右二天王像稍稍矮一点，〔当地人说，土司出兵时，一定宰杀猪羊夜晚祭石，祭祀后祭品没有了，打仗一定成功。〕这是天王石。又下一里，到土主庙南，于是越过沟涧往南上坡，顺西山东顶，越坡穿坞，向南行。靠坡临川的村庄，篱笆房舍曲折，竹木高大茂盛，有妖艳的桃花，素雅的李花点缀，风光景色十分奇异，走三里多就到一个大村庄，金华山延伸到这里为南部尽头处。又下去是盘绕的山岭，迂回绵延往南伸去，兰州的路从这里往西越过去，顺杨村走就到了。

沿村南往东盘绕向东突出的山口走，一共一里多，往南转就到达罗尤邑，也是百户人家的聚居地。这里有温泉，从村中的洼地涌出，每年冬月沸腾的水流如注，人们争着去沐浴，而春天时则干涸成污水池，水静止而不流动，也不热。温泉有两个池，一个在路边，一个在围墙内，现在看到的，和积水的洼坑没有两样。当地人说，这水和兰州温泉彼此互通，从这里溢出则那里干涸，从那里溢出则这里干涸。大致秋冬季往东流出，春夏季往西边流出，东西之间隔着重峦绝箐，相距八十里，而泉水往来有时令，东西替换而不违背时令，这又是一桩奇闻异事。村中有泉水从西峡谷流出，人们争着引泉水灌溉，和温泉不相关。温泉上面有石龙寺，因天晚来不及探访，于是沿大路往北回去。四里，往北过一座桥，桥北有民房，名水寨村。从村北转向西，眺望金华山的石门峡谷，阙门高悬在两边，如同天门远远地耸立。又走二里，往北到达州治，进入南街，又走一里多回到住所。

【原文】

十五日　余欲启行，闻杨君乔梓言莽歇岭为一州胜处[1]，乃复为一

日停。命担者裹饭从游，先从崖场入。崖场者[2]，在金华北峰之下，有涧破重壁而东出，剖层峰为二，其内皆云舂水碓，极幽寂之致。莽歇正道，当从南崖上；余意披峡而西，由峡底觅道上，更可兼尽，遂溯流入。始缘涧北，不得入。仍渡涧南西入，南崖之上，即昨桃花迷坞处，而此当其下嵌。矫首两崖逼霄，但谓涧底流泉，别有天地，不复知峰头春色，更占人间也。曲折三里，只容一溪宛转，乱舂互答。既而峰回峡转，前岭西亘，夹涧北来，中壑稍开，环崖愈嵌，路亦转北，而回眺西南岭头，当是莽歇所在，不应北入。适有樵者至，执而问之，曰："此涧西北从后山来。莽歇之道，当从西亘之岭，南向蹑其脊，可得正道。"余从之。遂缘西亘岭西南跻之，虽无路径，方位已不出吾目中。一里余，遂南蹑其北突之脊，东来之路，亦愈此转南矣，遂从之。此峰自金华山北向横突，从此下坠，前尽于崖场峡口，后尽于所逾之脊。其西又有山一支，亦自南北向横突金华山之后，而为北下之峡。盖二山俱从西南老君山来，分支并驰，中夹成箐，石崖盘错，即所谓莽歇岭也[3]。于是循金华山之西南向二里，又渐下者半里，而抵箐中，其箐南来，东崖即金华北岭之后，西崖是为莽歇，皆纯石危亘，骈峡相对，而路当其下。先有一崖，北向横障箐中，下嵌成屋，悬覆二丈余，而东北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南向无隙。从象鼻卷中，傍东崖上透，遂历覆崖之上，望东西两崖，俱有石皮壁覆云，而西崖尤为突兀，上露两亭，因西向蹑危登之。其亭皆东向，倚崖缀壁，浮嵌欹仄，而南列者较大，位佛像于中。左壁有泉自石罅出，下涵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摭虚而过，得片石冒亭其上，三面悬削，其路遂绝。此反北凌箐口，高出象鼻覆盖之上矣。凭眺久之，闻木鱼声甚亮[4]，而崖回石障，不知其处。复东下箐底，溯细流北入，则西崖转嘴削骨，霞崩嶂压，其势弥异。半里，矫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刳旁裂，或层堆，或直劈，各极骞腾。有书其上为"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悬穹亦甚高，或云以蔑箩藤索，从峰顶倒挂而书者。西崖有白衣大士，东崖有胡僧达摩，皆摩空粘壁而成，非似人迹所到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阁当箐中。由此攀西崖，捱石磴，有僧嵌一阁于崖隙。其阁亦东向。其崖上下陡绝，中嵌横纹，而阁倚之。挨横纹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崖逼不容青莲座也。其北横纹进绝矣。前闻鲸声遥递，即此阁僧。其师为南都人，茹淡辟幽，栖此有年，昨以禅诵赴崖场，而守庐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爱其幽

险，为憩阁中作记者半日。

僧为具餐。下午而师不至。余问僧："此处有路通金华山否？"僧言："金华尚在东南，隔大脊一重，箐中无路上。东向直蹑东崖，乃南趋逾顶而东下之。盖东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极，直列如屏，其上为难。"余时已神往，即仍下玉皇阁，遂东向攀岭上。时有游人在玉皇阁者，交呼："此处险极难阶！"余不顾，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缘峰腰自南而北，担者欲从北去，余强之南。半里，此路乃东通后岭，非东南逾顶者，乃复东向蹑峻，担者屡后，呼之不至，余不复待，竭蹶上跻，一里余而东逾其脊。从脊上俯视，见州治在川东北矣，乃即从脊南趋。半里，又东南蹑峻上，一里，始凌金华山顶。于是北眺丽江，西眺兰州[5]，东眺鹤庆，南眺大理，虽嵌重峰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东之大脊分支处，南之印鹤横环处，雪痕云派，无不历历献形，正如天际真人[6]，下辨九州，俱如一黍也。复从顶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渐西转向老君，余知乃杨庄道[7]，乃转而北瞰东向之路，得一线垂箐下，遂从之。下里余，路穷箐密，倾崖倒坎，欹仄蒙翳，下嵌莫测。乃攀枝横跌，跌一重复更一枝，幸枝稠箐密，不知倒空之险，如是一里，如蹈碧海，茫无涯际。既而审视，忽见一塔下涌，虽隔悬重箐，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门，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攀坠之法。又一里，有线径伏箐间，随之亟行。半里，得中洼之峡，又半里，出三清阁之后，即昨来审视而难从者。于是下峡门，过昨所饭处，皆阒无一人。乃前趋过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险道矣。乃从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则担夫犹未归也。



注释

①乔梓（zǐ子）：原为二木名，乔树果实向上，梓树果实下俯，因以此比喻父子。

②崖场：今作岩场，在剑川县稍西北，永丰河出山口。

③莽歇岭：今作满贤林，意为贤士荟萃的山林。在剑川县城西，金华山后，海拔2500米。

④木鱼：佛教法器名，以木雕挖成鱼形，念经时敲击伴诵，以调音节。鲸声即礼佛时敲击木鱼的声音。

⑤兰州：隶丽江府。元明时治所在今剑川县西部的坡脚。

⑥真人：修真得道的人，传说中的成仙者。道家成仙者，男为真人，女为元君。

⑦杨庄：十四、十七日记皆作"杨村"，今剑川县西北隅仍有杨家村，距老君山

不远。

【今译】

十五日　我准备启程，听杨君父子说，莽歇岭是剑川州的名胜处，于是又决定停留一日。命令挑夫带着饭随同游览，先从崖场进去。崖场在金华山北峰下面，有沟涧穿破重重崖壁而往东伸出，将层层山峰一剖为二，其内全是云雾冲撞、水流涌积，极尽幽静的景致。去莽歇岭的正路，应当从南崖上；我想往西穿峡谷，从峡谷底寻路上去，更能兼得穷尽山水，于是溯流而入。开始沿沟涧北面走，不能进去。便到沟涧南面往西进，南崖上面，就是昨天桃花迷乱的山坞之处，而这里正处在桃花坞下面的凹地。抬头看两边崖石直逼云霄，便只认为涧底流水，另有一番天地，不再知道峰顶的春色，更占有人间美景。曲曲折折走了三里，涧中只容得下一股溪水流转，横冲直撞、交错相应。不久峰回峡转，前面的山岭向西绵延，狭窄的沟涧从北伸来，壑谷中部逐渐开阔，环绕的崖壁更加凹嵌，道路也转北走，但回头眺望西南边的岭头，应是莽歇岭所在之处，不应当往北走。适逢有砍柴人来，拉着询问，砍柴人说："这沟涧从西北后山伸来。去莽歇岭的路，应当顺往西绵延的岭走，往南翻越岭脊，可以走上正路。"我听从他的话。就沿往西绵延的山岭向西南攀登，虽然没有路，但方位已经收入眼中。走一里多，就往南攀登那向北突起的岭脊，东边伸来的路，也越过此脊转南了，于是顺路走。此峰从金华山向北横耸，从这里下坠，前面到崖场峡谷口结束，后面到所越过的岭脊结束。其西又有一支山脉，也是从南向北横耸在金华山后，从而形成往北延伸的峡谷。原来两座山都从西南边的老君山伸来，分支并驰，中间夹成箐，石崖盘绕错落，就是所说的莽歇岭。于是沿金华山的西南面走二里，又逐渐下半里，就到达箐中，箐从南边伸来，东崖就是金华山北岭后面，西崖就是莽歇岭，两边都是陡峭的石峰横贯，并列相对，而道路在崖下。先有一座崖石，向北横阻在箐中，下面凹嵌进去形成石屋，顶盖悬空二丈多高，而东北垂下一块石头，如同象鼻拄地，往南没有缝隙过路。顺象鼻卷中，傍靠东崖往上穿，于是穿到覆盖石屋的崖石上面，眺望东西两边的崖壁，都有石块架壁，云彩覆盖，而西崖尤其突出，上面露出两座亭，于是往西向陡崖攀登。两座亭都向东，靠崖连壁，嵌空倾斜，靠南坐落的亭较大，中间有



佛像位置。左壁有泉水从石缝中流出,往下流入小池而不溢出去。北亭靠着凹嵌的崖壁和路连通,从空亭中穿过,看到一片石块冒出亭上,三面悬空陡削,道路中断。这里反而往北逼迫箐口,高出象鼻、覆崖之上了。登高眺望了很久,听到敲木鱼的声音很响亮,但崖壁迂回,石块阻隔,不知道声音来自何处。又往东下到箐底,溯小水往北进,只见西崖环转变化,石壁陡峭,如云霞倒塌,屏障下压,形势更加奇异。半里,抬头往上眺望,崖壁或是下嵌上耸,或是中剖旁裂,或是层层堆积,或是陡直如劈,各自极尽飞升之势。崖壁上写着"天作高山",字很大,而悬崖绝壁穹隆得很高,有人说字是用篾箩藤索从峰顶上倒挂下去书写成的。西崖有观音菩萨,东崖有胡僧达摩,都是凌空粘壁而成,不像是人迹所到之处。再往南走半里,玉皇阁位于箐中。从这里攀登西崖,紧靠石阶,有个僧人在崖缝中嵌入一座阁。阁也是东向。崖石上下都极其陡峻,中部嵌有横缝,而阁傍靠在崖缝中。顺横缝往北,又盖有一座亭,亭中供有巨佛,靠壁而立,因为崖石逼仄容不下青莲座。往北横缝也断绝了。先前听到远方传送的木鱼声,就是这阁中的僧人所敲。僧人的师傅是南京人,吃素开辟幽境,住在这里很多年了,昨天因禅诵而到崖场去了,守屋的是他的徒弟,徒弟留我等候法师。我喜爱这里的幽静险要,就在阁中休息半天,写日记。

僧人为我准备午餐。下午法师都没回来。我问僧人:"这里有没有路通到金华山?"僧人说:"金华山还在东南,隔着一重大山,箐中没有路上去。往东直登东崖,就往南越过崖顶后往东下。东崖到那里不是石峰而是土山了,只是极其陡峭,直列如屏障,很难上去。"此时我已经神往,就仍然下到玉皇阁,于是向东攀岭而上。当时在玉皇阁的游人交相呼叫:"那里极其危险、难以攀登!"我不理会,越上越陡。上了二里,有路沿峰腰从南向北伸,挑夫想往北去,我强命他往南走。半里,这条路往东通到后岭,不是往东南翻越崖顶,于是又向东攀登险峻的山,挑夫常常落后,呼唤而不赶上来,我不再等,竭尽全力往上攀,一里多就往东越过顶脊。从脊上俯视,看到州治位于平川东北,于是顺脊往南急行。半里,又向东南攀登险峻而上,一里,就登上金华山顶。于是往北眺望丽江府,往西眺望兰州,往东眺望鹤庆府,往南眺望大理府,虽然都处在重重峰峦之下,分辨不清城郭人民;但西边的老君山,北边的大山,东边大山分支处,南边印鹤山横绕处,雪迹山脉,无不历

历在目，正像天边的仙人，辨别天下九州，都像一粒黍子。又顺顶脊往南行，脊上已经有路，一直往前走一里，渐渐往西转，通往老君山，我知道是去杨庄的路，于是转北俯瞰向东去的路，看到一条小路垂下箐中，就从小路走。走一里多，路断箐窄，倾崖倒坎，仄斜蒙蔽，下嵌莫测。于是攀援树枝横跌，跌一段又换一树枝，幸好树枝稠密、箐沟狭窄，不觉得倒腾空中危险，像这样走了一里，如踩在绿色的海洋中，茫无边际。不久之后仔细看，忽然看到下面现出一座塔，虽然悬隔着重重沟箐，但边境四隘都看得到，知道距离石门，不会在三千丈弱水之外了。再用攀坠法下。又下了一里，有条线一样的小路隐藏在箐中，急忙顺小路走。半里，到中洼的峡谷，又半里，走出三清阁后，就是昨天审视过而难以顺着走的地方。于是下到峡谷口，经过昨天吃饭的地方，都空无一人。就往前快步走过昨天所观望的虎穴上面，从这里一直是大路，没有险道了。就顺北路沿西山向北下，五里后回到住所，而挑夫还没回来。



【原文】

十六日　平明，炊饭而行。遵南街出，七里至罗尤邑。余以为将滨湖而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竟不见波光渚影。途中屡陟冈越涧，皆自西向东，而冈涧俱不巨，皆有村庐。八里，一聚落颇盛。从其南又一里，大路将东转而趋海门桥[1]，有岐西南入，乃石宝山道也，从此始与大道别。南瞻印鹤山，尖耸而当湖之南，为一川之南屏。其脉自湖东南下伏，而西度复耸，故榆城大道，过海门桥绕湖南而东，由其东伏处南逾而出观音山；湖流所注，由海门桥绕山北而西，由其西尽处南捣而下沙溪。石宝山又在印鹤西南，东隔此溪南下，又西隔驼强江北流，故其路始从此溪北峡入，又从驼强江东峡渡，然后及石宝之麓焉。由岐路循西坡南下，一里，度一峡。从峡南上，转而西行，二里余，已遥望石宝山尖穹西大峰之南矣。

于是复西南下一里，涉涧，乃南向升层冈，峡中曲折三里，始南逾其脊。南下二里，有水自西南峡来，至此折而东去，是为驼强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桥南环塍连阡。南陟之，半里，有村庐倚南坡下，颇盛，是为驼强村。从村南复随箐南上，一里余，登岭脊。从脊上西望，老君山雪色峥嵘，在重峰夹涧之西，始知石宝之脉，犹从金华南下，而尽于驼

强北转之处;若老君之脉,则南从横岭而尽于黑会、澜沧之交矣。平行脊上一里余,稍南下,度峡坳,半里,东望海门桥之溪,已破峡嵌底而南,有路随箐直下而就之,此沙溪道也;有岐南上盘西峰之南,此石宝道。乃南上盘峰,一里余,凌峰之南,遂西转而饭。从岭头西向行二里,稍下而逾脊西,随之南转西向,一里,又西南逾其北突之崖,始平望石宝之尖,与西峰并峙,而白塔高悬其间。

南一里,遂坠壑直下,一里,抵崖麓,则驼强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峡中,而两崖东西夹峙,巉石飞骞,古木盘耸,悬藤密箐,蒙蔽山谷,只觉绿云上幕,而仰不见天日,玉龙下驰,而旁不露津涯。盖西即石宝之麓,东乃北绕之峰,骈夹止容一水,而下嵌上逼,极幽异之势。循东崖南行三里,夹壁稍开,有石梁西度,立梁上四眺,尚不见寺托何处。梁南两崖,溯水而上,已无纤径,而桥东有路,南逾东峰,则沙溪之道也。度桥西半里,西壁稍开,中坠一坑,甚峻,有巨阁当其口,已倾圮不蔽风雨,而坑中亦无入路,惟仰见其上盘崖层叠,云回幛拥,如芙蓉十二楼,令人目眩心骇。路循坑右盘崖磴曲折上,一里余而入石宝寺山门[②]。门殿三四层,俱东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寂寥;然石阶殿址,固自雄也。

余停行李于后殿之右,一老僧栖其后,初不延纳。余不顾,即从殿北盘左腋,穷北岩二重,复下,从殿南盘右腋穷北岩一重,再下,则老僧已炊黄粱相待。时已下午,复从右腋上玉皇阁,穷塔顶,既暮始下。盖后殿正嵌崖脚,其层亘之崖,重重上盘,而路各从两旁腋间,分道横披而入,其前既悬削,不能直上,而上亦中断,不能交通,故殿后第一层分嵌三窍,北窍二重,路从北腋转,南窍一重,路从南腋转,俱回临殿上,而中间不通。其上又环为第二层,殿后仰瞻不见也。路又从玉皇阁北转,即凭临第一层之上,从突崖北陟,蹑北支西上三里余,凌后峰之顶。顶颇平,西半里,有白塔当坪间,又中洼为土塘者二而无水。洼之南,皆石坡外突,平度如塘堰,而石面有纹如龙鳞,有小洼嵌其上,皆浅而有水。其顶即西并大峰,其峰横列上耸,西拥如屏,欲蹑其上,路绝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并不竭石池,余所睹颇不一,亦少就雕刻,不辨孰为天成也。

十七日　由石宝饭而下山。二里,度桥东上,即转东南,二里,东逾其脊,乃转而南行。渐下,转而西南,三里,又转而东,一里,循山南转。其地马缨盛开[③],十余小朵簇成一丛,殷红夺目,与山茶同艳。二

里，过一南度之脊，里余，越岭而南，始望见沙溪之坞，辟于东麓。所陟之峰，与东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夹大坞，而剑川湖之流[4]，合驼强江出峡贯于川中，所谓沙溪也[5]。其坞东西阔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谷甚盛，剑川州皆来取足焉。从岭南行又二里，峰头石忽涌起，如狮如象，高者成崖，卑者为级，穿门蹈瓣，觉其有异，而不知其即钟山也。去而后知之，欲再返现，已无及矣。又一里，遂东南下，三里及其麓。从田塍间东南行，二里，得一大村，曰沙腿[6]。遇一僧，即石宝山之主僧也，欲留余还观钟山，且言："从此西四十里，过蕨食坪，即通杨村、兰州，由兰州出五盐井[7]，径从云龙州抵永昌，甚便。"余将从之，以浪穹何巢阿未晤，且欲一观大理，更闻此地东去即观音山，为鹤庆、大理通道，若舍此而西，即多未了之愿。

乃别僧东南行塍间，三里至四屯[8]，村庐甚盛，沙溪之水流其东，有木梁东西驾其上，甚长。度桥，又东南望峡坡而趋，二里，由峡蹑坡东向上者五里，得一坡顶，踞而饭。又东一里余，见路右有峡西坠如划堑，其南有崖北向，一洞亦北向辟门，艰于坠峡，惟隔崖眺望，不及攀也。又东里余，抵东脊之下，有涧自北来，小水流其中，南注西坠峡间，大路涉涧而东逾脊，已乃知其为三营道，如欲趋观音山，当溯涧而北入坞。余乃复返涧西，北向溯之入，行夹中，径甚微，两旁石树渐合。二里出夹，乃东北蹑坡而上，坡间万松森列，马缨花映日烧林，而不闻人声。五里，转而东，又上五里，始蹑其脊。脊南北俱峰，中反洼而成坳，穿坳一里，始东北向而下。望见东界，遥山屏列，上干云汉，而其下支撑陇盘，犹不见下辟之坞也。



坠峡而下二里，又见东麓海子一围，水光如黛，浮映山谷，然其径芜塞，第望之东下。又二里，始有路自北顶而下，随之东北降，又五里余，始及山麓。麓之东，平壑内环，小山外绕，自西大山北麓分支，回环东抱，又转而西，夹于南麓，四周如城，中辟如规，北半衍为平畴，南半潴为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逼大山之麓，破峡坠去，其中盖另一天也。当壑之中，有居庐骈集，是为罗木哨[9]。其北冈峰，如负扆独拥于后，而前有庐室倚其阳，是为李氏之居。李名某，以进士任吏部郎。今其家居[10]。地灵人杰，信有征哉。东行塍畴间二里，过罗木哨村。又东一里余，有大道自西北向东南交过之。又东半里，抵东冈下，循之而北，半里，乃东向逾坳而上，又半里乃下，及其东麓，数家濒东溪而居。

其溪自三岔路涧峡发源，经观音山过此，而西南绕出洞鼻，合浪穹海子及凤羽闷江，而同人普陀崆，南经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时将暮，担者欲止，问村人不得，乃误从村南度小桥，由溪东大道北行。二里，得观音铺村，已日暮矣，遂宿。

十八日　昧爽促饭，而担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赀，为送浪穹。遂南行二里，过一石桥，循东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11]。循山南去，为三营大道；由岐西南，过热水塘，行坞中，为浪穹间道。盖此地已为浪穹、鹤庆犬牙错壤矣。于是西南从支坡下，一里，过热水塘[12]，有居庐绕之。余南行塍间，其坞扩然大开。西南八里，有小溪自东而西注。越溪又南，东眺三营，居庐甚盛[13]，倚东山之麓，其峰更崇；西望溪流，逼西山之麓，其畴更沃；过此中横之溪，已全为浪穹境矣。三营亦浪穹境内，余始从鸡山闻其名，以为山阴也，而何以当山之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光寨，以其地险要，特立三营以控扼之。土人呼营为阴，遂不免与会稽之邻县同一称谓莫辨矣[14]。



又南十里，则大溪自西而东向曲[15]。由其西，有木桥南北跨之，桥左右俱有村庐。南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复自东而西向曲。又度桥而行溪之东三里，于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路东南陟陇而行。四里，则大溪又自西而东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圮，陟之颇危。梁之南，居庐亦盛，有关帝庙东南向，是为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东南又有一山，南自东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针，东西交对，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捣出洞鼻之东垂，又曲而南环东横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两山既分悬坞中，坞亦若界而为二。

于是又西南行塍间，三里，转而西，三里，过一小石梁，其西则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达于城。乃遵堤西行，极似明圣苏堤，虽无六桥花柳，而四山环翠，中阜弄株，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鱼舫泛泛，茸草新蒲，点琼飞翠，有不尽苍茫、无边潋滟之意，湖名"茈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悬，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龟。北有一回冈，高四尺，长十余丈，东突而昂其首，则蛇石也。龟与蛇交盘于一阜之间，四旁沸泉腾溢者九穴，而龟之口向东南，蛇之口向东北，皆张吻吐沸，交流环溢于重湖之内。龟之上建玄武阁，以九穴环其下，今名九炁台[16]。余循龟之南，见其腭中沸水，其上唇覆出，为人击缺，其水热不可以濯。

有僧见余远至，遂留饭，且及夫仆焉。其北蛇冈之下，亦新建一庵，余以入城急，不暇遍历。

由台西复行堤间，一里，度一平桥，又二里，入浪穹东门[17]。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转入护明寺，憩行李于方丈。寺东向，其殿已久敝，僧方修饰之。寺之南为文昌阁，又南为文庙，皆东向，而温泉即洋溢于其北。既憩行李，时甫过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见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18]，仍命其长君送至寺宿焉。何名鸣凤，以经魁初授四川郫县令[19]，升浙江盐运判官。尝与眉公道余素履，欲候见不得。其与陈木叔诗，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后公转六安州知州，余即西游出门。至滇省，得仕籍[20]，而六安已易人而治；讯东来者，又知六安已为流寇所破，心益忡忡。至晋宁，会教谕赵君[21]，为陆凉人，初自杭州转任至晋宁，问之，知其为杭州故交也，言来时从隔江问讯，知公已丁艰先归。后晤鸡足大觉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归，以忧离任，即城破，抵家亦未久也。



注释

①海门桥：今称海门口，在剑湖出口。曾在此发现31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水边村落遗址和红铜器。

②石宝山：在剑川县城南25公里，占地面积约11平方公里，分为石钟寺和宝相寺两部份。石宝山区遍布天然奇石。《重建石宝山祝延寺碑记》载，宝相寺周围"灵泉结乳，怪石磊磊，作仙佛相，鸟兽相，钟鼓琳琅相，种种天成。"后因改祝延寺为宝相寺。康熙《剑川州志》载："钟山，石宝山南，其中有石龛、石佛、石狮、石虎、牛、马。"石钟寺周围更甚。

宝相寺坐落山北，山高谷深，树密藤拥，奇花异草甚多，以自然风光取胜。宝相寺依筑在高耸的削壁上，沿石栈转折攀登，分上下两层，下层有大殿，上层为玉皇阁。海云居（回龙寺）在万树丛中，别有天地。还有牛魔王洞，据说长达五百米，约可容千人。

石钟寺在宝相寺南五公里，文物价值最高，有西南边疆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包括石钟寺八窟，其北的狮子关三窟，其南的沙登村后山谷中五窟。石窟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在大量的佛像中，还夹有"剖腹观音"，"愁面观音"、"酒醉鬼观音"和属于密宗系统的八大明王雕像。其中三窟雕南诏王及其家属官吏等，还有"波斯国人"雕像，藏文题记。有一窟雕一女性生殖器，白族语称为"阿盎白"，一直受到祷拜。石窟保留了南诏、大理以来的大量题记，如"大理国"、"天启十一年"（公元

870年)、"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等,明代李元阳重游石宝山题诗亦保留至今。该石窟开凿于南诏,大理时也有增刻,为我们保留了研究南诏历史的生动资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石宝山区的路线不同。一般人由南而北,从沙溪坝子北端的甸头村登山,先石钟后宝相;若由公路边的明涧哨岔路口往西进山,则先到海云居;徐霞客从北而南,先宝相后石钟,宝相即《游记》中所称石宝寺,但因无人向导,把石钟寺石窟错过了。

③马缨花:为豆科落叶乔木,其叶呈镰状,夜间成对相合,故称合欢。夏季开花,为头状花序,合瓣花冠,颜色淡红。荚果成条形,扁平。

④剑川湖:此湖流出的水即前称"黑会",今作黑惠江,往南流入澜沧江。驼强江今称羊岭河、桃园河。

⑤沙溪:今名同,在剑川县南境。

⑥沙腿:南诏、大理时已称沙退,见石宝山石窟题记。即今沙登村,在石钟山东南麓,甸头村南。



⑦五盐井:云龙县境盐井甚多,主要分布在沘江沿岸,明代曾设五井盐课提举司进行管理,至今大井、石门(今云龙县治)、诺邓、雒马、天耳五处仍称云龙五井。

⑧四屯:即今仕登,为沙溪乡驻地。

⑨罗木哨:今作龙门哨,在洱源县北隅。海子今扩建为海西水库。

⑩今其家居:原脱此四字,据徐本补。

⑪牛街子:今仍名牛街,在洱源县北境。

⑫热水塘:云南俗称温泉为热水塘,此处专指牛街温泉。该温泉至今仍存,在牛街稍南的公路边。

⑬三营:今名同,在洱源县北境。

⑭土人呼营句:明置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同为其附郭县,治所皆在今浙江绍兴。

⑮大溪:即今弥茨河。

⑯炁:同"气"。

⑰浪穹:明为县,隶邓川州,即今洱源县。

⑱更(gēng 庚):古代夜间计时的单位,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小时。及更就是直到天黑后打更。

⑲经魁(kúi 奎):科举制度以五经取士,每经各取一名为首,称为经魁。郫县:隶成都府,即今四川郫县。

⑳仕籍:官吏的名册。

㉑教谕:县学中主持祭祀和考试、教育和管束生徒的学官。

【今译】

十六日　天亮，做饭吃后出发。沿南街出去，行七里到罗尤邑。我以为将要沿着湖走，而大路都是往西南沿坡走，一点看不到波光水影。途中多次登冈越涧，冈、涧都是从西到东走向，并且都不大，都有村舍。八里，有一个比较大的聚落。从聚落南又走一里，大路要往东转然后通往海门桥，有岔路往西南去，是去石宝山的路，从这里就和大路告别。往南瞻望印鹤山，尖耸而位于剑川湖之南，是这一平川的南边屏障。印鹤山脉从湖东南低伏，往西延伸后又耸起，所以去榆城的大路，经过海门桥绕湖南岸后往东，从湖东边低伏处往南越，然后走出观音山；湖水流向，从海门桥绕到山北然后往西流，从印鹤山西边尽头处往南冲下沙溪。石宝山又在印鹤山西南，东边阻隔沙溪往南流，西边又阻隔驼强江往北流，所以道路就顺沙溪北边的峡谷延伸，又顺驼强江东边的峡谷延伸，然后到石宝山麓。从岔路沿西坡往南下，一里，穿过一道峡谷，顺峡谷南面上，转向西行，二里多，已经遥望到石宝山尖耸在西大峰的南面了。



于是又往西南下一里，越过沟涧，就往南登层叠的冈，在峡谷中曲折地走了三里，才往南越过冈脊。往南下二里，有水从西南边的峡谷流来，到这里转向东流去，这是驼强江，江上有大石桥南北横跨，桥南田埂环绕相连。往南过桥，半里，有村舍傍靠在南坡下，很大，这是驼强村。从村南又顺箐往南上，一里多，登上岭脊。从脊上向西眺望，老君山雪色峥嵘，在重峰夹涧的西面，才知道石宝山脉，还是从金华山往南延伸，然后在驼强江转北流之处结束；至于老君山脉，则南边顺横岭延伸，然后在黑会江、澜沧江交汇处结束。在脊上平行一里多，逐渐南下，越过峡坳，半里，往东眺望海门桥的溪流，已经穿过峡谷，嵌入峡底往南流，有道路顺箐直下而沿着溪延伸，这是沙溪道；有岔路往南上，绕到西峰南面，这是石宝山道。于是往南上盘绕峰走，一里多，登凌峰南，就往西转然后吃饭。从岭头向西走二里，逐渐下然后越到脊西面，顺着路转南往西走，一里，又往西南翻越那北突的山崖，于是平视石宝山尖，和西峰并列对峙，而白塔高悬其中。

往南走一里，就坠壑直下，一里，到崖麓，这里驼强江从南向北，在石峡中奔流，而峡谷两边崖石东西对峙，峭石斜飞，古树盘绕高耸，悬藤密竹，蒙蔽山谷。只觉得绿云蒙在上方，而抬头看不见天日；玉龙般

的江水在下奔驰，而两旁没有渡口江岸。原来西边就是石宝山麓，东边是往北绕的山峰，并列相对，只容一水，而且下面深嵌，上面陡逼，极尽幽异之势。沿东崖往南走三里，狭窄的峡壁逐渐开阔，有石桥跨越江西岸，站在桥上眺望四周，还看不见寺庙在哪里。桥南两边是山崖，溯水而上，已经没有小路，而桥东有路，往南翻越东峰，就是沙溪道。过桥往西走半里，西壁逐渐开阔，中间坠下去一个坑，很陡，坑口有巨阁坐落，已经倾塌，不能遮挡风雨，而坑中也没有进坑的路，只是仰身看坑上面，盘崖层叠，白云缭绕，屏障高耸，如同芙蓉十二楼，令人目眩心惊。路从坑右盘绕崖上的石阶曲折而上，一里多就进入石宝寺山门。门、殿共三四层，都向东，荒废零落，没有秩序，僧道也零落稀少；而石阶殿址，确足以称雄。

我把行李停放在后殿右边，一个老僧人住在背后，一开始他不接纳，我不理会，就顺殿北盘绕左侧，穷究二层北岩，又下来，顺殿南盘绕右侧，穷究一层北岩，再下来，而老僧人已经煮好黄米饭等着了。这时已是下午，又从右侧上玉皇阁，穷究塔顶，太阳落山后才下来。原来后殿正正嵌在崖脚，崖石重叠往上盘绕，而道路分别从两侧各自横穿而入，往前已是陡峭悬空，不能直上，而往上也中断，不能通过，所以殿后第一层分别嵌入三个洞，北洞二层，路从北侧转，南洞一层，路从南侧转，都迂回到殿上面，但中间不通。这一层上面又绕成第二层，在殿后仰望而看不见。道路又顺玉皇阁往北转，就登凌到第一层上面，顺突崖往北上，踏上北支往西上三里多，登上后峰顶。峰顶比较平，往西走半里，平地中立有白塔，又中洼成两个水塘却没有水。洼地南边，都是往外突的石坡，平架如同水塘堤坝，而石面上有龙鳞一样的纹路，有小洼坑嵌在石面上，都浅但有水。峰顶西边和大峰相连，大峰横列着往上耸，像西边拥起的屏障，我想攀越上去，因没有路天色晚而止步。僧人说上面有天生的石像，而且还有不会枯竭的池塘，我所看到过的不止一处，也有稍为雕刻过的，分辨不出哪一座是天生的。

十七日　在石宝寺吃饭后下山。二里，过桥往东上，很快转东南，走二里，往东越过山脊，就转南行。渐渐往下走，转向西南，三里，又转向东，一里，沿山往南转。〔这一带马缨花盛开，十多朵小花簇成一丛，殷红夺目，和山茶一样艳丽。〕二里，越过一道往南延伸的山脊，一里多，越岭往南走，才看到沙溪坞，在东麓敞开。所攀越的山峰，与东部

大山相对立而往南延伸，中间夹着大山坞，剑川湖的水流，汇合驼强江从峡谷流出，纵贯坞中，是所说的沙溪。山坞东西宽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出产的米谷十分富裕，剑川州所需粮食都来这里补足。又顺岭往南走二里，峰头忽然涌起石块，如狮如象，高的形成崖石，低的形成台阶，我穿过石门，踩着石花瓣，感到其中有异常的景致，却不知道这里就是钟山。离开后才知道，想再返回去观览，已经来不及了。又走一里，就往东南下，三里到山麓。从田埂中往东南走，二里，到一个大村庄，名沙腿。遇到一个僧人，就是石宝山的主持，他想挽留我返回去观览钟山，而且说："从这里往西四十里，经过蕨食坪，就通到杨村、兰州，从兰州出五盐井，径直顺云龙州到永昌府，十分方便。"我想听从他的建议，但因为还没见到浪穹县的何巢阿，而且想看看大理府，另外听说这里往东去是观音山，是去鹤庆府、大理府的通道，如果舍弃这条路而往西走，就有许多未能了却的心愿。

于是和僧人告别，往东南从田埂上走，走了三里到四屯，村落很繁荣，沙溪水从村东流过，有木桥东西横跨溪上，很长。过桥，又往东南看着峡坡走，二里，顺峡登坡往东上五里，到一道坡顶，盘坐着吃饭。又往东走一里多，看见路右峡谷西坠、如同劃开的沟堑，峡谷南有北向的山崖，一个洞也向北开门，很难坠入峡谷，只有隔着崖眺望，来不及攀登。又往东走一里多，到东脊下，有沟涧从北伸来，沟中有小水流，往南注入往西坠的峡谷中。大路越过沟涧后往东翻越山脊，过后知道这是去三营的路，如果要到观音山，应当溯涧往北进入山坞。我于是又返回涧西，往北溯流而入，在夹缝的沟涧中走，路很细小，两旁崖石和树木渐渐合拢。二里后走出夹缝，就往东北登坡而上，坡间万棵松树森然耸立，马缨花在阳光下映红松林，但没有听到人声。走了五里，转向东，又往上走了五里，才登上坡脊，脊南北都是山峰，中间反而洼成山坳，穿坳走一里，才往东北下。眺望东部，远山屏障般地耸列，上冲云霄，而下面支撑着陇冈盘绕，仍然看不到下面辟有的山坞。



坠入峡谷下二里，又看见东麓有一片湖泊，青黑色的水光，浮映山谷，然而道路荒芜阻塞，只能看着湖泊往东下。又二里，才有路从北顶伸下来，顺路往东北下，又五里多，于是到山麓。山麓之东，平坦的壑谷向内绕，小山向外绕，从西部大山北麓分出的支脉，回环东抱，又转向西，夹在南麓对面，如城墙围绕四周，中间如用圆规画出，北半部扩

展为平畴,南半部积水为湖泊。湖中的水,反而朝西南紧靠大山麓,穿过峡谷坠流而去,其中大概是另外一番天地。壑谷正中,房舍聚集相连,这是罗木哨。北面的冈峰,如同背靠的屏风,独自耸拥在后面,而前面有房舍傍靠在冈峰南面,这是李氏的家。〔李某,以进士身份任吏部郎。如今他在家居住。〕地灵人杰,确实有应验啊。往东在田埂上走二里,过罗木哨村。又往东走一里多,大路从西北向东南交叉而过。又往东走半里,到东冈下,沿冈往北走,半里,就向东越坳而上,又半里就往下走,到冈东麓,数家人濒临东溪居住。溪水从三岔路洞峡发源,流经观音山后流过这里,然后往西南绕过出洞鼻,与浪穹海子和凤羽闷江会合后,一齐流入普陀崆,往南过中所后注入洱海。这时天快黑了,挑夫想停留,找不到村民留宿,就误从村南过小桥,沿溪东的大路往北走。走了二里,到观音铺村,天已经黑了,于是住宿。

十八日　天亮时催促吃饭,但挑夫逃走了。很久,店主人多要我的钱,为我送行李到浪穹县。于是往南行二里,过一座石桥,沿东山麓往南走,七里,到牛街子。沿山往南去,是到三营的大路;从岔路向西南,过热水塘,在坞中行走,是到浪穹县的小路。原来这里已经是浪穹县、鹤庆府犬牙交错的接壤地带了。于是往西南顺着一支坡下,一里,经过热水塘,有民房环绕。我往南从田间走,山坞豁然大开。往西南走八里,一条小溪从东向西流。越过小溪又往南走,向东眺望三营,居家很兴盛,傍靠在东山麓,那里山峰更高大;向西眺望溪流,紧逼西山麓,那里土地更肥沃;越过这条横穿山坞的小溪,已经完全属于浪穹县境了。〔三营也在浪穹县境内,我最初在鸡足山听到三营之名,以为是山阴二字,但为什么位于山南呢?到了这里才知道,西平侯沐英第二次平定佛光寨,因为其地险要,专门建立三营来控制。当地人读营为阴声,于是不免与绍兴府会稽相邻的山阴县称谓相同、不能分辨了。〕

又往南走十里,大溪从西向东弯曲。沿大溪往西走,有木桥南北横跨溪上,桥左右都有村舍。往南过桥,从溪西岸走三里,溪水又从东向西弯曲。又过桥从溪东岸走三里,于是溪水向西紧逼西山往南突的山口,道路向东南登陇而行。四里,则大溪又从西往东弯曲,石桥南北横跨溪上,但桥中间已经坍塌,过桥较危险。桥南住家也兴盛,有座东南向的关帝庙,这是大屯。大屯西,一道山北边从西部大山分出支脉往南耸起,其东南又有一道山,南边从东部大山分出支脉往北耸起,像

保持平衡的针，东西交错相对，但中间不相连。大溪水往北冲向出洞鼻的东垂，又转向南，环绕东部横山的西麓，像梭子那样从山缝穿过。两道山既然分别悬立在坞中，山坞也被分为两部分，

于是又往西南从田间走，三里，转向西，三里，过一座小石桥，桥西是浩荡的平湖，北边和浪穹海子相连，南边映衬山色，而西边城墙耸立，湖中有堤为界，堤一直往西通到城。于是顺堤往西行，堤和西湖的苏堤极其相似，虽然没有六桥花柳，但四周青山环绕，湖中的小岛如珠串，又是西湖所赶不上的。湖中鱼船泛泛，新长出的蒲草毛茸茸的，点琼飞翠，有不尽苍茫、无边潋滟的意境。湖名"茈碧"，真是名符其实啊。往西走二里，湖中有小岛悬在中央，岛上有上百户人家居住。岛南有一块石头突起，六尺高，三丈长，形状如龟。岛北有一道迂回的山冈，四尺高，十多丈长，东端突起如昂首，是蛇石。龟和蛇交错盘踞在一岛之间，四周有九个沸泉腾溢的洞穴，而龟口向东南，蛇口向东北，都张着口喷吐沸泉，泉水在湖内交流环溢。龟石上建有玄武阁，因为下面环绕着九个洞穴，如今名九炁台。我沿着龟石南，看见龟腭中泉水沸腾，龟上唇覆盖突出，被人敲缺了，水很热，不可以洗涤。有个僧人看见我远道而来，就留我吃饭，而且连挑夫、顾仆一道。岛北蛇冈下，也新建了一座庵，我因为急着进城，无暇遍游。



从九炁台西往堤上走，一里，过一座平桥，又走二里，进入浪穹县城东门。走了一里，到达西山下，于是往南转进护明寺，把行李放在方丈中。寺向东，大殿已经敝坏了很长时间，僧人正在修整。寺南部是文昌阁，再南是文庙，都向东，而温泉就从寺北部流出。放置行李后，时间刚过中午，进城拜访何公巢阿，一见面就握着我的手臂请进去，大家喜悦万分，相见恨晚，于是留我饮酒到天黑打更时，然后让他的长子送我到寺中住宿。〔何公叫何鸣凤，最初以经魁的身份被任命为四川省郫县知县，后提升为浙江省盐运判官。曾经和眉公说起我是布衣之士，想探望而没能如愿。他写给陈木叔的诗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的句子，我觉得惭愧，也不能忘怀。后何公升任六安州知州，我就出门往西远游。到云南省后，看到官吏的名册，而六安知州已经换人担任；问东部来的人，又知道六安州已经被流寇攻破，心中更加忧虑。到晋宁州时，见到学师赵君，赵君是陆凉州人，当初从杭州转到晋宁州任职，问后，知道是何公在杭州的故交，他说来就任时在与六安州隔江

相对的地方打听，得知何公因父母去世已经先回来了。后来我在鸡足山大觉寺见到一个僧人，是何公的亲戚，于是知道何公真的回来了，因父母去世而离任服丧，六安州城就被攻破了，到家也没多久。

【原文】

十九日　何君复具餐于家，携行李入文庙西庑，乃其姻刘君匏石读书处也。上午，何君具舟东关外，拉余同诸郎四人登舟。舟小仅容四人，两舟受八人，遂泛湖而北[①]。舟不用楫[②]，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东北三里，湖心见渔舍两三家，有断埂垂杨环之。何君将就其处，结楼缀亭，绾纳湖山之胜，命余豫题联额，余唯唯。眺览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芦，而中束如葫芦之颈焉。湖大而浅，海小而深，湖名茈碧，海名洱源。东为出洞鼻，西为刖头村，北为龙王庙，三面山环成窝，而海子中溢，南出而为湖。海子中央，底深数丈，水色澄莹，有琉璃光，穴从水底喷起，如贯珠联璧，结为柱帏，上跃水面者尺许，从旁遥觑水中之影，千花万蕊，喷成珠树，粒粒分明，丝丝不乱，所谓“灵海耀珠”也。《山海经》谓洱源出罢谷山，即此。杨太史有《泛湖穷洱源》遗碑没山间，何君近购得之，将为立亭以志其胜焉。从海子西南涯登陆，西行田间，入一庵，即护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戚，已具餐庵中，为之醉饱。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为姻家拉去，两幼郎留侍，令两长君同余还，晚餐而宿文庙西庑。



二十日　何君未归，两长君清晨候饭，乃携盒抱琴，竟堤而东，再为九炁台之游[③]。拟浴于池，而浴池无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杂沓，乃已。遂由新庵掬蛇口温泉，憩弄久之，仍至九炁台，抚琴命酌。何长君不特文章擅藻，而丝竹俱精[④]。就龟口泉瀹鸡卵为餐，味胜于汤煮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觞，下午乃返。西风甚急，何长君抱琴向风而行，以风韵弦，其声泠泠，山水之调，更出自然也。

二十一日　何君归，饭余于前楼，以其集示余，中有为余咏者。余亦作二诗以酬之。

二十二日　何君特设宴宴余。余以小疾欲暂卧，恳辞不获，强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谷真迹、杨升庵手卷示余。

注释

①遂泛湖句：该湖即此碧湖，前称浪穹海子，明代又称宁湖、明河。《明史·地理志》：浪穹县“西北有宁湖，亦曰明河，即普陀江上源。”《明一统志》大理府山川：“明河(即)宁湖，在浪穹县西北五里，周回五十里，水色如镜。”现茈碧湖湖面为8平方公里，南北长6公里，东西宽1～2公里，一般水深11米，最深处32米，平均水位海拔2056米。

②楫(jí集)：划船的短浆。

③九炁台：今名九气台温泉，在洱源县城东郊九气台村，水温达76℃，可烫熟鸡蛋。当地群众并从温泉沟道上刮取天生磺。村周围今已成陆，四周荷田垂柳，景色秀丽。真武阁今存，为二层木结构建筑。

④丝竹：对弦乐器与竹制管乐器的总称。

【今译】

十九日　何君又在家备下饭，我带着行李来到文庙西厢房，是他的姻亲刘匏石君读书的地方。上午，何君在东关外准备了船，拉我和他的四个儿子上船。船小，仅能容下四个人，两张船共八个人，于是往北游湖。船不用浆划，只是用竹篙撑水就行了。往东北在湖中行三里，湖心有两三家渔舍，有断埂垂杨环绕着，何君准备就在这个地方建盖楼房，点缀亭阁，收揽湖光山色的美景，让我预先题写对联扁额，我答应了。观览了很久，然后荡舟往西北行，二里，就从湖进入海子。南面是湖北面是海，像葫芦形状，而中部狭窄处犹如葫芦的细处。湖大而水浅，海小而水深，湖名茈碧，海叫洱源，东边出到洞鼻，西边是刖头村，北边是龙王庙，三面环山，形成深窝，而海水从其中溢出，往南流出去形成湖。海子中央，海底有数丈深，水色清莹，放射出琉璃的光芒，洞穴从水底喷起，如一串串联贯的珍珠美玉，结为水柱帏幕，往上跃出水面一尺多，从旁边遥观水中的影象，千花万蕊，喷成珍珠树，粒粒分明，丝丝不乱，是所说的“灵海耀珠”的景色。《山海经》说洱源发源于罢谷山，就是这里。杨太史的《泛湖穷洱源》遗碑埋没在山中，何君最近收购到，准备为碑立亭以标明这一佳境。从海子西南岸登陆，往西从田中走，进入一座庵，是护明寺的下院。何君的亲戚，已经在庵中准备了午餐，饭饱酒足。下午，仍然上船游湖，往西南行二里，又驶入小港，何君被姻亲家拉去，两个小儿子留下来陪着，让两个大儿子和我一起返回，晚饭后住在文庙西厢房。



二十日　何君没回来，两个大儿子一清早就等候我吃饭，于是携带食盒，怀抱琴，往东走完湖堤，第二次去游九炁台。计划到池里沐浴，但浴池没有房屋覆盖，这一天因为是街子天，沐浴的人很多，于是不去沐浴。就去新庵用手捧蛇口温泉，休息、玩耍了很久，仍然到九炁台，弹琴小饮。何君的长子不仅擅长文章词藻，而且精通弦乐器、管乐器。就着龟口的泉水煮鸡蛋作为午餐，味道比用水煮的好。不一会，寺里的僧人又拿出食盒助酒，下午才返回。西风很急，何君的长子抱着琴迎风走，让风来合弦，琴发出山水之音，更显得自然。

二十一日　何君回来了，在前楼请我吃饭，把他的文集给我看，其中有为我咏的诗。我也作了二首诗酬对。

二十二日　何君专门设宴宴请我。我因小病想卧床短暂休息，真心推辞而不被获准，勉强起床赴宴。何君拿出他所收藏的黄山谷真迹、杨升庵手卷给我看。



【原文】

二十三日　何长君联骑同为佛光寨之游。佛光寨者，浪穹东山之最高险处[①]。东山北自观音山南下，一穹而为三营后山，再穹而为佛光寨，三穹而为灵应山[②]，其势皆崇雄如屏，连障天半，遥望虽支陇，其中实多崩崖叠壁，不易攀跻，故佛光寨夙称天险。《名胜志》谓为孟获首寨，然载于邓川，而不载于浪穹，误矣。国初既平滇西，有右丞普颜笃者[③]，复据此以叛，久征不下，数年而后克之。今以其地建灵光寺。从寺后而上，有一女关最险，言一女当关，莫之能越也。颜笃据寨，以诸女子分守峰头，遥望山下，无所不见。从关而上，即通后山之道，北出七坪，南下北牙者也。余闻其胜，故与长君先及之。仍从九炁台，共十里，过大屯石梁。其梁已折而重建，横木桥以度。遂从东北行五里，转而东，从径路又三里，直抵东山下，乃沿山东北上，又二里而及灵光寺。寺门东向，下临遥川，其前坡虽峻而石不多，惟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楼后殿，两庑为炊卧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别驾所建，今且就圮矣。余至，先有三客在，皆吕姓，一少而麻衣者，为吕挥使子，其二长者，即其叔也。具餐相饷，为余言一女关之胜，欲即登之，诸君谓日晚不及。迨下午，诸吕别去，何长君亦往三营戚家，余独留寺中，为明晨遍历之计。诸吕留蔬果于僧[④]，令供余，且导余游。

二十四日　晨起索饭，即同寺僧从寺后跻危坡而上。二里余，有岐：北盘入峡者，向塞址道也；历级直上而南越峰头者，向一女关道也。余从其上者，一里余，凌坡之脊，随之南转，俯瞰脊东盘夹中，有遗址围墙，即普颜笃之旧寨也，反在其下矣。南一里，峰头始有石累累。从其下东转，南突危崖，北临寨底，线径横腰[5]。

注释

①佛光寨：又称佛光山。《明史·地理志》：浪穹县“东北有佛光山，山半有洞，可容万人，山后险仄，名一女关。”因普颜笃立过旗杆，今名旗杆山，海拔3119米。灵光寺今已不存。

②灵应山：今名同，在旗杆山南，隔大河涧相望。海拔3256米。

③有右丞普颜笃者：原脱“右丞”二字，据四库本补。

④诸吕留蔬果于僧：“果”，四库本作“米”。

⑤线径横腰句：原整理者注：“二十五日至月终俱缺。”此后数日皆在浪穹县（今洱源县）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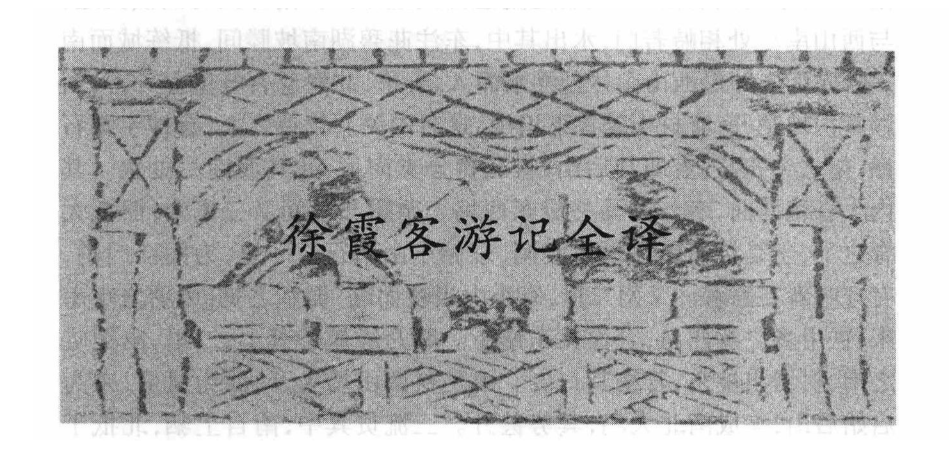
【今译】

二十三日　何君的长子和我一齐骑马去游佛光寨。佛光寨是浪穹县东山的最高最险处。东山北边从观音山往南延伸，第一次隆起为三营后山，第二次隆起为佛光寨，第三次隆起为灵应山，山势都高大雄伟，如同屏障，连起来遮挡了半边天，遥望虽然是支陇，其实中间有很多崩崖叠壁，不容易攀登，所以佛光寨向来被称为天险。〔《名胜志》称为孟获首寨，但记载在邓川州，而不在浪穹县，记载错误。〕本朝建国初年平定滇西后，有右丞叫普颜笃的，又盘踞佛光寨而叛乱，很长时间都没被征服，数年之后才攻克了。如今在此地建盖灵光寺。从寺后上去，一女关最险，意为一女当关，没有谁能越过。普颜笃占据灵光寨时，让众女子分守峰头，遥望山下，无所不见。顺关而上，是通往后山的路，往北出到七坪，往南下到北牙。我听过这一名胜，所以和何公的长子先去。仍然顺九炁台走，共十里，过大屯石桥。石桥断了，正在重建，搭木桥过去。于是往东北走五里，转向东，又从小路走三里，直抵东山下，然后沿山往东北上，又走二里就到灵光寺。寺门东向，下临远方的平川，前面坡虽然陡但石头不多，只是寺前有一块巨石，和房屋一样高耸。前楼后殿，两边厢房是做饭睡觉的地方，这是何君的伯父、某

府的别驾所建盖的，如今快要倒塌了。我到达时，有三个客人先在这里，都姓吕，其中年少而穿麻衣的，是吕指挥使的儿子，二个年长的，是他的叔父。他们准备了午餐请我吃，对我说一女关胜景，我想立即去攀登，他们说天晚来不及了。到下午，姓吕的三人告别而去，何君的长子也去三营亲戚家，我独自留在寺中，为明天一早游遍胜景作考虑。〔姓吕的三人把蔬菜水果留给僧人，让僧人供应我，而且为我导游。〕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带上饭，就和寺里的僧人从寺后登陡坡而上。二里多，有岔路：往北盘绕进入峡谷的，是去佛光寨遗址的路；沿石阶直上，然后往南翻峰头的，是去一女关的路。我顺往上的路走，一里多，登上坡脊，随脊往南转，俯瞰脊东盘绕的峡谷中，有佛光寨遗址的围墙，就是原来普颜笃的山寨，反而在脊下面了。往南走一里，峰头才有较多的石块，从下面往东转，南边突起陡崖，北边对着峡底的山寨，线一样细的小路横穿山腰。





滇游日记八[1]

【题解】

《滇游日记八》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部苍山洱海胜景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三月初,徐霞客到浪穹县(今洱源县)南部的凤羽坝子居停七日,登鸟吊山,游清源洞。在白族聚居的凤羽,徐霞客目睹清明扫墓,欣赏"胡舞"紧急鼓,饮钩藤酒、孩儿茶,民族风情甚浓。初九日离浪穹县城,往南经邓川州(今洱源县南部)赴大理府,沿途过普陀崆考察温泉,游邓川西湖,考察油鱼洞、蝴蝶泉,观"十里香"奇树,探古佛洞,游清碧溪,赶观音街子(即三月街),欣赏多彩的大理石,在著名的三塔寺和感通寺留连。这一带风光旖旎,阅读《徐霞客游记》如展画卷,引人入胜。

三月二十日徐霞客离大理,过下关,往西经漾濞街、永平县。途中攀登苍山西坡的石门,浴曲硐温泉,登宝台山,考察澜沧江铁索桥,记录炉塘的红铜矿。这一带重山叠嶂,路径起伏,徐霞客详记了沿途的山川地貌,辨析了漾水和濞水,探讨了澜沧江和礼社江的关系。二十八日抵平坡,进入永昌府(今保山市)境。

【原文】

己卯三月初一日　何长君以骑至文庙前[2],再馈餐为包,乃出南门。一里,过演武场,大道东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

南尽，有水自西峡出，即凤羽之流也，其水颇大[3]。南即天马山横夹之，与西山南尽处相峙若门，水出其中，东注茈碧湖南坡塍间，抵练城而南入普陀崆。路循西山南尽处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峰壁立耸首，西顾其内坞稍开，有村当耸首下坞中，是名山关。耸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巅，望之突兀甚，盖即县后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尽处也。其内大脊稍西曲，南与天马夹成东西坞。循溪北崖间又三里余，西抵大脊之下，于是折而南，一里，渡涧，东循东山南行。一里，为闷江门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当峡而踞，扼水之吭，凤羽之水南来，铁甲场之涧西出，合而捣东崖下。路乃缘崖袭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村居当坡东，若绾其口者。由是村南山坞大开，西为凤羽，东为启始后山，夹成南北大坞，其势甚开。三流贯其中，南自上驷，北抵于此，约二十里，皆良田接塍，绾谷成村。曲峡通幽入，灵皋夹水居[4]，古之朱陈村、桃花源，寥落已尽，而犹留此一奥，亦大奇事也！循东山而南，为新生邑[5]，共五里，折而西度坞中。截坞五里，抵西山凤羽之下，是为舍上盘，古之凤羽县也[6]。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土尹姓。名忠，号懋亭，为吕挥使梦熊之婿。吕梦熊先驰使导为居停，而尹以捕缉往后山，其内人出饭待客，甚丰。薄暮尹返，更具酌，设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晓而雪满西山。

初二日　晨餐后，尹具数骑，邀余游西山。盖西山即凤羽之东垂也，条冈数十支，俱东向蜿蜒而下，北为土主坪，南为白王寨。是日饭于白王寨北支帝释寺中。其支连叠三寺，而俱无僧居，言亦以避寇去也。从土主庙更西上十五里，即关坪，为凤羽绝顶[7]。其南白王庙后，其山更高，望之雪光皑皑而不及登。凤羽，一名鸟吊山。每岁九月[8]，鸟千万为群，来集坪间，皆此地所无者。土人举火，鸟辄投之[9]。

初三日　尹备骑，命四人导游清源洞，晨餐后即行。循西山南行五里，过一村，有山横亘坞南，大坞至是南尽而分为二峡，西峡路由马子哨通漾濞，有一水出其中；东峡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盖南自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东降而涉坞，过上驷村，渡三涧，三里，东抵一村，复上坡循东山南行。一里余，渡东涧之西，乃南蹑坡冈，则东之蜡坪厂山[10]其厂出矿，山之东即邓川州。与西之横亘山又夹成小坞。南行里余，乃折而东逾一坳，共一里，东向下，忽见一水自壑底出，即东涧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

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间一穴，大仅二三尺，亦北向，上书“清源洞”三字[11]，为邓川缙绅杨南金笔[12]。水不从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见水。或曰，行数里后，乃闻水声。其入处逼仄深坠，恰如茶陵之后洞。导者二，一人负松明一筐，一人然松明为炬以入。南入数丈，路分为二，下穿者为穴，上跻者为楼。楼之上复分二穴。穿右穴而进，其下甚削，陷峡颇深，即下穿所入之峡也，以壁削路阻不得达。乃返穿左穴而进，其内曲折骈夹，高不及丈，阔亦如之，而中多直竖之柱，或连枝剖楹，或中盘旁丛，分合间错，披隙透窾，颇觉灵异，但石质甚莹白，而为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着手即腻不可脱。盖其洞既不高旷，烟雾莫散，而土人又惯用松明，便于伛偻，而益增其煤腻。盖先是有识者谓余曰：“是洞须岁首即游为妙，过二月辄为烟所黑。”余问其故，曰：“洞内经年，人莫之入，烟之旧染者，既渐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渐垂而长，故一当新岁，人竞游之，光景甚异。从此至二月，游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采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点染衣服，无复领其光华矣。”余不以其言为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采，遂折取无余，其烟易染，遂薰蒸有积，其言诚不诬也。透柱隙南入，渐有水贮柱底盘中。其盘皆石底回环，大如盆盎，颇似粤西洞中仙田之类，但不能如其多也。约进半里，又坠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复夹而南北，下平上凑，高与阔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余丈，亦窘缩不能进。乃复出，升坠穴之上，寻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数丈，洞渐低，乳柱渐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难。复返而出，由楼下坑内批隙东转，又入数十丈，其内高阔与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胜。既穷，乃西从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觉峻峒，即入时由楼上俯瞰处。既下穴出，渐见天光，乃升崖出口，满身皆染淄蒙垢矣[13]。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浣。水从乱穴中汩汩出，遂成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黄粱于洞外者亦熟。以所携酒脯，箕踞啖洞前[14]，仰见天光如洗，四山如城，甚惬幽兴。饭后，仍逾西坳，稍南遵花甸路，遂横涉中溪，西上横亘山之东坂。沿山陟陇，五里下，出上驷村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过一村，遂由小径遵西山陇半搜剔幽奥。上下冈坂十余里，抵暮，还宿于尹宅。



初四日　尹备数骑，循西山而北。三里，盘西山东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见山麓有数树撑空，出马足下，其下水声淙淙出树间，则泉穴

自山底东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坠成峡，涉之。稍东，又盘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庐，亦此间大聚落也。由村北坠坑而下，横涉一涧，又北上逾冈，三里而下，是为铁甲场[15]，有溪自西山东注，村庐夹之。前闷江门南当峡扼水，小山又东踞，为此中水口，南北环山两支，复交于前，又若别成一洞天者。过溪，上北山。北山自西山横拖而来，为铁甲场龙砂，实凤羽第三重砂也，东束溪流，最为紧固，其西南之麓即铁甲，东北之麓即闷江门，凤羽一川，全以此为锁钥焉。骑登其上。还饭于铁甲场居民家。置二樽于架上，下煨以火，插藤于中而递吸之，屡添而味不减[16]。其村氓惯走缅甸，皆多彝货。以孩儿茶点水飨客，茶色若胭脂而无味[17]。下午，仍从波大邑盘泉穴山嘴，复西上探其腋中小圆山。风雨大至，沾濡而返。

初五日　晨起欲别，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于茔山[18]，即土主庙北新茔也。坐庙前观祭扫者纷纷，奢者携一猪，就茔间火炕之而祭；贫者携一鸡，就茔间吊杀之，亦烹以祭。回忆先茔，已三违春露，不觉怃然[19]！亟返而卧。

初六日　余欲别，而尹君谓前邀其岳吕梦熊，期今日至，必再暂停。适村有诸生许姓者，邀登凤羽南高岭，随之。下午返而吕君果至，相见甚欢。

初七日　尹君仍备骑，同梦熊再为清源洞之游。先从白米村截川而东[20]，五里，遵东山南行。山麓有骑龙景帝庙[21]，庙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涌出，崖石嵌磊，巨木盘纠，清泉漱其下，古藤络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见数骑至，以为追捕者，俱释耜而趋山走险[22]，呼之，趋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复深入，揽洞前形势。仍西渡中溪，遍观西山形胜而返。下午，余苦索别，吕君代为尹留甚笃。是日宴张氏两公子。客去，犹与吕君洗盏更酌，陈乐为胡舞，曰紧急鼓。

初八日　同梦熊早饭后别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门。梦熊别去，期中旬晤榆城[23]。余入文庙，命顾仆借炊于护明寺，而后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趋榆城矣。余乃促何长君定夫，为明日行计。何长君留酌书馆，复汲汤泉为浴而卧。

注释

①《滇游日记八》：在乾隆刻本第八册上。

②何长君以骑至文庙前："君"原作"公"，据徐本改。

③有水自西峡出句：此水明代称凤羽溪，即今凤羽河。

④皋（gāo 高）：近水的高地。

⑤新生邑：今名大新生，又称凤河，在洱源县南境，凤羽坝子东缘。

⑥凤羽县：大理时已设凤羽郡。元置凤羽县，隶邓川州。明初亦设凤羽县，隶邓川州，后并入浪穹县为凤羽乡，设巡检司。景泰及正德《云南志》皆已记载凤羽县省入浪穹县，则省并时间当更早。古凤羽县治在今洱源县南部的凤羽。

⑦凤羽绝顶：凤羽山，今称罗坪山，在凤羽坝子西缘，最高处海拔 3612 米。

⑧每岁九月：原作"每禁□月"，据叶本改补。

⑨鸟千万句：有关鸟吊山的记载很早。《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广志》载："有吊鸟山，（叶榆）县西北八十里，在阜山，众鸟千百群共会，鸣呼啁哳，每岁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则止，岁凡六至。雉雀来吊，特悲。其方人夜燃火伺取，无嗉不食者以为义鸟，则不取也。俗言凤凰死于此山，故众鸟来吊。"这种动人的奇景至今仍然存在。每年中秋前后，在大雾迷濛、细雨绵绵的夜晚，成群结队按一定路线迁徙的候鸟，迷失了方向，在山间徘徊乱飞，当地群众在山上四处点燃火把诱鸟，火光缭乱，群鸟乱扑。鸟吊山的奇景，在云南不止一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坝溜乡瑶家寨附近的大风丫口，至今每年秋天总有二三晚"鸟会"，有时也出现在春季。



⑩上驷村：今作上寺，在凤羽坝子南端。蜡坪厂：今仍称腊坪，属洱源县右所。

⑪清源洞：今存，在洱源县凤羽坝子东南缘，为游览胜地。每年农历六月十三日传统的清源洞会，附近群众皆来此游玩。

⑫缙绅（jìn shēn 晋申）：原为古代官宦的装束。缙意为插，插笏于绅；绅为束在衣外的大带子。亦用以称官吏或做过官的人。

⑬淄（zī 资）：黑色。

⑭箕踞：古人一种比较随便的坐势。两脚张开坐，形如簸箕，故称箕踞。

⑮波大邑：今作包大邑，又名起凤。铁甲场：今作铁甲。二村皆在凤羽坝子北端。

⑯置二樽于架上句：此处所述即用钩藤饮酒。《滇略·产略》载："钩藤，藤也，可以酿酒，土人渍米麦于罂，熟而着藤其中，内注沸汤，下燃微火，主客执藤以吸。按钩藤即千金藤，主治霍乱及天行瘴气，善解诸毒，其功似与槟榔同也。"

⑰孩儿茶：即儿茶，又称黑儿茶，傣语称"西谢"。豆科植物，用其树干黄褐色的心材制取儿茶膏，作为饮料，可清热、生津、化痰。在我国，现云南西双版纳、广东、广西皆有种植。

⑱茔（yíng 营）：墓地。

⑲怃（wǔ 武）然：悲哀惆怅。

⑳白米村：今名同，在凤羽坝子中部。

㉑骑龙景帝庙：该庙祀南诏王世隆。世隆又作酋龙，谥景庄皇帝。

㉒耜（sì 饲）：即耒耜，是我国最原始的翻土工具，形似犁。后世也以耒耜为各种耕地农具的总称。

㉓榆城：大理的别称。西汉时置叶榆县，中心在今大理喜洲附近，后因称大理为榆城。

【今译】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三月初一日　何长君骑马送到文庙前，再次馈赠包好的食品给我旅途中食用，于是走出南门。行一里，经过演武场，大道向东南方延伸而去，于是从岔道向西南方沿西山前行。四里，到了西山南面的尽头，有溪水从西面的峡谷中流出来，这就是凤羽溪的流水了，溪水流量很大。南面是天马山横夹住溪流，与西山南面尽头的山峰相对耸立着，就像是两扇门，溪水从其中流出，向东注入茈碧湖南面山坡的田畦之间，抵练城后，再向南流入普陀崆峡谷。路顺着西山南面尽头处逆水进去，五里路，北面的山崖忽然间石峰壁立，山头高耸，向西面回头望，见山崖内有一处山坞较为开阔，一个村庄坐落在山头高耸处下方的山坞中，这里名叫山关。山头高耸处的上方，有座神庙盘踞在石峰顶，远望石峰，十分高峻。这大概就是浪穹县后山，从三台山分出支脉向南延伸而下，这里是它西南方的尽头处。后山里侧大山脊稍向西弯曲，南边与天马山相夹，形成东西向的山坞。沿溪水北岸的山崖间又走了三里多，向西抵达大山脊之下，从这里折向南行，一里，渡过一条涧水，往东顺东山向南行。一里路，是冈江门哨，在路旁有守卫哨卡的兵士。又向南走二里，有座小山正当峡谷中间盘踞着，扼住流水的咽喉，凤羽溪水从南面流来，铁甲场的涧水向西流出来，合流后直捣东面的山崖之下。路于是顺着重重叠叠的山崖延伸，二里，走出扼住流水咽喉小山的南边，在山坡东面有村庄房屋，就像是控扼流水出口的样子，从此村往南，山坞十分开阔，西面是凤羽山，东边是启始后山，两山相夹形成南北向的大山坞，地势非常开阔。三条水流流贯山坞中，南面从上驷村起，北面抵达这里，方圆约二十里，都是良田，畦径相连接，盘结的山谷形成村落。通过弯弯曲曲的峡谷可以进入幽静的地方，流水相夹灵秀的高阜处散布着村庄房



屋。古代的朱陈村、桃花源，已经寥落而完全消逝了，而现在还留存着这一片古朴的山区腹地，也是一件大奇事啊！顺着东山向南行，是新生邑，共有五里路，折向西横越在坞中。横截山坞走五里，抵达凤羽山的支脉西山下，这里是舍上盘，是古代的凤羽县了。现在这里设有巡检司，一个是流官一个是土官，土官姓尹。〔名字叫忠，别号懋亭，是指挥使吕梦熊的女婿。〕吕梦熊先就派使者骑马来充当向导并安排住宿，而尹土官因为缉拿罪犯去了后山，他的妻子拿出饭食招待客人，十分丰盛。傍晚，尹土官返家，重新备办酒宴，安排了乐队奏乐佐餐。这天夜里下大雨，到天亮时皑皑白雪已铺满了西山。

初二日　早餐之后，尹忠备好几匹坐骑，邀请我游览西山。原来西山就是凤羽山往东下垂的山峦，条状的山冈有数十条支脉，全都向东蜿蜒下延，北面是土主坪，南面是白王寨。这一天，在白王寨北面支脉上的帝释寺中用饭。这一支脉之上，连续重叠地建有三座寺庙，可全都没有僧人居住，说是也是因为躲避盗贼离开了。从土主庙再向西上爬十五里，就是关坪，是凤羽山的最高峰。它南面的白王庙后面，山势更是高峻，遥望它满山白雪皑皑，银光闪闪，可来不及去攀登。〔凤羽山，另一个名字叫鸟吊山。每年九月间，千千万万的鸟类成群飞来聚集于山间坪地间，全是此地所没有的品种。当地人燃起篝火，鸟雀就纷纷投入火中。〕



初三日　尹忠备好坐骑，命令四个人领路去游览清源洞，早餐后，立即出发。顺着西山向南行五里，经过一个村庄，有座山横亘在山坞南边，大山坞至此到了南面的尽头，而后分成两条峡谷。西边峡谷中的路从马子哨通向漾濞，有一条溪水从峡中流出；东边峡谷中的路从花甸哨通到洪珪山，有两股溪水从峡中流出。那座山大概是从马子哨南面分出来的支脉向北突起而形成的。从此山的北麓前行二里，向东下走，涉过山坞，经过上驷村，渡过三条山涧，三里路，向东抵达一个村庄，再上坡顺着东山往南行。一里多路，渡到东边山涧的西岸，于是从南面上登陡坡、山冈，就见东面的蜡坪厂山〔蜡坪厂出产矿石，山的东面就是邓川州。〕与西面横亘的山又相夹形成小山坞。向南行一里多，才折向东越过一个山坳，共一里，向东下走，忽然看见一条溪水从壑谷底流出，这就是东涧水的上游，从清源洞下流出的那股溪水了。急速下到壑谷底，看见那股水从南边的洞穴中流出来，向北涌流成溪。溪

水上方的山崖间有一洞穴，大处仅有二三尺，洞口也是朝北，上方刻着“清源洞”三个字，是邓川州官绅杨南金的手笔。溪水不从上洞流出，从洞口下走进入洞中，也见不到流水。〔有人说，要走数里路之后，才能听到水声。〕那进洞的地方狭窄倾斜，深深下坠，恰似茶陵的后洞。导游的两个人，一人背着一筐松明，一人点燃松明作火把以便进洞。进洞向南走数丈，路分成两条，从下面穿越过去就是洞穴，往上攀登的地方就像是楼。楼的上方再分为两个洞穴。穿过右边的洞穴进去，它下面非常陡削，下陷的峡谷很深，那就是从下面穿越进去的峡谷了，因为石壁陡削道路险阻而不能到达。于是返回来穿过左边的洞穴进去，洞穴内曲曲折折石壁并列相夹，高不到一丈，宽处也是如此，而洞中有很多直竖的石柱，有的像相连的树枝，有的像厅堂前剖开的柱子，有的中间是一根大石柱而四旁围护着许多草丛似的小石柱，或分或合，间隔交错，或披露出缝隙，或透露出空洞的地方，令人觉得非常神奇怪异。只是石质十分晶莹洁白，却被松明火把的黑烟所薰染，全都黑得像烟煤一样，手一触摸就油腻得无法去掉。因为这个洞既不高大宽广，烟雾无法散出去，而当地人又习惯于用松明照明，以便于弯腰曲背行进，从而更增多了洞内的黑烟腻垢。先前，曾有一位有见识的人告诉我说：“这个洞，一定要在年头就去游览为妙，过了二月，就被烟火薰黑了。”我探问其中缘故，他说：“洞内经过一年的时间，无人进入洞中，旧时所薰染上去的黑烟，已逐渐褪色而变白，新生长的钟乳石，也渐渐下垂得长长的了，所以一到新年，人们竞相游洞，洞中的光景十分奇异。从新年到二月，游洞的人已经很多了，新生的钟乳石既已被打断、采摘去，再薰染上烟垢，就愈加使人感到热气薰腾、黑暗气闷，只能染脏衣服，再也无法去领略石洞的光彩了。”我不以他说的话为然。到这时才知道清源洞因为低矮的缘故，洞中的钟乳石容易采摘，就都被打断拿走，没有剩余的，松明的火烟容易薰染，于是烟雾升腾，不断积多，他的话确实没有骗人。穿过石柱间的缝隙朝南深入，渐渐地有水贮存在石柱底部的石盘中。石盘都是石柱底部回环而成的，大小像盆盎一样，很像粤西石洞中的仙田一类，只是没有像那里那么多罢了。大约前进了半里，又下坠到洞穴中向西下走，洞深四五尺，石壁相夹又分为南北两条岔路，洞穴底下平坦而上部紧凑，高与宽也都不到一丈。朝南进去三丈便止步了，向北走进十多丈，也因道路狭窄，受到困迫而紧



缩身体,不能再前进。这才重新退出来,爬上坠下来的那个洞穴的上方,寻找它南面的缝隙,再穿过隘道进去。进去数丈,洞逐渐变低,钟乳石柱渐渐逼过来,只好曲膝俯身穿越缝隙,后来连伏地爬行都越来越困难了。这才再沿原路返回,从像楼的那地方下面的坑谷中穿过缝隙朝东转,又进去数十丈,里面高、宽与从南边进去的地方相同,而钟乳石柱的优美胜景却不能相比。已经走到尽头,这才从西面由下边的坑中穿过洞穴出来。从坑中仰头眺望,上方稍稍像山洞那样空的地方就是刚进洞时从像楼的那地方上面俯视的处所。从下面的洞穴中出来后,渐渐地看见天光,于是爬上石崖走出清源洞口,满身上下都被染成黑色蒙上污垢了。于是下山在水洞口坐在水边的石头上洗脚洗衣。流水从众多散乱的洞穴中汩汩流出来,便汇成一条大溪向北流去,溪水清澈,寒冷彻骨。留在洞外的那两个人,也已经把黄小米煮熟。拿出带来的好酒、肉干,很随意地坐在洞前吃了起来。仰望那如洗的蓝天,四周的群山好像城墙一样围护着,十分惬意,使我探幽寻胜的兴致大起。饭后,仍然越过西边的山坳,稍转向南沿着通往花甸坝的路前行。于是涉水横渡中溪,向西爬横亘之山东面的山坡。顺着山势登上土陇,五里路后下坡,绕到上驷村的西边,仍旧顺着西山往北行。一里,经过一座村庄,于是由小路沿西山土陇的半腰上行进,逐一认真搜寻幽奇隐密的胜景。在山冈陡坡间上上下下地行走了十多里,到日落时分,返回到尹忠的宅院住宿。

初四日　尹忠备好数匹马,我们顺西山向北走。三里,绕过西山向东伸出的山嘴。又向北行半里,忽然看见山麓有几棵树高撑在空中,出现在马足之下,树下淙淙的流水声从树丛间传出来,那么,洞穴里的泉水是从山底部向东渗过缝隙后流出来的。又向北行半里,有条坑谷从北山下陷,坠落形成峡谷,越过峡谷,稍稍转向东,又绕过一道山嘴,再走三里就到达波大邑。波大邑村背靠西山,庐舍聚集,也算是这一带的大村落了。从村北下坠的坑谷中再往下走,涉水横渡一条山涧,又向北翻越山冈,三里后下坡,这是铁甲场,有溪水从西山向东流注,村舍分散溪流两边。前方有闷江门哨南临峡口,扼住流水;又有一座小山盘踞在东面,是这里的河口;南北两支环形山峦,再相互交错于前方,又使这地方像另一个天地。渡过溪流,爬上北山。北山是从西山横向下垂延伸而来的,是铁甲场的龙砂,实际上又是凤羽山的第三

重砂岩，它东面约束着溪流，最为紧要坚固，它西南面的山麓就是铁甲场，东北面的山麓下是闷江门哨，凤羽坝子一片平川，完全是以此为锁钥的。骑马登上北山。返回来在铁甲场的居民家里吃饭。他们在架子上放置二只盛酒的樽，下面用微火慢慢地煮，把钩藤条插进樽中，主客依次传递着吸饮樽中的酒，屡次加水进去，但酒味并未减淡。这个村子的村民习惯于跑缅甸做生意，每家都有许多边地民族的货物。他们用开水泡孩儿茶招待客人，茶水的颜色像胭脂一样鲜红，却没有任何味道。下午，仍从波大邑绕过流泉洞穴上方的山嘴，又往西上山，探历山腋中的小圆山。返途中风雨猛烈袭来，衣服都湿透了。

初五日　早晨起床想要告别，尹君因为这一天是清明节，挽留在坟山设宴款待，就是土主庙北面新开的墓地。坐在庙门前观看祭祀扫墓的人纷纷扰扰，奢侈的人带来一头猪，就地在坟茔间挖坑升火烧熟后拿来祭祀；贫穷的人带来一只鸡，就地在坟茔间杀鸡吊祭，也是煮熟后拿来祭祀。回想起祖先的坟茔，已离别三载，不能在春天举行露天祭祀，不知不觉悲哀惆怅起来！急忙返回来睡下。

初六日　我想告别，可尹君说先前邀请了他岳父吕梦熊，约定今天来到，必定要再暂作停留。恰好村中有个姓许的儒生，约我去登凤羽山的南高岭，就跟随他前往。下午返回后吕君果然来到了，互相见面十分欢喜。

初七日　尹君仍旧准备好坐骑，同吕梦熊再次去游清源洞。先从白米村横截平川往东走，五里，沿东山向南行。山麓有骑龙景帝庙，庙北边有一眼泉水，从山崖下涌出，石崖深嵌累积，巨树屈曲缠绕，清泉冲刷着石崖下部，古藤缠绕在石崖之上，地方非常清静幽雅。当地耕种的人，见有几匹马来到，以为是来追捕的差役，全都放下农具逃向山中的险要之处，呼唤他们，逃得更急。又向南五里后抵达清源洞。不再深入进去，饱揽洞前的形胜。仍然向西渡过中溪，观遍了西山的地形胜景后返回来。下午，我苦苦告别，吕君代尹忠挽留我十分诚恳。这一天宴请张家的两位公子。客人离开后，仍与吕君洗过杯盏再饮，安排了乐人表演胡人的歌舞，称为紧急鼓。

初八日　同吕梦熊早饭后告别了尹君。行三十五里，抵达浪穹县城的南门。梦熊告别去了，约定本月中旬在大理城会面。我走入文庙，命令顾仆在护明寺借火煮饭，然后前去问候何六安。何公等我不

见来，已经在前一天赶去大理城了。我就催促何长君议定脚夫，为明天动身做准备。何长君留我在书馆饮酒，又取来温泉水沐浴后躺下了。

【原文】

初九日　早饭于何处。比行，阴云四合，大有雨意，何长君、次君仍以盒饯于南郊。南行三里，则凤羽溪自西而东注，架木桥度之。又南里余，抵天马山麓，乃循而东行，风雨渐至。东里余，有小阜踞峡口之北，曰练城[①]，置浮屠于上，为县学之案。此县普陀崆水口，既极逼束，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悬以锁钥之。茈碧湖、洱源海及观音山之水出于阜东，凤羽山之水出于阜西，俱合于阜南，是为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将南入峡，先有木桥跨其上流，度桥而东，应山铺之路自东北逾横山来会[②]，遂南入峡口。

是峡东山即灵应山西下之支，西山即天马山东尽之处，两山逼凑，急流捣其中，为浪穹诸水所由去。路从桥东，即随流南入峡口。有数家当峡而居，是为巡检司[③]。时风雨交横，少避于跨桥楼上。楼圮不能蔽，寒甚。南望峡中，风阵如舞；北眺凌云诸峰，出没闪烁。坐久之，雨不止，乃强担夫行。初从东崖南向行普陀崆中，一里，峡转而西曲，路亦西随之。一里，复转而南，一里，有一家倚东崖而居。按《郡志》，有龙马洞在峡中，疑即其处，而雨甚不及问。又南，江流捣崆中愈骤，崆中石耸突而激湍，或为横槛以扼之，或为夹门以束之，或为龃龉，或为剑戟，或为犀象，或为鸷鸟，百态以极其搏截之势；而水终不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过之，或挟而潆之，百状以尽超越之观。时沸流倾足下，大雨注头上，两崖夹身，一线透腋，转觉神王[④]。二里，顾西崖之底，有小穴当危崖下，东向与波流吞吐，心以为异。过而问热水洞何在，始知即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崆中有热水洞，门甚隘而中颇宽，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汤。人入洞门，为热气所蒸，无不浃汗，有疾者辄愈。九炁台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时寒甚，然穴在崆底甚深，且已过，不及下也。



又南一里，峡乃尽，前散为坞，水乃出崆，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坞，是为下山口[⑤]。盖崆东之山，即灵应南垂，至是南尽，余脉逊而东，乃南衍为西山湾之脊；崆西之山，南自邓川西逆流而上；中开为南北大坞，

而弥苴佉江贯其中焉[⑥]。峡口之南，有村当坞，是为邓川州境，于是江两岸垂杨夹堤。路从东岸行，六里余而抵中所[⑦]。时衣已湿透，风雨不止，乃觅逆旅，沸汤为饭。入叩刘陶石。名一金。父以乡荐为涿州守[⑧]，卒于任。前宿其来凤庄者。刘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楼。出杨太史《二十四气歌》相示，书法带赵、吴兴，而有媚逸之致。

注释

①练城：今作炼城，又称中炼，在洱源坝子东南缘。

②应山铺：今名同，又称永乐，在洱源坝子东缘。

③巡检司：此即普陀崆巡检司，位于普陀崆峡口，约在今巡检村附近。

④王：通"旺"，旺盛。

⑤下山口：今名同，在洱源县南境，邓川坝子北端，属右所乡。

⑥弥苴佉江：本作"弥宜佶江"，据陈本、叶本改。下同。《明史·地理志》：邓川州"又有普陀江，一名蒲萄江，又名弥苴佉江，南入西洱河。"弥苴（jū 居）佉（qū 曲）江今又作弥苴河，在洱源县南部，从北往南流入洱海。



⑦中所：今名同，在邓川坝子北部、弥苴河西岸。

⑧涿州：今河北涿县。

【今译】

初九日　在姓何的处所吃早饭。到上路时，阴云四面合拢，大有下雨的阵势，何长君、次君仍然用盒子带了酒食在南郊饯行。往南行三里，就见凤羽溪自西往东流注，架有木桥渡过溪流。又向南走一里多，抵达天马山山麓，于是沿山麓往东行，风雨渐渐来临。向东走一里多，有座小土山盘踞在峡口的北边，叫做练城，上面建有佛塔，是县里学校的案山。这个县的普陀崆河口，既已极为狭窄，而此地又天生一座土山，悬在中央如锁钥一般。茈碧湖、洱源海及观音山的水从土山东边流出去，凤羽山的水从土山西边流出去，全都在土山南面汇合，这就是三江口。由三江口西边望着它前行，又走二里，即将在南边进入峡谷，先有一座木桥横跨在溪水上游，越到桥东，应山铺来的路从东北方越过横卧的山前来合会，于是向南走入峡口。

这个峡谷东面的山就是灵应山向西下延的支脉，西边的山就是天马山在东方的尽头处，两面的山紧逼凑拢过来，急流冲捣在峡中，是浪穹县各条水流经由的去路。道路从桥东头起，立即顺着流水往南通入

峡口。有数家人临峡居住,这是巡检司。此时风雨交加,雨水横流,暂时在跨桥楼上避雨。楼已坍塌不能蔽风雨,寒冷极了。向南望峡中,狂风阵阵,如像在起舞;往北远眺凌云等诸峰,忽隐忽现。坐了很久,雨势不停,只得强迫挑夫上路。最初从东面的山崖下向南行走在普陀崆中,一里后,峡谷转向西弯曲,路也顺着峡谷向西延伸。一里,再转向南,一里,有一家人背靠东面的山崖居住。根据《郡志》,在峡谷中有个龙马洞,怀疑就是此处,但是雨下得非常大来不及打听。又往南走,江流冲捣在普陀崆中愈加急速,普陀崆中岩石高耸突立而激起湍急的水流,有的如横卧的门槛扼住流水,有的如夹立的门扇束住水流,有的如参差不齐的牙齿,有的如刀枪剑戟,有的如犀牛大象,有的如凶猛的苍鹰,千姿百态,极尽它们各自搏击拦截的气势;但流水始终未被它们阻住,有时跨过岩石流出去,有时穿过岩石流去,有时夹住岩石潆洄而流,千百种状态,尽情展示了超越障碍的景观。此时沸腾的激流倾泻在脚下,大雨浇注在头上,两侧的山崖夹住身体,仅有一线宽的通路穿过山侧,反而觉得精神旺盛。二里路,回头看见西边山崖的底下,有个小洞正在高险的山崖之下,朝向东方,吞吐着波涛洪流,心里认为很奇异。走过后打听热水洞在哪里,这才知道就是这个洞穴了。这之前,当地人说起在普陀崆中有个热水洞,洞口非常窄但洞中很宽敞,洞内的水从洞底涌出来如沸腾的开水。人进入洞口,被热气薰蒸,无不汗流浃背,有病的人马上就痊愈了。〔九炁台只可以煮蛋,而此处可把肉煮烂。〕我此时冷极了,但是洞穴在普陀崆底下非常深,并且已经走过了头,来不及下去了。



又往南一里,峡谷这才到了头,前方散开成为山坞,水流于是流出普陀崆,而路乃是下坡。半里后抵达山坞,这里是下山口。普陀崆东面的山,就是灵应山的南垂,到这里就是南边的尽头,余脉向东退去,于是南面延伸为西山湾的山脊;普陀崆西面的山,南边从邓川州西面逆流上延;中间辟为南北向的大山坞,而弥苴佉江流贯在山坞中。峡口的南边,有村庄位于山坞中,这里是邓川州的辖境,从这里起,江流两岸下垂的杨柳夹住河堤。路从东岸行,六里多后到达中所。此时衣服已经湿透,风雨不停,只好找旅店,烧开水做饭。进村叩拜刘陶石。〔名叫一金。他父亲以举人的身份担任涿州州官,死在任上。就是先前寄宿在来凤庄的那位。〕刘君拿出酒来驱寒,于是住宿在他的前楼

上。刘君拿出杨太史的《二十四气歌》给我观看，书法杂带有赵孟頫、吴道子的意趣，而且有妩媚飘逸的风格。

【原文】

初十日　雨止而余寒犹在，四山雪色照人。迨饭而担夫逸去，刘君乃令人觅小舟于江岸之西覆钟山下，另觅夫肩行李从陆行，言西山下有湖可游，欲与余同泛也。盖中所当弥苴佉江出峡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筑堤导江，为中流所；东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东山经龙王庙前，汇为东湖，流为闷地江[1]，是为东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钟山石穴中，东出为绿玉池，南流为罗莳江[2]，是为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练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虽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尝相入也。



余与刘君先西过大石梁，乃跨弥苴佉江上者。西行塍中一里，有桥跨小溪上，即罗莳江也。桥之北，水塘潋滟[3]，青蒲蒙茸；桥之南，溪流如线，蛇行两畦间。因踞桥待舟，北望梅花村、绿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湿，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东山之东，罗川之上，亦有中所，乃即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鸡山西下所托宿处。大约此地正东与鸡鸣寺，西与凤羽舍上盘相对，但各间一山脊耳。桥西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时多崩圮。钟山峙桥西北，溪始峙桥正西，盖钟山突而东，溪始环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围，汇绝顶间，东南坠峡而下，高挈众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随溪遵其东麓南行。两旁塍低于溪，壅岸行水于中，其流虽小而急。此处小舟如叶，止受三人。其中弥苴佉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从。二里，则两岸渐平，而走沙中壅，舟胶不前。刘君与余乃登岸行陇，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复下舟。少曲而西，半里，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泛泛，多有连芜为畦，植柳为岸，而结庐于中者。汀港相间，曲折成趣，深处则旷然展镜，夹处则窅然罨画[4]，翛翛有江南风景[5]；而外有四山环翠，觉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6]，种蒜大如拳而味异，莺粟花连畴接陇于黛柳镜波之间，景趣殊胜。三里湖尽，西南瞻邓川州治当山腋曲间[7]，居庐不甚盛而无城，其右有崩峡倒冲之；昔年迁于德源城，以艰于水，复还故处。大路在湖之东、弥苴佉江西岸，若由陆路行，不复知此中有湖，并湖中有此景也。

又南行港间一里余，有路自东横亘于西山，即达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连架三桥以泄水。舟由堤北东行，一里，穿桥而南。又半里，有小桥曰三条桥，即北从中所来之大道也。水穿桥东，路度桥南，俱南向行。初约顾仆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刘君临岐踢蹐[8]。时已过午，腹馁，余挥手别刘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见路东有小山横亘坞中，若当门之槛，截坞而出者，是为德源城[9]，盖古迹也。按志，昔六诏未一，南诏延五诏长为星回会，邓赕诏之妻劝夫莫往，曰："此诈也，必有变。"以铁环约夫臂而行。后五诏俱焚死，遗尸莫辨，独邓赕以臂约认之还。后有欲强妻之，复以计诒之，得自尽，不为所污。故后人以"德源"旌之[10]。山横坞中不甚高，而东西两端，各不属于大山。山之西，与卧牛相夹，则罗莳江与邓川驿路从之；山之东，与西山湾山相夹，则弥苴佉、闷地二江从之。南三里，从其西峡傍卧牛山东突之嘴行。卧牛山者，邓川东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峰，一小峰，相属而下，大者名卧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为象山云。凑峡之间，有数十家当道，是为邓川驿[11]。过驿一里，上盘西山之嘴，始追及仆担。遂南望洱海直上关而北，而德源横亘之南，尚有平畴，南接海滨。德源山之东，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东转，而直接海东大山。盖万里之脉，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

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峡口，其峡自西山出，横涉之而南上坡间。又二里，有坊当道，逾坡南行，始与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东向而突海中，是为龙王庙。南崖之下，有油鱼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树，皆为此中奇胜。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遥，急令仆担先觅寓具餐，余并探此而后中食。乃从大路东半里，下至海崖。其庙东临大海，有渔户数家居庙中，庙前一坑下坠，架石度其上如桥。从石南坠坑下丈余，其坑南北横二丈，东西阔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则水贯峡底，小鱼千万头，杂沓于内。渔人见余至，取饭一掌撒，则群从而嘬之[12]。盖其下亦有细穴潜通洱海，但无大鱼，不过如指者耳。油鱼洞在庙崖曲之间，水石交薄，崖内逊而抱水，东向如玦，崖下插水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鱼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为此中第一味，过十月，复乌有矣。崖之后，石耸片如芙蓉裂瓣，从其隙下窥之，多有水漱其底，盖其下皆潜通也。稍西上，有中洼之岩当路左，其东崖漱根，亦有水外通，与海波同为消长焉。

从其侧交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谓三家村者，尚隔一箐踞西峡间。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趋，一里，渐得路，转入西腋，半里，抵三家村。问老妪，指奇树在村后田间。又半里，至其下。其树高临深岸，而南干半空，矗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庙奇树之半，而叶亦差小。其花黄白色，大如莲，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闰增一瓣，与省会之说同；但开时香闻远甚，土人谓之“十里香”，则省中所未闻也。榆城有风花雪月四大景，下关风[13]，上关花，苍山雪[14]，洱海月。上关以此花著。按志，榆城异产有木莲花，而不注何地，然他处亦不闻，岂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终乃谢，时已无余瓣，不能闻香见色，惟抚其本辨其叶而已。乃从村南下坡，共东南二里而至沙坪[15]，聚落夹衢。入邸舍，晚餐已熟。而刘君所倩担夫已去，乃别倩为早行计。

注释

①冈地江：今名永安江。

②绿玉池：今名同，在中所西邻。罗莳江：今作罗时江。

③潋滟（liàn yàn 炼艳）：水满波连的样子。

④罨（yǎn 掩）画：彩色杂陈的画。

⑤翛（xiāo 消）翛：风景天成，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

⑥渚（zhǔ 主）田：水中小洲上的田。此水今称西湖，宽四平方公里。分为若干鱼塘，水产丰富。村舍环湖而居，或聚于湖心岛。

⑦邓川州：隶大理府，治今洱源县南部邓川坝子西缘的旧州。

⑧跼：同“局”。蹐（jí 脊）：用极小的步子走路。跼蹐：不安的样子。

⑨德源城：为唐代前期六诏之一邓赕诏的中心，在今洱源县右所乡邓川东北，公路东边的小山上。三面陡峻，弥苴河流绕山脚，如天然堡垒。山顶平坦，周围遗留至今的土筑城墙还清晰可见，随地势高低起伏。城内有一古庙，过去供奉慈善夫人（即邓赕诏之妻）木雕像，衣冠服饰都反映了南诏的遗俗。城内地下曾挖出过陶片、砖瓦及引水用的陶制水管。是保存较完整的六诏城池遗址之一，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⑩按志句：唐代前期，洱海地区有六诏，唐中央政府即其地分别设置州县，进行治理。其中蒙舍诏在今巍山，位置最南，又称南诏，唐置为蒙舍州。蒙巂诏在今巍山坝子北部，唐置阳瓜州。越析诏在今宾川县牛井，唐置越析州。浪穹诏在今洱源坝子，唐置浪穹州。施浪诏在今洱源县江尾一带，唐置舍利州。邓赕诏在今洱源县右所乡的德源山，唐置邓备州。737 年，南诏统一六诏，并遂步发展势力，

建立地方政权。其范围比今云南全省大得多,中心先在太和城,后迁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902 年为郑买嗣所灭。《游记》这里讲的是南诏统一六诏的传说。

⑪邓川驿:后又称新州,即今邓川,在洱源县南境。

⑫嘬(chuài):咬吃。

⑬下关:俗称风城。位于苍山南端的缺口,一年中至少有 250 天以上是刮风天,每年平均约有 35 天以上的大风,风的强度经常在七级左右,最大风力超过八级,还常发生阵风,冬春两季特别突出。

⑭苍山:又称点苍山,是横断山脉中段一座名山,如屏风障在大理坝子西缘,北起邓川,南抵下关,南北长五十多公里,东西宽约十多公里。山顶积雪时间甚长,五月还能看到皑皑白雪。新雨后,山腰飞瀑如练。山上云雾变幻无常,望夫云、玉带云都极美丽动人。苍山风景极佳,山脚的蝴蝶泉、清碧溪、下关温泉、天生桥,山腰的龙眼洞、凤眼洞,山顶的洗马塘等都各具特色。

⑮沙坪:今名同,在洱源县南隅,属江尾乡。

【今译】



初十日　雨停后余寒还在,四面群山雪光照人。到吃饭时挑夫逃走了,刘君于是命令人在江岸西边的覆钟山下找来小船,另外找来脚夫肩担行李从陆路走,说是西山下有个湖泊值得游一游,想要与我一同泛舟游览。原来中所正当弥苴佉江流出峡谷的起点,这里土地平坦肥沃,居民屯田十分繁荣,修筑了堤坝引导江流,是中流所;东山之下,有水流从焦石洞下流,沿东山流经龙王庙前,汇积成东湖,流出来成为闷地江,那是东流所;西山之下,有水流源自钟山的石洞中,向东流出来成为绿玉池,往南流成为罗莳江,那是西流所。所以这地方也有三江之名。不过练城是三江合流,此地的三个所是三江分流,虽然是一同往南流注入洱海,但未曾互相交流。

我与刘君先向西走过一座大石桥,是跨在弥苴佉江上的桥。往西在田野中行一里,有桥跨在一条小溪上,这就是罗莳江了。桥的北面,水塘中水波粼粼,青色的香蒲蒙蒙茸茸;桥的南边,溪流如线一般,蛇一样流淌在两岸稻田之间。趁坐在桥头等船的时间,远望北边梅花村、绿玉池在一里开外,可是隔着江岸道路湿淋淋的,船到了便动身,竟然来不及探历北边。此地名叫中所。东山的东面,罗川的岸上,也有一处中所,仅仅只是此地分兵屯垦之地,是我往昔从鸡足山向西下山投宿之处。大约此地正东与鸡鸣寺,西面与凤羽的舍上盘相对,只

是各自隔着一条山脊罢了。桥西的群山全是土山,可峻峭陡削得特别厉害,不时有很多崩塌的地方。钟山耸峙在桥的西北,溪始山耸峙在桥的正西,大体上钟山向东前突,溪始山向西环绕。溪始山之上,有一池水,汇积在绝顶之间,向东南方的峡中下坠,高高在上,是众多水流的起始,所以用“溪始”来命名。下船后,顺溪流沿溪始山的东麓往南行。两旁的田地低于溪流,在田野中培土筑起堤岸堵水,水流虽小却很湍急。〔此处的小船如一片树叶,只能容纳三个人。其中的弥苴佉江似乎可以通大船,但水流太急无法从那里走。〕二里后,就见两岸渐渐平坦起来,而流沙壅积在江中,船胶粘一般不能前进。刘君与我只好登上岸行走在土垄上,船夫于是凌波拖船。五里后,才又下船。稍微向西弯曲,半里,就向南笔直下到湖中。湖中菱角香蒲飘浮,有许多连块的空地辟为稻田,种植了柳树护卫堤岸,还有在其中建了房屋的。绿洲港湾相间,曲曲折折,自成情趣,水深处则是空旷一片,如平展的镜子,狭窄处却是杳渺一派,如彩色的风景画,悠悠然有江南风景的意味;而外围有四面群山翠色环绕,觉得西子湖反而不如它了。湖中小洲上的田十分肥沃,种的蒜大如拳头而味道很奇特,罂粟花在翠柳与镜子般的水波之间连亩接垄,景色情趣特别优美。三里后湖到了边,朝西南远望邓川州州治在山侧弯曲之处,居民房屋不怎么兴盛而且无城墙,它右边有崩裂的峡谷倒倾着对着它;往年州治迁到德源城,因为取水艰难,又迁回原处。大路在湖的东面、弥苴佉江的西岸,如果由陆路走,不再会知道这一带有个湖,也不知湖中有这样的景色了。

又往南在港湾间行一里多,有条路从东边横亘到西山,就是通达州治的通道。堤岸之下,接连架有三座桥来泄水。船由堤北边往东行,一里,穿过桥向南行。又是半里,有座小桥名叫三条桥,就是从北方中所来的大道了。水穿流到桥东,路越到桥南,全都向南行。起初与顾仆约好带着行李在此地等候但却不在,刘君面对岔道犹豫不决。此时已过了正午,感到饿极了,我挥手告别了刘君,要他快速返回去。我沿着大道往南行,这才见路东面有座小山横亘在山坞中,好似挡在门口的门槛,横截山坞伸出来的样子,这就是德源城,是一处古迹。〔据志书记载,从前六诏未统一时,南诏邀请五诏的酋长召开星回会,邓赕诏的妻子劝丈夫不要去,说:“这是奸计,必定会有突发事变。”用铁环套在丈夫的手臂上才动身。后来五诏酋长全被烧死,遗体无法辨

认，唯独邓赕诏因为手臂套有铁环才得以认尸返回来。后来有人想强行娶她为妻，她又用计骗了此人，使他自杀，不被所侮。因此后人用“德源”来表彰她。〕山横在山坞中不怎么高，但东、西两头，各自不与大山连接。山的西边，与卧牛山相夹，罗莳江与邓川州的驿道经由那里；山的东面，与西山湾山相夹，弥苴佉江、闷地江两条江水流经那里。向南三里，从它西边的峡中靠着卧牛山向东突的山嘴前行。卧牛山，是邓川东面向下延南砂的手臂，一座大山峰，一座小山峰，相连接下延，大的名叫卧牛山，小的名叫象山；当地人认为象小而牛大，今天都称呼为象山。紧束的山峡之间，有数十家人临道而居，这是邓川驿。走过驿站一里路，向上绕过西山的山嘴，这才追上仆人和担子。于是望见南面洱海直达上关的北边，而德源山横亘的南边，还有平旷的田野，往南连接到海滨。德源山的东面，大山往南下延的山脊，到这里也低矮起伏地向东转去，而后径直连接到洱海东面的大山。万里长的山脉，到了洱海的北面才低伏延伸而去。

由山嘴南边仍旧沿着西山往南下走，二里，下山越过一处峡口，这个峡谷从西山延伸出来，横涉过峡谷后向南上爬到坡上。又走二里，有座牌坊位于道中，越过山坡往南行，开始与洱海接近。共五里，西山的山坡，向东前突到海中，这便是龙王庙。南边山崖之下，有个油鱼洞，西山侧腋之中，有棵十里香奇树，都是这一带奇特的胜景。我向南远望沙坪，离山坡有一里远，急忙命令仆人挑夫先去找寓所备饭，我一并探过这两处胜景之后再吃中饭。于是从大路往东走半里，下到海边的山崖上。这座庙向东面临大海，有几家渔民住在庙中，庙前有一个深坑下陷，架有石块越过坑上如桥一样。从石块南边下坠到坑中一丈多，这个深坑南北横处有二丈，东西宽八尺，它下边再往下深嵌，就见有水流贯在峡底，千万条小鱼，杂乱地游在水中。渔夫见我来到，拿了一把饭撒入水中，只见鱼群追着吃食。原来水下也有微小的洞穴暗中通向洱海，只是没有大鱼，不过是些如手指大小的鱼罢了。油鱼洞在庙宇所在的山崖弯曲之处，海水山石交相逼近，山崖向内退去而环抱着水，向东的地方如像玉玦，山崖下插到水中，石上有许多空洞玲珑剔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鱼出没在空洞之中，大处也是如手指一样，周身全是油，是这地方数第一的美味，过了十月份，又没有了。山崖的后方，石片高耸如芙蓉花瓣，从石缝中向下窥视，很多地方有水激荡在石



底，原来那下边全是暗中相通的。稍往西上走，有块中央下洼的石崖位于路左，它东面的崖根冲刷着水波，也有水与外边相通，与海水一同互为消长。

从它侧边与大路相交后向西翻过山坡，找不到路，远望所谓的三家村的地方，还隔着一条山箐盘踞在西面的峡谷中。于是向西半里，越过山坡下走，又向西半里，涉过山箐上爬，然后沿西山向南赶去，一里，慢慢找到路，转入西侧，半里，抵达三家村。询问老妇，指点奇树在村后的田间。又走半里，来到树下。这棵树高临深深的山崖，而朝南的树干有一半是空的，矗立挺拔，大处不到省城土主庙奇树的一半，而且叶片也略小些。树上的花是黄白色，大处如莲花，也是有十二瓣，按月份和闰月增加一瓣，与省城的说法相同；只是花开时香气在很远都能闻到，当地人把它称为“十里香”，却是在省城中未曾听说过的。大理城有风、花、雪、月四大景色，〔就是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上关以此花而著名。据志书载，大理城奇异的物产有木莲花，但未注明在何地，不过其他地方也没听说过，莫非就是此花吗？花从正月开到二月底才凋谢，此时已没有剩余的花瓣，不能闻到香味看见花色了，只能抚摩它的树干辨别它的叶片而已。于是从村南下坡，共向东南走二里后来到沙坪，村落夹住通道。进入旅店时，晚饭已经熟了。而刘君所请的挑夫已经离去，只得另外请人为明早上路做准备。



【原文】

十一日　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余，西山之支，又横突而东，是为龙首关，盖点苍山北界之第一峰也。凤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岭而东北转者，为龙王庙后诸山，迤逦从邓川之卧牛、溪始，而北尽于天马，南峙者为点苍，而东垂北顾，实始于此，所以谓之“龙首”。《一统志》列点苍十九峰次第[①]，自南而北，则是反以龙尾为首也。当山垂海错之处，巩城当道，为榆城北门锁钥，俗谓之上关[②]，以据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门，半里出南门，乃依点苍东麓南行。高眺西峰，多坠坑而下，盖后如列屏，前如连袂，所谓十九峰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坠为坑者也。

南二里，过第二峡之南，有村当大道之右，曰波罗村。其西山麓有

蛱蝶泉之异[3]，余闻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仆担先趋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栖僧舍，而余独从村南西向望山麓而驰。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树大合抱，倚崖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漱根窍而出，清洌可鉴。稍东，其下又有一小树，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汇为方丈之沼，即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4]。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人俱从此月，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5]。余在粤西三里城，陆参戎即为余言其异，至此又以时早未花，询土人，或言蛱蝶即其花所变，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类而来，未知孰是。然龙首南北相距不出数里，有此二奇葩，一恨于已落，一恨于未蕊，皆不过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图其叶而后行。

已望见山北第二峡，其口对逼如门，相去不远，乃北上蹑之。始无路，二里，近峡南，乃得东来之道，缘之西向上跻，其坡甚峻。路有樵者，问何往，余以寻山对。一人曰："此路从峡南直上，乃樵道，无他奇。南峡中有古佛洞甚异，但悬崖绝壁，恐不能行，无引者亦不能识。"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万里而来，不为险阻，余何难前导？"余乃解长衣，并所折蛱蝶枝，负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复西向悬跻。又二里，竟凌南峡之上，乃第三峡也。于是缘峡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绝壁，积雪皑皑当石崖间，旭日映之，光艳夺目。下瞰南峰，与崖又骈峙成峡，其内坠壑深杳，其外东临大道，有居庐当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转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巉嵲，对崖亦穹环骈绕，盖前犹下崖相对，而至此则上峰俱回合矣。又上一里，盘崖渐北，一石横庋足下，而上崖飞骞刺空，下崖倒影无底。导者言，上崖腋间，有洞曰大水，下崖腋间，有洞曰古佛[6]，而四睇皆无路。导者曰："此庋石昔从上崖坠下，横压下洞之上，路为之塞。"遂由庋石之西，攀枝直坠，其下果有门南向，而上不能见也。门若裂罅，高而不阔，中分三层。下层坠若眢井，俯窥杳黑而不见其底，昔曾置级以下，爇灯而入甚深[7]，今级废灯无，不能下矣。中层分瓣排棂，内深三丈，石润而洁，洞狭而朗，如披帷践榭，坐其内，随峡引眺，正遥对海光；而洞门之上，有中垂之石，俨如龙首倒悬，宝络中挂。上层在中洞右崖之后，盘空上透，望颇窅窱，而中洞两崖中削，内无从上。其前门夹处，两崖中凑，左崖前削，石痕如猴，少刓其端，首大如卵，可践



猴首飞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欹侧，与左崖虽中悬二尺余，手无他援，而猴首之足，亦仅点半趾，跃陟甚难，昔亦有横板之度，而今无从觅。余宛转久之，不得度而下。导者言："数年前有一僧栖此崖间，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叠级架梯，亦久废无存，今遂不觉闭塞。"余谓不闭塞不奇也。乃复上庋石，从其门扪崖直上。崖亦进隙成门，门亦南向，高而不阔，与下洞同，但无其层叠之异。峡左石片下垂，击之作钟敲声。北向入三丈，峡穷而蹑之上，有洼当后壁之半，外耸石片，中刓如齑臼[⑧]，以手摸之，内圆而底平，乃天成贮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顶下垂其中，如玉龙倒影，乃滴水之痕。臼侧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饮水者。观玩既久，乃复下庋石。导者乃取樵后峡去，余乃仍循崖东下。

三里，当南崖之口，路将转北，见其侧亦有小岐，东向草石间，可免北行之迂，乃随之下。其下甚峻，路屡断屡续。东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东出之涧。涧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见余自北崖下，争觇眺之，不知为何许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村后[⑨]，乃东出半里，入夹路之衢，则龙首关来大道也。时腹已馁，问去榆城道尚六十里，亟竭蹶而趋。遥望洱海东湾[⑩]，苍山西列，十九峰虽比肩连袂，而大势又中分两重。北重自龙首而南至洪圭，其支东拖而出，又从洪圭后再起南重，自无为而南至龙尾关，其支乃尽。洪圭之后，即有峡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东出者为某村，又东错而直瞰洱海中，为鹅鼻嘴，即罗刹石也。不特山从此叠两重，而海亦界为两重焉。十三里，过某村之西，西瞻有路登山，为花甸道；东瞻某村，居庐甚富[⑪]。又南逾东拖之冈，四里，过二铺，又十五里而过头铺[⑫]，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则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于门[⑬]。僧觉宗出酒沃饥而后饭。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桥而坐，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

注释

①苍山十九峰，峰间夹十八溪，自北而南，排列如下：云弄峰——霞移溪，沧浪峰——万花溪，五台峰——阳溪，莲花峰——芒涌溪，白云峰——锦溪，鹤云峰——灵泉溪，三阳峰——白石溪，兰峰——双鸳溪，雪人峰——隐仙溪，应乐峰——梅溪，观音峰——桃溪，中和峰——中溪，龙泉峰——绿玉溪，玉局峰——

龙溪，马龙峰——清碧溪，圣应峰——莫残溪，佛顶峰——葶蒉溪，马耳峰——南阳溪，斜阳峰。其中以马龙峰最高，海拔达4122米。

②上关：今名同，在大理市北隅，至今还能看到蜿蜒的古城残迹，西抵苍山，东达洱海。

③蛱（jiá 夹）蝶：蝴蝶的一类，成虫为赤黄色。

④与生蝶无异：“生蝶”原作“蛱蝶”，据四库本、叶本改。

⑤游人句：至今每年阴历四月十五日为蝴蝶会。笔者有幸得与其盛。泉边有一棵大合欢树，树上吊着蝶团，每团都有成百上千的蝴蝶挤在一起，犹如树上吊的蜂房。也有的蝴蝶蜷伏在树叶上，远看犹如枯叶，但偶尔动几下，证明它们不是花或叶。还有一些在绿树丛中穿梭飞舞，但种类不多，体型较大的有带红点的黑蝴蝶，较小的有黄蝶、枯叶蝶等。也有人认为，成串垂吊在树枝上的是蛾，而不是蝴蝶，蝴蝶会中的蛾类实际上比蝶类多，大约有一百一十种以上。

⑥古佛洞：在周城村西，苍山云弄峰神魔涧内约3公里。东向，高5米，宽3米，深10米。就钟乳石雕有大小不等的40余躯佛像。

⑦煹（gòu 遘）：举火。

⑧刓（wán 完）：剜刻。

⑨周城村：今仍名周城，在大理北境。



⑩洱海：《明一统志》大理府山川：“西洱海，在府城东，古叶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邓川，合点苍山之十八川而汇于此，形如人耳，周三百余里，中有罗筌、浓禾、赤崖三岛及四洲九曲之胜，下流合于漾备江。”现今洱海湖面宽250平方公里，南北长40.5公里，东西宽3.4～8.4公里，湖岸线长116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974米，湖水呈绿色。喜洲附近有一沙堤伸入海中，俗称海舌，分洱海为两部分。北为内海，水深一般不足13米；南为外海，平均水深15米，最深处达21米。

⑪十三里句：此村应即今喜洲，在大理县北境，距洱海甚近。元代已有“喜州”之名，见《元混一方舆胜览》，明时亦应称喜州。花甸：今仍称花甸坝，在大理西北隅苍山后，古代大理到凤羽的大道即经花甸。

⑫头铺：今名同，在大理县北境的公路上，银桥东邻。

⑬其幼子：史夏隆序本作“小乃朗”。

【今译】

十一日　早起做饭，黎明，脚夫到后才上路。由沙坪往南行，一里多，西山的支脉，又横着突向东，这便是龙首关，是点苍山北界的第一峰。由凤羽山往南延伸，延过花甸哨的南岭后往东北转的山，形成龙

王庙后的群山，逶逶迤迤从邓川的卧牛山、溪始山起，往北在天马山到了尽头，耸峙在南边的是点苍山，由东下垂向北转，实际上起始于此地，所以称它为“龙首”。〔《一统志》列举了点苍山十九座山峰的次序，由南往北数，那是反而以龙尾为龙头了。〕在山峦下垂海岸交错之处，有坚固的城关临道而立，是大理城北门的军事重镇，俗称为上关，这是因为它占据着洱海的上游。走入城关北门，半里后走出南门，于是靠着点苍山的东麓往南行。眺望西面高高的山峰，大多向下坠为坑谷，大体上后面如屏风一样排列，前边如连着的衣袖，所谓的十九峰，全如同五老峰一样并肩而立，而中间下陷为坑谷。

往南二里，经过第二条峡谷的南边，有个村庄位于大道的右侧，叫做波罗村。村西的山麓有蛱蝶泉的奇景，我听说过它已很久了，到了这里得到当地人的指点在西边，就命令仆人挑夫先赶去三塔寺，到何巢阿寄宿的僧房中投宿，而我独自一人从村南向西望着山麓快步走去。半里，有淙淙流淌的泉水，溯泉水又向西走，半里，抵达山麓。有棵树约有一抱粗，紧靠着山崖耸立，树下有泉，朝向东方从树根下的孔洞流出来，清澈凉爽可作镜子。稍在东边，它下方又有一棵小树，仍然有一处小泉，也是冲洗着树根流出来。两道泉水汇成一丈见方的池水，这就是所溯泉水的上游了。泉上的大树，在四月初就开花如像蛱蝶，触须翅膀栩栩如生，与活蝴蝶没有不同之处。又有千万只真蝴蝶，触须相连腿部相钩，从树梢倒悬而下，垂到水面上，缤纷络绎，五彩焕发。从这个月起，游人成群来观看这一奇景，过了五月才完结。我在粤西三里城时，陆参将就对我说起过它的奇异之处，来到这里又因为季节还早未开花，询问当地人，有人说蛱蝶就是树上的花变的，有的说，是花的形状相似，所以引来蝶类，不知哪一种说法正确。然而龙首关南北相距不超出数里地，有这两种奇花，遗憾的是一种花已零落，一种还未开花，都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但却各不能遇，只好折了树枝、画下树叶然后上路。



不久，望见山北边的第二条峡谷，峡口相对紧束如同门扇，相距不远，于是向北上登峡口。开始时无路，二里，走近峡口南边，才找到东面来的路，沿着路向西上登，这里的山坡非常陡峻。路上有打柴的人，问我去哪里，我回答去找山景。一个人说：“这条路从峡谷南边一直上去，是打柴的路，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南面峡中有个古佛洞十分奇异，

但悬崖绝壁,恐怕无法走,没有领路人也不能找到。"又有一位老人欣然说道:"您既然从万里之外来到,不畏险阻,我在前引路有什么难呢?"我于是脱下长衣,连同折下的蛱蝶树枝,扛起来上路。共往西上登三里后,才折向南,又平缓上走三里,再向西悬空上登。又走二里,竟然登到南边峡谷的上方,这就是第三条峡谷。从这里沿峡谷上方往西行,上下全是危崖绝壁,在石崖之间积雪皑皑,在旭日映照之下,光彩艳丽夺目。下瞰南面的山峰,与石崖又并列耸峙成峡谷,峡内深陷的壑谷幽深杳渺,峡外东边面临大道,有居民房屋在平敞开阔的峡口,十分兴盛。由于此石崖南边的下方全是陡削的岩石,所以必得经由北面的山坡上爬,然后由南转向西入峡。又向西上爬二里,山崖上的岩石越来越高峻突兀,对面的山崖也穹隆而起并排环绕,在前边的山崖下还互相对立,而到了此地山峰却全都上绕合拢了。又上走一里,绕着山崖渐往北走,一块岩石横架在脚下,而上面的石崖斜着飞刺进空中,下边的石崖倒影不见底。导游的人说,上面石崖的侧旁,有个山洞叫大水洞,下边石崖的侧旁,有个岩洞叫古佛洞,可四下看去全然无路。导游的人说:"此块横架的岩石过去是从上面的石崖坠落下来,横压在下洞的上边,路被它堵塞了。"于是由横架岩石的西边,抓着树枝一直下坠,石下果然有洞口朝向南方,可在上边不能看见。洞口好似裂缝,高而不宽,洞中分成三层。下层深陷好像枯井,俯身窥视深杳漆黑看不见洞底,从前曾放有梯子以便下去,点亮灯火进去十分深邃,如今梯子废弃了,又没有灯火,不能下去了。中层呈瓣状分开,似窗棂样排列,里面深三丈,岩石湿润而光洁,山洞狭窄但却明亮,如同分开帷幔踩在台榭上,坐在洞内,顺着峡谷放眼眺望,正好远远对着海中的波光;洞口的上方,有块垂在中央的岩石,俨然似倒悬的龙头,挂在正中的华盖。上层在中洞右边石崖的后方,旋绕着向上透着光,看起来很深远,可是中洞两侧的石崖竖在当中,如刀削出来一般,里面无法上去。它的前洞口夹立之处,两面的石崖向中间凑拢来,左边石崖的前方陡削,有石纹如像猴子,稍稍凿去它的顶端,头部大如鸡蛋,可以踩着猴子头飞越到右边的石崖上,才能进入上洞。但是右边石崖倾斜,与左边的石崖中间虽然只悬隔着二尺多,可手无其他攀援之处,而且在猴头上的下脚处,也仅有半只脚掌大,向上跃登非常困难,从前也横放有木板越过去,但今天无法找到了。我辗转了很久,不能过去便下

来了。导游的人说:“几年前有一个和尚住在此处石崖之间,放了许多佛像,所以用‘古佛’来起名。自从和尚离开佛像移走后,那些垒起的台阶架起的梯子,也废弃了很久不再存在,今天想不到竟然闭塞起来了。”我说不闭塞就不奇异了。于是再上到平架的岩石上,从洞口摸着石崖一直上爬。石崖上也有迸裂开的缝隙形成洞口,洞口也是向南,高而不宽,与下洞相同,只是没有下洞层层叠叠的奇异景象。峡谷左边有石片下垂,敲击石片发出钟样的声音。向北进洞三丈远,峡谷完后踩着石壁上登,有个凹陷处在后洞壁的半腰上,外边耸着石片,中间凿刻成石臼,用手去摸它,里面圆圆的,底部平滑,是天然形成的贮存泉水的器皿。它上方有白色的痕迹从洞顶下垂到石臼中,如像玉龙倒立的身影,是滴水形成的痕迹。石臼侧边有一个白磁碗,是从前的人放在这里用于饮水的东西。观察玩赏了很久之后,才再下到平架的岩石上。导游的人于是到后面峡中去取柴,我就仍旧沿着山崖向东下山。

三里,在南面山崖的山口,路即将转向北,见到路侧也有一条岔开的小径,通向东边的草石之间,可免去绕弯子向北走,就顺着小径下走。那下走的路非常陡峻,路屡断屡续。向东下行三里,于是折向南,又平缓下坡三里,才到达山麓,渡过向东流出去的山涧。山涧南边有巨石高高隆起,有许多放牧的人坐在石上,见我从北面的山崖上下来,争着探望我,不知我是什么人。又往南行一里半,来到周城村的后边,就向东走半里,走入房屋夹路的街道,这就是从龙首关来的大道了。此时腹中已饥饿,打听到去大理城的路还有六十里,急忙尽力跌跌绊绊地赶路。远望洱海的东湾,苍山排列在西面,十九座山峰虽然是并排相连,但大体上山势又从中间分为两重。北边的一重自龙首关往南到洪圭山,它的支脉向东下垂而出,又从洪圭山后再度耸起成为南边的一重,自无为山往南到龙尾关,它的支脉这才到头。洪圭山的后面,就有峡谷向西北通往花甸;洪圭山的前方,那向东伸出的支脉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村庄,又向东交错径直俯瞰着洱海中央,是鹅鼻嘴,也就是罗刹石了。不仅山从这里重叠为两层,而且海也被隔为两半。行十三里,走过一个村庄的西边,远望西面有路登山,是去花甸的路;远望东边的一个村,居民房舍十分富庶。又向南翻越往东下垂的山冈,四里,经过二铺,又走十五里后经过头铺,又是十三里后来到三塔寺。进入

大空山房，就见何巢阿同他的小儿子在门口相望了。觉宗和尚拿出酒来灌入饥肠后吃饭。夜里同何巢阿走出寺来，徘徊在塔下，靠在桥头坐下，松荫塔影，隐约出现在雪影月色之间，令人精神思绪安静下来。

【原文】

十二日　觉宗具骑挈餐，候何君同为清碧溪游[1]。出寺即南向行，三里，过小纸房，又南过大纸房。其东即郡城之西门，其西山下即演武场。又南一里半，过石马泉。泉一方在坡坳间，水从此溢出，冯元成谓其清洌不减慧山。甃为方池，其上有废址，皆其遗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见有石马，故名。"又南半里，为一塔寺[2]，前有诸葛祠并书院。又南过中和、玉局二峰。六里，渡一溪，颇大。又南，有峰东环而下。又二里，盘峰冈之南，乃西向觅小径入峡。峡中西望，重峰罨映[3]，最高一峰当其后，有雪痕一派，独高垂如匹练界青山，有溪从峡中东注，即清碧之下流也。从溪北蹑冈西上，二里，有马鬣在左冈之上，为阮尚宾之墓。从其后西二里，蹑峻凌崖。其崖高穹溪上，与对崖骈突如门，上耸下削，溪破其中出。从此以内，溪嵌于下，崖夹于上，俱逼仄深窅。路缘崖端，挨北峰西入，一里余，马不可行，乃令从者守马溪侧，顾仆亦止焉。



余与巢阿父子同两僧溯溪入。屡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蹲涧旁，两崖巉石，俱堆削如夹。西眺内门，双耸中劈，仅如一线，后峰垂雪正当其中，掩映层叠，如挂幅中垂，幽异殊甚。觉宗辄解筐酌酒，凡三劝酬。复西半里，其水捣峡泻石间，石色光腻，文理灿然，颇饶烟云之致。于是盘崖而上，一里余，北峰稍开，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复与涧遇。循涧西向半里，直逼夹门下，则水从门中突崖下坠，其高丈余，而下为澄潭。潭广二丈余，波光莹映，不觉其深，而突崖之槽，为水所汩，高虽丈余，腻滑不可着足。时余狎之不觉，见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从涧北上，余独在潭上觅路不得。遂蹑峰槽，与水争道，为石滑足，与水俱下，倾注潭中，水及其项。亟跃而出，踞石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虽高丈余，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腻滑尤甚；即上其初层，其中升降，更无可阶也。再逾西崖，下觑其内有潭，方广各二丈余，其色纯绿，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荡，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壁环窝，南北二面石门之壁，其高参天，后面即

峡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脚嵌颡突，下与两旁联为一石，若剖半盎，并无纤隙透水潭中，而突颡之上，如檐覆潭者，亦无滴沥抛崖下坠；而水自潭中辄东面而溢，轰倒槽道，如龙破峡。余从崖端俯而见之，亟攀崖下坠，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觉一毫一孔，无不莹彻。亟解湿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堪涤烦，暖若挟纩。何君父子亦百计援险至，相叫奇绝。

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渐干，乃披衣复登崖端，从其上复西逼峡门，即潭左环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庋空，可当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甃若台，可下瞰澄潭，而险逼不能全见。既前，余欲从其内再穷门内二潭，以登悬雪之峰。何君辈不能从，亦不能阻，但云："余辈当出待于休马处。"余遂转北崖中垂处，西向直上。一里，得东来之道，自高穹之坪来，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余，逾峡门北顶，复平行而西半里，其内两崖石壁，复高骈夹起，门内上流之间，仍下嵌深底。路旁北崖，削壁无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条缘崖架空，度为栈道者四五丈，是名阳桥，亦曰仙桥。桥之下，正门内之第二潭所汇，为石所亏蔽，不及见。度桥北，有叠石贴壁间。稍北，叠石复北断，乃趁其级南坠涧底。底有小水，蛇行块石间，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时第二潭已过而不知，只望涧中西去，两崖又骈对如门，门下又两巨石夹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后，覆屋之下，又水潴其中，亦澄碧渊渟[4]，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后塞壁之上，水从上涧垂下，其声潺潺不绝，而前从块石间东注二潭矣。余急于西上，遂从涧中历块石而上。涧中于是无纤流，然块石经冲涤之余，不特无污染，而更光腻，小者践之，巨者攀之，更巨者则转夹而梯之。上瞩两崖，危矗直夹，弥极雄厉。渐上二里，硐石高穹，滑不能上，乃从北崖转陟箐中。崖根有小路，为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闻人声在绝壁下，乃樵者拾枯于此，捆缚将返，见余，言前已无路，不复可逾。余不信，更从丛篁中披陡而西上。其处竹形渐大，亦渐密，路断无痕。余莽披之，去巾解服，攀竹为絙，复逾里余，其下壑底之涧，又环转而北，与垂雪后峰，又界为两重，无从竟升。闻清碧涧有路，可逾后岭通漾濞，岂尚当从涧中历块耶？

时已下午，腹馁甚，乃亟下；则负刍之樵，犹匍匐箐中。遂从旧道五里，过第一潭，随水而前，观第二潭。其潭当夹门逼束之内，左崖即阳桥高横于上，乃从潭左攀磴隙，上阳桥，逾东岭而下。四里至高穹之

坪，望西涧之潭，已无人迹，亟东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马处。何君辈已去，独留顾仆守饭于此，遂啜之东出。三里半，过阮墓，从墓右下渡涧，由涧南东向上岭。路当南逾高岭，乃为感通间道；余东逾其余支，三里，下至东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须西南逾高脊乃得，复折而西南上跻，望崖而登，竟无路可循也。二里，登岭头，乃循岭南西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峡，转而南，松桧翳依，净宇高下，是为宕山，而感通寺在其中焉⑤。

盖三塔、感通，各有僧庐三十六房，而三塔列于两旁，总以寺前山门为出入；感通随崖逐林，各为一院，无山门总摄，而正殿所在，与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云堂，众俱以大云堂呼之而已。时何君辈不知止于何所，方逐房探问。中一房曰斑山，乃杨升庵写韵楼故址，初闻何君欲止此，过其门，方建醮设法于前，知必不在，乃不问而去。后有人追至，留还其房。余告以欲觅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斋而后行。"余视其貌，似曾半面，而忘从何处，谛审之，知为王赓虞，乃卫侯之子，为大理庠生，向曾于大觉寺会于遍周师处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随其父来修荐于此，见余过，故父子相谂⑥，而挽留余饭焉。饭间，何君亦令僧来招。既饭而暮，遂同招者过大云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静室，复与之席地而饮。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注释

①清碧溪：在下关西北 13 公里，从感通寺西北侧取小道进入山箐，约 1 小时可达。为点苍山 18 溪中风光最美的一溪，有上、中、下三潭，水清如碧玉，纤尘不染，澄潭飞瀑相映成趣，恍若桃源。溪水东流出谷，灌农田千顷，俗称德溪。

②一塔寺：《明一统志》大理府寺观："弘圣寺，在点苍山十峰麓，中有塔高二十丈，又名一塔寺。"此塔今存。

③罨：通"掩"。罨映：彼此掩覆而衬托。

④渊渟（tíng 停）：深水潭。

⑤宕山：《明一统志》作荡山，又称上山。《元混一方舆胜览》大理路崇圣寺条载："又西南有上山寺，幽雅之趣非云南诸寺比。"感通寺又称上山寺，元代已很著名。

⑥谂（shěn 审）：知悉。

【今译】

十二日　觉宗备好马匹带上午饭，等候何君一同去游清碧溪。出

寺后马上向南行，三里，走过小纸房，又往南经过大纸房。村东就是府城的西门，村西的山下就是演武场。又向南一里半，经过石马泉。一池泉水在坡坳之间，水从此处溢出去，冯元成认为泉水的清冽不比慧山的泉水差。砌成方池，池上有废弃的基址，都是马元成的遗迹。志书说："落日下泉水中照见有石马，所以这样起名。"又往南半里，是一塔寺，寺前有诸葛祠和书院。又向南经过中和、玉局两座山峰。六里，渡过一条溪水，水很大。又向南，有山峰向东方环绕而下。又走二里，绕过峰下山冈的南边，于是向西寻找小径走入峡谷。从峡中朝西望，重重山峰互相掩映，最高的一座山峰位于峡谷后方，有积雪的痕迹，独自高高下垂，如一匹白绢隔断了青山，有溪水从峡谷中往东流注，这就是清碧溪的下游。从溪北踏着山冈向西上登，二里，有坟丘在左面山冈之上，是阮尚宾的坟墓。从墓地后向西行二里，踏着峻岭登上山崖。这座山崖高高隆起在溪流上，与对面的山崖并立前突如像门扇，上边高耸下面陡削，溪流冲破其中流出去。从此处以内，溪流深嵌在下方，山崖夹立于头顶上，全都狭窄倾斜，幽深杳渺。路沿着山崖顶端，紧靠着北面的山峰向西进去，一里多路，马不能再走，只得命令随行的人在溪边守马，顾仆也停在这里。

我与何巢阿父子连同两个和尚逆溪深入。多次涉到溪水的南北两岸，一里，有巨石蹲在山涧旁，两侧山崖上高险的山石，全都陡削地堆积着如同夹道。往西眺望里面的门扇，双双高耸，当中劈开，仅如一条线，后面山峰上下垂的积雪正当其中，互相掩映，层层叠叠，如挂在墙上的条幅垂在中央，特别幽雅奇异。觉宗总是解下竹筐斟酒，共劝饮了三次。再向西走半里，溪水捣入峡中奔泻在岩石间，石头的颜色光洁细腻，花纹灿烂，颇富于烟云的意态。从这里绕着山崖上走，一里多，北面的山峰略微敞开，找到一块高高隆起的平地。又向西半里，从平地向西下走，再次与山涧相遇。顺着涧水向西半里，径直逼近夹立的石门下，就见水从石门中突立的石崖上下泻，石崖高一丈多，而下方是澄澈的深潭。水潭宽二丈多，波光晶莹映照，不觉得水深，而突立石崖上的沟槽，被迅急的水流冲刷，高处虽然仅有一丈多，滑腻光溜得不能落脚。当时我只顾玩水没有察觉，见两个和尚已翻越到上面的石崖上，而何家父子想从山涧北边上登，我独自一人在水潭上找路，找不到。于是踩着峰上的沟槽上走，与水流争道，被石头滑倒，与流水一起

冲下来，倾注在深潭中，水没及脖子。急忙跳出水，坐在岩石上绞去衣服上的水。攀着北边的山崖，登到它上边，下瞰我失足跌倒的沟槽，虽然高仅一丈多，它上面的沟槽水道，曲曲折折，如像刀削出来一般，尤其滑腻光溜；即使上到它的第一层上，那中间上上下下之处，也没有可以踩踏之处了。再翻越西面的山崖，向下看去，山崖内有水潭，长宽各有二丈多，水色纯绿，波光荡漾，碧玉浮动，照耀在山崖峡谷之中，中午的艳阳照射在水中，金碧交辉，流波激荡，光怪陆离得未曾有过。水潭三面的石壁环成一个窝，南北两面石门的石壁，高耸入天空中，后面就是峡底的岩石，高处也有两三丈；可石脚下嵌上面前突，下边与两旁联结为一块岩石，像剖开的半个瓦瓮，并无丝毫缝隙漏水到潭中，前突的崖石之上，如屋檐覆盖在水潭上的地方，也没有水滴从石崖上抛洒下落；然而水从潭中总是向东面溢出去，轰鸣着倒入沟槽水道之中，如天龙冲破峡谷。我从山崖顶端俯身见到此景，急忙攀着山崖坠落下来，坐在潭边的岩石上，不仅山影使人心荡去一切杂念，觉得每一根汗毛每一个毛孔，无不晶莹透彻。连忙脱下湿衣服晒在石上，就着流水洗脚，就着阳光晒脊背，冷得足以洗去烦恼，暖得好似怀抱着丝棉被。何君父子也千方百计攀援险途来到，互相高叫奇绝。



很久之后，山崖上阳光西射，衣服也渐渐干了，于是披上衣服再登上山崖顶端，从那上面再向西逼近峡中的石门，就在水潭左边环绕的山崖之上。它北边有下覆的石崖平架在空中，可以当作亭台楼榭来休息，前方有块如手掌样的地方，平平地砌得好像高台，可以下瞰澄碧的水潭，但险要狭窄的地势不能见到全貌。不久向前走，我想从石门内再去游石门内的两个水潭，并上登积雪高悬的山峰。何君这帮人不能跟随，也不能阻挡我，只是说："我们将出去在马匹休息的地方等候。"我于是转过北面山崖中垂之处，向西径直上走。一里，遇上东边来的路，从高高隆起的平地而来，沿着这条路向西曲折上登，非常陡峻。一里多，越过峡中石门北边的顶上，再往西平行半里，这以内两侧山崖的石壁，又并排相夹高高耸起，石门内山涧上游之间，底部仍然深深下嵌。路旁北面的山崖，陡削的石壁上没有裂痕，不能越到前方，就用石条沿着山崖架空，横架为栈道，有四五丈长，这里名叫阳桥，也称为仙桥。桥下边，正是石门内第二个水潭积水的地方，被岩石遮蔽着，来不及见到。过到桥北，有叠垒的石阶贴在石壁上。稍向北走，叠垒的石

阶在北边又断了,就趁着岩石叠成的台阶向南下坠到涧底。涧底有小溪,蛇一样流淌在石块间,是从西边第一个水潭流注到第二个水潭中的水流。此时第二个水潭已经错过但不知道,只是望着涧中向西走去,两面的山崖并排相对如像门扇,门下又有两块巨石夹立对峙,上边有块岩石平平地覆盖着如同屋子,但堵住了后面,覆盖的石屋下边,又有水积在其中,也是澄碧的深水潭,只是大处不到外边水潭的一半。它后边堵塞的石壁之上,水流从上边的山涧中垂下来,水声潺潺不绝,然后在前方石块间向东注入第二个深潭去了。我急于向西上登,就从山涧中经过石块上走。涧中从这里起没有纤细的水流,然而石块经过冲刷洗涤之后,不但没有污泥沾染,而且更加滑腻光溜,小些的踩着它走,大些的攀过它走,更大的就转过相夹之处攀登。从上边远望两侧的山崖,危崖矗立,笔直相夹,更加雄伟壮丽。慢慢上登二里,涧中的岩石高大穹隆,光滑得不能上去,只好从北边的山崖上转而登到山箐中。山崖脚下有条小路,被浓密的竹丛遮住了,分开竹丛前行。又走二里,听见有人声在绝壁下,是打柴的人在此地拾枯枝,捆好后即将返回去,见到我,说起前边已经无路,不再能翻越过去。我不信,再拨开成丛的竹林从陡坡往西上爬。此处竹子的形体渐渐大起来,也渐渐浓密起来,路断了,毫无踪迹。我不着边际地拨开竹丛,去掉头巾脱下衣服,抓住竹子当作绳索,又穿越了一里多。脚下壑谷底的山涧,又环绕着转向北,与后面积雪下垂的山峰,又隔为两层,无法径直上登。听说过清碧涧有路,可以翻越后岭通到漾濞,莫非还是应当从山涧中经由石块走么?

此时已是下午,饥肠辘辘,于是急忙下山;就见背负柴草的樵夫,仍爬行在山箐中。于是从原路返回五里,经过第一个深潭,顺水向前走,观看了第二个水潭。这个水潭正当夹立的石门里边,左边石崖上就是阳桥高高横在上方,于是从水潭左边攀着石缝中的石磴,登上阳桥,越过东岭下走。四里后来到高高隆起的平地,望见西涧中的水潭旁,已没有人的踪迹,连忙往东下走沿着溪流出来,三里路来到马匹休息的地方。何君一帮人已经离开,单独留下顾仆在此守着饭,于是吃了饭向东出山。三里半,经过阮尚宾的墓,从墓右侧下渡过涧水,由涧南向东上岭。路应该向南翻越高大的山岭,是去感通寺的捷径;我往东越过它的余脉,三里,下到东麓的半中腰。牧人指点,去感通寺的

路，必须向西南越过高大的山脊才能到达，就又折向西南上走，望着山崖上登，居然无路可走了。二里，登上岭头，就沿着山岭南侧向西行。三里，才稍稍下走，越过一条峡谷，转向南，松柏密蔽依稀，佛寺高低错落，这就是宕山，而感通寺就在山中了。

三塔寺、感通寺，各有僧舍三十六房，而三塔寺的是排列在两旁，全部以寺前的山门作为出入口；感通寺顺着山势依着树林，各自辟为一院，没有山门统摄，而且正殿所在的地方，与各处僧房一样高，正殿的方丈有处大云堂，僧众全以"大云堂"来称呼他而已。此时不知何君一帮人住在什么地方，就挨房打听。其中一房名叫斑山，是杨升庵写韵楼的故址，起初听说何君打算住在此处，经过门口，正在门前设坛念经做法事，心知必定不在，便不问就离开了。后边有人追上来，挽留返回他们房中。我告诉他想要去找同行的人，那人说："我知道他们住的地方，一定要招待斋饭后再走。"我看他的容貌，似乎曾见过一面，但忘了是在什么地方，仔细审视他，知道是王赓虞，是卫侯的儿子，大理府学的生员，从前曾在大觉寺遍周禅师处会过面。今天因为是他祖母去世的祭日，跟随他父亲来此施斋做法事，见我路过，父子俩都认出了我，便挽留我吃饭。吃饭时，何君也命令僧人来招唤。饭后天便黑了，于是同来招唤的僧人经过大云堂前边向北往上走，找到何君居住的静室，再与他席地坐下饮酒。夜里月光不如前一天那样皎洁。



【原文】

十三日　与何君同赴斋别房，因遍探诸院。时山鹃花盛开，各院无不灿然。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①]。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叶颇佳，炒而复曝，不免黝黑。已入正殿，山门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②]赐僧无极归云南诗十八章[③]，前后有御跋。此僧自云南入朝，以白马、茶树献，高皇帝临轩见之，而马嘶花开，遂蒙厚眷。后从大江还故土，帝亲洒天葩，以江行所过，各赋一诗送之，又令诸翰林大臣皆作诗送归。今宸翰已不存[④]，而诗碑犹当时所镌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与文献同辑[⑤]，竟不之录。然其文献门中亦有御制文，何独诗而不可同辑耶？殿东向，大云堂在其北。僧为瀹茗设斋。

已乃由寺后西向登岭，觅波罗岩。寺后有登山大道二：一直上西

北，由清碧溪南峰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与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悬处相近，即后山所谓笔架山之东峰矣；一分岐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涧之峡，北行六里而至波罗岩。波罗岩者，昔有赵波罗栖此，朝夕礼佛，印二足迹于方石上，故后人即以“波罗”名。波罗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称。其石今移大殿中为拜台。时余与何君乔梓骑而行。离寺即无树，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登。四里，逾岭而西，其岭亦南与对山夹涧为门者。涧底水细，不及清碧，而内峡稍开，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横叠成岩，南临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峰齿齿列其上，遥数之，亦得十九，又苍山之具体而微者。岩之西，有僧构室三楹，庭前叠石明净，引水一龛贮岩石下，亦饶幽人之致。僧瀹茗炙面为饵以啖客。久之乃别。

从旧路六里，过大云堂，时觉宗相待于斑山，乃复入而观写韵楼。楼已非故物，今山门有一楼，差可以存迹。问升庵遗墨，尚有二扁，寺僧恐损剥，藏而不揭也。僧复具斋，强吞一盂而别。其前有龙女树。树从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叶长二寸半，阔半之，而绿润有光，花白，小于玉兰，亦木莲之类而异其名。时花亦已谢，止存数朵在树杪，而高不可折，余仅折其空枝以行。

于是东下坡，五里，东出大道，有二小塔峙而夹道；所出大道，即龙尾关达郡城者也。其南有小村曰上睦，去郡尚十里。乃遵道北行，过七里、五里二桥[6]，而入大理郡城南门[7]。经大街而北，过鼓楼，遇吕梦熊使者，知梦熊不来，而乃郎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门，过吊桥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注释

①茶树：《明一统志》大理府物产：“感通茶，感通寺出，味胜他处产者。”《滇略·产略》将感通茶与太华茶相比，结论是：“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

②太祖高皇帝：即明太祖朱元璋（公元 1328—1398 年）。《游庐山日记》称“高帝”。《楚游日记》丁丑四月二十七日称“高皇帝。”

③赐僧无极归云南诗十八章：“无极”原作“某”，“十八章”原作“十二章”。据四库本、叶本、谢肇淛《滇略·胜略》、诸葛元声《滇史》《嘉庆重修一统志》大理府寺观补改。

④宸（chén 辰）：帝王的宫殿，引申为帝王的代称。翰（hàn 汉）：文字、文词。宸翰：皇帝的亲笔文字。

⑤奎章：帝王的手笔。

⑥上睦：今作上末。七里桥：今名同。五里桥：今名同。皆在大理南境，从南往北依次排列于下关至大理古城的公路附近。

⑦大理：明置大理府，治太和，即今大理古城。方正的城垣和整齐的街道，至今还大体保持了明清时期的面貌。

【今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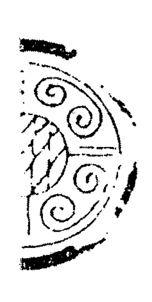
十三日　与何君一同去别的僧房赴斋宴，因而探遍了诸处寺院。这个季节山杜鹃花盛开，各寺院无处不鲜艳灿烂。中庭院外边，高大的苍松修长的翠竹中，间杂着茶树。茶树都有三四丈高，与桂树非常相似，此时正在采摘，无处不是架梯子爬在树上的人。茶的味道很美，炒后再晒，色泽不免黝黑。不久走入正殿，山门也十分宏伟宽敞。殿前有座石亭子，亭中立着我朝太祖高皇帝赐给僧人无极的十八首归云南诗，前后都有高皇帝写的跋。这个僧人从云南进朝廷，用白马、茶树进贡，高皇帝到轩廊中接见他，当即白马嘶鸣茶花开放，于是受到厚爱。后来从长江返回故乡，皇帝亲自抛洒鲜花，据沿江要走过的地方，各赋了一首诗送给他，又命令翰林院的诸位大臣都作诗送他回归。今天皇帝手写的文章已不存在，但诗碑还是当时所刻的。李中谿的《大理郡志》认为帝王的诗不能与文献一同辑录，竟然不收录它。不过他的文献类中也有皇帝写的文章，为何唯独诗就不能一同辑录呢？正殿面向东方，大云堂在它的北边。僧人为我沏来茶摆上斋饭。



过后，就由寺后向西登岭，去找波罗岩。寺后有两条登山的大道：一条一直向西北延伸，由清碧溪的南峰上去，十五里后到达小佛光寨，怀疑与昨天在清碧溪中望见的雪迹悬在中央的地方接近，就是后山中所谓的笔架山的东峰了；一条分开岔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条山涧的峡谷，往北行六里后到波罗岩。波罗岩这地方，从前有个赵波罗居住在此，朝夕拜佛，印下两个脚印在方形岩石上，所以后人就用“波罗”来起名。波罗一词，是这地方对有家室的僧人的称呼。那块岩石如今移到大殿中作为跪拜用的石台。此时我与何乔梓先生骑马前行。离开寺就没有树，这里的山光秃秃的。一里，由岔路向西南登山。四里，越岭往西走，这里的山岭也是向南与对面的山夹住山涧形成门的样子。涧底的水流很细，赶不上清碧溪，而里面的峡谷稍微开阔些，也是沿着

北山向西延伸进去。又行一里，北山上有岩石横着垒成岩洞，南边面临深深的壑谷。壑谷的西南方，大山向前环抱，如屏风样高插天空，而且有一齿齿的尖峰排列在山上，远远数了数，也是有十九座山峰，这又是苍山具体而微之处了。岩洞的西边，有僧人建了三间房子，庭前叠垒的岩石明丽洁净，引了一坑水贮存在岩石下，也让人产生幽思的情趣。僧人煮了茶用面做成饼来给客人吃。很久之后才道别。

从原路返回六里，经过大云堂，此时觉宗等候在斑山，就再次进门观览写韵楼。楼已不是原有的建筑物，今天山门上有一座楼，略微可以保存一点遗迹。打听杨升庵遗下的墨迹，还有两块匾，寺中的僧人害怕损伤剥落，收藏起来不肯揭开。僧人又准备了斋饭，勉强吞下一钵盂后告别。楼前有棵龙女树。树从根部分枝生出三四棵大枝，各自高三四丈，树叶长二寸半，宽处是长处的一半，而碧绿润泽有光，花是白色，比玉兰花小，也是木莲一类的植物但名字不同。此时花也已凋谢，只留下几朵在树梢上，但高不可折，我仅折下树上的空枝就走了。



从这里向东下坡，五里，向东走上大道，有两座小塔夹住道路耸峙；所走上的大道，就是从龙尾关到府城的路。塔南边有个小村子叫上睦，离府城还有十里。于是顺着大道往北行，经过七里桥、五里桥两座桥，而后走入大理府城的南门。经过大街往北走，路过鼓楼，遇上吕梦熊的使者，了解到吕梦熊不来了，但他的儿子已来到。因为天晚来不及前去。于是走出北门，过到吊桥北边，转向西北行二里，进入大空山房住下。

【原文】

十四日　观石于寺南石工家。何君与余各以百钱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峰峦点缀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①]。因与何君遍游寺殿。是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元中建，名崇圣。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层，故今名为三塔[②]。塔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对，势极雄壮；而四壁已颓，檐瓦半脱，已岌岌矣。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时铸[③]，其声闻可八十里。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而中谿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其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铸时分三节为范，肩以下先铸就而铜已完，忽天雨铜如珠，众共掬而熔之，恰成其首，故有

此名。其左右回廊诸像亦甚整，而廊倾不能蔽焉。自后历级上，为净土庵，即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北一方为远山阔水之势，其波流潆折，极变化之妙，有半舟皮尾烟汀间。南一方为高峰叠障之观，其氤氲浅深，各臻神化。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4]，为苍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门内，二门有碑屏一座，其北趺有梅一株，倒撇垂趺间。石色黯淡，而枝痕飞白，虽无花而有笔意。新石之妙，莫如张顺宁所寄大空山楼间诸石，中有极其神妙更逾于旧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张石大径二尺，约五十块，块块皆奇，俱绝妙著色山水，危峰断壑，飞瀑随云，雪崖映水，层叠远近，笔笔灵异，云皆能活，水如有声，不特五色灿然而已。其后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红茶，而瓣簇如之，花尚未尽也。净土庵之北，又有一庵，其殿内外庭除，俱以苍石铺地，方块大如方砖，此亦旧制也；而清真寺则新制以为栏壁之用焉。其庵前为玉皇阁道院，而路由前殿东巩门入，绀宫三重，后乃为阁，而竟无一黄冠居守，中空户圮，令人怅然。



注释

①观石句：此即大理特产的大理石，明代称点苍石、苍石，或文石，当地人又称础石。《明一统志》大理府物产载："点苍石，点苍山出，其石白质青，文有山水草木状，人多琢以为屏。"杨慎《滇程记》载：点苍山"五台峰怪石是产，巧出灵陶，文有云树人骑，是斫屏障。"以花纹不同，大理石又分彩花、水墨花、纯白石三大类，是精致的玩赏装饰品及优良的建筑材料，至今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还有当年皇帝享用的大理石镶嵌的屏风及桌椅。现大理石厂产品已有六十多种，远销十多个国家。

②是寺句：崇圣寺三塔迭经风雨地震，一直保存到现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塔称千寻塔，高69.13米，方形十六层，每层的高度和宽度自下而上逐渐收缩，为中空密檐式砖塔，建于唐代。北塔、南塔各高42.19米，皆为八角形十层实心砖塔，建于晚唐或五代。

③蒙氏：《蛮书》卷三："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正德《云南志》蒙化府建置沿革："乐进求时有细奴逻者，亦哀牢之裔，耕于蒙认巍山之下，因号蒙氏，部属渐盛。"蒙氏系南诏统治家族，自元以来，亦称南诏统治时期为"蒙氏时"。

④趺（fū）：碑下的石座。

【今译】

十四日　在寺南的石匠家观赏石头。何君与我各用一百文钱买了一小方块。何君选中的,有峰峦点缀在上边的美妙之处;我选了其中黑白分明容易分辨的而已。于是与何君遍游寺中的殿宇。这座寺院在第十座山峰之下,唐代开元年间建造,名叫崇圣寺。寺前的三塔像鼎足一样矗立,中间的塔最高,方形,重叠十二层,所以今天称为三塔。塔的四旁全是高大的松树耸入空中。寺西由山门进去,有钟楼与三塔相对,气势极其雄伟壮丽;但四面的墙壁已经坍塌,屋檐上的瓦片有一半脱落,已岌岌可危了。楼中有口铜钟非常大,直径大约有一丈多,而壁厚达一尺,是蒙氏时期铸造的,钟声可在八十里外听到。钟楼后是正殿,殿后罗列着许多碑,而李中谿所刻的黄华老人书写的四块碑都在其中。碑后是雨珠观音殿,是用铜铸成的立像,高三丈。铸造时分为三段制成模子,肩以下先铸成而铜就已用完,忽然间天上落下如珠子一样的铜雨,众人一道用手把铜珠捧来熔化,恰好完成了铜像的头部,所以有了这个名字。殿左右回廊中的众神像也十分整齐,但回廊倒塌得不能蔽风雨了。从后边沿石阶上去,是净土庵,就是方丈的住处了。前殿有三开间,佛座后边有两块巨石,嵌在中间两根柱子之间的墙上,各七尺见方,厚一寸左右。靠北一块有远山阔水的气势,其中流水波涛潆洄曲折,极尽变化的妙趣,有些如小船只停靠在烟霭绿洲之间。南边的一块是高峰重峦叠嶂的景观,它那弥漫的云烟深浅有别,各自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两块石板与清真寺中枯梅纹的碑座,是大理石中最古老的东西。〔清真寺在南门内,二门内有一座屏风样的石碑,碑座朝北的一面上有一棵梅花,倒垂飘拂在石座上。石质颜色黯淡,但树枝的痕迹却露出丝丝白色,虽然无花却有绘画的意境。〕新采石头中美妙的,没有比得上顺宁张知府寄放在大空山楼中的诸石的了,其中有极其神妙更超过旧石的。因此了解到造物主的创造是越来越奇妙,从此以后,画家的绘画全是俗笔,而画坛可以废除了。〔姓张的石头大的直径有二尺,约有五十块,块块都很奇特,全是绝妙的着色山水画,高峻的山峰下临绝壑,飞瀑追逐着云雾,积雪的山崖映入水中,层层叠叠,远近疏朗有致,笔笔画得灵妙奇异,云气都能活,流水如有声,不仅仅是五彩灿烂而已。〕前殿后边又有正殿,庭院中有一棵白山茶,花的大小如红山茶,而且花瓣成簇也像红山茶,花还没有开



完。净土庵的北边，又有一座寺庵，佛殿内处的庭院石阶，全是用大理石铺地，方形的石块大小如方砖，这也是旧时制成的；但清真寺则是新制成的，用大理石来作栏杆墙壁。此庵前边是玉皇阁道院，而路要由前殿东边的拱门进去，有殿宇三层，后边就是楼阁，但是居然没有一个道士留守，庙中空空，门户倒塌，令人怅怅不快。

【原文】

十五日　是日为街子之始。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①]，设于城西演武场中[②]，其来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闻数年来道路多阻，亦减大半矣。晨餐后，何君以骑同余从寺左登其祖茔。过寺东石户村，止余环堵数十围，而人户俱流徙已尽，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数十家，今惟南户尚存。取石之处[③]，由无为寺而上，乃点苍之第八峰也，凿去上层，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茔。脉自峰顶连珠下坠，前以三塔为案，颇有结聚环护之胜。还二里，至寺后，转而南过李中谿墓[④]，乃下马拜之。中谿无子，年七十余，自营此穴，傍寺以为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为沧桑耶！由西石户村入寺饭。同巢阿趋街子，且欲入城访吕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还，余辈亦随之还寺。



十六日　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门入叩吕梦熊乃郎。讯其寓，得于关帝庙前，盖西城内之南隅也，时已同刘陶石往街相马矣。余乃仍由西门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场，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数人骑而驰于中，更队以觇高下焉。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场市。巢阿买文已返，刘、吕物色无从，遇觉宗，为饮于市，且觅面为饭。观场中诸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而已，无足观者。书乃吾乡所刻村塾中物及时文数种，无旧书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　巢阿别而归，约余自金腾东返，仍同尽点苍之胜，目下恐渐热，先为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即南入城。遇刘陶石及沙坪徐孝廉[⑤]，知吕郎已先往马场，遂与同出。已遇吕，知买马未就。既而辞吕，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亦无佳者。仍觅面为饭。饭后觅顾仆不得，乃返寺，而顾仆已先在矣。

十八日　由东门入城，定巾，买竹箱，修旧篋。再过吕寓，叩刘、吕二君。吕命其仆为觅担夫，余乃返。

十九日　早过吕寓，二君留余饭。同刘君往叩王赓虞父子，盖王亦刘戚也，家西南城隅内。其前即清真寺。寺门东向南门内大街，寺乃教门沙氏所建，即所谓回回堂也。殿前楹陛窗棂之下，俱以苍石代板，如列画满堂，俱新制，而独不得所谓古梅之石。还寺，所定夫来索金加添，余不许。有寺内僧欲行，余索其定钱，仍措不即还。令顾仆往追，抵暮返，曰："彼已愿行矣。"

注释

①观音街子：即现在通称的三月街。三月街始于何时，无明确记载。大理地区长期流传的《白国因由》载南诏细奴逻时，观音口授方广经辞张敬入寂一段说："观音令婆罗部十七人以白音口授之，不久皆熟，自是转相传授，上村下营，善男信女，朔望会集。于三月十五日在榆城西搭篷礼拜方广经。是日，彩毫绵布，观音驾云而去，众皆举首遥望，攀留不及。年年三月十五日，众皆聚集，以蔬食祭之，名曰祭观音处，后人于此交易，传为祭观音街，即今之三月街也。"



②演武场：在今大理城西苍山脚下，为一大广场，从明至今，皆在此赶三月街。广场上有大德八年（公元 1304 年）立的《元世祖平云南碑》，碑通高 4.44 米，宽 1.65 米，由两块石头相接成，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③南户：此南户位置应为现在的三文笔村，过去称础石街，村中精于石工者甚多，至今仍以产大理石著名。

④李中谿（公元 1497—1580 年）：即李元阳，字仁甫，嘉靖时进士，选为庶吉士，出知江阴、分宜等县，有政绩，入为监察御史，以持正不阿著称，"墨吏望风解绶"。后罢官，在家乡四十余年，修有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志》等书。晚年信佛教，常来往于鸡山、大理等处。

⑤孝廉：明清时亦称举人为孝廉。

【今译】

十五日　这天是街子的头一天。原来大理城有观音街子的集市，设在城西的演武场中，其由来非常久远。从这一天开始，到十九日才散，十三省的货物无所不至，云南省内的各民族地区的物产也无所不至，听说数年来道路上多险阻，也减少大半了。早餐后，何君骑马同我从寺左去扫祭他的祖坟。经过寺东的石户村，只剩下数十圈环绕的墙壁，而匠人居民都已流亡迁徙光了，这是因为采石的劳役，不能忍受这

种劳累的原因。〔寺的南北都有几十家石匠，今天只有寺南的匠户还在。采石的地方，由无为寺上去，是点苍山的第八座山峰，凿去上层，才能得到好的石料。〕又往西上走二里半，才能到何君的祖坟。地脉从峰顶如串连的珠子一样下坠，前方以三塔作为桌案，颇有些聚落前结环护的优美之处。返回来二里，来到寺后，转向南路过李中谿墓，于是下马祭拜了他。李中谿无子，年龄七十余岁时，自己营造了这个墓穴，靠着寺庙以示皈依佛教，可谁知佛寺也成为沧海桑田了呢！由石户村向西进寺吃饭。同何巢阿去赶街子，并且想进城去拜访吕家儿郎，可半路上雪珠风雨大作，街子上的人全都往回奔跑，我们这帮人也随着人流返回寺中。

十六日　何巢阿同他儿子去赶街子，我由西门进城叩拜吕梦熊的儿子。打听他的寓所，在关帝庙前找到，是在西城内的南隅，此时他已同刘陶石到街子上相马去了。我于是仍由西门向西行一里半，走入演武场，到处搭了棚子作为市场，环绕错杂，纷纷扰扰。集市北边是赛马场，成千的骑手交集在一起，几个人骑马奔驰在场中，分为几队轮番出赛以比试高低。此时男女交杂，交臂擦肩不能分辨，只好在市场上四处走走。何巢阿买文章已返回去，刘陶石、吕家儿郎无法找到，遇上觉宗，为我在集市上做饭，并且找来面当饭。观看市场上的各种货物，药材很多，有许多毡布及铜器、木制器具而已，没有值得观看的。书籍是我家乡刻印的乡村私塾中用的，还有几种应景的图书，没有旧书。天黑后，返回寺中。



十七日　何巢阿告别回乡，约我从金腾返回东方，仍然一同去游完点苍山的胜景，眼下担心天渐渐热起来了，可以先往西走。送到寺前，我立即向南进城。遇到刘陶石和沙坪的徐孝廉，了解到吕家儿郎已先去赛马场，就与他们一同出城。不久遇见姓吕的，知道没有买成马。既而辞别姓吕的，去观看永昌商人卖的宝石、琥珀及翡翠等物，也没有好东西。仍旧找面当饭吃。饭后找不到顾仆，只得回寺，而顾仆已先在寺中了。

十八日　由东门进城，定购头巾，买了竹箱，修理旧箱子。再次拜访吕家寓所，叩见了刘陶石、吕家儿郎两位先生。姓吕的叫他的仆人替我去找挑夫，我于是返回来。

十九日　早上拜访吕家寓所，二位先生留我吃饭。同刘君前去叩

拜王赓虞父子，原来王家也是刘陶石的亲戚，家在城内西南隅。他家前边就是清真寺。寺门朝东对着南门内的大街，寺是教门中姓沙的人建造的，就是所谓的回回堂了。大殿前的门槛台阶窗棂之下，全部用大理石代替木板，如满堂陈列着画幅，全是新制的，可唯独找不到所谓有古梅的石座。回到寺中，讲定的挑夫来要求加价，我不同意。寺内有僧人打算上路，我要回挑夫的定金，仍作刁难不马上退还。叫顾仆去追，到天黑时返来，说："他已愿意走了。"

【原文】

二十日　晨起候夫，余以其豁壑无厌，另觅寺僧为负。及饭，夫至，辞之。索所畀，彼展转不还[①]。余乃以重物寄觉宗，令顾仆与寺僧先行。余乃入西门。自索不得，乃往索于吕挥使乃郎，吕乃应还[②]。余仍入清真寺，观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无花，白纹黑质，尚未能如张顺宁所寄者之奇也。



出南门，遂与僧仆同行。遵西山而南，过五里、七里二桥，又三里，过感通寺前入道。其南，有三四家夹道，曰上睦。又南，则西山巍峨之势少降，东海弯环之形渐合。十里，过阳和铺[③]。又十里，则南山自东横亘而西，海南尽于其麓，穿西峡而去。西峡者，南即横亘之山，至此愈峻，北即苍山，至此南尽，中穿一峡，西去甚逼。而峡口稍旷，乃就所穿之溪，城其两崖，而跨石梁于中，以通往来，所谓下关也，又名龙尾关[④]。关之南则大道，东自赵州，西向漾濞焉。

既度桥出关南，遂从溪南西向行。三里，南北两山俱逼凑，水捣其中如线，遥睇其内，崇峰北绕苍山之背，壁立弯环，掩映殊异。破峡而入，又二里，南峰俱成石壁，倒压溪上，北峰一支，如渴兕下赴[⑤]，两崖相粘，中止通一线，剖石倒崖，始行峡中，继穿石下。峡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横架其西[⑥]，长丈五尺，而峡仅尺余，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峻，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余，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北，风雨大至。北三里余，数家倚西山下，是为潭子铺，其地为赵州属。北五里，转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峡来入，是为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为茅草房[⑦]，溪两旁至此始容斫崖之塍，然犹杯棬之缀于箐底也[⑧]。是日，榆道自漾濞下省[⑨]，赵州、大理、蒙化诸迎者，蹀躞雨中[⑩]。其地去四十里桥尚五里，

计时才下午，恐桥边旅肆为诸迎者所据，遂问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注释

①余以其谿壑无厌，另觅寺僧为负。及饭，夫至，辞之。索所畀，彼展转不还：原作"晨起候夫不至"，据徐本改补。

②余乃入西门。自索不得，乃往索于吕挥使乃郎，吕乃应还：原脱此段，据徐本补。

③阳和铺：明代阳和铺有别于现在五里桥附近的阳和村。依其里距，应即今大理南的太和村。南诏中心太和城遗址即在今太和村一带，南北两道城墙，西起苍山，东至洱海，至今还依稀可辨。南诏德化碑现仍屹立在太和城遗址，碑高3.02米，宽2.27米，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④下关：即今大理市区驻地下关，为滇西的交通中心，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

⑤兕（sì 寺）：古代称雌性犀牛为兕。

⑥石梁：此即今下关西面的天生桥，在西洱河上。《明一统志》："龙尾关，在点苍山南，其右有石长丈余，名天桥，洱河之水过其下，两岸石险，人不可度，又名石马桥。"



⑦潭子铺：今作塘子铺。核桃箐：应即今大菠箐。茅草房：今作茅草哨。皆在下关西郊西洱河两岸的狭谷里。塘子铺附近的公路边有下关温泉，《南诏野史》高河条"温汤"注："今龙尾关西温泉"，即指此。大理石镶嵌的浴池和满院的茶花，突出了该温泉的特点。

⑧杯棬（quān 圈）：曲木制成的盂。

⑨道：明代布政、按察二司因辖区广大，派出布政司的佐官左右参政、参议分理各道钱谷，称为分守道；按察司的佐官副使、佥事分理各道刑名，称分巡道。这些皆称为道员，或省称"道"。

⑩蹀躞（dié xiè 蝶屑）：小步行走。

【今译】

二十日　早晨起床等挑夫，我因为他的苛刻无度，另外找寺中的僧人为我挑担子。到吃饭时，挑夫到了，辞退了他。追要送给他的定金，他翻来覆去不肯还。我只好把重东西寄托给觉宗，命令顾仆与寺中的僧人先走。我于是进入西门。自己要不到，只得去向吕指挥使的儿子索赔，姓吕的于是答应赔还。我仍走入清真寺，观赏石碑上的梅花痕迹，原来是枯枝而且无花，白色花纹，黑色质地，还不如顺宁张知府寄存的那些石块奇异。

出了南门，便与僧人仆人同行。沿着西山往南走，过了五里桥、七里桥两座桥，又行三里，经过感通寺前走上大道。寺南，有三四家人夹在道旁，叫做上睦。又往南，就见西山巍峨的山势稍稍降低，东面洱海弯曲环绕的地形渐渐合拢。十里，经过阳和铺。又走十里，就见南山从东边横亘到西边，洱海的南边在南山山麓下到了尽头，穿过西面的峡谷流去。西面的峡谷这地方，南边就是横亘的山，到此后越发高峻，北面就是苍山，到此后南边到了尽头，中间通着一条峡谷，往西延去非常狭窄。而峡口略空旷些，便就着穿过峡谷的溪流，在溪水两侧的山崖上筑了城墙，而在中间跨了一座石桥，以通行人往来，这是所谓的下关了，又叫做龙尾关。城关的南面就是大道，东边起自赵州，往西通向漾濞。

过桥后走到城关南边，就从溪南向西行。三里，南北两面的山都紧逼过来凑拢，水冲捣在溪中如线一般，远远斜视峡内，高峰在北面绕到苍山的背后，墙壁样矗立着，弯曲环绕，互相掩映，非常奇异。破开峡谷进去，又走二里，南面的山峰全成了石壁，倒压在溪上，北峰的一座支峰，如口渴的雌犀牛扑下来，两面的山崖互相粘在一起，中间只通着一条线宽的地方，岩石剖开，山崖倒立，开始时前行在峡中，继而穿越在石下。峡谷相距不满四尺，石桥横架在它的西边，长一丈五尺，但窄处仅有一尺多，正如天台山的石桥，南边的山崖也很险峻，不能通路。到了南边的山崖上，俯身下瞰峡底，全身毛骨悚然。又向西走一里多，折向北，那条溪水深嵌在下方，非常细小。又往北走，风雨猛烈来临。向北三里多，数家人紧靠在西山下，这是潭子铺，这个地方是赵州的属地。北行五里，转向西，又向北十五里，有溪水从西边峡中前来流入溪中，这是核桃箐。渡过山箐中的溪流，又往北行五里，有三四家人紧靠在西山下，这是茅草房，溪流两旁到了这里开始能容下砍凿山崖开辟的田地，然而仍只是像些木钵盂一样点缀在箐底。这天，大理道员从漾濞去省城，赵州、大理府、蒙化府众多迎接的官员，我小步艰难地行走在雨中。此地离四十里桥还有五里，估计时间才是下午，担心桥边的旅店被众多的迎接官员所占据，便询问房主人投宿在这里，也是借以躲雨。

【原文】

二十一日　鸡再鸣[1]，促主者炊，起而候饭。天明乃行，云气犹勃勃也。北向仍行溪西，三里余，有亭桥跨溪上，亭已半圮，水沸桥下甚急，是为四十里桥[2]。桥东有数家倚东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为蒙化属。盖桥西为赵州，其山之西为蒙化，桥东亦为蒙化，其山之东为太和[3]，犬牙之错如此。至是始行溪东，傍点苍后麓行。七里余，有数十家倚东山而庐，夹路成巷，是为合江铺[4]。至是始望西北峡山横裂，有山中披为隙，其南者，余所从来峡也；其北来者，下江嘴所来漾濞峡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顺宁之峡也。峡形虽遥分，而溪流之会合，尚深嵌西北峡中，此铺所见，犹止南来一溪而已。出铺北，东山余支垂而西突，路北逾之，遂并南来溪亦不可见，盖余支西尽之下，即两江会合处，而路不由之也。西北行坡岭者四里，始有二小流自东、北两峡出。既而盘曲西下，一涧自东北峡来者差大，有亭桥跨之，亭已半圮，是为亨水桥[5]。盖苍山西下之水，此为最大，亦西南合于南北二水交会处。然则“合江”之称，实三流，不止漾水、濞水而已也。从桥西复西北逾一小岭，共一里，始与漾水遇。其水自漾濞来经此，即南与天生桥之水合[6]，破西南山峡去，经顺宁泮山而下澜沧江。路溯其东岸行。其东山亦苍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罗均南下之脉，至此而迤逦西南，尽于顺宁之泮山。



北行五里，有村居夹而成巷，为金牛屯[7]。出屯北，有小溪自东山出，架石梁其上，侧有石碑，拭而读之，乃罗近溪所题石门桥诗也。题言石门近在桥左，因矫首东望，忽云气迸坼[8]，露出青芙蓉两片，插天拔地，骈立对峙，其内崇峦叠映，云影出没，令人神跃。亟呼顾仆与寺僧，而二人已前，遥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强其还，而一僧旁伺，问之，即石门旁药师寺僧也。言门上有玉皇阁，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愿为居停主。乃东向从小路导余，五里，抵山下，过一村，即药师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严，坐余小阁上，摘蚕豆为饷。时犹上午，余欲登山，性严言，玉皇阁蹑峰而上十里余，且有二洞之胜，须明晨为竟日游，今无及也。盖性严山中事未完，既送余返寺，遂复去，且以匙钥置余侧。余时慕石门奇胜[9]，餐饭即扃其阁，东南望石门而趋，皆荒翳断塍，竟不择道也。

二里，见大溪自石门出，溪北无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多

奔流，亦无路人。惟望石门近在咫尺，上下逼凑，骈削万仞，相距不逾二丈，其顶两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盖本一山外屏，直从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既难为陆陟，复无从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随路西出。久之得一径东向，复从以入，将及门下，复渡溪北。溪中缚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过望。益东逼门下，丛篁覆道。道分为二，一东蹑坡蹬，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则溪水正从门中跃出，有巨石当门扼流，分为二道。袭之而下，北则漫石腾空，作珠帘状而势甚雄；南则嵌槽倒隙，为悬溜形而势甚束。皆高二丈余，两旁石皆逼削，无能上也。乃复上就东岐蹑磴。已又分为二，一北上蹑坡，一南凌溪石。乃先就溪凌石，其石大若万斛之舟，高泛溪中，其根四面俱湍波潆激，独西北一径悬蹬而上，下瞰即珠帘所从跃出之处，上眺则石门两崖劈云削翠，高骈逼凑，真奇观也！但门以内则石崩水涌，路绝不通，乃复上就北岐蹑蹬。始犹藤箐蒙茸，既乃石崖耸突，半里，路穷，循崖南转，飞崖倒影，上逼双阙，下临绝壑，即石门之根也，虽猿攀鸟翥[10]，不能度而入矣。久之，从旧路返药师寺。穷日之力，可并至玉皇阁，姑憩而草记，留为明日游。

二十二日　晨起候饭，性严束火负铛[11]，摘豆裹米，令僧仆分携，乃从寺后东向登山。二里，转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复随峡转东，一里，从峡尽处南转逾岭。一里，路分二岐，一东上者，为花椒庵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逾石门之上。此石门之北崖也，所登处已在门之内，对瞰南崖崩削之状，门底轰沸之形，种种神旺，独所踞崖端危险，不能返观，犹觉未能两尽也。东眺门以内，峡仍逼束，水自东南嵌底而来。其正东有山一支，巍然中悬，恰对峡门，而玉皇阁即踞其上，尚不能遥望得之，盖其内木石茸密，非如外峰可以一览尽耳。于是缘冈脊东上一里，南与峡别，折而东北上半里，坳间有颓垣遗构，为玉峰寺废址。玉峰者，万历初僧石光所建，药师乃其下院，而性严即其后嗣也。其后又有一废址，曰极乐庵。从其后复转向东南上半里，再与东峡遇，乃缘支峡东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峡东尽，乃南度其上，复北转，共二里而得玉皇阁。阁南向石门而遥，东临峡壁而逼，初创于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贤扩而大之，今前楼之四壁俱颓，后阁之西角将仆，盖岌岌矣。阁东有台，下临绝壑，其下有洞，为二道静修处。时二僧及仆，俱然火觅泉将为炊[12]，余不及觅洞，先从阁援石独上。盖遥望峡后大山，上耸三

峰者，众皆指为笔架峰，谓即东南清碧溪后主峰，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阳，兹更欲一穷其阴，以尽石门涧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仆亦不能从。余遂贾勇直前。

二里，山石既穷而土峰峻甚，乃攀树。三里，山树亦尽，渐陟其顶。层累而上，登一顶，复起一顶。顶皆烧茅流土，无复棘翳，惟顶坳间，时丛木一区，棘翳随之。余从岭脊烧痕处行，虎迹齿齿，印沙土间。连上数顶，始造其极，则犹然外峰也。始知苍山前后，共峰两重：东峙者为正峰，而形如笔架者最高；西环者南从笔架、北从三塔后正峰，分支西夹，臂合而前，凑为石门。但其中俱崩崖坠派，不复开洋，俱下盘夹箐，水嵌其底，木丛其上。余从峰头东瞰笔架山之下，有水悬捣涧底，其声沸腾，其形夭矫，而上下俱为丛木遥罨，不能得其全，此即石门之源矣。又从外岭北行，见其北又分支西下，即漾濞驿北之岭，西尽于漾濞桥者也。时日色正午，开霁特甚[13]，北瞻则凤羽之西，有横山一抹，自西北斜亘而来者，向从沙溪南望，斜亘其西南，为桥后水口者也[14]，剑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则潭子铺西之山，南截漾、濞二水之口，为合江铺者，大理之路，随之北来；西览则横岭铺之脊，排闼西界，北接斜亘之岭，南随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惟东面内峰巑岏，榆城即在东麓，而间隔莫逾，一以峰高崖陡，攀跻既难，一以山划两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闻此山北坳中，有大堡白云寺，可跻内峰绝顶，又南逾笔架，乃东下清碧溪。大堡之路，当即从分支西下之岭，循度脊而上，无此中堑之箐，沐西平征大理，出点苍后，立旗帜以乱之，即由此道上也。



凭眺久之，乃循旧迹下。三里，忽误而坠西北支，路绝崖欹，无从悬坠，且空山杳隔，莫辨真形，竟不知玉皇阁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尚濒南涧箐中[15]，而涧中多岐，且峻崖绝坂，横度更难，有棘则蒙翳，无棘则流圮。方徘徊间，雨复乘之，忽闻南箐中有呼噪声，知玉皇阁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遥相应，而尚隔一箐，树丛不可见，路绝不可行。盘箐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崖，于是攀隙坠空，始无流坠之恐，而雨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阁之右，炊饭已寒，重沸汤而食之。阁左少下，悬崖之间，有洞南向，下临深涧，乃两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阔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约及数丈，而底甚平。其石质粗粝，洞形亦无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盘，霏烟揽翠，俯掬轰流，令人有杳然别天之想。

时雨已复霁，由旧路转北而下，三里，至玉峰寺旧址。由岐下北壑，转峡度坞，一里余而得花椒庵石洞。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叠石盘，半皮空中，空处浮出二三丈，上下亦离丈余，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盘之上，而东西南三面，俱虚檐如浮舫，今以碎石随其檐而窒之，只留门西向，而置佛于中。其前架楼三楹，而反无壁；若以窒洞者窒楼，则洞与楼两全其胜矣。其北又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间，若为之供者。此地境幽坞绕，水石错落，亦栖真之地。龛中器用皆备，而寂无居人，户亦设而不关。余愧行脚不能留此，为怅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即石门北顶北来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药师。途中遇一老人，负桶数枚下山，即石洞所栖之人，每日登山箍桶，晚负下山，鬻以为餐，亦不能夜宿洞间也。

注释



①鸡再鸣：史序本作"鸡初鸣"。

②四十里桥：今名同，在漾濞县东隅，西洱河北岸。

③太和：为大理府附郭县，即今大理古城。

④合江铺：今分大合江、小合江二村，皆在漾濞县东隅、西洱河北岸。

⑤亨水桥：疑为"响水桥"。

⑥漾水：即今漾濞江。天生桥之水：即今西洱河。二水相交处今称平坡。

⑦金牛屯：今名同，在漾濞县东境，漾濞江东岸。

⑧迸坼（chè 彻）：裂开。

⑨石门：在漾濞彝族自治县东南境，为点苍山马龙峰西坡的一断崖峡谷，长千余米，宽约100米，石门河从中湍流，形成串串水塘，景色奇秀，被誉为"天开石门"。过石门关，穿林绕石，登石门山顶，有玉皇阁。

⑩翥（zhù 铸）：飞翔。

⑪铛（chēng 撑）：底平而浅的铁锅。

⑫然：为"燃"的本字，即燃烧。

⑬开霁（jì 剂）：云雾散，天气放晴。

⑭桥后：今作乔后，在洱源县西境，为著名盐井之一。

⑮疑尚濒南涧箐中："尚"原作"南"，据徐本、丁本改。

【今译】

二十一日　鸡叫两遍，催促主人做饭，起床等着吃饭。天明才动

身，云气仍然很浓。向北仍行走在溪流西岸，三里多，有座亭桥跨在溪上，亭子已有一半倒塌，桥下溪水奔腾，十分湍急，这便是四十里桥。桥东有几家人紧靠在东面的山崖下，全是居留停宿的客店，此地反而是蒙化府的属地。原来桥西是赵州，此山的西边是蒙化，桥东也是蒙化，此山的东面是太和县，犬牙交错如此。到了这里才走在溪流的东岸，靠着点苍山后山的山麓前行。七里多，有数十家人背靠东山建了房，夹住道路成为巷道，这是合江铺。到这里才望见西北方山峡横裂，有山中间分为缝隙，那在南面的，是我从那里来的峡谷；那北边来的，是从下江嘴来漾濞的峡谷；那往西南下延而去的，是两条水流合流后下流到顺宁的峡谷。峡谷的形状虽然在远处就能分辨出，但溪流会合之处，还深嵌在西北方的峡谷中，在此铺所见到的，还只是南边来的一条溪水而已。走到铺北，东山的余脉向西下垂前突，路向北越过它，于是连同南边来的溪流也不可见了，原来余脉在西边的尽头处之下，就是两条江会合之处，可路不从那里走了。往西北行走在山坡山岭间四里，才有两条小水流从东面和北面的两条峡谷中流出来。既而盘绕曲折地向西下走，一条从东北峡中来的山涧稍大些，有座亭桥跨在涧上，亭子已有一半坍塌，这是亨水桥。苍山向西下流的水流，这条最大，也是流往西南方在南、北两条江水交流处合流。这样一来，“合江”的名称，实际上是三条水流，不仅只是漾水、濞水而已了。从桥西头再向西北翻过一座小岭，共走一里，开始与漾水相遇。这条江水从漾濞前来流经此地，立即向南流与天生桥的水合流，冲破西南的山峡流去，流经顺宁府的泮山后流下澜沧江。路溯漾水的东岸延伸。它的东山也是苍山往北的支脉，它的西山是罗均山南下的山脉，到此地后逶迤延向西南，在顺宁府的泮山到了尽头。



往北行五里，有村庄居屋夹成巷道，是金牛屯。出来到屯北，有条小溪从东山流出来，架有石桥在溪上，侧边有块石碑，擦拭后读了碑文，是罗近溪所题石门桥的诗句。题诗说到石门近在桥的左边，因而抬头向东望，忽然云气迸裂开，露出两片青色的芙蓉，插入天空，拔地而起，成双并立，相对耸峙，门以内高大的山峦层层叠叠，互相映衬，云影出没其中，令人神思腾跃。急忙招呼顾仆与寺中的僧人，但二人已在前边，远远地追赶他们，二里后才赶上。正想强迫他们返回去，而一个僧人在旁边观望，问过他，就是石门旁药师寺中的和尚了。说起石

门上有个玉皇阁，另有两个山洞明亮宽敞可以居住，欣然愿意作我们停宿的主人。于是向东从小路为我领路，五里，抵达山下，走过一个村庄，就到药师寺了。于是停宿在寺中。这个僧人法名叫性严，请我坐在小阁上，摘来蚕豆做饭吃。此时还是上午，我想登山，性严说，玉皇阁要登山峰上走十里多路，况且有两个山洞的胜景，必须明天早晨去游一整天，今天来不及了。原来性严在山中的事未办完，送我返回寺中后，就又离开了，并且把钥匙放在我身旁。我此时向往石门的奇妙胜景，吃完饭立即锁上他的阁子，向东南望着石门赶去，全是荒草蔽野，田埂残断，竟然顾不上选择道路了。

二里，见到一条大溪从石门流出来，溪北岸无路进去，就下到溪中；溪中有许多巨石，多奔泻的急流，也无路进去。只是望见石门近在咫尺之间，上下紧逼束拢，两面陡削，高有万仞，相距不超过两丈，它的顶上两端如同一体，它的根部只容得下一条溪水。大概本来一座山崖屏风样矗立，从山脊上当中一刀笔直剖开形成了这座山，所以既难以从陆地上上登，又无法从溪中逆水而上。徘徊了很久，只得渡到溪南，反向顺着路往西出来。很久之后找到一条向东去的小径，再沿着它进去，将到门下时，又渡到溪北。溪水中有绑着的木头架在巨石上以便渡过，心知这条道有不少行人，大喜过望。再往东逼近石门下，成丛的竹林覆盖着道路。路分为两条，一条向东伸向坡上的石磴，一条往南下到溪口。于是先向下走近溪边，就见溪水正正地从石门中跃出来，有块巨石挡在门口扼住流水，分成两条水道。水沿着水道下流，北边的则漫过岩石腾入空中，作出珠帘的形状，但气势却非常雄伟；南边的则嵌入槽中从缝隙中倒下来，呈现出悬垂迅急的流水的样子，但水势十分紧束。高处都是两丈多，两旁的石崖都很狭窄峻削，不能上登。只好再向上走上东边的岔道登石磴。不久路又分成两条，一条往北伸向山坡，一条向南伸往到溪边的巨石上。于是先走近溪边登上巨石，这块岩石大得好像是能装万石的大船，高高漂浮在溪中，它的根部四面全是湍急的波涛潆洄激荡，唯独西北一面一条小径悬着石磴通上来，往下俯瞰就是珠帘从这里跳出去的地方，向上远眺就见石门两面的石崖劈开云天，如翠色刀削成，双双高耸，逼窄紧凑，真是奇观呀！但是，石门以内就见岩石崩裂，水流腾涌，路断不通，只得再次向上走上北边的岔道登石磴。开始时还是藤枝竹丛蒙蒙茸茸的，既而石崖突



立高耸，半里，路断了，沿着石崖往南转，山崖飞空，石影倒立，上方双阙紧逼过来，下边面临绝壑，这就是石门的根部了，纵然是会攀登的猿猴能飞的鸟类，也是不能穿越进去。很久，从原路返回药师寺。终日的力量，可以一并到达玉皇阁，姑且暂作休息草记日记，留待明天去游。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等着开饭，性严捆了柴火背上浅底铁锅，摘来豆子裹好米，命令和尚仆人分别带上，就从寺后向东登山。二里，转向南沿山腰上走，二里，再顺着山峡转向东，一里，从山峡尽头处往南转，越岭。一里，路分成两条岔路，一条向东上走的，是去花椒庵石洞的路；一条往南上走的，一里后越到石门之上。这是石门靠北的石崖，上登之处已在石门之内，对面下瞰南边石崖崩裂陡削的样子，石门底下轰鸣沸腾的形状，种种奇景，令人精神焕发，只是所坐的石崖顶端太危险，不能回身观赏，仍觉得不能两全齐美。向东眺望石门以内，峡谷仍是狭窄紧束，水从东南方嵌在谷底流来。它的正东有一支山脉，巍然悬在中央，恰好正对峡口的石门，而玉皇阁就盘踞在它上面，还不能远望到它，大概是山内树木山石丛生浓密，不像外边的山峰那样可以一览而尽罢了。从这里沿着冈上的山脊向东上行一里，与南边的峡谷分别，折向东北上走半里，山坳间有倒塌的墙壁残存的建筑，是玉峰寺的废址。玉峰寺，是万历初年僧人石光修建的，药师寺是它山下的分院，而性严就是他的后代传人。它的后方又有一处废址，叫做极乐庵。从极乐庵后再转向东南上走半里，再次与东面的峡谷相遇，于是沿着分支的峡谷向东行，古树益加深密。半里，分支的峡谷到了东边的尽头，就向南越到峡上，又往北转，共二里后找到了玉皇阁。玉皇阁朝向南方，远远与石门相望，东边下临峡谷，峡壁逼窄，最初创建于朱、史二位道人，有个三贤和尚扩建了它，今天前楼的四面墙壁全部倒塌了，后阁的西角落即将倒下，岌岌可危的样子。阁东有个高台，下临绝壑，台下有个洞，是二位道人静修的地方。此时两个僧人及仆人，都在点火找泉水做饭，我来不及找山洞，先从玉皇阁抓着岩石独自一人上登。遥望峡后的大山，上面耸立着三座山峰的地方，大家都指着说是笔架峰，我以为就是东南方清碧溪后的主峰，我先前经由四个水潭上登，曾探过它的南面，此时更想一并穷究它的北面，以便从头走完石门涧水的源头，竟然顾不上招呼同行的人，而且同行的和尚仆人也不能跟随。



我于是鼓足勇气勇往直前。

二里，走完山石就是土山，非常陡峻，只好抓着树攀登。三里，山上的树也完了，渐渐登到山顶。一层层叠垒而上，登上一座山顶，又突起一个山顶。山顶上全是火烧过的茅草流动的沙土，不再有荆棘遮蔽着，唯有山顶与山坳之间，不时有片成丛的树木，密蔽的荆棘跟随着树丛生长。我从岭脊上有火烧痕迹的地方走，老虎脚印一齿齿的，印在沙土上。一连上了数座山顶，这才到达它的最高峰，但外层仍然有山峰。这才知道，苍山前后，一共有两重山峰：屹立在东方的是正脉的山峰，而形状如像笔架的山峰最高；环绕在西面的，南边从笔架峰、北边从三塔后面的正峰，分为支脉向西夹过来，手臂样向前合拢，凑拢成为石门。但两者之间全是崩裂的山崖深坠的支脉，不再有开阔的地方，全都是下边回绕着狭窄的山箐，水流嵌在箐底，树木成丛生长在山上。我从峰头向东俯瞰笔架山的下边，有水流悬垂，捣入涧底，水声沸腾，水流的形状屈曲有气势，可上下都被树丛远远挡住了，不能看到它的全貌，这就是石门的源头了。又从外岭上往北行，见到它的北边又分出支脉向西下延，就是漾濞驿北面的山岭，是往西在漾濞桥到头的山。此时天色是正午，天开雾散特别晴朗，眺望北方，就见凤羽山的西边，有一排横卧的山，从西北斜着绵亘而来，这是从前从沙溪向南望，斜着绵亘在它的西南、成为桥后河口的山，去剑川的路，逆着它往北进去；眺望南边，就见潭子铺西面的山，向南横截漾水、濞水两江的河口，成为合江铺的山，去大理的路，顺着它从北边来；往西看，就见横岭铺的山脊，门扉样排列在西境，北边连接着斜向绵亘的山岭，向南顺着合江铺西面下延，去永昌府的路，越过它向西走；只有东面靠内的山峰高大险峻，大理城就在东麓，但中间隔断无法穿越，一是因为山峰太高，山崖陡峻，攀登已很难，二是因为山被划为两重，中间山箐深陷，上下不容易。听说此山北面的山坳中，有个大堡白云寺，可以登上内峰的绝顶，再向南越过笔架山，才下到东边的清碧溪。去大堡的路，应当就是从分支向西下延的山岭，顺延伸的山脊上走，没有此等堑沟样横在中间的山箐，西平王沐英征大理国时，出兵点苍山后，竖旗帜以惑乱敌军，就是由这条路上去的了。



凭眺了很久，于是沿着来时的脚印下山。三里，忽然错下到西北的支峰上，道路断绝山崖倾斜，无处可悬空下坠，而且空旷的山间杳渺

隔绝，无法辨认山的真形，居然不知道玉皇阁依托的支峰在南还是在北了。怀疑还在濒临南边山涧的山箐中，可涧中岔路很多，并且山崖陡峻山坡断绝，横越更难，有荆棘则浓密遮蔽，无荆棘则流土倒塌。正在徘徊之间，雨又乘机而来，忽然听见南边山箐中有呼叫声，知道玉皇阁在它下方。我也漫无目的地呼叫他们，双方远远地互相应和，但还隔着一条山箐，树林成丛不可见，道路断绝不能走。绕着山箐的侧边上走二里，才见到石崖，于是攀着石缝坠在空中，这才没有了流土下坠的担心，但大雨倾盆如注。又行一里后到了玉皇阁的右边，煮好的饭已凉了，重新烧开水吃了饭。玉皇阁左侧稍下走，在悬崖之间，有个洞朝向南方，下临深深的山涧，是两块巨石像手掌样合拢而成的洞。洞高一丈，下边宽一丈五，但上方呈尖形合拢，洞内深入进去约深达数丈，不过洞底非常平坦。洞石的石质粗糙，洞的形状也没有曲折的景致，取它能透入亮光而已。洞前的石崖上下高险陡削，古树倒立盘绕，烟云霏霏，远揽翠色，俯身可捧起轰鸣的流水，令人有杳渺悠然别有洞天的想象。



这时雨已停，天重新转晴，由原路转向北下山，三里，来到玉峰寺旧址。由岔道下到北边的壑谷中，转过峡谷越过山坞，一里多后找到花椒庵石洞。洞也是巨石覆盖成的，它的下半部重叠成石盘，一半平架在空中，空的地方浮出地面二三丈，上下之间也离着一丈多，但全都平得如同磨刀石。只有北面粘在下边的石盘之上，但东、西、南三面，都是虚空的屋檐如像漂浮着的船只，今天用碎石顺着屋檐堵住了空处，只留下向西的门，在洞中放置了佛像。洞前架起三间楼，但反而没有墙壁，如果用堵洞的石块堵楼，那么洞与楼两者都能保全它们的优美之处了。它北边又隆起一块巨石，下边有泉水从石缝间流出来，好像是专门为庵中提供的。此地地方幽静，山坞环绕，水石错落，也是隐居修身养性之地。佛龛中用具都齐全，但空寂无人居住，也装有门但未关上。我惭愧云游四方不能留在此地，为此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于是向西平缓下行一里，就是从石门北边的山顶北面来的路，是先前上山经过的路。又往北六里后返回药师寺。途中遇上一位老人，背着几只桶下山，这就是住在石洞中的人，每天登山箍桶，晚上背着下山，卖了作为饭钱，夜里也不能住在洞中了。

【原文】

二十三日　晨起，为性严作《玉皇阁募缘疏》[1]。因出纸请书，余书而后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屐待之。近午雨少杀，余换草履，性严披毡送之。出药师殿门，即北行，二里，涉一枯涧。其涧自东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苍山之后至此，又西北一里矣。既渡，西北上西纡之坡，一里逾其上，始见其西开一东西坞，漾濞之水从其中东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数十家当大路，是为漾濞驿。别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余，北界山环而稍南，扼水直逼南山下，是为矶头村，亦有数十家当矶之腋。路南向盘之，遂蹑矶嘴而西。半里，雨止，路转北，复开南北坞，于是倚东山西麓北行。三里余，抵漾濞街[2]。居庐夹街临水甚盛，有铁锁桥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长桥即当街西跨下流，皆度漾濞之水，而木桥小路较近。



按志：剑川水为漾，洱海水为濞，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桥去合江铺北三十里，驿去其北亦十五里，止当漾水，与濞水无涉，何以兼而名之耶？岂濞水非洱海，即点苍后出之别流耶？然余按：水出丽江府南者，皆谓之“漾”。如漾共发源于十和之中海，经七和下鹤庆，合东西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发源于九和，经剑川别而南流，故曰漾别。则“别”乃分别之“别”，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统志》又称为漾备，此又与胜备同名，亦非“濞”字之一征也。

余乃就木桥东买蔬米，即由此度，不及北向铁桥度，其中始觉汤汤，倍于洱水。西向又有一峡自西来，是为永平道；望大坞北去，亦数里而分为二；而永昌大道，则从此而西。始行坞中，二里渐上。又二里，有数家夹道，大坊跨之，曰“绣岭连云”，言登岭之始也，是为白木铺[3]。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间转向南，一里余，复转向西，于是回眺东之点苍，东北之凤羽，反愈近，然所临之峡则在南。更西蹑坡，迤逦而上，又四里，有寺东向，当坡嘴中悬，是为舍茶寺。就而饭。由其后又西上，路稍平，其南临东出之涧犹故也。又二里，有村当岭脊，是为横岭铺[4]。铺之西，遂西蹑夹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岭坳之脊。其坳夹隘如门，透其西，即有坑北坠，又有坑西流。路随西流者下，二里，路转向南峡，而水乃由北峡去，始知犹北流而东入漾濞上流者。

又南二里，其峡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脉由此峡中自西而东

度，其上所逾夹隘，乃既度而北突之峰，非南来之脊也。盖此脊西北自罗均山分支，东南至此，降度峡底，乃东突崇峰，由其北而东下者为横岭，而东尽于白木铺，由其南逶迤南去者，东挟碧溪江，西挟胜备水[5]，而尽于两水交会处，是其脉亦不甚长也。从峡中南行半里转西，有小水自东南坠峡来，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随流南转，始循水东崖下。既渡其西，复涉其东，四里余，有水自东峡出，西与南下之涧合，其流始大，而峡愈逼，东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崖下。南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一二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两崖愈凑，三里及之，复渡溪东，则数家倚东崖下，是为太平铺[6]，乃宿其敞楼。按志，是水为九渡河[7]，沿山绕流，上跨九桥者是。其下流与双桥河合于黄连堡东南，入胜备江。

二十四日　鸡鸣具饭，昧爽即行。越涧傍西山而南，其峡仍逼。五里，遵西山之崖渐上，五里，盘其南突之嘴，遂挟北峰西行，路转于上，溪转于下。又西十里，有村倚北山坡峡间，庐舍最盛，是为打牛坪[8]，相传诸葛丞相过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遵北坡随峡流西下，十里，有山横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见有溪自北而南，漱横截山之东麓，太平铺九渡河自东注之，有数家当其交会之峡，是为胜备村，此北来之水，即胜备江也。盘村坡溯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桥，渡江西崖。江流差大于洱水，而不及漾濞，其源发于罗武山，下流达于蒙化，入碧溪江。由其西转而随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崖峭甚。半里，又隔江与胜备村对。又南一里余，有小峡自西来，截之渐南上，盘其东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盘其南突之嘴，水从其下西转南折而破峡去，路从其上挟北坡西下。盖其西有峡，自西坳下坠而来，又有山，从峡南挟之俱东，当突嘴之下，与胜备合而破其南峡，突嘴之路，不能超峡而度其南挟之东垂，故西折一里余，而下循其西坳，又东折一里，而上盘其东垂，东垂即胜备所破峡之西崖也。半里，转其南，又有一小水自东垂南西峡来入，乃舍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来小流，循东垂南崖西向入之。一里余，有村踞小流之北坡，夹路成聚，是为黄连堡，始知此小流即双桥河也[9]。饭于其处，山雨骤至，稍待复行。渐转西北，行冈上二里，其下峡直自北来，乃下渡峡中小桥而西。此桥即双桥之一也，其河源尚在北坞中。



从桥西即蹑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坞倚南峰复上坡，二里，西

逾冈脊，是为观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峰当脊而起，其巅颇耸，有阁罩其上，以远不及登。拂脊间碑读之，言昔武侯过此，方觅道，闻犬吠声，而左右报观音现，故俗又呼为娘娘叫狗山，即《郡志》所谓宝藏山也[10]。从脊西遥望，其南壑杂沓而下，高山无与为匹者，当遥通阿禄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杂沓而来，其外远山，自北亘脊南去，北支分而东向，逶迤与此山属，南抱为壑，颇宽豁，而坡陀层伏，不成平坞；西山亘脊之半，有寺中悬，缥渺云岚间，即所谓"万松仙景"也。

于是从岭头盘旋，西北二里，转过西下之峡，由其北乃陟西来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峡，路从其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树木深翳。再下，再过脊，又八里，有数十家倚北坡夹道而庐，是为白土铺[11]。又西入峡，七里渐上，渐逼西山，山脊东垂，南北坠壑甚深，松翳愈密，上下亏蔽，有哨房在坡间，曰松坡民哨，而无居人。此处松株独茂，弥山蔽谷，更无他木，闻其地茯苓甚多，鲜食如山药。坡名以"松"，宜也。其脊盖自西岭分支，东度观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于是西上蹑磴，甚峻，数十盘而登，共五里。有寺踞东悬之脊，东向凭临于松云翠涛之间，是为万松仙景寺[12]。后有阁曰松梵，朱按君泰桢所题。登之，东眺甚豁，苍山雪色，与松壑涛声，远近交映也。由其后再曲折上跻，二里余，登岭头。又一里余，西过一脊，以为绝顶矣，顶脊南北分坠之峡，似犹东出者。又西上一里，蹑南突之巅，榜曰"日升天顶"。又西一里，穿峡而入，有数家散处峡洼间，俱以木皮为屋，木枝为壁，是为天顶铺。先是土人俱称为"天井"，余以为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万山绝顶也，问所谓井者，亦竟无有。岭头之庐，以非常站所歇，强之后可。既止，风雨交作，寒气逼人，且无从市米，得面为巴而啖之[13]。卧。

注释

①募缘：意即和尚向人募化钱物，以结善缘。募缘疏为僧道条陈广求大家帮助的文字。

②漾濞街：又作样备，明设样备巡检司，属蒙化府，即今漾濞彝族自治县治。

③白木铺：今作柏木铺，在漾濞县城西南邻。

④横岭铺：今作秀岭铺，在柏木铺稍西的公路旁。

⑤碧溪江：又作备溪江，指今漾濞江及与胜备河汇流后的黑惠江。胜备水：今作胜备河或顺濞河。

⑥太平铺:今名同,在漾濞县西境的公路上。

⑦九渡河:今称太平铺河,至今公路仍傍水行。

⑧打牛坪:明设打牛坪驿,今名同,在太平铺以西的公路旁。

⑨黄连堡:今作黄连铺,在顺备江西岸,永平县东北隅。双桥河:今作双卡河,在黄连铺汇入顺备河。

⑩娘娘叫狗山:今仍称叫狗山,在黄连铺西北邻,双卡河西岸。

⑪白土铺:今作北斗铺,在北斗村以南、黄连铺以西。今公路旁的北斗村,有别于白土铺。

⑫万松仙景寺:今称万松庵,又讹作万松安,在公路稍南。

⑬巴:即粑粑。云贵通称麦面、荞面、包谷、米等做的饼类食物为粑粑,亦简称粑。

【今译】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替性严写《玉皇阁募缘疏》。性严于是拿出纸请我写,我写好后吃早饭。山雨忽然来临,因此停下来等雨停。将近中午时雨势稍小了些,我换了草鞋,性严披上毡子送我。出了药师殿的大门,立即往北行,二里,涉过一条枯水的山涧。这条山涧从东北的山麓流出来,下嵌得很深,从苍山的后面到此地,又往西北延伸了一里了。渡过山涧后,向西北上爬往西曲折的山坡,一里爬到坡头上,这才看见山坡西边敞开一个东西向的山坞,从漾濞来的水流从坞中往东流注。向西共平缓下走二里,山南边有数十家人临街而居,这是漾濞驿。告别了送行的僧人,往西在溪北的田野中前行三里多,北面一列山渐渐向南环抱,扼住流水直逼到南山下,这是矶头村,也有数十家人位于石矶的侧边。路向南绕过石矶,于是踏着石矶嘴往西走。半里,雨停了,路转向北,又敞开一个南北向的山坞,从这里起紧靠东山的西麓往北行。三里多,抵达漾濞街。居民房屋夹街临水十分兴盛,有座铁锁桥在街北面上游一里处,而木架的长桥就在街的西边横跨下游,都是跨过漾濞江水的桥,但木桥的小路较近。



根据志书:源自剑川湖的水是漾水,源于洱海的水是濞水,两条江水合流因此起名漾濞江。今天这座桥离合江铺北边三十里,漾濞驿距它的北边也有十五里,只应当是漾水,与濞水无关,为何兼用两者来给它起名呢?难道濞水不是源于洱海,而是点苍山后山流出来的另外的水流吗?然而据我考察:源出于丽江府南境的

水流，都称之为"漾"。例如，漾共江发源于十和的中海，经过七和下流到鹤庆，汇合东西两岸各地的泉水而后流入洞穴中，所以称为漾共江。这条江水发源于九和，流经剑川分流往南流，所以叫做漾别江。这样，"别"是分别的"别"，不是口鼻的"鼻"了。不过，《一统志》又称为漾备江，这又与胜备江同名，也不是"濞"字一样得到了证明了。

我于是走到木桥东头买菜买米，立即由此处过桥，来不及往北过铁锁桥，在桥中央才发觉江水浩浩荡荡，超过洱水一倍。西面又有一条峡谷从西边来，这是去永平的路；望着大山坞往北去，也是数里后分为两条路；而去永昌府的大道，就从此地往西走。开始时行走在山坞中，二里后逐渐上走。又行二里，有几户人家分别住道路两旁，大牌坊跨在道上，题着"绣岭连云"，是说这里是登岭的起点，这是白木铺。由此沿南坡向西上爬，二里，由坡上转向南，一里多，再转向西，在这里回头眺望东方的点苍山，东北的凤羽山，反而更加近，不过我所登临的峡谷则在南边。再往西爬坡，道路曲折连绵，又是四里，有寺院面向东方，在坡嘴上悬在中央，这是舍茶寺。走到寺中吃饭。由寺后又向西上走，路稍微平缓些，路南下临往东流出去的山涧依然如旧。又二里，有个村庄位于岭脊上，这是横岭铺。从横岭铺的西边，向西跋涉在相夹的坑谷中，又上行三里后穿过岭坳上的山脊。这个山坳隘口夹立如门，钻到它的西面，马上就有坑谷往北下陷，又有一个坑谷有水向西流。路顺着水向西流的坑谷下延伸，二里，转向南边的峡中，而水流就经由北边的山峡流去，这才知道这仍是往北流后向东流入漾濞江上游的水流。



又往南二里，这里峡中平坦但水忽然南北分流，这才知道这里的地脉由这里的峡中自西往东延伸，它上边我所翻越夹立的隘口，是它延伸后在北边突起的山峰，不是南来的山脊。此条山脊从西北的罗均山分支，往东南延到此地，下降越过峡底，于是向东突起成为高峰，由它北边往东下延的是横岭，而后在东面的白木铺到了头，由它南边逶迤向南去的，东边傍着碧溪江，西面靠着胜备水，而后在两条江水会合之处到了尽头，这样看来它的山脉也不怎么长。从峡中往南行半里转向西，有小溪自东南方坠入峡中来，开始成流向西流去。又一里，顺溪流往南转，开始沿溪水东边的山崖下走。渡到溪西后，又涉到溪东，四

里多，有流水从东面峡中流出来，往西与向南下流的涧水合流，溪流开始变大，但峡谷愈加狭窄起来，东面的山崖笔直向西俯瞰着流水，路只有渡溪沿西边的山崖下走。往南走出山隘，天已昏黑。慢慢上坡，共二里，有一二家人背靠在西面山坡上，投宿不成。又向南，两边的山崖愈加凑拢过来，三里后到了溪边，再渡到溪东，就见几家人紧靠在东面山崖下，这是太平铺，于是住宿在驿站的破楼上。〔根据志书，这条溪水是九渡河，沿着山绕流，河上跨有九座桥的就是了。它的下游在黄连堡东南与双桥河会合，流入胜备江。〕

二十四日　鸡鸣备饭，黎明马上动身。越过山涧傍着西山往南行，这里峡谷仍很狭窄。五里，沿西山的山崖渐渐上登，五里，绕过西山南突的山嘴，就傍着北峰往西行，路盘绕在上方，溪水流转在下方。又向西十里，有个村庄紧靠在北山的山坡峡谷之间，居屋房舍最为兴盛，这是打牛坪，相传是诸葛亮丞相路过此地，恰逢立春，打牛给百姓看的地方。又沿着北面的山坡顺着峡中的流水往西下走，十里，有座山横截在它的西边，于是慢慢下降逼近此山之下。忽然望见有条溪水自北流向南，冲刷着横截之山的东麓，太平铺的九渡河自东边注入溪中，有几家人居住在水互相汇合的峡口，这就是胜备村，这条北来的溪水，就是胜备江了。绕过村庄所在的山坡，溯江水往北半里，越过亭桥，渡到江西岸的山崖上。江流比洱水略大，但赶不上漾濞江，它发源于罗武山，下游到达蒙化府，流入碧溪江。由这里向西转后顺流往南下走，沿西山的山麓行，山崖陡峭极了。半里，又隔着江流与胜备村相对。又向南一里多，有条小峡谷从西边来，横过峡谷渐渐往南上坡，绕着那向东突的山坡，共走七里，又上走绕过那向南突的山嘴，江水从山下向西转后折向南，冲破峡谷流去，路从山上傍着北面的山坡向西下走。路的西边有条峡谷，自西面的山坳下坠而来，又有座山，在峡谷南边傍着峡谷一起往东延，在南突的山嘴之下。江水与胜备江汇合后冲破山嘴南面的山峡。南突山嘴上的路，不能越过峡谷过到山嘴南边傍着它的东垂走，所以向西折转一里多，而后下山沿着它西边的山坳走，又折向东一里，而后上走绕到它的东垂，东垂就是胜备江冲破的峡谷西边的山崖。半里，转到它南边，又有一条小河从东垂南边的西峡中流来注入胜备江，于是放弃那南去的大江，而逆那条西来的小河走，沿东垂南边的山崖向西走入峡中。一里多，有个村庄盘踞在小河北面的



山坡上,夹住道路形成村落,这是黄连堡,这才知道这条小河就是双桥河了。在此处吃饭,山雨骤然来临,稍等了一会儿又上了路。渐渐转向西北,在山冈上行二里,冈下的山峡笔直从北方延来,于是下冈过到峡中小桥的西头。这座桥就是双桥之一,它的河源还在北面的山坞中。

从桥西头马上上登西面的山坡,二里后稍平缓些,往西朝着山坞靠着南边的山峰又上坡,二里,向西越过冈脊,这是观音山脊,南北两面都有寺院。南峰在山脊上隆起,峰顶耸得相当高,有楼阁罩在峰顶上,因为太远来不及上登。擦拭山脊上的石碑读了碑文,说是从前武侯诸葛亮路过此地,正在找路,听见狗叫声,而且左右跟随的人报告观音菩萨现身,所以民间又称呼为娘娘叫狗山,就是《郡志》所说的宝藏山了。从山脊上往西遥望,它南面壑谷杂沓罗列在下方,没有与它匹敌的高山,应当远远通到阿禄司新牛街的境内;它西边壑谷也是杂沓而来,那以外远处的山,山脊自北向南绵亘而去,北边分出向东的支脉,逶逶迤迤与此山连在一起,南边环抱为壑谷,相当宽阔,但山坡层层低伏,不成平坦的山坞;西边绵亘的山脊的半山腰,有座寺庙悬在那里,如缥渺在山间云气之间,这就是所谓的"万松仙景"了。



于是从岭头向西北盘旋二里,转过向西下延的峡谷,由峡谷北边就上登西来的山脊。这条山脊南北两面都有峡谷,路从其中经过,共走二里,向西稍下走,树木幽深浓密。再下走,再次越过山脊,又是八里,有数十家人紧靠北面的山坡夹住道路建了房屋,这是白土铺。又往西走入峡中,七里慢慢上登,渐渐逼近西山,山脊向东下垂,南北下陷的壑谷非常深,松树荫蔽,越来越密,上下密蔽,有处哨房在坡上,叫做松坡民哨,但无人居住。此处的松树偏偏很茂盛,弥漫在山野遮蔽山谷,更无别的树,〔听说此地茯苓非常多,新鲜时吃如像山药。〕山坡用"松"来起名,很合适。这条山脊大概是从西岭分支后,往东延伸过观音山的山脊,只是不知南北两面的水下流到哪里罢了。从这里向西上登石磴,十分陡峻,绕了数十台才登上来,共五里。有寺庙盘踞在悬在东边的山脊上,面向东方,凭临在苍松白云翠绿的波涛之间,这是万松仙景寺。后边有个楼阁叫做松梵阁,是巡按朱泰桢题写的。登上松梵阁,往东眺望极其开阔,苍山雪色,与壑谷中的松涛声,远近相映。由寺后再曲折上登,二里多,登上岭头。又走一里多,向西越过一条山

脊，以为这是绝顶了，顶上山脊南北两边分别下陷的峡谷，似乎仍是向东出去的。又往西上登一里，踏上南突的山顶，匾额上写着“日升天顶”。又往西一里，穿入峡谷中，有数家人分散居住在山峡洼地之间，全是用树皮建屋，用树枝作墙壁，这是天顶铺。这之前当地人全称为“天井”，我以为是在深深的壑谷中，但意想不到反而是在万山绝顶之上，打听所谓的井，也竟然没有。岭头房舍中的人家，因为不是常设驿站停歇的地方，强迫他们后才同意留宿。住下后，风雨交加，寒气逼人，而且无处买米，买到些面粉做成粑粑吃。睡下。

【原文】

二十五日　昧爽，啖所存巴，平明即行。雾蔽山顶，茫无可见。西向稍下一里，山峰簇立成洼，洼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随之。南行峡中，一里，折而随峡西下，峡南已坠壑盘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余，有哨房当坡而西向，亦虚而无人。其北又有一峡自东下，与南峡会于坡前。路盘坡而北，渡坡北涧，即随北涧西下，共四里余，过梅花哨[①]，于是南北两界山渐开。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见其南北两崖下坠之坑，盘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当路北。渡峡中小水，从其西转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积水东坡下。挟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县之东街[②]。



其处东西两界山相距八里，北即其回环之兜，南为其夹门之峡，相距一十五里，而银龙江界其中。其水发源上甸里阿荒山，一名太平河。每岁孟冬近晓，有白气横江，恍若银龙，故名[③]。下流经打坪诸寨[④]，入澜沧江。当县治东，有桥跨其上，其处即为市而无城。其北有城堞略具，乃守御所，而县不在其中也。银龙桥之西，又有桥名普济，桥下小水东南入银龙江。大道由县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村西，西南入山；余欲从石洞浴温泉，当不沿西山而由中坞，盖温泉当坞而出也[⑤]。乃从银龙桥市蔬米，即从桥东小路，随江而渡其下流，由税司前西行，过一小浍[⑥]，即随之南行坞中，与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则温泉当平畴之中，前门后阁，西厢为官房，东厢则浴池在焉。池二方，各为一舍，南男北女。门有卖浆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买豌豆，煮豆炊饭。余先酌而入浴。其汤不热而温，不停而流，不深而浅，可卧浴也。舍乃一参戎所构而成者。然求所谓石洞，则无有矣。

既浴，饭而出眺，由其西向入峡不二里，即花桥大道；由其南向逾岭，为炉塘道。余时闻有清净宝台山，在炉塘之西，西由花桥抵沙木河道入，其路迂，南由炉塘间道行，其路捷，余乃即从坞中南向行。二里余，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峡来，东注而入银龙江峡口，即花桥之水也[7]。度桥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回回所造[8]。由其前东转半里，为后屯，有小坞自南来。又东截坞半里，逾桥上坡，东南跻一里余，转而东陟其岭。一里，从岭上误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绝。二里，由坑西转，又二里，复转而北，仍出后屯小坞，乃复上东坡。二里，仍过岭上误处，乃竟岭峡而东。半里，有峡直东者，为铜矿厂道[9]；东南逾冈坳者，为门槛、炉塘道，乃折而从东南。稍上逾冈半里，东向随峡而下者二里，及峡底，则深峡自北而南，银龙江捣壑而随之，路随其西岸南行溪崖间，幽深窈窕，水木阴阏，一奇境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峡来，架木桥渡之。依南山东转，二里，转而南。一里，有数家踞西山之半，东向临江，是为门槛村，下跨江之桥，为门槛桥[10]，言江流至此，破峡捣空，若门阈之当其前也。宿于村家，买米甚艰，只得半升。以存米为粥，留所买者，为明日饭。

注释

①梅花哨：今作梅花铺，在永平县城稍东的公路旁。

②永平县：隶永昌军民府。即今永平县，属大理白族自治州。

③阿荒山：今作阿黄山，在永平县北隅。银龙：即银龙江，今称银江大河。

④打坪：今作打平，在昌宁县东北隅。

⑤石洞：《寰宇通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载：“曲洞河，在永平县西南十里，源出和丘山南麓，南流五十里入于银龙江。”“和丘山，在永平县西三十里。”今永平县城南8公里处有曲洞，曲洞河从西往东在此汇入银江大河，曲洞村北的温泉仍存。则明代已有曲洞名，至今未变，位置及地理特点与《游记》所述完全一致，此处“石洞村”应为“曲洞村”。

⑥浍（kuài 快）：田间的水沟。

⑦花桥：今名同，在永平县西境。此水明代即称花桥河，今又称里海冲河。

⑧回回：即回回民族，简称回族。

⑨铜矿厂：此应指青羊厂，今名同，在永平县东境。

⑩门槛村：今名门坎桥，在永平县中部，银江河西岸的公路旁。

【今译】

二十五日　黎明，吃了存下来的粑粑，天亮就上路。浓雾遮蔽着山顶，茫茫一片看不见东西。向西稍下走一里，山峰成簇矗立围成洼地，洼地中有条小路向北去，有条小河往南流，大道顺着小河走。往南前行在峡谷中，一里，转向顺峡谷往西下走，峡谷南边不久下陷成盘绕中空的壑谷，向深远的西方伸展出去。向西下走三里多，有处哨房面向西方位于坡上，也是空虚无人。它北边又有一条峡谷自东方延伸下来，与南边的峡谷在坡前会合。路绕过山坡往北走，渡过坡北的山涧，马上顺着北面的山涧往西下走，共四里多，经过梅花哨，到了这里南北两面的山渐渐开阔起来。沿着北山又往西行，四里，越过西垂的山脊，这才见到山脊南北两面山崖下下陷坑谷的全貌，盘绕的壑谷向西出去，而西边有个巨大的壑谷在那里。沿着支脉往西下山，又走八里，抵达西麓，有座寺庙在路北。渡过峡中的小溪，从溪西转向西北，在田野中行二里，东面山坡下有一塘积水。靠着水塘西岸往北行，又是三里，抵达永平县城的东街。



此处东西两面的山相距八里，北面就是两面的山曲折环绕形成的兜状地方，南边是两面的山相夹成门的峡谷，相距十五里，而银龙江隔在其中。〔它的江水发源于上甸里的阿荒山，另一个名字叫太平河。每年冬天的第一个月，将近拂晓时，有白气横在江上，恍然似银色的飞龙，所以起这个名字。下游流经打坪各寨子，流入澜沧江。〕在县治的东边，有座桥跨在江上，此处就是街市但无城墙。它北边有城，城墙大致完备，是守御所，然而县衙不在城中。银龙桥的西面，又有一座桥名叫普济桥，桥下的小河向东南流入银龙江。大道由县治西面，沿西山往南行，到了石洞村西边，向西南进山；我想从石洞去温泉洗澡，应当不沿西山走而经由中间的山坞，大概温泉是从山坞中流出来的。于是在银龙桥买了蔬菜米粮，立即从桥东的小路，顺着江流走，渡过银龙江的下游，由税司前往西行，越过田间的一条小水沟，马上顺着小水沟往南行走在山坞中，与在西面山坡上的大道，相望着往南走。八里，就见温泉在平旷的田野之中，前边有门，后面是楼阁，西厢房是官家的专用房间，东厢房就是有浴池的地方。浴池有两个，各作一个房间，南边是男的北边是女的。门前有卖酒水的，不像其他地方的浴池是在荒野中了。于时走到门前买了豌豆，煮豆烧饭。我先饮了酒才进去洗澡。温

泉水不热而温，不是停水而是流水，水不深而浅，可以躺下洗。房间是一个参将建成的。不过寻找所谓的石洞，则没有了。

洗澡后，吃过饭出门眺望，由这里向西进峡不到二里，就是去花桥的大道；由这里向南越岭，是去炉塘的路。我此时听说有座清净的宝台山，在炉塘的西面，往西经由花桥到沙木河的大道进去，这条路绕远了，向南由去炉塘的捷径走，这条路便捷，我于是立即从山坞中向南行。二里多，抵达南山的山麓，有河水从西峡中流来，往东注入银龙江的峡口，这就是花桥来的河水了。过桥后往南半里，有座寺院背靠南山，面向北方，叫清真寺。〔是回族建造的。〕由清真寺前向东转半里，是后屯，有个小山坞从南边延展而来。又向东横截山坞半里，过桥后上坡，往东南上登一里多，转向东上登山岭。一里，从岭上错折向南走，二里，翻过山往南下山，路断了。二里，由深坑向西转，又二里，再转向北，仍来到后屯的小山坞，于是再次上登东面的山坡。二里，仍然走过岭上走错的地方，就始终沿山岭峡谷往东走。半里，有条一直往东去的峡谷，是去铜矿厂的路；往东南翻越山冈山坳的，是去门槛村、炉塘的路，于是转身从东南方走。稍上走越过山冈半里，向东顺着峡谷下走二里，来到峡底，就见深邃的峡谷自北延向南，银龙江顺着峡谷冲捣着壑谷，路顺着江的西岸向南行走在江水山崖之间，幽深杳渺，江水林木阴森隐密，是一处奇境。雷雨大作，在雨中前行十里后雨才停。有条小溪从西边的峡中流来，架有木桥渡过溪水。靠着南山向东转，二里，转向南。一里，有数家人居住在西山的半山腰，面向东方下临江水，这里是门槛村，下边横跨江水的桥，是门槛桥，意思是说江水流到此地，冲破峡谷捣入空中，好像门槛挡在江流前方一样。住宿在村中的农户家，买米十分困难，只买到半升。用原来剩下的米做成粥，留下买来的，作明天的饭。



【原文】

二十六日　鸡再鸣，具饭。平明，随江西岸行。四里余，南至岔路[①]，有溪自西峡来，东与银龙江合，数十家下绾溪口。乃下涉其溪，缘南山之北，于是江东折于下，路东折于上。东向上者一里余，盘北突之坡而东，于是江南折于下，路亦南折于上。南折处，又有峡自东来入，正与东折之江对，或以为永平之界今仅止此，其南折之峡，已属顺

宁矣。

循江西岭南向渐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缘江岸。已复南折，二里余，出峡，峡乃稍开，始见田塍，有两三家倚西坡，是为稻场②。山行至是，始有稻畦，故以为名。其江之东南坡间，亦有居庐，其下亦环畦塍，亦稻场之属。江流其间直南去，与澜沧江合。路由西坡村右即西南缘坡上，一里，至岭头，正隔江与东坡之庐对，于是缘峡西入，遂与江别。其峡自西脊东下，循北崖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峡南，循南崖悬跻而上，乃西南盘折二里余，逾北突之冈。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横陟之。又西二里，乃凌其东南度脊。此脊之东，水下稻场南峡中，西南水下炉塘。而南从脊上，即西望崇山高穹，上耸圆顶者，为宝台山；其北崖复突而平坠者，为登山间道；其南垂纡绕而拖峡者，为炉塘所依。余初拟从间道行，至是屡询樵牧，皆言间道稍捷而多岐，中无行人，莫可询问，不若从炉塘道，稍迂而路辟，以炭驼相接③，不乏行人也。其岐即从脊间分，脊西近峡南下，其中居庐甚殷，是为旧炉塘。由其北度峡上，即间道也；由其东随峡南下，炉塘道也④。



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峡底。半里，度小桥，随涧西岸南行。其涧甚狭，中止通水道一缕，两旁时环畦如栝棬。四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峡自西北来，南涉之。又沿西崖渐上，五里，盘西崖而逾其南嘴，乃见其峡甚深，峡底炉烟板屋，扰扰于内，东南嵌于峡口者，下厂；西北缀于峡坳者，上厂也；缘峡口之外，南向随流下者，往顺宁之大道也。余从岭上西转，见左崖有窍，卑口竖喉，其坠深黑，即挖矿之旧穴也。从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厂，抵上厂，而坑又中间之，分两岐来，一自东北，一自西北，而炉舍踞其中。所出皆红铜，客商来贩者四集。肆多卖浆市肉者，余以将登宝台，仍斋食于肆。

由西峡溯流入，一里，居庐乃尽。随峡北转，峡甚深仄，而止通一水，得无他迷，然山雨倾注，如纳大麓⑤，不免淋漓。三里，渐上，又二里，上愈峻。见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贯其中，执而问之，曰：“芭蕉根也。以饷猪。”峻上二里，果见芭蕉蔽崖，有掘而偃者，即挖根处也。其处树箐深窅，山高路僻，幸有炭驼俱从此赴厂。为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东北径脊而来者，乃随脊向西南去。从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见路左有峡西北出，路遂分为两岐，而所望宝台圆顶，似在西南隔峰，乃误下从峡西南。一里余，渡峡中支涧，缘之

西北转。一里，盘北突之嘴，复西南入峡中。溯涧二里，路渐湮[6]，见涧北有烧山者，遥呼而问之，始知为误。然不知山在何所，路当何从，惟闻随水一语，即奉为指南。复东北还盘嘴处，涧乃北转，遂缘坡北向下。二里，有一岐自东南来合，即前分岐西北之正道也。盖宝台正在西南所误之峡，其南即度脊之自东西突者，此宝台东隅之来脉也，而其路未开，皆深崖峭壑，为烧炭之窟，以供炉塘所用；峡中之流，从其西北向流，绕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与竹沥寨南来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东南，而其东不能竟达也。循东崖又北一里，复随涧西转，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见前峡稍开，有村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涧桥，缘其南崖西上，又一里余而抵其村，是为阿牯寨[7]，乃宝台门户也。由寨后南向登山，三里，至慧光寺。

其寺西向，前临一峡，隔峡又有山环之而北，而终不见宝台。盖宝台之顶，高穹于此寺东南，而其正寺又在台顶之南，尚当从西南峡中盘入也。宝台大寺，为立禅师所建，三年前，立师东游请藏，久离此山。余至省，即闻此山之盛，比自元谋至姚安途中，乃闻其烬于火，又闻其再建再毁，余以为被灾久矣，至是始知其灾于腊月也，计其时余已过姚安矣，不知何以传闻之在先也？自大寺灾后，名流多栖托慧光。余至，日犹下午，僧固留，遂止寺中。

注释

①岔路：今名同，在银江河西岸的公路边。

②稻场：今作稻田，在银江河东岸。

③炭驼：驮木炭的马帮。

④旧炉塘：今名炉塘，在炉塘河南岸。炉塘：即指上厂、下厂，今称厂街，在永平县南境。

⑤大麓（lù 鹿）：山脚。

⑥湮（yān 淹）：埋没不见。

⑦阿牯寨：今作阿古寨，在永平县西南隅。

【今译】

二十六日　鸡叫第二遍备饭。天亮时，顺着江的西岸行。四里多，往南来到岔路，有溪水自西峡中流来，在东边与银龙江合流，数十户人家在下边扼住溪口。于是下涉这条溪水，沿南山的北面走，在这

里江水在下方折向东，路在上面折向东。向东上走一里多，往东绕过北突的山坡，在这里江水在下方折转向南，路也在上面向南折。往南折转的地方，又有条峡谷自东方前来注入江中，正好与向东折的江流相对，有人以为永平县的辖地今天仅到此地为止，那条向南折的峡谷，已属于顺宁府了。

沿着江西的山岭向南渐渐下走，四里，略折向西南，下山沿江岸走。随即再折向南，二里多，走出峡谷，峡谷于是稍稍开阔些，开始见到田地，有两三家人背靠西面的山坡，这里是稻场。在山中走到这里，开始有稻田，所以用“稻”起名。银龙江东南的山坡上，也有居民的房屋，坡下也有田埂环绕的稻田，也是稻场的属地。江水流经其间一直往南流去，与澜沧江会合。路由西坡上的村庄右边马上向西南沿山坡上爬，一里，到达岭头，正好隔江与东坡上的房屋相对，于是沿着山峡向西进去，终于与江流分手。这条山峡从西面的山脊向东下伸，沿北面山崖上的平坡进峡。四里，下走越到峡南，沿南面的山崖悬空上登，于是向西南曲折走二里多，越过北突的山冈。沿南面的山坡往西行，二里，有个坑谷往北下坠，横向越过它。又往西二里，于是登上那往东南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的东面，水向下流入稻场南边的峡中，西南一面的水下流到炉塘。从脊上往南，就望见西方有座山高大穹隆，上边耸立着圆顶的地方，是宝台山；它北边山崖再向前突而后平缓下坠的地方，是登山的捷径；它的南垂曲折环绕而延伸着峡谷的地方，是炉塘依托之处。我最初打算从捷径走，到了这里，多次询问樵夫牧人，都说捷径稍近些但是岔道很多，途中没有行人，无人可询问，不如从去炉塘的路走，稍绕点路但道路宽阔，因为途中有驮木炭的马帮前后相连，行人不少。那岔道就从山脊上分开，从山脊西边近处的峡谷中往南下走，峡中居民房屋非常多，这里是旧炉塘。由它北边越过峡谷上走，就是捷径了；由它东边顺着峡谷往南下走，是去炉塘的路。



我于是向南下坡，一里，到了峡底。半里，走过小桥，顺山涧的西岸往南行。这条山涧非常窄，中间只通着一线水道，两旁不时环成如杯子钵盂一样大的稻田。四里，稍上走，登上西边的山崖往下走，半里，旁边才有一条峡谷从西北方来，往南涉过峡谷。又沿着西面的山崖渐渐上登，五里，绕过西面的山崖后越过它南边的山嘴，就见这里的峡谷非常深，峡底的炉烟和木板屋，在峡内纷纷扰扰，在东南镶嵌在峡

口的地方，是下厂；在西北点缀在峡坳间的，是上厂；沿峡口之外，向南顺流下走的，是去顺宁府的大道。我从岭上向西转，见左边山崖上有个洞穴，洞口地势低洼，喉管状的洞直竖着，洞深陷漆黑，这就是挖矿的旧矿井了。从它上方往西行二里，越过下厂，抵达上厂，可坑谷又在中间隔开了它们，分为两条岔路而来，一条来自东北，一条来自西北，而炉子房屋盘踞在两条路之间。〔出产的全是红铜，客商四面云集。〕店铺中有很多卖酒卖肉的，我因为即将去登宝台山，仍然在饭店中吃了素食。

由西峡逆流进峡，一里，居民房屋这才完了。顺峡谷往北转，峡谷十分深邃狭窄，但只通着一条涧水，得以不再迷路，然而山间大雨倾盆如注，如大舜进入大麓遇上的大风暴雨一样，不免浑身雨水淋漓。三里，渐渐上走，又二里，上登愈加陡峻。见路上有人挑着大树根如像能装三斗的瓦瓮一样粗的，用手杖穿在树根中，拉住他打听，说："是芭蕉根。用来喂猪。"登陡峻的山路行三里，果然见芭蕉树遮蔽了山崖，有被挖倒的，就是挖树根的地方了。此处树林山箐幽深杳渺，山高路僻，幸好有驮炭的马帮〔都是从此地赶去厂中。〕为我指点迷途。又上走二里，就登上了山脊。有条路从东北沿山脊一直前来，于是顺着山脊向西南而去。从这条路在山脊上行二里，才向西南下山。见路左边有条峡谷从西北出来，路于是分为两条岔路，而所望的宝台山的圆顶，似乎在西南方隔着山峰，就错下山从峡中往西南走。一里多，渡过峡中分支的山涧，沿着山涧向西北转。一里，绕过北突的山嘴，再往西南走入峡中。溯山涧行二里，路渐渐湮没了，见到涧北有烧山的人，远远呼叫着向他问路，才知道走错了。但是不知宝台山在什么地方，路应当从哪里走，只听见顺水走一句话，就奉为指南。又向东北返回到绕过山嘴的地方，山涧于是向北转，就沿着山坡向北下走。二里，有一条岔道自东南前来会合，就是先前分岔往西北走的正道了。原来宝台山正是在西南方走错路的峡谷之处，它南边就是延伸而过的山脊自东向西突的地方，此地是宝台山东隅延来的山脉，可路还未开通，全是幽深的山崖陡峭的壑谷，是烧木炭的场所，木炭用来供给炉塘使用；峡中的流水，从它西边向北流，绕过北边的山崖往西流出去，到了西北角，才与竹沥寨往南来的路会合，所以登山的路，必定要从西北走向东南，而从它的东边是不能直接到达的。沿着东面的山崖又往北一里，再顺着山

涧往西转，沿北面的山崖向西行二里，才望见前方的峡谷稍微开阔起来，有村落紧靠南山的山坡。于是向西下山一里，越过山涧上的桥，沿山涧南面的山崖往西上登，又是一里多后到达这个村庄，这是阿牯寨，是宝台山的门户。由寨子后边向南登山，三里，来到慧光寺。

这座寺院向西，前方面临一条峡谷，隔着峡谷又有山环绕着它往北延去，但始终看不见宝台山。原来宝台山的山顶，高高穹隆在此寺的东南方，而山中的正寺又在台顶的南面，还应当从西南的峡中回绕着进去。宝台大寺，是立禅师所建，三年前，立禅师东游去请佛经，离开此山很久了。我到省城时，就听说过此山的盛况，等到在从元谋到姚安的途中，却听说它被火烧了，又听说它再次建起再度被毁，我以为遭火灾是很久前的事了，到了此地才知那场火灾是在腊月中，算起来那时我已过了姚安府了，不知为何传闻在先呢？自从大寺火灾后，名僧大多宿居慧光寺。我到时，时间还是下午，僧人坚决挽留，便住在寺中。



【原文】

二十七日　饭于慧光寺，即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坳。此坳乃宝台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坳西余支，即北转而环于慧光之前。逾坳南，见南山前矗，与坳东横亘之顶，排闼两重，复成东西深峡。南山之高，与北顶并，皆自东而西，夹重峡于中而下不见底，距澜沧于外而南为之堑。盖南山自炉塘西南，转而西向，溯澜沧北岸而西行，为宝台南郛，于是西距澜沧之水，东包沙木河之流，渡江坡顶而北尽于沙木河入澜沧处，此南山外郛之形也。宝台自炉塘西南亦转而西向，大脊中悬，南面与南山对夹而为宝台，西面与西度北转之支，对夹而为慧光，此宝台中踞之势也。其内水两重，皆西转而北出，其外大水逆兜，独南流而东绕，此诸流包络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环钩，其水如交臂。山脉自罗均为钩之根把，博南丁当关为钩干之中[①]，正外与钩端相对，而江坡顶即钩端将尽处，宝台山乃钩曲之转折处也。澜沧江来自云龙州为右臂，东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东垂尽处而后去。沙木河源从南山东峡为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内坞，抵山西垂尽处而后出。两水一内一外，一去一来，一顺一逆，环于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东自西，复自南而北，为宝台之护，此又山水交潆之概也。

从坳南于是东转，下临南峡，上倚北崖，东向行山脊之南，两降两上，三里，东至万佛堂。此即大寺之前院也，踞宝台南突之端[②]，其门西向，而堂陛俱南辟，前临深峡之南，则南山如屏，高穹如面墙。其上多木莲花，树极高大，花开如莲，有黄白蓝紫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则未叶而花，三月则花落而叶生矣。绝顶有涌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涌出，乃石笋也。其南坳间，又有一陕西老僧结茅二十年，其地当南山奥阻，曾无至者，自万佛堂望之，平眺可达，而下陟深峡，上跻层崖，竟日而后能往返焉。由万佛堂后北上不半里，即大寺故址。寺创于崇祯初元，其先亦丛蔽之区，立禅师寻山见之，为焚两指，募开丛林，规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层甍，高十余丈，址盘数亩。其脉自东北圆穹之顶，层跌而下，状若连珠，而殿紧倚之，第其前横深峡，既不开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右乏护砂，水复从泄，觉地虽幽阙而实鲜关锁，此其所未尽善者。或谓病在前山崇逼，余谓不然，山外大江虽来绕，而无此障之则旷，山内深峡虽近环，而无此夹之则泄，虽前压如面墙，而宇内大刹，如少林之面少室，灵岩之面岱宗，皆突兀当前，而开拓弥远，此吾所谓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疏也。

初余自慧光寺来，其僧翠峰谓余曰："僧少待一同伴，当即追随后尘。"比至万佛堂，翠峰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苇自京师参访至此，能讲演宗旨。闻此有了凡师，亦川僧，淹贯内典[③]，自立师行后，住静东峡，为此山名宿，故同翠峰来访之。时了凡因殿毁，募闪太史约庵先铸铜佛于旧基，以为兴复之倡，暂从静室中移栖万佛前楼，余遂与一苇同谒之。了凡即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观所模佛胎，遂从基左循北崖复东向行。盘磴陟坡，路极幽峭，两过小静室，两升降，南下小峡，深木古柯，藤交竹丛，五里而得了凡静室。室南向，与大殿基东西并列，第此处东入已深，其前南山并夹如故，而右砂层叠，不比大殿基之西旷矣。其脉自直北圆穹之顶中垂而下，至室前稍坳，前复小起圆阜，下临深峡之北。而室则正临其坳处，横结三楹，幽敞两备，此宝台奥境也。一苇与了凡以同乡故，欲住静山中，了凡与之为禅语。余旁参之，觉凡公禅学宏贯[④]，而心境未融，苇公参悟精勤，而宗旨未彻，然山穷水尽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斋，始进面饼，继设蔬饭。饭后雨大至，半晌方止。下午乃行。仍过寺基，共十五里，还宿慧光寺。

注释

①博南：即博南山，即永平县西境花桥和杉阳间的大山，又称金浪颠山、丁当丁山，山上所设关即丁当关。今仍称博南山或叮当山。

②宝台：即宝台山，今名同，俗称木莲花山。在永平县西南隅、澜沧江东北岸，海拔2913米，为永平县境最高峰。现山上有金光寺，古木参天，风景优美。群众指说该山特产木莲花，现有十五万亩原始森林，近年发现一棵五百年树龄的原种云南山茶，高七米，根部直径70.63厘米，分五大枝，花开万朵，颜色深红，为目前所知云南最大的山茶。

③淹贯：深入精通。内典：佛教徒认为佛教经论为影响人们思想的"济神之典"，因称内典。

④禅学：本为佛教的一大宗，偏重宗教修持，主要流行于北方，后也泛指佛学为禅学。

【今译】

二十七日　在慧光寺吃了饭，立即往南上登五里，登上那向西延伸的山坳。这个山坳是宝台山西边的支脉，向下延伸过此地形成的，那山坳西面余下的支脉，马上转向北环绕在慧光寺之前。越到山坳南边，就见南山矗立在前方，与山坳东面横亘的山顶，门扇样排列为两重，再形成东西向的深峡。南山的高处，与北面的山顶相等，都是自东往西延伸，夹着重重峡谷在山中而下面深不见底，把澜沧江挡在外面在南边形成天堑。南山从炉塘的西南，转而向西，溯澜沧江的北岸往西延伸，成为宝台山南面的外围，于是西边挡住澜沧江水，东边围住沙木河水，延伸过江坡顶，然后在北边沙木河流入澜沧江的地方到了尽头，这是南山外围状山脉的地形。宝台山从炉塘的西南也转向西，大山脊悬在中央，南面与南山对面相夹成为宝台山，西面与西边延伸来转向北的支脉，对面相夹成为慧光寺，这是宝台山盘踞在中央的地势。山内水分为两重，都是由西转向北流出去，山外大江逆向围过来，单独往南流后向东绕去，这是诸条水流围绕环流的分布形势。到这里才见到它的真面目，这里的山如环状的钩子，这里的水如手臂交叉。山脉从罗均山起是钩子根部的把手，博南山丁当关是钩子主干的中段，正好与外边钩子的尖端相对，而江坡顶就是钩子尖端将完之处，宝台山是钩子弯曲的转折处。澜沧江来自云龙州，是右臂，向东南环抱，沿着山外围的山麓，流抵山东垂的尽头处而后流去。沙木河源自南山东面



的峡谷，是左臂，向西北环抱，沿着山中的山坞，流抵山西垂的尽头处然后流出去。两条水流一条在内一条在外，一条流去一条流来，一条顺流一条逆流，环绕在山麓，而山南边的支脉又在中间隔开了它们，从北面从南面，自东方自西方，再由南往北，成为宝台山的护卫，这又是山水交错潆绕的大概情形了。

从山坳南边于是向东转，下边面临南边的峡谷，上面紧靠北面的山崖，向东行走在山脊的南面，两次下走两次上登，三里，往东来到万佛堂。这就是宝台大寺的前院，盘踞在宝台南突之处的尖端，寺门向西，但殿堂台阶全都开向南，前方下临深峡的南面，就见南山如像屏风，高大穹隆如同面对墙壁。山上有许多木莲花，树极高大，开的花如像莲花，有黄、白、蓝、紫各种颜色，花瓣共二十片，每年二月未长叶便开花，三月份花落后就长树叶了。绝顶有座涌石塔，高二丈，说是从地下涌出的，原来是石笋。它南边的山坳间，又有一个陕西老和尚建了茅屋达二十年，那地方正当南山幽深险阻之处，从无人到，从万佛堂远望它，以为可以步行到达，可是下走跋涉深峡，上登层层悬崖，要一整天然后才能往返。由万佛堂后往北上走不到半里，就是宝台大寺的旧址。寺院创建于崇祯元年，那之前也是丛林密蔽的地方，立禅师找山见到这里，为此烧了两个手指，募化开创了寺院，规模宏大宽敞，正殿也是向南，一层层的八角屋脊，高十多丈，基址的地盘有数亩。这里的山脉从东北方圆形穹隆的山顶，层层跌落下来，样子好似连成串的珠子，而殿宇紧靠着山，只是寺前横着深峡，既不开阔，而且殿址太高，西面的支脉在下方低伏着，右边缺乏环护的龙砂，水又从此外泄，觉得地方虽然幽僻隐秘可实际上缺少锁闭的门户，这是它未能尽善尽美之处。有人认为毛病在于前面的山高大近逼，我认为不是这样，山外的大江虽然流来围绕，但如没有此山障蔽着它则太空旷，山内的深峡虽在近处环绕，可如没有此山夹住它水流就会外泄，虽然压在前方如同面对墙壁，但天下的名山大寺，如少林寺面对少室山，灵岩寺面对泰山，都是突兀的高山挡在前方，可眼界开拓得更远。这就是我认为毛病不在于前方太逼近，而在于右边稍微空阔了些的原因。



起初我从慧光寺来时，寺中僧人翠峰告诉我说："和尚我等一位同伴，一会就追随您的后尘。"等到了万佛堂时，翠峰果然同一位僧人来到，是四川和尚一苇从京城参拜访问到此，能讲演佛法的大意。听说

此山有位了凡禅师，也是四川和尚，精通佛经，自从立禅师走后，住在东面峡中静修，是此山的著名高僧，所以同翠峰来拜访他。此时了凡因为殿宇被毁，募化闪太史约庵先在旧基址上铸铜佛，作为复兴的首倡，暂时从静室中搬来住在万佛堂的前楼，我于是与一苇一同去拜见他。了凡当即拖着手杖在前领路，来到大寺的基址观看铸铜佛的胎模，于是从基址左侧沿着北面的山崖再向东行。绕着石磴登坡，路上极为幽静陡峭，两次路过小静室，上下各两次，往南走下小峡谷，谷中深树古木，藤条交缠，翠竹成丛，五里后找到了凡的静室。静室向南，与大殿的基址东西并列，只是此处向东进来得太深，它前方南山并排相夹如大寺一样，但右边的龙砂层层叠叠，不像大殿殿基的西边那样空旷了。这里的山脉从正北圆形穹隆的山顶位于当中垂下来，到静室前稍稍凹下去，前方又隆起圆形的小土丘，下临深峡的北边。而静室则正面临着那下凹之处，横着建了三间房，幽静宽敞两者都具备，此地是宝台山的深秘之境。一苇与了凡因为是同乡的缘故，想住在山中静修，了凡与他互相讲说佛理。我在旁边评判他们，觉得了凡公对佛学通晓广博，可心境未能融会贯通，一苇公探究领悟得精当觉悟，但大意未能透彻，不过在山穷水尽之中也是不易见到的了。了凡叫他徒弟准备斋饭，开始时呈上面饼，继而摆上蔬菜米饭。饭后大雨来临，半晌才停。下午才动身。仍旧走过大寺寺基，共十五里，回来住在慧光寺。



【原文】

二十八日　平明，饭而行。三里，北下至阿牯寨。由其西下又二里，越东来涧，缘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余，盘其西垂而北，其下即阿牯北西二涧合而北流之峡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东坡西北行。六里，坠悬坡而下，一里及涧。仍随涧东岸北行，望见峡北有山横亘于前，路直望之而趋。五里，有一二家倚东山下，其前始傍水为田。又北二里，直抵北山下，有峡自东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此即旧炉塘西来之道，阿牯寨之涧南来，此与之合，是为三汊溪，旧炉塘指答者，谓间道捷而难询，正指此也。于是其峡转为东西，夹水合而西去，路北涉之，循北崖西行。

三里，西降而出峡口，其西乃开南北大峡。盖南自宝台南峡来，从南山北转，而界澜沧于外者，为此坞西山；从西坳北转，而挟慧光寺于

内者，为此坞东山，东山为三汊溪西出而界断，宝台中脉止至其北。又旧炉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与西山对峡，而北峡中坞大开，陂陀杂沓，底不甚平，南峡与三汊溪水合流北去，是为沙木河上流[1]。峡中田塍，高下盘错，居庐东西对峙，是名竹沥寨[2]。路挟东山北转，行东村之上而北三里，坞中水直啮东山之麓。路缘崖蹑其上，又北二里，逾马鞍岭。此岭乃东山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环其麓，路直而北逾其坳，此竹沥寨之门户也。北下二里，始为平川，水与路俱去险就夷。

北行溪东三里，有村倚东山下，曰狗街子，倚西山曰阿夷村。东山乃博南大脊西盘，西山乃宝台南山北转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河驿之西坡，自丁当关西突于川之北，与西界山凑，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缘西崖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桥跨溪，东来者，是为沙木河驿大道。其桥有亭上覆，曰凤鸣桥。余南来路，经桥西，不逾桥也。饭于桥西。随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盘西山北突之嘴，于是北坞稍开，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贯直北去，透北峡，入澜沧。路盘嘴西行又一里，为湾子村[3]。数家倚南山北麓，当北突之腋，故曰湾子。由其西循峡南入，一里，峡穷。复遵峡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跻，三里，陟岭脊，此即宝台南山北转至此者。踞岭东望，东界即博南山所从南环而至者。北望峡口中伏，即沙木河北注澜沧，而此支所北尽于此者；其外有崇峰另起，横峙于五十里外者，曰瓦窑山，为永平北与云龙州分界[4]，昔王磐踞而为乱处。按《腾永图说》，崇祯戊辰[5]，王磐据险为叛，烧断澜沧桥，又按，马元康曾领兵追捣王磐、何某巢穴于曹涧。马亦言：先是王、何构叛，来袭攻永昌，幸从澜沧烧桥而来，故得为备。按曹涧在云龙州西界[6]，瓦窑山在云龙州南界，曹涧当永昌北鄙。王、何二贼不直南下，而东由澜沧桥，固欲截其东援大路，亦以与瓦窑相近也，盖瓦窑[7]、曹涧皆二贼之窟矣。西望则重崖层峡，其下逼簇，不知澜沧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庵横跨坳中，题曰普济庵，有僧施茶于此，是即所谓江坡顶也。出其南，西瞰峡底，浊流一线绕东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崒嵂[8]，上截云岚而下啮江流者，即罗岷山也。



澜沧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经丽江兰州之西，大理云龙州之东，至此山下，又东南经顺宁云州之东，南下威远[9]、车里[10]，为挝龙江，入交趾至海。《一统志》谓赵州白崖睑礼社江[11]，至楚雄

定边县合澜沧，入元江府为元江[12]。余按，澜沧至定边县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阳江二水，非礼社也；礼社至定边县东所合者，乃楚雄马龙[13]、禄丰二水[14]，非澜沧也。然则澜沧、礼社虽同经定边，已有东西之分，同下至景东[15]，东西鄙分流愈远。李中谿著《大理志》，定澜沧为黑水，另具图说，于顺宁以下，即不能详。今按铁锁桥东有碑，亦乡绅所著，止云自顺宁、车里入南海，其未尝东入元江，可知也。

由岭南行一里，即曲折下，其势甚陡。回望铁桥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为"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即挨东崖下溯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铁锁桥之东[16]。先临流设关，巩石为门[17]，内倚东崖，建武侯祠及税局。桥之西，巩关亦如之，内倚西崖，建楼台并祀创桥者。巩关俱在桥南，其北皆崖石巉削，无路可援。盖东西两界山，在桥北者皆夹石，倒压江面，在桥南者皆削土，骈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桥则架于其北土石相接处。其桥阔于北盘江上铁锁桥，而长则杀之。桥下流皆浑浊，但北盘有奔沸之形，淜湃之势[18]，似浅；此则浑然逝，渊然寂，其深莫测，不可以其狭束而与北盘共拟也。北盘横经之练，俱在板下；此则下既有承，上复高绷，两崖中架两端之楹间，至桥中，又斜坠而下绷之，交络如机之织，综之提焉[19]。此桥始于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时犹架木以渡，而后有用竹索用铁柱维舟者，柱犹尚存。或以为胡敬德，或以为国初镇抚华岳。而胡未之至，华为是。然兰津之歌，汉明帝时已著闻，而不始于武侯也[20]。万历丙午[21]，顺宁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烧毁。崇祯戊辰，云龙叛贼王盘又烧毁[22]。四十年间，二次被毁，今已巳复建[23]，委千户一员守卫，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余时过桥急，不及入叩桥东武侯祠，犹登桥西台间之阁，以西崖尤峻，为罗岷之麓也。于是出巩关，循罗岷之崖，南向随江而上。按志，罗岷山高十余丈。蒙氏时有僧自天竺来[24]，名罗岷，尝作戏舞，山石亦随而舞。后没于此，人立祠岩下，时坠飞石，过者惊趋，名曰"催行石"。按石本崖上野兽抛踏而下。昔有人于将晓时过此，见雾影中石自江飞上甚多，此又一异也。五里，至平坡铺[25]，数十家夹罗岷东麓而居，下临澜沧，其处所上犹平，故以"平坡"名，从此则蹑峻矣。时日色尚可行，而负僧苦于前，遂止。按永昌重时鱼。其鱼似鲭鱼状而甚肥，出此江，亦出此时。谓之时者，惟三月尽四月初一时



耳，然是时江涨后已不能得。

注释

①沙木河：今又称倒流河。

②竹沥寨：今作竹林祠，在永平县西隅，倒流河东岸。

③沙木河驿：今杉阳街，在永平县西隅。湾子村：今仍名湾子，在杉阳稍西、倒流河西岸。

④云龙州：隶大理府，原治今云龙县西部、澜沧江西岸的旧州，崇祯年间迁治于雒马井，即今沘江西岸的宝丰。

⑤崇祯戊辰：即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

⑥曹涧：今作漕涧，在云龙县西南境。

⑦瓦窑：今名同，在保山市东北隅，澜沧江西岸。

⑧崒嵂（zú lǜ 族律）：山高峻而危险。

⑨威远：明置威远御夷州，治今景谷县。现景谷坝子仍称威远坝。

⑩车里：明置车里宣慰司，范围比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中心在景陇，即今景洪。



⑪睑：又作"赕"、"赕"、"睑"。《新唐书·南诏传》载："夷语赕若州。"《元混一方舆胜览》亦载："睑，汉语府也。"睑是唐代南诏相当于府州一级的政区设治。后世有的地名仍保留"睑"字，但已完全失去原来的含义，而突出了平坝的意思，与"甸"意同。白崖睑为南诏中心区十睑之一，明代亦沿袭旧称白崖睑，即今弥渡坝子北端的红岩。

⑫元江府：明置元江军民府，即今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⑬马龙水：今仍称马龙河，源自南华县西部，从北往南流经楚雄、双柏县西部，汇入礼社江。

⑭禄丰水：即源自禄丰往南汇入礼社江的水道，明代自北而南各段分别称星宿河、舍资河、九渡河、绿汁江，现仍分别称星宿江、绿汁江、丁癸江、太和江。

⑮景东：明置景东府和景东卫，皆在今景东县。

⑯铁锁桥：即澜沧江铁索桥，元代以来称霁虹桥。桥身总长115米，净跨56.2米，宽3.8米。由18根铁索组成，其中底链16根，扶链2根，上横覆以木板。两岸以条石倚崖筑成半圆形桥墩。1986年因上游大面积滑坡截流，桥被洪水冲断。现存遗迹有桥墩、护堤和铁柱，有东岸武侯祠、玉皇阁和西岸观音阁的石屋、石墙，还有西岸摩崖石刻23幅。

⑰巩：原作"鞏"，通"拱"。

⑱溯湃：同"澎湃"，波涛汹涌冲击。

⑲综（zònɡ 纵）；织布机上使经线上下交错以受纬线的一种装置

⑳然兰津之歌句:《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耆溪,置巂唐、不韦二县,……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西汉武帝时,势力已达今澜沧江以西。不韦在今保山金鸡村,后为永昌郡治。巂唐在今漕涧,初为益州郡西部都尉治。

㉑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

㉒王盘:应即前"王磐"。

㉓己巳: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

㉔天竺(zhú 竹):古印度的别称。玄奘《大唐西域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㉕平坡铺:今仍名平坡,在保山市东隅。

【今译】

二十八日　天亮,吃饭后上路。三里,往北下到阿牯寨。由这里又向西下走二里,越过东来的山涧,沿北山南面的山崖,向西北上登一里多,绕着北山的西垂处往北走,山下就是阿牯寨北面、西面两条山涧合流后往北流的峡谷。二里,越过向西突的山坡,仍旧沿着东面的山坡往西北行。六里,从高悬的山坡上下坠,一里后到达山涧。仍顺着山涧东岸往北行,望见峡谷北面有山横亘在前方,路笔直,望着路向前走。五里,有一两家人靠在东山下,村前开始傍着涧水垦为田地。又往北二里,直达北山下,有峡谷自东延向西,峡中有一条溪水沿着北山往西流注。这就是从旧炉塘往西来的路,阿牯寨的涧水往南流来,此条溪水与它合流,这就是三汊溪,在旧炉塘指路的人,说是近路便捷但是难问路,正是指此地。在这里山峡变成东西两条,相夹的流水合流后向西流去,路向北涉过溪水,沿北面的山崖往西行。



三里,向西下走出了峡口,峡口西边于是敞开成南北向的大峡谷。从宝台山南面峡谷往南来,从南山向北转,而后把澜沧江隔在外的山,是这个山坞的西山;从西面的山坳往北转,把慧光寺夹在内的,是这个山坞的东山,东山被向西流出的三汊溪隔断,宝台山的山脉到了溪水北岸从中间断了。还有旧炉塘北面山脊的支脉,分支向西突,与西山对峙成峡,而北面峡中山坞十分开阔,山坡杂沓,坞底不怎么平坦,南边的峡谷与三汊溪水合流后往北流去,这就是沙木河的上游。峡中的田地,上下回绕错杂,居民房屋东西对峙,这里名叫竹沥寨。路紧靠东

山往北转，行走在东面山村的上方往北三里，山坞中的溪水直接冲刷着东山的山麓。路沿着山崖登到山上，又向北二里，越过马鞍岭。这座山岭是东山向西突的山嘴，溪水弯向西环绕着山麓，路一直往北越过山坳，这个山坳是竹沥寨的门户。向北下山二里，开始变为平川，溪水与道路都离开险阻走上坦途。

在溪东岸往北行三里，有个村庄紧靠在东山下，叫做狗街子，紧靠西山的叫做阿夷村。东山是博南山的大山脊向西盘绕之处，西山是宝台山的南山往北转的山。这里的山平缓地向北伸展而去，又走四里，沙木河驿西边的山坡，自丁当关向西前突在平川的北边，与西面一列山凑拢，平川中的流水从沙潭也是逼近西山的山麓往北流。路于是涉过溪水，沿西面的山崖上走。又是三里，向北下到溪边，有座桥跨在溪上，从东边来的路，是去沙木河驿的大道。这座桥上盖有亭子，叫做凤鸣桥。我走的是从南边来的路，经过桥西头，不过桥。在桥西吃了饭。顺着西山的大路往北行三里，绕过西山向北突的山嘴，在这里北面的山坞略变开阔了些，田亩交错密布，山坞下方溪流径直向北流贯而去，穿过北面的峡谷，流入澜沧江。路绕着山嘴往西又行一里，是湾子村。几家人背靠南山的北麓，位于北突山嘴的侧边，所以叫做湾子。由村西沿着峡谷向南进去，一里，峡谷完了。再沿着峡西的山，曲折向西上登，三里，登上岭脊，这就是宝台山的南山向北转到此地的山脊。坐在岭上往东望，东面就是博南山从南面环绕而来的山。远望北方，峡口低伏在中央，就是沙木河往北注入澜沧江，而此条支脉往北在此地到了尽头的地方；它外面另有高峰耸起，横卧耸峙在五十里外的，叫瓦窑山，是永平县北境与云龙州分界之处，是从前王磐盘踞造反的地方。〔据《腾永图说》载，崇祯戊辰年，王磐占据天险反叛，烧断澜沧江桥。又据考察，马元康曾领兵追剿，在曹涧捣毁王磐、何某的巢穴。马元康也说：这之前，王磐、何某造反，来袭击进攻永昌，幸好是从澜沧江烧桥而来，所以得以做准备。据考察，曹涧在云龙州西境，瓦窑山在云龙州南境，曹涧位于永昌府北部边区。王、何两个盗贼不直接南下，却向东经由澜沧江桥，肯定是想切断官军东援的大路，也是因为与瓦窑相接近，大概瓦窑、曹涧都是这两个盗贼的巢穴了。〕眺望西边，就见重重山崖层层峡谷，峡下方狭窄簇拥，不知澜沧江的江流已嵌在峡底了。由山脊上往南行，有座寺庵横跨在山坳中，匾额题写为普济庵，有和尚在



此施舍茶水，这里就是所谓的江坡顶了。到了它的南边，朝西俯瞰峡底，一线浑浊的流水绕向东南流去，嵌在下方非常深，隔着江流，危崖高险陡峻，上边截断云雾而下面浸泡着江流的山，就是罗岷山了。

澜沧江从吐蕃的嵯和哥甸往南流，经过丽江府兰州的西面，大理府云龙州的东面，流到此山之下，又向东南流经顺宁府云州的东面，往南下流过威远、车里，称为挝龙江，流入交趾到海中。《一统志》认为，赵州白崖睑的礼社江，流到楚雄府的定边县汇合澜沧江，流入元江府称为元江。我考察，澜沧江流到定边县西境所汇合的江，是蒙化府的漾濞江、阳江两条江水，不是礼社江；礼社江流到定边县东境所汇合的，是楚雄府马龙、禄丰的两条河水，不是澜沧江。既然这样，那么澜沧江、礼社江虽然同样流经定边县，已分在东西两面，一同下流到景东，分流在东、西边远地区相隔就更远了。李中谿著的《大理志》，认定澜沧江是黑水，另外备有图说，在顺宁府以下，就不能详尽说明。今天根据铁锁桥东有的碑文，也是本乡士绅所著，只说是从顺宁、车里流入南海，可知它未曾往东流入元江了。



由岭上往南行一里，立即曲曲折折下山，山势十分陡峻。回头望去，铁锁桥深嵌在北边山崖下方非常近，但有时迎面对着它，有时背对着它，成“之”字形下延，三里后到达江岸。马上靠着东面的山崖下溯江往北行，又走一里后来到铁锁桥的东头。首先临江流设了城关，用石块筑成拱门，里面紧靠东面的山崖，建了武侯祠及税局。桥的西头，拱门筑成的城关也如桥东一样，里侧紧靠西边的山崖，建有楼台并祭祀建桥的人。拱门的城关都在桥的南边，桥的北边全是高险陡削的石崖，无路可攀。原来东西两面的山，在桥北的全是夹立的石崖，倒压在江面上，在桥南的都是陡削的土山，并排矗立在江旁，所以道路都是就着南边的土山崖延伸，作“之”字形上下，而桥就架在路北边土石相连接的地方。这座桥比北盘江上的铁锁桥宽，但长度却比它短些。桥下的流水都是浑浊的，但北盘江有奔流沸腾的姿态，汹涌澎湃的气势，江水似乎很浅；这里却浑浑的样子流逝着，渊深寂静，水深不可测，不能因为它狭窄紧束便把它与北盘江来一同相比。北盘江桥横在纵向铁链上的链子，全是在木板下；这座桥则下边既有托着的铁链，上面又有高高的绷子，位于中间架在两面山崖两头的柱子之间，到了桥中心，又

有倾斜下坠的铁链拉紧桥身，如织布机织布一样经线纬线交织，综提起经线一样。此桥始建于武侯诸葛亮南征之时，所以首先祭祀他，不过那时还是架木桥渡江，而后来有用竹绳用铁柱系在船上渡江的，柱子仍然还保存着。〔有认为是胡敬德，有人认为是国朝初年镇抚此地的华岳。可胡敬德未到过这里，华岳是对的。〕不过提及兰津的歌谣，汉明帝时已经著名传闻，而不是开始于武侯之时了。万历丙午年，顺宁府的土人首领猛廷瑞反叛，为阻击官兵烧毁了桥。崇祯戊辰年（崇祯元年，公元 1628 年），云龙州的叛贼王磐再次烧毁桥。四十年之间，两次被毁，今天的桥是己巳年重建的，委派了一个千户守卫，本来就知道这是迤西的咽喉，千百年不能改变。我这时急于过桥，来不及进桥东的武侯祠去叩拜，但仍然登上桥西平台上的楼阁，是因为西面的山崖格外陡峻，是罗岷山的山麓。于是出了拱门城关，沿着罗岷山的山崖，向南顺江流上走。〔根据志书，罗岷山高十多丈。南诏蒙氏时，有个僧人从天竺来，名叫罗岷，曾经做歌舞表演，山石也跟随着起舞。后来死在此地，人们在石崖下建了祠堂，不时坠落下飞石，过路的人受惊快跑，名叫“催行石”。据察飞石本来是石崖上的野兽踩踏抛落下来的。从前有人在天将亮时路过此地，见到雾影之中有很多石头从江中飞上山，这又是一件奇事了。〕五里，到了平坡铺，数十家人夹住罗岷山的东麓居住，下临澜沧江，到此处止上走的路还算平坦，所以用“平坡”来起名，从此地起便上登陡峻的坡路了。此时天色还可走路，但挑担的僧人再往前走很辛苦，便住下来。〔按，永昌府人看重时鱼。这种鱼似鲭鱼的样子但非常肥，出产在这条江中，也出在这一季。把它称为时鱼的原因，是仅在三月末四月初一时之间出产罢了。不过此时江水上涨后已不能捕到。〕



【原文】

二十九日　鸡再鸣，具餐。平明行，即曲折南上。二里余，转而西，其山复土尽而石，于是沧江东南从大峡去，路随小峡西向入。西一里，石崖矗夹，有水自夹中坠，先从左崖栈木横空度，即北向叠磴夹缝间，或西或北，曲折上跻甚峻。两崖夹石如劈，中垂一窗，水捣石而下，磴倚壁而上，人若破壁扪天，水若争道跃颡，两不相逊者。夹中古木参霄，虬枝悬磴，水声石色，冷人心骨，不复知有攀陟之苦，亦不知为驱驰

之道也。上二里，有庵夹道，有道者居之，即所谓山达关也[1]。

由其后又西上，路分为二，一渡水循南崖，一直上循北崖，共一里余而合，遂凌石峡上。余以为山脊矣，其内犹然平峡，水淙淙由峡中来，至是坠峡石东下，其外甚峻，其内甚平。登其峻处，回望东山之上，露出层峰，直东而近者，乃狗街子、沙木河驿后诸脊，所谓博南丁当也；东南而远者，宝台圆穹之顶也。内平处亦有两三家当峡而居。循之西入，坞底成畦，路随涧北。二里，涉涧而南，盘南峰之腋而西。一里，透峡西出，则其内平洼一围，下坠如城，四山回合于其上，底圆整如镜，得良畴数千亩，村庐错落，鸡犬桑麻，俱有灵气。不意危崖绝磴之上，芙蓉蒂里，又现此世界也，是为水寨[2]。先是闻其名，余以为将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洼中环，山顶之水，交注洼中，惟山达关一线坠空为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盘谷，皆所不及矣。此当为入滇第一胜，以在路旁，人反不觉也。循洼东稍南上，有庐夹道，是为水寨铺，按志有阿章寨，岂即此耶？又南随峡坡东行二里，逾一东坡之脊，脊两旁有两三家，脊南水犹东南下澜沧，仍非大脊也。过脊南，东南二面，山皆下伏，于是东望宝台，知澜沧挟其南去，南瞻澜沧西岸，群峰杂沓[3]。



注释

①山达关：今作山大铺，在保山市东隅，水寨东南。

②水寨：今名同，在保山市东隅，为乡驻地。

③自此以下缺。本日徐霞客当取大道经山达关、水寨，在天井铺翻过山脊，以后再往西南，经官坡、板桥抵永昌府（今保山市）。在永昌府最初十天的活动，季会明注作了说明："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其时当是在永昌府入叩闪人望，讳仲俨，乙丑庶吉士，与徐石城同年，霞客年家也。并晤其弟知愿，讳仲侗，丙子科解元也。即此时。业师季会明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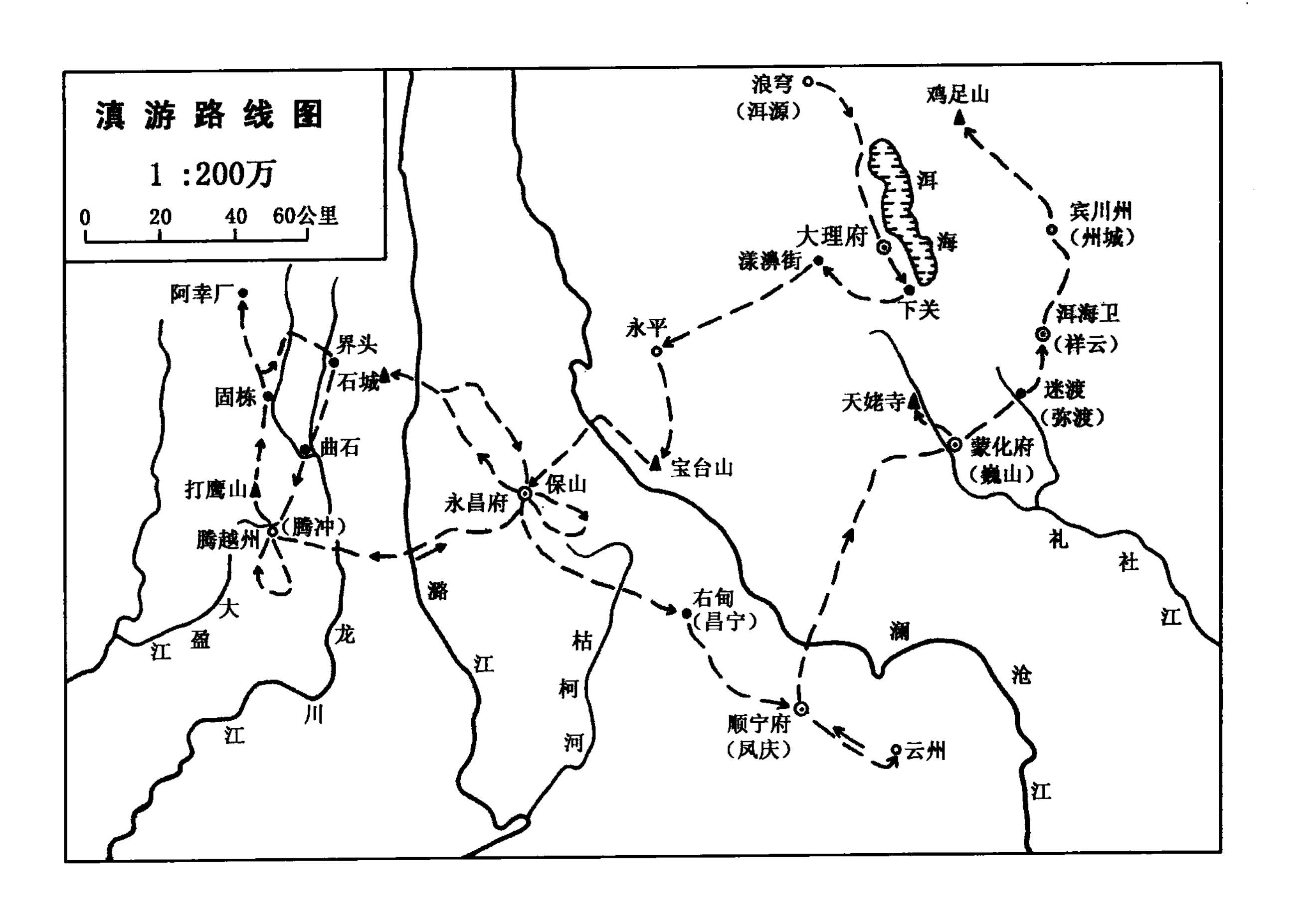
【今译】

二十九日　鸡叫第二遍，备饭。天亮上路，马上向南曲折上走。二里多，转向西，这里土山完后又变成石山，在此地澜沧江往东南从大峡中流去，路顺着小峡向西进去。往西一里，石崖矗立夹峙，有水流自夹谷中下坠，先从左边石崖上的木栈道横在空中越过去，立即向北走上夹缝间重叠的石磴，有时向西有时向北，曲折上登，非常陡峻。两旁

夹立的石崖如像刀劈出来的样子，中间垂着一个洞穴，水捣着岩石流下去，石磴紧靠石壁上登，人就像破开石壁去摸天，水好像为了争道跃过山门，两者互相不退让。夹谷中古木参天，屈曲的树枝悬在石磴上，水声石色，使人心骨俱冷，不再知有攀登跋涉的辛苦，也不知是要快步赶路的险道了。上登二里，有座寺庵夹住道路，有道士居住在庵中，就是所谓的山达关了。

由庵后又往西上走，路分为两条，一条渡过溪水沿南面的山崖走，一条沿北面的山崖一直上登，共一里多后会合，于是登到石峡的上方。我以为是山脊了，它以内仍然有条平坦的山峡，水流淙淙地由峡中流来，来到这里向东坠下石峡中，它的外侧非常险峻，它的里面十分平坦。登上那险峻之处，回头望去，东山之上，露出层层山峰，正东方近处的山峰，是狗街子、沙木河驿后面诸处的山脊，就是所谓的博南山丁当关了；东南方远处的山峰，是宝台山圆形穹隆的山顶。里面平坦的地方也有两三家人在峡中居住。沿着山峡往西深入，坞底辟成田地，路顺着涧水北岸走。二里，涉到涧南，绕着南峰的侧边往西行。一里，向西穿出峡谷，就见那里面一圈平坦的洼地，下陷得如同城池，四面的山在它的上方回绕合拢，底部浑圆平整如像镜子，有良田数千亩，村庄房屋错落其间，鸡犬桑麻都有灵气。意料不到在这危崖绝磴之上，芙蓉花蒂似的山崖里边，又呈现出此等样的世界，这里是水寨。这之前听说过它的名字，我以为将要翻过山在山下，到此时才知是环绕在山中的平坦洼地，山顶的水，纵横交错流注在洼地中，只有山达关一线宽的地方坠空而下成为水口，武陵的桃源，王官的盘谷，都有所不及了。这应当是进入云南后的第一胜境，因为是在路旁，人们反而不能察觉了。沿着洼地东边稍向南上走，有房屋夹住道路，这是水寨铺，根据志书有处阿章寨，莫非就是此地了吗？又往南顺着峡旁的山坡向东行二里，越过东面山坡上的一条山脊，山脊两旁有两三户人家，山脊南面的水仍是向东南流下澜沧江，仍然不是大山脊。过到山脊南面，东、南两面，山全在下方低伏着，在这里望东方的宝台山，知道澜沧江傍着它的南麓流去，南望澜沧江的西岸，群峰杂沓。




滇 游 路 线 图
1 :200万
0
20
40
60公里
浪穹
（洱源）
鸡足山
洱
海
大理府
漾濞街
下关
宾川州
（州城）
洱海卫
（祥云）
迷渡
（弥渡）
永平
天姥寺
蒙化府
（巍山）
宝台山
阿幸厂
界头
石城
固栋
曲石
打鹰山
腾越州
（腾冲）
永昌府
保山
右甸
（昌宁）
顺宁府
（凤庆）
云州
潞
江
枯
柯
河
大
盈
江
龙
川
江
澜
沧
江
礼
社
江



滇游日记九[1]

【题解】

《滇游日记九》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腾越州(今腾冲县)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四月初十日,徐霞客离永昌府西行,途中渡怒江,越高黎贡山,过龙川江桥,十三日抵腾越州城。以后经顺江、固栋、南香甸、界头、瓦甸、曲石等遍游腾冲北境。为探寻雄奇的山河,艰难险阻在所不顾。扒石房洞山,"欲上既无援,欲下亦无地,生平所历危境,无逾于此"。下坡则双脚向前,随草下滑。结果把盘费抛掉,只得脱下身上的绸裙换钱买饭吃。

腾冲是丰富多采的"自然博物馆"。徐霞客详析了当地的山川形势,游览了宝峰山、云峰山、迭水河瀑布,考察了怒江及伊洛瓦底江水系的龙川江、大盈江的源流,干峨的海子,阿幸附近的温泉和打鹰山。他记载打鹰山万历年间火山爆发的情形,为我们认识腾冲火山群提供了宝贵的依据。腾冲是徐霞客一生旅游最西的地方,他涉足滇滩关、姊妹山一带,详记了三宣、六慰、八关、九隘等边境形势;他途经景颇族、傣族聚居区,详记了民族风情和土特产品;他考察了明光六厂的银矿、腾冲赶街的习俗和丛山中的各式桥梁。《徐霞客游记》再现了明末腾冲一带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

【原文】

己卯四月初十日　闪知愿早令徐使来问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复趋南关觅一夫来，余饭已久矣。乃以衣四件、书四本、并袜包等寄陶道，遂同至夫寓。候其饭，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门，门外有小水自西而东，吊桥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峡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断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间树色依然，颇似余乡樱珠，而不见火齐映树，一二家结绷树下，油碧舆五六肩，乃妇人之游于林间者，不能近辨其为何树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环绕来。登其上，则堤内堰水成塘，西浸山麓，东筑堰高丈余[②]。随东堰西南行，二里堰尽，山从堰西南环而下，有数家当曲中。南转行其前，又二里，有数十家倚西山下，山复环其南，是为卧狮窝[③]。盖其西大山将南尽，支乃东转，其北先有近支，东向屡下，如太保、九隆皆是也；又南为卧狮，在西南坳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峰石崖盘突，俨然一如狻猊之首[④]，其下峰颇长，则卧形也。

余先望见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小路之西折而当狮崖盘突间，但遥见其崖突兀，与前峰凑峡甚促，心异之。候土人而问，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问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从其下过，石花即其后来之名耳。盖大路上南坡，而小路西折而由此，余时欲从小路上，而仆担俱在后，坐待久之。俟其至，从村南过小桥，有碑称卧佛桥。过桥，即西折从小路上坡。一里余，从坡坳间渡小水，即仰见芭蕉洞在突崖之下，盖突崖乃狮首，而洞则当其卧脐之间。涉涧，又西上而探洞。洞门东向，高穹二丈，正与笔架山遥对。洞内丈余，即西北折而下。其洞下虽峻而路颇夷，下三丈渐暗，闻秉炬入，深里余，姑俟归途携炬以穷也。



出洞，循崖西上一里，过突崖下峡，透脊而西半里，度一洼。脊以内乃中洼之峡，水东俟突崖脊，下捣其崖麓，无穴以泄，水沫淤浊，然前所渡芭蕉洞前小水，即其透崖沥峡而出者。从水上循岭南转，一里，逾南坡之脊，始见脊南亦下坠成大洼，而中无水。南坡大道，从右洼中西南上；而余所从小道，则循西大山南行岭间。五里，连逾二坡脊。共二里，则西界大山南向坠为低脊，此其东转之最长者也，南坡涉洼之路，至此而合。乃共转西向，循低脊而进，脊北亦中洼潴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洼底铺，五六家在坑峡间。其峡虽纵横而实中洼，中

无滴水。随洼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复南行洼峡中二里，又得东坠之脊，脊南坞稍开，于是小圆峰离立矣，然其水犹东行。一里，又南上坡，盘坡南离立圆峰，取道峰隙而南。一里，转峰腋，始东南上盘而西南。共里余，则南北两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东绕，中夹成峡甚深。路逾北支，从其上西向入峡；其南支则木丛其上，箐坠其下[5]，虽甚深而不闻水声焉。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数家当箐底，是为冷水箐，乃饭于鬻腐者家[6]。于是西南随箐上，一里，过一脊，其脊乃从西而东度之脉也。脊南始见群山俱伏，有远山横其西南。路又逾冈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为油革关旧址，乃旧之设关而榷税处，今已无之。其西即坠崖西下，甚峻。下二里，渐平。又二里，西峡渐开，有僧新结楼倚北山下施茶，日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转，共一里，逾嘴而西，乃西北盘其余支，三里而得一亭桥。桥跨两峡间，下有小涧，自北而南，已中涸无滴。桥西逾坡西北下，路旁多黄果，即覆盆子也，色黄，酸甘可以解渴。其西坞大开，坞西大山，一横于西，一横于南，而蒲缥之村，当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横大山，又东自油革关南下之支，横度为低脊而复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抵罗岷而西入潞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俱已插秧遍绿。又西北行二里余，过蒲缥之东村[7]。村之西，有亭桥路北注之溪，曰吴氏舆梁。又西半里，宿于蒲缥之西村。其地米价颇贱，二十文可饱三四人。蒲缥东西村俱夹道成街，而西村更长，有驿在焉。

十一日　鸡鸣起，具饭。昧爽，从村西即北向循西大山行。随溪而北，渐高而陟崖，共八里，为石子哨，有数家倚西山之东北隅。又北二里，乃盘山西转，有峡自西而东，合于枯飘北注之峡。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来峡口。峡中所种，俱红花成畦[8]，已可采矣。西一里，陟西来峡口，其上不多，水亦无几，有十余家当峡而居，是为落马厂[9]。度峡北，复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逾脊。其脊自南而北度，起为北峡之山，而北尽于罗岷者也。逾脊西行峡中，甚平，路南渐有涧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数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馆在焉，是为大坂铺。从其西下陟一里，有亭桥跨涧，于是涉涧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数家当南峡，是为湾子桥[10]。有卖浆者，连糟而啜之，即余地之酒酿也[11]。山至是环耸杂沓，一涧自东来者，即大坂之水；一涧自南峡来者，坠峡倒崖，势甚逼仄，北下与东来之涧合而北去，小木桥

横架其上。度桥，即依西山之东北行，东山至是亦有水从此峡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峡去。东西两崖夹成一线，俱摩云夹日，溪嵌于下，蒙箐沸石，路缘于上，鏖壁摭崖，排石齿而北三里，转向西下，石势愈峻愈合。又西二里，峡曲而南，涧亦随峡而曲，路亦随涧而曲。半里，复西盘北转，路皆凿崖栈木。半里，复西向缘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崖，题曰“此古盘蛇谷”，乃诸葛武侯烧藤甲兵处，然后信此险之真冠滇南也！水寨高出众险之上，此峡深盘众壑之下，滇南二绝，于此乃见。碑南渐下，峡亦渐开。又西二里，乃北转下坡。复转而西一里，有木桥横涧而北，乃度，循北崖西行。一里，逾南突之脊，于是西谷大开，水盘南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断，路乃随坡南转。西望坡西有峡自北而南，俱崇山夹立，知潞江当在其下而不能见[12]。南行二里余，则江流已从西北嵌脚下，逼东山南峡之山，转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两三家倚江岸而栖，其前有公馆焉，乃就瀹水以饭。

时渡舟在江南岸，待久之乃至。登舟后，舟子还崖岸而饭，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江流颇阔，似倍于澜沧，然澜沧渊深不测，而此当肆流之冲，虽急而深不及之，则二江正在伯仲间也。其江从北峡来，按《一统志》云，其源出雍望，不知雍望是何地名。据土人言出狗头国，言水涨时每有狗头浮下也。注南峡去，或言东与澜沧合，或言从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为“四渎”[13]之一。以余度之，亦以为独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疠甚毒，必饮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当孟夏，亦但饭而不酒，坐舟中，棹流甚久[14]，亦乌睹所云瘴母哉。渡南崖，暴雨急来，见崖西有树甚巨，而郁葱如盘，急趋其下。树甚异，本高二丈，大十围，有方石塔甃其间，高与干等，干跨而络之，西北则干密而石不露，东南临江，则干疏而石出，干与石已连络为一，不可解矣，亦穷崖一奇也[15]。



已大风扬厉，雨散，复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峰峻极，西南骈崖东突，其南崖有居庐当峰而踞，即磨盘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逼西山，雨阵复来。已虹见东山盘蛇谷上，雨遂止。从来言暴雨多瘴，亦未见有异也。稍折而南，二里，有村当山下，曰八湾，数家皆茅舍。一行人言此地热不可栖，当上山乃凉。从村西随山南转，一里，过一峡口。循峡西入，南涉而逾一崖，约一里，遂从南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盘崖，八里而上凌峰头，则所谓磨盘石也[16]。百家倚峰头而居，东临绝壑，下嵌甚深，而其壑东南为大田，禾芃芃焉。其夜倚峰而栖，月色当空，此

即高黎贡山之东峰。忆诸葛武侯[17]、王威宁骥之前后开疆[18]，方威远政之独战身死[19]，往事如看镜，浮生独倚岩，慨然者久之。

十二日　鸡再鸣，饭，昧爽出门。其处虽当峻峰之上，而居庐甚盛，有公馆在村北，潞江驿在其上。山下东南成大川，已插秧盈绿，潞江沿东山东南去，安抚司依西南川坞而居[20]。遂由磨盘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逾其南峡之上，其峡下嵌甚深，自西而东向，出安抚司下。峡底无余隙，惟闻水声潺潺在深箐中。峡深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鼯昼号不绝。峡北则路缘崖上，随峡西进，上去山顶不一二里，缘峡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临路崖，深阔丈余，土人凿石置山神碑于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西登临峡之坡。北峡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峡之下，则有峡自南山夹底而出，与东出之峡会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缘峰南，又三里，有数家当东行分脊间，是为蒲满哨[21]。盖山脊至是分支东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坠峡北下，其南即安抚司后峡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峰当西复起，其西北高脊排穹，始为南渡大脊，所谓高黎贡山[22]，土人讹为高良工山，蒙氏僭封为西岳者也。其山又称为昆仑冈，以其高大而言，然正昆仑南下正支，则方言亦非无谓也。由蒲满哨西下一里，抵所望尖峰，即蹑级数转而上。两旁削崖夹起，中坠成路，路由夹崖中曲折上升，两岸高木蟠空，根纠垂崖外，其上竹树茸密，覆阴排幕，从其上行，不复知在万山之顶，但如唐人所咏："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23]，情与境合也。一里余，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余，有数家倚北脊，是为分水关[24]，村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为潞江安抚司后峡发源处矣。南转，西逾岭脊，砖砌巩门，跨度脊上。其关甚古，顶已中颓，此即关之分水者。关东水下潞江，关西水下龙川江。



于是西下峡，稍转而南，即西上穿峡逾脊，共五里，度南横之脊，有村庐，是为新安哨。由哨南复西转，或过山脊，或蹈岭峡，屡上屡下，十里，为太平哨。于是屡下屡平，始无上陟之脊。五里，为小歇厂。五里，为竹笆铺[25]。自过分水关，雨阵时至，至竹笆铺始晴。数家夹路成衢，有卖鹿肉者，余买而炙脯[26]。于是直下三里，为茶庵。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间始盘塍为田。其下即龙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坠甚沸。西崖削壁插江，东则平坡环塍。行塍间半里，抵龙川江东岸。溯江北行，又半里，有铁锁桥架江上。其制两头悬练，中穿

板如织，法一如澜沧之铁锁桥，而狭止得其半。由桥西即蹑级南上，半里为龙关，数十家当坡而居，有税司以榷负贩者[27]。又西向平上四里余，而宿于橄榄坡[28]。其坡自西山之脊，东向层突，百家当坡而居，夹路成街，踞山之半。其处米价甚贱，每二十文宿一宵，饭两餐，又有夹包[29]。

龙川江发源于群山北峡峨昌蛮七藏甸[30]，经此，东为高黎贡，西为赤土山。下流至缅甸太公城[31]，合大盈江。

十三日　平明而饭。由坡西登岭西北上，八里，稍北，逾北峡西上，二里，从岭上平行。望西北有层峰排簇岭上，初以为将由其南垂行，一里，忽从岭头转北，三里，乃西南下峡中。一里，有四五家当峡而居，竹篱茅舍，颇觉清幽，是为赤土铺。其村当西面排簇层峰之麓，东与橄榄坡夹而为坳。村西有亭桥架小涧上，其水自南峡来，捣北峡去，桥名建安。按志，大盈江之水，一出自东北赤土山，而此铺名赤土，水犹似东北下龙川者，岂其西排簇层峰为赤土山，而此犹其东麓之水，以其在麓，即以名铺耶？由桥西即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即自排簇峰东南分支下者。又转而西一里余，有庵施茶，当脊北向而踞，是为甘露寺。又西一里，坡间水北向坠崖，路越之西向下峡。峡中有水自北而南，又与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犹俱东下龙川者。半里，乃从峡底溯水北入。其峡东西两崖，俱从排簇层峰分支南下者，西崖即其本支，东崖乃分支，东南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峡水南出东转，不知其北合于建安桥，抑直东而下龙川否也？北行峡底一里余，水分二道来，皆细甚。遂从坡西蹑峻上，一里，北穿岭夹，半里，透脊。其脊自东北度西南，脊以北即坠峡西下。路从峡端北转而西，有数家倚北山之上，是为乱箐哨，至是始出排簇层峰岭脊之西。按志，赤土山在州城东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则前之赤土铺犹东岸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



饭于岭哨。西向行稍下，共二里，有坞自南而北，细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三源，一出赤土山，当即此矣，从此而西，出马邑河，绕州城北而西合龙坎、罗生二水，同为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余，有一二家当坡之南，环堵围南峡之坳甚遥，杂植果树于中，是为板厂。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有十余家当峡坳而居，是为芹菜塘[32]。其前小水，东北与大盈之源合。村庐不多，而皆有杜鹃灿烂，血艳夺目。若以

为家植者，岂深山野人，有此异趣？若以为山土所宜，何他冈别陇，杳然无遗也？由村西复西上坡一里余，转峡而平行顶上三里余，乃出西岭之端。下望其坞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畴远村，交映其间。其坞大而圆，乃四面小山环围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峡而已。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峡东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东山北行，其下稍平。又二里，有村当东山之麓，是为坡脚村。有卖浆者，出酒甚旨[33]，以醋芹为菜。与同行崔姓者，连啜二壶乃行。于是西行平畴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即志所云罗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分流塍中者也。又西北二里余，有村曰雷打田。其东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则罗生山之正流也，与前过小流，共为大盈之一源云。是溪之东田洼间，土皆黑坟[34]，土人芟其上层曝干供爨[35]，盖煤坚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则同也。由村北又西三里，有庐舍当坡塍间，曰土锅村[36]，村皆烧土为锅者。于是其西庐舍联络，一里为东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则“十”字为衢者也。腾越州城之南门[37]，即当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无，而此城又迤西所无。乃税驾于大街东黔府官舍，时适过午也。时黔府委官王仰泉者已返省，阮玉湾导书姑与店中。

注释

①《滇游日记九》：在乾隆刻本第八册下。

②东筑堰句：此即诸葛堰，该水利工程一直留存至今。《明一统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山川载：“大诸葛堰，在司城南一十五里，其东有东岳堰及小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

③卧狮窝：今名同，又称云瑞街，在保山坝子西缘。

④狻猊（suān ní 酸倪）：狮子。

⑤箐（qìng 庆）：云南、贵州称树木丛生的山谷为箐。

⑥腐：即豆腐。

⑦蒲缥：今仍名蒲缥，在蒲缥河东，应即明代蒲缥东村。昔日蒲缥西村为今大站、中站、陈家门口几部分。

⑧红花：一年生直立草本，菊科，夏季开桔红色花，果实可榨油，花可做染料，制胭脂，也可入药。

⑨落马厂：今称马厂，分里马厂和外马厂，又称马街，在蒲缥以西的公路旁。

⑩大坂铺：《游记》五月二十二日作打板箐，今亦作打板箐。湾子桥：即今里湾。皆在今蒲缥以西的公路旁。

⑪酒酿：用糯米酿成，云南现称甜白酒，贵州称甜酒。

⑫潞江：唐时已作怒江，见《蛮书》。后讹为潞江。《明史·地理志》保山县注："又南有潞江，旧名怒江，一名喳里江，自潞江司流入。"今仍称怒江。

⑬渎（dú 独）：独流发源注海的大河。

⑭棹流甚久："棹"原作"擢"，据四库本改。

⑮树甚异句：清初刘昆《南中杂说》亦记此树："潞江之滨一石塔，累巨石而成之，四面各阔二丈，高亦二丈有奇，一大树冠其上，亭亭如盖，严冬不凋，根分十余股，笼罩石塔，下垂入地，南人不识此木，……余戍腾冲日，就而察之，盖闽广之榕树云。"此即今傣族地区常见的大青树，通称榕树。

⑯八湾：今作坝湾，在保山县西隅。磨盘石：今名同，但仅留地名，已无百家之居。

⑰诸葛武侯：诸葛亮南征，时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从安上（今四川屏山县）由水路进入大凉山，五月渡过泸水（今金沙江），"亮至南中，所在战捷"，俘降孟获后，"遂至滇池"。这年冬天取归途经过汉阳（今贵州威宁附近），年底还成都。行程和战事都在一年之内。当时永昌郡已有吕凯保境，"执忠绝域"，诸葛亮没有必要渡过澜沧江。经过诸葛亮南征，蜀汉在西南边疆的统治进一步巩固，并以庲降都督统领南中的朱提、牂柯、越巂、建宁、兴古、云南、永昌等七郡，都督治所迁至今曲靖。诸葛亮对南中的经营，在西南边疆各族中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至今云贵两省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还很多。



⑱王威宁骥：即王骥（公元1378—1460年），字尚德，束鹿人，官至兵部尚书，封靖远伯，死后赠靖远侯，故又称王尚书、王靖远。"威宁"当作"靖远"。明代，麓川土司经常骚扰内地，为了应付麓川土司的叛乱，明廷曾多次出兵，最后才有王骥三征麓川的事。公元1441年，王骥带领南京、湖广、四川、贵州等地军队共十五万，分三路进兵，东路由湾甸、镇康趋孟定，西路由上江西进，中路由下江西进，合兵腾冲。追思任发至杉木笼山，破其连环七营。又追至马鞍山，以精骑突寨，并败其象阵，思任发逃。公元1443年复令王骥总督军务，调五万兵征麓川。王骥从腾冲趋者兰，"捣机发巢，破之"，思任发子思机发逃据孟养，明在麓川旧地设立了陇川宣慰司。公元1449年，王骥又统官军、土军十三万三征麓川。由干崖造船，水陆兼程，过浮桥进至伊洛瓦底江西岸，攻破思机发设在鬼哭山的栅寨。结果，许思任发少子思禄"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至此，最后平定了麓川土司的叛乱。

⑲方威远政：即方政，事迹见《明史·云南土司传二》。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麓川土司思任发叛，扰孟定、湾甸等地，"掠杀人民。"廷臣举右都督方政往云南，协同镇守右都督沐昂率兵讨之。"任发方修贡冀缓师，而晟遽信其降，无意渡江。任发乃遣众万余夺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云龙，又杀死甸顺、江东等处

军余殆尽。帝以贼势日甚,责晟等玩寇养患。政亦至军,欲出战,晟不可。政造舟欲济师,晟又不许。政不胜愤,乃独率麾下与贼将缅简战,破贼旧大寨。贼奔景罕,指挥唐清复击破之。又追之高黎贡山下,共斩三千余级。乘胜深入,逼任发上江。上江,贼重地也。政远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其违节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夹象石,又不进。政追至空泥,知晟不救,贼出象阵冲击,军歼,政死焉"。"而晟惧罪,暴卒。"后追赠方政为威远伯。

⑳安抚司:此即潞江安抚司,隶永昌军民府,在今潞江坝。先治城子田,天启年间迁治老城。

㉑蒲满哨:今名同,在高黎贡山上的公路边。

㉒高黎贡山:山名最早见于唐代,又作"高丽共",系景颇语地名,高良工即高黎贡的同音异写。高黎今译作"高日",为景颇族的一个姓,汉姓作"排"。贡又作"共",今译作"硔",是地方的意思。高黎贡山即景颇族高日家支居住的地方。

㉓但如唐人句:此系杜甫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春在云安所著《子规》诗。

㉔分水关:今称城门洞,在公路稍北,海拔2561米,为高黎贡山脊,保山、腾冲以此为界。



㉕太平哨:今作太平铺。竹笆铺:今名同。皆在腾冲县东隅,高黎贡山西坡。

㉖炙(zhì 制):熏烤。脯(fǔ 府):干肉,云南俗称干巴。腾冲向以产鹿著称,所出鹿茸称为南茸,现在和顺的下庄建有人工养马鹿的养鹿场。

㉗榷(què 雀):征税。

㉘橄榄坡:今作橄榄寨,在腾冲县东部,龙川江西岸,上营和芒棒之间。

㉙夹包:带在路上吃的食品。

㉚峨昌蛮:即阿昌族。

㉛太公城:今作达冈,在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上游东岸,杰沙西南。

㉜芹菜塘: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境的公路边。

㉝旨(zhǐ 子):味美。

㉞坟:高出地面的土堆。

㉟曝干供爨(cuàn 窜):晒干后当烧的东西。这种东西俗称草煤,腾冲坝子群众至今仍在采用,称为海粪。

㊱土锅村:即今满金邑,在城东郊。

㊲腾越州:隶永昌军民府,即今腾冲县。明清城为石城,周七里三分,开四门,作正方形,城墙、街道及房屋基址至今尚存。闹市则在明清城址的南郊。

【今译】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四月初十日　闪知愿早上叫姓徐的使者来询问找脚夫的情况,而昨天讲定的脚夫竟然不来。姓徐

的又赶去南关找来一个脚夫，我吃过饭已经很久了。于是把四件衣服、四本书及袜子包裹等寄给陶道士，便一同来到脚夫家。等他吃饭，上午才动身，姓徐的使者这才离去。走出南门，门外有小溪自西流向东，有吊桥跨在溪上，就是太保山南峡流出的溪流。往南行五里，有座大石桥跨在深溪上，桥下的水断断续续不成流，猜想就是沙河的水了。又向南半里，山坡间树影依然，很像我家乡的樱桃，但不见火样的果实映衬在树上，一二家人在树下搭了棚子，旁边有五六乘油绿色的轿子，这是在林间游玩的妇女乘坐的，所以我不便走近分辨它是什么树。又向南半里，有堤坝如城墙，从西山环绕而来。登到堤上，就见堤内拦水成塘，西边浸到山麓，东边修筑了一丈多高的堤坝。顺着东边的堤坝往西南行，走二里堤坝到了头，山从堤坝西南环绕而下，有数家人住在山弯中。向南转走到村前，又走二里，有数十家人紧靠在西山下，山又环绕在村南，这是卧狮窝。这里西面的大山将要到南面的尽头处，支脉就向东转，它北面先有近处的支脉，屡屡向东下延，如太保山、九隆山都是这样的支脉；又向南延成为卧狮窝，在西南山坳中，山势再次跌落而下，它上面的山峰上石崖盘结突兀，俨然雄狮的头部，它下边的山峰很长，就是狮子躺卧的身形了。



我先望见大路在南面山坡之上，开始并不知小路折向西后隐入盘结突兀的狮形石崖之间，只远远望见那里石崖突兀，与前边山峰凑拢的山峡十分靠近，心里觉得它很奇异。就站住等候当地人打听，起初一个人说："这是石花洞。"再问另一个人，说："这是芭蕉洞。"小路正从它下边经过，石花洞是它后来的名字罢了。大路往南面的山坡上延伸，小路折向西经由此处，我此时想从小路上走，可仆人担子都在后头，就坐下等了他们很久。等他们来到后，从村南走过小桥，有碑称为卧佛桥。过桥后，立即向西折从小路上坡。走了一里多，从山坡山坳间渡过小溪，马上仰面望见芭蕉洞在突兀的石崖之下，原来突兀的石崖是狮首，而洞则正当它躺卧的肚脐眼之间。涉过涧水，又向西上山去探洞。洞口向东，高高隆起二丈，正与笔架山遥遥相对。洞内进去一丈多，立即折向西北下走。此洞下走虽然陡峻，但路很平坦，下走三丈渐渐暗下来，听说举着火把进去，深一里多，姑且留待归途时带上火把来穷究它了。

出洞来，沿石崖向西上走一里，经过突兀石崖下边的山峡，越过山

脊往西半里，走过一处洼地。山脊以内是中央下洼的峡谷，有积水向东紧靠石崖突兀的山脊，下泻直捣那石崖的山麓下，无洞穴外泄，水沫淤滞浑浊，不过前边渡过的芭蕉洞前的小溪，就是这里的水渗过山崖滴到峡中流出去的水流。从水边沿山岭向上南转，一里，越过南面山坡的山脊，才见到山脊南面也下坠成大洼地，但中间无水。南面山坡的大道，从右边的洼地中向西南上走；而我所走的小道，则是沿西面的大山向南从山岭间穿过。五里，一连越过二条山坡上的山脊。共二里，就见西面一列大山向南下坠成低矮的山脊，此处是它往东转的最长的山脊，南面山坡涉过洼地的路，到此后会合。于是一同转向西，沿低矮的山脊前进，山脊北面也是中央下洼积着水。向西一里，降落下坡。半里后走到洼底铺，有五六家人住在坑峡间。此峡虽纵横裂开但实际中间下洼，峡中无滴水。顺洼地往西下行一里，直达大山下。再向南在洼峡中行走二里，又遇上向东下坠的山脊，山脊南面的山坞稍微开阔起来，一座小圆峰耸立在这里，然而这里的水仍往东流。走了一里，又向南上坡，绕着山坡南面耸立的圆峰，取道山峰间的缺口往南行。一里，转到峰侧，开始向东南上走绕到西南。共一里多，就见南北两条支脉，都从北面大山的西边分出支脉向东绕，中间夹成峡谷，很深。路越过北面的支脉，从它上边向西入峡；那南面的支脉有树木丛生在山上，山箐深坠在山下，虽然非常深但其中听不到水声。往西行二里，就向西下到山箐中。又走一里，有数家人正当山箐底，这是冷水箐，于是在卖豆腐的人家吃了饭。从这里向西南顺山箐上走，一里，越过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是从西往东延伸的山脉。山脊南面开始见到群山全都低伏着，远处有山横在它的西南。路又翻越山冈向西上走，一里，登到山冈南突的山崖上，这里是油革关的旧址，是旧时设关征税之处，今天已无关。它西面的山崖马上向西下坠，十分高峻。下行二里，渐平缓了些。又走二里，西面山峡渐渐开阔起来，有和尚新建了楼依傍在北山下施舍茶水，叫孔雀寺。由寺西沿山嘴向南转，共一里，越过山嘴往西走，就向西北绕过它的余脉，三里后走到一座亭桥。桥跨在两侧山峡间，桥下有小涧，自北向南延伸，涧中已干涸无滴水。从桥西越过山坡向西北下走，路旁有很多黄色的野果，就是覆盆子了，黄色，味酸甜可以解渴。它西面的山坞十分开阔，山坞西边的大山，一座横在西面，一座横在南面，而蒲缥的村落，位于西面大山下。这里的山南



面起自横在南面的大山，又在东方起自油革关南下的支脉，横向延伸成为低矮的山脊而后重又突起；其中的水流反而自南流向北，抵达罗岷山向西流入潞江。共向西下走二里，就走到引水灌溉的田塍中，田中都已插秧，遍野碧绿。又往西北行二里多，走过蒲缥的东村。村子西头，有座亭桥跨在往北流注的溪流上，叫做吴氏舆梁。又向西半里，住宿在蒲缥的西村。此地米价很贱，二十文钱可吃饭三四个人。蒲缥东、西村都是夹住道路形成街市，而西村更长些，有驿站在村中。

十一日　鸡鸣起床，准备早饭。黎明，从村西马上向北沿西面的大山行。顺溪流往北走，地势渐渐高起来，上登山崖，共八里，是石子哨，有数家人靠在西山的东北隅。又向北二里，于是绕着山向西转，有峡谷自西延向东，与枯飘往北流注的峡谷会合。逆峡谷走，靠南山的北面，向西深入二里，下行南来的峡口。峡中种植的，全是成块的红花，已经可以采摘了。向西一里，越过西来的峡口，上登的路不多，水也没多少，有十多家临峡口居住，这里是落马厂。越到峡谷北面，又靠着北山的南面向西深入，一里，平缓上山翻越山脊。这条山脊自南往北延伸，突起成为北峡的山，而后向北在罗岷山到了尽头。越过山脊往西行走在峡中，十分平坦，路南渐渐有山涧依傍在南面山崖下往西下流，路在山涧北边延伸。三里，数家人背靠北山居住，有公馆在那里，这儿是大坂铺。从它西边下走一里，有座亭桥跨在涧上，于是过到涧南，靠着南山的北面向西下走。二里，有数家人位于南面峡中，这是湾子桥。有人卖淡甜酒的，连酒糟喝了它，就是我们地方的酒酿了。山到了这里杂沓环列高耸，一条山涧从东方流来的，就是大坂的水流；一条山涧自南面峡中流来的，坠入峡谷倒悬下山崖，水势十分狭窄，向北下流与东来的山涧合流后往北流去，有小木桥横架在涧上。过桥后，即刻靠着西山的东面往北行，东山到了此地也有水流从此峡中往西下流，三条水流会合后向北冲破山峡流去。东西两面的山崖夹成一条线，全都上摩云天夹住红日，溪流深嵌在下方，山箐蒙密，溪石滚沸，路沿着上方延伸，穿石壁破山崖，攀着齿状的岩石向北行三里，转向西下走，石山的山势越加险峻越加合陇。又向西二里，峡谷弯向南，山涧也随着山峡弯曲，路也顺着山涧弯曲。半里，又向西盘旋转向北，路都是凿山崖修成的木栈道。半里，又向西沿着山崖行。一里，有块碑靠在南山的石崖下，题写着“此处是古盘蛇谷”，是武侯诸葛亮火烧藤甲



兵之处，这才相信此处天险真是雄冠滇南呀！〔水寨高高突出在众多的险峰之下，此峡深深盘绕在众多的壑谷之下，滇南的两处奇绝之境，到这里才显现出来。〕从碑南渐渐下走，峡谷也渐渐开阔起来。又向西二里，便转向北下坡。再转向西一里，有木桥横到山涧北边，于是过桥，沿北面的山崖往西行。一里，越过南突的山脊，西面的山谷就一下子开阔起来，涧水绕着南面的壑谷流，路沿北山走。又往西平缓下走三里，北山在西边断开，路于是顺着山坡往南转。往西望去山坡西面有峡谷自北延向南，全是崇山峻岭相夹而立，心知潞江应当就在峡谷下方但不能见到。往南行二里多，就见江流已从西北流来嵌在脚下，逼近东山南峡的山，转向南流去了。于是向南下坡，一里，有两三家人紧靠江岸居住，村前有公馆，于是走进村烧水做饭。

此时渡船在江南岸，等了很久才来到。登船后，船夫返回石崖岸上吃饭，长时间不来，下午才放船渡到南岸。江流很宽，似乎是澜沧江的一倍，但澜沧江渊深不可测，而此处正当肆意奔流的冲要之地，水流虽急但深处赶不上澜沧江，但两条江各有特点正好不相上下。此江从北面的峡中流来，〔据《一统志》说，它的源头出自于雍望，不知雍望是什么地名。据当地人说，出自于狗头国，说是水涨时常有狗头漂下来。〕注入南面峡中流去，有人说向东流与澜沧江合流，有人说从中间一直下流到交趾南部，所以蒙氏把它封为“四渎”之一。以我的推测，也认为独自流淌不合流的说法是对的。当地人说瘴气非常毒，必得饮酒后才能渡江，夏秋两季不能渡。我此时正当初夏，也只吃了饭而未饮酒，坐在船中，在江流中划了许久，也未见到所说的瘴母呀！渡到江南的山崖，暴雨急骤来临，见山崖西边有棵树十分巨大，郁郁葱葱好像盘子，急忙赶到树下。此树非常奇特，树干高二丈，大处要十人围抱，有坐方形石塔砌在其间，高处与树干相等，树干高跨缠绕着它，西北的一面树干密布未露出石塔，东南一面临江，树干稀疏石塔便露了出来，树干与石塔已连接缠绕为一体，不可分了，这也是偏僻山崖间的一处奇景。

不久大风凌厉飞扬，雨散开，又向西平行上坡。望见西北穹隆的山峰极为高峻，西南并立的山崖向东突出去，它南面的山崖上有房屋正当山峰盘踞着，就是磨盘石了。望着它向西行，十里，逼近西山，阵雨重又来临。不久彩虹出现在东山盘蛇谷上方，雨终于停了。从来都

说暴雨时瘴气很多,也未见有什么异状。稍折向南,二里,有个村庄坐落在山下,叫做八湾,几家人都是茅草房。同行的人说此地炎热不能居住,猜想要上山后才会凉爽。从村西顺山势向南转,一里,走过一处峡口。顺峡谷往西深入,向南涉水后越过一处山崖,约走一里,于是从南面的山崖向西上登。那上面非常高峻,曲曲折折绕着山崖走,八里后登上峰头,就是所谓的磨盘石了。百来家人依傍着峰头居住,东边面临绝壑,下嵌之处非常深,而这个壑谷东南边是大片农田,禾苗茁壮生长在田中。此夜背靠峰头住下,月色当空,此地就是高黎贡山的东峰。回忆起武侯诸葛亮、靖远侯王骥前后开拓边疆,威远伯方政只身战死,往事如镜中之影,漂泊的人生短暂。独自一人背靠着高峻的山崖,感慨了很长时间。

十二日　鸡叫两遍,吃饭,黎明出门。此处虽正当高峻的山峰之上,但居民房屋十分繁盛,有公馆在村北,潞江驿在它上边。山下东南一面成为大平川,已插满秧绿色盈野,潞江沿东山向东南流去,安抚司依傍着西南平川的山坞居住。于是由磨盘石向西南上山,仍非常陡峻。二里,翻越到它南边的山峡之上,这里的山峡下嵌得非常深,自西延向东,延到安抚司下。峡底没有空余的缝隙,只听到深箐中有潺潺水声。峡深山也十分高峻,藤枝树木蒙密荫蔽,猿猴鼯鼠白昼号叫不停。峡谷北边路沿着山崖向上延伸,顺着山峡往西前进,上边离山顶不到一二里,沿山峡向西平缓行四里,有个石洞向南面临道路边的山崖,深处宽处各有一丈多,本地人用石头凿了山神碑放置在洞中。又走四里,稍折向北登上山崖,旋即向西,往西上登面临山峡的山坡。北面山峡之上,到这里开始向南下垂成一个山坡,但南面山峡之下,却有峡谷自南山的夹谷底部延伸出来,与向东延出来的峡谷相会成一个"丁"字,然后向北一面下垂成山坡。又向西二里,有时上登山脊,有时沿峰南走,又行三里,有数家人居住在东分支延伸的山脊之间,这是蒲满哨。大体上山脊到了此地分出支脉往东延伸,又稍稍高高突起,它北面又向北下坠成峡,它南面就是安抚司后峡的上游了。由此往西望,一座尖峰正当西方重又耸起,尖峰西北排列着高大穹隆的山脊,开始成为向南延伸的大山脊,这就是所谓的高黎贡山,本地人错读为高良工山,是蒙氏僭封为西岳的山。此山又称为昆仑冈,是就它的高大而言的。不过它正好是昆仑山向南下延支脉中的正脉,那么方言也不



是没有道理的。由蒲满哨往西下走一里，抵达来时望见的尖峰，立即踩着石阶转了数道弯上登。两旁陡削的山崖夹立耸起，中间深坠成路，路由相夹的山崖中曲折上升，两侧的高崖上高大的树木盘曲在空中，树根纠缠下垂露在山崖外边，山崖上浓密的竹丛树林绿茸茸的，下覆的树荫排成帏幕，从它上边走，不再觉得是万山之顶，只是如唐人所吟咏的："两边山林合，终日杜鹃啼"，情与境合一了。一里多，登上山脊。平缓行走在山脊上，又是二里多，有数家人背靠北面的山脊，这是分水关，村西有水沿北面的山坡向南下流，这是潞江安抚司后峡的发源处了。转向南，往西越过岭脊，有砖砌的拱门，横跨在延伸的山脊上。此关十分古老，顶上中央已经坍塌，这就是分水的关隘。〔关东的水下流进潞江，关西的水下流进龙川江。〕

从这里往西下峡，稍转向南，马上向西上走穿越峡谷越过山脊，共五里，越过横在南面的山脊，有村庄房屋，这是新安哨。由哨南再向西转，有时翻过山脊，有时跋涉岭峡，屡上屡下，十里，是太平哨。从这里起屡次下山屡次遇上平地，开始没有上登的山脊。五里，是小歇厂。五里，是竹笆铺。自从过了分水关，阵雨时时来临，到竹笆铺才晴起来。数家人夹住道路形成街市，有卖鹿肉的人，我买了些熏烤成肉干。从这里一直下走三里，是茶庵。又往西下行五里，到达山麓，山坡间开始有田埂环绕的农田。坡下就是龙川江，自北流向南，水面不到潞江的三分之一宽，但水势奔腾倾泻十分汹涌。西岸山崖陡削的石壁插入江中，东岸则是平缓的山坡田塍环绕。行走在田塍间半里，到达龙川江东岸。溯江往北行，又是半里，有铁索桥架在江上。它的建造方法是两头悬吊着铁链，中间用木板像织布一样穿起来，方法完全与澜沧江的铁索桥一样，但很窄，只有澜沧江的一半宽。由桥西头立即踏石阶往南上走，半里是龙关，数十家人临山坡居住，设有税司向肩挑背驮贩卖的人征税。又向西平缓上走四里多，便住宿在橄榄坡。此处山坡自西山的山脊处起，向东层层突过来，百来户人家正当山坡居住，夹住道路形成街市，盘踞在山半腰。此处米价很贱，每二十文钱住宿一晚，管两餐饭，另有带在路上吃的食品。

龙川江发源于峨昌蛮七藏甸北面山峡的群山之中，流经此地，〔东面是高黎贡山，西边是赤土山。〕往下流到缅甸的太公城，汇合大盈江。

十三日　黎明吃饭。由坡西向西北登岭上走，八里，略偏北，越过北面的山峡往西上行，二里，从岭上平缓前行。望见西北方有层层山峰成排簇拥在岭上，起初以为将从它的南垂走，一里后，忽然从岭头转向北，三里，就向西南下到峡中。一里，有四五家人位于峡中居住，竹篱笆茅草房，觉得相当清静幽雅，这是赤土铺。此村正当西面成排簇拥的层层山峰的山麓，东边与橄榄坡相夹成为山坳。村西有亭桥架在小涧上，涧水自南边峡中流来，捣入北面山峡流去，桥名叫建安。据志书，大盈江的水流，一条出自东北的赤土山，而此铺名叫赤土，水仍似乎是向东北下流进龙川江的样子，莫非村西成排簇拥的层层山峰是赤土山，而此水仍是它东麓的水流，因为它在山麓，就用山来起铺名铺吗？由桥西立即向南上坡，二里，向西南登山脊，就是从成排簇拥的山峰往东南分支下延的山脊。又转向西走一里多，有寺庵施舍茶水，在山脊上向北盘踞着，这是甘露寺。又往西一里，山坡间的水流向北坠下山崖，路越过流水向西下到峡中。峡中有水自北流向南，又与山坡上的水分向南北流去，按我的意思来估计，仍然都是往东下流进龙川江的水流。半里，就从峡底溯水流向北深入。此峡东西两面的山崖，都是从成排簇拥的层层山峰分支南下的，西崖就是它的干支，东崖是分支，往东南由甘露寺的山脊下延的山崖，只是峡中的水流出南边向东转后，不知它向北在建安桥合流，还是一直往东流下龙川江呢？向北在峡底行一里多，水分两条流来，都十分细小。于是从山坡西侧踩着陡峻的山坡上走，一里，向北穿过岭上的夹谷，半里，穿过山脊。这里的山脊自东北延向西南，山脊以北马上往西下坠到峡中。道路从峡谷尽头由北转向西，有数家人依傍在北山之上，这是乱箭哨，到这里才出到成排簇拥层层山峰岭脊的西面。据志书，赤土山在州城东面三十里，水到此处开始分流，那么前边的赤土铺还是东崖的山麓，可知不是分流的正脊。



在岭上的哨站吃了饭。向西稍往下走，共二里，有山坞自南延向北，有细流流注坞中。据志书，大盈江有三个源头，一个出自赤土山，应当就是此处了，从此往西，流出马邑河，绕过州城北面往西会合尨从山、罗生山的两条溪水，一同成为大盈江的源头。又往北上坡二里多，有一二家人正当山坡的南边，环绕的围墙围住南面山峡的山坳非常长，在其中杂种着果树，这里是板厂。由它西边走二里，又向西下行半

里,有十多家正当峡坳居住,这是芹菜塘。村前有小河,向东北与大盈江的源头合流。村中房屋不多,但都有灿烂的杜鹃花,血红的颜色鲜艳夺目。以为是农家种植的,难道深山中的野人,有此等奇异的情趣?如果认为是山上的土适宜杜鹃生长,为什么别的山冈土陇上,杳然不见踪影呢?由村西再往西上坡一里多,转出山峡在山顶上平缓行三里多,便到达西岭的顶端。向下望山坞很深,可坞中平得如磨刀石,良田远村,交相掩映在其间。此处山坞又大又圆,是四面的小山环绕围抱而成的,不像别的平川只是沿溪流形成的峡谷而已。向西陡峻地下山五里,沿峡谷往东北转,又折向西三里,就沿东山往北行,这段下走的路稍稍平缓些。又走二里,有个村庄正当东山的山麓,这是坡脚村。有卖酒的人,拿出的酒味道很美,用醋渍的芹菜当下酒菜。与同行姓崔的人,一连饮了两壶才上路。从这里起往西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一里,有小溪自南流向北,就是志书所说的罗生山的溪水,也是大盈江的三个源头之一,分流在田野中。又向西北行二里多,有个村庄叫雷打田。村东也有条小溪,自南流向北,是罗生山的主流,与前边走过的小溪流,共同成为大盈江的源头之一。此溪东边的田间洼地中,土地都是黑土堆,当地人铲来它的上层晒干后供烧火做饭用,煤炭都很坚硬深深埋在地下,此种东西柔软浮出地上,但颜色则是相同的。由村北又向西走三里,有房屋位于坡上的田野间,叫土锅村,村中都是用土烧制土锅的人家。从这里起村西房屋连接,走一里是东街,又行半里,与西边大街相交,成为"十"字形的路口。腾越州城的南门,就位于大街的北边。城南居民街市十分繁荣,是城中所没有的,而此城又是迤西所没有的。于是住宿在大街东头黔府官邸的客舍,此时恰好过了正午。〔此时黔府委派的官员叫王仰泉,已返回省城,阮玉湾引荐的信姑且交给店中。〕



【原文】

十四日　早雨。命顾仆觅潘秀才家[①],投吴方生书。上午雨止,潘来顾。下午,余往顾而潘出,乃返作记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挟余酌于市,以竹实为供,竹实大如松子,肉圆如莲肉,土人煮熟以卖。投壶畅饮[②]。月上而返,冰轮皎然。

十五日　晨往晤潘。潘劝无出关。上午,潘馈酒脯。下午,店中

老人亦来劝余无行。先是余以阮玉湾书畀杨主人，托其觅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劝余毋即行，谓炎瘴正毒，奈何以不赀轻掷也！屈指八月，王君将复来，且入内，同之入关最便。余姑诺之。是夜月甚皎，而邸舍不便凭眺，竟郁郁卧。

注释

①秀才：经过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生员。

②投壶：古人饮酒娱乐的一种方式，依次投矢于壶中，决定胜负而喝酒。

【今译】

十四日　早晨下雨。命令顾仆去找潘秀才的家，投递了吴方生的信。上午雨停，潘秀才来拜访。下午，我前去拜访他但姓潘的出门了，只好返回到寓所中作日记。傍晚，同行的崔君拉我到市中饮酒，用竹实供餐，〔竹实大如松子，肉圆如莲肉，当地人煮熟了拿来卖。〕投壶畅饮。月上中天才返回来，明月皎洁。



十五日　早晨前去会晤潘秀才。姓潘的劝我不要出关。上午，潘秀才馈赠了酒肴。下午，店中的老人也来劝我不要前行。这之前我把阮玉湾的信交给姓杨的主人，托他寻找同行的人，主人口中是是是的。到天黑，拿出潘秀才馈赠的酒菜招呼他一同饮。兄弟二人都劝我不要马上动身，说是天气炎热瘴气正毒，怎能把无价的身躯轻易抛掷呢！屈指算已出来八个月，王君将重新回来，况且进入内地时，与他一同入关最为方便。我姑且答应了他们。这天夜里月光十分皎洁，可官邸的客舍中不便凭眺，最终郁郁不快地躺下了。

【原文】

十六日　晨起，候主人饭，欲为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灵异，怂恿余行，故谋先及之。乃以竹箱、衫、毡寄杨主家，挈轻囊与顾仆行。从南门外循城西行，半里，过新桥，巨石梁也。桥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南，过此南流去，即所谓大盈江矣。

余既过桥，四望山势回环，先按方而定之。当城之正东而顶平者，为球玶山，乱箭哨之来道逾其南脊；当城之正西而尖耸者，为擂鼓山，南为龙光台，为缅箐道，为水口西夹；直北者，为上干峨山，乱箭哨之

脉，从之东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为来凤山，州治之脉，从之北度，又西突保禄阁，为水口东夹。城西南为水口，束峡极紧，坠空而下，为跌水崖。城东南、东北俱有回坞，乃来凤山自北环度之脉。而东北独伏，有高山穹其外，即龙川江东高黎贡山北来之脉也。城西北一峰独耸，高出众峰，为宠炊山，乃北来分脉之统会。从此直南，为笔峰，为宝峰，为擂鼓，而尽于龙光台。从此西度南转，为猛蚌。从此东度，为上干峨；低伏而东度南起，为赤土山乱箭岭；南下西转，为罗生山；支分直北者，为球琗，峙州东而北尽马邑村；支分由西而南者，为来凤，峙州南而西夹水口，北与龙光对。此州四面之山也。

其水一东南出罗生山，北流经雷打田，至城东北；一东出乱箭哨，北流西出马邑村西南，至城东北；一出宠炊山，潴为海子，流为高河，南至城东北。三水合为一，是为大盈江，由城西而南，过二桥，坠峡下捣，其深十丈，阔三丈余，下为深潭，破峡西南去，经和尚屯[1]，又名大车江[2]。此州四面之水也。

其北二日抵界头，与上江对；其南一日抵南甸[3]，与陇川[4]、缅甸对；其西一日半至古勇，与茶山对；其东一日半至分水关，与永昌对。八关自其西北斜抵东南[5]，西四关属蛮哈守备[6]，自西北而东南：一曰神护，二曰万仞，三曰巨石，四曰铜壁。东四关属陇把守备，自西南而东南：一曰铁壁，二曰虎踞，三曰天马，四曰汉龙。八关之外，自神护而出，为西路，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马而出，为南路，通孟密，有宝井[7]；自汉龙而出，为东南路，通木邦，出邦洋布；自铁壁而出，亦为南路，通蛮莫，为缅甸阿瓦正道。昔蛮莫、孟密俱中国地[8]，自万历二十二年金腾戚道立此八关，于是关外诸彝，俱为阿瓦所有矣[9]。由州南抵南甸分路：西向干崖[10]，至蛮哈诸关；南向陇川，至陇把诸关。由州西抵缅箐分路：西出神护，通迤西[11]；西北逾岭，至古勇。大概三宣犹属关内，而六慰所属[12]，俱置关外矣。遂分华彝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

大盈江过河上屯合缅箐之水，南入南甸为小梁河；经南牙山，又称为南牙江；西南入于崖云笼山下，名云笼江；沿至干崖北，为安乐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为槟榔江，至比苏蛮界[13]，注金沙江入于缅。一曰合于太公城，此城乃缅甸界。按缅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称其阔五里，然言孟养之界者，东至金沙江，南至缅甸，北至干崖，则其江在干崖南、缅甸北、孟养东矣。又按芒市长官司西南有青石山[14]，志言金沙江

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车江自腾冲流经青石山下。岂大盈经青石之北，金沙经青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当亦流经而非发轫，若发轫，岂能即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蛮地，流过缅地，合大盈江；南甸东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15]，源出龙川江。而龙川江在腾越东，实出峨昌蛮地，南流至缅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与龙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干崖西，同入缅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实无二水，岂麓川即龙川，龙川即金沙，一江而三名耶？盖麓川又名陇川，"龙"与"陇"实相近，必即其一无疑；盖峨昌蛮之水，流至腾越东为龙川江，至芒市西为麓川江，以与麓川为界也。其在司境，实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为金沙江，遂指为金沙之源，而非源于山下可知。又至干崖西南、缅甸之北，大盈江自北来合，同而南流，其势始阔，于是独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养之界，实当其南流之西，故指以为界；非孟养之东又有一金沙南流，干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缅，龙川江又入缅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即龙川下流，龙川所合之大盈，即其名金沙者也[16]。分而岐之名愈紊，会而贯之脉自见矣。此其二水所经也。于是益知高黎贡之脉，南下芒市、木邦而尽于海，潞江之独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车湖在州南，甚广，中有山，如琼浪中一点青。今惟城北上干峨炊山下有二海子，城南并无潴水，岂洪流尽扬尘耶？



过新桥，西行半里，有岐：西北行者，为乌沙尖山道；南下者，为跌水河道[17]。余闻其胜甚，乃先南趋。出竹坞中一里，涉一东流小涧，南上坡，折而东约半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桥东西跨新桥下流。从桥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从左峡中透空平坠而下，崖深十余丈，三面环壁。水分三派飞腾，中阔丈五，左骈崖齐涌者，阔四尺，右嵌崖分趋者，阔尺五，盖中如帘，左如布，右如柱，势极雄壮，与安庄白水河齐观，但此崖更近而逼。从西崖绕南崖，平对而立，飞沫倒卷，屑玉腾珠，遥洒人衣面，白日间真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称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当易"旱"为是，用"雨"字则叠床架屋矣。其水下坠成潭，嵌流峡底甚深，因下蹈之。有屋两重在夹壑中，乃王氏水舂也。复上西崖。其南一峰高耸，凭空揖瀑，是为龙光台，上建关帝殿。回盼久之，复下西崖。其崖甚狭，东即瀑流坠空，西亦夹坑环屋。俯视屋下坑底，有流泉叠碓，亦水舂也，而当环坡间，其西即南下缅箐大道[18]，不知水所从

出。细瞰之，水从脚下透穴出，南分为二，一随大道南注，一复入巨石下，入夹坑之屋为舂。回眺崖北有峡一线，深下五六丈，骈峙北来，阔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余，水从其底透入前崖之腹而出其南。计崖穴之上，高亦三丈余，南至出水之穴，上连三四丈，不识其下透之穴与上骈之峡，从何而成，天巧人工，两疑不能至此矣。

从崖上蹑西峰，一里，有寺踞峰之东，门东向，为毘卢寺[19]。由其西二里，直抵擂鼓尖峰下，见有路直蹑峰西下，而路有二生指宝峰大道尚在北，乃横涉田间。半里，得大道，随而西上坡。二里，西抵擂鼓之北。当西北从岐上，而余误从西南，一里，蹑峻，一里，渐转南陟，复向擂鼓行。又一里，心知其误，遂西逾岭脊，则望见宝峰殿阁，在西北岭半，与此脊齐等，而隔箐两重，其下甚深，皆从西南岭脊坠下。计随坡东下，就大道复上，与蹑坡西上，从峰脊转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顶也。遂西南上，甚峻，一里，直出擂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来合，同之西北度脊。脊北路分为二，一西北沿峰去，一东北攀岭行。一里，再逾岭陟脊，其脊两旁皆东西下，乃饭于脊。过北，路复分为二如前，然东北者犹非宝峰路，尚隔一箐也。乃复西北上顶，一里，蹑其最高处，东俯州城东坞，西俯峨陇南坞，皆近夹此脊下，而峨陇之西，又有高峰一重，自北而南，夹峨陇之坞，南出缅箐，而与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顶东南深树密翳，乃从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随东箐北行岭脊，又半里，路交"十"字：一从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一从东箐中上，横过西北者，出山腰。知宝峰之寺在箐翳矣，乃折而东下。木叶覆丛条间，甚峻而滑，非攀枝足无粘步。



下一里，转殿角之右，则三清殿也。前有虚亭三楹，东揽一川之胜，而其下亭阁缀悬崖间，隔箐回坡，咫尺缥渺。殿西庑为二黄冠所栖。余置行囊，令顾仆守其处，乃由亭前东下。道分为二，一从右下危坡，一从左转深箐。余先随箐下，半里，右顾崖间，一亭飞缀，八角重棂，高倚悬崖之上，乃参府吴君蜀人，名荩臣。新建以祀纯阳者。由亭左再下，缘箐半里，南转，仰见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莲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竖一瓣骈附之，皆纯石无纤纹，惟交附处中垂一线，阔仅尺余，凿级其中，仰之直若天梯倒挂也。北瓣之上，大书"奠高山大川"五字，亦吴参府笔；其下新构一轩跨路，貌灵官于中。南瓣侧有尖特耸，夹级为门，其下玉皇阁倚之。环腾多土山，独是崖纯石，危穹夹箐之

间，觉耳目顿异。玉皇阁南亦悬箐无路，灵官轩北又凿崖为梯，嵌夹石间。北下数丈，有石坊当其前，大书曰："太极悬崖。"从此北度东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余，则宝峰寺当峰而踞[20]，高与玉皇阁等。而玉皇阁东向，此寺南向，寺东龙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阁当环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颇寥落，有尼居之[21]，此昔之摩伽陀修道处[22]。他处皆释盛于道[23]，而此独反之。已复下箐中，蹑太极崖，过北瓣下，从一线之级上。其级峻甚，几不能留趾，幸两崖逼束，手撑之以登。一上者八十级，当纯阳亭之南，峡始曲折为梯，又三十余级而抵虚亭间。余拟眺月于此，以扩未舒之观，因拭桌作记。令顾奴汲水太极下箐东以爨，二黄冠止之，以饭饭余。仍坐虚亭，忽狂飚布云，迨暮而月色全翳。邵道谓虚亭风急，邀余卧其榻。

注释

①和尚屯：《游记》又作河上屯，即今和顺，在腾冲稍西南，为著名侨乡。

②大车江：《元混一方舆胜览》镇西路景致："大居江，出腾冲北山下，由南甸经干崖合槟榔江，入江头城，名大盈江。"江头城在今缅甸杰沙。大居江即大盈江，明清时又作大车江。

③南甸：即南甸宣抚司。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置南甸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为府，后废，属腾冲守御千户所。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正月置州，直隶布政司。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六月升宣抚司，仍直隶布政司。南甸宣抚司治所常有迁徙，明末驻蛮干，在今梁河县九保街。

④陇川：即陇川宣抚司。元有麓川路，在今瑞丽市，又有平缅路，在今陇川县。明初合并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治所为猛卯城，后又称平麓城，在今瑞丽市区西郊，至今城墙、壕堑犹可辨识。后土官思氏叛乱，被平，司废。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改置陇川宣抚司，并缩小了其辖境面积。司治陇把，即今陇川县城西南的弄巴，陇把守备与陇川宣抚司治同城。

⑤八关：神护关，在今盈江县苏典稍东北、猛戛稍西南的孔家湾。万仞关，在今盈江县西北的猛弄山。巨石关，在今盈江县西部的昔马。铜壁关，在今盈江县西部的戛渎山。铁壁关，在今陇川县西部境外洗帕河内的瓦兰岭下。虎踞关，在今陇川县西部境外的那潞班附近。天马关，在今瑞丽市西南境外的勐卯三角地。汉龙关，在今瑞丽市南部境外的南波河上游北岸。《游记》诸本皆误作"汉陇"，据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武备志》载："于关址中掘得龙关二字各半残石额二块"，证明应为"汉龙关"。

⑥蛮哈：蛮哈山在今铜壁关前，蛮哈守备即驻今铜壁关。



⑦宝井：在今缅甸蒙米特西南、曼德勒区东部的抹谷一带。

⑧蛮莫：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分孟密地置蛮莫安抚司，治今缅甸克钦邦东南、太平江北岸的蛮冒。孟密：原作“猛密”，据《明史·地理志》改。孟密即孟密宣抚司，治今缅甸掸邦西北部的蒙米特，亦仍写作孟密。

⑨阿瓦：明时缅甸的行政中心在阿瓦，故明代又称缅甸为阿瓦，即今曼德勒稍西南、伊洛瓦底江东岸的阿瓦。

⑩干崖：大理时称干额。景泰《云南志》卷六：“干崖宣抚司，旧名乾崖甸，元置镇西路军民总管府。”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从麓川平缅司中析置干崖长官司，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升干崖宣抚司。治今盈江县旧城。

⑪迤西：黄贞元《黑水考》：“孟养，腾人号为迤西，正在金沙江滨。”此金沙江为大金沙江，即今伊洛瓦底江，此迤西即指孟养。

⑫三宣六慰句：即三个宣抚司、六个宣慰司，皆为明代在云南边疆设置的较大的土司。三宣即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即车里宣慰司（治景昽，即今西双版纳景洪）、孟养宣慰司（治所今仍作孟养，在缅甸喀钦邦）、木邦宣慰司（治今缅甸腊戍北部的兴维）、缅甸宣慰司（治今缅甸曼德勒南部的阿瓦）、八百大甸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的清迈）、老挝宣慰司（治芒龙，即今老挝琅勃拉邦）。但实际不止此数，明初还设过底兀剌宣慰司（治洞吾）、大古剌宣慰司（治摆古，又称白古，即今缅甸勃固）、底马撒宣慰司（治马都八，即今缅甸莫塔马）。后来，又从木邦分出孟密宣抚司，从干崖分出盏达副宣抚司（治今盈江县西北的莲花山），从陇川分出遮放副宣抚司（今仍名遮放，在潞西县南境）共为九个宣慰司、四个宣抚司、两个副宣抚司。



⑬比苏蛮：原作“北苏”，应为“比苏”，因形近而误。比苏蛮即傈僳族。《元史·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兰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𤞑，曰渠罗，曰比苏。”《明史·地理志》腾越州亦载：“西有大盈江，亦曰大车江，自徼外流入，下流自比苏蛮界注于金沙江。”

⑭芒市长官司：唐时已称茫施蛮，见《蛮书》。元置茫施路，明置芒市御夷长官司。今仍称芒市，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和潞西县治。

⑮孟乃河：《明一统志》南甸宣抚司山川：“孟乃河，在司东南一百七十里，即腾冲龙川江之源。”《明史·地理志》南甸宣抚司：“又东南有孟乃河，即腾越州之龙川江。”

⑯金沙江：即今伊洛瓦底江，为别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又称大金沙江。大金沙江正源为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它们围成了“孟养陆阻地”，即里麻长官司的所在，现称为江心坡。合流后的一段成为孟养东边从北往南流的大金沙江，另有大盈与龙川两江皆汇入大金沙江。但霞客游缅的夙愿没有实现，未能亲履其境，不

知道还有从北往南流的金沙主源。

⑰跌水河：今作叠水河。为腾冲城西的风景胜地。瀑布高46米，上流有一石桥横卧江上，称太极桥。对岸的龙光台是观瀑的好地方。近年又在瀑布右侧建了水电站。

⑱缅箐：在腾冲县西境，至今仍有缅箐街。三水在缅箐合流后称缅箐河，往南称明朗河，再南入大盈江。

⑲毘卢寺：今存，现作小学校舍。

⑳宝峰寺：在腾冲城西5公里宝峰山的山谷中，有南天门、佛殿、皇殿、清殿、天梯及明代胡璇兄弟读书处等。

㉑尼："比丘尼"的简称，即尼姑。妇女出家为僧者称尼。

㉒摩伽陀：亦作摩揭陀，古印度的大国，又是早期佛教的中心。《新唐书·西域传》说："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此摩伽陀指印度僧人。

㉓释：佛教创始人为释迦牟尼，后泛指佛教为释。道：道教的简称。

【今译】



十六日　早晨起床，等候主人开饭，打算出行去尖山。此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处。这以前主人谈起它的灵异之处，怂恿我前去，所以计划先到那里。于是把竹箱、衣衫、毡子寄放在杨主人家中，带上轻装与顾仆上路。从南门外沿城墙往西行，半里，走过新桥，是座巨大的石桥。桥下的水从北边会合三条水流，绕过城西往南流，经过此桥向南流去，这就是所谓的大盈江了。

我过桥后，四面望去山势回绕，先按方位来认定群山。位于州城的正东而山顶平平的，是球琫山，从乱箭哨来的路越过它南边的山脊；位于州城正西而尖耸的，是播鼓山，南边是龙光台，是去缅箐的路，是江口西面相夹的山；正北的，是上干峨山，乱箭哨的山脉，从那里往东延伸后向南突起，距城北二十里；正南的，是来凤山，州城所在的山脉，从这里往北延伸，又向西突起为保禄阁，是江口东面相夹的山。城西南是江口，束拢的峡谷极为接近，江水从空中坠下去，成为跌水崖。城东南、东北都有回绕的山坞，是来凤山从北面环绕延伸的山脉。而唯独东北一面低伏，有高山隆起在山坞以外，那就是龙川江东边高黎贡山往北延来的山脉。城西北一座山峰独自耸立，高出群峰，是巃岚山，是向北分支延来的山脉会总之处。从此一直往南，是笔峰，是宝峰，是播鼓山，而后在龙光台到尽头。从此向西延伸后往南转，是猛蚌。从

此往东延伸，是上干峨山；低伏往东延伸后向南突起，是赤土山乱箐哨所在的山岭；向南下延后往西转，是罗生山；向正北分出的支脉，是球琫山，矗立在州城东面而后在北边的马邑村到头；分出支脉由西延向南的，是来凤山，矗立在州城南面而后往西夹住江口，北边与龙光台相对。这是州城四面的山。

这里的水流一条在东南出自罗生山，往北流经雷打田，流到城东北；一条在东方出自乱箐哨，向北流后往西流出马邑村西南，流到城东北；一条出自笼丛山，蓄为海子，流为高河，往南流到城东北。三条水流合而为一，这就是大盈江，由城西往南流，流过两座桥，冲捣下坠入峡中，峡深十丈，宽三丈多，下边是深潭，冲破峡谷向西南流去，流经和尚屯，又叫大车江。这是州城四面的水流。



州城北面两天路程抵达界头，与上江相对；州城南面一天路程到达南甸，与陇川、缅甸相对；州城西边一天半路程到古勇，与茶山相对；州城东面一天半路程到分水关，与永昌相对。八关自它的西北部斜向抵达东南部，〔西边的四关隶属蛮哈守备，自西北往东南：第一叫神护关，第二叫万仞关，第三叫巨石关，第四叫铜壁关。东面的四关隶属陇把守备，自西南往东南：第一叫铁壁关，第二叫虎踞关，第三叫天马关，第四叫汉龙关。八关之外，自神护关出去，是西路，通迤西，出产琥珀、碧玉；自天马关出去，是南路，通孟密，有宝井；自汉龙关出去，是东南路，通木邦，出产邦洋布；自铁壁关出去，也是南路，通蛮莫，是去缅甸阿瓦的正道。从前蛮莫、孟密都是中国的土地，自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 1594 年）金腾戚主张设立此八关后，于是关外众多的少数民族，全被阿瓦所拥有了。由州城往南抵达南甸后分路走：西面通向干崖，到蛮哈诸关；南边通向陇川，到陇把诸关。由州城向西抵达缅箐后分路走：西面出了神护关，通到迤西；往西北越过山岭，到古勇。大概三个宣抚司仍属于关内，但六宣慰司所属之地，全设置在关外了。〕便是华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这是它四周的边远地区。

大盈江流过河上屯会合缅箐的水流，往南流入南甸是小梁河；流经南牙山，又称为南牙江；向西南流入干崖的云笼山下，名叫云笼江；顺势流到干崖北面，是安乐河；折向西流一百五十里，是槟榔江，流到比苏蛮境内，注入金沙江后流到缅甸。〔一种说法认为在太公城合流，此城是在缅甸境内。〕据考，缅甸的金沙江，没有注明源流，志书只称说

它宽有五里，不过说到孟养的界限，东边到金沙江，南面到缅甸，北方到干崖，那么此江在干崖南面、缅甸以北、孟养的东边了。又考察，芒市长官司西南有座青石山，志书说金沙江的源头出自于这里，而后流入大盈江，又说大车江自腾冲流经青石山下。难道是大盈江流经青石山的北面，金沙江流经青石山的南面么？志书所说的源出之地，应当也是流经而不是发源，如果是发源，哪里能马上就有此等大的水流呢？又考察，芒市西边有条麓川江，源出于峨昌蛮的地区，流过缅甸的辖地，会合大盈江；南甸东南一百七十里处有条孟乃河，源出于龙川江。而龙川江在腾越州东面，实际出自于峨昌蛮的地区，往南流到缅甸太公城，会合大盈江。这样麓川江与龙川江，一同源出于峨昌蛮的地区，一同流到南甸南边干崖西面，一同流入缅甸的辖地，同是会合大盈江。但是两地实际上并无这两条水流，莫非麓川江就是龙川江，龙川江就是金沙江，一条江却有三个名字吗？原来麓川又叫陇川，“龙”与“陇”音实际相近，必定就是其中之一无疑；大概是峨昌蛮境内的水流，流到腾越州东面称为龙川江，到芒市西边称为麓川江，以与麓川交界罢了。它在长官司境内，实际上流经青石山下，由于它的下游是金沙江，便指认为是金沙江的源头，而不是源出于山下可知了。又流到干崖西南、缅甸以北，大盈江从北面流来会合，一同往南流，水势开始变宽，于是独自名叫金沙江。而后流到太公城、孟养的交界处，实际上正当它向南流的江流的西边，所以指认为边界；不是孟养的东边又有一条金沙江往南流，干崖的西面又有一条金沙江源出青石山往西流；也不是大盈江会合金沙江后流入缅甸，龙川江又流入缅甸后会合大盈江。大盈江流入的金沙江，就是龙川江的下游，龙川江会合的大盈江，就是那名叫金沙江的江流了。把它们分别岔开来名称愈加紊乱，把它们会集贯通起来脉络自然显现出来了。这是这两条江流流经的地方。到此时益加了解到高黎贡山的主脉，往南下延到芒市、木邦而后到大海到了头，潞江单独下流到大海西边可以知道了。据志书，又有个大车湖在州城南边，十分宽广，湖中有山，如琼玉绿浪中的一点青色。今天唯有城北上干峨岿从山下有两个海子，城南并无积水，莫非洪流全部变为飞扬的尘土了吗？

走过新桥，往西行半里，有岔路：往西北走的，是去乌沙尖山的路；向南下走的，是去跌水河的路。我听说那里非常优美，就先向南赶去。



到满是竹丛的山坞中走一里,涉过一条往东流的小涧,向南上坡,折向东约走半里,有座大石桥架在大盈江上,此桥呈东西向跨在新桥的下游。从桥西稍往南上坡,不到半里,江水从左边峡中穿过空中平缓下坠,山崖深十多丈,三面环绕着石壁。江水分为三条支流飞腾而下,中间的宽一丈五,左边与山崖并排一齐腾涌的,宽四尺,右边嵌入山崖分流的,宽一尺五,大略中间的如门帘,左边的如布匹,右边的如圆柱,气势极其雄壮,与安庄的白水河同样壮观,但此处的山崖更加迫近而狭窄。从西边的山崖绕到南面的山崖,水平面对站着,飞溅的水沫倒卷而下,似玉屑珍珠飞腾,远远洒在人的衣服上和脸上,白昼之间真如雨花雪片。当地人所称的久雨不晴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但是“雨”字应该改为“旱”为好,用“雨”字那就重复累赘了。江水下坠成深潭,水流下嵌在峡底非常深,于是下去踏着江边走。有两层房屋在狭窄的壑谷中,是王家的水碓。重又上到西边的山崖上。它南面一座山峰高耸,如凭临高空向瀑布拱手作揖,这是龙光台,上边建有关帝殿。回头顾盼了许久,再走下西边的山崖。此处山崖非常狭窄,东边就是飞流的瀑布坠下高空,西边也是夹谷深坑环绕着房屋。俯视屋子下边的坑底,有流动的泉水重叠的水碓,也是水碓房,但正当环形的山坡间,它西边就往南下通缅箐的大道,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仔细俯瞰地形,水从山脚下穿过洞穴流出去,在南边分为两道,一条顺大道往南流注,一条重又流入巨石下,流进坐落在夹谷深坑上的屋中成为水碓。回头眺望山崖北边有一线峡谷,深下去有五六丈,往北对峙而来,宽处仅一尺,可高处不止三丈多,水从峡底穿入前边山崖的山腹后流出它的南边。估计山崖洞穴之上,高处也有三丈多,南边到出水的洞穴,上边相连之处有三四丈,不知它下边穿透的洞穴与上边并峙的峡谷,是怎样形成的,天然之巧与人力之工,怀疑两样都不能达到此等地步了。

从山崖上登上西峰,一里,有寺院坐落在山峰的东面,寺门向东,是昆卢寺。由寺西行二里,直达擂鼓尖峰下,见有路直登山峰往西下走,但路上有二位书生指点去宝峰的大道还在北边,于是横着跋涉过田间。半里,找到大道,顺大道往西上坡。二里,向西抵达擂鼓尖峰的北麓。应当往西北从岔路上山,我却错从西南走,一里,踏上高峻之处,一里,渐转向南上登,再向着擂鼓尖峰走。又一里,心知路走错了,便向西越过岭脊,就望见宝峰的殿堂楼阁,在西北山岭半腰上,与此处

岭脊同样高，但隔着两重山箐，山下非常深，都是从岭脊向西南下坠。估计顺山坡往东下走，走上大道再上走，与登坡往西上走，从峰脊上转下去，它们的路程相等，不如上走得以兼而上登峰顶了。于是向西南上山，十分陡峻，一里，径直出到擂鼓尖峰的西面，有路自尖峰向南前来会合，同这条路向西北越过山脊。山脊北面路分为两条，一条往西北沿着山峰而去，一条向东北登岭走。一里，两次越岭登脊，此处山脊两旁都是向东、西下陷，于是在山脊上吃饭。走过北边，路又如前边一样分为两条，不过往东北去的仍然不是去宝峰的路，还隔着一个山箐。于是再往西北登上山顶，一里，踏上山顶的最高处，往东俯视州城东面的山坞，向西俯瞰峨陇南边的山坞，都在近处夹在此脊之下，而峨陇的西面，又有一重高峰，自北往南，夹住峨陇的山坞，往南延到缅箐，而后与大盈江会合后往南延去。山顶东南一面深树密蔽，只好从西北方下山，十分陡峻，半里路走上坦途。顺东边的山箐向北行走在岭脊上，又行半里，路相交成"十"字形：一条从南向正北的，全是行走在岭脊上；一条从东边山箐中横过西北，通到山腰。心知宝峰的寺庙在山箐密蔽之中了，于是折向东下走。树叶下覆枝条成丛之间，十分陡峻滑溜，不抓住枝条脚无法站定。



下行一里，转到殿角的右边，就是三清殿了。前边有空亭子三间，向东收揽一片平川的胜景，而它下方的亭子楼阁点缀在悬崖间，隔着山箐环绕着山坡，咫尺间缥缥渺渺。殿西边的厢房是两个道士居住的地方。我安置了行李，命令顾仆守在此处，就由亭子前往东下走。路分为两条，一条从右边走下险坡，一条从左边转入深箐。我先顺山箐下走，半里，见右边的山崖间，一座亭子飞缀，八个亭角重重窗棂，高高依傍在悬崖之上，是参将府吴君〔四川人，名叫荩臣。〕新建成以祭祀纯阳祖师的地方。由亭子左边再下走，沿山箐走半里，往南转，抬头望见亭子下的石崖，一如刀削有千仞高，如一瓣莲花，高大穹隆朝向空中，它南侧又竖立着一个莲瓣并排依附着它，全是纯石无丝毫裂纹，唯有互相附着处中间垂着一线宽的裂缝，宽仅一尺多，在其中凿了石阶，仰面望它简直像倒挂的天梯。北边莲瓣之上，大写着"奠高山大川"五个字，也是吴参将的手笔；它下方新建了一处轩廊跨在路中，绘了灵官像在其中。南边的莲瓣侧边有尖石独耸，夹住石阶成为门户，尖石下玉皇阁紧靠着它。环绕着腾越有许多土山，独有这座山崖是纯一色的岩

石，高高隆起在相夹的山箐之间，耳目顿时觉得不同。玉皇阁南边也是高悬的山箐，无路可走，灵官轩北面又在山崖上凿成石梯，深嵌在夹立的岩石间。向北下走数丈，有石牌坊挡在石梯前，大大写着："太极悬崖。"从此向北越过往东下延的山箐，再上登北面的山坡，共一里多，就见宝峰寺在峰头盘踞着，高处与玉皇阁相等。但玉皇阁向东，此寺向南，寺东的龙砂最小，当然不如玉皇阁在环形山箐的中央，在整座山的正中。寺中相当冷落，有尼姑住在寺中，此处是从前摩伽陀僧人修道之处。其他地方都是佛教比道教兴盛，可此处唯独反过来。不久又下到箐中，登上太极崖，走过北边的莲瓣之下，从石缝中一线宽的石阶上走。这石阶非常陡峻，几乎不能停住脚掌，幸好两侧石崖紧逼束拢，手撑着两侧上登。一口气上登了八十级，正当纯阳亭之南，峡谷这才变为曲折的石梯，又走三十多级才到达空亭子中。我准备在此亭中眺望明月，以便扩展未能舒展的景观，于是擦拭桌子写日记。命令顾奴汲水到太极崖下山箐东边去烧火做饭，两个道士止住了他，拿饭来给我吃。仍坐在空亭中，忽然狂飚突起浓云密布，到天黑时月光便全被遮住了。邵道人认为空亭中风急，邀请我睡到他的床上。

【原文】

十七日　余起，见日丽山幽，拟暂停憩其间，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顾奴入州寓取贵州所买蓝纱，将鬻以供杖头[①]。而此地离州仅八里，顾奴去不返。抵下午，馁甚，胡道饭余。既而顾奴至，纱仍不携来也。

十八日　录记于虚亭。先夜有虎从山下啮参戎马，参戎命军士搜山觅虎。四峰了视者，呐声相应，两箐搜觅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②]。

巅塘关南越大山，西南绕古勇关北。分支东突者，为尖山；东南突者，为马鞍山；又分支南下者，为宝峰，又南为打鼓尖，又南尽于龙光台。其马鞍山正支东度者，一起为笔峰，又起为龙𡵂，于是南环为赤土，为乱箭哨过脊，又南为半个山，而西北环来凤而结州治。此所谓回龙顾祖也。从古勇关北分支南下者，为鬼甸西山，又南为鹅笼西山，又南抵于缅箐；正支西南下者，为古勇西关，而南接于神护焉。八关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巅塘二关，乃古关也。巅塘之外，为茶山长官司，旧属中国，今属阿瓦。巅塘东北、阿幸厂北为姊妹山，出斑竹，其外即野人。宝峰山东向屏立其前，

下分为二箐，中垂石崖高穹，两旁倒插箐底。北箐之上，环冈一支，前绕如堵墙，石崖中裂，凿级悬其间，名猢狲梯。梯南玉皇阁倚其下，梯北纯阳阁踞其上，旧有额名为“太极悬崖”，而吴参戎又大书镌其上，曰“奠高山大川”[③]。纯阳阁之上，则开轩三楹，左右当悬箐之中，而下临绝壑。向东北，近则环冈前伏，平川绕其下，远则东山之外，高黎贡北尖峰特出众山之顶，正对其中，此峰土人又名为小雪山，遥峰横亘天半，而其上特耸一尖如拱圭，盖在分水关之北二十里。关间无路能上，亦不能见，至此乃东见之。马鞍山宝藏之徒径空，昔在戎行时[④]，曾从赤土铺北度龙川至其下，为高简槽，有居人段姓者，导之登其顶。其高盖四十里云。目界甚爽。其后为三清殿，则邵道所栖也。三清殿去西顶不遥，余前从之下。盖是山之最高者，为三清殿，东北向；当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者，为玉皇阁，东向；居北箐之北，倚环冈腋间者，为宝峰寺，南向。玉皇阁当石壁下，两箐夹之，得地脉之正；而纯阳阁孤悬崖间，从莲花尖上现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也。盖腾阳多土山，而此山又以土山独裹石崖于中，如颖跃于囊[⑤]，且两箐中怪树奇株，郁葱蒙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猫竹，中者如吾地之筋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无所不有，又非迤东西所有也。



①鬻(yù 育)：卖。杖头：买酒的钱。此处泛指路费。

②先夜有虎句：腾冲一带向来多虎，现仍特产虎骨酒，远销各地。

③旧有额句：叶廷甲按：“‘旧有额’至‘大川’廿五字，宜从杨本节去，已见十六日。”其实，四库本所收的杨名时本“竟不得虎”后整段皆删，题额之事仅见于十六日记。

④戎行(róng háng)：军队。

⑤颖(yǐng 影)：出类拔萃的东西。

【今译】

十七日　我起床后，见日丽山幽，打算暂时停歇在山中，用口袋中存留的米作成稀粥，命令顾奴进州城的寓所去取在贵州买的蓝纱，将它卖了以供作路费。此地离州城仅有八里，顾奴一去不返。到下午，

饿极了，胡道士给我吃了饭。随即顾奴来到，蓝纱仍不见带来。

十八日　在空亭子中记日记。头天夜里有老虎在山下咬了参将的马，参将命令军士搜山找虎。四面山峰全无看得见的人，但呐喊声相应，两边山箐中搜寻的人，上下不一，始终找不到虎。

巅塘关南面经过的大山，往西南绕到古勇关北边。分出支脉向东突起的，是尖山；在东南突起的，是马鞍山；又分支往南下延的，是宝峰，又向南是打鼓尖，又往南在龙光台到了头。那马鞍山的正脉往东延伸的，第一处耸起的成为笔峰，又耸起成为笼炊山，于是往南环绕成赤土山，成为乱箭哨延过的山脊，又向南成为半个山，往西北环绕成来凤山后盘结为州城。这就是所谓的回龙顾祖了。从古勇关北面分支南下的，成为鬼甸的西山，又向南成为鹅笼的西山，又往南抵达缅箐；正脉向西南下延的，成为古勇西关，而后往南连接到神护关。八关之外，它们的北边又有此古勇、巅塘二关，是古关。〔巅塘关之外是茶山长官司，旧时属于中国，今天属阿瓦。巅塘关的东北、阿幸厂的北边是姊妹山，出产斑竹，那以外就是野人。〕宝峰山面向东方屏风样立在它的前方，下边分为两个山箐，中间垂直立着高大穹隆的石崖，两旁倒插进箐底。北面的山箐之上，环立着一支山冈，向前环绕如同一堵墙，石崖中央裂开，凿有石阶悬在其间，名叫猢狲梯。石梯南边玉皇阁紧靠在它下方，石梯北面纯阳阁盘踞在它上方，旧时有匾额题名叫“太极悬崖”，而吴参将又写大字刻在它上面，叫“奠高山大川”。纯阳阁之上，则有开阔的轩廊三间，正当左右高悬的山箐之中，而下方面临绝壑。面向东北，近处是环绕的山冈低伏在前方，平川围绕在山下，远处则见东山之外，高黎贡山的北尖峰独自高出群山之顶，正对着它的中央，〔此峰当地人又称为小雪山，远峰横亘在天半，而山上独自耸出一座尖峰如像拱形的玉圭，大概在分水关之北二十里。关间无路能上去，也不能看见，到此地才向东方见到它。马鞍山宝藏的徒弟径空，从前在军队中时，曾从赤土铺往北渡过龙川江走到山下，是高筒槽，有个姓段的居民，领他登上山顶。山高大约有四十里。〕眼界十分开阔。它后边是三清殿，是邵道士居住的地方。三清殿距西边的山顶不远，我先前从那里下来。大体上此山最高之处，是三清殿，面向东北；正当石壁下而居



全山正中的，是玉皇阁，向东；居于北边山箐的北面，紧靠环形山冈侧旁之间的，是宝峰寺，向南。玉皇阁正当石壁之下，两面山箐夹住它，得地脉的正位；而纯阳阁孤悬在山崖间，从莲花尖上现出神奇，这是偏正相生的妙处。腾越北面土山很多，而此山又是以土山独自围裹着石崖在中央，如锥尖刺出囊中，而且两条山箐中怪树奇株，郁郁葱葱，蒙蒙密密。竹子大的，如我们地方的猫竹，中等的如我们地方的筋竹，小的如我们地方的淡竹，无所不有，又不是迤东迤西所能有的了。

【原文】

二十一日　饭后别邵道，下纯阳阁，东经太极崖。其处若横北箐而上，半里而达宝峰寺；余以南箐悬峭，昨所未经，乃从大路循玉皇阁下悬崖。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箐之下峡，从环冈大道复半里，北上宝峰寺。问道于尼。尼引出殿左峰头，指山下核桃园，直北为尖山道，西北登岭为打鹰山道。闻打鹰山有北直僧新开其地[1]，颇异，乃先趋打鹰。于是东北下坡，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余，有数家倚西山麓，是为核桃园[2]。其西北有坳颇低，乃宝峰之从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东注。逾之，直北一里余，乃西北登坡。四里，逾坡脊而西，是名长坡。又西半里，乃转而北，挟西峰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即酒店岭之东度为笔峰、宠炊者，南下，即野猪坡之南出为鹅笼、缅箐者，盖俱从分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岭坳间路交"十"字，乃西北横陟之。当从西北蹑坡，误从西行岭之南。二里，遇樵者，知为鬼甸道，打鹰开寺处已在直北双峰下。然此时已不见双峰，亦不见路影，乃蹑棘披砾，直上者三里，雾气袭峰，或合或开。又上二里，乃得乱坪，小峰环合之，中多回壑，竹丛杂布。见有撑架数柱于北峰下者，从壑中趋之，仍无路。柱左有逢一龛，僧宝藏见余，迎入其中，始知即开山之人也。因与余遍观形势。饭后雾稍开，余欲行，宝藏固留止一宵。余乃从其后山中垂处上。



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后复下，大山自后回环之，上起两峰而中坳，遥望之状如马鞍，故又名马鞍山。据土人言，其上多鹰，旧志名为集鹰山，而土音又讹为打鹰云[3]。其山脉北自冠子坪南耸，从顶上分二岐，一峙西南，一峙东北，二峰之支，如抱臂前环。西南下者，当壑右而

伏，过中复起小阜而为中案，南坠而下，复起一峰为前案。东北下者，当壑左而伏，结为东洼之钥。两峰坳处正其环窝处，前蹲一峰当窝中，其脉复自东北峰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托盘中。其前复起两小阜，如二乳之列于胸。其脉即自中蹲之峰，从左度右，又从右前度，而复起一阜于中，与双乳又成鼎足，前列为中峰近案，即南与中案并峙。稍度而东，又起一阜，即北与东洼之钥对夹。故两乳之前，左右俱有洼中坳，中峰之后，左右亦有峡中扃，其脉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隐然可寻。其两峰之高者，左右皆环而止，唯中之伏而起者，一线前度，其东为笔峰、宠炊，南为宝峰、龙光者，皆是脉也。土人言，三十年前[4]，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无隙，中有龙潭四，深莫能测，足声至则涌波而起，人莫敢近；后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毙羊五六百及牧者数人，连日夜火，大树深篁，燎无孑遗[5]，而潭亦成陆，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从山根分逗云。山顶之石，色赭赤而质轻浮，状如蜂房，为浮沫结成者，虽大至合抱，而两指可携，然其质仍坚，真劫灰之余也。宝藏架庐在中峰之下，前临两乳，日后有扩而大者，后可累峰而上，前可跨乳为钟鼓之楼云。今诸洼虽中坳，而不受滴水，东洼之上，依石为窖，有潴水一方，岂龙去而沧桑倏易，独留此一勺以为开山之供者耶！宝藏本北直人，自鸡足宝台来，见尖山虽中悬而无重裹，与其徒径空觅山至此，遂龛坐篷处者二年。今州人皆为感动，争负木运竹，先为结此一楹，而尚未大就云。径空，四川人，向从戎为选锋[6]，复重庆，援辽援黔，所向有功，后为腾越参府旗牌[7]，薙发于甘露寺，从师觅山。师独坐空山，径空募化山下，为然一指[8]，开创此山，俱异人也。是晚宿龛中。有一行脚僧亦留为僧薙地者[9]，乃余乡张泾桥人[10]，萧姓，号无念，名道明。见之如见故人也。



注释

①北直：明代首都称京师，在顺天府，即今北京市。京师附近地区不设布政使司，各府州直隶于京师，这一地区即称为京师或直隶。为与南京相区别，则称北直隶，省称北直。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及河南、山东的小部。

②核桃园：今名同。据李根源《雪生还乡吟·汉五铢钱诗注》，1938 年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核桃园荒冢中发现汉五铢钱千枚，证明腾冲属汉益州永昌郡无疑。

③打鹰山：今名同，又作打莺山，在腾冲往北至固东的公路西侧。腾冲县城周围有四十多座火山，呈南北方向线状排列。有些山峰的外貌，至今还保持着截顶状圆锥形的火山形体，山顶有圆形洼地，山周围遍布黑灰色含有大量气孔的浮石，当地人称蜂窝石。腾冲火山群中，以打鹰山最典型，是我国少有的几处活火山之一。该山海拔2614米，相对高度645米，山体底面直径十二公里，顶部火山口直径三百米，深度超过一百米。火山口上覆盖着近二十厘米的尘土和火山灰混合物，以下则是暗红色的浮石和火山弹。火山口内还有三个间隔不一的火山口湖，冬季干枯，雨季积水。《游记》记载了难得的火山爆发的真实情景及火山爆发前后的变化，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④三十年前：按其记载推算，应为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

⑤孑（jié 洁）遗：剩余。

⑥从戎：参军。选锋：经选择精锐之士作为冲突敌阵的先锋部队。

⑦旗牌：即王命旗牌，为上面写有令字的蓝旗和圆牌，由封建政府颁给地方官，用以代表王命。掌王命旗牌的官称为旗牌官，简称旗牌。

⑧为然一指："然"同"燃"。《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禁僧俗舍身炼指注："炼指者，束香于指而燃之"。

⑨行脚僧：僧人随处参访，行踪无定，如行云流水，称为云水僧，亦称行脚僧。

⑩张泾桥：今名同，在江苏江阴市东南。



【今译】

二十一日　饭后告别邵道士，走下纯阳阁，往东经过太极崖。此处如果横过北边的山箐上走，半里就能到达宝峰寺；我因为南边的山箐高悬陡峭，昨天未经过，就从大路沿玉皇阁走下悬崖。曲折下走半里，又越过北边山箐下的峡谷，从环形山冈上的大道再走半里，向北登上宝峰寺。向尼姑问路。尼姑指引走出殿左的峰头，指示山下的核桃园，正北是去尖山的路，往西北登岭是去打鹰山的路。听说打鹰山有北直隶的僧人新近在那地方开山，相当奇异，于是先赶去打鹰山。从这里往东北下坡，一里，抵达山坡北边。又向北走一里多，有数家人背靠西山山麓，这是核桃园。村西北有山坳很低，是宝峰的山脊从北面延伸之处，有大道往西通向那里，有小溪向东流注。越过小溪，一直往北一里多，就向西北登坡。四里，越过坡上的山脊往西，这里名叫长坡。又向西半里，就转向北，傍着西峰而沿着它的北面走，仍向西行走在山脊上。此脊往北下去，就是酒店岭的东面延伸为笔峰、笼从山之

处，南面下走，就是野猪坡的南边出去称为鹅笼、缅箐的地方，大概都是从分支的山脊上走。往西五里，岭坳间道路交叉成“十”字，于是向西北横向越过路口。应当从西北方登坡，却误从西方行走在岭南。二里，遇上一个樵夫，了解到这是去鬼甸的路，打鹰山新建寺庙之处已在正北的双峰之下。但是此时已看不见双双耸起的山峰，也看不见路的踪迹，只得踩着砾石分开荆棘，一直上登了三里路，雾气侵袭着山峰，时开时合。又上走二里，就遇上一块杂乱的平地，小山峰环绕着它，中间有许多回绕的壑谷，竹丛杂布。见在北峰之下有数根梁柱撑住屋架的地方，从壑谷中向它赶过去，仍然无路。柱子左边有一个竹篷搭成的佛龛，僧人宝藏见到我，迎入龛中，才知道这就是开山的人了。于是与我遍观地形。饭后雾气稍散开，我想要上路，宝藏坚决留我住一宵。我就从这里的后山中央下垂之处上登。

此山是中央凸起的水泡样山，山后又低下去，大山在后面环绕着它，上部突起两座山峰可中间是山坳，远望的形状如同马鞍，所以又叫马鞍山。据当地人说，山上鹰很多，旧志书名为集鹰山，但土音又错读为打鹰。它的山脉起自北面的冠子坪往南耸起，从顶上分为两岔，一座屹立在西南，一座屹立在东北，两座山峰的支脉，如手臂合抱样向前环绕。往西南下延的，正当壑谷右方低伏着，延过中央重又突起为小土阜成为中央的案山，往南下坠，再突起一座山峰成为前边的案山。往东北下延的，正当壑谷左方低伏着，扭结为东面洼地的门户。两峰间的山坳处正当那环状的山窝处，前方蹲着一座山峰正当山窝之中，山脉又自东北的山峰下降往中央延伸，宛如一颗明珠托在盘中。它前边又突起两座小土阜，如两个乳房排列在胸部。它的脉理就是起自蹲在中央的山峰，从左延向右，又从右边往前延伸，而后又在中央突起一座土阜，与双乳峰又形成鼎足之势，排列在前方成为中峰近处的案山，就在南面与中央的案山并峙。稍往东延伸，又突起一座土阜，就在北面与东面洼地的门户相对夹立。所以双乳峰之前，左右都有中间下洼的山坳，中峰之后，左右也有峡谷锁闭着中峰，它的脉理好似非常平缓，但一起一伏的，隐约可以探寻。那两座高的山峰，左右都成环状便到了头，唯有中间低伏隆起的山峰，有一线往前延伸，它东面称为笔峰、茏岌山的，南面称为宝峰、龙光台的，都是此山的山脉。本地人讲起，三十年前，山上都是大树巨竹，密蔽得没有空隙，中央有四个龙潭，

深不可测，有脚步声传到波浪就腾涌而起，人不敢走近；后来有牧羊的，一声惊雷便震死了五六百只羊及几个牧羊人，连日连夜大火，大树深竹，被烧得了无孑遗，而龙潭也变成了陆地，今天山下有出水的洞穴，全是从山脚分引流出的。山顶的岩石，色赭红而质地轻浮，形状如蜂房，是漂浮的泡沫凝结成的，即使大到合抱，用两个手指就可提起来，不过石质仍很坚硬，真是劫后余下的灰烬。宝藏在中峰之下建了房屋，前方面临双乳峰，日后有人扩大寺庙，后面可依山峰叠累而上，前边可横跨乳峰建为钟鼓楼。如今各洼地虽然中间下凹，但不容纳一滴水，东面洼地之上，紧靠岩石形成深坑，有积水一池，难道是神龙离去后沧海桑田倏忽间变换，仅留下此一勺水供开山者饮用吗！宝藏本来是北直隶人，从鸡足山、宝台山来，见尖山虽然中央高悬但无重重裹护之山，与他徒弟径空找山来到此处，便在竹篷中置佛龛坐禅二年。如今州里人全被感动，争相扛树运竹，先为他建起这一间，但尚未全部建成。径空，是四川人，以前从军担任选锋，收复重庆，救援辽东，救援贵州，所向之处建有功勋，后来担任腾越参将府的旗牌官，在甘露寺剃发出家，跟随师傅找山。师傅独自坐在空寂的山中，径空到山下去募化，用一个手指捆上香烧，开创了此山，都是不同寻常的人。这天晚上住在佛龛中。有一个云游僧人也留下为和尚铲地，是我家乡张泾桥的人，〔姓萧，法号无念，法名叫道明。〕见到他如同见到了老朋友。



【原文】

二十二日　晨起，宿雾净尽。宝藏先以点饷余，与余周历峰前。凭临而南为南甸，其外有横山前列，则龙川后之界也；近嵌麓西为鬼甸[①]，其外有重峰西拥，则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东度，为笔峰，其外有高岭东穹，则高黎贡后耸之脉也；惟北向则本山后屏焉。然昨已登岭北眺，知东北之豁处，为龙川所合；西北之丛处，为尖山所悬；而直北明光六厂之外，皆野人之栖矣。久之，乃饭而别。

宝藏命其徒径空前导，从东北行，皆未开之径也。始逾东环之臂，即东北下，虽无径而颇坦。三里余，有路循岭北西去，往鬼甸道，盖是山前后皆向鬼甸道也。于是交之，仍东下，甚峻。一里，又有路自东南来，西北逾岭去，此即州中趋冠子坪道。盖冠子坪从北南度，穹起打鹰之顶，自北望之，不见双峰如鞍，只觉层起如冠。逾脊西下，是为坪村

所托，有龙潭西涌，乃鬼甸上流，经鹅笼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东北下，行莽棘中。一里余，北向下，傍西小峡渐有微径，径右峡中亦有丛竹深藤。东转，再逾一峡，一里，乃北行环冈上。冈之西，大山始有峡中盘；冈之东，始随坡东下。共二里，抵坡麓，则响水沟之峡在其东矣。有溪自西峡出，北涉之，随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开，有路西入之。交其路而北，一里余，稍下，又有小水从西坞出，是为王家坝。以此水为界，南俱沐府庄。又北半里，遂与南来大路合。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下，至是中坞始开。其坞南从酒店脊来，北至此东西乃辟，溪沿东麓北下，村倚西山东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许，有岐东北往界头。余循西山西北下，渡一小峡，半里，西转，其南谷为湾腰树，盖王家坝之后山也；其北坞为左所屯，乃笼炊北又起一峰，其余支西北而环者。坞中始有田畴下辟，响水沟之流亦西北贯之，而路从南山西向行。一里余，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余，有结茅卖浆在南山下，于是巨松错立，高影深阴，午日俱碧。又西二里为马站，其北坡下颇有隔林之庐，而当路左者止一家，州来者皆饭焉；其西始田塍环坡。从田中西北行一里余，抵北山下。稍西复北，一里，逾其坳，有墟场，为马站街房。其北山坡杂沓，石齿高下，东冈与西山，遂夹溪北注。共三里，有山横于前，乃西随之，半里，北透其坳，其北则山开而下盘环壑，溪从西山透峡南来，绕壑北去，固知透坳之山，乃自南而西转，坳西一峰，即西尽于溪者也。盘壑而西北一里余，遂循溪东岸行，其西冈松桧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饭于溪旁。又北半里为邱坡[2]，有两三家倚西山下。其西则群山中迸为峡，有岐西入之，为古勇道；其东则谷口横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于是北行田塍间，二里，屡逾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余，为顺江村，古之顺江州治也[3]。西山至是中断复起，其特耸颇厉，是为三清山。村多环石为垣，连竹成阴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峡来，东向而注，是为顺江，有木梁跨其上。顺江村之东，山坞东辟。过桥，复北上坡，行竹径中。半里，北下，过乾海子。一里余，北上坡，有虚茅在坡北[4]，是为顺江街子。复西北行坡坂间。其坂西倚三清山，东临夹壑，壑之东，则江东山南下而横止焉。从此三清西亘，江东东屏，又成南北之坞。行坂间三里，北向稍下，忽闻水声，则路东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东转去，想顺江之分流而至者。盖江东山之西，已有两江自北而来，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东，路遂北盘东垂之坡，二里，是为鸡茨坪[5]。逾坪



北下一里余，复得平畴，有卖浆者当路右。于是东北行田塍间，一里余，有江自西北注东南，长木桥横跨之，是为西江；其东又有一江自东北注东南，沿东山与西江并南行坞中，是为东江[6]。既度西江桥，遂北行江夹中，一里而至固栋[7]，宿于新街。

固栋一名谷栋，聚落当大坞中，东、西二江夹之。其北则雅乌山南垂，横亘两山间，至此而止；其南则两江交合于三里外，合流东南去，至曲石入龙川江；东则江东山北自石洞东，南向而下；西则三清山北又起一峰，南与三清雁行而峙，其中有峡如门，而小甸之路从之[8]。是峰即云峰尖山东下北转之脉，云峰正在其西，为彼所掩，故固栋止西见此山而不见云峰也。其地直东与瓦甸对，直西与云峰对，直北与热水塘对，直南与马站对。有新旧二街，南为新，北为旧。

注释

①鬼甸：今作奎甸，又称民振，在腾冲西北境。

②响水沟：今名同。王家坝：今名同。湾腰树：今称弯腰树坡。马站：今名同，又称保家。邱坡：今作秋坡，分上下村。以上居民点从南往北排列在今腾冲往北到固东的公路边。



③顺江州：《明一统志》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载："至元中改腾越州及置腾越县。寻复腾冲府，仍置腾越县。后以顺江州及腾越、越赕、古勇三县省人。"乾隆《腾越州志》卷三古迹对置废年代有追叙：顺江废州，"元至元十一年（公元 1274 年）置，寻废。至正七年（公元 1347 年）酋长某求内附，立宣抚司，寻又废。"则元代前期曾设过顺江州，但元代各志缺载。今仍称顺江，又称顺利、和平，在腾冲北境，固东以南。顺江街子颇大，分上顺江、中顺江、下顺江。

④虚：同"墟"。虚茅：赶街的草棚。

⑤鸡茨坪：今又误作基刺平，在顺江稍北。

⑥东江：今称磨龙河，又称明光河，西江今称西沙河，又称固东河，在固东稍南汇合。

⑦固栋：今作固东，在腾冲县北境。

⑧小甸：今名同，在腾冲县北境，固东稍西。其西的山今仍称云峰，又称小尖山。

【今译】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夜雾散尽。宝藏先拿出点心款待我，与我

遍游峰前。登高凭眺，南面是南甸，那以外有横亘的山排列在前方，是龙川江后的地界；近处嵌在山麓西边的是鬼甸，那以外有重重山峰拥立在西方，是古勇关前面往南下延的支脉；下方低伏往东延伸的，是笔峰，那以外有高大的山岭隆起在东方，是高黎贡山后面耸起的山脉；唯有北面是本山在后面成为屏障。不过昨天已登上岭往北眺望，知道东北开阔之处，是龙川江会合之处；西北山峰成丛之处，是尖山高悬之处；而正北明光六厂之外，都是野人居住的地区了。很久后，才吃了饭告别。

宝藏命令他徒弟径空在前领路，从东北方走，都是未开辟的小径。开始时越过向东环抱的手臂，立即向东北下山，虽然无路但很平坦。三里多，有路沿岭北往西去，是通往鬼甸的路，原来此山前后都有通向鬼甸的路。于是与道路相交，仍向东下走，十分陡峻。一里，又有路自东南延来，向西北越岭而去，这就是州里通往冠子坪的路。原来冠子坪从北往南延伸，隆起打鹰山的山顶，从北边望它，不见双峰如像马鞍，只觉得层层耸起如像帽子。越过山脊往西下去，那是坪村依托之处，有龙潭向西涌流，是鬼甸的上游，流经鹅笼往南下流。我穿过此路，仍往东北下走，前行在丛莽荆棘中。一里多，向北下走，依傍着西面的小峡谷渐渐有小径，小径右边的峡中也有丛竹深藤。向东转，再越过一条峡谷，一里，就向北前行在环形的山冈上。山冈的西面，大山开始有峡谷盘绕在山中；山冈的东面，开始顺山坡往东下行。共二里，到达坡脚，就见响水沟的峡谷在它东边了。有溪水自西边峡中流出，向北涉过溪水，顺西山往北行。西山到这里稍微开阔了些，有路往西通入西山。与这条路相交往北走，一里多，略下走，又有小河从西面山坞中流出，这是王家坝。〔以此河为界，南面全是沐府的庄田。〕又向北半里，便与南来的大路会合。又往北一里，有村庄在西山下，到此地中间的山坞这才开阔起来。这个山坞从南面酒店所在的山脊伸展而来，往北到此地后东西两面才开阔起来，溪水沿东麓往北下流，村庄背靠西山面向东方，而道路经过其中。又往北走一里左右，有岔道向东北通往界头。我沿西山往西北下走，渡过一条小峡谷，半里，转向西，此地南面的山谷是湾腰树，大概是王家坝的后山了；它北面的山坞是左所屯，是笼从山北面又耸起的一座山峰，它的余支往西北环绕。山坞中下边开始有开垦的田地，响水沟的水流也从西北流贯过山坞，而路从



南山向西行。一里多,有小河向北流淌。又向西走一里多,有人在南山下盖了茅屋卖酒,在这里巨松杂错林立,高大的树影,深浓的树荫,中午的阳光都成了绿色的。又往西行二里是马站,它北边山坡下隔着树林有许多房屋,可在路左边只有一家人,州里来的人都在此吃饭,它西面开始有田地环绕着山坡。从田中往西北行一里多,抵达北山下。稍向西再向北走,一里,越过山坳,有处圩场,是马站的街房。它北面山坡杂沓,齿状的岩石高低不一,东冈与西山,就夹住往北流注的溪水。共三里,有山横在前方,就往西顺着它走,半里,向北穿过山坳,山坳北边就见山势开阔而下方盘绕成环状的壑谷,溪水从西山穿过峡谷往南流来,绕过壑谷往北流去,因此知道山坳穿透的山,是自南往西转,山坳西面的一座山峰,就是往西在溪边到头的山了。绕着壑谷往西北走一里多,就沿溪流东岸行,溪西的山冈上松柏稠密,有大寺庙的废基在上面。于是在溪边吃饭。又向北走半里是邱坡,有两三家靠在西山下。村西就见群山从中央迸裂成峡,有岔路向西入峡,是去古勇关的路;村东是山谷口横向拓开,南北的流水都经由这里流出去。从这里往北行走在田野间,二里,多次越过田间分流的溪水。又往北一里多,是顺江村,是古代顺江州的州治。西山到此处中间断开重又耸起,那独耸的山势相当高险,这是三清山。村中多半是用石块环垒成墙的房屋,竹丛连片成荫。又往北半里,有河水自西面峡中流来,向东流注,这是顺江,有木桥横跨在江上。顺江村之东,山坞向东扩开。过桥后,又向北上坡,行走在竹林小径中。半里,往北下行,经过乾海子。一里多,向北上坡,有茅屋集市在坡北,这是顺江街子。再往西北前行在山坡间。此处山坡西边紧靠三清山,东边面临相夹的壑谷,壑谷的东面,就是江东山往南下延后横着止住的地方。从此起三清山向西延亘,江东山成为东面的屏障,又形成南北向的山坞。在山坡间行三里,向北稍下走,忽然听见水声,就见路东有溪水反而自南流向北,到此就向东转去,猜想是顺江分出的支流流到此处的。原来江东山的西面,已有两条江自北方流来,此条溪流为何反而往北流呢?溪流向东流后,路于是绕过东垂的山坡,二里,这是鸡茨坪。越过鸡茨坪往北下行一里多,又遇上平旷的田野,在路右边有卖酒的人。于是往东北行走在田野间,一里多,有江水自西北注往东南,有座长木桥横跨江上,这是西江;它东面又有一条江自东北注向东南,沿东山与西江并排往南

奔流在坞中，那是东江。越过西江桥后，就往北前行在两江相夹之中，一里后走到固栋，住宿在新街。

固栋又叫谷栋，聚居的村落正当大山坞中央，东、西二江夹住它。它北边就是雅乌山的南垂，横亘在两山之间，到此地便止住了；它南边两江在三里之外相交合流，合流后往东南流去，到曲石流入龙川江；东面是江东山在北方自石洞东边，向南下延；西面是三清山北边又耸起的一座山峰，与南边的三清山如雁阵一样对峙，两山中有如门一样的峡谷，去小甸的路就从那里走。此峰就是云峰尖山往东下延向北转的山脉，云峰正在它的西边，被它遮拦住了，所以固栋向西只见此山却看不见云峰。此地正东与瓦甸遥对，正西与云峰相对，正北与热水塘相对，正南与马站相对。有新旧两个街子，南面的是新街，北边的是旧街。



【原文】

二十三日　命主人取园笋为晨供，味与吾乡同。八九月间有香笋，薰干瓶贮，味有香气。北一里，过旧街。买飞松一梆于刘姓者家。“飞松”者，一名狐实，亦作梧实，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壳薄易剥；生密树中，一见辄伐树乃可得，迟则树即存而子俱飞去成空株矣，故曰“飞松”，惟巅塘关外野人境有之[①]。野人时以茶、蜡、黑鱼、飞松四种入关易盐、布。其人无衣与裳，惟以布一幅束其阴，上体以被一方帏而裹之，不复知有衿袖之属也。此野人即茶山之彝[②]，昔亦内属，今非王化所及矣；然谓之“红毛”，则不然也。

又北二里余，横冈后亘，望之若东西交属于两界崇山，不复知其内有两江之嵌于两旁也。此冈即雅乌山南垂尽处，东、西二江皆从其两腋南出，疑即挨河，而土人讹为“雅乌”耳。陟冈而北，又二里，冈左渐突而成峰，冈右渐嵌而为坑，路渐逾坑傍峰而上，于是坑两旁皆峰，复渐成峡。循峡西峰行二里，陟其北坳，遂挟西峰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栗树一株，颇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则西江自西壑盘曲东来，破峡而东南去，于是出固栋西山之西北矣。始下见盘壑西开，江盘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南矣。又西下一里，随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村庐倚冈头，是为乌索。其江反北向折而来，路乃南下冈就之，半里，则长木桥横架江上，反自西而东度之。桥东复有竹有庐，从其侧转而西南，

则固栋西山与尖峰后大山围环其南，而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村连竹甚盛。半里，从其村南西转，复行冈坂者二里，冈头巨松错落，居庐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余，连过两村，又西向下，涉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坂间，就而涤体。时日色亭午[3]，解衣浣濯久之，乃西南循小径上。一里，转而西，始与东来路合。时雷雨大至，行草径间，一里，稍西下，涉一峡底，于是巨木参霄，纬藤蒙坞，遂极幽峭之势。盘峡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峡底。二峡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来之溪，合而东行北出者也。涉峡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右。路由巨石之东，北向上，曲折跻树荫中，高崖滴翠，深木筛金，始知雨霁日来，阴晴弄影，不碍凌空之屐也。上三里，遂陟冈脊。脊两崖皆坠深涵碧，闻水声潺潺在其底，而不辨其底也。脊狭不及七尺，而当其中复有铺木以度者，盖脊两旁皆削，中复有窞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复稍下，又涉一南坠之峡，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余而饭。稍夷，转西南盘而北，半里，复曲折上，峻愈甚。一里，又稍夷，循峰崖而转其腰，始望见尖峰在隔箐陇树间，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尖峰也。北半里，抵其峰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上皆悬崖削磴。回顾前所盘脊东峰，亦一峰复耸，山头尖削，亦堪与尖山伯仲[4]，但尖山纯石中悬，而彼乃土峰前出耳。两峰之北，复与西大山夹成深壑，支条盘突，箐树蒙蔽，如翠涛沉雾，深深向下，而莫穷端倪，惟闻猿声千百，唱和其间，而人莫至也。峰头就竖石凿级为梯，似太华之苍龙脊。两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阔仅尺许，若龙之垂尾以度，而级随之，仰望但见层累不尽，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转，一里而至其顶。顶东西长五丈，南北阔半之，中盖玉皇阁，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后三楹奉三教圣人，顶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东临前峰之尖。南北夹阁为侧楼，半悬空中，北祠真武，下临北峡，而两头悬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临南峡，而中厂为斋堂[5]。皆川僧法界所营构，盖其上向虽有道，而未开辟，莫可栖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复欲辟山麓为下殿，故往州未返。余爱其幽峻，遂止东侧楼。守寺二僧，一下山负米，一供樵炊而已。



二十四日　晨起，天色上霁，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甸中，则平白氤氲，如铺絮，又如澜波，无分远近，皆若浮翠无根，嵌银连叠，不知其下复有坡渊村塍之异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6]，稍远辄为岚掩

翠映，无能拈出，独此时层层衬白，一片内，一片外，搜根剔奥，虽掩其下而愈疏其上。乃呼山僧与之指质远近诸山，一一表出，因与悬南崖而下。有崖前临绝壑，后倚峭壁，中刓横罅，下平上覆，恰如匡床，虽小而可憩可卧，是名仙床。俯层峭之下，巉覆累累，无可攀循，僧指其下有仙洞，须从梯级下至第二层，转崖下坠，乃可得之，遂导而行。其洞乃大石叠缀所成，乱崖颠磴，欲坠未坠，迸处为罅，覆处为洞，穿处为门，门不一窍，洞不一层，中欠宽平，外支幽险，若叠级架板，亦可幽栖处也。洞门东向腋中者为大，人而南穿，一峡排空而下，南出峡门。其门南临绝壑，上夹重崖，有二木球倒悬其前。仰睇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悬空下丈余，即结为瘿[7]，如瓠匏之缀于蔓者[8]。瘿之端，缀旁芽细枝，上迎雨露，茸茁夭娇，花叶不一状，亦有结细子员缀枝间者，即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胆而已。一丝下垂，结体空中，驭风吸露，形似胆悬，命随空寄，其取意亦不诬也。余心识其异，欲取之，而高悬数丈，前即崩崖直坠，计无可得。但其前有高树自崖隙上耸，若得梯横度树间，缘柯而上，以长竹为殳[9]，可钩藤而截取之。余乃识而行，复随导僧由梯级北下悬空之台。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盘空，矫若龙首，条冈回壑，纡郁其下，与仙洞各缀梯级之旁，若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峭见奇；台跨北壑，以凭临为胜！此峰前两概也。由峰后西南越脊而下，更多幽境。近法界新开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栋西向入峡，经此而趋古勇之道[10]。其坡有热水塘，亦法界新开者，由此东可出固栋，西可穷古勇，而余时有北探滇滩、阿幸之兴，遂不及兼收云。

是午返寺，同顾仆取斧缚竿负梯而往，得以前法升木取瘿。而崖高峡坠，木杪难于著力，久而后得之。一瘿圆若葫芦倒垂，上大下小，中环的颈[11]；一瘿环若巨玦，两端圆凑而中空：皆藤悬于上而枝发于下。如玦者轻而松，如葫芦者坚而重，余不能兼收，后行时置轻负坚者而走。

注释

①野人：明时对景颇族的带有民族歧视的称呼。

②此野人句：《明史·地理志》永昌军民府："茶山长官司，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析孟养地置，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属府。东有高黎贡山。"茶山长官司在高黎贡山以西、尖高山以北的糯千卡河两岸，即通常所称的

小江流域。

③亭午：又作“停午”，即正午。

④尖山；即云峰山，在腾冲县城北50公里，海拔2445米，山顶有云峰寺。沿三折云梯而上，有玉皇阁、老君殿、观音殿、吕祖殿等，如琼阁玉宇，隐现云中。

⑤厂：通“敞”

⑥甸：云南也称坝子为甸，即山间盆地。腾冲称甸的大小坝子更为普遍。

⑦瘿（yǐng影）：动、植物体上出现的囊状赘生物。

⑧瓠匏（hù páo户袍）：即瓠瓜，俗称葫芦。

⑨殳（shū书）：用长竹制的撞击用的兵器。

⑩古勇：元曾设古勇县，后并入腾冲府，明为古勇关。今作古永，在腾冲县西北隅。

⑪的（dì）颈：白色的颈子。

【今译】

二十三日　命令房主人取来园中的竹笋作早餐，味道与我家乡的相同。〔八九月间有香笋，薰干后用瓶子贮藏起来，笋味有香气。〕向北一里，经过旧街。在姓刘的人家中买了一竹筒飞松。“飞松”这东西，另一个名字叫狐实，也叫梧实，正如梧桐子一样但有梧桐子的一倍大，颜色味道也像梧桐子，但外壳薄容易剥开；生长在密树之中，一看见就伐树才可得到，迟了就只有树而子却全都飞走成空树了，所以叫做“飞松”，唯有巅塘关外野人境内有这种东西。野人时常拿茶叶、黄蜡、黑鱼、飞松四种东西入关来交换食盐、布匹。那些人无衣裤，仅用一幅布束在阴部，上身用一方形布幔披着裹住身子，不再知道有衣襟袖子之类了。此野人就是茶山长官司的少数民族，从前也曾归属内地，今天已不是君王的德化所能到达的地方了；然而把他们称为“红毛”，却是不对的。



又往北行二里多，后面有山冈横亘，远望它好似与东西两面的高山互相连接，不再知道山内有两条江深嵌在两旁了。此冈就是雅乌山南垂的尽头处，东、西二江都是从它的两侧往南流出，怀疑就是挨河，不过是当地人错读为“雅乌”罢了。上冈往北行，又走二里，冈左渐渐突起变成山峰，冈右渐渐下嵌为坑谷，路渐渐越过坑谷傍着山峰上走，在这里坑谷两旁都是山峰，又渐次成为峡谷。顺峡谷的西峰行二里，登上它北面的山坳，于是傍着西峰的北面向西下行。二里，路右边有

一棵大栗树，相当巨大但火烧空了树干；路左边就是西江自西面的壑谷中弯弯曲曲往东流来，冲破峡谷向东南流去，到这里已走出固栋西山的西北方了。这才见到下方盘绕的壑谷在西面敞开，江流环绕在壑底，而尖山突兀耸立在壑谷西南方了。又往西下行一里，顺江北岸往西行二里，开始有村庄房屋依傍在冈头，这是乌索。那江水反而折向北流来，路就往南下冈走近江流，半里，有座长木桥横架在江上，反而自西往东越过江。桥东头又有竹丛有房屋，从它侧边转向西南，就见固栋西山与尖峰后面的大山围抱在它的南面，而江流弯曲流过它的北面。又向西半里，有村庄竹林连片十分兴盛。半里，从此村南头往西转，再在山冈山坡间前行二里，冈头巨松错落，居屋背靠山冈。半里，向西下走，跋涉过一处坑谷。又向西南走一里多，一连走过两个村庄，又向西下走，涉过一个坑谷，这才到达山麓。于是向西上山，半里，有小河流注在山坡间，走过去洗身体。此时天色是正午，脱衣洗濯了很久，这才往西南沿小径上走。一里，转向西，开始与东来的路会合。此时雷雨暴降，行走在草丛小径间，一里，略向西下走，涉过一条峡谷底部，在这里巨树参天，横爬的藤条蒙住山坞，竟然极尽幽深陡峭的气势。绕过峡嘴往西走，一里，又涉过一处峡底。两处峡谷都在深树之中，有小溪淙淙自北流向南，往下注入西来的溪中，合流后向东流往北流出去。涉到峡谷的西崖，有巨石突立在山崖右侧。路由巨石之东，向北上山，曲折上登在树荫之中，高高的山崖上翠色欲滴，深树丛中筛下黄金，这才知道已雨晴日出，阴晴弄影，不妨碍凌空上登。上爬三里，终于登上冈脊。冈脊两侧的山崖都坠入深渊沉浸在碧色之中，听见崖底下水声潺潺，但辩不出峡底。冈脊狭窄不到七尺，但在冈脊中段又铺有木头越过去，原来冈脊两旁都很陡削，中间又有深坑下陷，所以用木头来填补空处。在脊上行一里，再向北稍下走，又涉过一处往南下坠的峡谷，半里，就向西北上山，那上去的路非常陡峻。一里多后吃饭。稍微平坦些，转向西南绕向北，半里，再曲折上登，越加陡峻得厉害。一里，又稍平坦些，沿峰上的山崖转到山腰，这才望见尖峰在山箐相隔的土陇树丛之间，但却不知顺着走的也是一座尖峰。往北半里，抵达那尖峰的西侧，稍向西下走越过一处山脊，于是往西上走，上面全是悬崖和陡削的石磴。回头看前边绕过的山脊的东峰，也有一座山峰又耸起，山头尖削，也能与尖山比高低，不过尖山是纯石悬在中



央，而那座尖峰是土峰往前突出罢了。两座山峰之北，又与西面的大山夹成深壑，条形的支脉盘绕前突，山箐中树丛蒙密荫蔽，如翠绿的波涛沉浮的浓雾，深深向下，而无法穷究它的边际，只听到千百声的猿啼，唱和在其间，但人无法能到。峰头就着竖立的岩石凿成石梯，似太华山的苍龙脊。两旁都是危崖，而石脊垂在中间，宽处仅一尺左右，好似龙尾下垂前伸，石阶顺着山脊走，仰面望去只见层层叠叠延绵不尽，而且也不能看到它的边际。梯子共转了三个弯，一里后来到山顶。山顶东西长五丈，南北宽处有一半，中间建盖了玉皇阁，前边三开间中供奉着白衣观音，后面三开间供奉着儒、释、道三教的圣人，山顶平坦之处如此便完了，它们的朝向都是向东面临前方山峰的峰尖。南北相夹的楼阁是侧楼，悬在半空中，北楼祭祀真武大帝，下临北面的峡谷，在两头悬架了卧床招待客人；南楼祭祀山神，下临南边的峡谷，在中间敞开作为斋堂。都是四川僧人法界所营建的，原来山上从前虽然有路，但未开辟，无处可栖身。法界建成了它，不到五年，今天又打算开辟山麓作为下殿，所以前往州城未返回来。我爱这里幽静险峻，便停留在东侧楼。守寺的两个僧人，一个下山去背米，一个供烧柴煮饭而已。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天色晴开，四周群山都露出翠微的山色，但山下的甸子中，只见平铺着白色氤氲的云气，如铺开的棉絮，又如翻涌的波浪，不分远近，全似无根漂浮的翠玉，如连片重叠镶嵌的白银，不知它下面还有山坡深渊村庄田野的异境了。至于山外之山，甸子外的甸子，稍远处就被山雾遮蔽翠色映衬，不能分辨出来，独有此时衬托着层层白云，一片在内，一片在外，搜根剔隐，虽然遮住了它的下面但它的上边愈加疏朗。于是唤来山中的僧人与他一同指点询问远近诸山，一一指示出来，于是与他悬下南面的山崖。有石崖前临绝壑，后靠峭壁，中间挖成横向的裂缝，下边平整上面下覆，恰似方正的卧床，虽小些但可以歇息可以躺卧，这名叫仙床。俯视层层峭壁之下，巉岩累累下覆，无可顺着攀登之处，僧人指点山下有个仙洞，必须从梯级上下到第二层，转过山崖下坠，才可走到那里，于是领路前去。此洞是大石块堆叠连缀而成的，乱石崖中倒斜的石磴，想要坠落又未坠落，迸裂处成为缝隙，下覆之处成为山洞，穿通之处成为洞口，洞口的石窍不止一处，洞不止一层，中间缺少宽平之处，外边支撑着幽深的险石，如果垒起石阶架起木板，也可作为隐居之处了。洞口朝向东方山侧之中的为

大，进去后往南穿行，一个峡谷排列在高空下延，往南走出峡口。峡口南边面临绝壑，上方夹着重重山崖，有两个木球倒悬在前方。仰面斜视它，它上边垂下藤枝，自石崖顶端悬下空中一丈多，马上结为瘤状的囊体，如葫芦连缀在藤蔓上。囊体的顶端，旁边连缀着嫩芽细枝，向上迎着雨露，绿茸茸的茁壮生长，极有气势，花叶形状不一致，也有结出圆圆的细子连缀在枝条间的，即便是山中的和尚也不能说出它的名称，只是叫做寄生，或者称为木胆而已。一丝下垂，结出的囊体中间是空心的，驾驭着山风，吮吸着雨露，形状似悬挂的胆囊，随意寄生在高空，取其意为名也不枉。我心知它的奇特，想摘取下来，可悬在数丈高之处，前边就是迸裂的山崖笔直下坠，估计不可得到。但是它前边有高树从山崖的缝隙中向上耸立，如果找到梯子横越到树上，沿树枝上爬，用长竹竿作殳，可钩住藤条截取到它。我于是记住此地才走开，又跟随领路的僧人由梯级往北走下悬空的石台。石台是一支石脊，下瞰北面的壑谷，三面盘绕在高空，屈曲好似龙头，条形的山冈回绕的壑谷，曲折盘结在山下，与仙洞各自点缀在梯级的两旁，似垂在左右的耳环一样。仙洞紧靠南面的山崖，以幽深陡峭见奇；石台盘踞在北面的壑谷上，以凭高临险为胜！这是峰前的两处景象。由峰后往西南越过山脊下走，幽境更多。近来法界新开修了小路，下行十里到小甸，是固栋向西入峡，经过此地通往古勇关的通道。此处山坡上有个热水塘，也是法界新开辟的，由此向东可出到固栋，往西可到达古勇关，但此时我有往北去探滇滩关、阿幸厂的兴致，便顾不及兼游了。

这天中午返回寺中，同顾仆拿来斧子绑在竹竿上扛着梯子前去，得以用前述的方法爬上树取来囊体。可山崖太高峡谷深坠，树梢难于着力，很久后才取到囊体。一个囊体圆如倒垂的葫芦，上大下小，中间环绕白色的颈；一个囊体呈环状如巨大的玉玦，两端圆圆地凑在一起而中间是空的，都是藤条悬在上方而枝芽发于下方，如玉玦样的又轻又松，似葫芦的又硬又重，我不能兼而有之，后来走时放弃了轻的背走了坚硬的。

【原文】

二十五日　余留二诗于山，负木胆于肩，从东大道下梯级。一里余，东度过坳，遂东南循前峰之腰。又半里，东度脊项，于是俱深木夹

道。曲折峻下者二里，涉一南盘峡，复东北上。半里凌脊，乃东行脊间，左右皆夹壑甚深，而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间铺木。脊两旁甚狭，而中复空坠，故以木填而度之[1]。又东南半里，复盘壑东北下。二里，至前巨石之左，遂涉南下之溪。半里，复东逾一冈。又半里，再涉一南下之溪，东向稍上，遂出箐东北行。一里，至下院分岐之路，仍从向来之小路，一里余，至前浴流之所。又半里，越坞而得一村，入问热水塘道。仍东北三里，过乌索桥，从桥西逾冈而北，一里，与大道合。随之西北，循东山之麓行。六里，有冈自东山直对西峰而下，驱江流漱西峰之麓，而路亦因之与江遇。已复逾冈北下，北坞稍开，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气杂沓而起，即热水塘也[2]。半里，抵塘上，有池而无屋，雨霏霏扑人。乃令顾仆守行囊于塘侧，北半里上坡，观其街子，已散而无他物。望南冈有村庐在坳脊间，街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复南半里回觅之。有闽人洪姓者，向曾寓余乡，为导入同寓。余乃出就塘畔招顾仆入，出携餐啖之，而北探滇滩、阿幸之兴不能自已[3]。问阿幸路，须仍从此出。此中东至明光，虽止隔一山，险峻不可行也。见日色尚早而雨止，乃留热水待出时浴，并木胆寄李翁家莱园中，遂仍西北行。



五里，北上坡，为左所，盖其分屯处也。其处居庐甚盛，行者俱劝余宿此，谓前皆僰彝家，不可栖，且多茶山彝出入，不可晚行。余不顾。又北二里，逾一坡，又三里，过后所屯[4]。渐折而从西北，三里，直逼西大山东北垂，复与江遇。回顾尖山与前峰并峙，中坳如马鞍，而左所之南，复有峰一支自西山突出，横亘其北，故路必东北从乌索桥抵热水塘，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当尖山之北，其北则西大山渐伏，中逊而西，为滇滩过脉处；东大山直亘而南，分坠西窜，下冲小山，横界于北，为松山坡，坡之北，即阿幸北进之峡。其西北，高峰浮出于横坡之上，则阿幸、滇滩之间，又中界之一峰，所谓土瓜山也。行江东岸一里，复折而东北一里，抵东山腋下。山峰丛立处，有两三家倚东坡而栖，是为松山。从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亘之坡，一里蹑坡脊。其脊正西与滇塘相对，有坞西盘，而江水自北横界脊下，脊若堵墙。溯水北上，从脊间行二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峰头，是为土主碑，乃神之所托也。从石西随坡下，涉江西上，乃滇滩关道[5]，已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间从此出入，负茶、蜡、红藤、飞松、黑鱼，与松山、固栋诸土人

交易盐布。中国亦间有出者，以多为所掠，不甚往也。其关昔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遁去不处，今关废而田芜，寂为狐兔之穴矣。其隘亦纡坦，不甚崇险，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从坞间溯江东岸北行，为度桥捷径；一道沿东坡北上，为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东来小涧，复上东坡，北随之行。

二里，有四五家倚东山而居，即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妇俱伐木山中未归。余将西度桥，望西山下投栖；闻其地江岸西庐，乃土舍所托，皆不纳客，纳客者惟东岸王店。方踌躇间，一锄于田者，乃王之邻，谓其妇亦入山未归，不识可徐待之否。余乃还待于其门。久之妇归，为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6]，西乃滇滩东北高峰南下之支，东乃雅乌直北崇亘之岭，中夹成坞，江流贯其间；南则土主碑之横冈自东而西突，北则土瓜山之东岭自西而东突，中界此坞，南别松山坡，北别阿幸厂，而自成函盖于中。盖滇滩土巡检昔为某姓，已绝，今为土居之雄者，曰龙氏，与此隔江相向，虽未授职，而俨然以土舍自居矣。



二十六日　凌晨起饭，西下行田间，半里，抵江岸。溯江北行，有木桥跨江而西，度之。复溯江西岸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东，盘其东突之嘴。半里，复转而北，从坡上行。西循峰腰，东瞰江流，坞底至此，遂束而为峡。隔峡瞻东山之崖，崩石凌空，岩岩上拥，峡中之水，北自阿幸厂北姊妹山发源南下，南趋乌索而为固栋西江者也。东西两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为滇滩东北峰，而下为土瓜山；东下穹为阿幸东山，而南接雅乌。东山之东，北为明光，南为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仄难逾，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有小涧自西而东，涉之北上，于是屡陟东突之坡，再渡东流之涧。八里，西坪稍开，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见。又北二里，盘西山之嘴，始复见姊妹山北倚，而前壑之下，炉烟氤氲，厂庐在焉。遂五里而至厂[7]。厂皆茅舍，有大炉、小炉。其矿为紫色巨块，如辰砂之状。有一某姓者，方将开炉，见余而留饭于龛中。言其北姊妹山后，即为野人出没之地，荒漠无人居，而此中时为野人所扰，每凌晨逾箐至，虽不满四五十人，而药箭甚毒，中之无不毙者。其妻与子，俱没于此，现葬山前。姊妹山出斑竹，北去此三十里，可望而尽，不必登[8]。明光逾峻而过，东去此四十里，然径仄无行者，恐箐深蔓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瓜山。

又一里，过江桥而东，乃沿江南随坞中捷径，二里，抵西南坡下。

江漱坡而南，路稍东，逾东峡来小涧。其涧西注于江，即前涉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涧自滇滩南来，东注于江，其处乃正流之会也。复东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与前来之道合。又南越冈而下，过松山及诸所，二十里而入热水塘李老家。时犹下午，遍观热水所泄，其出甚异。盖坞中有小水自东峡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随地而出，其大如管，喷窍而上，作鼓沸状，滔滔有声，跃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热如沸，有数孔突出一处者，有从石窨中斜喷者，其热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圆池而露浴之。余畏其热，不能下体，仅踞池中石上拂拭之而已。外即冷泉交流，若导入侵之即可浴。此冷泉南坡之热水也。其北倚东坡之下，复有数处，或出于砂孔，或出于石窨，其前亦作圆池，而热亦如之。两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

注释

①脊两旁甚狭，而中复空坠，故以木填而度之：原脱此句，据徐本补。

②热水塘：此温泉今存，温泉北的街子即腊幸街。为瑞滇乡驻地。

③而北探滇滩、阿幸之兴不能自已：原脱此句，据四库本补。

④僰(bó)彝：元明时期原作“白夷”，万历《云南通志》始将白夷改写为“僰夷”。李思聪《百夷传》说：“今百字或作伯、僰，皆非也。”雍正《顺宁府志》说：“僰彝，一作百彝，一作摆夷，有水旱二种。”僰彝即傣族。左所：今名同。后所屯：今作后所。皆在瑞滇往北的公路旁，



⑤滇滩关：在今腾冲县北隅瑞滇北部的水城附近。乾隆《腾越州志》说：“大塘隘，即巅塘关也”，但在《游记》中仍作“大塘”。四月十八、二十三、二十五日有作“巅塘”者，其位置接近茶山司、阿幸厂和姊妹山，应为“滇滩”之误。

⑥土瓜山：今名同，既是山名，又是山边的村名。在瑞滇以北、核桃园南邻。

⑦至厂：此即阿幸厂，在今瑞滇北隅的棋盘石附近。

⑧姊妹山：乾隆《腾越州志》载：“姊妹山，在滇滩关西北三十里，其地崇山密岭，有双峰插天，亭亭卓立，宛如巫峡神女峰，山后即茶山野人矣。其山出斑竹。”姊妹山海拔 3158 米。因一大一小，故名姊妹。按其走向又分上姊妹山和下姊妹山。

【今译】

二十五日　我留下两首诗在山上，把木胆扛在肩上，从东边的大道走下梯级。一里多，往东越过山坳，就向东南沿前峰的山腰走。又

行半里，向东越过山脊的颈部，在这里全是深树夹住道路。曲折陡峻地下走二里，涉过一条向南弯曲的峡谷，再向东北上山。半里登上山脊，于是往东行走在脊上，左右都是相夹的壑谷，非常深，但重重林木遮住了它。又行半里，越过脊上铺着的木头。山脊两旁十分狭窄，而中间重又从空中下坠，所以用木头填塞缺口走过去。又往东南半里，再绕着壑谷往东北下行。二里，走到前方巨石的左边，就涉过往南下流的溪水。半里，再向东越过一座山冈。又走半里，再涉过一条往南下流的溪水，向东稍上走，终于走出山箐往东北行。一里，到了下院分岔的路口，仍从先前来的小路走，一里多，走到先前在溪流中洗澡的地方。又走半里，越过山坞后遇见一个村庄，进村打听去热水塘的路。仍向东北三里，过了乌索桥，从桥西越过山冈往北行，一里，与大道会合。顺大道往西北，沿东山的山麓行。六里，有山冈自东山正对着西峰下延，顺延江流冲刷着西峰的山麓，而路也顺着山冈与江相遇。不久又越过山冈往北下山，北面的山坞稍许开阔起来，有小溪交相往西流注，蒸气杂乱升起，这就是热水塘了。半里，走到塘上，有池子但无房屋，雨雾霏霏扑人。于是命令顾仆在塘侧守行李，我往北上坡半里，观览这里的街子，集市已散无其他东西。望见南面山冈上有村庄房屋在坳脊之间，街子上的人指点冈上有个四川人李翁的家中可以住宿。再往南半里回头去找他。有个姓洪的福建人，从前曾寓居我家乡，为我领路进入同乡寓所中。我于是出门走近塘畔招呼顾仆进来，拿出带着的饭吃。但是，往北探游滇滩、阿幸的兴致，自己也不能控制。打听去阿幸厂的路，必须仍从此地出去。此地往东到明光，虽只隔着一座山，但险峻不可行。见天色还早而雨停了，就暂离热水塘等回来时再沐浴，连同木胆寄放在李翁家的菜园中，仍向西北行。

五里，往北上坡，是左所，大概是分兵屯垦之处。此处居民房屋十分兴盛，走路的人都劝我住在此地，说是前边都是僰彝人家，不能住，而且多有茶山彝出入，不可在晚上走路。我不理会。又向北二里，越过一道山坡，又走三里，走过后所屯。渐渐转弯从西北走，三里，直逼西大山的东北垂，再次与江相遇。回头看去，尖山与前峰并峙，中间下凹如马鞍，而左所的南边，又有一山支脉自西山突出来，横亘在它北面，所以路必须向东北从乌索桥到达热水塘，又向西北来到此地。此地正当尖山之北，它北面是西大山，渐渐低伏下去，中部往西后退，是

滇滩关的山脉延伸而过之处；东大山一直往南绵亘，分支下坠向西窜，下冲为小山，横列在北方，那是松山坡，坡的北面，就是阿幸厂向北进去的峡谷。它的西北，高峰浮出于横向的山坡之上，就是阿幸厂、滇滩关之间，其间又隔着一座山峰，那是所谓的土瓜山了。在江东岸行一里，再折向东北一里，抵达东山侧旁之下。山峰成丛矗立之处，有两三家人紧靠东面的山坡居住，这是松山。从村前又往北一里，走上北山向西绵亘的山坡，一里登上坡脊。此脊正西与滇塘相对，有山坞往西盘绕，而江水流自北面横隔的山脊下，山脊好似一堵墙。溯江水往北上行，从脊上行二里，于是往西北下走。半里，有岩石屏风样向西立在峰头，这是土主碑，是神灵依托之处。从岩石西边顺山坡下走，涉过江水往西上山，是去滇滩关的路，已被茅草阻塞不通。唯有茶山的野人间或从此处出入，背负茶叶、黄蜡、红藤、飞松、黑鱼，与松山、固栋各地的人交换食盐布匹。中国也间或有出去的人，因为多被抢劫，不怎么愿去。这里的关口从前有人守卫，因为不能安居，大多逃走不愿居住，如今关口废弃田园荒芜，荒寂得成为狐狸野兔的巢穴了。此处的隘口也曲折平坦，不十分高险，距此地三里，望一望就知道它的形势了，就往北下坡。一条道从山坞间溯江东岸往北行，是过桥的捷径；一条道沿东面的山坡往北上坡，是投宿的地方。于是下坡半里，渡过东来的小涧，再走上东面的山坡，往北顺山坡行。



二里，有四五家人背靠东山居住，就是投宿的地方。姓王的房主人，夫妇都到山中伐树未归。我将向西过桥，望着西山下去投宿；听说此地江岸西边的房屋，是土舍居住的场所，都不接纳客人，接纳客人的只有东岸的王家客店。正犹豫间，一个在田中锄地的人，是王家的邻居，说他妻子也进山未归，不知可不可以慢慢等她。我于是回来在他门口等待。很久后妇人归来，为我汲水煮饭。此地名叫土瓜山，西面是滇滩关东北的高峰往南下延的支脉，东面是雅乌山正北高大横亘的山岭，中间夹成山坞，江水流贯其间；南面是土主碑所在横列的山冈自东往西前突，北面是土瓜山的东岭自西向东前突，中央隔成此处山坞，南边与松山坡隔开，北边与阿幸厂隔开，而在中央自成一处盒盖样的地形。原来滇滩关的土巡检从前是某姓人，已经绝嗣，今天是土著居民中称雄的，称做龙氏，与此地隔江相望，虽未授与职位，但俨然以土舍自居了。

二十六日　凌晨起床吃饭,向下行走在田间,半里,抵达江岸。溯江往北行,有木桥跨到江西岸,过桥。再溯江西岸往北行,一里,向北上坡。半里,折向东,绕过那向东突的山嘴。半里,又转向北,从坡上行。往西沿山腰走,往东俯瞰江流,坞底到了此地,便束拢成为峡谷。隔着峡谷远望东山的石崖,崩裂的岩石凌空,高峻地向上拥立,峡中之水,自北边的阿幸厂北面的姊妹山发源往南下流,向南流向乌索后成为固栋的西江。东西两列山,从姊妹山分支:往西下延隆起成为滇滩关东北的山峰,而后下延为土瓜山;向东下延隆起成为阿幸厂的东山,而后往南连接到雅乌山。东山之东,北边是明光,南边是南香甸,但只是此山险峻隔绝,道路狭窄,难以翻越,故而走路的人避开它。从西坡往北行五里,略下走,有小涧自西流向东,涉过小涧往北上走,从这里起屡次上登东突的山坡,两次渡过东流的山涧。八里,西面的平地稍变开阔,然而向北望姊妹山,反而茫然不可见。又向北二里,绕过西山的山嘴,这才重新见到姊妹山斜靠在北方,而前方壑谷之下,炉烟氤氲,厂房就在那里了。于是五里后走到厂区。厂区皆是茅屋,有大炉、小炉。所炼的矿石是紫色的巨块,如朱砂的形状。有一个某姓的人,正将开炉,见到我就留我在他屋中吃饭。谈起此地北面的姊妹山后面,就是野人出没之地,荒漠无人居住,而且这一带时常被野人骚扰,每到凌晨越过山箐来到,虽不满四五十人,可毒箭非常毒,中箭的人没有不死的。他的妻子与儿子,全死在此地,现葬在山前。姊妹山出产斑竹,在北边距此地三十里,可以一眼望尽,不必登。明光越过峻岭,在东面离此地四十里,但小径狭窄无人行走,担心山箐幽深藤蔓密蔽,也不可行。于是只好出来,仍旧二十里走下土瓜山。

又走一里,过了江上的桥往东,于是沿江流往南顺山坞中的捷径走,二里,抵达西南山坡下。江水冲刷着山坡往南流,路稍偏东,越过东面峡中流来的小涧。此涧往西注入江中,就是先前涉过的土主碑坡北的水流。江的西岸也有小涧自滇滩关往南流来,向东注入江中,此处正是诸水会流之处。再向东南上坡半里,到石屏风土主碑下,与前边来的道路会合。又向南越过山冈下走,经过松山及诸处哨所,二十里后进入热水塘李老的家中。此时还是下午,遍观热水流泄之处,水流出的样子十分奇异。坞中有小溪自东面峡中往西流注的,是冷泉。小溪的左右,泉孔随地而出,孔大处如竹管,泉水从窍中喷上来,作出

凸起沸腾的形状，滔滔作声，跃出水面有二三寸，水热得如沸水，有数孔在一处突出来的，有从石坑中斜喷出来的，那水尤其热得厉害。当地人就在泉水的下游，修了一个圆池在露天沐浴。我害怕水太热，不能浸下身体，仅蹲在池中的岩石上轻轻搅水而已。〔池外就是冷泉交错流过，如果把它导入池中就能沐浴了。〕这是冷泉南面山坡的热水。它北边紧靠东面山坡之下，又有几处泉孔，有的从砂孔中流出，有的从石坑中流出，泉孔前边也修了圆池，而且水也很热。两个圆池相望，而溢水的泉孔不下一百个左右。

【原文】

二十七日　晨起，饭而行。仍取木胆肩负之。由冈东南下峡一里余，复有烟气郁勃，则热水复溢坞中，与冷水交流而西出峡，其坞皆东大山之环壑也。由其南复上坡里余，有坑自东山横截而西，若堑界之者，其下亦水流淙淙。随坑东向上一里，从坑坠处南渡其上。盖其东未渡处，亦盘壑成坪，有村倚东峰下，路当其西南。半里，有岐：一南行坡上，一东向村间。余意向东者乃村中路，遂循东峰南行，前望尖山甚近。三里稍下，见一坞横前，其西下即乌索之旁村，其南逾即雅乌之西坳矣，乃悟此为固栋道。亟转而东，莽行坡坂间。一里，得南来大路，乃知此为固栋向南香甸道，从之。渐东北上一里，稍平，东向半里，复上坡。平上者一里，行峰头稍转而南半里，即南雅乌之脊也。从其上可南眺笼炊山，而北来之岭，从其北下坠为坳，复起此坡。东随坞脊平行半里，乃东北下。抵坳东，则有路西自坳中来者，乃热水塘正道，当从坠坑东村之岐上，今误迂而南也。于是又东下一里余，其下盘而为坪，当北山之东，山界颇开，中无阡塍，但丰草刓刓。东北一峰东突，巀嶪前标，即石房洞山也，其后乃西北而属于西山。西山则自北而南，如屏之列，即自热水塘之东而南度雅乌者也。于是循西山又北下半里，见有两三家倚南坡而庐，下颇有小流东向而坠，而路出其西北，莫可问为何所。已而遇一人，执而询之。其人曰："雅乌山村也，亟驰去①。"后乃知此为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贸贸焉自适也②。又北一里，再逾一东突之坡，一里，登其坳中，始觉东江之形，自其南破雅乌东峡而去，而犹不见江也。北向东转而下，一里，有峡自西北来，即巀嶪后西北之山，与西界夹而成者，中有小水随峡东出，有小木桥度其上。过



而东，遂循北山之麓，始见南壑中，东江盘曲，向西南而破峡。盖此地北山东突而巀嵲，南山自石洞厂南，盘旋西转，高耸为江东山北岭，与北对夹，截江西下，中拓为坞，曲折其间。路从其北东行一里，有岐东南下坞中，截流渡舟，乃东趋石洞之道；有路东北挟巀嵲之峰而转，乃北趋南香甸道。于是东北一里余，转巀嵲峰东。遥眺其坞大开，自北而南，东西分两界夹之。西山多东突之尖，东山有亘屏之势，坞北豁然遥达，坞东则江东北嶂，矗峙当夹。惟东南一峡，窈窕而入，为杨桥石洞之径；西南一坞，宛转而注，为东江穿峡之所。

先是，余望此巀嵲之峰，已觉其奇；及环其麓，仰见其盘亘之崖，层耸叠上；既东转北向，忽见层崖之上，有洞东向，欲一登而不见其径，欲舍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顾仆停行李，守木胆于路侧，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后，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坚，践之辄陨，攀之亦陨，间得一少粘者，绷足挂指，如平帖于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无援，欲下亦无地，生平所历危境，无逾于此。盖峭壁有之，无此苏土；流土有之，无此苏石。久之，先试得其两手两足四处不摧之石，然后悬空移一手，随悬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后悬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坠，又手足无力欲自坠。久之，幸攀而上，又横帖而南过，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坠，始南转入洞。洞门穹然，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中不甚深，五丈之内，后壁环拥，下裂小门。批隙而入，丈余即止，无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难于横帖之陟，即随峡上跻，冀有路北迂而下，久之不得。半里，逾坡之西，复仰其上崖高穹，有洞当其下，洞门南向，益竭蹶从之。半里，入洞。洞前有巨石当门，门分为二，先从其西者入。门以内辄随巨石之后东转，其中夹成曲房，透其东，其中又旋为后室，然亦丈余而止，不深入也。旋从其东者出。还眺巨石之上，与洞顶之覆者，尚余丈余。门之东，又环一石对之，其石中悬如台，若置梯蹑之，所揽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悬崖无路，然皆草根悬缀。遂坐而下坠，以双足向前，两手反而后揣草根，略逗其投空之势，顺之一里下，乃及其麓。与顾仆见，若更生也。

日将过午，食携饭于路隅，即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逊，又一里，有村倚西山坞中，又半里，绕村之前而北，遂与江遇，盖江之西曲处也。其村西山后抱，东江前揖，而南北两尖峰，左右夹峙如旗鼓，配合

甚称。有小溪从后山流出，傍村就水，皆环塍为田，是名喇哈寨，亦山居之胜处也。溯江而北，半里，度小溪东注之桥，复北上坡。二里，东北循北尖峰之东麓。一里余，仰见尖峰之半，有洞东向高穹，其门甚峻，上及峰顶，如檐覆飞空，乳垂于外，槛横于内，而其下甚削，似无陟境，盖其路从北坡横陟也。余时亦以负荷未释，遂先趋厂。又北一里余，渡一西来之涧，有村庐接丛于江之西岸，而矿炉满布之，是为南香甸。乃投寓于李老家，时甫过午也。

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携之袖中，计不能为界头返城之用，然犹可籴米为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无主，竟不知抛堕何所，至是手无一文。乃以褶袜裙三事悬于寓外[3]，冀售其一，以为行资。久之，一人以二百余文买绸裙去。余欣然，沽酒市肉，令顾仆烹于寓。余亟索饭，乘晚探尖峰之洞。乃从村西溯西来之溪，半里，涉其南，从僰彝庐后南蹑坡。迤逦南上一里，遂造洞下。洞内架庐三层，皆五楹，额其上曰“云岩寺”。始从其下层折而北，升中层，折而南，升上层。其中神像杂出，然其前甚厂。石乳自洞檐下垂于外，长条短缕，缤纷飘飏，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卷，其状甚异。复极其北，顶更穹盘而起，乃因其势上架一台，而台之上又有龛西进，复因其势上架一阁。又从台北循崖置坡，盘空而升，洞顶氤氲之状，洞前飘洒之形，收览殆尽。台之北，复进一小龛南向，更因其势而架梯通之，前列一小坊，题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从来嫌洞中置阁，每掩洞胜，惟此点缀得宜，不惟无碍，而更觉灵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构也[4]。时洞中道人尚在厂未归，云磴不封，乳房无扃，凭憩久之，恨不携囊托宿其内也。洞之南复有一门骈启，其上亦有乳垂，而其内高广俱不及三之一，石色赭黄如新凿者。攀其上级，复透小穴西入，二丈后曲而南，其中渐黑，而有水中贮，上有滴沥声，而下无旁泄窦，亦神瀵也[5]。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迥，但为水隔而黑，不复涉而穷之。乃下，仍从北崖下循旧路，二里返寓。遂啜酒而卧，不觉陶然。



南香甸[6]，余疑为“兰香”之讹，盖其甸在北，不应以南称也。山自明光分派来，西即阿幸东南来之山，东乃斜环而南，至甸东乃西突而南下，夹江流于中。其流亦发于明光，北即姊妹山东行之脉也，是为固栋东江之源。此中有“明光六厂”之名，而明光在甸北三十里[7]，实无厂也，惟烧炭运砖，以供此厂之鼓炼。此厂在甸

中，而出矿之穴在东峰最高处，过雅乌北岭，即望而见之，皆采挖之厂，而非鼓炼之厂也。东峰之东北有石洞厂，与西北之阿幸，东南之灰窑，共为六厂云。诸厂中惟此厂居庐最盛。然阿幸之矿，紫块如丹砂；此中诸厂之矿，皆黄散如沙泥，似不若阿幸者之重也。

注释

①雅乌山：今作鸦乌山，亦省称鸦乌，在固东与明光间的公路旁。

②贸贸：糊涂不明的样子。

③褶（dié叠）：夹衣。裙：古代男子的下身也穿裙。

④殊方：边远偏僻的地方。

⑤瀵（fèn奋）：水源深大而由地底下喷出者。《列子・汤问》："终北国有山名壶领，状若甔甄。顶有口，状若员环，名曰磁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臭过兰椒，味过醪醴。"神瀵可算是形状奇特、味道醇美的神泉。



⑥南香甸：在今小辛街一带。其南的喇哈寨，今称老花寨。寨南北两尖峰今皆称大尖山，南峰海拔2150米，北峰海拔2196米。北尖山麓今仍存银岩寺，即古云岩寺。

⑦明光六厂：包括明光、南香甸、石洞、阿幸、灰窑、雅乌，为明代在今腾冲县北境著名的银矿区。明光厂在南香甸北三十里，则应位于今东营以北。

【今译】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吃饭后动身。仍取来木胆扛在肩上。由山冈东南下到峡中一里多，又有浓郁的烟气，是热水又从坞中溢出，与冷水交错流淌往西流出峡谷，这里的山坞都是东大山环绕的壑谷。由泉南再上坡一里多，有坑谷自东山往西横截，好似堑沟一样隔在这里，坑下也有水淙淙流淌。顺坑谷向东上走一里，从坑谷下坠处向南越到坑谷上。它东面未走过之处，也有壑谷盘绕成平地，有村庄靠在东峰下，路在村庄的西南。半里，有岔路：一条往南前行在山坡上，一条向东经过村中。我意料向东的是去村中的路，就沿着东峰往南行，望前方尖山非常近。三里后稍下走，见一个山坞横在前面，它西面的下边就是乌索近旁的村子，它南边越过去就是雅乌山西面的山坳了，才醒悟过来这是去固栋的路。急忙转向东，茫然行走在山坡间。一里，遇上南来的大路，才知道这是固栋通向南香甸的路，顺着它走。慢慢往东北

上走一里，稍平缓些，向东半里，再上坡。平缓上走一里，走在峰头稍转向南半里，就是南雅乌的山脊了。从脊上可向南眺望泷炊山，而北面来的山岭，从它北边下坠为山坳，再隆起为此处山坡。往东顺山坞山脊平行半里，就向东北下走。抵达山坳东头，就见有路自西边的山坳中延来，是去热水塘的正道，原应当从下坠坑谷东面村庄的岔路上走，现错绕向南了。于是又向东下走一里多，它下方盘绕成为平地，正当北山之东，山界相当开阔，中间没有田亩，但丰美的草地十分茂盛。东北一座山峰向东突起，山势高大险峻，标杆样在前方，是石房洞山，它后面就往西北连接到西山。西山则自北延向南，如排列的屏风，就是自热水塘之东往南延伸的雅乌山了。于是沿西山又往北下走半里，见有两三家人紧靠南面山坡建了屋，下边有些小水流向东流泻，而路通到它的西北方，无处可以打听是什么地方。继而遇见一个人，拉住他问路。那人说："这是雅乌山村，赶快离开。"后来才知道这里是险途，走路的人都不敢停脚，可我糊里糊涂地坦然自如。又向北一里，再越过一处向东突的山坡，一里，登到山坳中，这才察觉到东江的形迹，自它的南边冲破雅乌山东面的峡谷流去，但仍看不见江流。向北转向东下行，一里，有山峡自西北延来，就是高大险峻之山后面西北方的山，与西面一列山相夹形成的，峡中有小河顺峡谷往东流出去，有小木桥横过河上。过到桥东，就沿北山的山麓走，才见到南面壑谷中，东江弯弯曲曲，向西南冲破峡谷流去。此地北山东突而高大险峻，南山自石洞厂南面，盘旋着向西转，高耸为江东山的北岭，与北山对面相夹，截过江流往西下延，中间拓宽为山坞，曲折在其间。路从它的北边往东行一里，有岔路向东南下到坞中，乘船截流而渡，是往东通向石洞厂的路；有路往东北傍着高大险峻的山峰转，是向北通往南香甸的路。于是往东北走一里多，转到高大险峻山峰的东面。遥望此处山坞十分开阔，自北伸向南，东西分为两列山夹住它。西山多有东突的尖峰，东山有屏风横亘之势，山坞北面豁然开阔达于远方，山坞东面是江东山屏障样的北峰，矗立着相对夹峙。唯有东南方一条峡谷，通入到深远之处，是去杨桥石洞的路；西南方一个山坞，曲折流注，是东江穿流峡谷的地方。



这之前，我望见此处高大险峻的山峰，已觉得它很奇特；到环绕在它的山麓，仰面见它盘绕绵亘的山崖，层层叠叠向上耸；既而由东转向

北，忽然见到层层山崖之上，有个洞朝向东方，想登一次但不见有上去的路，想要舍弃它又始终不能离去。最终命令顾仆放下行李，在路旁守住木胆，我居然仰面攀登而上。那山上极为陡削，半里之后，山土陡削不能放脚，用手指攀住草根上登。不久草根也不能承受手指，幸好走到了岩石。不过岩石也不坚稳，踩上去岩石马上坠落，手攀岩石也会坠落，间或找到一块稍微粘牢的，双足绷紧手指挂住，如平贴在墙壁上一样，不容移动一步。想上去既无处可抓，要下走也无余地，生平所经历的险境，没有超过此处的。峭壁有过，没有此种酥松的土质；流动的土石有过，无此等松散的岩石。很久，先试探着找到那容纳两手两脚四处不会坠落的石头，然后悬在空中移动一只手，随后悬在空中移动一只脚，一手一脚抓牢，然后悬空又移动一手一脚，幸好石头没有坠落，可又手足无力像要下坠。很久，侥幸攀登上去，又贴身横过南边，共半里，才抵达洞北面的山崖。沿山崖稍下坠，才向南转进洞中。洞口穹然隆起，如半个月亮覆在上方，顶上倒垂的钟乳石很多。洞中不怎么深，五丈之内，后洞壁呈环状前拥，下边裂开小洞口。分开缝隙进去，一丈多便到了头，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出洞后，仍沿北面的山崖往西上爬。比贴身横爬艰难，随即顺山峡上登，希望有路往北绕下山，很久找不到。半里，越过山坡的西边，又仰望它上方山崖高大穹隆，有山洞位于山崖下，洞口向南，益发竭力跌跌撞撞向它走去。半里，进了洞。洞前有巨石挡在洞口，把洞口分为两半，先从那西边的洞口进去。洞口以内马上沿巨石的后方往东转，其中夹成深邃幽隐的密室，钻到它的东面，其中又旋绕成后室，不过也是一丈多便到了头，未深入进去。旋即从那东边的洞口出来。回头眺望巨石之上，与洞顶下覆之处，还余下一丈多。洞口之东，又环绕着一块岩石对着它，此石悬在中央如像平台，如果设置了梯子登上去，收揽的景色更奇了。出洞后，沿山崖往北半里，脚下也都是悬崖无路可走，但全是草根悬挂着。于是坐下往下坠，把双脚伸向前，两手反向后拉着草根，略略作出那投空而下的姿势，顺势下山一里，竟然到了山麓。与顾仆相见，就像再生一样。

快过中午，在路旁吃了带来的饭，立即沿西山往北行。三里后西山从当中向后退去，又走一里，有村庄依傍在西山山坞中，又半里，绕到村子之前往北行，终于与江水相遇，大概是江水往西弯曲之处。此

村西山在后面环抱，东江在前方作揖，而南北两座尖峰，夹峙在左右如同旗鼓，配合得十分相称。有小溪从后山流出来，傍村近水，都是土埂环绕着的水田，这里名叫喇哈寨，也是山间居住的优美之处。溯江往北行，半里，走过往东流注小溪上的桥，再向北上坡。二里，向东北沿北尖峰的东麓走。一里多，仰头见尖峰的半山上，有个洞向东高高隆起，洞口非常险峻，上边到达峰顶，如屋檐下覆飞空，石乳垂在洞外，门槛横在洞内，可它下方十分陡削，似乎无上登的地方，原来上去的路是从北面的山坡横向上登。我此时也因为挑着的担子未能放下，就先赶去厂区。又向北一里多，渡过一条西来的山涧，有村庄房屋成丛连接到江的西岸，而矿冶炉布满甸中，这是南香甸。于是投宿到李老家中，此时刚过正午。

这以前，我只留下三十文铜钱，把它们带在袖中，估计不够作从界头返回城中的费用，然而还可买米作为一天的口粮。等在石房洞爬山时，手脚无主，竟然不知抛落在哪里，到此时手中空无一文。只好把夹衣、袜子、裙子三件东西挂在寓所外，指望卖掉其中一样，作为路费。很久后，一个人拿二百多文钱买去了绸裙。我十分欣喜，打酒买肉，命令顾仆在寓所烧煮。我急忙找饭吃了，乘着晚照去探尖峰上的洞。于是从村西溯西来之溪行，半里，涉到溪南，从僰彝的屋后往南登坡。逶迤向南上走一里，便到达洞下。洞内架起三层房屋，都是五开间，它上边的匾额题为“云岩寺”。开始时从它的下层折向北，登上中层，折向南，登到上层。其中神像杂乱出现，不过它的前方非常宽敞。石钟乳从洞檐上下垂到外边，长的成条短的为缕，缤纷飘扬，有的中间穿通又空又亮，有的交相下垂反卷上去，形状非常怪异。再穷尽它的北边，洞顶更加穹隆盘绕而起，就顺着地势在上边架了一座平台，而平台之上又有石龛往西迸裂，再顺着地势在上边架起一个阁子。又从平台北边沿石崖设置了斜坡，向高空盘绕上升，洞顶氤氲之状，洞前飘飏潇洒之形，几乎尽数收揽。平台之北，又迸开一个向南的小石龛，再就着地势架了梯子通向那里，前边排着一座小牌坊，题写着“水月”，龛中供奉白衣观音。我从来厌恶在洞中建阁，每每遮住了洞中的胜景，唯有此处点缀得宜，不仅没有妨碍，而且更觉得灵妙通畅，竟想不到偏僻边远的地方反而见到此等神奇的构造。此时洞中的道人还在矿厂未归来，入云的石磴未封闭，石钟乳中的房屋未上锁，歇息凭眺了很久，悔恨不带



来行李寄宿在洞中。洞之南又有一个洞口并排启开,洞上方也有石钟乳下垂,但洞内高处宽处都不到前洞的三分之一,石色赭黄如新凿成的样子。攀登那向上的石阶,再穿过小穴往西深入,二丈后弯向南,其中渐渐黑下来,但洞中积有水,上有滴水声,可下边没有泄水的旁洞,也是一处神奇的泉水。洞中取水唯有此处。它的中洞更加深远,但被水隔开又黑暗,不再涉水去穷尽它。于是下山,仍从北面的山崖沿原路下走,二里返回寓所。于是喝酒后躺下,不知不觉陶然而醉。

南香甸,我怀疑是"兰香"的错读,因此处甸子在北边,不应用"南"来称呼。山自明光分出支脉延来,西边就是阿幸厂东南来的山,东延后就斜斜地向南环绕,到甸子东方就向西突后往南下延,把江流夹在中间。这条江流也是发源于明光,北面就是姊妹山往东延伸的山脉,这是固栋东江的源头。这一带有"明光六厂"之名,但明光在甸子北边三十里,实际无厂,只是烧炭运砖,以供此厂的鼓铸冶炼。此厂在甸子中,可出矿的矿坑在东峰的最高处,过了雅乌山的北岭,立即就能望见它,都是挖掘开采的矿厂,而不是鼓铸冶炼的厂。东峰之东北有处石洞厂,与西北的阿幸厂,东南的灰窑,一共是六个厂。各厂中唯有此厂的居民房屋最兴盛。然而阿幸厂的矿石,是紫色的块状体如像朱砂;这一带各厂的矿石,都是黄色松散如同泥沙,似乎不如阿幸厂的矿石质地好。



【原文】

二十八日　晨起,雾甚。平明,饭而为界头之行。其地在南香甸东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东北大厂逾山[①],则高壑重叠,路小而近;由南香东南阳桥矿逾东岭,则深峡平夷,路大而遥。时因霾黑,小路莫行,遂从土人趋阳桥道[②],且可并揽所云石洞也。从村东度江桥。其桥东西横架于东江之上,覆亭数楹。由桥东,即随江东岸,循东山南向行。东山者,即固栋江东山之脉,北自明光来,至大厂稍曲而东南,至是复西突而南下,屏立南香甸之东。其上有矿穴当峰之顶,茅舍缘之,自雅乌北岭遥望,以为南香甸也,至而后知为朝阳出矿之洞。然今为雾障,即咫尺东山,一无所睹,而此洞直以意想定之而已。南行八里,则有峡自东山出,遂东转而蹈之。其峡北即东山至此南尽,南即东岭之转西,西矗于南香甸南,为江东山北岭者也。开峡颇深,有泉西出

而注于东江，即昨所以巄嵲山前分岐渡江而东入之峡也。峡径虽深，而两崖逼仄。循北山东行二里，望见峡内乱峰参差，扼流跃颖，亟趋之。一里至其下，忽见北崖中迸，夹峙如门，路乃不溯涧东上，竟北转入门。盖门左之崖，石脚直插涧底，路难外潆，故入而内绕耳。由门以内，仍东蹑左崖之后，一里，遂逾乱峰之上，盖石峰三四，逐队分行，与流相鏖，独存其骨耳。循北峰揽涧南乱峰，又东一里，路复北转，蹈北峰之隙北下。半里，则峰北又开一峡，自北而南，与东来之峡，会于北峰东突之下，同穿乱峰之隙而西。所谓北峰者，从大厂分支西南下，即南香甸东突之峰，余今所行路，循其南垂向东者也，其东南垂亦至是而尽。是山之西北，有矿西临南香甸者，曰朝阳洞；是山之东南，有矿东临是峡者，曰阳桥。阳桥之矿，亦多挑运就煎炼于南香，则知南香乃众矿所聚也。随峡北望，其内山回壑辟，有厂亦炉烟勃勃，是为石洞厂[3]。所云石洞者，大厂之脉，至是分环：西下者，自南香东界而南至阳桥，下从峡中，又东度一峰，突为“虎砂”而包其内；东下者，亦南走而东环之，至东岭而西转，穹为江东山北境，绕为“龙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东，南出合东岭北下之水，西注于乱峰，与阳桥度峡水合流，西注东江。是石洞者，众山层裹中之一壑也，从阳桥峡北望而见之，峡中度脉而东，虽无中界之脊，而水则两分焉。



余时欲从峡趋石洞，虑界头前路难辨，不若随同行者去，遂舍石洞，从东峡溯流入。三里，则路东有峰前屏，北界阳桥东度之峰，至是东尽。石洞之水，随东屏之山，南出而西转，则阳桥南峡之上流也。路抵东屏前山下，亦分岐为二：东北溯石洞水逾岭者，为桥头路；东南溯东岭北下之水逾岭者，为界头路。然则西下峡中之水，以石洞者为首，以东岭者为次也。于是东南上坡，二里余，陟岭巅，是即所谓阳桥东岭矣。逾岭即南下。一里，复陟峡而上，从岭上南行。二里，就其东南坡而下，二里，越东流之壑。复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岐下东大峡，为同行者误而南，一里余，始知其误。乃莽陟坡而东北，一里，遇西来道，偕之东陟塍。一里余，则龙川东江之源，滔滔南逝，系藤为桥于上以渡。桥阔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络于两崖，从树杪中悬而反下，编竹于藤上，略可置足，两旁亦横竹为栏以夹之。盖凡桥巩而中高，此桥反挂而中垂，一举足辄摇荡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后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马也。从桥东遵塍上，始有村庐夹路。二里，复东上坡，由坡脊

东行。其坡甚平，自东界雪山横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东山下，是为界头村。其村倚东山而北，夹庐成街，而不见市集。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于西北江坡之间，北与桥头合街矣[4]。盖此地旱即移街，乃习俗也。乃令顾仆买米而炊。余又西北下抵街子，视其扰扰而已，不睹有奇货也。既乃还饭于界头。其地已在龙川江之东，当高黎工雪山西麓[5]，山势正当穹隆处。盖高黎工俗名昆仑冈，故又称为高仑山。其发脉自昆仑，南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滇滩关南高山；东南行者，绕小田、大塘[6]，东至马面关[7]，乃穹然南耸，横架天半，为雪山、为山心、为分水关；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几五百里云；由芒市达木邦，下为平坡，直达缅甸而尽于海：则信为昆仑正南之支也。

由界头即从雪山西麓南行，屡逾西突之坡，十五里，遥望罗古城倚东山坡间[8]，有寺临之。此城乃土蛮所筑之遗址。其寺颇大。有路从此逾雪山，过上江。又南二里，过磨石河。又南二里，越一山，又逾一西突之坳。又南二里，过一小木桥。又南一里，越一坡，乃循坡东转。二里，抵东南峡口，有山自东大山南环而峙于门，大路逾坡而南上，小径就峡而西南。乃就峡口出，则前所过藤桥江亦自坞北来，遂循其东岸而南。三里，始有村倚江岸，乃傍村南行。又一里，宿瓦甸[9]。濒江东岸，亦南北大坞也，村塍连络；东向大山，即雪山，渐南与山心近矣。

注释

①大厂：今为大洞铅厂。

②阳桥：二十七日记作“杨桥”。

③石洞厂：今称石洞坝，在明光、界头间。

④界头：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北境。桥头：今名同，在界头北 8 公里的龙川江东岸。

⑤雪山：海拔 3822 米，为腾冲、保山界上高黎贡山的最高点。

⑥大塘：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北隅，界头北境。

⑦马面关：今名同，在腾冲县桥头、大塘及保山市勐古间的适中处，高黎贡山脊，海拔 3194 米。原称马回关，光绪《腾越厅志》卷二地舆志：“曰马回者，言其山险，马至此而回也。今马面关即马回之讹。”大塘、马面皆明清时著名隘口。明代已有九隘之称，明人吴宗尧著《腾越八关九隘论》。但乾隆《腾越州志》称七隘，且列六隘名。光绪《腾越厅志》称九隘，又注“后增一隘为十隘”。看来。隘的多少

并无定数，比较一致的有止那隘、古勇隘、滇滩隘、明光隘、大塘隘，马面隘。关偏在西南，隘则在北面；关多建在山顶，居高临下，隘多设于山腰，堵截来路；关主要防备缅甸，隘主要针对"野夷"。但有的隘也称关。

⑧罗古城：今作罗哥城，寺庙及城址犹存。

⑨瓦甸：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置瓦甸长官司，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升为瓦甸安抚司，属永昌府。今仍称瓦甸，又称永安，在腾冲县东北境，界头和曲石之间的龙川江东岸。

【今译】

二十八日　早晨起床，雾很大。黎明，饭后上路去界头。那地方在南香甸东南，隔着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甸东北的大厂翻山走，高山上的壑谷重重叠叠，路小而近；由南香甸东南的阳桥矿越过东岭，深山中的峡谷平坦，路大而远。此时因为阴霾天黑，小路无法走，就跟随当地人走向去阳桥的路，而且可一并收揽所说的石洞厂了。从村东越过江上的桥。此桥呈东西向横架在东江之上，覆盖着数间亭子。由桥东，立即顺江东岸，沿东山向南行。东山，就是固栋江东山的山脉，自北面的明光延伸来，延至大厂稍曲向东南，到这里又往西突出后向南下延，屏风样矗立在南香甸的东面。山上有矿井位于峰顶，茅屋沿着矿井建盖，自雅乌山北岭远望，以为是南香甸，走到后才知是朝阳出矿的矿洞。不过今天被雾气所障，即使近在咫尺间的东山，也一无所见，而此洞的位置只是凭主观想象来测定它而已。往南行八里，见有峡谷从东山延出来，于是向东转后沿着它走。此峡的北边就是东山到了此地南边的尽头，南面就是东岭往西转，向西矗立在南香甸南边，成为江东山的北岭的地方。开阔的峡谷相当深远，有泉水向西流出来注入东江，就是昨天所走的高大险峻的山前分岔渡江后往东走入的峡谷了。峡谷纵向虽然深远，但两面的山崖紧逼狭窄。沿北山往东行二里，望见峡内杂乱的山峰参差不一，扼住水流，如锥尖腾跃，急忙向它赶过去。一里来到峰下，忽然看见北面的山崖从中迸裂开，夹峙如门，路于是不溯山涧向东上走，竟然往北转入石门。门左的石崖，石脚直插到涧底，路难以从外边绕过去，所以进入石门内绕过去罢了。由石门以内，仍向东登上左边的石崖之后，一里，就翻越到杂乱的山峰之上，是三四座石峰，分行成队追逐着，与流水相鏖战，仅存留下那骨状



的岩石。沿北峰浏览山洞南面杂乱的山峰，又向东一里，路再向北转，沿北峰的缺口往北下走。半里，就见峰北又分开一条峡谷，自北向南，与东来的峡谷，在北峰东突之处的下方会合，一同穿过杂乱山峰间的缺口往西而去。所谓的北峰，从大厂分支向西南下延，就是南香甸东突的山峰，我今天所走的路，沿着它的南垂向东而去，它的东南垂也是到了这里就完了。此山的西北面，有矿在西边面临南香甸的，叫朝阳洞；此山的东南面，有矿在东边面临此峡的，叫阳桥。阳桥之矿，也是大多挑运到南香甸去烧炼，这才知道南香甸是各处矿石聚集的场所。沿峡谷向北望去，峡内山峰回绕壑谷开阔，有矿厂也是炉烟浓浓，这是石洞厂。所说的石洞，大厂的山脉，到此地分支环绕：往西下延的，自南香甸东面往南延至阳桥，从峡中下延，又向东延过一座山峰，突起成为“虎砂”而围在它里面；向东下延的，也是向南延伸后往东环绕着它，延至东岭后向西转，隆起成为江东山的北境，环绕成为“龙砂”而围在它外面。这里的水自石洞东边，往南流出，会合东岭往北下流的水，向西注入杂乱的山峰间，与阳桥流过峡谷的水合流，向西注入东江。这样，石洞这地方，是群山层层包裹之中的一个壑谷，从阳桥的峡谷中往北就望得见它，峡中的山脉往东延伸，虽然没有隔在中间的山脊，但水流却分为两面流淌了。

我此时想从峡中赶去石洞，考虑前去界头的路难以辨认，不如跟随同行的人前去，便舍弃了石洞，从东面峡中溯流进去。三里，就见路东有山峰屏风样矗立在前方，北面阳桥向东延伸的山峰，到此地是东边的尽头。石洞之水，顺着东面屏风样的山，往南流出后向西转，就是阳桥南面峡中水的上游了。路抵达前方东面屏风样的山下，也分为两条岔路：往东北溯石洞之水越岭的，是去桥头的路；向东南溯东岭往北下流的水越岭的，是去界头的路。然而往西下流到峡中的水，以石洞的居首位，以东岭的居于次。于是往东南上坡，二里多，登上岭头，这就是所谓的阳桥东岭了。越过岭立即往南下走。一里，再越过峡谷上走，从岭上往南行。二里，就着岭东南的山坡下走，二里，越过向东流的壑谷。再稍上走二里，越过它的南坡，再下走。有岔道下到东面的大峡中，被同行的人错引向南走，一里多，才知道路错了。于是茫然往东北爬坡，一里，遇上西来的道士，同他一起向东上登土埂。一里多，就见龙川江的东江的源头，向南滔滔流逝，在江上系有藤条造的桥以

便过去。桥宽十四五丈,用三四根藤枝高高连接在两岸山崖上,从树梢向中间悬垂而反曲向下,在藤上编有竹子,略为可以放脚,两旁也横有竹子作为护栏。凡是桥都是中央高拱,此桥反而悬挂着中央下垂,一抬脚就摇晃动荡不止,必得两手抓住两旁的藤枝,然后才可移动,只可过人,不能过马。从桥东沿土埂上走,开始有村庄房屋夹在路旁。二里,再向东上坡,由坡脊上往东行。此坡十分平缓,是自东面的雪山往西横向下垂形成的。在坡上走三里,直达东山下,这是界头村。此村背靠东山面向北,房屋相夹成街,但不见集市。询问原因,知道是由于天旱的缘故,今天街子移到西北的江流山坡之间,与北边的桥头的街市合在一起了。原来此地天旱街子就迁移,是习俗。于是命令顾仆买米来煮饭。我又向西北下到街子,看街子上也只是扰扰攘攘而已,不见有奇特的货物。既而返回到界头吃饭。此地已在龙川江之东,位于高黎贡雪山的西麓,山势正当穹隆之处。高黎贡山俗名叫昆仑冈,所以又称为高仑山。它的山脉起自于昆仑山,南下至姊妹山;往西南延伸的,成为滇滩关南面的高山;向东南延伸的,绕过小田、大塘,往东到马面关,就穹然向南耸起,横架在半天之上,成为雪山、成为山心、成为分水关;又向南抵达芒市,才降低稍稍散开,它由南到北高大穹隆的山峰,几乎有五百里;由芒市到达木邦,下延成为平缓的坡地,直达缅甸而后在海边到了尽头:确实是昆仑山正南的支脉。

由界头立即从雪山西麓往南行,屡次越过西突的山坡,十五里,遥望罗古城依傍在东山斜坡之间,有寺庙面临着它。〔此城是土著蛮族修筑的遗址。此寺相当大。有路从此处翻越雪山,过去是上江。〕又向南二里,过了磨石河。又向南二里,越过一座山,又越过一个向西突出的山坳。又向南二里,走过一座小木桥。又向南一里,越过一道坡,于是顺山坡往东转。二里,抵达东南的峡口,有山自东面的大山向南环绕屹立在峡口,大路越过山坡向南上走,小径沿峡口往西南走。又沿峡口出来,就见前边走过的藤桥下的江也自坞中由北边流来,于是沿江东岸往南走。三里,开始有村庄依傍在江岸上,就从村子旁边往南行。又走一里,住宿在瓦甸。濒江的东岸,也是个南北向的大山坞,村庄田野相连;东面的大山,就是雪山,渐渐向南与山心接近了。

【原文】

二十九日　饭而平明，随江东岸行。二里余，两岸石峰交合，水流峡间，人逾崖上，江为崖所束，奔流若线，而中甚渊深。峡中多沸水之石，激流荡波，而渔者夹流置罾于石影间，揽瑶曳翠，无问得鱼与鱼之肥否[①]，固自胜也。半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峡，有石浮波面，俨然一鼋鼍随水出也[②]。又南二里，过上庄，有山西突，中夹坞成田，村倚突峰之东，江曲突峰之西，而路循坞中。逾脊而西南，又一里余，复与江遇，而两崖复成峡，石之突峡迎流，与罾之夹流曳翠，亦复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路从江之南，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坞。于是北望隔江南下之山，至是中分；其东支已尽横突而东，即西峡之绕而下者；其西支犹横突西南，即固栋两江所合而南盘者；两支之中，北逊成坞，而灰窑厂临其上焉[③]。是厂亦六厂之一，所出矿重于他处，昔封之而今复开，则不及他处矣。西一里，复上一北突小冈，有竹环坡，结庐其中者，是为苦竹冈。越而南下，共一里，又越坞南上，遂从坡上南行。二里，江随西峰之嘴曲而东南，始舣舟而渡其西岸，随西山南行。一里，坡尾东掉，路亦随而东。南逾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东更南上一里，遂逾其东下之脊。南行脊间二里，复稍下，有小峡自西而东，其峡甚逼，中有小水，捣坑东出。乃下半里，稍西转，迎流行峡中，有数家倚峡北，是为曲石[④]。而峡之西，其内反辟而成坞，亦有村庐倚之，则峡水之所从来也。于是南截峡流，又上坡，行坡间二里，有村当路左，亦曲石之村庐。又南三里，乃随坡西转，始见坡南坞大开，水东贯之，则固栋两江合而与顺江、响水沟诸流一并东出者也。循此坡稍北，即与界头、瓦甸之江合，是为龙川江之上流，盖交会手曲除者也。固栋之江东山，自石洞南度脊，亦中尽于曲除者也。余先自固栋历其西，又从阳桥东岭逾其北，又从瓦甸瞻其东，又从灰窑、曲石转其南，盖江流夹其三方，而余行周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坞底，有桥跨江，亦铁锁交络而覆亭于其上者，是为曲石桥。按《一统志》，龙川江上有藤桥二，其一在回石。按江之上下，无回石之名，其即曲石之误耶？岂其桥昔乃藤悬，而后易铁锁耶？



于是从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峡上。二里余，复南向陟岭，二里余，登岭头。有三四家当岭而居，是为酒店[⑤]，以卖浆得名也。饭而行，循岭东南向二里下，稍西转，复南行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坞而上。又

南二里，过陈挥使庄。又南随峡中行，二里，有陇环前峡折而自西来，有岐直南蹑其陇，余乃随众从峡中西行。半里，渐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半里，南登陇脊，始逾东度之脉。于是南望前壑大开，直南与罗生山相对，其中成坞甚遥，州城隐隐在三十里外，东之球玶，亦可全见，惟西之宝峰，又西北之集鹰，皆为笼从南下之支所掩，不得而见焉。余先贾勇独上，踞草而坐。久之后行者至，谓其地前有盗，自东山峡中来，截路而劫，促余并驰南下。东望层峡重峦，似有寻幽之径，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

下二里，望见澄波汇山麓，余以为即上干峨清海子矣。又峻下二里，有村庐当海子北岸，竹径扶疏，层峦环其后，澄潭映其前。路转其东北隅，有小水自峡间下注，有卖浆之庐当其下。入而少憩，以所负木胆浸注峡泉间，且问此海子即上干峨澄镜池否？其人漫应之，但谓海子中有鱼，有泛舟而捕者，以时插秧，止以供餐，不遑出卖。然余忆志言，下海子鱼可捕，上海子鱼不可捕，岂其言今不验耶？循海东峻麓行二里，及海子南滨，遇耕者，再问之。始知此乃下海子，上海子所云澄镜池者，尚在村东北重山之上，由此而上五里乃及之[6]。余不能从。南二里，越一涧，有村连竹甚深，是为中干峨村[7]。由村南又南下三里，其村竹庐交映更遥，是为下干峨村。至是东坡之下，辟为深坞，而溪流南贯。由是从村南稍西，即转南向，随坡上行。一里，渐南下，俯瞰坞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既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湾而居，与下干峨南北遥对。从此东向随坡上半里，乃蹑坡之东嘴。从其上南转，则东嘴之下，其崖甚峻，又数十家倚其麓而居，竹树蒙茸，俯瞰若不可得而窥也。南半里，稍西复转而南，半里，崖下居庐既尽，忽见一大溪东向而横于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崖峻无路下坠，沿崖端南行半里，稍下，见有径下沿坡麓，乃令顾仆守木胆于路隅，余策杖坠麓循崖北转。又半里，投丛木中，则其下石穴交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堤之上，回流成潭，深及四五尺[8]；堤之下，喷壑成溪，阔几盈四五丈。泉之溢处，俱从树根石眼纠缪中出[9]，阴森沁骨。掬而饮之，腑脏透彻，悔不携木胆来一投而浸之也。既乃仍南沿崖麓，半里，至顾奴候处，取木胆负而行。



又南二里下坡，有数家当坡之东，指余东向逾梁。其梁东西跨干峨下流之溪，志所谓马场河也。逾梁东，即东南逾田塍间，三里，抵东

山下，又有溪自东而西，有梁南北跨之，是为迎凤桥，以其西有飞凤山也。桥下水即东南出于赤土坡者，北流至罗武塘，出马邑村，西向经此而与马场河合[10]。过桥遂直趋而南。二里，再南逾一梁，梁下水如线将绝，则黄坡泉之向北而西转者。又南一里，又南逾一梁，其水亦将绝，则饮马河之向北而西转者[11]。又南一里，入腾越北门。行城中二里，出南门。城中无市肆，不若南关外之喧填也[12]。抵寓已下午矣。（下缺）

注释

①无问得鱼与鱼之肥否：原作“无问得鱼与否”，据徐本、陈本补。四库本作“无论得鱼与鱼之肥否”。

②鼋（yuán 元）：团鱼。鼍（tuó 驼）：亦称扬子鳄，为鳄鱼的一种。

③灰窑厂：今仍称灰窑，又称江南，在曲石稍西北的西沙河边上。现有灰窑水泥厂。



④曲石：《游记》诸本多处作“曲尺”，有误。唯本日记作“曲石”，据此统正为“曲石”。曲石在今腾冲县东北境，位于西沙河（又称大江）和龙川江（又称小江）的汇流处。

⑤酒店：今名同，在腾冲城与曲石间，分上酒店、中酒店、下酒店三村。

⑥上海子：即澄镜池，又名清河，今仍称青海。下海子：今称北海。下海子所在的坝子今仍称干峨。青海在东北，北海在西南。青海水面 0.4 平方公里，海拔 1893 米，最深处 27 米。北海水面 0.35 平方公里，海拔 1730 米，水深 5 米，周围已成沼泽。

⑦中干峨村：即今岗峨中村，省称中村，在北海和青海以南。

⑧深及四五尺：原缺“深及四五”四字，据宁抄本补。

⑨纠缪（liǎo 缭）：缠绕。

⑩马邑村：今作蚂蚁村。此水明时称马邑河，即今沙河。马场河因马场得名，今作马厂，分上、下两村，临近马场河汇入沙河处。

⑪饮马河：今称运马水河，在腾冲城边。

⑫喧填：声大而杂。

【今译】

二十九日　饭后天才亮，沿江东岸行。二里多，两岸石峰交相合拢，水流在峡间，人翻越在山崖上，江流被山崖逼束，奔腾的水流如线一样，但中间极为渊深。峡中有很多岩石被激流冲击，更使水流奔流荡波，而打鱼的人夹住江流把罾放在石影之间，如网美玉曳翡翠，不问

捕得到捕不到鱼，不问鱼肥不肥，自身本来就是美景了。半里，越过山崖往南下行。江也流出峡谷，有块岩石浮出水面，俨然一只团鱼或是鳄鱼顺水而出。又往南二里，经过上庄，有山向西突出来，中间相夹的山坞开成田地，村庄靠在西突之峰的东面，江流曲绕在西突之峰的西面，而路沿着坞中走。越过山脊往西南，又走一里多，再次与江相遇，而两岸的山崖又成为峡谷，岩石突起在峡中迎着水流，与夹流罝罾曳起翡翠的样子，也又如前边一样了。一里，江弯曲向西，路从江之南，也弯向西横截延向北的山坞。在这里向北望隔江往南下延的山，到这里从中间分开；那东面的支脉已到头，向东横突，就是西峡环绕下延的山；那西边的支脉仍向西南横突，就是固栋两江会合处往南盘绕的山；两支山脉之中，向北后退成为山坞，而灰窑厂高临在山坞上。这个厂也是六厂之一，出产的矿石比其他地方的品位好，从前封闭了它而如今重新开挖，就赶不上其他地方了。向西一里，再上登一座向北突的小山冈，有竹林环绕着山坡，有房屋建在竹林中的，这是苦竹冈。越到南面下走，共一里，又穿越山坞向南上走，于是从坡上往南行。二里，江水沿西峰的山嘴曲向东南，这才乘船渡到江西岸，顺西山往南行。一里，坡尾向东掉过去，路也顺着往东走。向南翻越山坡一里，有一两家人背靠山坡向北居住，由村东再向南上走一里，便越过这里向东下延的山脊。往南行走在脊上二里，再稍下走，有条小峡谷自西往东延，此峡非常狭窄，峡中有小溪，冲捣着坑谷往东流出去。于是下山半里，稍向西转，迎着水流行走在峡谷中，有数家人依傍在峡谷北边，这是曲石。而峡谷之西，峡内反而开阔成为山坞，也有村庄房屋依傍在坞中，就是峡中溪水流来之处了。于是向南横截峡中的溪流，又上坡，行走在坡上二里，有村庄位于路左，也是曲石的村舍。又往南三里，就顺山坡往西转，这才见坡南的山坞非常开阔，水流向东流贯山坞，是固栋的东、西二江合流后与顺江、响水沟诸条水流一同向东流出去的水流。沿此坡稍往北流，马上与界头、瓦甸的江水合流，这是龙川江的上游，大概是在曲除相会的江。固栋的江东山，山脊自石洞往南延伸，也是中央在曲除到头的山。我先自固栋经过它的西边，又从阳桥的东岭翻越过它的北面，又从瓦甸远望过它的东面，又从灰窑厂、曲石转过它的南边，江流夹住它的三方，而我走路周遍了它的四隅了。往西行一里，又向南陡峻地下走一里，到达坞底，有桥跨在江上，也是铁索交相连接



而桥上盖了亭子的桥，这是曲石桥。据《一统志》，龙川江上有藤桥两座，其中一座在回石。考察沿江上下，无回石的地名，那它就是曲石的误写吗？难道此桥从前是藤条悬成的，而后来改建成铁索桥吗？

于是从江南岸上坡，向西由峡上走。二里多，再向南登岭，二里多，登上岭头。有三四家人正当岭头居住，这是酒店，以卖酒得名。吃饭后上路，沿山岭向东南下走二里，稍向西转，再往南行走在坡上。又是二里稍下行，越过一处山坞后上走。又向南二里，走过陈挥使庄。又往南顺峡中行，二里，有条土陇环绕过前边的峡谷自西边折来，有岔路一直往南登上那条土陇，我于是跟随众人从峡中往西行。半里，渐渐向西上坡，又半里，折向南上登，又走半里，向南登上陇脊，开始翻越往东延伸的山脉。在这里往南望去，见前方的壑谷十分开阔，一直往南与罗生山相对，其中形成的山坞非常远，州城隐隐约约在三十里开外，东面的球玶山，也可全部看见，唯有西边的宝峰，还有西北的集鹰山，皆被笼从山往南下延的支脉遮住了，不能看见。我先一步鼓足勇气独自上走，盘腿在草上坐下。很久，后边走路的人来到，说此地前面有强盗，从东面山峡中出来，拦路抢劫，催促我一同快步往南下山。望东方层层山峡重重山峦，似乎有探寻幽境的路径，但路上走的人唯恐不快些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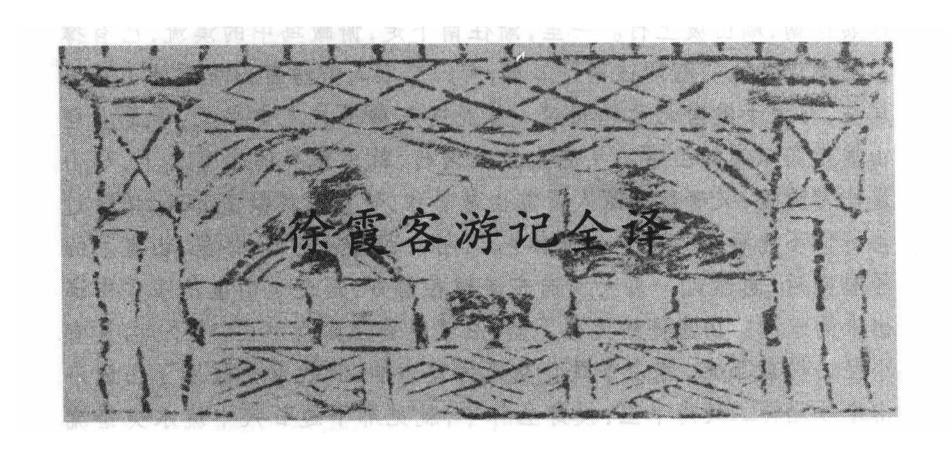


下山二里，望见有澄澈的碧波汇积在山麓，我以为就是上干峨的清海子了。又陡峻地下行二里，有村庄房屋位于海子的北岸，竹丛小径，枝叶扶疏，层层山峦环绕在村后，清澄的水潭映照在村前。路转过村子的东北隅，有小溪自峡中往下流注，有卖酒人的房屋正当小溪下边。进屋稍作休息，把背着的木胆浸泡在峡中流注的泉水中，并且询问此处海子是否就是上干峨的澄镜池？那人漫不经心地应着，只说海子中有鱼，有人泛舟捕鱼，因为此时插秧，只用来供餐，来不及拿去卖。不过我回忆志书所说，下海子的鱼可以捕，上海子的鱼不能捕，难道是志书上的话今天不灵验了吗？沿海子东边陡峻的山麓行二里，到达海子南岸的水边，遇上耕田的人，再询问他。才知道此处是下海子，所说的上海子澄镜池的地方，还在村东北的重重山岭之上，由此上走五里才能走到那里。我不能由那里走。向南二里，越过一条山涧，有个村庄竹林连片十分幽深，这是中干峨村。由村南又往南下走三里，这里的村子竹丛居屋交相掩映得更远，这是下干峨村。到这里，东面山坡

之下，拓展为深深的山坞，而溪流向南流贯。由这里从村南稍往西，立即转向南，顺山坡上行。一里，渐往南下走，俯瞰坞中的溪流，已有撑小船漂浮的人。随即往南行二里，有一二家人依傍着山坡下的山湾里居住，与下干峨南北远远相对。从此向东顺山坡上走半里，于是上登山坡走向东突的山嘴。从它上边往南转，就见东突的山嘴之下，那山崖非常陡峻，又有数十家人背靠山麓居住，竹丛树林蒙蒙茸茸，俯瞰过去好似不能窥见的样子。向南半里，稍向西再转向南，半里，山崖下的居屋完后，忽然见一条大溪向东流横在前方，是透过山崖从石穴中流出来的水流。山崖高峻无路下坠，沿着崖端往南行半里，略下走，见有小径沿坡麓下走，就命令顾仆在路旁守木胆，我拄着拐杖坠下山麓沿山崖往北转。又走半里，投身丛林中，就见那下边石穴中流水交错流淌，当地人用石堤拦水往北流注。石堤之上，水流潆回成潭，深达四五尺；石堤之下，喷入壑谷成为溪流，宽处几乎达于四五丈。泉水溢出之处，全是从树根石眼缠绕之中渗出，阴凉森然沁人心骨。捧了水饮下，透彻肺腑，后悔不带来木胆投入水中浸泡一下。既而仍向南沿山崖的山麓走，半里，到顾奴等候之处，取木胆扛着上路。



又向南下坡二里，有数家人位于坡之东，指点我向东过桥走。此桥呈东西向跨在干峨下游的溪上，是志书所谓的马场河。过到桥东，立即向东南穿越在田野间，三里，到达东山下，又有溪水自东流向西，有桥呈南北向跨在溪上，这是迎风桥，是因为它西边有飞凤山。桥下的溪水就是从东南的赤土坡流出来的，往北流到罗武塘，流出马邑村，向西流经此地后与马场河合流。过桥就直接向南赶路。二里，再向南越过一座桥，桥下的水如线一样将要断绝，这是黄坡泉向北流后往西转的水流。又向南一里，又向南越过一座桥，桥下的水也将断绝，这是饮马河向北流后往西转的水流。又往南一里，进入腾越州北门。行走在城中二里，出了南门。城中无集市店铺，不如南关外那样喧闹繁华。抵达寓所已是下午了。（下缺）



滇游日记十①

【题解】

《滇游日记十》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腾越州（今腾冲县）和永昌府（今保山市）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五月，徐霞客主要旅游腾冲南境，途经绮罗、团山、杨广哨、半个山等地，考察了壮观的硫磺塘沸泉及罗汉冲、大洞等温泉。霞客游展南到马鹿塘一带，考察的范围已达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境。

十九日离腾越州东返，以后六月份都在永昌。永昌府是滇西重镇，也是《徐霞客游记》记录字数最多的府县。徐霞客寓居太保山腰的会真楼，得闪人望、闪知愿等朋友的盛情款待，游憩甚欢。徐霞客游遍城附近的太保山、易罗池及其他风景园林；往南游石花洞，浴蒲缥温泉，考察水利设施；往北游龙王塘、卧佛寺，浴金鸡温泉；往东南登哀牢山，考察东河伏流的天生桥。保山、腾冲物产丰富，《徐霞客游记》记录了各种玉石及如何碾玉，也记录了各种花卉和水果。

【原文】

己卯五月初一日　平明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山后，参府吴公屡令把总来候，且命店中一至即入报。"余不知其因，令姑缓之，且游于市，而主人不听。已而吴君令把总持名帖来，言："欲躬叩，旅肆不便，

乞即枉顾为幸。"余颔之,因出观街子。此处五日一大街,大街在南门外来凤山麓。是日因旱,断屠祈雨,移街子于城中。旱即移街,诸乡村皆然。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买宝舍人[2],留余同事。余辞之,入城谒参府。一见辄把臂入林[3],款礼颇至。是日其子将返故乡,内简拾行囊,余辞之出。吴,四川松潘人[4]。为余谈大江自彼处分水岭发源,分绕省城而复合[5]。且言昔为贵州都阃,与陈学宪平人士奇同事,知黄石斋之异。下午还寓。集鹰山宝藏徒径空来顾,抵暮别去。

初二日　余止寓中。云峰山即尖山老师法界来顾。州庠彦李虎变昆玉来顾[6]。李居绮罗。

初三日　参府来候宴。已又观音寺天衣师令其徒来候,余以参府有前期,辞之。上午赴参府招,所陈多腊味,以断屠故也。腊味中始食竹鼯。下午别之出。醉后过万寿寺拜法界,不在。出西门半里,过凌云桥[7],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之麓[8],则观音寺在焉[9]。寺东向临玉泉池,寺南有古刹并列,即玉泉寺矣。天衣师拜经观音寺,三年不出,一见喜甚,留余宿。余辞以他日,啜其豆浆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　参府令门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来候。时微雨,遂与之联骑,由来凤山东麓循之南,六里,抵绮罗[10],入叩李君家。绮罗,志作矣罗,其村颇盛,西倚来凤山,南瞰水尾山,当两山夹凑间。盖罗汉冲之水,流经大洞、长洞二小阜间,北曲而注于平坞,乃分为二流,北为饮马河而抵城东,南为绮罗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来凤东南麓,乃南捣两山夹间。是村绾其谷口,竹树扶疏,田塍纡错,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余初望腾越中坞,东为球玶、矣比,西为宝峰、毗卢,南为来凤、罗生,北为干峨、飞凤。西北则宠炊最耸,而龙潭清海之水溢焉;东南则罗汉冲最深,而罗生、黄坡之流发焉;东北则赤土山最远,而罗武、马邑之源始焉;大盈江惟西南破龙光台、来凤西麓而去。则是州之脉,盖西北由集鹰山分脉:南下者,为宝峰、毗卢,而尽于龙光台;东曲者,一峙为笔峰,再耸为宠炊,遂东下而度干峨之岭,又东南而纡为永安、乱箭之哨。其曲而西也,余初疑南自罗生、水尾,而北转为来凤,至是始知罗汉冲水又南下于罗苴冲,则来凤之脉,不南自罗生、水尾,而实东自黄坡、矣比二坡也。但二坡之西皆平坞,而南抵罗生,脉从田塍中西度。郡人陈懿典进士

《文星阁记》云："嘉靖壬子[11]，城外周凿城隍[12]，至正南迤东穴地丈许[13]，有络石，工役斫截之。其石累累如脊骨，穿地而来，乃秀峰之元龙正脉也[14]。"其说可与余相印证。土人不知，乃分濬罗汉冲水一枝，北流为饮马河而抵于城东。是此脉一伤于分流，再凿于疏隍，两受其病矣。土人之为之解者曰，脉由龙光台潜度于跌水河之下。不知跌水河虽石骨下亘，乃大水所趋，一壑之流交注焉；饮马河本无一水两分之理，乃人工所为，欲以此掩彼不可得也。

初五日 晨餐后，即从李君循南山之麓东向行。先半里，过水应寺。又东二里，两逾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峡中北向峙，即天应寺也。其后即罗生主峰，仰之甚峻，志称其条冈分布，不诬也。又东半里，上一北下之支，随之北下。共一里，冈东尽处，竹树深密，绿荫袭人，披映心目。其前复起一圆阜，立平畴中，是为团山，与此冈断而复续。冈东村庐连络。余从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庐，具腊肉火酒献。盖是日端午，而老人与李君有故，遂入而哺之。既午，复东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复起一长阜，如半月横于前，是为长洞山。又东二里，遂入山峡，有溪中贯而出，是为罗汉冲[15]。溪南北皆有村夹峙峡口。由南村溯溪而东，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东逾岭趋猛连者[16]，从其北坞中觅温泉。其泉不热而温，流不急而平，一大石突畦间，水汇其旁，浅不成浴。东山下有"大洞温泉"，为八景之一，即在其北岭峡中，与此隔一支岭，逾而北颇近，而李君急于还家，即导余从大路西出。二里，过溪南村，出峡口，随溪西行。一里，过一桥，从溪南又西一里，过长洞北麓。北望大洞之阜，夹溪而峙，余欲趋之，浴其温泉。李君谓泉在东峡中，其人尚远，遂强余还。又西一里，过团山北麓，又西三里而还李君家。



注释

①《滇游日记十》：在乾隆刻本第九册上。徐本自己卯五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第十册上，自己卯八月初一日至九月十四日在第十册下，上下合题曰"滇"，有提纲云："自腾越罗生山、杨广哨、硫磺塘还至腾越，过龙川、高良工山、潞江、蒲缥、永昌、哀牢山、清水沟、峡口山、笔架山、山窠、卧佛寺、金鸡村、宝盖山、虎坡、干海子、玛瑙山、松坡、猛赖、上江蛮边、石城、北冲、清水关，再还永昌。养邑、腊彝、枯柯、右甸、锡铅、顺宁府、云州。再从顺宁渡澜沧江、三台山、阿禄司、新牛

街，渡壁溪江、瓦葫芦、猪矢河、蒙化府、天姥崖、龙庆关、迷渡、清华洞大脊、洱海城、荞甸、宾川州、炼洞，还至鸡足山上。”

②舍人：公侯都督及各卫指挥嫡长次子才可试用者，为散骑参侍舍人，隶都督府，充宿卫，或署各卫所司，听候差遣。

③把臂：互相扶住手臂，表示亲密。

④松潘：明置松潘卫，隶四川都司，在今四川松潘县。

⑤为余谈句：此处指岷江源。省城指四川布政司治成都府，即今成都市。

⑥昆玉：对于他人兄弟的美称。

⑦凌云桥：俗称观音塘桥，近年改建后称新桥。

⑧玉泉池：今名同，建有自来水厂。

⑨观音寺：今存，在腾冲城北郊。所在的村因名观音塘。

⑩绮罗：今名同，分上、中、下三村。

⑪嘉靖壬子：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⑫隍（huáng 皇）：城外的护城濠，有水称池，无水称隍。

⑬竁（cuì 脆）：挖地造穴。

⑭秀峰：今仍名秀峰山，为腾冲古城中心的最高点，山上原有秀峰亭。

⑮水应寺：今作水映寺。天应寺：今名同，建筑皆存。团山、长洞山：今名同，已为村落布满。罗汉冲：今名同，温泉犹存。以上皆在腾冲县南境。

⑯猛连：今作勐连，在腾冲县东南境。



【今译】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五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店主人说：“自从您前往尖山后，参将府的吴公屡次命令把总来等候，并且命令店中您一到就进府去报告。”我不知其中的原因，命令他暂缓报告，暂且去游一游街市，可主人不听。不久吴君命令把总拿着名帖前来，说：“想要亲自拜见，但旅店中不方便，请马上枉驾来拜访便是幸事。”我点头同意了他，于是出门观看街子。〔此处五天赶一次大街，大街在南门外来凤山山麓。这天因为天旱，停止屠牲祈雨，把街子移到城中。天旱就移街子，各处乡村都是这样。〕于是前去会晤潘捷余。捷余设宴招待来买珠宝的舍人，挽留我同宴。我辞谢了他，进城拜谒参将府。一见面就握住手臂志气相投，款待的礼节相当周到。这天他儿子将返回故乡，在内室收拾行李，我告辞了他出来。〔姓吴的，是四川松潘卫人。向我谈起大江从他那地方的分水岭发源，分流绕过省城后再次合流。并且说起他从前任贵州都司时，与学官陈平人士奇同事，

了解黄石斋的奇异。〕下午回到寓所。集鹰山宝藏的徒弟径空来拜访，到天黑告别去了。

初二日　我停在寓所中。云峰山〔就是尖山。〕的老禅师法界来拜访。州学中的贤士李虎变兄弟来拜访。〔李家居住在绮罗。〕

初三日　参将府派人来等候赴宴。不久又有观音寺的天衣禅师命令他的徒弟前来迎候，我因为参将府在事前有约会，辞谢了他。上午赴参将府的招请，陈列的多半是腊味，是由于停止屠牲的缘故。〔腊味中开始吃到竹鼯。〕下午告别他出来。酒醉后到万寿寺去拜见法界，不在。出西门走半里，过了凌云桥，又向西半里，由玉泉池南面的堤上走到西山的山麓，就见观音寺在那里。寺向东，面临玉泉池，寺南有座古刹并列，就是玉泉寺了。天衣禅师在观音寺拜经，三年不出门，一见面高兴极了，留我住宿。我答应改日来住辞谢了，喝了他的豆浆粥后返回来，天已昏黑了。



初四日　参将府命令守门的差役把《州志》送来。刚翻开书而李君前来问候。此时下着细雨，便与他并排骑马，由来凤山东麓顺着山往南走，六里，抵达绮罗，进去拜访李君家。绮罗，志书上作矣罗，这个村子较兴盛，西面紧靠来凤山，南边远望水尾山，正当两山相夹凑拢之间。罗汉冲的水，流经大洞、长洞二座小土阜间，向北弯曲后流入平坦的山坞中，就分为两条河流，北面的是饮马河，流抵城东，南边的是绮罗水，逼近南山下，又往西逼近来凤山的东南麓，就往南冲捣在两山相夹之间。此村盘结在两山的谷口，竹林树丛扶疏茂盛，田野壑谷迂曲错杂，也是一处幽境。这天夜里住在李君家中。

我起初远望腾越中间的山坞，东面是球玶山、矣比坡，西面是宝峰、毗卢山，南面是来凤山、罗生山，北面是干峨山、飞凤山。西北则是宠从山，最为高耸，而龙潭清海子之水从那里溢出来；东南是罗汉冲，最深，而罗生山、黄坡的水流从那里发源；东北是赤土山，最远，而罗武塘、马邑村的水源从这里起始；大盈江仅在西南方冲破龙光台、来凤山西麓而去。那么此州的山脉，大体上从西北由集鹰山分出支脉：往南下延的，成为宝峰、毗卢山，而后在龙光台到了头；向东弯曲的，最先耸峙为笔峰，再耸起成为宠从山，于是往东下延成为干峨的山岭，又向东南曲折成为永安哨、乱箭哨的山。那曲绕向西的，我最初怀疑起自南面的罗生山、水尾山，而

后转向北成为来凤山，到此时才知罗汉冲的水又往南下流到罗苴冲，那么来凤山的山脉，不是起自南面的罗生山、水尾山，而实际上是起自东面的黄坡、矣比坡两处山坡。但两处山坡的西边都是平坦的山坞，而后往南抵达罗生山，山脉从田野中往西延伸。〔本府人进士陈懿典的《文星阁记》中说："嘉靖壬子年，在城外四周挖掘护城壕，到正南在地下向东挖坑一丈左右，有脉状的岩石，工匠夫役凿断了它。那岩石层层累累如同脊梁骨，穿过地下而来，是秀峰的主龙正脉。"此说可与我的看法互相印证。〕本地人不了解，就把罗汉冲的水分流，疏挖出一条支流，向北流为饮马河，流抵城东。这样此处地脉第一次被分流损伤，再次在疏挖护城壕时凿断，两度受到伤害了。本地人为此解释说，山脉由龙光台潜在地中延伸到跌水河之下。却不知跌水河虽然是骨状的岩石向下延亘，但是大水流向的地方，一个壑谷的水流都交相流注于其中；饮马河本来就没有一条河分为两条的道理，是人工建成的，想以此来掩盖那过失是不可能的。



初五日　早餐后，马上跟随李君沿南山的山麓向东行。先走半里，经过水应寺。又向东二里，两次越过南山往北下延的支脉，有寺庙在南面峡中，向北屹立，就是天应寺了。寺后就是罗生山的主峰，仰面望它非常高峻，志书称它是呈条状山冈分布，不假呀！又往东半里，登上一条往北下延的支脉，顺着它向北下走。共一里，山冈东边的尽头处，竹丛树林深密，绿色的树荫袭人，树影婆娑映人心目。它前方又隆起一座圆形的土阜，立在平旷的田野中，这是团山，与此处山冈断而复续。山冈东边村庄房屋连接不断。我从竹林中下来，一位老人迎入他的屋中，准备了腊肉、火酒献上来。原来这天是端午节，而老人与李君有交情，于是把我迎进去招待吃饭。中午后，再向东沿南山行。半里，它北边又隆起一座长形土阜，如一半月亮横在前方，这是长洞山。又向东二里，就进入山峡，有溪水从峡中流贯而出，这是罗汉冲。溪流南北都有村庄夹峙在峡口。由南岸的村庄溯溪往东行，又走二里，越到溪流的北岸，有大路依傍在北山下，是向东越岭通向猛连的路，从它北面的山坞中去找温泉。此泉不热但温，水流不急而平缓，一块大岩石突出在田地间，水汇积在石旁，浅得洗不成澡。东山下有"大洞温泉"几字，是八景之一，就在它北岭的峡中，与此地隔着一条支岭，向北翻

越相当近，可李君急于回家，就领我从大路往西出来。二里，过了溪南村，走出峡口，顺溪流往西行。一里，走过一座桥，从溪南又向西一里，经过长洞山北麓。望北边大洞在的土阜，夹住溪流屹立，我想赶到那里去，在那里的温泉里洗澡。李君说是泉水在东面峡中，进去的路还很远，就强逼我往回走。又向西一里，走过团山北麓，又向西三里后返回李君家中。

【原文】

初六日　晨饭，令顾仆携卧具，为杨广哨之游。先是李君为余言，此地东南由罗汉冲入二百里，有瀚吕山，东南由罗生四十里，有马鹿塘，皆有峰峦可观。余乃先其近者，计可从硫黄塘、半个山而转也。东三里，从水应、天应二寺之间，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绝顶。北瞰即天应寺悬其坑麓，由州坞而北，惟宠炊山与之对峙焉；西瞰则旁峡分趋，势若赘旒[①]，皆下坠于绮罗南向之峡，有龙井出其下焉；惟东眺则本峰颉颃自掩；而南眺则浓雾弥沦，若以山脊为界，咫尺不可见。于是南从岭上盘峡，俱行氤氲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下二里余，山半复环一壑，其脊自东南围抱而西，中藏圆坞，有小水西去。其内雾影稍开，而雨色渐逼，虽近睹其田塍，而不免远罹其沾湿矣。复上南坡，蹑坡脊而南，五里，一岐随脊而西南，一岐坠坡而东向。余漫从脊上直南，已而路渐东下而穷。二里，有村倚东坡下，披雾就讯之，乃清水屯也[②]。按志，城南三十里为清水朗，此其地矣。然马鹿塘之径，当从北岐分向而东，此已逾而过南。



屯人指余从坡北东下，当得大路。从之，半里，东北涉一坑甚深，雾影中窥其东南旋壑下盘，当时不知其所出何向，后乃知其南界高峰，反西自竹家屯而东突，为陈播箕哨也。复东北上坡半里，见有路东向下，辄随之行，不意马鹿塘正道尚在其北。雾漫不辨，踉跄东下。一里余，有峡自北而南，溪流贯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绝无人居。塍中插禾已遍，亦无一人。抵塍而路绝，塍狭如线，以杖拄畦中，东行抵溪，而溪两岸蒙翳不可渡。复还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径，渡溪东上。一里，路伏草间，复若断若续，然其上甚峻。三里，东向登岭头，复从岭上东南再陟一岭。半里，始见岭北有坳，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其东则崩崖下坠，其势甚拓，其坠甚峭，若中剖其脊并左右两帏而平坠焉。坳北有路

自崩崖北岭东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岭东上，而坳中独无北交之路。余遂循崖南路上。东一里，路为崩崖所坠，复岐而南，再陟南岭。半里，复东行岭脊。二里始有南来之路，循之东。北瞰崩崖下陷，东向成坑，箐木深翳。又东半里，再陟岭，岭乃南去，微径始东北下坡。曲折连下三里，余以为将及北坑之底，随之出即马鹿塘矣；孰知一坡中环，路岐而东西绕之，未几遂绝，皆深茅丛棘，坑嵌其下甚深。余始从其南，不得道，转而东，复不得道，往返踯躅，茅深棘翳，遍索不前。久之，复从南坡下得微径，下一里余而东抵坑底。则坑中有水潺潺，自崩崖东南流，坑两旁俱峭崖密翳，全无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乱砾间，时有平沙潆之，遂随之行。或东或南，仰眺甚逼，而终绝路影。三里，稍开，俯见潆沙之上，虎迹甚明，累累如初印。随之又东南一里余，有小溪自西南来注，有路影南缘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余意半逾坡东下，而路反从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误，然其路渐大，时亦渐暮，以为从大道，即不得马鹿塘，庶可得栖宿之所。乃蹑脊西驰二里，见西峰顶有峰恃倚如覆钟，大道从此分岐，一自东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峰顶而趋，一从西南盘壑而行。未审所从，姑解所携饭啖之。余计上下二径，其去人必远，不若从盘壑者中行。于是又东南三里，遂坠坡而下，渐闻人声。



下里余，得茅二龛在峡间，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数龛，乃下陟深坑，攀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龛，则架竹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爨卧，俨然与粤西无异。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阅十五月，乃复遇之西陲，其中数千里所不见也。自登崩崖之脊，即望见高黎贡南亘之支屏列于东，下有深峡，而莫见龙川，意嵌其下也。又西南二十余里，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峡甚深，即与高黎贡遥夹者，意龙江从此去。西坞甚豁，远见重山外亘，巨壑中盘，意即南甸所托也。时雾黑莫辨方隅[③]，而村人不通汉语，不能分晰微粤。即征其地名，据云为凤田总府庄，南至罗卜思庄一日余[④]，东北至马鹿塘在二十里外[⑤]，然无确据也。夜以所携米煮粥，啜之而卧。

初七日　阴雨霏霏[⑥]，饭后余姑止不行。已而村人言天且大霁，余乃谋所行。念马鹿塘在东北，硫磺塘在西北，北山之脊，昨已逾而来，西山之脊，尚未之陟，不若舍马鹿而逾西脊，以趋硫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径，以硫磺塘为正道，遂从之。土人指余从村后西北向大山行。余

误由直北，一里余，下涉一涧，溯之北上坡，一里余，又下涉涧。其处一涧自西峡崩崖来，一涧自北峡崇山来，涉其西来者。又北上坡半里，路复分岐，一向北峡，一向西峡，皆盘其上坡。余从其北峡者，二里，路渐湮。已北下，则其涧亦自西来，横堑于前，虽小而颇深，藤箐蒙塞，雨雾淋漓，遂不能入。乃复出，至岐口，转向西峡。一里，路亦渐湮，其南崩崖下嵌，即下流之所从出，而莫能逾焉。复出，从岐口南涉其涧，从涧南又得一岐西上，其路甚微。一里，北逾一坡，又北一里，即崩崖西对之坡也，其上皆垦崖，而仍非通道。蹑之行，一里，上西顶。顶高云黑，莫知所从，计返下山，乃转南行莽棘中。湿茅壅箐，踯躅东南向，二里，渐有径，下眺凤田所宿处，相距止二三里间。

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从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问之，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椤图[7]，即从杨广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北上，蹑坡一里，有二茅当峡坪间，是为椤图寨。由寨后更蹑峻而北，半里，登冈。西望盘壑下开，水田漠漠，有溪流贯其中，壑西复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横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贯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回峡中，半里，一村庐倚南坡，是为杨广哨[8]。从此西北下峡底一里余，有小溪自东北坠西南，其嵌甚深，乃从昨所度崩崖南岭分坠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复一里余而跻其脊，余以为即从此缘脊上北大峰矣，而孰意犹中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即北下峡底。一里余，有大溪自北南坠，皆从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即清水朗东溪也[9]。水嵌峡底甚逼，横独木渡其上。余宁木下涉水，即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继蹑陇脊，一里余，转而东北上，一里跻峰头。由峰头西盘半里，复随峡北行。其峡颇平，行其中一里余，当其东西分峡处，有村庐倚其中，是为陈播箕哨。从哨北即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有村庐当坡，是为竹家寨。由寨东向北行，寨后复起一峰，有峡横其中，路分为二：循北峰直去，为腾越、南甸大道；穿北峰南峡而西，为硫磺塘道。余乃舍大道从横峡西行。半里，忽坠峡西下。其峡甚逼而下甚峻，坠级历坎，与水争隘。一里余，望见西峡自北而南，一溪贯其中，即矣罗村之水[10]，挟水尾山西峡而南者。溪西之山，嵚岈南踞，是为半个山。按《一统志》有罗苴冲，硫磺塘在焉，疑即此山。然《州志》又两书之，岂罗苴冲即溪东所下之山耶？

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东崖之下，乃温水之小者。其北

崖之下,有数家居焉,是为硫磺塘村,有桥架溪上。余讯大塘之出硫磺处,土人指在南峡中,乃从桥南下流涉溪而西,随西山南行。时风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踯躅南行,半里得径。又南一里,则西山南迸,有峡东注大溪,遥望峡中蒸腾之气,东西数处,郁然勃发,如浓烟卷雾,东濒大溪,西贯山峡。先趋其近溪烟势独大者,则一池大四五亩,中洼如釜,水贮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浑白,从下沸腾,作滚涌之状,而势更厉,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而有声,其中高且尺余,亦异观也。时雨势亦甚大,持伞观其上,不敢以身试也。其东大溪,从南下,环山南而西合于大盈;西峡小溪,从热池南东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气勃勃,而池中之水,则止而不流,与溪无与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间烟势更大,见石坡平突,东北开一穴,如仰口而张其上腭,其中下绾如喉,水与气从中喷出,如有炉橐鼓风煽焰于下[11],水一沸跃,一停伏,作呼吸状。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若发机,声如吼虎,其高数尺,坠涧下流,犹热若探汤。或跃时风从中卷,水辄旁射,揽人于数尺外,飞沫犹烁人面也。余欲俯窥喉中,为水所射不得近。其龃龉之上,则硫磺环染之。其东数步,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养硝,想有磺之地,即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间烟势复大,环崖之下,平沙一围,中有孔数百,沸水丛跃,亦如数十人鼓煽于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环沙四围,其水虽小而热,四旁之沙亦热,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涌处虽多,而势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将沙圆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周之,虽有小气而沙不热。以伞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无热气从戳孔出,此皆人之酿磺者[12]。时雨势不止,见其上有路,直逾西岭,知此为半个山道,遂凌雨蹑崖。其崖皆堆云骈瓣,岭岈嵌空,或下陷上连,或旁通侧裂,人从其上行,热气从下出,皆迸削之余骨,崩坠之剥肤也,所云"半个"之称,岂以此耶?



蹑崖半里,从其南循岭西上一里,渐随峡南转,则其峡自南岭头坠,中有水悬而为瀑,作两叠坠北下,即峡水之上流也。又上半里,遂西逾瀑布之上。复从峡西更西南上一里,渐转而西半里,见大道盘西崖坠处,出南坳去,小径则西上峰顶,渐转北行,盖此即半个山之顶,至此南下为坳,入城之路,当在其东北,不应西去,遂舍大道从小道。西上半里,随峰东向北行二里余,乃西北下,得竹坞村庐。时雨势甚大,避雨庐中,就火沸汤,瀹饭而食之。其处即半个山村也[13],昔置镇彝关

于路次，此为屯哨，今关废而村存云。由其东下坡，随峡东行里余，与南来大道合。随西山北转而行，于是水尾西溪即从此峡南下硫磺塘矣。北行二里余，复陟东突之坡。行坡峡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绮罗村在东坡下矣。时已薄暮，遂舍入州大道，东里余，宿李虎变家。虎变以骑候于马鹿道中，不遇，甫返，煮竹䶉相待。

注释

①赘旒(zhuì liú 缀流)：古代旗帜边缘悬垂的飘带。

②清水屯：今仍作清水，在绮罗正南，与清水朗无涉。

③方隅：四方和四隅。

④罗卜思庄：又作罗必丝庄，今称罗卜坝，在梁河县南境。

⑤马鹿塘：今名同，在梁河县东北隅，曩宋河北。

⑥阴雨霏霏：原脱"霏霏"，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⑦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撈图："撈图"，徐本、四库本、陈本作"摆图"。



⑧杨广哨：今作羊管哨，在腾冲县南隅。

⑨清水朗：即今朗蒲寨，在腾冲县南境。

⑩矣罗村：四库本作"绮罗村"。

⑪橐(tuó 驼)：炉子鼓风吹火的器具。

⑫酿磺者：腾冲地热资源十分丰富。据初步统计，沸泉、热泉、喷泉多达79处，有不少高温沸泉，有12个泉群水温在70～90℃。硫磺塘温泉可算腾冲地热的中心。直径三米的圆形沸水池，水温高达96.6℃，翻滚沸涌之势十分壮观，群众俗称大滚锅，说老水牛掉下去很快就煮离骨了。至今当地群众仍用简单方法提取硫磺，全县每年可得硫磺一万多斤。硫磺塘稍南不远的黄瓜箐温泉，含有氡等元素，可治关节炎、高血压、末梢神经痛等多种疾病，医药疗效特好，现建有专门医疗机构，每年冬天，远近都有人到那里长住治疗。在硫磺塘和黄瓜箐之间是澡塘河瀑布，很多喷冒热水、热气的泉眼点缀在河中、瀑下，泉眼岩石形状奇异，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狮子头"、"蛤蟆嘴"等等。

⑬半个山：在腾冲南境，南麓陡峭，北麓平缓，似只有半个，因名。半个山村亦因山得名。另有镇彝关，今作镇邑关，在半个山以北的大盈江畔，为腾冲城西跌水河、芭蕉关道所经。《肇域志》载："罗左冲山、半个山，俱在州治南六十里，上有镇夷关。后即南甸之界，悬崖峭壁，是为华夷之限。"霞客已到了南甸宣抚司境，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梁河县。

【今译】

初六日　早晨吃饭，命令顾仆带上铺盖，动身去游杨广哨。这之

前李君对我说，此地往东南由罗汉冲深入二百里，有座滃吕山，向东南由罗生山走四十里，有个马鹿塘，都有峰峦值得观览。我于是先去那近处的，预计可从硫磺塘、半个山转回来。向东三里，从水应寺、天应寺两座寺庙之间，向南上山。越上走越陡峻，七里，登上绝顶。俯瞰北面就是天应寺悬在山下坑谷的山麓，由州城所在的山坞往北，唯有笼从山与它对峙；俯瞰西边就见两旁山峡分向延伸而去，势如旗帜上悬垂的飘带，都是下坠到绮罗向南的峡谷中，有个龙井在峡谷下方涌出来；只有向东眺望是本山的山峰互相抗衡，交错遮掩；而往南眺望就见浓雾弥漫沉浮，好像是以山脊为界，咫尺间不能看见东西。于是向南从岭上绕着峡谷走，都是行走在氤氲的浓雾之中，茫茫一片如蹈大海。半里，往南下走。下走二里多，山半腰又环绕着一个壑谷，山脊自东南往西围抱，中间藏着圆形的山坞，有小溪向西流去。坞内雾影稍稍散开，可雨色渐逼过来，虽看得见那附近的田野，但远处不免被雨水沾湿了。再上登南面的山坡，登上坡脊往南行，五里，一条岔道顺山脊通向西南，一条岔道沿山坡向东下坠。我漫无目的地从脊上一直往南走，不久路渐渐向东下去后断了。二里，有村庄靠在东边山坡下，分开浓雾去村中问路，是清水屯。据志书，城南三十里是清水朗，这就是那地方了。但去马鹿塘的路，应当从北边的岔路分向往东走，此时已走过头在南了。



清水屯的人指点我从山坡北边往东下走，应该找得到大路。听从他的话走，半里，向东北涉过一条非常深的坑谷，雾影中窥见它东南旋绕的壑谷向下盘绕，当时不知它出去通向哪里，后来才知它南面的高峰，反而自西边的竹家屯往东突，是陈播箕哨。再向东北上坡半里，见有路向东下走，就随着它走，没想到去马鹿塘的正道还在它北边。浓雾漫漫，辨不清方向，踉踉跄跄向东下走。一里多，有峡谷自北横向南，溪流贯穿峡中，有田地嵌在峡底，可绝无人烟。田野中已插遍禾苗，也无一人。到达田边路就断了，田埂狭窄得如线一样，用手杖拄在田中，往东走到溪边，但溪流两岸树丛浓密遮蔽，不能渡。再返回来靠着西面的山坡向南走，一里遇上小径，渡过溪流往东上行。一里，路隐伏在草丛间，再次若断若续，但那上去之处非常陡峻。三里，向东登上岭头，又从岭上向东南上登一岭。半里，才见岭北有山坳，自北向南延伸，中间低伏再次隆起，它东面就是崩裂的山崖下坠，山势非常宽阔，

那下坠之处十分陡峭，好似山脊从中剖开左右两幅帏幔并排平行下坠的样子。山坳北边有条路自崩裂的山崖北面的山岭往东行，南边也有小路，自崩裂的山崖南面的山岭往东上行，可山坳中唯独没有北面来相交的路。我于是沿山崖南面的路上走。向东一里，路被崩裂的山崖陷下去，又岔向南，再上登南岭。半里，再往东走在岭脊上。二里后才有南来的路，顺着它往东走。俯瞰北边崩裂的山崖下陷，向东处形成深坑，箐中树木幽深密蔽。又向东半里，再登岭，山岭于是往南延去，小径开始向东北下坡。一连曲折下走三里，我以为将走到北面深坑的底部，顺着它出去就是马鹿塘了；谁知一道山坡环绕在中间，路岔为东西两条绕过山坡，不多久就断了，都是深深的茅草成丛的荆棘，坑谷嵌在它的下方非常深。我开始时从它南边走，找不到路，转向东，又找不到路，往返徘徊，茅草深长，荆棘密蔽，遍处搜索不能前走。很久后，又从南面山坡下找到小径，下走一里多后往东抵达坑底。就见坑中有潺潺流水，自崩裂的山崖向东南流，坑谷两旁全是陡峭的山崖密蔽，全无路的影子，可坑底非常平坦，水流在杂乱的砾石之间，不时绕过平坦的沙滩水流，就顺着水流走。有时东有时南，仰面眺望十分逼窄，可始终绝无路影。三里，稍开阔些，俯身见流水潆洄的沙滩之上，老虎脚印十分明显，连接成串如同刚印上去的。顺着流水又往东南走一里多，有条小溪自西南流来注入，有路影在南边沿着小溪延伸，这才离开坑谷往南爬坡，一里，越到坡上。我猜想将越过山坡向东下走，可路反而从坡脊上往南行，我心知路错了，不过这条路渐渐变大，此时天也渐渐黑下来，以为从大道走，即便找不到马鹿塘，或许能够找到栖身寄宿的地方。于是登上坡脊向西快步走二里，见西峰顶上有山峰依傍着如下覆的铜钟，大道从此处分岔，一条自东南的山坡下延上伸，一条向西北的峰顶伸去，一条从西南绕着壑谷延伸。我不清楚从哪里走，姑且解下带着的饭吃了。我估计上下两条道，它们离人烟必定很远，不如从盘绕在壑谷中的路走。于是又向东南三里，就从坡上下坠，渐渐听到人声。

下行一里多，在峡中遇到两间茅屋，到那里投宿，又窄又旧陋不能住宿。远望南面山坡上有数间房屋，就下涉深坑，攀登陡峻的山坡上走，共一里后走入那里的房屋，是竹子架成的窝棚，下边养牛猪，而上方是架锅烧火和睡觉的地方，俨然与粤西的竹楼无异。屈指算来自从

离开南丹到此地，至今已经历十五个月，才又在西部边陲遇见这种竹楼，其中数千里间没有见到过。自从登上崩裂山崖的山脊，立即望见高黎贡山往南延亘的支脉屏风样排列在东方，下边有深峡，但无法见到龙川江，推想是深嵌在山下。又向西南二十多里，到住宿的山坡，下瞰南面峡谷非常深，就是与高黎贡山远远相夹之处，推想龙川江从此流去。西面山坞极为宽敞，远远望见重重山峦横亘在外面，巨大的壑谷盘绕在中间，推想就是南甸依托之处了。此时雾浓天黑无法辨清方位，而村里人不通汉语，不能弄清这里的隐微深奥之处。立即追问这里的地名，据说是凤田总府庄，南边到罗卜思庄要走一天多，东北到马鹿塘在二十里之外，然而无确凿的证据。夜里用带来的米煮粥，喝粥后躺下。

初七日　阴雨霏霏，饭后我暂且停下不走。不久村里人说天将大晴，我才打算上路。考虑马鹿塘在东北方，硫磺塘在西北方，北山的山脊，昨天已翻越过来，西山的山脊，还未登过它，不如放弃马鹿塘而翻越西面的山脊，以便赶去硫磺塘，而且此地到州里的路，以走硫磺塘是正道，就从这条路走。当地人指引我从村后向西北的大山走。我错从正北走，一里多，下涉一条山涧，溯山涧向北上坡，一里多，又下走涉过山涧。此处一条山涧自西南峡中崩裂的山崖处流来，一条山涧自北面峡中的崇山峻岭间流来，涉过那西边流来的山涧。又往北上坡半里，路又分岔，一条通向北面的山峡，一条通向西面的山峡，都是绕着山峡上坡。我从那通向北面山峡的路走，二里，路渐渐湮没了。不久向北下走，就见那条山涧也自西边流来，堑沟样横在前方，水流虽小但相当深，藤枝竹丛蒙密闭塞，雨雾湿淋淋的，始终不能进去。只得再出来，来到岔路口，转向西面的山峡。一里，路也渐渐湮没了，它南边崩裂的山崖向下深嵌，就是山涧向下流出去的地方，可是不能越过去。再次出来，从岔路口往南涉过山涧，从山涧南边又找到一条岔路往西上走，此路非常小。一里，向北越过一道坡，又往北一里，就是崩裂的山崖西边面对着的山坡，那上边全是开垦过的山崖，但仍不是通道。踏上山坡走，一里，登上西边的山顶。顶高云黑，不知从哪里走，考虑还是返回去下山走，于是转向南行走在草莽荆棘之中。茅草湿淋淋的竹丛壅塞，跌跌绊绊走向东南，二里，渐渐有小径，向下眺望凤田总府庄住宿之处，相距只在二三里之间。



再向南走半里，遇上大道往西去，就顺着它走。往西沿北山行一里，在山坡下遇上耕田的人，向他问路，才知山上有个小寨子，名叫掳图，就是从杨广哨进州城的正道了。于是急忙往西北上山，爬坡一里，有两间茅屋位于峡中的平地间，这是掳图寨。由寨子后再踩着陡峻的山崖往北走，半里，登上山冈。望西面盘绕的壑谷在下方展开，水田广漠，有溪流流贯其中，壑谷西边又有高山耸峙在外面，山南又突起一座高山，横着连接到南边，相互连接处的中间，似乎有水从中流贯而去。又向北上走一里半，就登上大山脊。向北下到回绕的峡谷中，半里，一个村庄的房屋紧靠南面的山坡，这是杨广哨。从此往西北下到峡底一里多，有条小溪自东北倾泻到西南，溪流嵌在非常深的地方，是从昨天越过的崩裂的山崖南岭分流倾泻而成的。涉过小溪往西北上走，再走一里多后登上山脊，我以为就是从此处沿山脊上登北面的大山峰了，可谁想到还只是隔在中间的支脉。半里越过山脊，又马上向北下到峡底。一里多，有条大溪自北向南流泻，全是从石崖之间冲破石壁而去，这就是清水朗的东溪了。水流嵌在峡底十分逼窄，横架了独木桥渡过溪上。我宁愿从独木桥下涉水，立即往西北上坡。开始时沿着石崖走，继而上登陇脊，一里多，转向东北上走，一里登上峰头。由峰头向西绕半里，再顺峡谷往北行。此峡相当平坦，行走在峡中一里多，正当它分为东西两峡之处，有村庄房屋依傍在峡中，这是陈播箕哨。从哨北马上往西北下走，二里，沿南山往西行，一里，有村庄房屋位于坡上，这是竹家寨。由寨子东边向北行，寨子后方又耸起一座山峰，有峡谷横在其中，路分为两条:沿北峰一直去的，是去腾越、南甸的大道;穿过北峰南面的峡谷往西，是去硫磺塘的路。我于是舍弃大道从横向的峡谷向西行。半里，忽然峡谷向西下坠。此峡非常狭窄而下边十分陡峻，坠下台阶经过坑穴，与水流争夺隘口。一里多，望见西面峡谷自北延向南，一条溪水流贯其中，这就是矣罗村的溪水，傍着水尾山西边的峡谷往南流的水流。溪水西面的山，突兀地盘踞在南边，这是半个山。据《一统志》，有处罗苴冲，硫磺塘在那里，怀疑就是此山。但是《州志》又把它记载为两个地方，莫非罗苴冲就是溪水东面走下来的山吗?

又向西下山半里，直达溪边，有两个水塘在东边山崖之下，是温水塘中小一些的。它北面山崖之下，有数家人居住在那里，这是硫磺塘村，有桥架在溪上。我打听出产硫磺的大塘所在之处，当地人指点在

南面峡中，于是从桥南的下游涉过溪水往西走，顺西山往南行。此时风雨猛烈降临，田埂又滑又窄，我跌跌撞撞地往南行，半里后遇上小径。又向南一里，就见西山往南迸裂开，有峡谷，东边流注着大溪，遥望峡中升腾的蒸气，散布在东西有几处，浓郁旺盛地喷发，如浓烟卷雾，东边濒临大溪，往西纵贯山峡。先赶去那靠近溪边烟势很大之处，是一个水池，大有四五亩，中间像锅一样下洼，水贮在其中，只达到池子的一半，水色浑浊发白，从下往上沸腾，作出翻滚腾涌的姿态，但气势更为猛烈，沸腾的水泡大如弹丸，成百枚一齐跃起而有声音，其中高的将近一尺多，也是奇异的景观。此时雨势也非常大，打着伞在池上观看，不敢以身相试。它东边的大溪，从南面下流，环流过山南后向西汇流进大盈江；西面峡中的小溪，从热水池南边往东注入大溪。小溪的流水中也有勃勃的热气，而池中之水，却停而不流，与溪水不相干。溯小溪向西上走半里，坡上烟势更大，见石坡平平前突，东北开有一处洞穴，如仰着的嘴张开它的上腭，穴中下边绾结如同喉咙，水与气从穴中喷出，如同有火炉用的风箱在下边鼓风煽焰，水沸腾上跃一次，停歇潜伏一次，作出呼吸的形状。水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射时好似抛石机发射，声音如猛虎吼叫，水高数尺，落入下游的山涧中，把手伸进去还烫得好像沸水。有时上跃时风从中卷起，水便向四旁喷射，在数尺之外撒在人身上，飞溅的水沫仍灼人脸面。我想俯身窥视喷水的咽喉，被水射得不能接近。那如齿龈上腭之上，就有硫磺环绕沾在上边。它东边几步开外，凿了水池引水，上边覆盖着一间小茅屋，屋中放了桶养硝，想来有硫磺的地方，就有硝了。又向北上坡百步，坡上烟势又大起来，环绕着山崖之下，一圈平坦的沙地，其中有数百个孔，沸水成丛腾跃，也像有数十人在下边鼓风煽火的样子。似乎有人力引水，环绕沙地四周，那水虽小但热，四旁的沙也是热的，站立久了不能停脚。它上方烟气腾涌之处虽然多，但气势都不及此三处的。有人将沙堆成圆形如下覆的锅，也引了小水在四周围绕着它，虽有少量的蒸气但沙不热。用伞柄戳入沙中，深一二尺，其中的沙有硫磺的颜色，可也无热气从所戳的孔中溢出，这都是人酿制硫磺之处。此时雨势不止，见上边有路，就一直越过西岭，心知这是去半个山的路，便冒雨上登山崖。这里的山崖皆似云朵堆积花瓣并列，高峻挺拔，嵌入空中，有的下陷上连，有的旁通侧裂，人从它上边走，热气从下边冒出来，全是迸裂开来



如削去皮肉剩余的骨头，崩塌坠落剥下的皮肤，所说“半个”的名称，难道是根据此种地形吗？

登山崖半里，从它南边沿山岭向西上走一里，渐渐顺峡谷往南转，就见此峡自南面的岭头下坠，峡中有水流悬垂成为瀑布，分作两台向北坠下去，这是峡中水流的上游了。又上走半里，就向西越过瀑布的上方。又从峡谷西边再往西南上爬一里，渐渐转向西半里，见大道盘绕在西边山崖下坠处，通出南面的山坳去，小径就向西通上峰顶，渐渐转向北行，大概这就是半个山的山顶，到此地往南下走是山坳，进城的路，应当在它的东北，不应往西去，于是舍弃大道从小道走。往西上行半里，顺山峰东面向北行二里多，于是往西北下走，遇上满是竹林的山坞和村庄房屋。此时雨势非常大，进屋中避雨，就着火炉烧开水，煮饭来吃了。此处就是半个山村了，从前在路旁设置了镇彝关，此地是屯驻的哨所，今天关废弃了而村子存留了下来。由村东下坡，顺峡谷往东行一里多，与南来的大道会合。顺西山转向北走，在这里水尾山的西溪就从此峡往南下流到硫磺塘了。往北行二里多，再上登东突的山坡。行走在山坡峡谷中，五里稍下走，又走一里而绮罗村在东面山坡下了。此时已近傍晚，就舍弃进州城的大道，向东一里多，住宿在李虎变家。虎变带了坐骑等候在去马鹿塘的道路中，未遇上，刚返回来，煮了竹鼯在等待。





【原文】

初八日　大雨，不成行，坐李君家作《田署州期政四谣》[1]，以李君命也。

初九日　大雨，复不成行，坐李君家录《腾志》。

初十日　雨不止。既午稍霁，遂同李君联骑，由村西半里，横陟半个山南甸大路，经南草场，半里，西上岭坡，乃来凤南度半个山之脊也。来凤至是南降而下伏[2]，脊间中洼为平塘而不受水。洼之西为金银堆，即南度之脊。洼北半里，有坪倚来凤而南瞰半个山，乃昔王尚书骥驻营之处，志称为尚书营。陟坪北半里，有路横沿来凤峰南，西越金银堆，出芭蕉关[3]。芭蕉关西通河上屯、缅箐之道，州西跌水河路不若此之平，昔兵部郎中龚永吉从王公南征[4]，有“狭转芭蕉关，难于橄榄坡”之句。从此复转骑，循来凤东峰而北，八里，乃还官店。迨晚复雨。

十一日　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来。下午，雨少止，泞甚，跖泥往潘生家[5]，不遇；以书促其为余买物，亦不答。潘生一桂虽青衿，而走缅甸，家多缅货。时倪按君命承差来觅碧玉，潘苦之，故屡屡避客。

十二日　雨，坐店中。李生以《期政四谣》私投署州田二府[6]，不答。

十三日　雨时止时作，而泥泞尤甚。李生来，同往苏玄玉寓观玉。苏，滇省人，本青衿，弃文就戎，为吴参府幕客。先是一见顾余，余亦目其有异，非风尘中人也。苏有碧玉，皆为簪，但色太沉。余择四枝携寓中，后为李生强还之。

十四至十八日　连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苏姓者，索碧玉宝石，窘甚，屡促不过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盖恐为承差所持也。幸吴参府以程仪惠余，更索其"八关"并"三宣"、"六慰"诸图，余一一抄录之，数日无暇刻，遂不知在寓中并在雨中也。潘生送翠生石二块[7]。苏玄玉答华茶竹方环[8]。



注释

①署州：州官离任，暂以其他官代理者，即称署州。

②来凤：来凤山，在腾冲城南郊，海拔 1914 米。近年以来凤寺为中心建为公园，设腾冲历史陈列馆、地貌馆及碑林。北麓有腾冲茶花园。

③芭蕉关：今名同，在和顺稍南的丛山中。

④郎中：明代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的高级部员。

⑤跖（zhí 直）：踩踏。

⑥二府：对府、州同知的别称。

⑦翠生石：即翡翠，为较名贵的玉石之一，光泽如脂肪，半透明，硬度较宝石低，产于今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西岸。腾冲加工的宝石及雕琢宝石的传统工艺，至今仍名扬远近。

⑧苏玄玉答华茶竹方环：四库本作"苏答葜茶以方环"。

【今译】

初八日　下大雨，未成行，坐在李君家中写《田署州期政四谣》，是奉李君的命令。

初九日　下大雨，又不能成行，坐在李君家中抄录《腾越州志》。

初十日　雨不停。中午后稍微晴开，就同李君并肩骑马，由村西行半里，横向上登半个山通往南甸的大路，经过南草场，半里，向西上了岭上的山坡，就是来凤山往南延伸到半个山的山脊。来凤山到了此地往南下降低伏，山脊间中间下洼成平坦的池塘但不容水。洼地的西边是金银堆，就是向南延伸的山脊。洼地北边半里，有平地依傍着来凤山而向南远望半个山，是从前尚书王骥驻扎兵营之处，志书称为尚书营。骑过平地北边半里，有路沿来凤峰的南面横着，往西越过金银滩，通到芭蕉关。〔芭蕉关往西通河上屯、缅箐的道路，州城西面跌水河的路不如此路平坦，从前兵部郎中龚永吉跟随王公南征，有"狭转芭蕉关，难于橄榄坡"的诗句。〕从此再掉转马头，沿来凤峰往北走，八里，就返回官庄。到晚上又下雨。

十一日　雨不停，坐在官店中。上午，李君来访。下午，雨稍停，非常泥泞，踩着稀泥前往潘秀才家，未遇上；用书信催促他为我买东西，也不回信。〔秀才潘一桂虽是儒生，却跑缅甸，家中多有缅甸货。此时巡按倪君命令差役来寻找碧玉，姓潘的被他缠苦了，所以常常避客。〕

十二日　下雨，坐在店中。李生把《期政四谣》私下投送给代理州官田二府，未得回音。

十三日　雨时停时作，而尤其泥泞得厉害。李生来访，一同前往苏玄玉的寓所观赏玉石。姓苏的是云南省人，本来是儒生，弃文从戎，成为吴参将府中的幕僚门客。这之前一见面就回头看我，我看他也有奇异的气质，不是风尘中的俗人。〔苏玄玉有碧玉，都做成簪子，但颜色太深沉。我选择了四支带到寓所中，后来被李生强逼归还了他。〕

十四至十八日　连日淫雨不止，坐在寓所中，不能移动一步。潘捷余因为倪按院姓苏的差役，逼要碧玉宝石，处境非常窘迫，屡次催促仍不来我的寓所探访，也不敢拿一件东西给人看，大概是害怕被差役拿住。幸好吴参将府拿来路费惠赠给我，另外借了他的"八关"及"三个宣抚司"、"六个宣慰司"的各种地图，我一一抄录了，数日来无片刻的闲暇，竟然不知是在寓所中并且是在雨中了。〔潘秀才赠送了两块翠生石。苏玄玉答谢了花茶竹方玉环。〕

【原文】

十九日　晨，雨少止。觅担夫，以连日雨泞，贵甚。既而雨复作，上午乃止而行。店人欲掯余罗一端，不遂，与之閧而后行。由东街，始泞甚，已而渐燥。二里，居庐始尽，下坡行塍中。半里，连越二小桥，水皆自东南来，即罗汉冲所出分流之水也。又二里余，为雷打田，有数家东向。从其前转而东行里余，又过一小亭桥，其流亦自东南向西北者，乃黄坡泉所溢也。又东里余，抵东坡下，停担于酒家。问大洞温泉道，土人指在东南山坳中，此去尚有数里。时天色已霁，令担夫与顾仆待于其家，余即循东山而南。

二里，过土主庙。庙倚山西向，前二柏巨甚。又南二里，路岐为二：一南循山麓，为黄坡道；一东南上坡，为趋温泉道。乃从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于下，即黄坡之发源处也。于是东转，有路颇大，横越之，就其东南小径。一里，渐上坡，折而东北。睨温泉之峡，当在其南，中亦有峡南下，第茅塞无径，遂随道西北上。一里，其道渐高，心知其误。有负刍者二人至，问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芹菜塘者。温泉在南，尚隔一峰。"遂与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峡，指余南去。余从之，横蹈峡中，既渐得小径。半里，忽有峡从足下下坠而西，其上石崖骈突如门。从其东又南半里，逾坡而下，其峡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塍交潆之，即大洞村之后峡也[①]。有大道从峡中东上，又南下半里，从之东。半里，上一坡，大道东北上，亦芹菜塘道；乃从坡东南下，半里，及溪。又东溯溪半里，则溪流奔沸盘石中，右一崖突而临之，崖下则就石为池，而温泉汇焉。其池与溪同峡，而水不关溪流也。崖石叠覆如累棋，其下凑环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后倒覆之石，两片下垂而中划，如所谓试剑石，水从片石中淙淙下注，此温泉之源也。池孔之中，水俱不甚热，正可着体。其上更得一亭覆之，遂免风雨之虑矣。时池上有十余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遍觅之，不得，乃还浴池中。



又三里，随山之西嘴抵黄坡[②]，转北一里，过麓间溢水之上。又北三里，乃入来时分岐处。又西北四里，至矣比坡之麓[③]。促挑夫行，以晚辞，遂止。

二十日　晨起，饭而登坡，雨色复来。平上二里，峻上八里，抵岭头。又平行岭上四里，又稍下一里，过芹菜塘。复东上坡，半里而下，

半里过木厂，又下二里，过北下之峡，又东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间，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当坡间而已。又东南半里，逾岭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从之。半里，乃东涉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饭。从寺东下三里，至赤土铺桥，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水也。《一统志》谓大盈之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谬。桥东复上半里，有四五家当坡坳，为赤土铺。铺东又上半里，遂从岭脊东南行。一里，有岐南去，为猛柳道；余仍东南，三里，乃东下，又十里而止于橄榄坡。时才午，雨时下时止，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　平明起饭。自橄榄坡东下，五里，抵龙川江西岸，过巡检司，即下渡桥。西岸峻若堵墙，乃循岸北向叠级，始达桥。桥东有阁，登之可眺江流夭矫之势。又南向随东岸行半里，东向平上者一里余，始曲折峻上。五里，过茶房，僧舍无一人。又峻上三里，过竹芭铺。又上七里余，饭于小歇场。又上五里，过太平铺，又平行人坞。二里余，有水自北涧来，涉之，遂东上。其上愈峻，两旁皆竹石深翳，而风雨西来，一天俱漫，于是行雨浪中。三里，逾一最高之岭，乃屡上屡下，屡脊屡坳，皆从密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两三家夹岭头，皆以劈藤竹为业。时衣湿透，寒甚，就其家烧薪烘之。又二里余，抵分水关，有五六家当关之东。余乃就火炙衣，贳烧酒饮四五杯乃行。天色大霁，路磴俱燥，乃知关名分水，实分阴晴也。于是东向下者八里，始就东行之脊。又二里，过蒲满哨。又平行岭上，东十五里，宿于磨盘石之卢姓者；家有小房五六处，颇洁。

二十二日　平明饭而行[4]。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岭北之涧。是岭自蒲满哨分支东突，左右俱有深峡夹流，来时从南峡上行，至此坠北峡之口过。涉北涧，又越北岭东突之嘴，共一里余而过八湾。八湾亦有数家居坡上，人谓其地暑瘴为甚，无敢置足者。于是东向行平坡间，十二里抵江，则怒流奔腾，势倍于来时矣。乃坐巨树下待舟，观洪流汹涌，竞渡者之纷纭，不啻从壁上观也。俟久之，乃渡而东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东行。五里，逾南下之嘴，得一桥跨涧，是为箐口。于是渡涧入峡，循涧南崖东向上，二里，过一碑，即来时所见盘蛇谷碑也。又东三里，过一西来枯涧。又二里，南折而北，乃逾其北突之嘴而东，遂东南渐上，其峡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见高黎贡峰矣。又南六里，抵杨柳湾而饭。乃逾南来之峡，溯东来之流，二里，有桥跨

涧，西度之。从涧西溯箐上，又一里，为打板箐，有数十家当涧西。又东北四里，过平度之脊。其脊度峡中，乃自北而南，即从冷水箐西度蒲缥，又北过此，夹蒲缥之水北出而入潞江者也。是日热甚，得一荫辄止而延飕[5]，数息树边，不复问行之远近矣。过脊东下一里，止于落马厂。时才下午，以热甚，担夫不前也。

二十三日　平明，从落马厂东行。三里，逾东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余，有一庵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过石子哨，始南下。二里余，望温泉在东山下，乃从岐东南下。二里余，转而北涉北流一涧，又半里，东从石山之嘴，得温泉焉。其水温而不热，浑而不澄，然无气焰，可浴。其山自东山横突而西，为蒲缥下流之案也。浴久之，从涧东溯流二里余，抵蒲缥之东村，蒲人[6]、缥人，乃永昌九蛮中二种。饭。以担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东二里上坡，五里，迤逦上峰头。又平行岭夹，一里稍东下，有亭桥跨峡间。时风雨大至，而担夫尚后，坐亭桥待久之，过午始行。又东南上坡，逾坡一重，转而北，又逾坡一重，共六里，过孔雀寺。又东上坡五里，直蹑东峰南突之顶。此顶自北而南，从此平坠度为峡，一冈西迤，乃复起为崖，度为蒲缥后山，北去而夹蒲缥之涧，南去而尽于攀枝花者也[7]。又东一里稍上，复盘一南突之嘴，于是渐转而北，二里，有公馆踞冈头。乃北下一里，而止于冷水箐[8]。时方下午，以担不能前，遂止。见邸榻旁有卧而呻吟者，乃适往前途，为劫盗所伤，还卧于此。被劫之处，去此才六里，乃日才过午，盗即纵横，可畏也。



二十四日　雨复达旦，但不甚大。平明，饭而行。随东行之箐，上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转。二里渐下，一里下至坳，即昨被劫之商遇难处也。其北丛山夹立，穿其峡行三里，再过一东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随之北二里，下至坳洼中，乃东转而上。一里，过坳子铺，觅火把为芭蕉洞游计。又东半里，过冈头洼地，遂转北下。三里余，越一坡脊，过洼中汇水之崖。崖石上插而水蓄崖底，四面俱峻，水无从出而甚浑。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余，至芭蕉洞，乃候火于洞门。担夫摘洞口黑果来啖，此真覆盆子也[9]，其色红，熟则黑而可食，比前去时街子所鬻黄果，形同而色异，其熟亦异，其功用当亦不同也。黄者非覆盆。覆盆补肾。变白为黑，则为此果无疑。火至，燃炬入洞。始向北，即转东下四丈余，至向所入昏黑处，即转北向，其下已平，两崖愈狭而愈高。六七丈，更宽崇，一柱中悬，大如覆钟，击之声铉铉然[10]。其处盖不特此石有

声，即洞底顿足，辄成应响，盖其下亦空也。又入五六丈，两崖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烛之，以手摩之，石不润而燥，纹甚细而晶。土人言，二月间石发润而纹愈皎茁，谓之“开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颇佳，而志称为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11]。更北路尽，由西腋透隙入，复小如门。五丈，有圆石三叠，如幢盖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级累之者。从其下复转而北，其中复穹然宏耸。又五六丈，西北路尽，洞分两岐：一南上环为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为坠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窦不多，宛转而底平不汙，故游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处，则更令人恍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转处，今已通明。见直东又一岐入，有柱中间之，以余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从洞门外以余炬入探西崖间小窦。其窦北向悬壁间，其门甚隘，而中亦狭而深，秽气扑人，乃舍之。出洞，下百余步，抵坑峡下观水洞。水洞者，即此洞之下层也，虽悬数丈，实当一所，前中入有声，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亦东向，稍入，亦曲而自北来，与上洞同一格，但水溢其中，不能进也。由此东折而北，共里余，抵卧狮窝村，饭于村妇家。

北三里，过一村，即东上堤，是为大海子。随海子南堤东行，二里下堤，又东一里为沙河桥。其桥五巩，名众安桥。越桥东，即从岐西北循山行。二里，过胡家坟，为正统间挥使胡琛墓。墓有穹碑，为王学士英所撰[12]，又一碑，乃其子名志者[13]，则王翰撰时之文[14]，与吾家梧塍之垅[15]，文翰规制颇相似，其颓芜亦相似也！其一时崇尚，穷徼薄海，万里同风，至荆棘铜驼[16]，又旷代无异，可慨也。其墓欲迎水作东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侧不依九隆正脉，故胡氏世赏虽仅延，而当时专城之盛遂易。永昌，故郡也，胡氏时适改为司，独专其地[17]。今复为郡，设流官，胡氏遂微。土人言，胡氏墓法宜出帝王，为朝中所知，因掘断其脉。余按，凿脉乃诸葛南征时所为，土人误耳。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东盘之嘴。于是循冈盘垅，甃石引槽，分九隆池之水，南环坡畔，以润东坞之畦。路随槽堤而北，是堤隆庆二年筑，置孔四十一以通水，编号以次而及，名为“号塘”，费八百余金。遇有峡东出处，则甃石架空渡水，人与水俱行桥上，而桥下之峡反涸也。自是竹树扶疏，果坞联络，又三里抵龙泉门，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环寺出，有澄塘汇其下，是为九隆池。由东堤行，见山城围绕间，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阁临波，迎岚掬翠，滟潋生辉。有坐堤垂钓者，得细鱼如指；亦有就荫卖浆

者。惜有担夫同行，急于税驾，遂同入城[18]。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会真楼。而崔君亦至，崔，江西人，寓此为染铺。前去时从磨盘石同行，抵腾依依，后复同归，以担夫行迟，至蒲缥先返。余迟一日至，故复来此看余。遂与同入市，换钱畀夫，市鱼烹于酒家，与崔共酌。暮返楼。夜大雨。

注释

①大洞村：今作大董。为洞山乡驻地。此温泉在黄坡村东峡谷中，俗称黄坡澡塘，水温39℃。

②黄坡：今名同，在大董东郊。

③矣比坡：今作玉壁村，在腾冲坝子东缘。

④平明饭而行：原脱“饭而”，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⑤飕（sōu 搜）：寒气。延飕：纳凉。

⑥蒲人：又称蒲蛮或扑子蛮，即布朗族。《滇略》卷九说：“蒲人，散居山谷，无定所，永昌凤溪、施甸二长官司及十五喧、三十八寨皆其种也。”

⑦攀枝花：今仍称攀枝花寨，在保山市西境，蒲缥坝子南缘。

⑧冷水箐：今名同，在蒲缥与保山城之间，但不当公路上。

⑨覆盆子：蔷薇科落叶灌木，茎叶皆有刺，夏季开淡红色小花。果实为聚合的小核果，呈头状，红色，可食，亦可入药。

⑩鋐（hóng 宏）鋐：形容其声音鋐鋐响。

⑪石花句：今仍称石花洞，在保山坝子西缘，从云瑞街入山不远即是，曾为风景胜地。

⑫学士：官名，因所属机构不同，职权各异。明代翰林院长官亦称学士，掌管文墨，并备皇帝顾问。

⑬乃其子名诰者：原脱“名诰”二字，据四库本补。

⑭则王翰撰时之文：陈本、四库本作“王翰时撰之坟”。

⑮梧塍：即江阴县的梧塍里，为霞客家乡。

⑯荆棘铜驼：《晋书·索靖传》说：“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因此用“荆棘铜驼”慨叹旧王朝被推翻后的残破景象。

⑰独专其地：按明制，军民指挥使司由军事长官统管军事、民政，“尚无考选军政，可使世世专有此土。”这与明代府、卫分管地方军、政不同，只用于边境战略要地。

⑱入城：指入永昌城，明代永昌府治保山，在今保山市区，西倚太保山，东临保



山坝。今保山市区建城始于南诏的永昌城,但今城的规模则为明代所奠定,至今还能辨认整齐的街巷和方正的城基。

【今译】

十九日　早晨,雨稍停。去找挑夫,因为连日下雨道路泥泞,夫价很贵。随后雨又下起,上午才停,于是动身。店里人想勒索我的一匹绫罗,没做到,与他吵架后上路。由东街走,开始非常泥泞,不久渐渐干燥。二里,居室房屋才完了,下坡行走在田埂中。半里,接连越过两座小桥,水都是自东南流来,就是罗汉冲流出来分流的水。又走二里多,是雷打田,有数家人面向东方。从村前转向东行一里多,又走过一座小亭桥,桥下的水流也是自东南流向西北的,是黄坡泉溢出的水。又向东一里多,抵达东面山坡下,把担子停在酒店中。询问去大洞温泉的路,当地人指示在东南的山坳中,从此地去还有数里地。此时天色已经晴开,命令挑夫与顾仆在他家等着,我立即沿东山往南走。



二里,走过土主庙。庙靠山向西,前边的两棵柏树非常巨大。又向南二里,路岔为两条:一条往南沿山麓走,是去黄坡的路;一条向东南上坡,是通向温泉的路。于是从上坡的路走,往南一里,登上坡嘴。向西俯瞰山麓,有泉水在下边向西溢出,就是黄坡的发源处了。从此向东转,有条路很大,横越过此路,走上它东南的小径。一里,渐渐上坡,折向东北。斜视温泉所在的山峡,正在它的南面,中间也有峡谷向南下延,只是茅草阻塞没有路径,就顺着小道往西北上走。一里,此条小道渐渐爬高,心知路错了。有两个背干草的人来到,向他们问路。说:"这是进山打柴的路,可以通到芹菜塘。温泉在南边,还隔着一座山峰。"于是与他们一同返回来,一里,下到茅草阻塞的峡谷,他们指点我往南去。我听从他们的话,横向踏入峡中,不久渐渐找到小径。半里,忽然有山峡从脚下往西下坠,峡上石崖并列突耸如门一样。从它东边又南行半里,越过山坡下走,这里峡谷开始变大,有水淙淙流淌在峡中,田埂交相潆绕着它,这就是大洞村的后峡了。有大道从峡中往东上行,又向南下走半里,沿大道往东行。半里,上了一道坡,大道向东北上走,也是去芹菜塘的路;于是从坡上往东南下走,半里,到溪边。又向东溯溪流走半里,只见溪流奔泻沸腾在盘环的岩石中,右边一道石崖前突面临着溪流,崖下就着石崖成为水池,而温泉汇积在这里。

这个水池与溪流同在峡中，但泉水不与溪流相连。石崖的岩石重叠下覆如累起来的棋子，石崖下部三面呈环状凑拢，成为一个小孔，可容得下一个人坐着洗澡。它后方倒覆的岩石，两片下垂而中间分开，如所谓的试剑石，水从石片中淙淙下注，这是温泉的源头。孔状的水池之中，水都不怎么热，正可用身体接触。它上方另外有一座亭子覆盖着它，便免去了风雨的忧虑了。此时池塘上有十多人一同洗澡，我担心它旁边有石洞，姑且四处寻找，找不到，这才返回池中洗澡。

又行三里，沿西面的山嘴抵达黄坡，转向北走一里，经过山麓间溢水处的上方。又向北三里，这才走入来时分岔之处。又往西北行四里，到矣比坡的坡脚。催促挑夫上路，他推辞天太晚了，只得停下来。

二十日　清晨起床，吃饭后登坡，雨色又来临。平缓上登二里，陡峻地上登八里，抵达岭头。又平缓行走在岭上四里，又稍下走一里，经过芹菜塘。再往东上坡，半里后下走，走半里路过木厂，又下行二里，经过往北下延的峡谷，又向东上行三里，来到坡脊。平缓行走在山脊间，一里路到永安哨，五六家人临坡而居。又往东南行半里，翻过岭脊下走。一里，有水流自北流向南，路顺着它走。半里，就向东涉水上坡，平缓走在山脊上。三里，到甘露寺吃饭。从寺东下走三里，到赤土铺桥，桥下的水自南流向北，就是大盈江江水了。《一统志》说大盈江的源头出自赤土山，这话不错。从桥东再上走半里，有四五家临坡坳而居，是赤土铺。从铺东又上行半里，就从岭脊上往东南行。一里，有条岔路往南去，是去猛柳的路；我仍向东南走，三里，就往东下行，又走十里后，停在橄榄坡。此时才是中午，雨时下时停，便停下来不再前走。



二十一日　黎明起床吃饭。自橄榄坡往东下走，五里，抵达龙川江西岸，走过巡检司，立即走下渡桥。西岸险峻得好似一堵墙，只好沿着江岸向北垒砌了石阶，这才得以到达桥头。桥东头有楼阁，登上它可以眺望江流屈曲的江势。又向南沿东岸行半里，向东平缓上登一里多，开始曲折地上登陡峻地山路。五里，路过茶房，僧房中空无一人。又上登三里陡峻的路，路过竹笆铺。又上走七里多，在小歇场吃饭。又上走五里，路过太平铺，又平缓地走入山坞。二里多，有水流自北边的山涧中流来，涉过涧水，就向东上走。那上面愈加陡峻，两旁全是竹石深深地密蔽着，而风雨从西方下过来，满天都是漫漫一片，于是行走

在如浪的暴雨中。三里,越过一座最高的山岭,于是屡上屡下,屡次上登山脊,多次越过山坳,都是从深密的林木中走。七里抵达新安哨,有两三家夹在岭头,都是以劈藤条竹子为业。此时衣服湿透,冷极了,到他们家中烧柴烤衣服。又走二里多,到达分水关,有五六家人位于关隘的东面。我便就着火烤衣服,买烧酒饮了四五杯才上路。天色十分晴朗,道路石磴全是干燥的,这才明白关隘的名字叫分水,实际是按阴晴划分的。从这里向东下行八里,这才走上往东延伸的山脊。又走二里,经过蒲满哨。又平缓行走在岭上,往东十五里,住宿在磨盘石姓卢的人家;家中有五六处小房间,相当清洁。

二十二日　黎明吃饭后上路。那下走的路非常陡峻,曲折下走六里,到达岭北的山涧。这座山岭自蒲满哨分支向东突,左右全是深深的峡谷,溪流相夹,来的时候从南边的峡上行,到此处坠入北峡的峡口走过。涉过北边的山涧,又越过北面山岭东突的山嘴,共一里多后路过八湾。八湾也有数家人居住在坡上,人们称说此地暑热瘴气最为厉害,无人敢驻足的。从这里向东行走在平坡间,十二里抵达江边,就见狂怒的江流奔腾,水势比来的时候加倍了。于是坐在巨树下等船,观看汹涌的洪流和纷纷纭纭争着渡江的人,如同从壁上旁观了。等了很久,才渡过江向东上坡。三里,抵达北山的山麓,沿山坡往东行。五里,越过往南下延的山嘴,见到一座桥横跨山涧,这里是箐口。于是渡过山涧走入峡谷,顺山涧南边的山崖向东上走,二里,路过一块石碑,就是来时见到的盘蛇谷碑了。又向东三里,走过一条从西边来的干枯的山涧。又走二里,由南折向北,便越过那往北突的山嘴往东,于是向东南渐次上走,那峡谷就曲曲折折地掩蔽起来,开始不能见到西方高黎贡山的山峰了。又向南六里,抵达杨柳湾后吃饭。于是越过南边延来的峡谷,溯东面流来的水流,二里,有座桥跨在涧上,过到涧西。从涧西溯山箐上行,又走一里,是打板箐,有数十家位于涧西。又向东北四里,越过平缓延伸的山脊。此条山脊延伸到峡中,是自北延向南,就是从冷水箐往西延伸到蒲缥,又往北经过此地,夹住蒲缥的水流往北流出后流入潞江的山脊。这一天热得厉害,见到一处树荫就停下来纳凉,数次在树边歇息,不再管走路的远近了。翻过山脊向东下走一里,停在落马厂。此时才是下午,因为太热,挑夫不肯前走了。

二十三日　黎明,从落马厂往东行。三里,翻过东突的山嘴后往

南，又走一里多，有一座寺庵紧靠在西山之上。又向南四里，过了石子哨，开始往南下走。二里多，望见温泉在东山下，就从岔路往东南下走。二里多，转向北涉过一条向北流的山涧，又走半里，向东在石山的山嘴处，找到温泉。温泉的水温而不热，浑而不清，不过无蒸气火焰，可以洗澡。这里的山自东山横突向西，是蒲缥下游的案山。洗澡洗了很久，从涧东溯水流走二里多，抵达蒲缥的东村〔蒲人、缥人，是永昌府九种蛮族中的两种。〕吃饭。因为挑夫不肯前走，逗留了很久。于是向东二里后上坡，五里，逶逶迤迤登上峰头。又平缓行进在山岭相夹间，一里后稍向东下走，有座亭桥跨在峡中。此时风雨暴降，可挑夫还在后头，坐在亭桥中等了很久，过了中午才动身。又向东南上坡，越过一重山坡，转向北，又越过一重山坡，共六里，走过孔雀寺。又向东上坡五里，径直登上东峰南突的山顶。此处山顶自北延向南，从此处平缓下坠延伸为山峡，一座山冈向西斜行，于是再度突起为山崖，延伸为蒲缥的后山，往北延去夹住蒲缥的山涧，往南延去在攀枝花到了尽头。又向东一里稍上走，再绕过一处南突的山嘴，于是渐渐转向北，二里，有公馆盘踞在冈头。于是向北下行一里，然后停在冷水箐。此时正好下午，因为挑夫不能前走，便停下来。见客店中床旁有躺着呻吟的人，是刚才去到前面的途中，被抢劫的强盗杀伤，返回来躺在此处。被抢劫的处所，离此地才有六里，竟然太阳才过正午，强盗就横行霸道，可怕呀！

二十四日　夜雨又下到天亮，但不怎么大。黎明，吃饭后上路。顺往东走的山箐，上到山箐的北坡，三里，沿山嘴往北转。二里渐渐下走，一里下到山坳，就是昨天被抢劫的客商遇难之处了。山坳北面成丛的山峦相夹而立，穿越山峡行三里，再走过一处东突的山坡，这里的水开始往北下流。顺水流往北二里，下到山坳的洼地中，就向东转上走。一里，经过坳子铺，找火把准备去游芭蕉洞。又向东半里，走过冈头的洼地，就转向北下走。三里多，越过一道坡脊，经过洼地中积水的石崖。石崖上插而水蓄在石崖底下，四面全很陡峻，水无法流出去而且非常浑浊。由它南面再越过山脊下走，一里多，来到芭蕉洞，就在洞口等候火种。挑夫摘了洞口的黑果子来吃，这是真的覆盆子了，果实色红，成熟就变黑，可以吃，比较先前去的街子上所卖的黄果，形状相同而颜色相异，它们成熟的情况也不同，它们的功用应当也不同了。

〔黄色的不是覆盆子。覆盆子补肾，由白色变为黑色，我吃的就是覆盆子无疑了。〕火种到后，点燃火把进洞。开始时向北走，立即转向东下走四丈多，来到从前走入的昏黑处，马上转向北，脚下随即平坦起来，两面的石崖越来越窄而且越来越高。六七丈后，又变宽变高，一根石柱悬在中央，大处如下覆的铜钟，敲击它声音轰轰响。原来此处不仅此石柱有声音，就是在洞底跺脚，也立即形成回响，大概它下边也是空的。又深入五六丈，两侧石崖岩石的颜色有水滴垂淌形成白色的地方，用火光照它，拿手去摸它，岩石干燥不湿润，纹路非常细腻晶莹。当地人说，二月间石色发润而且纹理愈加皎洁粗壮，称这种现象为"开花"，山洞起名叫"石花"是根据这个原因。石花的名字很美，可志书称为芭蕉，不如方言起得巧妙了。再向北路完了，由西侧穿过缝隙进去，又小得像门。五丈后，有三层圆石，如石幢的顶盖样下垂，又如巨大的灵芝菌分三层叠起来的样子。从它下边再转向北，洞中再次穹然宏大高耸。又走五六丈，西北的路完了，山洞分为两个岔洞：一个往南上通环绕成深邃的密室，三丈后断了；一个通入北边下降为深坠的通道，七丈后断了。此洞曲曲折折可旁洞不多，弯弯转转但洞底平坦不积水，所以游览的人不怕深入，假使洞中有通入亮光之处，那就更令人豁然开朗了。出来到从前走入的昏黑向北转之处，现在已通入亮光了。见到正东方又有一个岔洞进去，有石柱在中央隔开洞口，用剩余的火把进去探看其中，也是穹然隆起六七丈便断了。出洞，从洞口外拿剩余的火把进去探察西边石崖间的小洞。此洞向北，高悬在石壁间，洞口非常狭窄，而洞中也是又窄又深，污秽之气扑人，只得舍弃了它。出洞来，下走百多步，抵达坑谷峡中下去观看水洞。水洞，就是此洞的下层了，虽然悬隔数丈，实际应当是一个地方，先前进去洞中有声音，已知它下边全是空的了。洞前边也是向东，稍进去，亦是转弯而且自北边通来，与上洞同出于一格，但水溢满洞中，不能前进了。由此往东折向北，共走一里多，抵达卧狮窝村，在村中农妇家吃饭。

往北三里，走过一村，立即向东走上堤坝，这是大海子。顺海子的南堤往东行，二里后下堤，又向东一里是沙河桥。此桥有五拱，名叫众安桥。越到桥东，马上从岔路往西北沿着山走。二里，路过胡家坟，是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指挥使胡琛的墓地。墓前有高大的石碑，是学士王英撰写的，又有一块碑，是他儿子叫王诰的碑，碑由翰林

院撰修王时撰文，与我家乡梧塍里的坟墓，文章辞藻规模形制十分相似，它们的颓败荒芜也相似了。那种一时间的崇尚，尽于边境逼近海疆，万里之间风气相同，到了旧王朝灭亡后铜驼埋于荆棘丛中，又隔代无异了，可叹息呀！他修墓时想要面迎水流作东北向，便失去了下手的龙砂，结果使偏在一侧不靠着九隆山的正脉，所以胡家世代的赏赐虽然仅能延续，然而当时独占一城的盛况终于改变了。〔永昌，是旧时的郡，胡氏时恰好改为军民指挥使司，独占了这一地区。今天恢复为府，设置了流官，胡家便衰落了。当地人说，胡家葬墓的方法应该出帝王，被朝廷知道后，于是挖断了它的地脉。我考察，凿断地脉是诸葛亮南征时做的事，当地人错了。〕再沿着山往北走，一里，走上一处向东盘绕的山嘴。在这里沿山冈绕着土垅，砌筑了引水的石槽，分引九隆池的水，往南环绕在山坡畔，以便灌溉东边山坞中的田地。路顺着石槽的堤往北走，〔此堤是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修筑的，设置了四十一个孔洞以便通水，按次序相继编号，起名为“号塘”，花费八百余两黄金。〕遇到有峡中往东通出之处，就砌石槽架空渡水，人与水都通行在桥上，而桥下的峡谷中反而干涸了。自此处起竹丛树林扶疏，山坞中果树相连，又走三里抵达龙泉门，是城的西南隅。城外山峰环绕佛宇显露，有澄澈的池塘积在城下，这是九隆池。由东堤上行，见山城围绕之间，一片清水深涵，使人心目空阔。池北边有亭子楼阁面临清波，迎着山风掬来翠色，滟潋生辉。有坐在堤上垂钓的人，钓到的小鱼如手指一样大小；也有就着树荫卖酒的人。可惜有挑夫同行，急于住下，便一同入城。半里，向北抵达法明寺，仍歇息在会真楼。而崔君也来到，〔姓崔的，是江西人，寓居此地开染铺。先前去时从磨盘石同行，到达腾越后依依不舍，后又一同归来，因为挑夫走得慢，到蒲缥后就先返回来。我晚一天到，所以再来此处看望我。〕就与他一同进街市，换了钱交给挑夫，买鱼来在酒家烹煮，与崔君一道饮酒。天晚返回楼中。夜间下大雨。

【原文】

二十五日　晓霁。崔君来候余餐，与之同入市，买琥珀绿虫。又有顾生者，崔之友也，导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盃子，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　崔、顾同碾玉者来，以翠生石畀之。二印池、一盃子，碾价一两五钱，盖工作之费逾于买价矣，以石重不便于行，故强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间有翠点，而翠色鲜艳，逾于常石。人皆以翠少弃之，间用搪抵上司取索，皆不用之。余反喜其翠以自白质而显，故取之。潘谓此石无用，又取一纯翠者送余，以为妙品，余反见其黯然无光也。今命工以白质者为二池，以纯翠者为盃子。时囊中已无银，以丽江银盃一支，重二两余。畀顾生易书刀三十柄，余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携酒肴酌于北楼，抵晚乃散。

二十七日　坐会真楼作记。

二十八日　花工以解石来示。

二十九日　坐会真楼。上午往叩闪知愿，将取前所留翰札碑帖。闪辞以明日。还过潘莲华家，将入晤，遇鸡足安仁师丽江公差目把延至[①]，求闪序文。与邱生邱，新添人，眇一目[②]，以箕仙行术[③]，前会于腾，先过此。同行。万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过余寓。坐久之，余亦随访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　晨餐后，往拜潘，即造闪。知愿犹不出，人传先生以腹泻，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远来，其素行不凡，且赍有丽江《云薖全集》来至，并求收览。闪公颔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龙泉门观九龙泉[④]。

龙泉门，城之西南门也，在太保山之南麓[⑤]。门外即有涧自西山北夹而出，新城循之而上。涧之南有山一支，与太保并重，而易罗池当其东尽处，周回几百亩，东筑堤汇之，水从其西南隅泛池上溢，有亭跨其上，东流入大池。大池北亦有亭。池之中，则邓参将子龙所建亭也，以小舟渡游焉。池之南，分水循山腰南去，东泄为水窦，以下润川田。凡四十余窦，五里，近胡坟而止焉。由池西上山，北冈有塔，南冈则寺倚之。寺后有阁甚钜。阁前南隙地，有花一树甚红，即飞松之桐花也，色与刺桐相似，花状如凌霄而小甚，然花而不实，土人谓之雄树。既而入城，即登城北，蹑其城侧倚而上。一里余，过西向一门，塞而不开。乃转而北又里余，则山东突之坪也。其西宝盖山穹立甚高，东下而度一脊，其南北甚狭，度而东，铺为平顶，即太保之顶也，旧为寨子城。胡渊拓而包此顶于内，西抵度脊处而止，亦设门焉；塞而不开，所谓永定、永安二门也。旧武侯祠在诸葛营，今移于此顶，余入而登其楼，姜按君有

诗碑焉。坪之前有亭踞其东。由此坠而下，甚峻，半里即下临玉皇阁后，由其西转阁前而入会真饭焉。

六月初一日　憩会真楼。

注释

①把延：执请。

②眇（miǎo 秒）：一只眼睛瞎。

③箕仙行术：用筲箕插筷子占卜的一种迷信活动。

④九龙泉：在保山市区西南隅。初名易乐池，又作易罗池，因泉有九窦，故名九龙泉、九龙池。呈砚形，中有湖心亭，池西有濯缨亭，池北山丘上有慈云塔。林木掩映，风景秀丽。

⑤太保山：在保山市区西隅，保山坝子西缘，海拔2257米。山顶平敞，有武侯祠。山腰为玉皇阁，系三层高台回廊式建筑。阁北侧为会真楼，即徐霞客在保山的寓所。山麓有翠微楼、四川会馆、阐化楼、状元楼。



【今译】

二十五日　拂晓转晴。崔君来等候我用餐，与他一同进市场，买琥珀绿虫。又有个姓顾的儒生，是崔君的朋友，引导前往碾玉的人家中，打算碾翠生石的印池、杯子，没遇上，约定明天早晨来。

二十六日　崔、顾二人同碾玉的人到来，把翠生石交给碾玉人。两个印池、一个杯子，碾玉工价一两五钱，这样，加工的费用超过买原料的价钱了，因为石料重不便带着走路，故而勉强迁就了他。〔此石料是潘生所送的。先头一块石料白色多而间杂有翠绿色点，但翠色鲜艳，超过平常的石料。一般人都认为翠色少不取这种石料，间或用来搪塞充抵上司的索取，都不用它。我反而喜爱它的翠色从白色的质地中显露出来，所以选择了它。潘生认为此石无用，又拿出一块纯翠色的送给我，认为是绝妙的品种，我反而看它黯然无光了。今天命令工匠把白色质地的做成两个印池，把纯翠色的做成杯子。〕此时口袋中已无银子，把丽江的一只银杯，〔重二两多。〕交给顾生换来三十把书刀，其余的付给花工碾石料。这天中午，工匠带来酒肴在北楼饮酒，到晚上才散去。

二十七日　坐在会真楼作游记。

二十八日　花工拿解开的石料来给我看。

二十九日　坐在会真楼。上午前往叩见闪知愿，将取回从前寄留的信札碑帖。闪某推辞说明天。返回时路过潘莲华家，将进门见面，遇见鸡足山安仁禅师〔丽江木公差遣头目延请来的，求闪知愿为文章作序。〕与邱生〔邱某，是新添卫人，瞎了一只眼，以箕仙的身份行法术，先前在腾越会过面，先来到此地。〕同行。万里外遇知己，意外之间遇到他，非常高兴，就一同去我的寓所，坐谈了很久。我也跟随他去拜访他的寓所。下午才返回来。

三十日　早餐后，前去拜见潘莲华，立即去找闪知愿。知愿仍不出见，人们传说先生因为腹泻，延请到西亭相见。我由于安仁远来，他平素的品行不凡，并且持有丽江的《云薖全集》来到，一并请求收入阅览。闪公点头同意了此事。我这才出门，前往安仁的寓所，催促他把集子送去，而我便出了龙泉门去观览九龙泉。



龙泉门，是城的西南门，在太保山的南麓。门外就有山涧自西山北边的夹谷中流出来，新城沿着山涧上延。山涧之南有一山支脉，与太保山一样重要，而易罗池正当它在东边的尽头处，周围有几百亩，东面筑堤蓄水，水从它的西南隅漫过池子从上边溢出，有亭子跨在水上，向东流入大池。大池北边也有亭子。池子的中央，则是参将邓子龙修建的亭子，用小船渡过去游览。池子的南边，池水分流顺山腰往南流去，东边泄水的是水洞，以便下流灌溉平川中的农田。共有四十多个洞，五里长，接近胡家坟便完了。由水池西边上山，北冈上有塔，南冈则有佛寺背靠着它。寺后边有楼阁极为巨大。阁子前方南边的空地上，有一棵花树十分红艳，就是叫飞松的桐花了，颜色与刺桐相似，花的形状如凌霄花但非常小，然而只开花却不结果实，当地人称之为雄树。既而入城，立即登到城北，踏着那城墙倾斜地向上走。一里多，经过向西的一道城门，城门堵塞着不开。于是转向北又走一里多，就是山向东突出的平地了。它西边宝盖山穹然矗立非常高峻，往东下延一条山脊，山脊的南北非常窄，延伸向东，铺开成为平顶，就是太保山的山顶了，旧时是寨子城。胡渊拓城把这山包围在城内，西边抵达山脊延伸处便止住了，也设有城门；堵塞不开的，是所谓永定、永安二门。旧武侯祠在诸葛营，今天移到此处山顶上，我进去登上祠堂的楼，姜按君立有诗碑。平地之前有亭子雄踞在它的东面。由此坠落而下，甚为陡峻，半里路就下临玉皇阁后方，由它西边转到阁前便进入会真楼

吃饭。

六月初一日　在会真楼休息。

【原文】

初二日　出东门，溪之自龙泉门灌城而东者，亦透城而出。度吊桥，遂随之东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村，有石桥，北来之水遂分而为二[①]，一由桥而东南注，一绕村而西南曲。越桥东一里余，则其地中洼而沮洳。又里余，越冈而东，一里，抵东山之麓。由岐东北二里，过大官庙[②]。上山，曲折甚峻，二里余，至哀牢寺。寺倚层岩下，西南向，其上崖势层叠而起，即哀牢山也。饭于寺。由寺后沿崖上，一里转北，行顶崖西，半里转东，行顶崖北，一里转南，行顶崖东。顶崖者，石屏高插峰头，南北起两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履并列[③]，中隔寸许，水皆满而不溢，其深尺余，所谓金井也。今有树碑其上者，大书为“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官庙前，亦两孔，而中出比目鱼，此金井则在山顶，有上下之别，而碑者顾溷之，何也？又一碑树北顶，恶哀牢之名，易为“安乐”焉，益无征矣。南一里至顶南。一里东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处石崖层叠，盖西北与哀牢寺平对，俱沿崖而倚者也。



又南下里余，为西来大道，有茅庵三间倚路旁，是为茶庵。由此东向循峡而入，五里，过一坳。坳中有庙西向。东一里，度中洼之宕，复东过坳。又从岭上二里余，盘北突之嘴。其北峡之底，颇见田形。于是东南下，二里，越一峡而东，一里，东上冈。又里余，逾坳东南行，见其东有南北峡，中干无水。峡东其山亦南北亘，有一二家倚之，是为清水沟。沟中水不成流，似从峡底东度脉者。随峡南行一里，复度而东上冈，始望见南壑中洼，其南有峰危耸中立，即笔架山之北峰也；前从水寨西南盘岭时，所望正南有峰双突如马鞍者，即此峰也。其峰在郡城东南三十余里，即清水西山南下之脉，至此而尽，结为此山，南北横亘，西自郡城望之，四顶分尖，北自此临之，只见北垂一峰如天柱。从冈上东盘北峰，三里降而下洼，始有小水自北峡下，一里，涉之。又东循北山一里余，过一脊坳。又西稍降一里，始见东山渐豁，山冈向东南下，中路因之；又一岐东北分趋瓦渡[④]；又一岐西南下坑，坑中始闻水声。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为沈家庄，其下有田塍当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余，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投宿村家，暮

雨适来。

初三日　雨潺潺不止。饭而登途，稍霁。复南下坑底，半里，渡坑涧。复东南上坡，一里余，得北来大路，随之南行冈脊三里。其冈在垂坞中，遂随之下一里，南行坞中。其中有小水唧唧，乃穿壑西南，逼近笔架东北之麓，合北来沈庄水，同东而绕于闪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逾一小坳。一里稍下，遂沿坞东行，其坞始豁而东向去，水从其西南濒笔架山之北冈，亦随之东折。一里余，逾一小冈而下，即闪墓之虎砂也。北望有茔当中坡之嘴，乃涉壑而登之，即闪太史夫人马氏之冢，太翁所择而窆者[5]，已十余年矣。其脉西北自昨所度沈家庄东岐之脊东南下，又峙为一巨山下坠。自西而东者为虎砂，即来道所再逾者；自东而南者为龙砂，即庄居外倚者；而穴悬其中，东南向。外堂即向东之坞，水流横其前，而内堂即涉壑而登者，第少促而峻泻。当横筑一堤，亘两砂间[6]，而中蓄池水，方成全局。虎砂上有松一圆独耸，余意亦当去之。其庄即在龙砂东坡上，又隔一小坞，亦有细流唧唧，南注外堂东下之水。从墓又东半里，逾小水抵庄。庄房当村庐之西，其门南向。前三楹即停太翁之柩者，钥之未启；后为庐居，西三楹差可憩。时守者他出，止幼童在。



余待久之，欲令其启钥入，叩太翁灵几，不得。遂从村东问所谓落水坑者，其言或远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东北隅者，趋之。逾冈脊而北，二里余，得一中洼之潭，有水嵌其底，四面皆高，周遭大百亩，而水无从出。从洼上循其北而东上坡，又里余而得倮倮寨，数十家分踞山头。其岭亦从北而亘南，东南接天生桥者，为闪庄东障之山。余时不知其为天生桥，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闪庄正东，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胜，然已随土人之指而逾其北矣。遍叩寨中倮倮，终无解语者。遂从东岭西南下，仍抵洼潭之东，得南趋之道，乃随之循东岭而南。二里，见有峡东自屏山下陷处出，峡中无水而水声甚沸。乃下，见有水西自壑底，反东向腾跃，而不见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峡遵北岭东入，二里抵下陷处，见石崖骈列，中夹平底。半里，峡分两岐：一北向入者，峡壁双骈而底甚平，中无滴水，如抉堑而入，而竟无路影；一南向入者，东壁甚雄，峡底稍隆起，而水与路影亦俱绝。路则直东蹑岭而上，余意在穷崖不在陟岵[7]，乃先趋北向峡中。底平若嵌，若鸿沟之界，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穷极。复转，再趋

南向峡中，披茅而入。半里，东崖突耸，路辄缘西崖上。俯瞰峡中，其南忽平坠而下，深嵌数丈。东崖特耸之下，有洞岈然，西向而辟于坑底。路亦从西崖陡下坑中，遂伏莽而入洞。洞门高数丈，阔止丈余，水痕尚湿，乃自外入洞中者。时雨甫过，坑源不长，已涸而无流。入洞二丈，中忽暗然下坠，其深不测。余乃以石块掷之，久而硿然，若数十丈不止。然有声如止洞底，有声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又不尽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夹，不知穷极，然或高或洼，底亦无有平准。乃从旧路北出半里，复随大路行峡底半里，复随北岭小径二里，西抵闻水声处，其坡在闪墓正东。二里，逾横峡而南，有寨数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总道，大路自山窠走天生桥，出枯柯、顺宁，即从此寨沿南岭而入者。余时尚不知所入岭即天生桥也，惟亟西下绝壑，视西来腾跃之水。一里，抵壑之悬绝处，则水忽透石穴下坠。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从西来，捣空披隙而投之，当亦东合天生桥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庄西北岭坳诸水，环闪墓、闪庄之前，又东盘冈嘴，始北曲而东入于此。此所谓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谓近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过而遇之。



时已过午，遂南越一冈，又西下一里，仍南渡其水曲，复西逾坡，一里再至闪庄。余令顾奴瀹水餐饭。既毕，而其守者一人归，觅匙钥不得，乃开其外门而拜于庭，始询所为天生桥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为本坞之水；大者远，在东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经，为合郡近城诸流。又知天生桥非桥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潜行，而路乃逾山陟之，其山即在正东二里外[8]。

余随其指，先正东寻天生桥。二里，至横峡南岭之寨，将由南岭大路东入。再执途人问之，始知即前平底峡中东上之坡，是为天生桥，逾之即为枯柯者。余乃不复入，将南趋落水寨。一土人老而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将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余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后回，则迂折多矣。"遂引余从其寨之后东逾岭。莽苍无路，姑随之行。二里，越岭东下，即见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后破石门东出，盘曲北来，至此岭东麓，即捣入峡。峡东即屏山下陷之南峰，与所逾之岭夹成南北峡。水从南入峡，悬溜数丈，汇为潭。东崖忽迸而为门，高十余丈，阔仅数尺，西向峙潭上，水从潭中东捣而入之，其势甚沸。余从西崖对瞰，其入若饮之入喉，汩汩而进，而不知其中之崆峒作何状也。余从西崖又缘崖石而北，见峡中水虽东入，而峡犹北通，当即

旱峡南或高或洼南出之峡，由此亦可北趋峡底，西向旱壑洞。固知两洞南北各峙，而同在一峡中，第北无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当无不通，故前投石有水声，而上以桥名也。从西崖俯瞰久之，仍转南出。土老翁欲止余宿，余谓日尚高，遂别之。遵南路可以达郡，惟此处犹不得路，盖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峡门，即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岭，盘笔架山之南，即郡中通枯柯大道。余乃西从之。

沿坡涉坞，八里抵西坡下，有猡猡寨数家，遂西上坡。层累而上八里，其山北盘为壑，而南临下嵌之涧，有四五家倚北峡而居，上复成田焉。又西盘西峰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峰头二里，余以为此笔架南峰矣，而孰知犹东出之支也，其西复下坠为坑，与笔架尚隔一坞。乃下涉坑一里，越坑西上，始为笔架南垂。有数十家即倚南崖而居，是为山寨。当从投宿，而路从树底行，不辨居址，攀树丛而上，一里遂出村居之后。意西路可折而转，既抵其西，复无还岐，竟遵大路西北驰。二里余，下涉一涧，复西北上坡。二里余，越坡，复下而涉涧。共三里，又上逾一坡，乃西向平下。二里出峡门，已暮，从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桥，又西北从岐逾坡，昏黑中竟失路[9]。踯躅二里，得一寨于坡间，是为小寨。叩居人，停行李于其侧，与牛圈邻，出橐中少米为粥以餐而卧[10]。

初四日　其家插秧忙甚，竟不为余炊。余起问知之，即空腹行，以为去城当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复逾坡两重，共八里，有庐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见郡南川子。又随坡西向平行五里，趋一西下小峡，复上一西突之冈，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从坡西南环坡足，东南抱流而入峡，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即清水关沙河诸水，合流而东南至此，将入峡东向而出落水寨者也。于是东北一里余，下至坡麓。循嘴北转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陆间。二里，西及大溪，有巨木桥横其上，西渡之。西北行川间，屡过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东南隅。度小桥，由城南西向行，一里而入南门，始入市食馒面而饱焉[11]。下午，返会真楼。

注释

①北来之水：此水从北往南流贯保山坝子。明代称清水河、永昌溪，今称东河。

②大官庙：今名同，在保山坝子东缘。

③屦(jù 据):麻鞋。

④清水沟:今名同,在瓦渡西南邻。瓦渡:今名同,在保山市东境。

⑤太翁:祖父。

⑥亘两砂间:"亘"原作"桓",据徐本改。

⑦岵(hù 户):有草木的山。

⑧又知天生桥句:此处今仍称落水洞和天生桥,在保山市东南境,丙麻街稍南,东河至此伏流从洞中穿过。

⑨昏黑中竟失路:原脱"昏黑中",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⑩橐(tuó 驮):此处指袋子。

⑪一里而入南门,始入市食馒面而饱焉:四库本作"一里半入南门,始索面及馒头于市而饱餐焉"。

【今译】

初二日　走出东门,自龙泉门流贯城中往东流去的溪水,也穿城而出。越过吊桥,于是顺着溪流往东行走在田野中。十里到河中村,有座石桥,北面流来的河水于是分为两条:一条由桥下往东南流注,一条绕着村子向西南弯曲。越到桥东走一里多,就见这里的地势中间下洼而且全是泥沼。又走一里多,越过山冈往东走,一里,抵达东山的山麓。由岔道往东北行二里,经过大官庙。上山,曲曲折折十分陡峻,二里多,到了哀牢寺。寺院靠在层层岩石之下,朝向西南,它上方崖势层层叠累而起,就是哀牢山了。在寺中吃饭。由寺后沿石崖上登,一里后转向北,走在山顶石崖的西边,半里后转向东,走在山顶石崖的北边,一里后转向南,走在山顶石崖的东边。山顶的石崖,是屏风状的岩石高插在峰头,南北突起两角而中段平缓。玉泉的两个泉孔在平缓的石脊上,泉孔如两个并列的大麻鞋,中间隔开一寸左右,泉水都是满而不溢,水深一尺多,是所谓的金井了。今天有人在泉上树了碑,大字写为"玉泉"。据考察,玉泉在山下大官庙前,也是两个孔,而水中出产比目鱼,此金井则在山顶,有上下的区别,可立碑的人却把它们混淆了,为什么呢?又有一块碑树在北面的山顶,厌恶哀牢的名称,改为"安乐",益加无根据了。往南一里到达山顶南侧。向东南下走一里,又向西南下走一里。此处石崖层层叠叠,大概与西北的哀牢寺水平相对,全是沿石崖紧靠着的。



又向南下走一里多,是西来的大道,有三间茅草盖成的寺庵紧靠

路旁,这是茶庵。由此向东顺峡谷进去,五里,经过一处山坳。山坳中有座庙面向西方。向东一里,越过中间下洼的石坑,再往东走过山坳。又从岭上行二里多,绕过北突的山嘴。它北面峡谷的谷底,颇能见到田地的影子。从这里往东南下走,二里,越过一条峡谷往东,一里,向东上冈。又是一里多,穿越山坳往东南行,见山坳东边有条南北向的峡谷,峡中干涸无水。峡谷东面那山也是呈南北向绵亘,有一二家人背靠山居住,这是清水沟。沟中的水不成流,似乎是从峡底向东穿流过山脉的水。顺峡谷往南行一里,再向东越上山冈,这才望见南面壑谷中间下洼,它南边有座高耸的山峰当中而立,这就是笔架山的北峰了;从前从水寨向西南绕着山岭走时,望见正南方有山峰双双突起如同马鞍的,即是此峰了。此峰在府城东南三十多里,就是清水沟西山往南下延的山脉,到此地到了尽头,盘结为此山,呈南北向横亘,自西面的府城望它,分为四个尖顶,从北方的此处面向它,只见北垂一座山峰如擎天柱。从冈上向东绕过北峰,下降三里走到洼地,这才有小溪自北面峡中流下来,一里,涉过小溪。又向东沿北山行一里多,走过一处脊坳。又往西稍下降一里,才见到东山渐渐开阔,山冈向东南下延,中间的路沿着它走;又有一条岔路分向东北通往瓦渡;又一条岔路向西南下到坑中,坑中开始听到水声。有三四家人紧靠在西山的山崖下,这是沈家庄,村子下方有田地位于坑底。此时已天晚,打算到村中投宿,于是向西南下走一里多,到达坑底。渡过小溪,向西南半里,投宿到村中农家,暮雨恰好来临。

初三日　雨哗哗不停。饭后登上途程,渐渐晴开。再往南下到坑底,半里,渡过坑中的山涧。再向东南上坡,一里多,遇到北来的大路。顺大路在冈脊上往南行三里。这山冈在低下的山坞中,就顺着它下走一里,向南行走在坞中。坞中有小溪潺潺而流,是往西南穿过壑谷,逼近笔架山东北的山麓,汇合北面沈家庄流来的水流,一同向东绕到闪太史墓前的溪流。路又向南走一里,越过一个小山坳。一里稍下走,于是沿山坞往东行,这里山坞开始开阔起来向东伸展而去,水从它的西南方濒临笔架山的北冈,也随着北冈往东折。一里多,越过一座小山冈下走,就是闪太史墓的虎砂了。远望北边有坟茔正当中间山坡的尖嘴处,于是涉过壑谷登上墓地,是闪太史夫人马氏的坟墓,是太翁选择的埋葬之处,已经十多年了。这里的山脉自西北方昨天越过的沈家

庄向东分岔的山脉往东南下延，又耸峙为一座巨大的山峰向下坠。自西往东延伸的是虎砂，就是来时的道路两次越过的山；自东往南延伸的是龙砂，就是庄园居屋在外紧靠着的山；而墓穴悬在两者中间，面向东南。外侧宽敞平坦之地就是向东的山坞，水流横在它前方，而内侧宽敞平坦之地就是涉过壑谷上登之处，但只是稍有些狭窄而且陡峻下泻。应当横着筑起一道堤，横亘在龙虎两砂之间，而中间蓄一池水，才成完整的格局。虎砂上有一棵松树圆圆地独立高耸，我的意见也应该去掉它。守墓的庄子就在龙砂的东坡上，又隔着一个小山坞，也有唧唧的细流，是往南注入外侧宽敞平坦之地往东下流的溪水。从墓地又向东走半里，越过小溪到达庄子。庄子的房屋位于村子庐舍的西面，庄门向南。前面三间房屋就是停放太翁灵柩的地方，关锁着未开启；后边是居住的庐舍，西侧三间房屋稍微可以歇息。此时守墓的人外出，只有年幼的儿童在家。

我等了很久，想命令儿童开锁进屋，叩拜太翁的灵柩几案，不能够。于是从村东打听所谓的落水坑的地方，他们说的有的远有的近，不可辨别方位。有人指点在东北方的，就向那里赶去。越过冈脊往北，二里多，见到一个中央下洼的水潭，有水嵌在潭底，四面都高，周围大百亩，而水无处流出去。从洼地上沿着它的北边往东上坡，又走一里多遇到个㑩㑩寨，有数十家人分散开盘踞在山头。此处的山岭也是从北绵亘到南边，东南连接天生桥的，是闪庄东面屏障样的山。我此时不知它是天生桥，只管找落水坑却找不到，仅望见闪庄的正东，那里的山屏风样耸起下陷，好像有深穴，意料这里边必定有奇异的胜景，然而已按当地人的指点走过头到了它的北面了。问遍寨子中的㑩㑩，始终没有懂汉语的人。于是从东岭向西南下行，仍然抵达下洼水潭的东面，找到通向南方的道路，就顺着路沿东岭往南走。二里，见有峡谷自东面屏风样山下陷处出来，峡中无水但水声十分鼎沸。于是下去，见有水自西边的壑谷底，反而向东腾跃，却不见下游流出的她方，心里对此感到奇异却不能解释。便首先溯干旱的峡谷沿北岭向东深入，二里路抵达下陷处，见有石崖并列，中间相夹峡底平坦。半里，峡谷分为两岔：一条向北深入的，峡壁双双并列而底部非常平坦，其中没有一滴水，如像挖成的堑沟通进去，但终究没有路的影子；一条向南进去的，东边的峡壁十分雄伟，峡底稍稍隆起，而水与路的影子也是全然断绝。



路却在正东登岭而上，我的兴趣在于穷尽山崖不在登山，就先赶到向北的峡中。峡底平整好似镶嵌成的，有如鸿沟样隔开，而峡中全是茅草塞路，一里路后还没有穷尽。又转回来，再赶去向南的峡中，拨开茅草进去。半里，东边的石崖突耸，路总是沿西边的山崖上走。俯瞰峡中，它南面忽然平缓下坠，深嵌数丈。东面特别高耸的石崖之下，有个山洞十分深邃，面向西，张开在坑底。路也从西面的山崖上陡直下到坑中，于是伏在草丛中走入洞中。洞口高数丈，宽只有一丈多，水迹还湿淋淋的，是自外边流入洞中的水。此时雨刚下过，坑中的水源不长，已干涸无流。进洞二丈远，洞中忽然黑暗下坠，那深处深不可测。我于是用石块掷下去，咚咚咚地响了很久，好像不只数十丈。然而有的声音好像是在洞底止住，有的声音好像是投入水中，我本来就知道那下边有水却又不全然是水。出洞后往南眺望，那坑谷也夹在南边，不知尽头，不过有的高有的下洼，底部也是没有一定的高度。于是从原路向北出来半里，再顺大路在峡底行半里，再顺北岭的小径走二里，抵达西边听见水声之处，这个山坡在闪太史墓的正东。二里，越过横向的峡谷往南，有个数家人的寨子，是往西通山窠，往南通落水寨道路汇集之处，大路自山窠通向天生桥，到枯柯、顺宁，就是从此寨沿南岭进去的。我此时还不知走入的山岭就是天生桥了，只是急忙向西下到断绝的壑谷中，观看从西边流来腾跃的水。一里，抵达壑谷的悬绝处，就见水流忽然钻入石穴下坠。这里的岩石都是错杂地靠着伏着，所以水从西边流来，冲激着空隙投进去，应当也是往东流在天生桥之下会合的水流。这里的水就是沈家庄西北岭坳间的诸条水流，环绕过闪太史墓、闪庄之前，又向东绕过冈嘴，这才向北弯曲后往东流进来达到此地。这是所谓的小落水坑，就是当地人所说在近处的，我四处找它却找不到，不料经过时遇上了它。

此时已过中午，就向南越过一座山冈，又往西下走一里，仍往南渡过那河曲，再向西爬坡，一里后再次来到闪庄。我命令顾奴烧水煮饭吃。吃完后，那守墓的有一个人归来了，找不到钥匙，只好开了灵堂的外门在庭院中叩拜，这才询问去所谓天生桥落水洞的路。才了解到落水洞有两处，小的近，就是先前遇见的，是本处山坞中的水；大的远，在东南十里之外，是去山窠的南路经过的地方，是全府靠近府城的诸条水流。又了解到天生桥不是桥，而是大落水洞穿过地穴潜流，而道路

就翻山越过它，此山就在正东二里外。

我按照他指点的，先往正东去找天生桥。二里，来到横向峡谷南岭的山寨，将由南岭的大路向东进去。再次拉住路上的人问路，才知道就是从先前底部平坦的峡谷中向东上走的山坡，那就是天生桥，翻过它就是枯柯。我便不再进去，将往南赶去落水寨。一个年老的当地人明白事理，知道我的兴趣在于山水，说："这是要找落水洞，不是去找落水寨的人。此洞除了我不能指路。如果到了落水寨后回走，就迂回曲折多了。"于是领我从他寨子之后向东越岭。苍翠的莽野无路可走，姑且随着他走。二里，越岭往东下走，马上见一条溪水自西南的落水寨后冲破石门往东流出，向北弯弯曲曲盘绕而来，流到此岭东麓，立即捣入峡中。峡东就是屏风样山下陷的南峰，与我所翻越的山岭夹成南北向的峡谷。水从南边流入峡中，迅急的水流高悬数丈，汇积为深潭。东面的石崖忽然迸裂为门，高十多丈，宽仅数尺，朝向西方，耸峙在水潭之上，水从潭中向东捣入石门，水势十分鼎沸。我从西边的石崖上对面远瞰，水流进去有如水饮入喉咙，汩汩地进去，但不知其中的空洞是什么形状了。我从西边的石崖上又沿崖石往北走，见峡中的水虽向东流进去，但峡谷仍通向北方，应是干旱的峡谷南面有的高有的下洼往南通出去的峡谷，也可以往北走向峡底，向西到干旱壑谷中的山洞。我本来就知道两个洞分在南北各自对峙，但同在一条峡中，只是北边的无水进去而南边的吞吸着大河罢了，其中应当无处不通，所以先前投石有水声，而上面用桥来命名。从西边石崖上俯瞰了很久，仍转向南出来。当地老人想留我住宿，我说日头还高，就辞别了他。沿往南的路可以到达府城，只是此处还找不到路，大概沿大溪往南，抵达西山的峡口，就是落水寨；向西越坡，溯小溪往西上岭，绕过笔架山之南，就是府中通往枯柯的大道。我于是从西边的路走。



沿山坡涉过山坞，八里抵达西坡下，有个数家人的罗罗寨，于是向西上坡。层层叠叠地上走八里，这里的山北面盘绕成壑谷，而南边面临下嵌的山洞，有四五家背靠北面的峡谷居住，山上又开垦成农田。又向西绕着西峰南边的山嘴上登三里，上走的路非常陡峻。又平缓在峰头行二里，我以为这是笔架山的南峰了，却哪里知道仍是往东伸出的支峰，它西边又下坠为深坑，与笔架山还隔着一个山坞。于是下到坑中跋涉一里，越过坑谷往西上山，这才是笔架山的南垂。有数十家

人就紧靠南面的山崖居住，这是山窠。应当从此去投宿，可路从树底下走，辨不出居屋的地点，攀着树丛上登，一里路便出来到村庄的后面。推想往西的路可以折转来，抵达它的西边后，又无返回的岔路，竟自沿大路往西北疾奔。二里多，下涉一条山涧，再向西北上坡。二里多，越过山坡，又下山涉过涧水。共三里，又上走越过一道坡，于是向西平缓下行。二里走出峡口，已经天黑，从昏黑之中陡峻地下走二里，往西南渡过一座溪上的桥，又向西北从岔路越坡，昏黑中竟然迷了路。跌跌绊绊地走了二里，在坡上遇到一个寨子，这是小寨。敲开居民的门，把行李停放在屋侧，与牛圈相邻，拿出袋中的少许米煮粥来吃了便躺下。

初四日　他家插秧非常忙，竟然不为我烧饭。我起床问知情况，立即空肚子上路，以为离城应当不到三十里了。往西走时，再次越过两重山坡，共八里，有房屋靠山向西居住，这才见到下方府城南边的平川。又顺山坡向西平缓前行五里，走向一条往西下延的小峡谷，再登上一座向西突的山冈，这才逼近西面的平川。下瞰平川中的水，从山坡西南环绕坡脚，向东南围抱流入峡中，山坡的南边有堤坝挡水，这就是清水关沙河诸条河水，合流后往东南流到此地，将流入峡中向东流到落水寨。于是往东北行一里多，下到坡脚。沿山嘴向北转半里，开始离开山向西北行走在平地上。二里，往西来到大溪边，有座巨大的木桥横在溪上，渡到溪流西岸。向西北前行在平川间，屡次走过平川中的村落，十六里后到达府城的东南隅。越过小桥，由城南向西行，一里后走入南门，这才走入街市买面条和馒头吃了个饱。下午，返回会真楼。

【原文】

初五、初六两日　憩会真楼。

初七日　闪知愿来顾，谢余往叩灵几，礼也。知愿馈饼二色。

初八日　知愿又馈猪羊肉并酒米，甚腆。

初九日　闪太史招游马园。园在龙泉门外，期余晨往。余先从法明寺南，过新建太翁祠。祠尚未落成，倚山东向，与法明同。其南即方忠愍公祠，名政，征麓川死于江上者[1]。亦东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栖止于其中，两庑祀同难者，俱倾倒，惟像露坐焉。出祠，遂南出龙泉，由

池东堤上抵池南，即折而西入峡。半里，园临峡西坡上，与龙泉寺相并。园之北，即峡底也，西自九隆山后环峡而来。有小水从峡底东出，仅如线不绝。而园中则陂池层汇。其北一池，地更高，水从其底泛珠上溢，其池浅而水独澄映有光，从此遂潺潺泻外池。外池中满芰荷。东岸旧有菜根亭，乃马玉麓所建者，并园中诸榭俱颓圮。太史公新得而经始之，建一亭于外池南岸，北向临流。隔池则龙泉寺之殿阁参差，冈上浮屠，倒浸波心。其地较九龙池愈高，而陂池罨映，泉源沸漾，为更奇也。盖后峡环夹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峡口，此园当之，峡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②]。故溪流如线，而从地旁溢如此池与九龙池，其滔滔不舍者，即后峡溪中之流也。

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愿相待。先同观后池溢泉，遂饭于池南新亭。开宴亭中，竟日欢饮，洗盏更酌，抵暮乃散。是日始闻黄石翁去年七月召对大廷[③]，与皇上面折廷诤[④]，后遂削江西郡幕[⑤]。项水心以受书帕亦降幕。刘同升、陈之遴亦以上疏降幕[⑥]。翰苑中正人一空[⑦]。东省之破[⑧]，传言以正月初二，其省中诸寮[⑨]，无不更易者。虽未见的报，而颜同兰之被难可知矣。



初十日　马元中、刘北有相继来拜，皆不遇，余往玉工家故也。返楼知之，随拜马元中，并拜俞禹锡。二君襟连也[⑩]，皆闪太翁之婿，前于知愿席相会而未及拜。且禹锡原籍苏州，其祖讳彦，中辛丑进士[⑪]，中时犹李时彦，后复俞姓，名彦。移居金陵大功坊后[⑫]。其祖、父年俱壮，闪太翁寓金陵时，欲移家南来，遂以季女字俞[⑬]。前年太翁没，俞来就婚，拟明春偕返云。时禹锡不在，遂返会真。闪太史以召对报来示[⑭]。

十一日　禹锡招宴。候马元中并其内叔闪孩识、孩心等同饮，约同游卧佛。

十二日　禹锡馈兼金。下午，元中移酌会真楼，拉禹锡同至。雷风大作，既暮乃别。

注释

①征麓川死于江上者：诸本如此，疑应为“死于上江”，详《滇游日记九》四月十一日方政条注。

②沁（qìn）：渗入。

③大廷：朝廷。

④面折：当面指摘过失。诤（zhèng 正）：直言规谏。廷诤：在朝廷上向皇帝谏争。

⑤幕：即幕僚，为地方官吏幕府中的属员。

⑥陈之遴：徐本作"赵士春"。

⑦翰苑（hàn yuàn 汉院）：为翰林院的别称。唐初始置，明代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负责修史、著作、图书等事。翰林院的职官统称翰林，从进士中选拔。

⑧东省之破：指清兵人山东省，破济南，俘德王朱由枢等，官民死者无数。

⑨寮：通"僚"，同官为寮。

⑩襟连：姊妹的丈夫。

⑪辛丑：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

⑫金陵：战国时置的古邑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后人因作今南京市的别称。

⑬季女：排行最小的女儿。字：过去称女子许嫁为字。

⑭召对报：登载皇帝召致臣僚问对的内部通报。



【今译】

初五、初六两日　在会真楼休息。

初七日　闪知愿来探访，答谢我前去叩拜他家的灵柩几案，是礼俗。知愿馈赠了两种饼子。

初八日　知愿又馈赠了猪、羊肉及酒、米，十分丰厚。

初九日　闪太史招唤去游马园。园子在龙泉门外，约我早晨前去。我先从法明寺南边，走过新建的太翁祠。祠堂尚未落成，靠山向东，与法明寺相同。它南边就是方忠愍公祠，〔名叫政，征麓川时死在江上的。〕也是向东。正室有三间房，都是守祠堂的人住在其中，两侧厢房祭祀一同遭难的人，全倾倒了，唯有塑像露天坐在那里。走出祠堂，就向南走到龙泉，由池东的堤上抵达池南，立即折向西进峡。半里，园子高临峡西的坡上，与龙泉寺相并排。园子的北面，就是峡底了，峡谷自西边的九隆山后环绕而来。有小溪从峡底往东流出去，仅如线一样流淌不绝。而园中却有层层陂池积着水。那北边的一个池子，地势更高，水从池底泛着水珠上溢，此池水浅但水唯独澄澈映照有光，从此处就潺潺流泻到外池。外池中满是菱角荷花。东岸旧时有个菜根亭，是马玉麓修建的，连同园子中的诸处水榭全都颓坏倒塌了。太史公新近买到手后开始营建，建了一座亭子在外池南岸，向北面临流水。隔着水池便是龙泉寺高低不一的殿阁，冈上的佛塔，倒影浸入

波心。此地比九龙池更高,可陂池掩映,泉源沸腾荡漾,更为奇妙了。大概是后峡环绕的夹谷非常深,峡中的水本来很大,及流到峡口时,此园挡住水路,峡中之水,便不经由溪中而渗入地中。所以溪流如线,却从地下往旁边溢入此池与九龙池,池水滔滔不息的原因,就是有后峡溪中的流水。

我到时,太史已招来他的弟弟知愿相等。先一同观赏后池溢水的泉,于是在池南的新亭子中吃饭。在亭中开宴,终日欢饮,洗过杯盏再斟,到天黑才散。这天才听说黄石翁去年七月被召见到朝廷对策,在朝廷上当面指摘皇帝的过失,直言规劝,后来就削职为江西府幕僚。项水心因为收受书帕贿赂也降职为幕僚。刘同升、陈之遴也因为上疏降为幕僚。翰林院中正人君子一扫而空。山东省的失守,传说是在正月初二,该省中的诸多官僚,无不被更换的。虽然未见准确的通报,但颜同兰被害可想而知了。

初十日　马元中、刘北有相继来拜访,都没有遇上,是我前往碾玉工匠家的缘故。返回楼中知道此事,随即拜访了马元中,一并拜见了俞禹锡。二位先生是连襟,都是闪太翁的女婿,从前在闪知愿的酒席上相会而未来得及拜访。而且禹锡的原籍是苏州,他的祖父名叫彦,考中辛丑年的进士,〔考中时还叫李时彦,后来恢复姓俞,名叫彦。〕迁居到金陵大功坊后。他的祖父、父亲年纪都是壮年,闪太翁寓居金陵时,打算搬家来南方,便把最小的女儿许配给俞禹锡。前年太翁死后,俞禹锡前来成婚,准备明年春天与妻子一同返回去。此时禹锡不在,便返回会真楼。闪太史把召对报拿来给我看。



十一日　禹锡招去赴宴。等候马元中及他妻子的叔父闪孩识、闪孩心等一同饮酒,约定同去游览卧佛寺。

十二日　禹锡馈赠了纯金。下午,元中移席到会真楼饮酒,拉禹锡同来。风雷大作,天黑后才道别。

【原文】

十三日　禹锡以他事不及往卧佛,余遂独行。东循太保山麓,半里,出仁寿门。仁寿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随山西叠而上,与龙泉同。出城,即有深涧从西山悬坑而下,即太保山顶城后度脊所分之水也。逾桥循西山直北半里,有岐东北行平川中,为纸房村间道;其循山直北

者，乃逾岭而西，向青蒿坝通干海子者。余乃由间道二里，北过纸房村[①]，又东一里余，出大道，始为拱北门直向卧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东出小涧，其北有庙踞冈头，乃离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尚在板桥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过一庙，在路之西。其西又有巨庙倚西山[②]，村落倚之，所谓红庙村也。又北八里，有一涧自西山东出，逾之而北，是为郎义村[③]。村庐联络，夹道甚长，直北二里，村始尽。缘村西转，有水自北堰中来，即龙王塘之下流也。溯流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门东向列路旁，其北即深涧缘坡下。乃由卷门西入，缘南坡俯北涧西入。半里，闻壑北水声甚沸，其中深水丛箐，亏蔽上下，而路乃缘壑北转。不半里，穿门北上，则龙王祠巍然东向列[④]，其前与左，皆盘壑蒙茸，泉声沸响。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东向坠坑。其北坑中，又有水泻树根而出，亦坠壑同去。其下悬坠甚深，而藤萝密蔓。余披蔓涉壑求之，抵下峡则隔于上，凌上峡则隔于下，盖丛枝悬空，密蔓叠幕，咫尺不能窥，惟沸声震耳而已。已乃逾其上，从棘蔓中攀西北崖而上。按《统志》谓龙王岩断崖中劈，兀立万仞。余望双岩上倚山顶，谓此有路可达，宛转上下，终不可得，乃返殿前而饭。

仍出卷门，遂北下度涧桥。见桥北有岐缘涧西入，而山顶双岩正峙其西，余遂从之。始缘涧北，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双岩之下，路乃凌北岩之东，逾坳而西北去。余瞰支峰东北垂，意卧佛当在其西北峰下，遂西北逾支峰，下坑盘峡，遵北坡东行。二里，见有路自北坡东来，复西北盘坳上，疑以为此即卧佛路，当从山下行，不登山也，欲东下。土人言："东下皆坑崖，莫可行；须仍转而南，随路乃下。"从之转南，又二里，随前东来之路下坡。二里，从坡麓得一村，村之前即沿麓北行之大道。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则卧佛寺环西谷中[⑤]，而谷前大路，则西北上坡矣。

盖西山一支，至是东垂而出，北峡为清水关，南抱为卧佛岩，但清水深入，而卧佛前环耳。入谷即有池一围当寺前，其大不及九隆池，而回合更紧。池东有一亭绾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尽，其西有官房三楹临其上。北楹之下，泉汩汩从坳石间溢入池中，池甚清浅。官房之西历砌上，即寺门也，亦东向临之。其内高甍倚岩，门为三卷，亦东向。卷中不楹而砖亦横巩如桥，卷外为檐，以瓦覆石连属于洞门之上壁。洞与巩连为一室，巩高而洞低，巩不掩洞，则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

余，而深入者二丈，横阔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尽处，北有门，下嵌而入；南有台，高四尺，其上剜而入。台如胡床横列[6]，而剜有石像，曲肱卧台上，长三丈，头北而足南。盖此洞横阔止三丈，北一丈嵌为内洞之门，南二丈犹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则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乃昔自天成者，自镇守内官巩其前轩[7]，又加斧琢而贴之金，今则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内洞门由西北隅透壁入，门凹而下，其内渐高，以觅炬未入。时巩殿有携酒三四生，挟妓呼僧，团饮其中，余姑出殿，从北庑厢楼下觅睡处，且买米而炊焉。北庑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其门，而南向于正洞之北隅，其中则像山神以为护法者。是夜卧寺中，月颇明，奈洞中有嬲子[8]，寺中无好僧，恹恹而卧。

十四日　早饭于僧舍，觅火炬入内洞。初由洞门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阔二丈，深数丈，稍分岐辄穷，无甚奇也。仍出，从门内南向觅旁窦而上。入二丈，亦穷而出，笑此洞之易穷。有童子语于门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早暗中入，几坠危窦。若穿洞而上，须从南，不可从北也。"余异其言，乃益觅炬再入。从南向旁窦得一小穴，反东向上，其穴圆如甑。既上，其穴竖而起，亦圆如井。从井中攀南崖，则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凳为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栏，上有隙横于井口之西。复盘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则有峡东西横峙。北向出峡，则渊然下坠，其深不可睹，即前内洞直入之底也，无级可梯，故从其东透层穴而上耳。南向下峡丈余，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其上高三四丈，阔约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为岐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甑穴，层上井口，而复得直入之洞。盖一洞而分内外两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觉其奇甚也。



既出，仍从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时欲东访金鸡温泉，当截大川东南向板桥，姑随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见其路愈西上，乃折而东，随旁岐下坡。盖西北上者为清水关道，乃通北冲者；川中直北五里，为章板村，为云龙州道；川东蹑关坡而上，为天井铺道[9]，从此遥望皆相对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村。从此由田塍随小溪东南行，二里，始遇清水关大溪[10]，自北而南流川中。随之南行半里，渡横木平桥，由溪东岸又东半里，过一屯，遂从田塍中小径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复南就一小水。随之东下，遂无路。莽苍行草畦间，东南一里半，始得北来小路。随之南，又得西来大路，循之。其东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

南，其大与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桥架其上。度桥东，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龙王塘之水，东折于板桥之南焉。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桥街之中[11]。由街稍南过一小桥，则沿小溪东上。半里，越溪上梗[12]，东南二里半，渐逼东山。过一村，稍南又东，半里，有小溪自东北流西南，涉之从溪东岸。又东南二里，直逼东山下，复有村倚之。从村南东向入，有水舂踞冈上。冈之南，即有涧自木鼓山北峡来，绕冈南西去，有亭桥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径即由北脊入峡，盘冈东下。遂溯溪岸东行。一里，有小木桥平跨上流，乃南度之。又东上坡，一里而至金鸡村[13]。其村居庐连夹甚盛，当木鼓山之东南麓。村东有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温一寒。居人引温者汇于街中为池，上覆以屋。又有正屋三楹临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树甚艳，前有门若公馆然。乃市酒餐饭于市，而后浴于池。池四旁石甃，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热，不甚清，尚在永平温泉之下，而有馆有门则同也。从村后东南循峡上岭数里，自金鸡村逾岭东下，通大寨、瓦渡之路也；从村后直东上木鼓西南峰，二十里，有新建宝顶寺。余不及登，遂从村西南下。

三里，北折，度亭桥北，随溪西南行塍中。五里，西值大溪，溪之东有村傍之，乃稍溯之北，度大木桥而西行塍中。又四里而至见龙里。其南有报功祠甚巨，门西向[14]，而祠楼则南面。入其中，祠空而楼亦空，楼上止文昌一座当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远诸公神位，觅之不见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门。又二里而返会真。令人往讯安仁，已西往腾越矣。

注释

①纸房村：今作纸坊，分两村，黄纸坊在南，白纸坊在北，皆位于保山市区北郊，保山坝子西缘。

②庙：指一般奉祀神的庙宇。

③红庙村、郎义村：今名皆同，在保山坝子西缘。

④龙王祠：即今龙王塘。在保山市区北8公里，保山坝子西缘。清泉从石隙涌出，汇而为潭，分三沟向外流淌。亭台楼阁掩映在古树苍藤中。

⑤卧佛寺：在保山市区北10公里，云岩山东麓。山麓有一宽大石洞，分内外两重，又分南北两重。原有就岩凿成的大卧佛，因名。现有从缅甸接回的汉白玉卧佛一尊，长1.8米。寺前有半月形水池，池中有亭，周围林木荫翳。

⑥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躺椅。

⑦内官：即宦官，也称太监。因其专门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故称内官。明中叶以后，太监权力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出镇一方者即称镇守内官。

⑧鬬(niǎo 鸟)子：猥亵的家伙。

⑨关坡：今作官坡。天井铺：今名同。皆在保山市东北境，板桥与水寨之间。

⑩清水关：在保山市北清水河源，今名清水河村。

⑪板桥街：今名同，在保山坝子北部，为交通要道。

⑫梗：即"埂"，指田埂、堤埂。

⑬金鸡村：今名同，在保山坝子东缘。金鸡村是澜沧江西部最早的行政中心，汉代永昌郡治及附郭县不韦即设于此。至今还有三国时吕凯的祠堂，当地群众还流传吕凯的故事，金鸡村现在是保山境最大的村子。

⑭门西向：原脱"门"字，据徐本补。

【今译】

十三日　禹锡因为其他事来不及去卧佛寺，我便独自上路。往东沿太保山山麓走，半里，出了仁寿门。仁寿门在西北紧靠太保山北麓，城墙顺着山势向西重叠而上，与龙泉门相同。出城后，立即有深深的山涧从西山高悬的坑谷中流下来，即是太保山山顶城墙后山脊延伸处分流的水流了。越过桥沿西山向正北走半里，有岔路往东北前行在平川中，是去纸房村的近路；那沿山往正北走的，是越岭向西，走向青蒿坝通干海子的路。我于是由近路走二里，往北经过纸房村，又向东一里多，走上大道，这才是由拱北门直接通向卧佛寺的路。又往北一里，越过一条往东流出去的小涧，涧北有座庙盘踞在冈头，是离城五里的住宿地。大道在平川中延伸，还在板桥通道的西边。又向北五里，再次经过一座庙，在路的西侧。庙西又有座大庙背靠西山，村落紧傍着它，是所谓的红庙村。又向北八里，有一条山涧从西山往东流出来，越过山涧往北走，这是郎义村。村中房屋连接，夹住道路很长，往正北走二里，村子才完了。沿村子往西转，有河水自北边堤坝中流来，是龙王塘的下游。溯水流沿山坡往西北行，三里，有一道拱门向东列在路旁，门北边就是深深的涧水沿山坡下流。于是由拱门向西进去，沿南坡俯视着北边的山涧往西深入。半里，听见壑谷北边水声奔腾，壑谷中深水丛竹，荫蔽上下，而路就沿壑谷往北转。不到半里，穿过山门往北上走，就见龙王祠巍然向东而列，它的前方与左边，都是盘绕的壑谷蒙蒙



茸茸的，泉水奔腾响声震耳。于是由殿左投身走下山箐，不到百步，深泉由洞穴中溢出，向东坠下坑中。它的北坑中，又有水冲刷着树根流出，也是坠入壑谷一同流去。那下边高悬下陷非常深，而且藤蔓密布蔓延。我拨开藤蔓涉过壑谷去找泉水，走到下边的峡中便被隔在上边，登上上边的峡谷却被隔在下面，原来树丛枝叶悬在空中，密布的藤蔓如层叠的帏幕，咫尺间不可窥视，唯有奔腾的水声震耳而已。随即越到它上方，从荆棘藤蔓中攀登西北面的山崖上走。据《一统志》，说是龙王岩是断崖从中劈开，直立万仞。我望见一对石崖向上靠着山顶，认为此处有路可以到达，曲折上下，始终不能找到路，只好返回殿前吃饭。

仍走出拱门，就向北下走越过涧上的桥。见桥北有条岔道沿山涧往西进去，而山顶的一对石崖正耸峙在它西边，我便从此路走。开始时沿山涧北岸走，半里便登坡往西上走。一直上走三里，抵达那一对石崖之下，路于是登到北面石崖的东边，穿过山坳往西北去。我俯瞰支峰的东北垂，推想卧佛寺应当在它西北的山峰下，就向西北越过支峰，下到坑中绕着山峡走，沿北坡往东行。二里，见有路自北坡往东来，再向西北绕着山坳上走，心中疑惑以为这就是去卧佛寺的路，应当从山下走，不登山，想往东下走。当地人说："往东下走全是坑谷山崖，不能走；必须仍转向南，顺路走才能下去。"听从他的话转向南，又走二里，顺先前东来的路下坡。二里，在坡脚见到一个村庄，村前就是沿坡脚往北行的大道。沿大道往北，又走五里，稍向西走入山谷，就见卧佛寺环列在西面山谷中，而山谷前的大路，便向西北上坡了。

西山的一条支脉，到这里往东下垂而出，北峡是清水关，南面环抱为卧佛岩，只是清水关深入进去，而卧佛岩向前环绕罢了。走入山谷就有一塘水挡在寺前，池的大处赶不上九隆池，但回绕合抱更为紧凑。池东有一座亭子束住谷口。由池北沿水池进去，水池完了，池西有三间官房高临池上。北边一间之下，泉水汩汩地从山坳的石缝间溢入池中，池水很浅，十分清澈。官房的西边经过台阶上去，就是寺门，也是向东面临水池。寺内高大的屋脊背靠岩石，门是三道拱门，也是向东。拱门不用柱子而也是用砖如桥一样横向砌拱，拱门外是屋檐，用瓦片覆在石上连接到洞口的上壁。山洞与拱门连成一间屋子，拱门高而洞口低，拱门遮盖不了洞口，是这寺中的奇观。那山洞高一丈多，而深入

之处有二丈，横处宽三丈，那上覆的岩石十分平滑。西头洞尽处，北边有洞口，下嵌进去；南边有石台，高四尺，台上方剜空进去。石台如躺椅横列，而且挖凿有石像，弯着胳膊躺在台上，长三丈，头向北脚朝南。此洞横处只有三丈宽，北边一丈深嵌为内洞的洞口，南面二丈还不足以容纳石像，自膝部以下，就在南面的洞壁上凿了洞穴来容纳它的脚。此像是从前天然形成的，自从镇守的宦官筑造了它的前轩，又加以雕凿后给它贴上金，今天便宛如一尊塑像，失去它的真趣了。内洞口由西北角穿过洞壁进去，洞口凹向下，洞内渐渐高起来，因为要找火把未进去。此时拱门殿中有三四个儒生带着酒，抱着妓女呼唤僧人，团成一圈在殿中饮酒，我姑且出殿，从北厢房楼下找到睡处，并且买米来煮饭。北厢房的西头也有个洞，高处深处都是一丈五尺，也在洞口建了拱门，但朝向南方，在正洞的北隅，洞中则塑了山神像作为护法神。这天夜里躺在寺中，月光相当明亮，无奈洞中有些猥亵的家伙，寺中无好和尚，怏怏地睡了。



十四日　在僧房中吃早饭，找火把进内洞。起初由洞口向西笔直深入，洞中高四五丈，宽二丈，深数丈，微微分出岔洞便到了头，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仍旧出来，从洞口内向南找到旁洞上走。进去二丈，也到了头便出来，笑此洞容易走到头。有个儿童在洞口外说道："曾经进过上洞吗？我今早在黑暗中进去，几乎跌入危险的洞穴中。如果穿过山洞上去，必须从南边走，不可从北边走。"我觉得他的话很奇怪，就多找了些火把再次入洞。从向南的旁洞中找到一个小穴，反过来向东上走，这个洞穴圆得如甑子。上去后，洞穴竖直而起，也是圆如水井。从井中攀登南侧的石崖，却又高又滑，不能上去，于是出来，取来板凳当梯子上登。上去后，出口如井栏，上边有裂隙横在井口的西边。又绕着裂隙往北走，再穿出一个洞口，就见有峡谷呈东西向横峙。向北出到峡边，就见渊然向下深坠，峡深得不可察看，这就是先前内洞一直深入的洞底了，没有台阶可以踩踏，所以从它的东边穿过层层洞穴上来罢了。向南走下峡中一丈多，有个洞仍向西通进去，洞下边非常平坦，顶上高三四丈，宽约一丈五，向西进去也有五六丈，微微分为岔洞便断了，如同北洞一直进去的地方一样。此洞的奇特之处，在于向南穿过甑子样的洞穴，一层层上到井口，而后才又走下一直深入的洞中。一个洞分为内外两重，又分成上下两层，又分为南北二重，这才觉得它非

常奇特。

出洞后，仍从水池左边来到谷口的大路上。我此时打算往东去寻找金鸡村的温泉，应该横截大平川往东南走向板桥，姑且顺大路朝北方远瞰它，半里，略向西北上坡，见这路愈加往西上走，就折向东，顺旁边的岔路下坡。原来往西北上走的是去清水关的路，是通往北冲的路；从平川中往正北五里，是章板村，是去云龙州的路；平川东边登关坡上走，是去天井铺的路，从此处遥望全都远远相对。下坡一里，坡脚有一村。从此地由田野中顺小溪往东南行，二里，才遇上清水关的大溪，自北往南流淌在平川中。沿着大溪往南行半里，渡过横木平桥，由溪东岸又向东走半里，路过一个屯子，于是从田野中的小径往南行。半里，稍折向西，再向南走近一条小溪。顺着它往东下走，竟然无路可走。前行在长满草的田地间，往东南一里半，才遇到北来的小路。顺小路往南，又遇上西来的大路，沿着大路走。大路东南一里处，又有溪水自北往南流，它的大处与清水溪相似，有座大木桥架在溪上。越到桥东，就往南行。两条溪流都是向西弯曲后会合，接受了龙王塘的水，向东折到板桥之南。路往南行走在田野中，又走二里半后到了板桥街的中段。由街上稍往南走过一座小桥，就沿小溪往东上行。半里，越过小溪走上田埂，往东南二里半，渐渐逼近东山。路过一村，稍向南又往东，半里，有条小溪自东北流向西南，涉过溪水从溪东岸走。又向东南二里，直逼东山之下，又有村庄紧靠东山。从村南向东进山，有水碓盘踞在冈上。山冈之南，就有山涧自木鼓山的北峡流来，绕过山冈南边往西流去，有亭桥跨在涧上，这是大道；小径就是由北面的山脊入峡，绕着山冈往东下走。于是溯溪岸往东行。一里，有座小木桥平平地跨在上游，于是越到桥南。又向东上坡，一里后来到金鸡村。此村居屋连片夹道非常繁荣，位于木鼓山的东南麓。村东有泉水两池，从石穴中流出，一温一寒。居民引温水蓄在街道中建为水池，上边用屋子覆盖。又有正屋三间面临水池之南，庭院中两棵大紫薇树十分艳丽，前边有门似公馆的样子。于是在市上买酒来吃了饭，然后在池中沐浴。池子四旁用石砌成，水停而不怎么流，也不十分热，不怎么清，还在永平的温泉之下，但有公馆有门则相同了。从村后往东南沿峡谷上岭走数里，自金鸡村越过山岭往东下走，是通大寨、瓦渡的路；从村后一直向东上登木鼓山的西南峰，二十里处有座新建的宝顶寺。我来



不及登，就从村子往西南下走。

三里，折向北，越到亭桥北边。顺溪流往西南前行在田野中。五里，在西边遇上大溪，溪的东岸有村庄依傍着溪流，于是溯溪稍北走，走过大木桥后向西行走在田野中。又走四里后来到见龙里。村南有座报功祠非常巨大，大门向西，但祠堂楼阁则向南。进到其中，祠堂是空的而楼也是空的，楼上只有一尊文昌帝君的坐像正当楼中。寺中的僧人说，从前有王靖远诸公的神位，寻找神位见不到。由此处又走十里，进入拱北门。又走二里返回会真楼。派人前去问讯安仁，已经西去腾越了。

【原文】

十五日　憩会真楼。

十六日　往晤闪知愿。还拜刘北有，留饭，即同往太保山麓书馆。馆中花木丛深，颇觉幽闲。坐久之，雨过，适闪知愿送《南园录》并《永昌志》至，即留馆。北有留余迁寓其内，余屡辞之，至是见其幽雅，即许之，约以明晨[①]。雨止，刘以钥匙付余，以刘将赴秋闱[②]，不暇再至也。余乃别，还会真。



十七日　闪知愿再候宴，并候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识同宴。深夜乃别。

十八日　迁馆于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刘北有书馆也。其馆外有赁居者[③]，以日用器进，亦刘命也。余独坐馆中，为抄《南园漫录》。既而马元中又觅《续录》至，余因先抄《续录》[④]。乘雨折庭中花上花[⑤]，插木球腰孔间辄活，蕊亦吐花。花上花者，叶与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红，似闽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并攒为一花，此花则一朵四瓣，从心中又抽出叠其上，殷红而开久，自春至秋犹开。虽插地辄活，如榴然，然植庭左则活，右则槁[⑥]，亦甚奇也。又以杜鹃、鱼子兰、兰如真珠兰而无蔓，茎短，叶圆有光，抽穗，细黄子丛其上如鱼子，不开而落，幽韵同兰。小山茶分植其孔，无不活者。既午，俞禹锡雨中来看，且携餐贳酒，赠余诗有"下乔"之句。谓会真楼高爽，可尽收一川阴晴也。余答以"幽栖解嘲"五律。谓便于抄书也。

十九日　抄书书馆。闪知愿以竹纸湖笔馈[⑦]，以此地无纸笔，俱不堪书也。

二十日　抄书麓馆。

二十一日　孩识来顾。

二十二日　抄书麓馆。

二十三日　晨，大雨。稍霁，还拜孩识，并谢北有。下午，赴孩识之招，闪、俞俱同宴。深夜乃别。

二十四日　绝粮。知刘北有将赴省闱，欲设酌招余，余乃作书谓："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饱数日也。"

二十五日　新添邱术士挟一刘姓者至[8]，邱自谓诸生，而以请仙行。招游九龙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刘携酌不至，余返寓抄书。北邻花红正熟，枝压墙南，红艳可爱。摘而食之，以当井李。此间花红结子甚繁，生青熟红，不似余乡之熟辄黄也。余乡无红色者，"花红"之名，俱从此地也。下午，北有以牛肉斗米馈，刘、闪、马俱教门，不食猪而食牛。刘以素肴四品馈。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俱抄书麓馆。俱有雨，时止时作，无一日晴也。



注释

①约以明晨："晨"，徐本、陈本、四库本作"日"。

②闱（wéi 唯）：科举考试的考场。科举考试时，各省在仲秋举行乡试，故称"秋试"或"秋闱"。

③赁（lìn 吝）居者：租房子住的人。

④《南园漫录》《南园续录》：皆明人张志淳著。张志淳号南园，保山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侍郎。该书成于嘉靖以前，书中所记云南事，史料价值较高。

⑤花上花：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载："佛桑一名花上花，云南有之。"花上花为扶桑中的重瓣良种，更为可贵。

⑥槁（gǎo 搞）：枯干。

⑦湖笔：湖州在今浙江吴兴，湖州出产的毛笔全国著名，称为湖笔。

⑧术士：指占卜星相等迷信职业的人。

【今译】

十五日　在会真楼休息。

十六日　前去会晤闪知愿。返回时拜见了刘北有，留我吃饭，立即一同前往太保山麓的书馆。书馆中花木丛深，觉得十分幽静悠闲。

坐了很久，下起雨来，恰好闪知愿送《南园录》及《永昌志》来到，就留在书馆中。刘北有留我把寓所迁到书馆内，我多次辞谢了他，到此时见这里幽雅，马上答应了他，约定在明天早晨搬。雨住后，刘北有把钥匙交给我，因为刘北有将要赶去参加秋试，无暇再来了。我于是告别，返回会真楼。

十七日　闪知愿再次来迎候赴宴，并等候他的兄长闪太史及他堂叔闪孩识来一同开宴。深夜才分别。

十八日　把寓所迁到山麓西南的打索街，也就是刘北有的书馆。他的书馆外边有个租房子住的人，把日用器具送进来，也是刘北有的命令。我独自坐在书馆中，为了抄写《南园漫录》。既而马元中又找来《续录》，我于是先抄《续录》。乘雨折来庭院中的花上花，插在木球腰部的孔洞中就活了，花蕊也吐花。〔花上花，叶子与枝条似我们地方的木槿，但花色正红，似福建的扶桑，但扶桑六七朵并拢攒聚为一团花，此花则是一朵四瓣花片，从花心中又抽出来重叠在花上，殷红色而且开得久，从春天到秋天还在开。即使插在地上也总会活，如石榴一样，不过种在庭院左边就活，种在右边就会枯干，也十分奇异。〕又把杜鹃、鱼子兰、〔此兰花如珍珠兰但无蔓枝，茎短，叶片圆而有光，抽穗，细小的黄籽粒成丛结在上面像鱼子，不开花就脱落，幽雅的韵味如同兰草。〕小山茶分别栽在木球的孔洞中，没有不活的。午后，俞禹锡在雨中来看望，并带来饭买来酒，赠送我的诗中有"下乔"的诗句。〔认为会真楼高旷清爽，可把一片平川的阴晴尽数收揽。〕我用一首"幽栖解嘲"的五律来回答。〔说是为方便抄书。〕



十九日　在书馆抄书。闪知愿拿竹纸湖笔来馈赠，因为此地无纸笔，全不能书写。

二十日　在山麓书馆抄书。

二十一日　闪孩识来探望。

二十二日　在山麓书馆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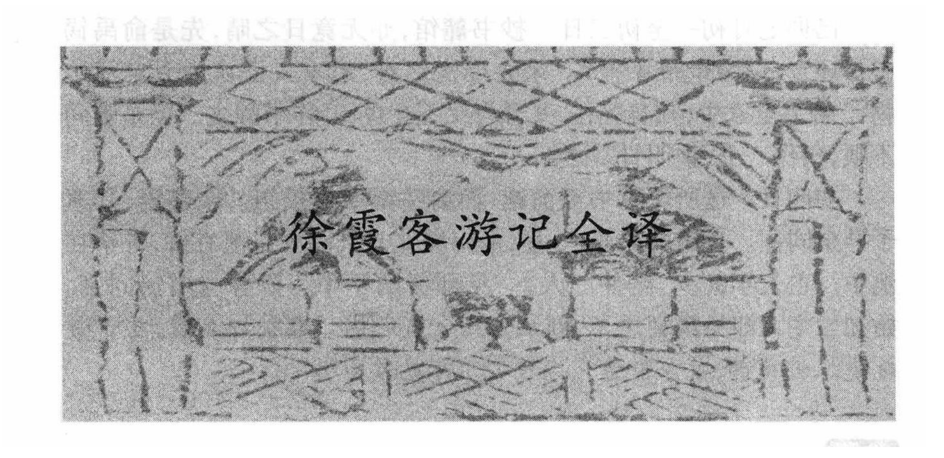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　早晨，下大雨。略转晴，回拜闪孩识，并向刘北有去道谢。下午，赴闪孩识的招请，闪知愿、俞禹锡都一同赴宴。深夜才分别。

二十四日　断粮。知道刘北有将赴省城去应试，打算设宴招请我，我于是写信说："百杯的招请，不如一斗粟米，可以吃饱几天了。"

二十五日　新添人邱术士带来一个姓刘的人，〔姓邱的自称是儒生，却靠请神为业。〕招唤去游九龙池，于是泛舟到池中的亭子。等姓刘的带酒来，未来，我返回寓所抄书。北边邻居的花红正好熟了，树枝压到墙南边，红艳可爱。摘了来吃，拿它当做井李。〔此地的花红结果子十分茂盛，生时青，熟变红，不像我家乡的成熟后就变黄。我家乡无红色的，"花红"的名称，全然是来源于此地了。〕下午，北有拿牛肉和一斗米来馈赠，〔刘北有、闪知愿、马元中都是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而吃牛肉。〕刘北有拿来四种素菜馈赠。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全是在山麓书馆抄书。都有雨，时停时下，无一日天晴。





滇游日记十一①

【题解】

《滇游日记十一》是徐霞客旅游云南永昌府（今保山市）的游记续篇。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七月，徐霞客仍在永昌府。永昌西北境一般旅游者很难涉足，徐霞客得马元康、早龙江的精心安排，经虎坡、大寨、松坡、勐赖、蛮边、北冲、清水关等处，沿途考察干海子，参观玛瑙的开采，欣赏“滇中之瀑，当以此为第一”的水帘洞瀑布，登上高黎贡山东坡的石城，对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作了生动的描述。归途遇大雨，“头目既伤，四肢受病”，“受寒受跌且受饥”，但终于完成了这次考察。二十九日离永昌南行。

徐霞客曾途经彝族、傣族聚居区，《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及古朴优良的民风。永昌以围棋“永子”、鸡蔓等著称，徐霞客对这些特别宝爱。徐霞客忧国忧民，关心边疆问题，搜集资料，写成专篇《永昌志略》和《近腾诸彝说略》。《永昌志略》概述永昌府及所辖的腾越州、保山县、永平县、潞江安抚司、凤溪长官司、施甸长官司的设治沿革，《近腾诸彝说略》概述腾越边境形势，并提出了稳定边疆的时务策，都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原文】

己卯七月初一至初三日　抄书麓馆，亦无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锡有仆还乡，请为余带家报[②]。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③]，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书辞之。至是晚间不眠，仍作一书，拟明日寄之。

初四日　送所寄家书至俞馆，而俞往南城吴氏园。余将返，其童子导余同往。过南关而西，一里，从南城北入其园。有池有桥，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见即留酌亭中。薄暮与禹锡同别。始知二主人即吴麟征之子，新从四川父任归者。麟征以乡荐，初作教毗陵[④]，升南部，故与俞遇[⑤]，今任四川建昌道矣[⑥]。

注释



①《滇游日记十一》：在乾隆刻本第九册下，原附《永昌志略》《近腾诸彝说略》。

②家报：家信。

③无定河：唐末陈陶诗《陇西行》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在今陕西北部，上源称红柳河，绕经内蒙古自治区南端，穿过长城折向东南汇入黄河，从唐至今皆称无定河。

④毗(pí 皮)陵：古县名，西汉置，治今江苏常州市。明末设毗陵，此系沿用旧名。

⑤升南部，故与俞遇：《滇游日记十》六月初十日记：俞禹锡原籍苏州，其祖时"移居金陵大功坊后。其祖、父年俱壮，闪太翁移金陵时，欲移家南来，遂以季女字俞。"禹锡家住南都无疑。"南部"应为"南都"之误。麟征升任南都，故与俞遇。

⑥建昌：明设建昌卫，为四川行都司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

【今译】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七月初一至初三日　在山麓书馆抄书，也是无整天的晴天。这之前俞禹锡有仆人回家乡，请为我带家信。我考虑自己浮沉不定之身，担心家里人已认为是无定河边的人，如果信到家中，知道我还在，又担心我反而不在了，便写了信辞谢他。到这天晚上睡不着，仍写了一封信，打算明天寄给他。

初四日　送要寄的家信到俞禹锡的书馆，但俞禹锡去了城南的吴家花园。我将返回去，他的书童领我一同前去。过了南关往西走，一

里，从城南向北进入那园子。园中有池子有小桥，有亭子在水池中。主人年纪很轻，兄弟二人，一见面就留我在亭中饮酒。傍晚与禹锡一同辞别。这才知道二位主人就是吴麟征之子，新近从四川父亲任所归来。〔吴麟征以举人的身份，最初在毗陵作教谕，升任南都，所以与俞禹锡相遇，如今出任四川建昌道了。〕

【原文】

初五日　又绝粮。余作书寄潘莲华，复省中吴方生，潘父子以初八日赴公车[①]。且与潘索粮。不及待，往拜吴氏昆仲，不遇，即乘霁出龙泉门，为乾海子之游。由九隆池左循北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后，南瞰峡中马家园，即前日闪太史宴余其中者，昔为马业，今售闪氏矣。从此益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峡，乃太保新城所环其上者，乃知其西即宝盖山之顶，今循其南冈而上也。又迤逦上者三里，始随南峡盘坡入。二里，路北之树木，森郁而上，路南之树木，又森郁而下，各有庄舍于其中。其北者为薛庄，其南者为马庄，其树皆梨柿诸果。余夙闻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嘱余往游，且云："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问主人，已归城，庄虚无人。时日甫上午，遂从其后趋乾海子道。其处峰稍南曲，其下峡中有深涧，自西北环夹东出，水声骤沸，即马家园绾九隆南坞之上流也。此处腾涌涧中，外至坞口，遂伏流不见。南溢而下泛者，为马园内池；北溢而下泛者，为九隆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



于是循涧北崖盘坡而上，一里，北折入峡。二里，稍下就涧行。其处东西崖石夹峙，水腾跃其中，路随之而上，盖已披宝盖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东，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渐西，其溪分两道来。由其中蹑岭西北上，始望见由此而北，分峡东下者，为宝盖之脊，又东下而为太保；由此而南，分峡东下者，为九隆南山之脊，又东下为九隆冈。此其中垂之短支，蹑之迤逦上，五里始西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峡下绕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即沙河之上流也[②]。其西又有山一重横夹之，乃为南下牛角关之脊，而此脊犹东向之旁支也。循北崖西行三里余，始西南坠壑下。下又三里余，始抵溪之东岸。两崖夹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层叠腾涌，而蒙箐笼罩之，如玉龙踊跃于青丝步障中，志所谓溜钟滩，岂即此耶？路缘东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人坐其间，水乳滴沥，如贯珠下。出，复北溯溪三里，有木桥

跨而西。度其西上岭，遂与沙河上流别。

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即牛角关之脉，北高处为虎坡，乃从西北度脉而来者。路逆溯之，循北岭东坡而上，又二里，从岭北西向穿坳，是为虎坡。此坡由北冲东蒲蛮寨岭度脊西南下[3]，绕为北冲南峰，南向逶迤，东坠沙河之源，西环乾海子之坞[4]，南过此岭，稍伏而南耸牛角关。又伏而度脉，分支西北掉尾者，为蒲缥西岭；正支东峙松子山，绕石甸东而南尽于姚关者也。过坳西即有坑西坠，路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峡中。溯流蹑涧，三里，再逾岭。又三里，出岭西，始见西南下壑稍开，有西峡自北而南，与南峡合而西去，有茅数龛嵌峡底，曰锣鼓寨。皆㑩㑩之居。于是盘东坡北向，而转溯西峡之上行。盖西峡有山自北坳分支南亘，环于东界之西，路由其中直披北坳而入。三里，涉北来小水，遂西盘其坳脊。二里，出坳西，其西南盘壑复下开，而路乃北向蹑岭，曲折西北，盘之而升，三里余，登岭头。盖此岭从虎坡北乾海子东分支西突，又西度为大寨西峰，西北横亘于大寨玛瑙山之间，此其东下之岭也；其北为崇脊，其南为层壑。遥望数十家倚西亘横峰下，即大寨也。于是西南盘层壑之上，二里，越冈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坞间。涉北来小峡，又西上半里，是为大寨[5]。所居皆茅，但不架栏，亦㑩㑩之种。俗皆勤苦垦山，五鼓辄起，昏黑乃归，所垦皆硗瘠之地，仅种燕麦、荞麦而已，无稻田也。余初买米装贮，为入山之具，而顾仆竟不之携，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麦为饭，强啖之而卧。



初六日　天色阴沉。饭麦。由大寨后西涉一小峡，即西上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东之峡，骈束如门，门以内水犹南流，而坡峡俱平，遂行峡中。又北一里，有岐逾西山之脊，是为玛瑙坡道。余时欲穷乾海子，从峡中直北行，径渐翳，水渐缩。一里，峡中累累为环珠小阜，即度脉而为南亘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过北，即有坑北下。由坑东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而见西壑下嵌，中圆如围城，而底甚平，即乾海子矣。

路从东山西向，环海子之北，一里，乃趁峡下。东山即虎坡大脊之脉，有岐东向，逾脊为新开青江坝道[6]，入郡为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即有泉一圆在北麓间，水淙淙由此成流出。其东西麓间，俱有茅倚坡临海而居，而西坡为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其庐俱横重

木于前，出入皆逾之。其人皆不解汉语，见人辄去。庐侧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可千亩，中皆芜草青青。下乃草土浮结而成者，亦有溪流贯其间，第不可耕艺，以其土不贮水。行者以足撼之，数丈内俱动，牛马之就水草者，只可在涯涘间，当其中央，驻久辄陷不能起，故居庐亦俱濒其四围，只垦坡布麦，而竟无就水为稻畦者。其东南有峡，乃两山环凑而成，水从此泄，路亦从此达玛瑙山，然不能径海中央而渡，必由西南沿坡湾而去。于是倚西崖南行一里余，有澄池一圆，在西崖下芜海中，其大径丈余，而圆如镜，澄莹甚深，亦谓之龙潭。在平芜中而独不为芜翳，又何也？又南一里，过西南隅茅舍，其庐亦多，有路西北逾山，云通后山去，不知何所。其南转胁间，有水从石崖下出，流为小溪东注。余初狎之，欲从芜间涉此水，近水而芜土交陷，四旁摇动，遂复迂陟西湾，盘石崖之上，乃倚南山东向行。一里余，有岐自东峡上，南逾山脊，为新开道，由此而出烂泥坝者。余乃随坡而下东峡。半里，则峡中横木为桥，其下水淙淙，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7]，破峡南坠。峡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为潆结者。其水南下，即为玛瑙山后夹中瀑布矣。度横木东，复上坡，半里，陟其东冈，由脊上东南行。还顾海子之窝，嵌其西北；出峡之水，坠其西南；其下东南坞中，平坠甚深，中夹为箐，丛木重翳，而轰崖倒峡之声不绝。其前则东西两界山又伸臂交舒，辟峡南去，海子峡桥之水，屡悬崖泻箐中，南下西转而出罗明坝焉[8]。于是循东山，瞰西峡，东南行一里余，转而南下。



一里，有路逾东岭来，即大寨西来者，随之西南下坡。半里，忽一庐踞坡，西向而居，其庐虽茅盖，而檐高牖爽，植木环之，不似大寨、海子诸茅舍。姑入而问其地，则玛瑙山也。一主人冠衣而出，揖而肃客，则马元康也。余夙知有玛瑙山，以为杖履所经，亦可一寓目[9]，而不知为马氏之居。马元中曾为余言其兄之待余，余以为即九隆后之马家庄，而不知有玛瑙山之舍。玛瑙山，《一统志》言玛瑙出哀牢支陇，余以为在东山后。乃知出东山后者，为土玛瑙，惟出此山者，由石穴中凿石得之。其山皆马氏之业。元康一见即谚视曰："即徐先生耶?"问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余望之久矣！"盖元中应试省中，先以书嘱元康者，乃玛瑙山，而非九隆后之马家庄也。元康即为投辖[10]，割鸡为黍，见其二子。深山杳霭之中，疑无人迹，而有此知己，如遇仙矣！

下午，从庐西下坡峡中，一里转北，下临峡流，上多危崖，藤树倒

罨，凿崖迸石，则玛瑙嵌其中焉。其色有白有红，皆不甚大，仅如拳，此其蔓也。随之深入，间得结瓜之处，大如升，圆如球，中悬为宕，而不粘于石。宕中有水养之，其精莹坚致，异于常蔓，此玛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积而市于人者，皆凿蔓所得也。其拳大而坚者，价每斤二钱。更碎而次者，每斤一钱而已。是山从海子峡口桥东，南环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处，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峡口下流悬级为三瀑布，皆在深箐回崖间，虽相距咫尺，但闻其声，而树石拥蔽，不能见其形，况可至其处耶？坐玛瑙崖洞间，有覆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于虬枝，倒交横络，但有氤氲之气，已无斧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凿崖工人停捶，向垂箐觅树蛾一筐，乃菌之生于木上者，其色黄白，较木耳则有茎有枝，较鸡葼则非土而木，以是为异物而已。且谓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为胜。为崖崩路绝，俱不得行。当令仆人停凿芟道，异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复上坡，至其庐前，乃指点四山，审其形势。元康瀹茗命醴，备极山家清供，视隔宵麦饭粝口，不谓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　雨。与元康为橘中之乐[11]。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12]，而久未见敌手。元康为此中巨擘[13]，能以双先让。余遂对垒者竟日。

初八日　晨饭，欲别而雨复至。主人复投辖布枰[14]。下午雨霁，同其次君从庐右瞰溪。悬树下，一里，得古洞，乃旧凿玛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阔三尺，以巨木为桥圈，支架于下，若桥梁之巩，间尺余，辄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压者，上透为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悬树，一里坠涧底。其奔涌之势甚急，而挂瀑处俱在其上下峡中，各不得达，仍攀枝上。所攀之枝，皆结异形怪果，苔衣雾须，蒙茸于上。仍二里，还庐舍。元康更命其仆执殳前驱，令次君督率之，从向来路上。二里，抵峡口桥东冈，坠崖斩箐，凿级而下。一里余，凭空及底，则峡中之水，倒侧下坠，两崖紧束之，其势甚壮，黔中白水之倾泻，无此之深；腾阳滴水之悬注，无此之巨。势既高远，峡复逼仄，荡激怒狂，非复常性，散为碎沫，倒喷满壑，虽在数十丈之上，犹霏霏珠卷霰集。滇中之瀑，当以此为第一，惜悬之九天，蔽之九渊，千百年莫之一睹，余非元康之力，虽过此无从寓目也。

返元康庐，挑灯夜酌，复为余言此中幽胜。其前峡下五里，有峡底桥；过之随峡南出，有水帘洞；溯峡北入，即三瀑之下层。而水帘尤奇，

但路阏难觅，明晨同往探之。此近胜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插天，倚雪山之东，人迹莫到，中夜闻鼓乐声，土人谓之鬼城。此远胜也。上江之东，玛瑙之北，山环谷迸，中有悬崖，峰峦倒拔，石洞崄岈，是曰松坡，为其家庄。其叔玉麓构阁青莲，在石之阿[15]，其人云亡，而季叔太麓今继栖迟[16]，一日当联骑而往。此中道之胜也。余闻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闻此奇也。地主山灵[17]，一时济美，中夜喜而不寐。

注释

①公车：即官车，汉时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会试的代称。

②沙河：今名同，在保山市西境丛山中，流到保山坝子汇入东河。

③蒲蛮寨："寨"原作"塞"，从四库本改。蒲蛮寨即蒲人聚居的村寨。

④乾海子：原夺"子"字，据徐本补。《游记》所述乾海子，今已建为大海坝水库。

⑤大寨：今名同，在保山市西境，沙河稍西，大海坝水库以南。

⑥青江坝：今作青岗坝，在保山市西境的沙河边。

⑦菰（gū 孤）：俗称茭白，可食用。蒲：水生植物，可以制席。

⑧罗明坝：今名同，在保山县西隅，怒江东岸，罗明坝河从此往西汇入怒江。

⑨寓目：过目，看到。

⑩辖：车轴的键，去辖则车不能行，因以"投辖"比喻主人留客的殷勤。

⑪橘：通"局"。局中之乐指奕棋，这里说的是围棋。

⑫棋子出云南句：云南出的围棋子一直名噪全国，称为"云子"。光绪《永昌府志》杂纪志载："永棋：永昌之棋甲于天下。其制法以玛瑙石合紫瑛石研为粉，加以铅硝，投以药料，合而煅之，用长铁蘸其汁滴以成棋。有牙色深黑者最坚，次碧绿者稍脆，又腊色、杂色及黑白皆有花者其下也。"

⑬巨擘（bò 薄）：即大拇指。比喻如大指异于其他指头，杰出于众，堪称第一。

⑭枰（píng 平）：棋盘。

⑮阿：曲隅，弯曲的角落。

⑯季叔：小叔。栖迟：游息。

⑰地主：所在地的主人。



【今译】

初五日　又断粮。我写信寄给潘莲华，回复省城中的吴方生，〔潘

氏父子在初八日赴京城参加会试。〕并且与潘莲华要粮。来不及等待，前去拜见吴家兄弟，没遇上，立即乘天放晴走出龙泉门，去乾海子游览。由九隆池左边沿北坡向西上爬，一里，到寺后，往南俯瞰峡中的马家园，就是前几天闪太史在其中宴请我的地方，从前是马家的产业，如今卖给闪家了。从此再向西上走，一里，俯瞰它的北峡，就是太保山新城环绕在它上面的地方，才知道它西面就是宝盖山的山顶，今天是沿着它的南冈上登。又逶迤上登三里，开始沿南峡绕着山坡进去。二里，路北的树木，森然茂密地在上方，路南的树木，又森然茂密地在下方，各有村庄农舍在林中。那北面的是薛庄，那南边的是马庄，那些树都是梨、柿各种果树。我过去听说马元中有兄长居住在此，元中嘱咐我去游一游，并说："家兄已相等很久了。"到了这里打听主人，已归回城中，庄中空无一人。此时日光刚是上午，就从庄后走向去乾海子的路。此处山峰稍向南曲，山下峡中有深涧，自西北环绕夹谷往东流出去，水声急骤沸腾，这就是马家园束住九隆池南坞的上游了。此处腾涌的山涧中，外流到山坞口，便成伏流看不见了。往南溢出向下漫流的，成为马家园的内池；往北溢出向下漫流的，成为九隆泉池水，都是此条涧水伏流后再度流出形成的。

于是沿山涧北面的山崖绕着山坡上走，一里，向北折入峡中。二里，稍向下沿着山涧行。此处东西石崖夹峙，水流腾跃在其中，路顺着涧水上行，大概已穿越到宝盖山的西麓了。有时涉到水西，有时涉到水东，有时涉水上走。往北五里，渐渐向西，这里溪水分为两道流来。由两条溪流中间登岭向西北上去，才望见由此往北，分出峡谷往东下延的，是宝盖山的山脊，又向东下延成为太保山；由此往南，分出峡谷向东下延的，是九隆南山的山脊，又向东下延成为九隆冈。此地是两者中间下垂的短支脉，踩着它逶迤上登，五里才向西越过它的山脊。下瞰山脊西面有峡谷在下方盘绕，非常深，水流在峡中沸腾，这就是沙河的上游了。峡谷西边又有一重山横亘夹住它，那是南下牛角关的山脊，而此处的山脊还只是向东延的旁支。沿北边的山崖往西行三里多，开始向西南坠下壑谷。又下走三里多，才抵达溪流的东岸。两岸山崖夹住溪流的岩石极其突兀，溪流欢快地从岩石底往下流，层层叠叠，翻腾汹涌，而蒙密的竹林笼罩着溪流，如玉龙腾踊跳跃在青丝帷帐之中，志书所说的溜钟滩，莫非就是此地吗？路沿着东面的山崖下走，

向北溯溪行，有个小山洞依傍着山崖，向西俯瞰着溪流。进去坐在洞中，钟乳石上水珠下滴，如串珠样下落。出洞，再向北溯溪走三里，有座木桥跨到溪西。越到溪水西岸上岭，终于与沙河上游分别。

三里，登上往南延伸的山脊。此脊中间低南北都高，南面就是牛角关的山脉，北面高的地方是虎坡，是从西北的山脉延伸而来的。路逆向迎着山势走，沿北岭的东坡上走，又是二里，从岭北向西穿过山坳，这是虎坡。此坡由北冲东边的蒲蛮寨岭山脊向西南下延，回绕成北冲的南峰，向南逶迤而去，东面坠到沙河的源头处，西面环绕成乾海子所在的山坞，南面延过此岭，略微低伏后在南边耸为牛角关。又有低伏延伸的山脉，分支往西北掉转尾部的，是蒲缥的西岭；正支在东方耸峙为松子山，绕到石甸东面后在南边的姚关到了尽头。过到山坳西边马上有坑谷坠下西面，路沿北坡往西北行，向西下走五里，走在峡中。溯水流踩山涧，走三里，再次越岭。又三里，到岭西，这才见西南方下面的壑谷稍微开阔了些，西边有峡谷自北向南，与南峡会合后往西延去，有茅屋数间深嵌在峡底，叫锣鼓寨。〔都是倮倮的居住地。〕从这里绕着东坡向北走，而后转到西峡之上逆向走。西峡有山自北面的山坳分支往南绵亘，环绕在东面一列山的西边，路由其中一直穿过北面的山坳进去。三里，涉过北来的小溪，于是向西盘绕这里的坳脊。二里，走到山坳西边，它的西南盘绕的壑谷又在下方张开，而路于是向北登岭，往西北曲折而行，绕着山岭上升，三里多，登到岭头。此岭从虎坡北面的乾海子东边分支往西突，又向西延伸为大寨西峰，往西北横亘在大寨与玛瑙山之间，这里是它往东下延的山岭；它北面是高大的山脊，它南边是层层壑谷。远远望见有数十家紧靠在向西横亘的山峰下，那就是大寨了。于是往西南盘绕在层层壑谷之上，二里，越过山冈向西下山，又走二里，向西南下到坞中。涉过北来的小峡谷，又向西上走半里，这是大寨。居民住的全是茅屋，但不架楼，也是倮倮一类的民族。民俗全是勤苦垦山，五更便起床，昏黑才归家，所垦种的都是瘠薄的山地，仅能种植燕麦、莴麦而已，没有稻田。我起初买来米装好贮存起来，为进山做准备，可顾仆居然不带上它，到了这里寨子中都不吃稻米。煮大麦当饭，勉强嚼了些睡下。



初六日　天色阴沉。吃了麦饭。由大寨后向西涉过一条小峡谷，立即向西上坡。半里，沿西山向北上升。二里，坡东的峡谷，并列紧束

如门一样，门以内水仍往南流，而山坡峡谷都很平缓，便行走在峡中。又向北一里，有岔路越过西山的山脊，这是去玛瑙坡的路。我此时想去探究乾海子，从峡中一直往北行，小径渐渐被遮蔽，水流渐渐缩小。一里，峡中层层累累变为圆珠状的小阜，就是成为往南绵亘的西山延伸而过的山脉，此处是它平缓的山脊。半里翻过北边，马上有坑谷往北下延。由坑谷东边沿大山往西北行，又走一里后见西边的壑谷下嵌，中间圆得如环绕的城墙，但谷底非常平坦，这是乾海子了。

路从东山向西走，环绕到海子的北边，一里，于是急速赶到峡下。东山就是虎坡大脊的山脉，有岔路通向东，越过山脊是去新建的青江坝的路，是进府城的近路。向南下走半里，抵达海子的北边，就有一眼泉水在北面山麓间，泉水淙淙由此流淌出。海子东西山麓上，都有茅屋背靠山坡前临海子居住，而西坡上的最为兴盛。又走半里，沿山麓进入西麓上的茅屋。这里的房屋全都在屋前横了重叠的木头，出入都要越过木头。村里人都不懂汉语，见人就走开。房屋侧边的小溪成流的，往南流进海子中。海子大处约有千亩，其中全是青青的荒草。地下是草和土漂浮结成的，也有溪水流贯其中，但只是不能耕种，因为这里的土不积水。走路的人用脚震动地下，数丈以内都会摇动，牛马就水草放牧的，只可在岸边，站在海子中央停久了，就下陷不能起来，所以居屋也全是濒临在海子的四周，只是垦种了山坡布满了麦子，而竟然没有近水垦为稻田的。它的东南方有峡谷，是两面的山环绕凑拢形成的，水从此处外泄，路也是从此处通达玛瑙山，但不能径直从海子中央横渡，必须由西南沿山坡山湾而去。于是靠着西边的山崖往南行一里多，有一圆形清澄的水池在西边山崖下荒芜的海子中，池子大处直径有一丈多，而且圆得如像镜子，澄澈晶莹水非常深，也称之为龙潭。池子在平坦的荒草中却唯独不被丛生的草遮蔽，这又是为何呢？又往南一里，经过西南隅的茅屋，此处房屋也很多，有路向西北翻山，说是通到后山去，不知是什么处所。村南转到侧边，有水从石崖下流出，流成小溪往东流注。我起初走近小溪，想从荒草中涉过此条溪水，接近水边荒草和土地就交相下陷，四旁摇动，于是又绕道上登西边的山湾，绕到石崖之上，就紧靠南山向东行。一里多，有岔道自东峡中上来，往南越过山脊，是新开的道路，为由此去到烂泥坝的路。我于是顺山坡下到东峡中。半里，就见峡中横木架为桥，桥下水淙淙流淌，自北边海

子的茭白蒲草中流出来，冲破峡谷往南下坠。山峡非常狭窄，所以一根木头就能架桥过河，这是河口中最为潆洄盘结之处。〔这里的水往南下流，就成为玛瑙山后山夹谷中的瀑布了。〕越到横架的木头东头，再上坡，半里，登上它的东冈，由山脊上往东南行。回头看海子所在的山窝，嵌在它的西北；流出峡中的水，坠到它的西南；它下方东南的山坞中，平缓下坠得十分深，中间夹为山箐，丛林重重遮蔽，而在山崖中轰鸣着倒入峡谷的水声不绝于耳。它前方就见东西两列山又伸开手臂交相展开，宽广的峡谷往南延去，海子峡中桥下之水，屡次高悬着从山崖上倾泻到山箐中，往南下流向西转到罗明坝。于是沿东山，瞰西峡，往东南行一里多，转向南下走。

一里，有路越过东岭而来，就是大寨往西来的路，顺此路往西南下坡。半里，忽然一所房屋盘踞在坡上，向西而居，此屋虽是茅草盖顶，但屋檐高大窗户明亮，种了树环绕着屋子，不像大寨、海子各处的茅屋。姑且进屋打听这个地方，就是玛瑙山了。一个房主人衣冠整洁地出来，作揖敬客，是马元康。我过去知道有座玛瑙山，认为是扶杖漫步经过的地方，也可以看一下，却不知是马家的居住地。马元中曾给我说过他的兄长在等我，我以为就是九隆池后山的马家庄，却不知他家有玛瑙山的住房。〔玛瑙山，《一统志》说玛瑙出产在哀牢山分支的土冈上，我认为在东山后面。这时才知出产在东山后面的，是土玛瑙，唯有出产在此山的，是由石坑中凿岩石取得的。这里的山全是马家的产业。〕元康一见面就审视着说："是徐先生吗？"问他凭什么知道的。说："我兄弟谈起过您。我盼望您很久了！"原来元中到省里应试时，事先送信嘱咐去元康所住的地方，是玛瑙山，而不是九隆池后山的马家庄。元康立即挽留客人，杀鸡做饭，引见了他的两个儿子。杳渺霭霭的深山之中，怀疑没有人迹，却有此等知己，如同遇见神仙了！



下午，从房屋西边下坡到峡中，一里转向北，下临峡中的水流，上方有许多危崖，藤条树枝倒覆，凿裂石崖，就有玛瑙嵌在其中了。玛瑙颜色有白有红，都不十分大，仅如拳头，这是玛瑙的矿脉延伸之处。顺矿脉深入，间或找得到结成瓜一样大的地方，大处如升，圆如球体，中间悬空为石矿坑，却不粘在岩石上。石矿坑中有水养护着它，石质明亮晶莹，坚硬细密，不同于平常的矿脉，这是玛瑙的上品，不可在突然间遇到，那些经常堆积着卖给人的，全是挖凿矿脉得到的。〔那种拳头

大而且坚硬的，价格每斤二钱银子。更碎小而次一等的，每斤一钱银子而已。〕此山从海子峡口的桥以东，往南环绕下延，这是它从西向北掉头之处，也就是大寨西山的西坡了。峡口下游高悬为三级瀑布，都是在深箐回崖之间，虽然相距咫尺，只听得见水声，但树丛石崖环拥掩蔽，不能见到瀑布的踪影，何况是走到那地方呢？坐在玛瑙石崖洞中，有的下覆如厅堂，有的深似幽深的密室，它们的上方都垂挂着拳曲的枝条，倒着横着交缠在一起，只有氤氲之气，已无斧头凿子挖凿的痕迹，不再知它们是出自人工挖掘成的。元康命令凿石崖的工人停止捶打，去临近的山箐中找来一筐树蛾，〔是生长在树上的菌子，菌色黄白，与木耳相比却有茎有枝，与鸡㙡比较则不是生在土里而是长在树上，以此作为奇异的物产而已。〕并告诉我说："山箐中的三级瀑布，以最北边的为最优美。因为山崖崩塌道路断绝，全然不能走。应当命令仆人停止凿矿，割草开道，他日就可登上山崖下瞰了。"因此重新上坡，来到他的屋前，于是指点四面群山，审视周围的地形山势。元康烧好茶，命令上酒，极尽了山间人家清素的山珍，看那隔夜糙口的麦饭，非说是神仙不可了。

初七日　下雨。与元康下围棋作乐。棋子出产在云南，以永昌产的为上等，但长期未遇见敌手。元康是棋局中的高手，能够以双子先让我。我于是与他对垒了一整天。

初八日　早饭后，想告别但雨又来临。主人重又留客布局。下午雨停转晴，同他的次子从屋子右侧俯瞰溪流。悬垂在树上下去，一里，见到古洞，是旧时挖凿玛瑙深入进去的洞，高四五尺，宽三尺，用巨树作为拱圈，支撑着架在下边，好似桥梁的拱券，间隔一尺多，就支撑着木头。洞内进去非常深，有的地方木头腐朽后岩石压下来，上方穿通成为透亮光的洞。我未进去便下走，仍从树上往下坠，一里坠到涧底。涧水奔腾汹涌十分湍急，而瀑布悬挂之处都在这里上下的峡中，各处都不能到达，仍攀着树枝上登。所攀的树枝，都结着异形怪果，苔藓地衣的雾状须根，毛茸茸地蒙在上面。仍是二里，返回房舍。元康再命令他的仆人执着兵器在前引路，命令次子监督率领着他们，从先前来的路上走。二里，抵达峡口木桥的东冈，坠下石崖斩断竹丛，开凿台阶下走。一里多，凌空下到峡底，就见峡中之水，倒斜着下坠，两侧石崖紧束着水流，水势十分雄壮，贵州倾泻的白水河，无此处的深；腾阳高

悬倾注的滴水河，无此处的大。水势既高远，峡谷又狭窄，激荡狂怒，不再是平常的性子，散为碎沫，倒喷在满壑谷中，虽然在数十丈之上，仍是霏霏然水珠飞卷雪珠聚集。云南的瀑布，应当以此为第一，可惜高悬在九天之上，九重深渊障蔽着它，千百年无人能见它一次，我要不是元康之力，即使路过此地也无从看到了。

返回元康屋中，连夜挑灯饮酒，元康又给我讲说这一带幽奇的胜景。这里前方峡谷中下走五里，有座峡底桥；过桥顺峡谷往南出去，有个水帘洞；溯峡谷往北深入，就是三级瀑布的下层。而水帘洞尤其奇异，但道路堵塞难以找到，明天早晨一同前去探洞。这是近处的胜景。越到上江西边，有处石城插入空中，紧靠雪山之东，人迹无法到达，半夜听得见鼓乐声，当地人称它是鬼城。这是远处的胜景。上江之东，玛瑙山之北，山脉环绕峡谷迸裂，当中有处悬崖，峰峦倒拔，石洞深邃，那叫松坡，是他家的庄子。他叔父马玉麓建了座青莲阁，在石山的弯曲处，此人已仙逝，今天小叔马太麓继续隐居在此，隔一天将一同骑马前去。这是中距离路途的胜景。我听说这些话，既喜这一带奇景多，又喜元康能熟悉这些奇景，而我得以听说这些奇景。所在地的主人热情和山间的灵气，使我能碰到这样的美事，半夜高兴得睡不着觉。



【原文】

初九日　余迟起，欲为上江之游。元康有二骑，一往前山未归，欲俟明日同行。余谓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虑其骑也。元康固留。余曰："俟返途过此，当再为一日停。"乃饭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为水帘洞导。

于是西下者五里，及峡底，始与峡口桥下下流遇。盖历三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桥跨其上。度桥，西北盘右岭之嘴，为烂泥坝道。从桥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衍，有水一塘汇冈头，数十家倚南山而居，是为新安哨，与右岭盘坡之道隔峡相对也。水帘洞在桥西南峡底，倚右岭之麓，幽阙深阻，绝无人行。初随流觅之，傍右岭西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渐且出峡，当前坳尖山之隩矣。乃复转，回环遍索，得之绝壁下，其去峡底桥不一里也，但无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临溪流，削壁层累而上，高数丈。其上洞门岭岈，重覆叠缀，虽不甚深，而中皆旁通侧透，若飞甍复阁，檐牖相仍。

有水散流于外，垂檐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悬，自洞中观之，若帘之外幕，“水帘”之名，最为宛肖。洞石皆棂柱绸缪，缨幡垂飏，虽浅而得玲珑之致。但旁无侧路可上，必由垂檐叠覆之级，冒溜冲波，以施攀跻，颇为不便。若从其侧架梯连栈，穿腋入洞，以睇帘之外垂，只中观其飞洒，而不外受其淋漓，胜更十倍也。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即片叶丝柯，皆随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边不欹，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匀且肖者。余于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长丈余，其中树干已腐，而石肤之结于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无节，击之声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断其三尺，携之下，并取枝叶之绸缪凝结者藏其中，盖叶薄枝细，易于损伤，而筒厚可借以相护，携之甚便也。

水帘之西，又有一旱岩。其深亦止丈余，而穹覆危崖之下，结体垂象，纷若赘旒，细若刻丝，攒冰镂玉，千萼并头，万蕊簇颖，有大仅如掌，而笋乳纠缠，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异之，欲击取而无由，适马郎携斧至，借而击之，以衣下承，得数枝。取其不损者二枝，并石树之筒，托马郎携归玛瑙山，俟余还取之。遂仍出桥右，与马郎别。乃循右坡西上里余，隔溪瞰新安哨而行。大雨忽来，少憩树下。又西里余，盘石坡之嘴，转而北行。盖右坡自四窠崖颉颃西来，至此下坠，而崖石遂出，有若芙蓉，簇萼空中，有若绣屏，叠锦崖畔，不一其态。北盘三里，又随湾西转，一里余，又北盘其嘴，于是向北下峡中。盖四窠横亘之峰，至此西坠为壑，其余支又北转而突于外，路下而披其隙也。二里余，坞底有峡自东北来，遂同盘为洼而西北出。路乃挟西坡之麓，随之西转，其中沮洳，踔陷深泞[1]，岂烂泥坝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东坡平行，西瞰坠壑下环，中有村庐一所，是为烂泥坝村[2]。路从其后分为二岐：一西向下坞，循村而西北者，为上江道；一北向盘坡，转而东北登坳者，为松坡道[3]。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挟东坡北嘴，盘之东行。半里，遂东北披峡而上，蹑峻半里，其上峡遂平。溯之东入，一里，峡西转，半里，越西峡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余，盘其东突之崖，又里余，逾其北亘之脊。由脊东北向随坡一里，路又分岐为二：一直北随脊平行者，横松枝阻绝，以断人行；一转东入腋者，余姑随之。一里，其坡东垂为脊，稍降而东属崇峰。此峰高展众山之上，自北而南，东截天半，若屏之独插而起者，其上松罗丛密，异于他山，岂

即松坡之主峰耶？脊间路复两分：一逾脊北去，一随脊东抵崇峰。乃傍之南下，二里，径渐小而翳。余初随南下者半里，见壑下盘，绕崇峰南垂而东，不知其壑从何出，知非松坡道，乃仍还至脊，北向行，东截崇峰西坞。二里，坞北坠峡西下，路从崇峰之西北崖行，盘其湾，越突坡，三里余，西北下峡中。其下甚峻，而路荒径窄，疑非通道。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讯之，始知去松坡不远，乃西转而就峡平行。

里余，出峡口，其西壑稍开，崇冈散为环阜，遂有参差离立之势。又西下里余，有村庐当中窝而居，村中巨庐，杨氏在北，马氏在南，乃南趋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④，为马太麓；元康长郎先已经此，为言及。翁讶元康不同来，余为道前意。翁方瀹茗，而山雨大至。俟其霁，下午，乃东蹑坡上青莲阁。阁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所栖真处。太麓于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即携酒授餐，遂不及览崖间诸胜。太麓年高有道气。二子：长读书郡城，元真。次随侍山中。元亮。为余言：其处多岩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处，但路未开辟，当披荆入之。地当山之翠微，深崖坠壑，尚在其下，不觉其为幽闷；乱峰小岫，初环于上，不觉其为孤高。盖崇山西北之支，分为双臂，中环此窝，南夹为门，水从中出，而高黎贡山又外障之，真栖遁胜地⑤，买山而隐，无过于此。惟夹中无田，米从麓上尚数里也。松坡虽太麓所居，而马元中之庄亦在焉。



注释

①踔（chuō 戳）：践踏。

②烂泥坝村：今称小浪坝，在保山市西北境，怒江东边。

③松坡：今名同，在保山市西北境，小浪坝稍北，河湾街稍东。

④方巾：明代处士及儒生所用的一种头巾。藜（lí 离）杖：用藜茎制的手杖。

⑤栖遁：隐居。

【今译】

初九日　我起床很迟，打算去游上江。元康有两匹坐骑，一匹去前山未归来，他要我等坐骑回来明天一同走。我认为游览不必骑马，也不必陪同，只要那指点之功，胜过追随。我上路时，担心他陪同，主要是考虑那坐骑还未回来。元康坚决挽留。我说：“等返回途中路过

此地，将再停留一日。”于是吃饭后下山。元康命令他的小儿子给我导游水帘洞。

于是向西下走五里，到峡底，开始与峡口桥下水流的下游相遇。原来流水经过三级瀑布后往北迂回到四窠崖之下，弯曲到此地，是平缓的水流了，有桥跨在水上。过了桥，往西北绕过右岭的山嘴，是去烂泥坝的路。从桥左登到左侧山坡的半坡上，坡上平展开来，有一塘水积在冈头，数十家人背靠南山居住，这是新安哨，与右岭绕着山坡走的道路隔峡相对。水帘洞在桥西南的峡底，依傍着右岭的山麓，幽寂隐秘，深邃阻隔，绝无人走。起初随着流水去找它，傍着右岭往西南，行走在荒草荆棘中，三里，找不到，那水流渐渐快要出峡，位于前面山坳尖山的西南角了。只得再转回来，周围四处寻找，在绝壁下找到它，它离峡底木桥不到一里，只是荒无路影，深草阻隔无法辨认罢了。这里的石崖向南，前临溪流，陡削的绝壁层层叠累而上，高数丈。崖上洞口深邃，重重下覆层层下缀，虽不怎么深，但洞中全向侧旁穿通，好似飞檐楼阁，屋檐窗户互相重叠。有水散流在外，如垂下的屋檐飞流而下，自石崖下望它，如屋檐水分散悬落，从洞中观看它，似门帘的外幕，“水帘”的名字，最为逼真。洞中的岩石全是窗棂柱子的形状，互相缠绕，如缨络旗帜垂挂飘扬，洞虽浅却得到了玲珑小巧的情趣。只是旁侧无路可上，必须经由如下垂的屋檐处重叠下覆的台阶，冒着滴水冲着水波，才得以攀登上去，颇为不便。如果从它侧面架梯又连成栈道，穿过侧旁进洞，得以斜视外边垂挂的水帘，只需在洞中观赏滴水的飞洒，却不受外边飞流的浇淋，赏心悦目之处更胜过十倍了。石崖上有悬垂拳曲的枝干，被水浇淋到的，它们的外边全结成岩石外壳。大概是石膏天长日久凝结为石胎而形成的，即便是一片叶子一丝树枝，全都顺势随形，如雪一样凝结，如冰一样包裹，大小都成为相像的形状，布满边沿不偏不倚，这又是雪凝冰裹，也不能如此一样均匀和逼真的了。我在洞外左侧得到一枝下垂的树枝，它的大处有一满把，长一丈多，其中树干已经腐烂，而结在外层的石壳，厚约五分，中间空如巨竹的竹筒但无竹节，敲击它声音非常清越。我不能全枝曳着走，折断其中的三尺，把它带下来，并选择些交缠凝结的枝叶藏在其中，因为叶薄枝细，易于损伤，而筒壁很厚可以借来保护枝叶，携带十分方便。



水帘洞之西，又有一个旱洞。洞也只有一丈多深，但穹隆下覆在

危崖之下，岩石的结体呈各种形象下垂，纷纷然如下缀的玉串，细如刻成的蚕丝，攒冰镂玉，千百萼片并在头部，万朵花蕊簇拥成花穗，有的大处仅如手掌，而石笋石乳纠缠在一起，不下千百个，真正是精巧的雕刻所不能赶上的！我心里对此感到很奇异，想要敲取却没有办法，恰好马家儿郎带着斧头来到，借来敲击石乳，用衣服在下边接着，得到数枝。选择其中未损坏的两枝，连同石树的树筒，托马家儿郎带回玛瑙山，等我回来时取。于是仍出到桥右，与马家儿郎告别。就沿右侧山坡向西上走一里多，隔溪下瞰着新安哨前行。大雨忽然来临，在树下稍作休息。又向西一里多，绕过石坡的山嘴，转向北行。右侧的山坡自四窠崖上下起伏向西而来，到此处下坠，而石崖便露出来，有的如芙蓉，花萼簇拥在空中，有的似绣花屏风，锦绣重叠在崖畔，不止一种姿态。往北绕三里，又顺着山湾向西转，一里多，又往北绕过山嘴，于是向北下到峡中。四窠崖横亘的山峰，到此处往西下坠为壑谷，它余下的支脉又向北转后突到外边，路下延穿过它的缺口。二里多，坞底有峡谷自东北延来，于是一同盘结为洼地后往西北出去。路于是傍着西坡的坡脚，顺山势向西转，其中全是泥沼，踩下去陷在深深的泥泞中，莫非烂泥坝的名字是出于此处吗？往西北出隘口一里，沿东坡平缓前行，西瞰深坠的壑谷在下环绕，其中有一处村庄，这是烂泥坝村。路从村后分为两条岔路：一条向西下到坞中，沿村子往西北去的，是去上江的路；一条向北绕山坡走，转向东北登上山坳的，是去松坡的路。我选择了去松坡的路，又向正北走一里，傍东坡北面的山嘴，绕着它往东行。半里，就向东北穿过峡谷上走，陡峻地上登半里，那上面峡谷便平坦起来。溯峡谷往东进去，一里，峡谷向西转，半里，越过西峡往西北上坡。此坡高高隆起，极陡削，一里多，绕过那向东突出的石崖，又走一里多，越过它北边横亘的山脊。由山脊上向东北顺山坡走一里，路又分为两条岔道：一条向正北顺山脊平行的，被横放的松枝阻断了，以阻止人走；一条向东转入侧边，我姑且顺着它走。一里，山坡往东下垂为山脊，稍下降后往东连接到高峰。此峰高高伸展在群山之上，自北往南，在东边横截过半天空，好似屏风独插耸起的样子，山上松树密布，密密丛丛，与其他山不同，难道这就是松坡的主峰了吗？山脊上路又分为两条：一条越过山脊往北去，一条顺山脊往东抵达高峰。于是傍着山脊往南下走，二里，小径渐渐变小被遮蔽了。我起初顺南下的



路走了半里,见有壑谷盘绕在下方,绕过高峰的南垂往东去,不知这个壑谷从哪里出去,心知不是去松坡的路,就仍返回到山脊上,向北行,往东横截过高峰西面的山坞。二里,山坞北面向西下坠成峡谷,路从高峰西北的山崖上走,绕过山湾,越过前突的山坡,三里多,向西北下到峡中,那下走的路非常陡峻,而且道路荒芜小径狭窄,怀疑不是通道。下走二里,有三四个人紧靠北坡打柴,呼叫着向他们问路,才知离松坡不远,于是转向西走到峡中平缓前行。

一里多,出了峡口,它西边的壑谷略为开阔起来,高冈散布为环形的土阜,便有了参差独立的气势。又向西下走一里多,有村庄房屋正当中间的山窝居住,村中的房屋巨大,杨家在北,马家在南,就往南赶去。一位老翁头戴方巾拄着藜茎手杖出门迎接,是马太麓;元康的长子先已先到此地,给他说起过。老翁惊讶元康不一同前来,我为此说明了先前的意思。老翁正在烹茶,而山雨猛烈来临。等天转晴,已是下午,于是向东登坡上了青莲阁。阁子不大,在石崖之下,是马玉麓先生隐居修真之处。太麓在这一天刚招来一位僧人住在其中,我刚到,太麓就带着酒送来饭,便来不及游览山崖间的诸处胜景。太麓高龄,有得道者的气度。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府城读书,〔名叫元真。〕次子在山中随身侍候,〔名叫元亮。〕对我说:此处岩洞很多,也有二三处可以深入的,但路未开辟,将披荆斩棘进洞。此地正当翠微的山间,山崖深坠成的壑谷,还在它的下方,不觉得它幽暗闭塞;乱峰小山,本来就环绕在它上方,不觉得它孤拔高耸。高山西北的支脉,分为双臂,中间环绕成此处山窝,南面相夹为门,水从中间流出去,而高黎贡山又在外面屏蔽着,真是隐居的胜地,买山来隐居,没有超过此地的。只是夹谷中无田,米从山麓运上来还有数里远。〔松坡虽是太麓的居住地,但马元中的庄子也在这里。〕



【原文】

初十日　晨起,霁色可掬。遂由阁东竹坞,绕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擎空,四面壁立,而南突为岩,其下嵌入,崖顶平展如台。冈脊从北来环其后,断而复起,其断处亦环为峡,绕崖左右,而流泉潆之。种竹峡中,岚翠掩映,道从之登。昔玉麓构殿三楹在顶,塑佛未竟,此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复下青莲阁,从阁侧南透崖

下，其岩忽绷云罨幕，亭亭上覆，而下临复砑然无地。转其西，岩亦如之，第引水环流其前，而断北通之隘，致下岩与上台分为两截。余谓不若通北隘，断东路，使青莲阁中道，由前岩之下从西北转达于后峡，仍自后峡上崖台，庶渐入佳境，不分两岐也。

既而太麓翁策杖携晨餐至。餐毕，余以天色渐霁，急于为石城游。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归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边已晚，不必渡，可觅土官早龙江家投宿。彼自为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彝寨，无可通语者。"余识之，遂行。乃西南下，至其庐侧，遂渡坞中南出之水，其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一里，转而披其西峡，半里，逾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处忽盘窝夹谷，自东北而透西南之门。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峡中小水，同透门出，乃西南随坡下。三里，复盘坡西转，望见南坞中开，下始有田，有路从东南来合，即烂泥坝北来道也。坡西南麓，有数家倚坡南向，是为某某。仍下坡一里，从村左度小桥[1]。是坡左右俱有小水从北峡来，而村悬其中。又西北开一峡，其水较大，亦东来合之，会同南去，当亦与松坡水同出罗明者。由是望其西北而趋，一里，逾坡入之。又渡一东北来小水，即循北坡溯涧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坞中涧，复西北上涧西之山。又随其支峡入，二里，再上盘西突之坡。坡西有壑中盘，由壑之北崖半里，环陟其西脊，约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峡中，一里，有枯峡自北来合，横陟之，循北岭之坡西行。一里，其处峡分四岐：余来者自东，又一峡自北，又一峡自南，虽皆中枯，皆水所从来者；又一峡向西，则诸流所由下注之口。路当从西峡北坡上行，余见北来峡底有路入，遂溯之。二里，其中复环为一壑，闻水声淙淙，数家倚西坡而居，是为打郎[2]。入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峡之西，壑东北亦有路逾岭，此亦通府之道，独西北乃山之环脊，无通途也。乃随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盘西山之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峡底来合，则东来正道也。于是倚北崖西行西峡之上，峡南盘壑屡开，而水仍西注；峡北西垂渐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时上午暑甚，余择荫卧石半晌，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涧自东来，其水淙淙成流，越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饭于坡间。又西北二里，越冈西下，其间坑堑旁午，陂陀间错，木树森罗。二里，路岐为两，一西南，一西北。余未知所从，从西北者。已而后一人至，曰："西南为猛赖渡江径道，此西北道乃曲而从猛淋者。"余欲转，其人曰："既来一里，不必转，即从猛淋往可



也[3]。"乃西北随峡稍下。二里余,有聚落倚南坡,临北壑,是为猛淋。此乃打郎西山,南下西转,掉尾而北,环为此壑。其壑北向颇豁,遥望有巨山在北,横亘西下,此北冲后山,夹溪西行,而尽于猛赖溪北王尚书寨岭者也。壑中水当北下北冲西溪。其人指余从猛淋村后西南逾岭行。一里,陟岭头,逾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来合,遂稍东下,度一小桥,乃转西南越坡。二里,则坡南大涧自东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涧北西来,其路则沿坡而上,余所由路则坠崖而下,于是合而西向。半里,沿溪半线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临绝壑,其下奔流破峡,倒影无地,而路缘其间,嵌壁而行。西南半里,稍下离崖足,回眺北崖上插,犹如层城叠障也。又西二里余,从崖足盘西南突嘴,半里,始见上江南坞,其峡大开,中嵌为平畴,只见峡底而不见江流。有溪自西山东南横界平畴中,直抵东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峡口波光,四围荡漾,其处不审即峡溪所汇,抑上江之曲。余又疑东南横界之流即为上江,然其势甚小,不足以当之。方疑而未定,逾突嘴而西,又半里,转而北,随北峡下一里,从北峡西转,始见上江北坞,虽平畴较小于南坞,而北来江流盘折其中,东峡又有溪西向入之。其南流虽大,而江流循东山之麓,为东山亏蔽,惟当峡口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体俱现也。又西向者一里,有十余家倚南山北向而居,其前即东峡所出溪西南环之。问上江渡何在,村人指在其西北。问早土官何在,在其西南二里。乃北渡其溪。溪水颇大,而其上无桥,仅横一木,平于水面,两接而渡之,而木为水激,撼摇不定,而水时踊跃其上。虽跣足而涉,而足下不能自主,危甚。于是上西坡,南向随流行塍间,一里,稍折而西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庐,已暮。始在其外室,甚陋,既乃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犹以红布缠首者。讯余所从来,余以马氏对。曰:"元康与我厚,何不以一柬相示?"余出元康诗示之,其人乃去缠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晚餐,而卧其中堂。

此地为猛赖,乃上江东岸之中,其脉由北冲西溪北界之山,西突为王尚书营者,下坠坞中为平畴,南衍至此;上江之流西潆之,北冲西溪东夹之,而当其交会之中;溪南即所下之岭,自猛淋南夹溪南下,峙为下流之龙砂,而王尚书营岭即其本支,而又为上流之虎砂也。上江之东,尚称为"寨",二十八寨皆土酋官舍。江以西是为十五喧,"喧"者,取喧聚之义,谓众之所集也。惟此地有此

称[4]。其人皆彝，栏居窟处，与粤西彝地相似。而早龙江乃居中而辖之者。

十一日　晨起，早龙江具饭，且言："江外土人，质野不驯，见人辄避。君欲游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峡之上，路由蛮边入。蛮边亦余所辖，当奉一檄[5]，令其火头供应除道，拨寨夫引至其处，不然，一时无栖托之所也。"余谢之。龙江复引余出庐前旷处，指点而言曰："东北一峰特耸，西临江左者，为王尚书驻营之峰。西北重峡之下，一冈东突江右者，是为蛮边，昔麓川叛酋思任踞为巢。其后重崖上，是为石城，思酋恃以为险，与王尚书夹江相拒者也。此地昔为战场，为贼窟。今藉天子威灵，民安地静，物产丰盈，盛于他所。他处方苦旱，而此地之雨不绝；他处甫插莳，而此中之新谷已登；他处多盗贼，而此中夜不闭户。敢谓穷边非乐土乎！第无高人至此，而今得之，岂非山川之幸！"余谢不敢当。时新谷、新花，一时并出，而晚稻香风，盈川被陇，真边境之休风，而或指以为瘴，亦此地之常耳。

既饭，龙江欲侍行，余固辞之，斯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门，即溯江东岸北行。二里，时渡舟在西岸，余坐东涯树下待之，半晌东来，乃受之。溯流稍北，又受驼骑，此自北冲西来者。渡舟为龙江之弟龙川所管，只驼骑各畀之钱，而罄身之渡[6]，无畀钱者。时龙川居江岸，西与蛮边之路隔一东下小溪。渡夫谓余，自蛮边回，必向溪南一晤龙川。余许之。乃从小溪北岸登涯，即西北行，于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喧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为崩戛[7]，南二日为八湾。崩戛北为红毛野人。八湾南为潞江安抚司。昔时造桥，西逾山心，出壶瓶口，至腾阳道，尚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崖可就为桥址者，又在其下。昔众议就崖建桥，孙郡尊已同马元中辈亲至而相度之[8]。后徐别驾及腾越督造卫官，以私意建桥于石崖北沙嘴之冲，旋为水摧去，桥竟不成。此江王靖远与思任夹江对垒，相持不得渡。王命多缚筏。一夕缚羊于鼓，缚炬于筏，放之蔽江南下。思酋见之，以为筏且由下流渡，竟从西岸趋下流，而王师从上流济矣，遂克之。今东岸之罗明，乃其缚松明寨，罗鼓乃其造鼓寨也。



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峡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东向罗列，是为蛮边[9]。按志，十五喧无蛮边之名，想即所谓中冈也。闪太史亦有庄在焉。觅火头不见。其妻持檄觅一僧读之，延余坐竹栏上而具餐

焉[10]。其僧即石城下层中台寺僧，结庵中台之上，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为取木延匠，将开建大寺。此僧甫下山，与各喧火头议开建之事，言庵中无人，劝余姑停此，候其明日归，方可由庵觅石城也。余从之，坐栏上作纪。下午浴于涧。复登栏，观火头家烹小豚祭先。令一人从外望，一人从内呼。问："可来?"曰："来了。"如是者数十次。以布曳路间，度入龛而酌之饭之，劝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来献，乃火酒也。酌于栏上，风雨忽来，虽栏无所蔽，而川中蕴热，即就栏而卧，不暇移就其室也。"火头"者，一喧之主也，即中土保长、里长之类。

注释

①从村左度小桥："左"，徐本、四库本作"右"。

②打郎：今名同，又作挡狼。

③猛赖：今名同，亦作勐来，又称大门坎，勐来溪从东往西在勐来汇入怒江。三地皆在保山市西北境、怒江东岸，依次从南往北斜列。猛淋：今作勐林。



④上江：明代云南境内怒江的一部分又有上江、下江之分。以怒江坝起算，上江在北，下江在南。今泸水县南隅设有上江区，保山市西北隅的一段狭长的怒江河谷今仍称上江坝。江以西句：《天启滇志·土司官氏》："保山县有十五喧、二十八寨诸夷，有大僰、蒲人、峨昌，其酋长或以百夫长称，或以千夫长称，或以实授百户称，皆奉命令，服徭役，第性勇悍，不能骤格，又为市僧所诱，渐习奸伪耳。"十五喧名，《天启滇志》录有敢顶喧、旱纳喧、古里喧、荡习喧、蛮云喧、西牙喧、蛮冈喧、空广喧、喇伦喧、蛮养上喧、蛮养下喧、蛮场喧。光绪《永昌府志》补充崩戛喧、蛮雷喧、蛮宽喧，分敢顶喧为敢顶上、下喧，但无蛮场喧。

⑤檄(xí 习)：用于征召、晓谕的文书。

⑥罄(qìng 庆)身：只身不带其他东西。

⑦崩戛：今作丙贡，在泸水县南隅。

⑧郡尊：对知府的敬称。

⑨蛮边：在保山市西北隅，怒江西岸，今小永附近的黑山河以北。

⑩延余句：此即古代所称的"干阑"，即今傣族的竹楼。墙壁、楼板全用竹子。人住楼上，火塘也在楼上，登梯而上，楼边还有阳台，楼下则养牲畜。

【今译】

初十日　早晨起床，天气晴朗，秀色可挹。于是经由阁东满是竹丛的山坞，绕到石崖之左，登到它上边。这石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高擎空中，四面墙壁样竖立，而南面突出成为高峻的山崖，它下边嵌

进去，石崖顶上平平展开如像平台。冈脊从北边延来环绕在它后面，中断后重又耸起，那断开之处也环绕成峡谷，绕在石崖的左右，而流淌的泉水潆绕着它。峡中种了竹子，山岚雾气掩映，道路从这里上登。从前马玉麓在山顶建了三间殿宇，佛像未塑完，只有空荡荡的梁上落下燕泥。不久再下到青莲阁，从阁子侧边往南钻到石崖下，石崖忽然如被云层紧绷帏幕覆盖，高高地从上往下倾覆，而下临之势也是局促没有余地。转到它的西面，石崖也是如此，只不过引水环流在它前边，而且隔断了通到北边的隘口，以致下面的石崖与上面的平台分为两截。我认为不如打通北边的隘口，阻断东面的路，使青莲阁中间的道路，由前面的石崖之下从西北转到后峡，仍从后峡上达石崖上的平台，或许能渐入佳境，不分为两条岔道了。

既而太麓翁拄着手杖带着早餐来到。吃完饭，我认为天色渐转晴，急于去石城游览。太麓挽留去探松坡的石洞，我与他约好归途时游。太麓说："今日抵达江边已晚了，不必渡江，可去找土官早龙江家投宿。他自会成为登山的指南。不然，那地方全是彝人的村寨，没有懂汉语的人。"我记下他的话，便上了路。于是向西南下山，来到他的屋子侧边，就渡过坞中往南流出的水，从这里往西一里，上去沿西坡向北行。一里，转向穿过这里的西峡，半里，越过山脊往西下走。一里，下到壑谷中，此处山窝忽然盘绕成夹谷，自东北穿出西南的谷口。路沿着这里的南坡往西行，一里，涉过峡中的小溪，一同穿出谷口，于是向西南顺山坡下行。三里，再绕着山坡向西转，望见南面山坞中间开阔，下边开始有田，有条路从东南前来会合，就是烂泥坝北来的路了。山坡西南麓，有几家人背靠山坡面向南，这是某某地方。仍下坡一里，从村左越过小桥。这处山坡左右都有小溪从北峡中流来，而村子悬在其中。又在西北方分开一条山峡，峡中水较大，也是向东流来会合两条小溪，会流后一同往南流去，应当也是与松坡的水一同流到罗明坝的。由此望着它的西北方赶去，一里，越过山坡进入峡中。又渡过一条由东北流来的小溪，立即沿北坡溯山涧往西北行。二里往西下走，渡过坞中的山涧，再向西北上登涧西的山。又顺它的支峡进去，二里，再上走盘绕西突的山坡。山坡西边有壑谷盘绕在山中，由壑谷北边的山崖上走半里，环绕着上登它西边的山脊，约三里，由山脊向西南下走。半里，平缓前行在干枯的峡中，一里，有条干枯的山峡自北边来相



会，横向涉过它，沿北岭的山坡往西行。一里，此处山峡分为四岔：我所走的自东边来，又一条山峡自北边来，又一条山峡自南边来，峡中虽然都是干枯的，全是山水前来流经之处；又有一条山峡向西去，却是诸峡中的流水经由下注的通道。路应当从西峡的北坡上行，我见北来的峡底有路进去，就溯此峡进去。二里，峡中又环绕成一个壑谷，听见水声淙淙，数家人背靠西坡居住，这是打郎。进村询问居民，才知去上江的路在外边峡中的西面，壑谷东北也有路越岭，这里也是通往府中的路，唯有西北是环绕的山脊，没有通途。于是沿西山的半山腰向南出来，二里，绕着西山南面的山嘴往西走，它前方有路自峡底来会合，就是东来的正道了。由这里紧靠北边的山崖往西行走在西峡之上，山峡南边屡次敞开盘绕的壑谷，但水仍向西流注；山峡北边往西渐渐下垂，骨状的岩石迸裂出来。行二里，此时上午十分炎热，我选择了树荫躺在岩石上半晌，这才向西北下坡。半里，有山涧自东边流来，涧中水淙淙成流，越过涧水，仍靠着北坡往西北行。二里，在坡上吃饭。又向西北二里，越过山冈往西下走，其间坑谷堑沟交错纷繁，山坡相间错杂，树木森然罗列。二里，路岔为两条，一条向西南，一条向西北。我不知从哪里走，就从向西北的走。不久后边一个人来到，说："西南是去猛赖渡江的直路，这条往西北的路是绕道从猛淋走的。"我想转头走，那人说："既然走来一里，不必转回去，可以就从猛淋前去了。"于是向西北顺峡谷稍下走。二里多，有村落背靠南坡，面临北边的壑谷，这是猛淋。此地是打郎的西山，往南下延后向西转，向北掉转尾部，环绕成此处壑谷。这个壑谷面向北方相当开阔，遥望有巨大的山峰横亘在北边，往西下延，这是北冲的后山，夹住溪流向西延伸，而后在猛赖溪北边的王尚书寨岭处到了尽头。壑谷中的水应当是往北下流进北冲的西溪。那人指点我从猛淋村后往西南越岭走。一里，登上岭头，越过后向南下走，就失去了道路。下走一里，那路自西边来会合，就稍向东下走，越过一座小桥，于是转向西南翻越山坡。二里，就见坡南有大山涧自东向西流注，有条路也自涧北向西来，那路是沿坡而上，我所走的路则是坠下山崖，在此会合后向西走。半里，沿溪畔线一样的路前行。这里的山崖峭石凌空，下临绝壑，脚下奔泻的溪流冲破峡谷，只见倒影，不见土地，而路沿着其间，嵌在石壁上行走。向西南半里，稍下走离开石崖脚，回头眺望，北边山崖上插，犹如层层城墙屏障样重叠。又



向西二里多，从山崖脚绕过向西南突的山嘴，半里，才见到上江南面的山坞，此处山峡非常开阔，中间下嵌为平坦的田野，只见峡底而不见江流。有溪流自西山往东南横隔在平旷的田野中，直达东山的山麓，而我沿着走的溪水，也向西南注入大溪。峡口波光在四周荡漾，此处不清楚是峡中溪流汇积的场所，还是上江弯曲之处。我又怀疑往东南横隔的水流就是上江，然而水势非常小，不足以充当它。正在疑惑未定时，越过突出的山嘴往西，又走半里，转向北，顺北峡下走一里，从北峡中往西转，开始见到上江北面的山坞，虽然平旷的田野比南面的山坞较小，可北边流来的江流盘绕曲折于其中，东峡中又有溪流向西流入江中。那往南的江流虽大，但江流沿东山的山麓流，被东山遮蔽，唯在峡口只露出一斑，不如在此地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又向西走一里，有十多家背靠南山面向北方居住，村前就是东峡流出的溪水在西南环绕着它。打听上江的渡口在哪里，村里人指示在村子西北。问早土官在哪里，说在村子西南二里处。于是向北渡过此溪。溪水很大，可溪上无桥，仅横放一根木头，平架在水面上，两头相接渡过溪流，但木头被水冲激，摇撼不定，而且溪水时时上涨跃过桥上。虽是赤足涉过去，但脚下不能自主，非常危险。于是上登西坡，向南顺流水行走在田野间，一里，稍折向西南，又走一里，进入早家的屋中，已经天黑。起初在他的外室，十分简陋，既而被延请入中间的堂屋，主人这才出来揖让，仍然是用红布缠头的。询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从马家来。他说："元康与我交情深厚，为何不拿出一个柬帖来给我看看？"我拿出元康的诗给他看，那人才除去缠头，换为头巾儒服出来，再次作揖，于是准备了晚餐，而后睡在中间堂屋中。



> 此地是猛赖，是上江东岸的中段，这里的山脉由北冲西溪北面横隔之山，向西突为王尚书营岭，下坠到坞中成为平旷的原野，往南延展到达此地；上江的江流在西面潆绕着它，北冲的西溪在东面夹住它，而它正处于两条水流交会的中间地带；溪流南边就是我走下来的山岭，自猛淋南边夹住溪流往南下延，耸峙为下游的龙砂，而王尚书营岭即是它的主要支脉，而且又是上游的虎砂。上江之东，还称为"寨"，〔二十八寨都有土人首领的官第。〕江以西是十五喧，〔"喧"，选取喧闹聚集的意思，是说人众聚集的地方。只有此地有此名称。这里的人全是少数民族，居住在竹楼洞

窟中，与粤西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相似。〕而早龙江是居住在中部管辖十五喧的人。

十一日　早晨起床，早龙江准备了饭，并说："江外的土人，质朴粗野，不驯顺，见人就躲避。先生想要去游石城，此山在西北的高峡之上，路由蛮边进去。蛮边也是我管辖的地方，当奉送一道檄文，命令那里的火头供给所需，修整道路，调拨寨中的夫役领路到那地方，不然，一时之间没有栖身的场所了。"我谢过他。龙江又领我出到屋前的空旷处，指点着说道："东北的一座山峰特别高耸，向西面临江左的，是王尚书驻扎兵营的山峰。西北重重山峡之下，一座山冈向东突到江右的，那是蛮边，从前麓川叛逆的酋长思任盘踞着为巢穴。它后方的重重山崖上，那是石城，是姓思的贼酋据为天险，与王尚书夹江抗拒的地方了。此地从前是战场，是贼窟。今天凭借天子的威严神灵，百姓安居，地方平静，物产丰富，盛于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正苦于干旱，而此地的雨露丰沛不绝；其他地方刚刚插秧，而这一带的新谷已经成熟；其他地方盗贼很多，而这一带夜不闭户。敢说闭塞的边疆不是乐土吗？但只是无高人来到此地，而今天您来了，难道不是山川的幸事吗？"我辞谢不敢当。当时新稻谷、新稻花，一时间一起长出，而晚稻香风，充盈在平川中，笼罩着田野，真正是边境的优美风光，但有人指认为是瘴疠之区，这也是此地的常事罢了。



吃饭后，龙江要陪同上路，我坚决辞谢了他，约定返回途中再会面，就拿着他的檄文前去。出门后，立即溯江东岸往北行。二里，此时渡船在西岸，我坐在东岸树下等船，半晌渡船来到东岸，就上到船中。逆流稍往北走，又接受了驮物的马匹，这是从北冲往西来的马帮。渡船是早龙江之弟早龙川所管，只是驮物的马匹各自交给他一些钱，而空身渡江的人，无人交钱。此时早龙川住在江岸上，西边与去蛮边的路隔着一条往东下流的小溪。摆渡的船夫告诉我，从蛮边回来，必须去溪南与龙川见一次面。我答应了他。于是从小溪北岸登上江岸，马上往西北行，从这里起跋涉在上江的西面了。此地是十五喧的中间地带，沿西山往北走两天是崩戛，向南走两天是八湾。〔崩戛以北是红毛野人。八湾以南是潞江安抚司。〕昔日造有桥，向西越过山心，通出壶瓶口，到腾阳道，还在它南面下游二十里。那天生的石崖可就势作为桥基的地方，又在它的下游。〔从前众人商议就着石崖建桥，孙知府已

会同马元中一帮人亲自来察看地形。后来徐别驾及腾越督造的卫官，凭私人的意见在石崖北边沙嘴的冲要处建了桥，不久被水摧毁冲去，桥始终未建成。此江王靖远与思任夹江对垒，互相坚守不能渡江。王靖远命令多绑些木筏。一天夜里把羊绑在鼓上，捆火把在木筏上，放筏遮满江面往南下漂。姓思的贼酋见此，以为木筏将由下游渡江，争着从西岸赶到下游，可王靖远的军队却从上游渡过了江，便战胜了思任。今天东岸的罗明坝，是他捆松明的寨子，罗鼓寨是他造鼓的寨子。〕

往西北三里，有溪水自西峡中流出来，向北渡溪。半里，有村落背靠山坡向东罗列，这是蛮边。〔据志书，十五喧中无蛮边的名称，猜想就是所谓的中冈了。闪太史也有庄园在这里。〕寻找火头不见人影。他妻子持着檄文找来一个僧人读了，把我引入竹楼坐下后就去准备饭食。那僧人就是石城下层中台寺的和尚，在中台之上建庵，各喧的土人全都信服他，今天为取木料请匠人来此，将开始修建大寺。此僧刚下山，就与各喧的火头商议开山建寺的事，说庵中无人，劝我暂且停在此地，等他明日归来，才可经由庵去找石城。我听从了他，坐在竹楼上写日记。下午在山涧中洗澡。再登上竹楼，观看火头家烹小猪祭祖先。命令一个人从外边望，一个人从楼内高呼。问道："可来了?"答道："来了。"如此数十次。用布拖在路上，把祖先的魂灵招引入神龛中，给他饮酒吃饭，劝吃劝喝也同活人一样。傍晚，他儿子拿酒肉来敬献，是火酒。在竹楼上饮酒，风雨忽然间来临，虽然竹楼中无所遮蔽，但平川中郁闷炎热，便就在竹楼上躺下，顾不上移到他的室中了。〔"火头"是一喧的主人，就是中原的保长、里长之类。〕



【原文】

十二日　火头具饭，延一旧土官同餐。其人九十七岁矣，以年高，后改于早龙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质直而不害人，为土官最久，曾不作一风波，有馈之者，千钱之外辄不受。当道屡物色之，终莫得其过迹。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卖为赡老之资。既饭，以一人引余往中台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台。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识石城路，惟中台僧能识之；且路必由中台往，无他道也。"余不信，复还遍征之喧中，其言合，遂与同向中台。

由村北溯溪西向入，二里，过上蛮边，渐入峡。又西一里余，涉一水沟，遂临南涧倚北坡而行。又里余，则北坡稍开，有岐北去。又西逾坡，过一水塘，北下峡中。共二里，有溪自北峡来，架木为桥，西度之。桥之南，又有溪自南峡西来，与桥水合，迸而出于蛮边南大溪者。既度桥西，即北向上坡。其坡峻甚，且泞甚，陷淖不能举足，因其中林木深闷，牛畜蹂践，遂成淖土，攀陟甚难。二里，就小径行丛木中。三里，复与大路合，峻与泞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峡中。一里，南逾其冈，则中台东下之脊也，始见有茅庵当西崖之下，其崖矗然壁立于后，上参霄汉，其上盖即石城云。乃入庵。

庵东向，乃覆茅为之者，其前积木甚巨，一匠工斫之为殿材[①]。昨所晤老僧号沧海，四川人。已先至，即为余具饭。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无及矣。此路惟僧能导之，即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谬，遂停其茅中。此寺虽称中台，实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顶，横峙于后者，为第二层。其后又环一峡，又矗而上，即雪山大脊之东突，是为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悬阻，曾无人迹。惟此老僧昔尝同一徒，持斧秉炬，探历四五日，于上二层各斫木数十株，相基卜址，欲结茅于上，以去人境太远，乃还栖下层。今喧人归依[②]，渐有展拓矣。

十三日　僧沧海具饭，即执殳前驱。余与顾仆亦曳杖从之。从坪冈右腋仆树上，度而入。其树长二十余丈，大合抱，横架崖壁下，其两旁皆丛箐纠藤，不可着足，其下坎坷蒙蔽，无路可通，不得不假道于树也。过树，沿西崖石脚，南向披丛棘，头不戴天，足不践地，如蛇游伏莽，狨过断枝[③]，惟随老僧，僧攀亦攀，僧挂亦挂，僧匍匐亦匍匐。二里，过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冈，又东南下涉一箐，共里余，乃南上坡，践积茅而横陟之。其茅倒者厚尺余，竖者高丈余，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余，出南冈之上。此冈下临南峡，东向垂支而下，有微径自南峡之底，西向循冈而上，于是始得路。随之上蹑，其上甚峻，盖石城屏立，此其东南之趺，南峡又环其外，惟一线悬崖峡之间。遂从攀跻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里，西北陟坎坷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足。乃知此山非环转之城，其山则从其后雪山之脊，东度南折，中兜一峡，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足，乃峡中之门也。其崖则从南折之脊，横列一屏[④]，特耸而上，至此南垂之足，则承趺之座也。峡则围三缺一，屏则界

一为二，皆不可谓之城。然峡之杳渺障于内，屏之突兀临于外，此南垂屏峡之交，正如黄河、华岳，凑扼潼关，不可不谓险之极也。从南垂足盘其东麓而北，为崖前壁，正临台庵之上。壁间有洞，亦东向，嵌高深间，登之缥缈云端，凭临琼阁，所少者石髓无停穴耳。盘其西麓而北，为崖后壁，正环坠峡之东。削垒上压，渊堑下蟠，万木森空，藤藓交拥，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为二：一东北上，为蹑崖顶者；一西北，为盘峡坳者。乃先从峡。半里，涉其底，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结翠，丝日不容下坠。山上多扶留藤，所谓篓子也，此处尤巨而长，有长六丈者。又有一树径尺，细芽如毛，密缀皮外无毫隙。当其中有木龙焉，乃一巨树也。其下体形扁，纵三尺，横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节；茂者在东南，耸干而起。其干正圆，围如下体之半，而高不啻十余丈。其所存下节并附之，其圆亦如耸干，得下体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肤之围抱而附于耸干者，其厚止寸余，中环空腹如桶[5]，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余，盖下将及于地，而上低于外肤之边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即树之沥也。中有蝌蚪跃跳，杓水而干之则不见。然底无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满，亦不见所自来，及满至肤边下寸五，辄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树一名溪母树，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气痛者，至此饮之辄愈。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即此水为餐而食。树之北，有平冈自西而东，属于石崖之峰。即度冈之北，有洼汇水，为马鹿潭，言马鹿所栖饮者，洼之北，则两崖对束如门，潭水所从泄也。循冈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云日披空，即老僧昔来所砍而欲卜之为基者，寄宿之茅，尚在其侧。由此西上，可登上台，而路愈蔽，乃返由前岐东北蹑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台之龛庵，如井底寸人豆马，蠕蠕下动，此庵遂成一画幅。其顶正如堵墙，南北虽遥而阔皆丈余，上下虽悬而址皆直立。由其上东瞰上江如一线，而东界极北之曹涧，极南之牛角关，可一睫而尽；惟西界之南北，为本支所掩，不能尽崩戛、八湾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而问，第深峡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饭踞崖脊而餐之，仍由旧径下趋中台庵。未至而雨，为密树所翳不觉也。既至而大雨。僧复具饭。下午雨止，遂别僧下山，宿于蛮边火头家，以烧鱼供火酒而卧。

注释

①斫(zhuó 酌):砍削。

②归依:又作“皈依”。对佛教表示归顺依附,信仰而且崇拜,称为归依。

③狨(róng 绒):金丝猴。

④其崖则从南折之脊,横列一屏:徐本作“其南崖之脊,折而横列一屏。”

⑤中环空腹如桶:原脱“空”字,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今译】

十二日　火头备好饭,请来一个旧土官一同进餐。那人九十七岁了,因为年纪大,后来改任旱龙江为土官。喧中人都说,此人质朴正直而不害人,任土官时间最长,从不曾惹是生非,有馈赠他钱的,千钱之外便不接受。当权者屡次罗织他的罪名,始终无法获得他犯过失的形迹。喧中人感激怀念他,共同宰了一头牛,卖后作为他养老的资金。饭后,派一个人领我去中台寺。我想要那人领路径直去探石城,不必经由中台寺。那人说:“喧中人都不认识去石城的路,只有中台寺的僧人能认识路;并且路必须经由中台寺前去,没有别的路了。”我不信,又返回来遍问喧中,他们的话相合,便与他同去中台寺。



由村北溯溪向西进去,二里,经过上蛮边,渐渐走入山峡。又向西一里多,涉过一条水沟,于是面临南边的山涧紧靠北坡而行。又是一里多,就见北坡略略敞开,有岔路往北去。又向西越坡,过了一个水塘,向北下到峡中。共二里,有溪水自北峡中流来,用木头架为桥,越到溪西。桥之南,又有溪水自南峡中向西流来,与桥下的水合,奔流而出,流到蛮边南面的大溪中。越到桥西后,立即向北上坡。此坡非常陡峻,而且十分泥泞,陷入烂泥中不能举脚,因为其中林木深密,牛群牲畜蹂躏践踏,便成了泥淖,攀登十分艰难。二里,走上小径在丛林中前行。三里,再与大路会合,陡峻与泥泞更加厉害。又向北上走一里,折向西南上到峡中。一里,往南越过这里的山冈,是中台寺向东下延的山脊,这才见到有座茅草寺庵位于西面山崖之下,那山崖墙壁样岿然矗立在后方,上边耸入云霄,那上边大概就是石城了。于是进入庵中。

寺庵向东,是茅草盖成的,庵前堆积的木料非常巨大,一个工匠在砍削木头作为佛殿的材料。昨天见面的老和尚〔法号叫沧海,是四川

人。〕已先到达，马上为我备饭。我告诉他想去登石城，和尚说："必得等明天，今天已来不及了。此路唯有和尚能够领路，即使是喧中人也不知道了。"我这才相信喧中人的话不假，便停在他的茅庵中。此寺虽称为中台，实际上是登山的第一层平地。石城之顶，横向耸峙在后方的，是第二层。它后边又环绕着一条峡谷，又高耸而上，就是雪山大脊东突之处，这是第三层。自第一层平地上去，全是屏风样高险的山峰，深深的林木，密蔽悬阻，从无人迹。唯有这个老和尚从前曾同一个徒弟，持着斧头举着火把，经历四五天的探寻，在上面两层各砍了几十棵树，观测选择基址，想在上面建茅庵，因为离有人的地方太远，只得返回到下层居住。今天喧中人皈依后，渐渐有拓展了。

十三日　沧海和尚备好饭，马上执着兵器在前引路。我与顾仆也拖着拐杖跟着他走。从平地山冈右侧倒卧的树上，横越进去。〔此树长二十余丈，大有合抱粗，横架在崖壁下，它的两旁都是成丛的竹林和纠缠在一起的藤枝，不能落脚，它下方坎坷密蔽，无路可通，不得不在树上借路走。〕过树后，沿西边山崖的石脚，向南分开成丛的荆棘，头上顶不着天，脚下踩不到地，如蛇一样伏在草莽中游动，如金丝猴一般跃过断枝，唯有跟着老和尚，和尚抓我也抓，和尚悬挂我也悬挂，和尚匍匐我也匍匐。二里，走过高高的山崖之下。又往南越过一冈，又向东南下涉一个山箐，共一里多，就向南上坡，踩着堆积的茅草横向登坡。那茅草倒伏的厚一尺多，竖直的高一丈多，也是抬头辨不出天，俯身辨不出地。又走一里多，出到南冈之上。此冈下临南峡，支脉向东下垂，有小径自南峡峡底，向西沿山冈而上，于是才找到路。顺小径上登，那上边非常陡峻，大体上石城屏风样竖立，此地是它东南的石座，南峡又环绕在它外面，唯有一线悬在山崖峡谷之间。于是跟着向西攀登上走五里，便折向北上登。一里，向西北爬过坎坷的岩石，半里，抵达石城南垂的山脚。这才知道此山不是环绕之城，那山势是从它后面雪山的山脊，往东延伸后向南折，中间兜成一条峡谷，往南下嵌，到此处南垂的山脚，是峡中的门户。那山崖则从向南折的山脊，横列一山如屏风，独耸而上，到此处南垂的山脚，便如承受石碑的石座了。峡谷是围着三面缺开一面，屏风则是把一条山脉隔为两段，都不能把它称为城。不过杳渺的峡谷阻隔于内，突兀的屏风高临于外，此地是南垂屏风与峡谷的相交处，正如黄河、华山，凑集扼住潼关，不可不说是险要之极



了。从南垂的山脚绕着石城的东麓往北，是悬崖的前壁，正临在中台寺之上。石壁上有山洞，也是向东，嵌在高高的深山间，登上洞后缥缈在云端，凭临在琼玉阁中，所缺少的只是洞穴中没有积留的钟乳石罢了。绕过它的西麓往北，是悬崖的后壁，正环绕在深坠峡谷之东。陡削的石壁压在上方，渊深的堑谷蟠曲在下方，万木森森立在空中，藤葛苔藓交缠环拥，幽深陡峭之极。沿悬崖往北行一里，路分为两条：一条向东北上走，是上登悬崖顶的路；一条往西北，是绕进峡谷山坳的路。于是先从峡中走。半里，涉到峡底，峡底也非常平坦，森然的林木如浮在空中结成翠玉，不容一丝阳光下射。〔山上扶留滕很多，就是所谓的篓子，此处的尤其巨大修长，有长达六丈的。又有一种树直径一尺，细芽如毛，浓密地缀在树皮外无丝毫空隙。〕在林中有棵木龙，是一棵巨大的树。树干下截呈扁形，直三尺，横一尺五。从地面上去，高二尺五寸，就一半折断一半枝叶繁盛。折断的在西北面，只存留有下半节，茂盛的在东南面，树干高耸而起。那树干正圆形，外围如下截的一半，可高处不止十多丈。那存留的下半节一并附在它上边，它也圆得如高耸的树干，占下截的一半，而树中全是空的。外边的树皮围抱附着于高耸树干上的，皮厚只有一寸多，中间呈环形空腹如水桶一样，而水装满其中。桶中之水，深二尺多，大概下边将要到达地面，而上边低于外边树皮的边沿之处，有一寸五分，那水不怎么清，想来就是树上的滴水了。水中有蝌蚪跳跃，舀干水它们就不见了。但是底下无旁洞，来不及转身水就溢满了，也不见水从哪里来，水满达树皮边沿下边一寸五时，就停止不溢。好似有什么东西限制着水，这又是为什么呢？〔此树一个名字叫溪母树，又叫水冬瓜，是说它多水。当地人说，有心痛病者，到此饮水后就会痊愈。老和尚从前因为砍树察看寺基来到，也就是用此水做饭吃的。〕树的北面，有座平缓的山冈自西向东，连接到石崖的山峰。就在延伸的山冈之北，有洼地积水，是马鹿塘，是说这是马鹿栖息饮水的场所。洼地之北，就是两座山崖对面紧束如门，潭水从那里外泄。沿山冈向西上走半里，西面大山的山麓有一片山坡，巨树交相枕藉，白云红日披拂在空中，这就是老和尚从前来砍树想选为寺基的地方，寄宿的茅屋，还在它侧边。由此向西上走，可登到上台，但路愈加隐蔽了，只得返回来由前边的岔路向东北登悬崖，半里就登到顶上。往南俯瞰下台的佛龛寺庵，如井底一寸高的人豆一样的马，在



下方蠕蠕而动，此庵便成了一幅画。崖顶正如一堵墙，南北虽长但宽处都是一丈多，上下虽然高悬可崖脚全是笔直竖立。由它上边向东俯瞰上江，如一条线，而东面极北的曹涧，极南的牛角关，可以一眨眼览尽；唯有西面的南北两端，被本山的支脉遮住，不能尽览崩戛、八湾之境了；往西眺望雪山的大脊，可以平视作揖问候，只是深峡嵌在中间，不能径直攀登罢了。于是拿出老和尚带来的饭盘腿坐在崖脊上吃了，仍由原来的小径下山赶回中台庵。未走到便下起雨来，但被浓密的树林遮蔽着不觉得。到庵中后下大雨。和尚重又备了饭。下午雨停后，就辞别和尚下山，住宿在蛮边的火头家，拿来烧鱼火酒吃后睡下。

【原文】

十四日　从蛮边饭而行。仍从旧路东南一里，宜东下，误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处已在东北，乃转一里，得东下之路，遂涉坑从田塍东行。一里，至早龙川家，即龙江之弟，分居于此，以主此渡者。时渡舟尚在江东岸，龙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即织纴于旁。出火酒糟生肉以供。余但饮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过。又候舟人饭，当午乃发，雨大作。同渡者言，猛赖东溪水暴涨，横木沉水底，不能着足；徒涉之，水且及胸，过之甚难。余初以路资空乏，拟仍宿早龙江家，一日而至松坡，二日而至玛瑙山，皆可无烦杖头，即取所寄水帘石树归。今闻此，知溪既难涉，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由北冲逾岭，既免徒涉之险，更得分流之脊，于道里虽稍远，况今日尚可达歪瓦，则两日即抵郡，其行反速也。遂从渡口东向截坞望峡入，先由坞东行田塍间。一里，路为草拥，草为雨偃，几无从觅。幸一同渡者见余从此，亦来同行，令之前驱。半里，遂及峡口，循峡北突峰南麓东向入，溪沸于下，甚汹涌。五里，峡自北来，有村在东山下，曰猛冈。路挟西山北转上坡。五里，遂东盘东峰之南椒。又东十里，有峡自东南来，想即猛淋所从来之小径也。于是折而北上山坳，二里，闻犬声。又里余，山环谷合，中得一坪，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曰歪瓦，遂止而宿。



十五日　昧爽而炊[1]，平明饭而行。雨色霏霏[2]，南陟东坡一里，稍北下三里余，不得路。乃西向攀茅蹑坡，二里，登岭，乃得南来之路。又稍北，循崖曲复东向行。八里，有峡自东来，而大溪则自北峡来受，其回曲处藤木罨蔽，惟见水势腾跃于下。路仍北转溯之，遂从深箐中

行。又二里稍下，渐与溪逼。又北五里，峡复转东，路乃东溯之。屡降而与溪会，一路皆从溪右深箐仄崖间，东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溪自北峡出，而下有田缘之，渐出箐矣。又东五里，其下田遂连畦夹溪。又东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峡来，溪源遂岐为两，有桥度其北来者，仍溯其东来者。其下田愈辟，路始无箐木之翳。又东五里，北界之山，中环为坪，而土官居之；亦旱姓，为龙江之侄。南界之峡，平拓为田，而村落绕之，此即所谓北冲也。又东五里，山箐复合，是为箐口[3]。时才下午，而前无宿店。遂止。是夕为中元，去岁在石屏，其俗犹知祭先，而此则寂然矣。

十六日　平明饭[4]。由箐口东稍下入峡，二里，有涧自东北来，越之。其大溪则自峡中东来，犹在路之南。路从两涧中支东上，已复北倚中支，南临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濒溪溯水而行。又里余，有木桥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崖东向行。又里余，复度桥，行溪北岸。由是两崖夹涧，涧之上屡有桥左右跨，或度桥南，或度桥北，俱溁涧倚坡，且上且折。又连度六桥，共七里，水分两派来，一东南，一东北，俱成悬流，桥不复能施，遂从中坡蹑峻，盘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冈脊稍平，有庐三楹横于冈上，曰茶庵，土人又呼为蒲蛮寨，而实无寨也。有一道流瀹茗于中。余知前路无居庐，乃出饭就之而啖。又北上，始临北坑，后临南坑，始披峡涉水，后蹑磴盘脊，十里，乃东登岭坳。既至岭头，雨势滂沱，随流南下，若骑玉龙而搅沧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云霾遥涤。又二里，遂随西峡下，坠峡穿箐，路既蒙茸，雨复连绵。又五里，从箐底踏波随流出。又南五里，稍东逾一东障西突之坡。从其南坠坡直下者三里，复随峡倚东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开，流渐成溪。二里，雨益大，沾体涂足，足滑不能定，上崄涉流[5]，随起随仆。如是者三四里，头目既伤，四肢受病，一时无可如何。雨少止，又东南五里，坞稍东曲，乃截坞而度一桥。桥下水虽汹涌浑浊，其势犹未大，仅横木而度。至是从溪西随西山行，溪逼东障山去。复逾坡坠箐向东南下，五里，又东南盘一坡，下涉一箐。又五里，转坡南，腋间得卧佛寺，已暮。急入其厨，索火炙衣，炊汤啖所存携饭，深夜而卧其北楼。

十七日　晨起绝粮。计此地去郡不过三十余里，与前东自小寨归相似，遂空腹行。仍再上岩殿，再下池轩，一凭眺之。东南里许，过一

小室，始有二家当路，是为税司。又南八里，过龙王塘峡，皆倚西山行。又东南五里，过郎义村，村西有路逾岭，为清江坝、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华门外，即随城北涧西上。二里入仁寿门，由新城街一里余，过法明寺前，西抵刘馆。余初拟至干海子一宿即还，至是又十三日矣。馆前老妪以潘莲华所留折仪、并会真陶道所馈点畀余，且谓闪知愿使人以书仪数次来候。盖知愿往先茔[6]，恐余东返，即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来，俞禹锡同闪来，抵暮乃别。

注释

①昧爽而炊：原脱此四字，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②雨色霏霏：原作"雨中"，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③箐口：今名同，在保山市北境，瓦房街边，土官驻地的北冲，今称瓦房，为瓦房乡驻地。

④平明饭：原脱此三字，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⑤崄（xiǎn 险）：高峻、险阻的山。

⑥先茔（yíng 营）：祖先的墓地。



【今译】

十四日　从蛮边吃饭后上路。仍从原路往东南一里，应该向东下走，却错沿大路紧靠西山往南行。二里，望见渡江处已在东北，就转弯走一里，遇上往东下坡的路，就涉过坑谷从田野中往东行。一里，来到早龙川家，他就是早龙江的弟弟，分居在此地，是主管此处渡口的人。此时渡船还在江东岸，龙川迎接坐下来等船，他的妻子女儿就在旁边纺织。拿出火酒与酒糟生肉给我吃。我只是饮酒而已，不能吃生肉。雨忽下忽停，上午船才过到西岸。又等候船夫吃饭，正午才开船，雨势大作。一同渡江的人说，猛赖东溪的水暴涨，横架的木头沉入水底，不能落脚；徒步涉水，水将到胸部，过溪非常难。我起初因为路费空乏，准备仍住宿在早龙江家中，一天到松坡，二天到玛瑙山，都可不必麻烦带路费，就近取回所寄放的水帘洞石树归去。现在听到这话，知道溪水既难涉过，就由溪北岸溯流走进去，由北冲越岭，既免去徒步涉水的危险，更能见到分水的山脊，就道路而言虽然稍远些，何况今天还可到达歪瓦，那么两天就到府城，那路走得反而快了。便从渡口向东横穿

山坞望着峡谷进去，先由坞中往东前行在田野中。一里，路被草拥围着，草被雨压倒，几乎无法找到。幸好一个一同渡江的人见我从此走，也来同行，我叫他在前引路。半里，便到了峡口，沿峡谷北边高突的山峰南麓向东进去，溪水沸腾在下方，十分汹涌。五里，峡谷自北面来，有个村庄在东山下，叫猛冈。路傍着西山向北转上坡。五里，就向东绕上东峰南面的山顶。又向东十里，有峡谷自东南来，猜想就是从猛淋来的小径了。于是折向北登上山坳，二里，听见狗叫声。又走一里多，山峰环绕山谷闭合，在中间有一块平地，四五家人靠山向南居住，叫歪瓦，便停下来住宿。

十五日　天蒙蒙亮烧饭，黎明吃饭后上路。雨色霏霏，向南上登东坡一里，渐往北下走三里多，找不到路。于是向西抓着茅草登坡，二里，登岭，才遇到南来的路。又稍向北，沿山崖弯曲处再向东行。八里，有峡谷自东边来，而大溪则从北面峡中流来汇入其中，溪水弯曲处藤枝林木掩映荫蔽，唯见水势腾跃于下方。路仍向北转溯溪走，于是从深箐中前行。又是二里稍下走，渐渐与溪流逼近。又向北五里，峡谷又转向东，路就向东溯流走。屡次下降后与溪流相会，一路上都是从溪右的深箐窄崖间走，往东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条溪水自北面峡中流出来，而下边有田沿着溪流，渐渐走出山箐了。又向东五里，那下边的田亩相连夹住溪流。又向东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峡中流来，溪流便岔为两条，有桥越过那北来的溪流，仍溯那东来的溪流走。山下的田野愈加开阔，路开始无竹木的遮蔽。又向东五里，北面的一列山，中间环绕成平地，而土官就居住在此地；〔也是姓早，是早龙江的侄子。〕南面的峡谷，平缓拓展为田地，而村落环绕着它，此地就是所谓的北冲了。又向东五里，山箐重又合拢，这里是箐口。此时才下午，但前方没有住宿的客店，便停下来。这天晚上是中元节，去年在石屏，那里的风俗还知道祭祖先，可此地却寂然无声了。

十六日　黎明吃饭。由箐口向东稍下走进入峡中，二里，有山涧自东北流来，越过山涧。那条大溪则从峡中向东流来，还在路的南边。路从两条山涧中间的支脉向东上走，随后又往北紧靠中间的支脉走，南临大溪，渐上走渐平缓起来。七里后稍下走，又行一里，下到溪边，濒临溪流溯水而行。又是一里多，有座木桥跨在溪上，就过到溪流的南岸，靠着南边的山崖向东行。又走一里多，再次过桥，行走在溪流北

岸。由此起两面山崖夹住山涧，山涧之上多处有桥跨到左右岸，有时过到桥南，有时越到桥北，全因山涧潆洄紧靠山坡，一边上走一边曲曲折折。又一连越过六座桥，共七里，水分为两条，一条来自东南，一条来自东北，都成为高悬的水流，不再能建桥，就从中间的山坡陡峻地上登，绕着悬垂的石磴上走。曲折八里，冈脊上稍平缓了些，有三间房屋横在冈上，叫做茶庵，当地人又称为蒲蛮寨，可实际上无寨子。有一个道士在庵中烹茶。我知道前边的路上没有居屋，便拿出饭到庵中吃了。又向北上走，开始时面临北面的深坑，后来面临南边的深坑，开始时穿越峡谷涉过流水，后来登石磴绕上山脊，十里，便向东上登岭坳。到岭头后，雨势滂沱，顺流水往南下走，好似骑玉龙力挽沧海的样子。往南下走三里，雨忽然中止了，云霾远远涤荡着。又走二里，就沿西峡下行，坠入峡谷穿越山箐，路既蒙蒙茸茸，雨又连绵不止地下起来。又走五里，从箐底踏着水波顺流出来。又往南五里，稍向东越过东面一座屏障样山峰向西突的山坡。从它南边的山坡上一直下坠三里，再顺着峡谷紧靠东面屏障样山峰的支峰向南行，它西边中间的壑谷稍微敞开，流水渐渐成溪。二里，雨更大，从头到脚被淋个湿透，脚下打滑不能立定，上登险峰涉过流水，随即站起随即就跌倒了。如此走了三四里，头眼既已受伤，四肢筋疲力尽，一时之间无可奈何。雨稍停，又向东南行五里，山坞略往东曲，就横穿山坞跨过一座桥。桥下的水虽然汹涌浑浊，但水势还不算大，仅横架木头越过去。到这里从溪西沿西山行，溪流逼近东面屏障样的山峰而去。再翻越山坡坠入深箐向东南下走，五里，又向东南绕过一坡，下涉一箐。又走五里，转到坡南，侧旁之间见到了卧佛寺，已经天黑。急忙进入寺中的厨房，要来火烤衣服，烧来热汤吃下带着的剩饭，深夜才在寺中的北楼躺下。



十七日　早晨起床断粮。计算此地离府城不超过三十多里，与从前自东边的小寨归来时相似，就空着肚子上了路。仍再次登上岩洞中的佛殿，再次下到池边的轩廊，凭眺了一番风光。往东南一里左右，路过一间小屋，开始有两家人位于路旁，这是税司。又向南八里，经过龙王塘的峡谷，都是紧靠西山行。又向东南五里，走过郎义村，村西有路越岭，是去清江坝、打郎的路。又往南二十里，来到府城北边的通华门外，立即顺城北的山涧向西上走。二里进入仁寿门，经由新城街走一里多，经过法明寺前，往西抵达刘家书馆。我起初打算到干海子住一

宿就回来，到此时又是十三天了。书馆前的老妇把藩莲华所留的信札和赠送的路费以及会真楼陶道士所赠点心交给我，并说闪知愿派人拿着书信和馈赠的礼金几次前来等候。原来闪知愿去祖先的墓地，担心我返回东方，就留下使者相等了。下午安仁来，俞禹锡同闪知愿来，到天黑才告别。

【原文】

十八日　余卧未起，马元真同其从兄来候。余讶其早。曰："即在北邻，而久不知。昨暮禹锡言，始知之。且知与老父约，而不从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为太麓乃郎。太麓虽言其长子读书城中，而不知即与刘馆并也。禹锡邀饭，出其岳闪太翁降乩语相示[①]，录之，暮乃返。闪知愿使以知愿书仪并所留柬札来，且为余作书与杨云州。

十九日　闪太史手书候叙，既午乃赴之。留款西书舍小亭间，出董太史一卷一册相示，书画皆佳，又出大理苍石屏置座间。另觅鲜鸡葼瀹汤以佐饭。深夜乃归馆。知安仁所候闪序已得，安仁将反命丽江矣。

二十日　作书并翠生杯，托安仁师赍送丽江木公。

二十一日　命顾仆往玛瑙山取石树，且以失约谢马元康。

二十二日　雨[②]，禹锡同闪□□来寓[③]，坐竟日，贳酒移肴，为联句之饮。

二十三日　早，马元真邀饭。以顾奴往玛瑙山，禹锡知余无人具餐，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饥，连日体甚不安，欲以汗发之。方赴市取药，而禹锡知余仆未归，再来邀余，乃置药而赴之，遂痛饮。入夜，元真辈先去，余竟卧禹锡斋。禹锡携襆被连榻[④]，且以新绵被覆余，被褥俱丽甚。余以醉后觉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挟纩之胜于药石也！[⑤]

二十四日　还寓。夜深而顾奴返。以马元康见余不返，亲往松坡询踪迹，故留待三日而后归也。

二十五日　闪太史以所作长歌赠，更馈以赆。其歌甚畅，而字画遒劲有法，真可与石斋赠余七言歌并镌为合璧。已而俞禹锡又使人来邀移寓。余乃令顾仆以石树往视之，相与抵掌为异[⑥]。已而往谢太史

之赐，太史亦为索观，遂从禹锡处送往观之。

二十六日　禹锡晨至寓，邀余移往其斋。余感其意，从之。比至而知愿归，即同往晤，且与之别，知此后以服阕事[7]，与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复见客也。比出门，太史复令人询静闻名号寺名，盖为静闻作铭已完[8]，将欲书以畀余也。更谓余，石树甚奇，恐致远不便，欲留之斋头，以挹清风。余谓此石得天禄石渠之供甚幸[9]，但余石交不固何？知愿曰："此正所谓石交也[10]。"遂置石而别。余仍还刘馆，作纪竟日。晚还宿于俞。既卧，太史以静闻铭来赐，谓明日五鼓祭先，不敢与外事也。

二十七日　余再还刘馆，移所未尽移者。并以银五钱畀禹锡，买鸡葼六觔[11]。湿甚，禹锡为再蒸之，缝袋以贮焉[12]。乃为余定往顺宁夫。

二十八日　夫至欲行，禹锡固留，乃坐禹锡斋头阅《还魂记》[13]，竟日而尽。晚酌遂醉。夜大雨。



注释

①降乩（jī 基）：旧时迷信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用木架在沙盘上划字预示吉凶。

②雨：原脱，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③闪□□：叶本作"闪太史"，史序本、四库本作"闪知愿"。二十九日记中"闪□□"同。

④襆（fú 伏）：被单。

⑤纩（kuàng 矿）：丝绵。

⑥抵掌：拍手叫好。

⑦服阕（què 确）：旧制，父母死后守丧三年，期满除服，称为服阕。

⑧铭（míng 明）：古代刻于碑板或器物上称颂功德、记述事实的一种文体。

⑨天禄、石渠：皆阁名，汉初修在未央宫旁，专门收藏入关所得秦朝图籍，以后又增藏秘书。此处用以比喻石树放在闪家，犹如珍藏于天禄阁、石渠阁。

⑩石交：交谊坚固的朋友。

⑪觔：俗借为斤两的"斤"。

⑫缝袋句：《黔书》卷下鸡葼条称："滇黔鸡葼之美，久为中州脍炙。""滇以永昌、蒙自为最，黔者普定所产，味不及滇。"光绪《永昌府志》杂纪志载："鸡葼，菌属，滇省在在有之，永郡惟永平尤多，以六七月大雷雨后生沙土中，或松下，或林中，鲜者多虫，间有毒，或云其下有蚁穴，出土一日即宜采，过五日即腐，采后过一

日则香味俱减。土人盐而脯之,经年可食。若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其味尤佳,浓鲜美艳,侵溢喉舌,洵为滇中佳品,汉使所求蒟酱当是此物。从来解者皆以为扶留藤,即今蒌子也,其味辛辣,以和槟榔之外,即不堪食,此有何美而求之。盖虽泥于蒟字之义,实于酱字之义何取?必非扶留可知。然古今相沿已久,卒莫有识其误者,特为表而志之,格物之士或有采焉。"鸡葼(zōng 宗)今又作鸡枞。云南鸡葼著名,霞客对鸡葼尤有爱好。至今油鸡枞及干鸡枞仍为云南特产。鸡枞油是否蒟酱,此为一说,录出备考。

⑬《还魂记》:即《牡丹亭》,又名《牡丹亭还魂记》,明人汤显祖撰。

【今译】

十八日　我躺着未起床,马元真同他的堂兄来访。我惊讶他们来得太早。他们解释说:"就在北边相邻,但长期不知道。昨天晚上禹锡说起,才知道。并且知道与老父亲相约,但不从松坡返回,能不使老父亲盼望吗?"我这才知道是马太麓的儿郎。太麓虽说起过他的长子在城中读书,却不知是就与刘家书馆相邻。禹锡邀请我吃饭,拿出他岳父闪太翁扶乩时神灵降临的辞语给我看,抄录下来,天黑才返回来。闪知愿的使者拿着知愿馈赠的礼金及所留的柬帖来到,并为我写了给杨云州的信。



十九日　闪太史亲自写信等我去叙谈,中午后才去赴约。款留在西书房的小亭中,拿出董太史的一卷一册给我看,书画皆佳,又拿出大理苍山的石屏风摆在座椅间。另外找来鲜鸡葼烧汤下饭。深夜才归回书馆。了解到安仁守候的闪太史的序文已经得到,安仁将返回丽江复命了。

二十日　写了信连同翠生石杯,托安仁禅师带去送给丽江的木公。

二十一日　命令顾仆去玛瑙山取石树,并以失约向马元康谢罪。

二十二日　下雨,禹锡同闪□□来寓所,坐了一整天,买酒端菜,联句饮酒。

二十三日　早晨,马元真邀请去吃饭。因为顾奴去了玛瑙山,禹锡知道我无人备餐,所以叫元真来邀请我。这之前自从在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又受饥,连日来身体十分不适,想用出汗来发散风寒。刚到市上去取来药,但禹锡知道我的仆人未归来,再次来邀我,只好放下药去赴约,于是痛饮。入夜后,元真一帮人先离去,我竟然躺卧在禹

锡的书斋中。禹锡提来被单铺盖连同卧床,并且拿出新棉被盖在我身上,被褥全都非常华丽。我在酒醉后觉得热腾腾的有出汗的意思,拉被子蒙住了脸,汗出得如下雨一样,第二天便霍然好转,确实是怀抱棉被胜过药物呀!

二十四日　返回寓所。夜深后顾奴返回来。由于马元康见我未返回来,亲自去松坡查询踪迹,故而顾仆留下等了三天后才归来。

二十五日　闪太史拿所作的长歌相赠,另外馈赠了路费。他的歌非常通畅,而且字画遒劲有笔法,真正可与黄石斋赠我的七言歌一同刻石,成为珠连璧合之作。已而俞禹锡又派人来请我搬住所。我于是命令顾仆拿石树去给他看,相互击掌称异。随后前去感谢闪太史的赏赐,太史也为此想要观看石树,便从禹锡处送去给他观赏。

二十六日　禹锡早晨来到寓所,邀我搬去他的书斋。我被他的诚意感动,听从了他。等来到时而知愿归来,立即一同前去会面,并与他道别,了解到此后因为服阕之事,与太史都有哭泣的哀痛,不再见客了。到出门时,太史又令人来询问静闻的名号及寺名,原来他为静闻作的铭文已完成,将要书写后交给我。另外告诉我,石树十分奇异,恐怕带到远处不方便,想把它留在书斋案头,以便感受清风一样的情趣。我说此石得以存放在天禄阁、石渠阁一类的地方十分幸运,只是我与石头的交谊不坚固怎么办?知愿说:"这正是所谓岩石般坚固的友情了。"于是放下石树告别。我仍返回刘家书馆,写了一整天日记。晚上回到俞家住宿。躺下后,太史拿静闻的铭文来赐赠,说他明天五更祭祖先,不敢参与家外之事了。



二十七日　我再次回到刘家书馆,去搬未搬完的东西。并拿五钱银子交给禹锡,买来六斤鸡葼。湿气非常重,禹锡为我再蒸过,缝口袋贮藏起来。于是为我讲定了前往顺宁的脚夫。

二十八日　脚夫来到打算上路,禹锡坚决挽留,只好坐在禹锡书斋案头阅读《还魂记》,一天功夫便读完了。晚上饮酒居然喝醉了。夜间下大雨。

【原文】

二十九日　晨,雨时作时止。待饭待夫,久之乃别禹锡。适马元真、闪□□亦来送。遂出南门,从大道南二里,至夹路村居之街,遂分

路由东岐，当平坞中南行，西与沙河之道相望。五里，过神济桥。其南居庐连亘，是为诸葛营[1]，诸葛之祠在焉，东向，颇小。又南为东岳庙，颇巨，亦东向。又南五里，为大树墩，亦多居庐。村之北有小溪东南流，村之南有小溪东北流，合于村之东而东去，此两流即卧狮窝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东，此乃坳子铺东注之水，小石桥跨其上。越桥南上坡，路分为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东南为石甸、姚关之道，一直东为养邑道。于是直东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此亦自西南而来，至此北注而入于东溪，同东向落水坑者，其源当出于冷水箐。于是下越一木桥，复东上坡，坡北有村倚之，其地为三条沟。由坡东东南下而复上，三里，越一冈，有两三家当冈头，是为胡家坡。越冈而东，三里又下，有水自南而北，南坞稍开，下盘为田，有数家倚南冈，是为阿今[2]。过阿今，复东上三里，其南坞水遂分东西下。又东五里，乃饭。又三里稍下，为养邑[3]。南有坞盘而为田，北正对笔架山之南垂，有数家当坞。日才下午，而前无止处，遂宿。

三十日　店妇鸡鸣起炊，平明余起而饭[4]，出店东南行。稍下，渡南来小溪，即上坡东逾南转，即养邑东环之支也。有公馆当坡，西瞰壑中，田庐历历。车逾坡而下，又涉一小坞而东上坡，遂行冈头，共五里。路分二岐：一东南者，为西邑道；一西北者，为山河坝道。先是问道，多言由西邑逾芭蕉岭达亦登[5]，有热水从石盘中溢出，其处有大道通顺宁。余欲从之，而养邑店主言，往西邑路近，而山溪无桥，今雨后无桥，水涨难渡；当折而北，由山河坝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达亦登为便。至是，见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坝，余亦从之。

遂西北两涉小坞，二里余，升坡而东，遂循永昌溪南崖行。溪嵌崖底，止见北崖削壁下嵌，而犹不见水。又东二里稍下，见水嵌崖底如一线，遂东见其门对束如削，门外环畴盘错，溪流曲折其中，有村倚北崖之东，即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夹溪为川者，东突如踞狮，水从其北出，路从其南下。半里，遂由狮腋下降，路甚逼仄，半里，抵狮麓。又东半里，一溪自南坞来，有坝堰其上流，有桥跨其下流。度桥东行田塍间，泞甚。一里，登坞东冈南行。一里，见坞西有瀑挂西崖，历两层而下，注坞中南来之溪。路隔对之，东向入峡，雨大至。二里，逾岭头，有路西南来合，山头坑洼旁错，乱水交流。又东三里，再度坑坳，盘而东北行。其下有流[6]，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随之一里余，乃东下越其流。

又东北上半里，见东坞又有小水自东而西向，与南来之溪合于北崖下。北崖纯石耸起，其上树木葱郁，而下则有穴，伏而暗坠，二水之所从入也。又东向上岭，半里，逾其脊。行岭头半里，始见东壑有田下盘，其东复有山夹之。路从岭上转而南行，一里余而下。下半里，其坞自南而北，水亦经之。度桥溯流而南，二里，南坞稍开，是为五马[7]。其西南壑中居庐颇多，东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东峡出，有小水从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溯之东上。里余，随峡南转，而坑中水遂穷，有脊自东而西。度脊南，复坠坑而下，从脊东行，转坑东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壑中亦有人家，隐于深崖重箐之间，但闻鸡鸣舂响而已。东坑既尽，从其上涉坞升冈，见冈南一峰特耸而卓立，白雾偏笼其半，乃东来脊上石峰之层起者。由其北穿坳而东，共二里而抵坳中之脊。有巨石当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贮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与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饭。土人即名此岭为大石头。

从石东下坞中，道分为二：一由东向逾冈者，为大道，稍迂而达大猎彝；一由东南下峡者，为捷道，稍近而抵小猎彝。此皆枯柯属寨也[8]。乃由峡中下，于是石崖南突，丛箐交萦，北嵌为峡，南耸为崖。二里，行南冈之上。又二里，盘冈嘴而南，其东峡中，平坠南绕。盖由此嘴东坠，其下皆削崖，故路又分为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转，一由崖上蹑崖端南曲。乃从崖端南逾石隙而下，一里，仍随南坡东转。还瞰所逾之崖，壁立下嵌，其下盘为深坞，崖根有泉淙淙出穴间，小路之下盘者因之；遥望北崖山冈，排闼东出，大道之东陟者因之。余平行南冈，又东一里，下盘之小路逾冈来合。又东一里余，南冈复东突，路下其北腋间。复盘坳东上半里，登东冈之南坡，始东见枯柯之川，与东山相夹，而未见其西底。又西南见岭头一峰，兀突插云雾中，如大士之披络而坐者，闪烁出没，亭亭独上，乃南来脊上之峰，不知其为何名也。又东一里，复转冈之北坡，东下一里，有四五家倚冈而居，是为小猎彝。余欲下坡问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桥不可止宿，亦无居停之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时已不及，而途无可宿，必止于是。时才过午，遂偕止而止。幸主人杨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询之无不实，且溢盘温泉，不在亦登而在鸡飞。乃止而作纪，抵暮而卧。



注释

①诸葛营:今名同,又称汉营,在保山坝子西部,公路东侧。《明一统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祠庙载:"武侯祠,在司城南一十里,蜀汉诸葛亮擒孟获屯营于此,民怀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称为诸葛之遗民,因名诸葛村。"

②大树墩:今作大树屯。三条沟:今名同。胡家坡:今名同。此数村皆在今保山至昌宁的公路上。阿今:今作阿金,在胡家坡稍南的公路西边。

③养邑:今作羊邑街,在保山市南境,大庄东邻。

④店妇鸡鸣起炊,平明余起而饭:原仅"平明起而饭",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店妇鸡鸣起炊"、"余"等字。四库本作"店妇鸡鸣起炊平明饭"。

⑤西邑:今名同,在保山市南隅。

⑥其下有流:"流"原作"坑",据四库本改。

⑦五马:今作乌马,在保山市南隅、西邑东邻,保山至昌宁的公路边。

⑧大猎彝:今作大腊邑,或称腊邑坝。小猎彝:今作小腊邑。二村皆在昌宁县西北隅,大腊邑在北,当公路旁;小腊邑在南。



【今译】

二十九日　清晨,雨时下时停。等开饭等脚夫,很久后才告别禹锡。恰好马元真、闪□□也来送行。于是走出南门,从大道往南二里,来到村庄房屋夹路的街上,就分路由东边的岔路走,在平旷的山坞中往南行,西边与去沙河的路相望。五里,过了神济桥。桥南居民房屋连绵不断,这是诸葛营,诸葛亮的祠堂在这里,面向东方,很小。又在南边的是东岳庙,相当巨大,也是向东。又向南五里,是大树墩,也有很多居民房屋。村子的北边有条小溪向东南流,村子的南边有条小溪往东北流,在村子的东边合流后向东流去,这两条溪流就是卧狮窝的水了。又往南三里,有流水从西面沿南坡往东流,这是坳子铺向东流注的水,小石桥跨在水上。越到桥南上坡,路分为三条:一条往西南通向大山的山麓,一条往东南是去石甸、姚关的路,一条向正东是去养邑的路。于是往正东行走在坡上。三里,有条小溪自南流向北,这也是自西南流来,到此处往北注入到东溪,一同向东流向落水坑的溪流,它的源头应当出自于冷水箐。从这里下走越过一座木桥,再向东上坡,坡北边有村庄靠着山坡,此地是三条沟。由坡东往东南下坡后再上走,三里,翻越一座山冈,有两三家人正当冈头,这是胡家坡。越过山冈往东,三里又下走,有水流自南流向北,南面的山坞略微开阔一些,

下方盘绕为田，有数家人背靠南冈，这是阿今。过了阿今，再往东上登三里，那南面山坞中的水于是分为东、西下流。又向东五里，才吃饭。又走三里稍下行，是养邑。南面有山坞盘绕垦为农田，北面正对笔架山的南垂，有数家人位于坞中。时光才是下午，可前方无居住之处，便住下了。

三十日　店中妇人鸡鸣起床煮饭，黎明我起床吃饭，出客店往东南行。稍下走，渡过南来的小溪，立即上坡向东翻越往南转，这里就是养邑东面环绕的支脉了。有公馆位于坡上，向西俯瞰壑谷中，田野房屋历历在目。车子越过山坡下行，又涉过一处小山坞后向东上坡，于是行走在冈头，共五里。路分为两条岔道：一条向东南的，是去西邑的路；一条往西北的，是去山河坝的路。这之前问路，多数人说由西邑越过芭蕉岭到达亦登，有热水从石盘中溢出，那地方有大道通顺宁府。我打算从此路走，可养邑的店主讲，往西邑路近，但山间溪流无桥，现在雨后无桥，水涨难以渡过去；应当折向北走，由山河坝渡过它的下游，仍经由枯柯上登方便。到此时，见同行的人都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坝，我也跟着他们走。



于是向西两次涉过小山坞，二里多，往东登坡，于是沿永昌溪南面的山崖行。溪流嵌在山崖底下，只见北面山崖陡削的石壁下嵌，可仍然不见水。又往东二里稍下走，见溪水嵌在山崖底下如一条线，终于见到东面峡口相对紧束如刀削出来的一般，峡口以外环绕的田地盘绕交错，溪流曲折在其中，有村庄紧靠在北面山崖之东，就是落水寨了。那南面的山崖夹住溪流成为平川，向东前突如同盘踞着的雄狮，水从它的北边流出去，路从它的南边下走。半里，便由雄狮岩侧旁下降，路非常狭窄，半里，抵达如雄狮盘踞的山麓。又向东半里，一条溪水自南坞流来，有水坝拦在它的上游，有桥跨在它的下游，越到桥东前行在田野间，非常泥泞。一里，登上山坞东面的山冈往南行。一里，见山坞西边有瀑布挂在西面的山崖上，历经两层下落，注入坞中南来的溪中。路隔溪与它相对，向东走入峡中，大雨来临。二里，越上岭头，有条路从西南来会合，山头上坑坑洼洼遍布错杂，乱水纵横流淌。又往东三里，再次越过坑状的山坳，盘绕着往东北行。那下边有流水，破开岩石搜寻山崖，也是急速前突往北流注。沿坑谷走一里多，就向东下走越过水流。又向东北上走半里，见东面山坞中又有小溪自东向西流，与

南来的溪水在北面山崖下合流。北面的山崖纯是岩石高耸而起,崖上树木郁郁葱葱,而下边则有洞穴,低伏下去坠入黑暗之中,是两条溪水流进去的地方。又向东上岭,半里,越上岭脊。行走在岭头半里,开始望见东边壑谷中有农田盘绕在下方,它东面又有山夹住它。路从岭上转向南行,一里多后下山。下走半里,那山坞自南伸展到北,水也流经山坞。过桥溯流往南走,二里,南面山坞渐渐开阔起来,这是五马。它西南壑谷中居民房屋相当多,东面坡上也有四五家人住在路左。坡南有一个坑谷,自东峡中出来,有小溪从其中注入西南的壑谷中。走下坑谷,涉到那溪水的南岸,溯溪流往东上行。一里多,顺峡谷往南转,而坑谷中的水于是完了,有山脊自东往西延。越到山脊南边,又坠下坑谷,从山脊上往东行,转过坑谷东边的山崖。山崖下边也是深嵌成壑谷,壑谷中也有人家,隐藏在深深的山崖与重重山箐之间,只听得见鸡鸣和舂米的响声而已。东边坑谷完后,从它上面涉过山坞登上山冈,见冈南一座山峰特别高耸卓立,白雾偏在一边笼罩着它的半边,是往东来的山脊上层层耸起的石峰。由石峰北面穿过山坳往东走,共二里后抵达山坳中的山脊。有块巨石盘踞在山脊的中央,石高达一丈,大处也如此,石上有孔,大到一尺,深处也如此,孔中贮水到达石孔的半中间,不干也不满,正好与哀牢山金井的孔相似。坐在大石头上吃饭。当地人就把此岭起名为大石头。

从巨石向东下到坞中,路分为两条:一条由东面翻越山冈的,是大道,稍绕道后到达大猎彝;一条由东南下到峡中的,是捷径,稍近些而抵达小猎彝。这都是枯柯下属的寨子。于是由峡中下走,在这里石崖南突,成丛的竹林交缠,北边嵌为峡谷,南边耸成山崖。二里,行走在南冈之上。又走二里,绕过冈嘴往南,它东边的峡中,平缓下坠往南回绕。原来由此山嘴往东下坠,它下方全是陡削的山崖,所以路又分为两条:一条由山崖下沿崖根往南转,一条由山崖上登崖顶向南曲。于是从崖顶向南穿过石缝下走,一里,仍顺着南坡向东转。回身远望越过的山崖,墙壁样竖立下嵌,它下边盘绕成深深的山坞,崖根有泉水淙淙从洞穴中流出来,往下盘绕的小路沿着泉水走;遥望北崖的山冈,门扇样向东排列而出,往东上登的大道沿着山冈走。我平缓行走在南冈上,又向东一里,往下盘绕的小路越过山冈前来会合。又向东一里多,南冈又向东突,路下到它的北面山侧间。再绕着山坳向东上走半里,

登上东冈的南坡，开始望见东方枯柯的平川，与东山相夹，但未见它西面的坞底。又见西南岭头有一座山峰，突兀上插云雾之中，如同观音菩萨披着缨络坐着的样子，闪烁出没，亭亭独自上耸，是南来的山脊上的山峰，不知它是什么名字。又往东一里，再转过山冈的北坡，向东下走一里，有四五家人背靠山冈居住，这是小猎彝。我想下坡去打听去亦登的路，当地人行路人都说下坡到江桥不可住宿，也无居住停歇的人家，沿江往南到亦登，将近五六十里路，时间已来不及了，而且途中无处可住，必须住在这里。此时才过中午，便一同住下来。幸好姓杨的房主人，知道江流始末和道路的曲折，询问他没有不知道的，并且知道石盘中溢出的温泉，不在亦登而在鸡飞。于是住下来写日记，到天黑才睡下。

【原文】



永昌志略

汉永昌郡[①]，元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总管置司治于永昌，后改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洪武十五年平云南，前永昌万户阿凤率其众诣指挥王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齿卫。十六年六月，麓川彝叛[②]，屠其城。二十三年，省府，改金齿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从指挥使胡渊请也。于是遂名金齿，不名永昌，而实非金齿之地，如澜沧江在永昌，而澜沧卫在北胜，各不相蒙。盖国初立卫，经理皆出武臣，故多名实悖戾耳[③]。景泰中设镇守，弘治二年设金腾道。嘉靖元年巡抚何孟春[④]、郴州籍，江阴人。巡按御史陈察常熟人。疏革镇守，设永昌府，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卫府，领州一、腾越县二，保山、永平。仍统潞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

保山编户十里[⑤]。又城北彝民曰“喧”，共十五；城南彝民曰“寨”，共二十八[⑥]。

洪武三十三年，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司[⑦]。正统十四年，升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与金齿并。嘉靖二年，复置州，隶永昌府，改指挥使司为腾冲卫，州名腾越。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⑧]，以地多藤，元名藤州[⑨]。

永平，即东汉之博南县[⑩]。以山名。洪武初隶永昌府。二十三

年[11]，改府为金齿指挥司，属指挥司管辖。嘉靖二年，复府，仍属府。在府东一百七十里。

潞江安抚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柔远路，国初柔远府，永乐九年立安抚司。

凤溪长官司[12]，在城东二十五里。

施甸长官司[13]，在城南一百里。唐银生府北境[14]，元为石甸，后讹为施甸。

注释

①汉永昌郡：永昌置郡始于东汉。公元69年，哀牢全部内属，汉王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两县，并分出原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的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等六县，合为永昌郡。永昌郡辖境宽阔，包有洱海周围的昆明人和澜沧江以西的哀牢地两大部分。三国时，洱海地区分出为云南郡，永昌郡仍长期包有今保山地区及其以西、思茅地区及其以南的广阔土地，置有不韦、嶲唐、比苏、博南、永寿、哀牢、南涪、雍乡等八县。



②麓川彝叛：原脱"彝"字，据徐本补。

③悖戾(bèi lì背利)：违背。

④巡抚：明初派京官巡抚地方，事毕即罢。宣德时在一些地方专设巡抚，遂与总督同为地方的最高长官。俗称抚臣、抚院、抚台。

⑤里：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明初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多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为十甲，甲设甲首一人。

⑥又城北彝民句：两处"彝"字皆脱，据徐本补。

⑦洪武三十三年，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司："洪武三十三年"，《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作"洪武末"，《明史·地理志》作"永乐元年"，《嘉庆重修一统志》作"洪武三十一年"。

⑧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明一统志》载，金齿司"西至腾冲卫界二百三十里"，腾冲"东至金齿潞江安抚司界一百二十里"。《寰宇通志》所载同。《清史稿·地理志》亦载腾越厅在永昌"府西三百六十里。"此处"府城南"与实际方位不符，疑应为"府城西"。

⑨以地多藤句：腾冲在唐代作"藤充"，见《蛮书》。"以地多藤"，是对藤充最好的解释。但元代记录无藤州，藤州似即藤越州的省称。《元史·地理志》："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赕地，唐置羁縻郡。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逐诸蛮有其地，为软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至元十一年，改藤越州，又立藤越县。十四年，改腾冲府。二十五年，罢州县，府如故。"

⑩即东汉之博南县：东汉博南县治今永平县花桥。直到数十年前，花桥仍称博南镇。

⑪二十三年：原作“三十二年”，据上文及《明史·地理志》改。

⑫凤溪长官司：在今保山市东北，老营之南。

⑬施甸长官司：即今施甸县。

⑭唐银生府：银生府不是唐的建置，系唐代南诏所设银生节度，管理“墨嘴之乡”的广大傣族地区，中心在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今译】

永昌志略

汉代的永昌郡，元代是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总管在永昌设置了宣抚司治所，后来改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平定云南，前朝的永昌万户阿凤率领他的人马到指挥王贞处投降归附，仍设置了永昌府，建立金齿卫。十六年（公元1383年）六月，麓川彝人反叛，屠了永昌城。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撤销府，把金齿卫改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是听从指挥使胡渊的请求。〕于是便改名叫金齿，不叫永昌的名字，但实际上不是金齿的地域，如澜沧江在永昌，可澜沧卫在北胜一样，各自不相抵牾。大概是国朝初期建立卫所，筹划处理都是出自于武臣，所以有许多名实相悖的事罢了。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设立镇守，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设置金腾道。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巡抚何孟春、〔原籍彬州路，江阴县人。〕巡按御史陈察〔常熟县人。〕上疏革除镇守，设为永昌府，建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卫府，治理一个州〔腾越州〕两个县，〔保山县、永平县。〕仍统领潞江安抚司、凤溪与施甸两个长官司。



保山县编入户籍的有十个里。又有城北的彝民叫做“喧”，共十五个；城南的彝民叫做“寨”，共二十八个。

洪武二十三年，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属于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升级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与金齿同级。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重新设州，隶属永昌府，改指挥使司为腾冲卫，州名叫腾冲。〔在府城南面三百六十里处，由于地方上藤条多，元代名叫滕州。〕

永平，就是东汉的博南县。〔根据山起名。〕洪武初年隶属于永昌府。二十三年，把府改为金齿指挥使司，属指挥使司管辖。嘉靖二年，恢复府，仍归属府。〔在府城东面一百七十里。〕

潞江安抚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代是柔远路，国朝初年是柔远府，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设立安抚司。〕

凤溪长官司，在城东二十五里。

施甸长官司，在城南一百里。〔是唐代银生府的北境，元代是石甸，后来错读为施甸。〕

【原文】

近腾诸彝说略



腾越密迩诸彝[1]，实滇西藩屏。而滇境大势，北近吐蕃，南皆彝缅，郡邑所置，介于其间，不过以声教羁縻而已。正统以来，经略南彝者，设宣慰司六，御彝府二[2]，宣抚司三，州四，安抚司一，长官司二。如孟养阻负于西，最为荒僻，而缅甸、八百、老挝，地势濒海，木邦、车里、孟密，又在其内，业非羁縻所可制驭，而近听约束者，惟南甸、干崖、陇川而已。数十年频为缅患，如刁落参以南甸近彝，夺刁落宁之官，尚构缅内讧，为兵备胡公心忠所歼[3]；岳凤父子以陇川舍目谋主多思顺之地，造逆犯顺，为游击刘綎所擒[4]，边境赖以安。其后阿瓦日强，蚕食日多。幸抚彝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学，请大司马陈公用宾檄暹罗以弱缅[5]，而腾获稍康。追思正就戮，瓦酋猖獗，命思华据迤西，思礼据木邦，思绵据蛮莫，而内地渐为逆缅所窃。至若多俺席麓川之旧，附缅而叛天朝，参将胡显忠平之。多安民藉安酋、瓦酋之援，负固以拒天兵，兵备黄公文炳、参将董献策取之，腾之获存者，幸也！目今瓦酋枭悍称雄，诸彝悉听号召，倘经略失驭[6]，其造乱者，尤有甚于昔也，为腾计者慎之！外芒市虽属府，近于猛稳为木邦辖[7]，藏贼劫掠，腾境不安，所恃简廷臣防御之[8]，而反罹其害。自后当重其责以弭变[9]，庶于腾少安云。

注释

①迩（ěr尔）：近。密迩：贴近。

②御彝府二：即孟定御夷府，治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孟艮御夷府，治

今缅甸景栋。

③兵备：明代于各省重要地方设整饬兵备的道员，称为兵备道或兵备。

④为游击刘綎所擒："游击"原作"参将"，据陈泓抄本、《明史·刘綎传》《明史·云南土司传》改。

⑤暹罗：即今泰国。旧分暹与罗斛两国，十四世纪中叶，两国合并，称暹罗国。

⑥失驭（yù 御）：失其统驭的办法。

⑦猛稳：清时设猛稳卡，属龙陵厅。今作勐稳，在潞西县南境。

⑧简：原缺，据扫叶山房本、丁本补。通"柬"，选择。

⑨弭（mǐ 米）变：消除变乱。

【今译】

近腾诸彝说略

腾越附近地区的各族彝民，实际上是滇西的屏障。而滇省边境的大体形势，北边接近吐蕃，南面全是缅甸的彝人，设置府县的地区，介于其间，不过是用声威教化约束而已。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以来，经营谋划南部彝人的人，设置了六个宣慰司，两个御彝府，三个宣抚司，四个州，一个安抚司，两个长官司。如像孟养，在西面依仗险阻，最为荒凉偏僻，而缅甸、八百、老挝，地势濒海，木邦、车里、孟密，又在它们以内，已不是靠羁縻政策可以制服驾驭的了，而近处听约束的，唯有南甸、干崖、陇川而已。数十年来缅人频频为边患，例如刁落参因为南甸靠近彝人，夺了刁落宁的官位，还造成缅人内讧，被兵备道胡心忠歼灭；岳凤父子以陇川头目的身份图谋掌管多思顺的领地，造反作乱，被游击将军刘綎擒获，边境赖以安宁。那以后阿瓦日渐强盛，蚕食边疆的事日渐多起来。幸好主张安抚彝人的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学，请大司马陈用宾发檄文给暹罗得以削弱缅甸，而腾越稍微获得平安。到思正被斩时，瓦酋猖獗，命令思华占据迤西，思礼占据木邦，思绵占据蛮莫，而且内地逐渐被叛逆的缅人所窃据。至于多俺席是麓川的旧部，归附缅人而反叛天朝，参将胡显忠平定了他。多安民凭借安酋、瓦酋的援助，依仗险要的地势以抗拒天朝的大军，兵备道黄文炳、参将董献策攻下了他，腾越得以存在，侥幸呀！如今瓦酋强悍称雄，各族彝人全听他的号召，倘若经营谋划丧失驾驭的办法，那些制造叛乱的人，更有比从前厉害的，为腾越谋划的人对这种形势要慎重！



外边的芒市虽然隶属府中，近来把猛稳作为木邦的辖地，窝藏盗贼抢劫掳掠，腾越境内不得安宁，所依赖的是选择朝廷大臣防御他，但反而遭到他的祸害。自此以后应当加重镇边大臣们的责任以便消除变乱，差不多腾越能稍获安宁。





滇游日记十二①

【题解】

《滇游日记十二》是徐霞客在云南省西部从永昌府(今保山市)回鸡足山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八月初一日,徐霞客从小猎彝起行,往东南经枯柯新街、右甸(今昌宁县)、锡铅、顺宁府(今凤庆县)、鹿塘达云州(今云县)。复回顺宁府,往北渡澜沧江和黑惠江入蒙化府(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转东过龙庆关到迷渡(今弥渡县),再往东转北,经过洱海卫(今祥云县)、荞甸、宾川州(今宾川县州城),于二十二日回到鸡足山。

这是徐霞客一生的最后一段壮游,取道这条路线是为了追踪考察澜沧江,在云县终于搞清了澜沧江独流入海,不与礼社江合,订正了《明一统志》的讹误。在弥渡和巍山又得睹礼社江源,可惜霞客当时还不知道阳江是礼社江西源。至此,徐霞客在云南完成了对长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怒江及伊洛瓦底江支流等六条大河的考察。沿途浴锡铅温泉,游天摩雅寺;再探清华洞,因水淹及洞口,"望门而止";遍寻鸡飞温泉,却茫不可得。终因久涉瘴地,染疾在身,"头面四肢俱发疹块","时时有蠕动状"。旅途的艰辛于此可见。

【原文】

已卯八月初一日　余自小猎彝东下山。猎彝者，即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脉，其脊度大石头而北接天生桥，其东垂之岭，与枯柯山东西相夹。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开坞，南北长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岭头也。有大小二猎彝寨，大猎彝在北岭，小猎彝在南岭，相去五里，皆枯柯之属。自大石头分岭为界，东为顺宁，西为永昌，至此已入顺宁界八里矣。然余忆永昌旧志，枯柯、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属，今询土人，业虽永昌之产，而地实隶顺宁，岂顺宁设流后界之耶？又忆《一统志》《永昌志》二者，皆谓永昌之水东入峡口，出枯柯而东下澜沧。余按《姚关图说》，已疑之。至是询之土人，揽其形势，而后知此水入峡口山，透天生桥，即东出阿思郎，遂南经枯柯桥，渐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坳，即南流上湾甸[2]，合姚关水[3]，又南流下湾甸，会勐多罗[4]，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说余遍访而得之猎彝主人杨姓者，与目之所睹，《姚关图》所云，皆合，乃知《统志》与《郡志》之所误不浅也。其流即西南合潞江，则枯柯一川，皆首尾环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鲁坳南窝，南至哈思坳，皆属永为是，其界不当以大石头岭分，当以枯柯岭分也。



由岭头东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见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铁锁桥横架江上，其制一如龙江曲石，而较之狭其半。其上覆屋五六楹，而水甚急。土人言，桥下旧有黑龙毒甚，见者无不毙。又畏江边恶瘴，行者不敢伫足。云其南哈思凹更恶[5]，势更甚于潞江，岂其峡逼而深坠故耶？其水自阿思郎东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坳峡中者，即永昌峡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猎彝北二十里，其北有南窝都鲁坳，则此坞极北之回环处也。逾岭而北，其下即为沧江东向之曲。乃知罗岷之山，西南下者尽于笔架，直南下者尽于峡口山，东南挟沧江而东，为都鲁南窝北脊，山从其东复分支焉。一支濒江而东；一支直南而下，即枯柯之东岭也，为此中分水之脊，迤逦由湾甸、都康而南，界澜沧、潞江之中[6]，为孟定、孟艮诸彝，而直抵交趾者也。其濒江东去之支，一包而南，为右甸，再包而南，为顺宁、大侯即今之云州。焉[7]。是坞南北二坳北都鲁，南哈思。相距四五十里，甚狭而深。濒江两岸俱田，惟僰彝、倮㑩居之，汉人反不敢居，谓一入其地即"发摆"[8]，寒战头疼也。故虽有膏腴而让之彝人焉。

渡桥沿江西岸[9]，西南至哈思坳，共四十里而至亦登[10]；沿江东岸，东南逾冈入峡，六十里而至鸡飞。余初闻有热水溢于石盘中，盘复嵌于台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环之，其出亦异。始以为在亦登；问道亦登，又以为在鸡飞；问道鸡飞[11]，又以为瘴不可行，又以为茅塞无路，又以为其地去村远，绝无居人，晚须露宿。余輾然曰[12]："山川真脉，余已得之，一盘可无问也。"遂从东大路上坡，向枯柯、右甸道。始稍北，遂东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冈。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冈头，是为枯柯新街[13]。又东一里，有一树立冈头，大合抱，其本挺直[14]，其枝盘绕，有胶淋漓于本上，是为紫梗树，其胶即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桃胶之类，而虫蚁附集于外，故多秽杂云[15]。冈左右俱有坑夹之，北坑即从冈盘窟下，南坑则自东峡而出。于是南转东盘北坑，又半里转东，半里抵东峰下，乃拾级上跻。三里，始登南突之岭，始望见南峡两山壁夹，自东而西，从此西出，则盘壑而西注于江桥之南，同赴哈思之坳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尚在岭之东上，不可亟问也。此坡之上即为团霸营，盖土官之雄一方者，即枯柯之夜郎矣。于是循南峡而东蹑，又一里，再登岭头，有一家隐路南，其后竹树夹路。从树中东行一里，稍转而北，盘一南突之坳，又向上盘坡而东，有大树踞路旁，下临西出之涧。其树南北大丈余，东西大七尺，中为火焚，尽成空窟，仅肤皮四立，厚二尺余，东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门，中高丈余，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叶旁覆，犹青青也。是所谓枯柯者，里之所从得名，岂以此耶？由此又东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盘其南下之坳。坳北有居庐东西夹峙，而西庐茅檐竹径，倚云临壑，尤有幽思。其东有神宇踞坡间，闻鲸音鼓赛出绝顶间，甚异之。有一家踞路南，藩门竹径，清楚可爱。入问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二里矣。于是又东沿北坡平上。其南即西出深涧，北乃崇山，竹树蒙蔽，而村庐踞其端，东向连络不绝。南望峡南之岭，与北峰相持西下，而荞地旱谷，垦遍山头[16]，与云影岚光，浮沉出没，亦甚异也。北山之上虽高，而近为坡掩，但循崖而行，不辩其崇坠；而南山则自东西坠，而尽于江桥之南，其东崇巘穹窿，高拥独雄，时风霾蒙翳，出没无定，此南山东上最高之峰，自北岭东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东行，南瞰深壑，北倚丛巘。又东二里有岐：一南下坞中，为垦壑之道；一北上丛岭，为庐坡之居；而路由中东行，南瞰下坳，有水出穴间。又东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路即由之北



向而上，以有峡尚环而东也。北上里余，又转而东，盘北坳而东上坡，屡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铺。

其坡南突最高，中临南峡之上，峡脊由其东南环而西下。于坡之对崖，南面复耸一峰，高笼云雾间，即前所望东畔穹窿之顶也。自枯柯江桥东沿峡坡迤逦而上，约三十里矣。踞坡头西瞰江桥峡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环之岭，东北而突为猎彝之岭，峡南穹窿之峰，又南亘分支西绕，横截于江桥坞之南，西至哈思坳。坳之南复有小支，自猎彝西南湾中东突而出，与横截坞南之山凑，西南骈峙如门。门内之湾，即为哈思坳，门外又有重峰西障，此即松子山南下之脊，环石甸于西者也[17]。自此坡遥望之，午雾忽开，西南五十里历历可睹。



坡之东有瓦室三楹，踞冈东南，两旁翼以茅屋，即所谓中火铺。有守者卖腐于中，遂就炊汤而饭。及出户，则浓雾自西驰而东，其南峡近岭俱不复睹。东下半里，渡一脊，瞰其南北二峡，环坠如阱，而丛木深翳，不见其底，当犹西下而分注江桥南北者也。其脊甚狭，度而东，复上坡，山雨倏至。从雨中涉之，得雨而雾反霁。一里余，盘崖逾坳，或循北峰，或循南峰，两度过脊，始东上。沿北坡而东，一里余，又涉一南突最高之岭，有哨房一龛踞其上，是为瓦房哨。于是南临南峡，与峡南穹窿之顶平揖而对瞰矣。至是雨晴峰出，复见峡南穹顶直南亘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即横截坞南之冈，西与哈思坳相凑成门者也。穹顶东环之脉，尚从东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顶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岭，东下曲而度脉者。始辨都鲁坳东所分南下之脊，至此中突，其分而西者，为中火铺、枯柯寨之岭；其曲而东降者，度脊南转西向而突为穹窿之顶。此分水之正脉也。

由瓦房哨东下半里，复东度脊，始见北峡坠坑，为东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犹西下南峡。又东度两脊，穿两夹岭，一里，复盘南岭之阴而上。其处深木丛篁，夹坡笼坳，多盘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转而凌其西下之坳，始逾南峡上流，从其东涉冈东上，始逾南渡之脊，此分水正脉所由度而西转者也。又东一里，有草龛踞北冈，是为草房哨。从其东又东北下一里，稍转而东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东转，此右甸南环之岭所由盘礴者也。于是东向而下二里余，下度一曲，有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桥横涉之。又东逾一冈，共下四里，始南峡成溪，遂望见右甸城在东坞中，有岐从东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峡东向平

下。二里，南峡中始有村庐夹坞，舂杵之声相应。又南三里，遂出坡口。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塍中东南行，望见右甸之城[18]，中悬南坡之下，甸中平畴一围，聚落颇盛。四面山环不甚高，都鲁坳东分之脉，北横一支，直亘东去，又南分一支，南环右甸之东；草房哨南度之脉，东环右甸之南，从甸南界东北转，与甸东界南环之支凑；甸中之水，东向而破其凑峡，下锡铅去。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犹高，而甸乃圆平，非狭嵌，故无热蕴之瘴，居者无江桥毒瘴之畏，而城庐相托焉。由塍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门。暮宿街心之葛店。葛，江西人。

右甸在永昌东一百五十里，在顺宁西一百三十里。其东北邻莽水之境，正与芦塘厂对[19]；其西南邻鸡飞之境，正与姚关对。其正南与湾甸对，正北与博南山对，正西与潞江安抚司对，正东与三台山对。数年前土人不靖，曾杀二卫官之莅其地者，今设城，以顺宁督捕同知驻守焉。城不大而颇高，亦边疆之雄也。



注释

①《滇游日记十二》：在乾隆刻本第十册上。

②湾甸：在昌宁县西南隅，枯柯河下游。傣语称勐哑，意为两河相汇的坝子。明永乐元年（公元 1403 年）置湾甸长官司，后升为湾甸御夷州。上湾甸称城子，即过去土司驻地。下湾甸称新城。

③姚关：今名同，在施甸南境。姚关有风景胜地清平洞，竹木掩映，桥榭错落有致，姚关曾是古战场，至今还有明将邓子龙的遗迹磨剑亭、烹象池、古碑亭等。

④勐多罗：即今勐波罗河。

⑤哈思凹：《游记》多作哈思坳，今作卡斯坳，傣语意为茅草很多的地方。在枯柯坝南缘，称卡斯街。

⑥迤逦由湾甸、都康而南，界澜沧潞江之中：诸本皆作"都康"。以地望考校，湾甸州南，澜沧江与潞江之间应为镇康州。

⑦大侯：此处诸本作"大猴"，但八月九日记作"大侯"，据改。明初为大侯长官司，宣德三年（公元 1428 年）升为大侯御夷州，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五（公元 1597 年）更名云州，始属顺宁府管辖。

⑧发摆：俗称打摆子，即患恶性疟疾。

⑨渡桥沿江西岸："西岸"原作"东岸"，与下句重复，据四库本、丁本改。

⑩亦登：今作邑等，在昌宁县西境，柯街至昌宁的公路旁。

⑪鸡飞：今称鸡飞澡塘，在昌宁县西境鸡飞乡，澡塘河东岸，距县城西南 17 公

里，有公路可通。传说过去有一个大石头压着一对金鸡，挣扎了一千多年，将大石挣开为两半，留下的石窝就是现在的金鸡窝温泉。大金鸡飞到英韬山，即今大鸡飞村，在今英韬；小金鸡落到澡塘河边，就是今小鸡飞村。鸡飞澡塘系一温泉群，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怪石嶙峋，大小泉石如钟、如兽、如公母塔等。各泉眼高低不同，温度各异，有的高达90℃，有的仅40℃左右，著名的有蒸塘、小石锅、大石锅数处。蒸塘水温达90℃，可煮熟鸡蛋；小石锅形如一口锑锅大，也不断涌出高达90℃的沸泉；大石锅是位于古泉华顶部的石潭，约有见方大，潭底涌出50℃的热水，大旱之年也未干涸过。

⑫辴（chǎn 产）然：形容笑的样子。

⑬枯柯新街：今名柯街，在昌宁县西境。

⑭其本挺直："直"原作"植"，据四库本改。

⑮其枝盘绕句：此即紫胶，至今仍为滇西南的特产。

⑯垦遍山头："垦"原作"恳"，据四库本改。下同。

⑰石甸：即今施甸，元置石甸长官司，明代虽已改为施甸长官司，但仍俗称石甸。



⑱右甸：明有广邑州，直隶云南布政司，治所在今昌宁县西隅的广邑寨，又作广益。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徙广邑州治于右甸。右甸城在坝子中的小山上，建于万历年间，为砖城，即今昌宁县治南门街和北门街所包围的老城部分。今仍称右甸城。

⑲莽水：今作漭水，在昌宁县东境，澜沧江西岸。芦塘厂：即炉塘厂，又称铜矿厂，在今永平县南境，详《滇游日记八》。

【今译】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八月初一日　我自小猎彝向东下山。猎彝，就是石甸北面的松子山往北曲绕的山脉，它的山脊延伸到大石头后往北接到天生桥，它东垂的山岭，与枯柯山东西相夹。永昌的水，出洞后往南流，其中是开阔的山坞，南北长达四十里，此地是山坞西面一列山的岭头。有大、小两个猎彝寨，大猎彝在北岭，小猎彝在南岭，相距五里，都是枯柯的属地。从大石头的分水岭为界，东边是顺宁府，西边是永昌府，到此地已进入顺宁府地界八里了。不过我回忆永昌的旧志书，枯柯、阿思郎都在二十八寨之列，今天询问当地人，已虽是永昌府的产业，但地方实际上隶属于顺宁府，莫非是顺宁设流官后划给它的吗？又回忆《一统志》《永昌志》两书，都说永昌的水向东流入峡口，流到枯柯后向东流下澜沧江。我考察《姚关图说》，已

怀疑这种说法。到这里向当地人打听此事，收揽地理形势，然后了解到此水流入峡口山山下，穿流过天生桥，就向东流出阿思郎，于是往南流经枯柯桥，渐往西南，共四十里后下流到哈思坳，马上往南流到上湾甸，会合姚关的水流，又向南流到下湾甸，会合勐多罗河水，而潞江的水流向北折后迎着它流来，合流后往南流去。这种说法我遍处查访后在猎彝姓杨的房主人处得到它，与眼睛所见到的，《姚关图》所说的，都合得起来，才知道《一统志》与《郡志》的错误不浅。它的流向如果在西南与潞江合流，那么枯柯的整条河流，都是首尾向永昌环绕，此地北边到达都鲁坳南窝，南边到达哈思坳，都属于永昌才对，顺宁与永昌的分界不应以大石头岭来划分，应当以枯柯岭来划分了。

由岭头向东南一直下走三里，这才望见曲折的江水，往南流淌在平川中。又下走三里，这才抵达江上。有铁锁桥横架在江上，它的形制完全同龙川江的曲石桥一样，但比它窄了那么一半。〔桥上覆盖着五六间屋子，但水流非常急。当地人说，桥下旧时有条黑龙，非常毒，见到的人没有不死的。又畏惧江边恶性的瘴气，走路的人不敢停脚。说是它南边的哈思坳更猛烈，毒势更比潞江厉害，难道是那里的峡谷狭窄而且深深下坠的缘故吗?〕那江水是自阿思郎石崖的洞穴中向东流出，而后往西南流入哈思坳峡中的，这就是永昌峡口山下流入洞中的下游了。据考察，阿思郎在猎彝北边二十里，它北面有南窝都鲁坳，是此处山坞极北边的回绕之处。越到岭北，山下就是澜沧江向东弯曲之处。这才知道罗岷山的山脉，往西南下延的在笔架山到了尽头，一直往南下延的在峡口山到了尽头，东南延伸的傍着澜沧江往东，成为都鲁坳南窝北面的山脊，山从它的东面重又分支。一条支脉濒江往东延；一条支脉一直往南下延，就成为枯柯的东岭了，是这一带分水的山脊，逶迤由湾甸、都康往南延，隔在澜沧江、潞江的中间，是孟定、孟艮诸地的彝人区域，而后直达交趾。那濒江东去的支脉，一条向南围绕，成为右甸，再次向南围绕，成为顺宁府、大侯州。〔就是今天的云州。〕这个山坞南北的两个山坳〔北面的是都鲁坳，南边是哈思坳。〕相距四五十里，非常狭窄而且很深。濒江两岸全是农田，唯有僰彝、倮㑩居住在这里，汉人反而不敢居住，说是一进入此地就“打摆子”，〔发冷发抖头疼。〕所以虽有肥沃的土地却把它让给了彝人。



过桥后沿江西岸走，往西南到哈思坳，共四十里后到亦登；沿江东

岸，向东南越过山冈走入山峡，六十里后到鸡飞。我最初听说有热水从石盘中溢出，盘子又嵌在平台上，都是天然形成的；又有一条冷水环绕的它流淌，冷水的流出也很奇异。开始以为是在亦登；问去亦登的路，又认为是在鸡飞；问去鸡飞的路，又认为有瘴气不可行，又认为茅草阻塞无路可走，又认为那地方离村庄远，绝无居民，晚上必须露宿。我輾然而笑说："山川的真实脉络，我已得到了，一处石盘可以不必管了。"于是从东边的大路上坡，走向去枯柯、右甸的路。开始时稍向北，于是向东上走一里，而后平缓行走在往西下垂的山冈上。三里，有集市茅屋三四间在冈头，这是枯柯新街。又往东一里，有一棵树立在冈头，大有合抱，树干挺直，树枝盘绕，有胶湿淋淋的沾在树干上，这是紫梗树，它的胶就是紫梗了，最初从小孔中流出来，也是桃胶之类，但虫子蚂蚁附着聚集在外边，所以杂物脏东西很多。山冈左右都有坑谷夹住它，北面的坑谷就从山冈往下盘绕成洞窟，南面的坑谷则从东面的山峡中出去。于是由南转向东盘绕北面的坑谷，又走半里转向东，半里抵达东峰下，就沿石阶上登。三里，开始登上南突的山岭，这才望见南边山峡两侧的山墙壁样相夹，自东延向西，从此处向西出去，则是盘绕的壑谷向西注入到江桥之南，一同奔向哈思坳的水流。才知此山延伸的山脊，还在山岭之东的上方，不可急着去考察它。此坡之上就是团霸营，大概是土官称雄的地方，这就是枯柯的夜郎国了。从这里沿南边的山峡往东上登，又走一里，再次登上岭头，有一户人家隐藏在路南边，屋子后边竹丛树木夹路。从树林中往东行一里，稍转向北，绕过一个南突的山坳，又向上绕着山坡往东，有棵大树盘踞在路旁，下临西边流出的山涧。此树南北大一丈多，东西大七尺，中间被火焚烧，全部成了空洞，仅有树皮四面立着，厚二尺多，东西两面全部在，可南北两面都缺着，如两道门，门中高一丈多，如一座亭子，可以坐下休息，然而树上枝叶往四旁下覆，仍是青青的。这就是所谓枯柯的地方，里名得名的缘由，难道是由于此树吗？由此又向东二里，折向北，上了一坡，绕过那南下的山坳。山坳北边有居民房屋东西两面夹峙，而西边的房屋是茅草屋，竹丛小径，靠着白云下临壑谷，尤其富于幽雅的意味。它东边有神殿盘踞在坡上，听见祭神的钟鼓声飘出于绝顶间，感到十分奇怪。有一家人高踞在路南，篱笆门前竹丛小径，清雅可爱。入门问路，说："此地是枯柯小街。"距所上的坡又有二里地了。于是又往东沿



北坡平缓上走。坡南就是西边流出来的深涧,北面是高山,竹林树木密蔽,而村庄房屋高踞在坡头,面向东方连接不断。望南面峡谷南边的山岭,与北峰相持向西下延,而荞麦旱谷地垦遍山头,与云雾的光影,相互沉浮出没,也是十分奇异。北山之上虽然高,但近处被山坡遮住,只是沿着山崖走,辨不出它的高处深处;可南山却自东往西下坠,而后在江桥之南到了尽头,它东面穹隆的高峰,高高拥立,独自称雄,此时山风夹尘土一片迷茫,出没不定,这是南山东面上方最高的山峰,从北岭往东延伸,两次突起的山峰。沿着它往东行,南边下瞰深壑,北面紧靠成丛的山峰。又向东二里有岔路:一条往南下到山坞中,是去壑谷中垦种的路;一条向北上登成丛的山岭,是有居民房屋的山坡;而路由中间向东行,向南俯瞰下方的山坳,有水从洞穴间流出。又往东二里,下瞰南边的壑谷,有一池水依傍在北坡之上,路就经由水池向北上走,这是因为有山峡还环绕在东边。往北上走一里多,又转向东,绕过北面的山坳往东上坡,屡次上走不停,又是七里后来到中火铺。



此坡南突的最高处,当中高临在南峡之上,峡脊由它的东南向西环绕而下。在山坡对面的山崖上,南面又耸起一座山峰,高高笼罩在云雾间,这就是前边望见过的东边穹隆的山顶了。自枯柯江桥往东沿峡中的山坡逶迤上走,约有三十里了。坐在坡头往西俯瞰江桥所在的峡中,峡中的水曲曲折折向西南下流,松子山往北环绕的山岭,在东北突起成为猎彝的山岭,峡南穹隆之峰,又向南绵亘分支往西绕,横截在江桥所在山坞之南,往西到达哈思坳。哈思坳之南又有小支脉,自猎彝西南的山湾中向东突出来,与横截在山坞南边的山会合,在西南方如门一样对峙。门内的山湾,就是哈思坳,门外又有重重山峰遮挡在西边,这就是松子山往南下延的山脊,在西面环绕着石甸的山。从此坡遥望群山,中午雾气忽然散开,西南五十里开外历历可睹。

山坡之东有瓦房三间,高踞在山冈东南,两旁用茅屋遮护着,这就是所谓的中火铺。有守铺的人在屋子中卖豆腐,于是就火烧汤吃饭。到出门时,就见浓雾自西疾驰向东,那南峡和近处的山岭全都不再看得见了。向东下走半里,越过一条山脊,俯瞰它南北的两条山峡,环绕深坠,如同陷阱,而成丛的林木深深密蔽,不见峡底,应当仍是向西下流而分别注入到江桥南北的水流了。那山脊非常狭窄,越到东面,再上坡,山雨突然来临。在雨中涉水,下雨后雾气反而散开。一里多,绕

过山崖越过山坳，有时沿北峰走，有时沿南峰走，两次越过山脊，开始向东上走。沿北坡往东，一里多，又跋涉过一座向南突最高的山岭，有一间哨房盘踞在岭上，这是瓦房哨。在这里南临南峡，与峡南穹隆的山顶平视相望。到此时雨后天晴山峰现出，又见峡南穹隆的山顶向正南绵亘而去，它分支向西下延的，就是横截在坞南的山冈，往西与哈思坳互相会合成门的山。穹隆山顶往东环绕的山脉，还从东方延伸，但它的山脊稍微低下，反而不如西边山顶那样高，全是由此地北坡最高的山岭，往东曲折下垂延伸的山脉。这才辨清都鲁坳东面分支往南下延的山脊，到此地从中突起，那分支向西的，是中火铺、枯柯寨的山岭；那曲折往东下降的，山脊向南延伸转向西后突起成为穹隆的山顶。这是分水岭的正脉。

由瓦房哨往东下走半里，再向东越过山脊，开始见北峡坠入深坑，成为往东北下流到右甸的上游，这是北面分流的水，而南面的水仍然往西流下南峡。又向东越过两条山脊，穿过两处夹立的山岭，一里，再绕着南岭的北面上去。此处深树丛竹，夹住山坡笼罩着山坳，多数回绕在北面坑谷之上。又走一里，转向南后越到那西面下延的山坳上，这才越过南峡的上游，从它东边向东上登山冈，这才越过往南延伸的山脊，这是由分水岭的正脉延伸向西转的山脊。又向东一里，有草房高踞在北冈，这是草房哨。从它东边又向东北下行一里，稍转向东南半里，有山脊又往南延伸后向东转，这是由右甸南面环绕的山岭盘曲延伸而来的山。从这里向东下行二里多，往下越过一个山湾，有小水流向北下流成小溪，小桥横越过小溪。又向东越过一座山冈，共下走四里，南峡中开始形成溪流，于是望见右甸城在东面山坞中，有岔路从东北山坡上前去，而大道沿南峡向东平缓下走。二里，南峡中开始有村庄房屋夹住山坞，杵臼捣谷的声音互相应和。又往南三里，便出了坡口。于是再下走一里便到达坡脚。路由田野中往东南行，望见右甸的城墙，当中悬在南坡之下，甸子中圆圆一片平旷的田野，村落相当繁盛。四面环绕的山不怎么高，都鲁坳东面分支的山脉，北面横出一条支脉，一直向东绵亘而去，又在南边分出一条支脉，向南环绕到右甸之东；草房哨往南延伸的山脉，向东环绕到右甸之南，从甸子南境向东北转，与甸子东境向南环绕的支脉会合；甸子中的水流，向东冲破那凑拢的峡谷，流下锡铅去。甸子中自成一处洞天，这里的地势仍然很高，但

甸子是圆形的平川，不是狭窄深嵌之地，所以没有郁闷炎热的瘴气，居民没有江桥毒性瘴气的畏惧，而城池居屋互相依托在这里。由田野中前行，共四里，进入右甸城的北门。天黑住宿在街心的葛家客店。〔姓葛的，是江西人〕。

右甸在永昌东面一百五十里，在顺宁西面一百三十里。它东北邻境莽水的地域，正与芦塘厂相对；它西南邻境鸡飞的地域，正与姚关相对。它正南与湾甸州相对，正北与博南山相对，正西与潞江安抚司相对，正东与三台山相对。数年前土人不安定，曾杀了两个治理此地的卫所军官，如今建了城，派顺宁府的督捕同知驻守此地。城不大但相当高，也算是边疆的雄关。

【原文】

初二日　晨起，雾色阴翳。方觅饭而夫逃。再觅夫代行，久之不得。雨复狎至[①]，遂郁郁作记寓中者竟日。

初三日　雨复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楼郁郁作记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侩之尤，口云为觅夫，而竟不一觅，视人之闷以为快也。



初四日　早雾而晴。顾仆及主人觅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为本甸街子。仍从北门内南转冈脊，是为督捕同知公署，署门东向，其南即往南门街，而东则曲向东门街，皆为市之地也。余往来稠人中，得二人，一担往顺宁，一驼往锡铅，皆期日中至葛寓，余乃返。迨午，往锡铅驼骑先至，遂倩之；而往顺宁者亦至，已无及矣。乃饭，以驼骑行。

出东门，循南坡东向半里，涉东来之坞，渡小溪东，山冈渐折而东南行，四里，遂临东坞。东坞者，右甸东南落水之坞尾也。城北大甸圆而东南开此坞，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趋之。路临其西坡，于是南转二里余，又涉二东北注之坑，复依南麓东行二里余，上北突之嘴，则甸东之山，亦自北南环，与嘴凑峡，于是相对若门，而甸水由其中东注焉。此甸中第一重东锁之钥，亦为右甸东第一重东环南下之分支，虽不峻，而蜿蜒山顶，地位实崇也。

逾嘴东稍下，凑峡之外，复开小坞而东，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东二里余，有数家倚坡，北向坞而庐。过此东南下，有水自南峡出，涉之，上其东坡，遂循坡之南峡东南上，水流其冈北，路由其冈南，于是始不与水见。又东南循冈三里，盘一北下之坳而上冈头，是为玉

璧岭。其岭自南北突，东西俱下分为坑，有两三家驻峰头。时日尚高，以前路无可止，遂歇。

初五日　平明起，饭而行，宿雾未收。下其东坑，涉之，复东南上一里，又循东来之峡，而行夹冈之南。东向四里，度其北过之脊，仍循峡东下，行夹冈之南。二里余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东来之峡，而行夹冈之南。东向二里，复度其北过之脊，于是从脊北东行之支，东向行其上。半里，有两三家夹道，是为水塘哨。由此东南行山夹间，五里，始坠坡而下。其右又坠一峡东下，其左路再随崖东下者二里，西临右峡之上。而路左忽坠一坑，盘阱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长二丈，阔八尺，而狭处仅二尺，若琵琶然，渊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栈，而外即深峡之下盘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独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蹑嘴下坠者半里，左崖之端遂尽，而右峡来环其前。还望左崖尽处，丛石盘崖，俨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悬屏削于重树间，幽异之甚。由峡底又东南行一里，其峡外束如门。披门南出，稍转东而下坡，半里，有水自东曲而西，大木横架其上，南度之，是为大桥。桥下水即右甸下流[②]，东行南转，至是西折过桥，又盘西崖南去，已成汤汤之流。桥南沿流之峡，皆随之为田，而三四家倚桥南东坡上，有中火之馆。此右甸第二重东锁之钥，亦为右甸东第二重东环南下之分支，与东南行大脊右甸相对成峡，夹溪南去者也。



由桥南即蹑东南坡而上，水由峡直南去，路蹑坡东南升。一上者二里，凌岭头。西望夹溪之山，稍南有破峡从西来者，即水塘哨西下之水也；其南夹水一支，亦至是东尽，而有寨盘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独耸，上出层峦，是为杜伟山。此乃右甸南东来之正脊，自草房哨度脉至此，更崇隆而起，转而直南去，而东夹此溪，其脊乃东南下老龙，自云州南下，分澜沧、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处尚在寨盘顶之东北，从此更夭矫南向，夹溪渐上，又二里而隔溪与寨盘之顶对。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坳而东，见其东又坠为小坑，路下而涉之。一里，又南逾东坡西环之坳。又一里，有数家倚东坡而居，其东又有一溪自东北来，环所庐之坡而注西峡，西峡水自北南下，与此水夹流而合于坡南。此坡居庐颇盛，是为小桥，正西与杜伟山对。遥望杜伟山自西北来，至此南转，其挟臂而抱于西南者，皆湾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峡与寨盘之顶夹而东出者，皆顺宁之境，水皆东南流。则此山真一方之

望，而为顺宁、湾甸之东西界者也。

饭于村家，大雨复至。久而后行，由坡东下，渡北来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谓小者，以别于大溪之桥也。复东南上，隔溪对杜伟山而南，下瞰西峡之底，二流相合，盘壑南去。此山为右甸东第三重东环南下之分支，为锡铅之脉者也。南五里，或穿岭而左，见岭东近峡坠坑，其远峰又环峙而东，又或分而南；穿岭而右，见岭西近峡，西溪盘底，杜伟骈夹。如是二里，乃坠其南坡，或盘壑西转，或蹑坳东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两三家当坳而庐，是为兔威哨。于是再上其东坡，则东西壑皆可并睹矣。西壑直逼西麓而长，以杜伟西屏也；东壑遥盘东谷，其下丛沓，而犹不见底。其东北有横浮一抹者，此挟江澜沧而东南之岭也；其正东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为顺宁之脉也。从岭渐下，或左或右，岭脊渐狭。四里，始望见东坞有溪，亦盘折其底，与西峡似；而西界外山，自杜伟顶南，其势渐伏，又纡而南，则东转而环其前；东界外山则直亘南向，与东转前环之岭凑。问东西峡水，则合于锡铅之前，而东南当凑峙之峡而去。问顺宁之道，则逾东界之岭而行；有道逾前山南环之岭者，为猛峒道，从猎昔、猛打渡江而至兴隆厂者也③。于是从冈脊转东行。其脊甚狭，又二里，西峡之溪直逼南麓下，而东峡溪亦近夹，遂如堵墙上行。又东二里，又东南下者二里，坡尽而锡铅之聚落倚之④。此右甸东分支南下第三重之尽处也。其前东西二溪交会，有温泉当其交会之北涘，水浅而以木环其四周，无金鸡、永平之房覆，亦无腾越、左所之石盘，然当两流交合之间而独有此，亦一奇也。



是日下午至，驼骑税驾逆旅，先觅得一夫，索价甚贵，强从之，乃南步公馆，即锡铅驿也。按旧志作"习谦"。土人谓出锡与铁，作"锡铅"。返饭于肆，亟南由公馆侧浴于温泉，暮返而卧。

注释

①狎（xiá 匣）：更迭，交替。

②桥下水句；此即今右甸河。

③猛峒：今作勐统，在昌宁县东南隅。猛打：据《游记》本月九日载：云州"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为耿马界"，则猛打江即今南丁河，猛打应在南下河北岸，兴隆厂应在南丁河以南。

④锡铅：今作习谦，在凤庆县西隅。

【今译】

初二日　早晨起床,天上雾气阴蔽。正找饭吃可脚夫逃走了。再去找脚夫代替,很久找不到。雨又交替着来临,就郁郁不快地在寓所中写了一整天的日记。

初三日　雨又霏霏不止,又找不到脚夫,坐在客店的楼上郁郁不欢地写了一整天的日记。那店主姓葛的人,是个市侩之徒,口里说是为我找脚夫,可居然不去找一次,坐视别人的困厄以为快乐。

初四日　早晨下雾后晴开。顾仆与店主人找脚夫都不值得依靠,只好自己走到集市中。这天是本甸的街子。仍从北门内向南转向冈脊,这里是督捕同知的衙门,衙门大门向东,它南边就是通往南门的街道,而东边则是弯向东门的街道,都是集市所在之地。我往来于稠密的人群中,找到两个人,一个挑担去顺宁,一个用马驮物去锡铅,都约定正午到葛家寓所,我这才返回来。到中午,前往锡铅驮物的马匹先到,便请了他;而后去顺宁的人也来到,已来不及了。于是吃饭,用马匹驮物上路。



走出东门,沿南坡向东半里,涉过东来的山坞,渡到小溪东面,沿山冈渐渐折向东南行,四里,便下临东坞。东坞,是右甸东南落水的山坞的末端。城北的大甸子圆圆地伸向东南敞开此处山坞,南、北、西三面的水流,都会合后流向这里。路下临它的西坡,从这里往南转二里多,又涉过两处往东北流注的坑谷,再傍着南麓往东行二里多,登上北突的山嘴,就见甸子东面的山,也是自北向南环绕,与山嘴凑拢成为峡谷,与这里相对,如门一般,而甸子中的水经由其中往东流注。这是甸子中第一重锁住东面的要地,也是右甸东面第一重往东环绕南下的分支,虽不算高峻,但蜿蜒在山顶,地势实际很高。

越过山嘴往东稍下走,凑拢的峡谷之外,又向东敞开为小山坞,水流经坞底,路由山坞南坡的半中腰走。又往东二里多,有数家人背靠山坡,向着北面的山坞建了房屋。过了此地向东南下走,有水流自南峡中流出,涉过流水,上登它的东坡,就沿山坡南面的峡谷向东南上走,水流在此冈的北边,路经由此冈的南面,从这里起才不与水流见面。又向东南沿山冈走三里,绕过一个往北下伸的山坳后上到冈头,这是玉壁岭。此岭自南向北突,东西都分别下陷为深坑,有两三家人住在峰头。此时太阳还高,因为前边路上无处可住,便休息了。

初五日　黎明起床，吃饭后上路，夜间的雾气还未收住。下到岭东的深坑中，涉过坑谷，再向东南上一里，又沿东来的峡谷，行走在相夹的山冈之南。向东四里，越过那向北延伸而过的山脊，仍沿峡谷往东下走，行走在夹立的山冈之南。二里多又稍下来，涉过北边流出来的水，又沿东来的山峡，行走在夹立山冈之南。向东二里，再越过那向北延伸而过的山脊，于是经过山脊北边往东延伸的支脉，向东行走在山头上。半里，有两三家夹住道路，这是水塘哨。由此往东南前行在山峡间，五里，开始坠下山坡。坡右又有一条山峡往东下坠，坡左的路再顺着山崖向东下走二里，西边下临在右边峡谷之上。而路左忽然陷成一个深坑，绕着陷阱下去二丈，有水沉在坑底，坑长二丈，宽八尺，而窄处仅有三尺，好似琵琶的样子，渊深下嵌。左边靠着危壁，右边隔着一片栈道，而外边就是在下方盘绕的深峡，不知这里的水为什么唯独停积在此了。由它南边又走半里，而后上登山嘴下垂处半里，左面山崖的前端于是到了尽头，而右面峡谷前来环绕在它前边。回头望左面山崖的尽头处，岩石成丛山崖盘绕，俨然似花簇，而右侧山崖西边连接着大山，也似陡削的屏风悬在重重树林之间，幽深奇异之极。由峡底又向东南行一里，那峡谷外边紧束如门。穿过门往南出来，稍转向东下坡，半里，有水流自东曲向西，大树横架在流水上，过到桥南，这是大桥。桥下的水就是右甸河的下游，往东流向南转，到此处向西折过桥下，又绕过西边的山崖往南流去，已成浩浩荡荡的河流。桥南沿河流的峡谷，全顺流垦为农田，而三四家人紧靠在桥南的东坡上，有中途起火的客馆。这是右甸第二重锁住东面的要地，也是右甸东面第二重往东环绕南下的分支，是与向东南延伸的大山脊〔右甸〕相对形成峡谷，夹住溪流往南延去的山。



由桥南马上上登东南的山坡，水由峡中一直往南流去，路爬坡向东南上升。一口气上走二里，登上岭头。望西边夹住溪流的山，稍南处有破开峡谷从西面流来的水流，那就是水塘哨向西下流的水了；它南边夹住水流的一条支脉，也是到这里便到了东面的尽头，有山寨盘踞在山上；它再往南的一条山脉，石骨嶙峋，独自高耸，向上高出层层山峦，那是杜伟山。这是右甸南面往东来的主脉山脊，山脉自草房哨延伸到此处，更加高高隆起，转向正南而去，而东面夹住此溪，这条山脊是往东南下延的主脉，自云州向南下延，是澜沧江、潞江分水的山

脊，而一直下延到交趾南部。所望见之处还在山寨盘踞的山顶的东北，从此再屈曲盘绕向南，夹住溪流渐渐上伸，又走二里后隔溪与山寨盘踞的山顶对望。又行二里，从坡上往南下降，穿过山坳往东走，见山坳东边又下坠成小坑，路下走涉过小坑。一里，又向南越过东面山坡向西环绕的山坳。又是一里，有数家人背靠东面山坡居住，村东又有一条溪水自东北流来，环绕房屋所在的山坡后注入西峡，西峡中的水自北往南下流，与此溪相夹而流，在坡南合流。此坡居民房屋十分兴盛，这是小桥，正西与杜伟山相对。遥望杜伟山自西北延伸而来，到此地向南转，它在西南似手臂相夹围抱的地方，全是湾甸州的辖境，流水也全是往西南流；它北面的山峡与山寨盘踞的山顶相夹往东出去的地方，全是顺宁府的辖境，流水全是向东南流。那么此山真是这一片地方的名山，而且是顺宁府、湾甸州东西分界的山。

在村中农家吃饭，大雨又来临。很久后上路，由坡上向东下走，渡过北来的溪水，小石桥跨在溪上。所谓的小，是为了与大溪上的桥区别。再向东南上走，隔溪面对杜伟山往南行，下瞰西峡之底，两条水流互相会合，绕着壑谷往南流去。此山是右甸东面第三重往东环绕南下的分支，是锡铅的山脉。往南五里，有时穿到岭左，见岭东近处的山峡坠成深坑，那远峰又在东面环绕耸峙，又有的山分支往南延；穿到岭右，见岭西近处的山峡，西边的溪流盘绕在峡底，杜伟山并列夹峙。如此二里，就坠下岭南的山坡，有时绕着壑谷向西转，有时上登山坳往东折，时上时下，又是五里，有两三家在山坳中建了房屋，这是兔威哨。从这里再上登它的东坡，就见东西两面的壑谷都可以一起看到了。西面的壑谷直逼到西边的山麓而且很长，把杜伟山作为西面的屏障；东边的壑谷远远盘绕成东面的谷地，那下边成丛杂沓，但仍不见底。此地东北方有山如一抹横着漂浮的云，这是夹住江流〔澜沧江〕往东南延伸的山岭；它的正东有分支往南围抱的山，此山从中下垂后成为顺宁的山脉。从岭上渐渐下走，有时在左有时在右，峡脊慢慢变窄。四里，才望见东面山坞中有溪流，也是曲折盘绕在坞底，与西峡相似；而西面外围的山，自杜伟山顶以南，山势逐渐低伏，又往南迂曲，后向东转环绕到它前边；东面外围的山则是一直向南绵亘，与往东转向前环绕的山岭会合。打听东西两峡的水，就在锡铅之前合流，而后往东南对着凑拢对峙的峡谷流去。打听去顺宁的路，是越过东面的山岭走；有道

路翻越前山向南环绕的山岭的，是去猛峒的路，是从猎昔、猛打渡江后到兴隆厂的路。于是从冈脊上转向东行。此脊非常狭窄，又走二里，西峡的溪流直逼到南边山麓下，而且东峡的溪水也在近处相夹，于是便如同在一堵墙上行走。又向东二里，又往东南下坡二里，坡完后就见锡铅的村落紧靠着山坡了。这是右甸东面分支南下第三重山的尽头处。它前方东西两条溪流互相会合，有温泉位于两溪会合处的北岸，水浅，树木环绕在它的四周，没有金鸡村、永平那样的房屋覆盖，也没有腾越、左所那样的石盘，不过正当两条溪流互相会合之间而独有此泉，也算是一处奇观了。

这天下午来到后，驮物的马匹投宿在客店，先找到一个脚夫，要价太贵，勉强听从了他，就向南步入公馆，就是锡铅驿了。〔据考察，旧志书写作“习谦”。当地人认为出产锡矿与铁矿，称作“锡铅”。〕返回在店中吃饭，急忙往南由公馆侧边到温泉洗澡，天黑返回来睡下。

【原文】

初六日　晨起而饭。其夫至，付钱整担而行；以一饭包加其上，辄弃之也，遂不得行。余乃散步东溪，有大木横其上为桥，即顺宁道也。仍西上公馆，从其西南下西溪，是为猛峒道。有茅茨丛北冈上，是为锡铅街子。问得一夫，其索价亦贵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记。



初七日　前弃担去者复来，乃饭而同之行。从公馆东向下，涉东溪独木桥，遂东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坳而南，或穿坳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东去二里余，沿南崖北转，半里，穿西突之坳，半里，复东逾岭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于是见南壑大开，壑中支条崩叠，木树茸茏，皆出其下，而锡铅南山，其南又叠一支，纡而东南下，以开此壑。所陟山东自东大山分支，西突此冈，为锡铅东锁钥，直西南逼凑南山，水下其中甚束，至此而始出东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见冈北亦嵌为东西坞，闻水声淙淙，余以为即西下锡铅东溪者，而孰知从倚北之岭已分脊，此坞且东南下矣。于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一桥，度坞中水，是为孟祐之西溪①，其水南出前坞，与锡铅之水合于孟祐之南，所谓孟祐河者也②。涧之东，居庐叠出，有坡自北来悬其中，一里，东向蹑其上，当坡而居者甚盛；又东转，再盘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庐当坡，皆所谓孟祐村矣。此右甸东分支南下第四重之尽处也。于是又见

一溪自东坞出，环坞而前，与西溪交盘南壑中。南壑平开，而南抵南山下，锡铅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峡东南去，东南开峡甚遥，而溪流曲折其间，直达云州旧城焉。

由村东即循峡北入东坞，一里东下，度峡中桥。其桥东西跨溪上，上覆以亭，桥内大水自东北透峡出，桥外小水自东南透峡出。过桥东向，缘西垂之岭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则临左峡，折而右，则临右峡，木荫藤翳，连幄牵翠，高下亏蔽，左右叠换，屡屡不已。五里渐平，则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陟中脊，脊甚狭，而左右下瞰者，亦与前无异也。又三里，则从坡右稍下。约一里，陟脊坳而东，又缘坡左上。一里，临南坡之上，于是回望孟祐、锡铅诸山，层环叠绕，山外复见山焉。余初疑锡铅西岭颓伏，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坳而南陟其岑[3]？又疑湾甸之界，既东以猛峒，而猛峒以北，杜伟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状？至是而遥见西岭，又有崇峰一重臂抱于西。盖枯柯东岭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哨东度脊西南下，其亘反高，夹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坳；坳之南其脉犹未尽，故亦登、温板、鸡飞在此脊之西者，犹顺宁属；而其南即东与杜伟山自草房哨度脊者，如椅之交环其臂，其中皆丛沓之山，直下东南，而开峡底于猛峒西坳之伏处，其西正开峡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后及猛峒焉。猛峒富庶，以其属湾甸境也。此正西遥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则前夹之顶，至是平等，而犹不能瞰其外；正北则本坡自障之；正东即其过脉分支之处，第见南峡之犹自东北环来也。



又东上五里余，坡脊遂中夹为槽。路由槽中行里余，透槽东出，脊乃北转，其下右壑盘沓如初，而左峡又坠南下之坑，故路随脊北转焉。又一里，脊东有峰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馆，西向倚峰而峙，额曰“金马雄关”，前有两家，即所谓塘报也，铺司、铺兵之类。卖腐以供旅人之饭云，既饭，由馆左又东半里，转而北透一坳。其西峰即中火之馆所倚者，此其后过脉处，与东峰夹成坳。由其中北透半里即东转，挟过脉东峰之北东向下。半里，又临北壑之上，旋入夹槽中，两崖如剖，中嵌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丛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横跨其上者，连两株，皆如从桥下行，又一里，其跨者巨而低，必伛伏而过焉。槽南阙处犹时时见西坠之峡[4]，最后又见槽北之峡犹西坠也。共二里，稍东上，逾脊南转，有架木为门踞岭东者，为白沙铺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甸东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脉独长，挟西分四支而抱于内，又南度而东

南行，与右甸南杜伟山之脊，西夹孟祐河而出于云州旧城西；又与第六重沿澜沧南岸之脊，东夹顺宁河而出于云州旧城东；从此南度，纡而西南，折而东南下，东突为顺宁郡城，又东南而尽于云州旧城焉。

由哨门南向稍下，辄闻水声潺潺，从西南迸峡下，即东北坠坑去，而路从其南东向下，犹有夹槽。坠其中二里余，出槽，东行冈脊上，于是见北壑之北，则澜沧南岸之山，纡回东抱而南，为老脊东之第六支，屏亘于顺宁河之东，今谓之东山，即志所称某山也。其脊南至云州西南突者，尽于新城西；东北由茅家哨过脉而南者，尽于云州旧城所合二水东下而入澜沧处。南壑之南，则即此白沙脊南度东转，为老脊东之第五支，屏亘于顺宁城之西，今谓之西山，即志所称某山也。两山夹坞东南去，而顺宁郡城踞其中西山下；西北盘东山之坳，为三台山渡江大道；东南坞尽之隙，则云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欹侧，不若永昌、腾越之平展云。



从冈平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一峰中道而突，穿其坳而上，约一里，有一二家倚坡东，是为望城关，从东南壑中遂见郡城故也。从此又迤逦下坡，十里，抵坡下。东出大路，两度小桥，上一坡，约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门[5]。南过郡治前，稍转东街，则市肆在焉。又南逾一坡，出南门，半里而入龙泉寺，寺门亦东向。其地名为旧城，而实无城也。时寺中开讲甫完，僧俗扰扰，余入适当其斋[6]，遂饱餐之而停担于内。

注释

①孟祐：今作勐佑，在凤庆县西境。

②孟祐河：源自昌宁，今称右甸河；勐佑以下今仍称勐佑河，又称南桥河。

③岑(cén)：小而高的山。

④阙：通“缺”。

⑤入郡城句：明置顺宁府，府治所在的新城即今凤庆县治凤山镇。

⑥斋(zhāi 摘)：施饭给僧人。

【今译】

初六日　早晨起床吃饭。那脚夫来了，付钱后整理担子上路；把一包饭加在担子上，他立即抛下担子离开了，终于不能成行，我于是到

东溪散步，有大树横在溪上作为桥梁，这就是去顺宁的路了。仍向西上到公馆，从公馆的西南下到西溪，这是去猛峒的路。有茅屋聚集在北冈上，那是锡铅街子。问到一个脚夫，他要价也非常贵，并且是明天才走，于是返回客店写日记。

初七日　前一天抛下担子离开的人又来了，就吃了饭同他上路。从公馆向东下走，涉过东溪上的独木桥，就向东上坡。半里，平缓行走在坡上，有时穿到山坳的南边，有时穿行在山坳的北面，南北全是深坑，而路从中间穿行。往东去二里多，沿南面的山崖向北转，半里，穿过向西突的山坳，半里，再向东越岭往南走，半里，又到了南面的山崖上。在这里见南边的壑谷十分开阔，壑谷中条状的支峰崩裂重叠，树木蒙茸葱茏，全出现在脚下，而锡铅的南山，它南面又叠起一条支脉，往东南纡曲下垂，所以敞开此处壑谷。所登的山自东面的东大山分支，向西突为此冈，成为锡铅东面的军事要地，一直往西南逼向南山，水下流到其中非常狭窄，到此处后开始流出东面的壑谷。下瞰着南壑紧靠北山又走了二里，见山冈北面也下嵌为东西向的山坞，听见水声淙淙，我以为就是向西下走锡铅东溪的路，可谁知从紧靠着的北岭上山脊已经分开，此坞将往东南下延了。于是反向背靠山坡往北下走，共半里后涉过一座桥，越过坞中的溪水，这是孟祐的西溪，这溪水往南流到前边的山坞，与锡铅的水流在孟祐的南边合流，是所谓的孟祐河了。山涧的东面，居民房屋层层叠叠出现，有山坡自北方伸来悬在坞中，一里，向东登坡上走，在坡上居住的人家十分繁盛；又向东转，再绕过一道坡，共一里，又有居民房屋位于坡上，全是所谓的孟祐村了。这是右甸东面分支南下的第四重山的尽头处。在这里又见一条溪流自东面山坞中流出，环绕在山坞中往前流，与西溪交错盘绕在南面壑谷中。南面壑谷平平展开，往南抵达南山下，锡铅的水，沿南山的北麓，又冲破峡谷而东南流去，东南方敞开的峡谷非常遥远，而溪流曲折在其间，直达云州的旧城。

由村东就沿山峡向北走入东坞，一里往东下行，越过峡中的桥。此桥呈东西向跨在溪上，上边盖有亭子，桥以内大水自东北方穿过峡谷流出来，桥以外小水自东南穿过峡谷流出来。过桥后向东，沿西垂的山岭上走，那上去的路非常陡峻，曲折攀登危崖，折向左边，就下临左峡，折向右边，便下临右峡，木荫藤蔽，如相连的帏幔，翠色连片，上

下荫蔽，左右重叠变换，屡屡不断。五里后渐平坦起来，便有时沿左边山坡走，有时沿右面山坡走，有时上登中间的山脊，山脊十分狭窄，可往左右下瞰，也与前边无异。又行三里，就从坡右稍下走。约一里，登上脊坳往东，又沿山坡左面上爬。一里，下临南坡之上，在这里回头望孟祐、锡铅的群山，层层叠叠环绕，山外又见有山。我最初疑惑锡铅的西岭相当低伏，为何去猛峒的路不往西经由那里的山坳却往南上登那座小山？又疑惑湾甸州的分界，既然东面以猛峒划分，可猛峒以北，杜伟山以南，这一线以西又作什么状况？到此地后遥见西岭，又有一层高峰环臂围抱在西方。大概是枯柯东岭的主脊往南延伸的山脉，一条由瓦房哨往东延伸的山脊处向西南下延，它绵亘的山势反而高，夹住永昌的水流往南下流到哈思坳；哈思坳之南它的山脉仍然未完，所以亦登、温板、鸡飞在此条山脊西面的地方，仍是顺宁府的属地；而它的南段就是东面与杜伟山从草房哨延伸的山脊，如交椅的扶手一样手臂环抱，两者中间全是成丛杂沓的山峦，一直下垂到东南，而后在猛峒西面山坳的低伏处敞开为峡底，它的西边正是峡谷裂开开始的地方，往南下降三十里后到达猛峒〔猛峒富庶，因为它是属于湾甸州的地方〕。这是遥望正西所能见到的。而正南则是前边相夹的山顶，到这里同样平缓，但仍不能看到它的外面；正北则是本处山坡自己挡住了视线；正东就是那延伸而过的山脊分支之处，只见南峡仍然是自东北环绕而来。

又向东上走五里多，坡脊上于是中央对夹为沟槽。路由沟槽中行一里多，向东钻出沟槽，山脊于是向北转，山下右边的壑谷盘绕杂沓如初，而左边的峡谷又下坠成向南下延的深坑，所以路顺着山脊往北转。又走一里，山脊东面有山峰当中突起，稍上走，有中火的客馆，向西靠着山峰屹立，匾额题为“金马雄关”，前边有两家人，就是所谓的塘报了〔驿站机关、驿站驻兵之类〕。卖豆腐供应旅客的饭，饭后，由客馆左边又向东半里，转向北穿过一个山坳。它的西峰就是中火的客馆背靠之处，此地是它后面山脉延过之处，与东峡夹成山坳。由两峰中间向北穿越半里马上向东转，傍着东峰山脉延过处的北面向东下走。半里，又下临在北边壑谷之上，旋即走入相夹的沟槽中，两侧山崖如刀剖开一样，中间深嵌仅通有三尺宽，可槽底非常平坦。沟槽上方树丛交缠密蔽。半里，有倒卧横跨在沟槽上的树，接连两棵，都如同是从桥下

走，又一里，这里横跨的树又大又低，必得弯腰趴伏才能过去。沟槽南的缺口处还时时望得见往西下坠的山峡，最后又见沟槽北的峡谷仍是向西下坠。共二里，稍向东上走，越过山脊向南转，有用木头架为门盘踞在岭东的地方，是白沙铺哨。这是往南延伸的山脊，是右甸东面分支南下的第五重山。它的山脉很长，傍着向西分支的第四重支脉而环抱于内，又向南延伸后走向东南，与右甸南面杜伟山的山脊，在西面夹住孟祐河流到云州旧城西边；又与第六重山沿澜沧江南岸的山脊，在东面夹住顺宁河流到云州旧城东面；从此往南延伸，向西南纡曲，折向东南下延，往东突为顺宁府城，又向东南在云州旧城到了尽头。

由哨门向南稍下走，就听见潺潺的水声，从西南峡中涌流而下，立即向东北坠入坑谷流去，而路从它的南边向东下行，仍然有相夹的沟槽。坠入沟槽中走二里多，出了沟槽，往东前行在冈脊上，在此处见北边壑谷的北面，就是澜沧江南岸的山，纡绕到东面向南环抱，是主脊东面的第六条支脉，屏风样横亘在顺宁河的东面，今天称之为东山，也就是志书所称的某某山了。此条山脊往南到云州向西南前突的，在新城西边到了尽头；山脉由东北茅家哨往南延伸的，在云州旧城两条水流合流后向东下流进澜沧江之处到了尽头。南面壑谷之南，便就是此条白沙脊往南延伸后向东转，成为主脊东面的第五条支脉，屏风样横亘在顺宁府城之西，今天称之为西山，就是志书所称的某某山了。两条山脉夹住山坞往东南延去，而顺宁府城雄踞在坞中的西山下；往西北绕过东山的山坳，是从三台山渡江的大道；东南方山坞尽头的空隙，便是云州在那里了。这是这一条平川的大概形势，可川中倾斜不平，不如永昌、腾越那样平展。

从山冈上平缓前行二里，又稍下走一里，前方有一座山峰在道路中央突起，穿过峰上的山坳上走，约一里，有一二家人紧靠在坡东，这是望城关，是从东南方的壑谷中便能望见府城的缘故。从此又逶迤下坡，十里，抵达坡下。向东走上大路，两次越过小桥，上了一道坡，约二里，走入府城新城的北门。向南经过府衙门前，稍稍转到东街，就有集市店铺在这里了。又往南越过一条坡，走出南门，半里后进入龙泉寺，寺门也是向东。此地名为旧城，可实际上无城。此时寺中开堂讲经刚完，僧俗扰扰攘攘，我进寺时恰好赶上寺中施斋，便饱餐斋饭后停放担子住在寺内。

【原文】

初八日　晨起，从殿后静室往叩讲师[①]，当其止静，未晤而出。余时欲趋云州，云州有路可达蒙化。念从此而往，则雇夫尚艰，不若仍返顺宁，可省两日负戴。乃以行李寄住持师达周，以轻囊同仆行。达师留候饭。上午，乃出寺前，东随小溪下川中。一里，渡亭桥，循东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庐夹道，有普光寺傍东山西向。又东南半里，下涉一小涧，仍南上坡，居庐不绝。已而其山东夹而入，又有小水自东壑来，渡之。又东南逾一坡，共五里，则大溪之水自西而东折，有亭桥名归化。跨之，其水汤汤大矣[②]。由桥南里余，渐西南上东突之坡。上一里，村庐夹道。倚西山东向，有长窑高倚西坡，东下而西上，是为瓦罐窑。由其南再越东突之脊一里余，东南下东出之峡一里，又东南上，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东突之坡，坡间有小池一方，是为鸭子塘。又东南五里，冈头有村，倚西冈东向，是为象庄，此未改流时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涧。其涧悬冈东下，其西山环峡。复东南上二里，逾其东突之冈。盘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坳下。折而循南冈东上，盘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村，曰安乐村。又东南四里，稍下，有村倚西坡东向，是为鹿塘。自归化桥渡溪右，循西界山行，其南支峰东突，溪流盘峡中；至鹿塘，其下壑稍盘而开，田塍益盛，村庐之踞东西两山者甚繁，而西坡之鹿塘尤为最云[③]。时日才下午，前无宿店，遂止邸楼作记。



初九日　平明，饭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横突而东，大溪乃东北折入峡，有小溪自西南山腋来合。乃舍大溪，溯小溪南半里，东度小溪石桥，又南半里，有村三四家倚南山东坳。由南山蹑西坳而上，一里，南逾东突之脊，有茅层三楹踞脊间，是为把边关，有两三家傍之居，即西山之东突者，而溪流则绕其东峡而南焉。由关南下峡中，半里，透峡，仍循西山行，复东见溪流自其东破峡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来，路东南临其上。两盘西湾之峡，又稍上，共一里，有村踞路右冈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盘西湾，南逾小石东行之脊，遂东南行坡塍间。一里余，又稍上东突之坡，东南盘其嘴。一里余，路分两岐，一东南下峡者，为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岭者，为翁溪往旧城道，盖新城道由溪东峡中行，旧城道由溪西崖半行也。时峡中溪桥已为水涨冲去，须由翁溪涉溪而渡，而水急难涉，不若由旧城东北度桥，迂道至

新城，虽绕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艰焉。时闻杨州尊已入帘去[④]，闪知愿书亦不必投，正可从旧城兼收之。

乃由溪西西南循山行，复入坡塍，一里，东南上东突之坡。又南二里，有村倚西山岭上，是为翁溪村。村之南，西界山又环而东突，东界山亦折而东向去，中开东西坞，大溪东盘坞底，平畴夹之。翁溪之村，正东向而下临坞中，有路下涉坞中者，即渡溪往新城道也；由村南循南山东转者，即旧城道也。乃循山东行一里，复东南缘坡上，北瞰坞中溪，南逼坡足，漾而东流。路蹑坡上，甚峻，二里，东登岭头，乃转南行，坞亦随之，南向破峡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纡东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数家分庐坞中，是为顺德堡。堡南有山，自西界横度而东突，大溪纡之。路南由其度脊处穿坳而过，半里，抵坳南，辄分峡下。又一里，有峡自南来。盖西大山由坳西直南去，南抵旧城之后，其东余支又北转如掉尾，而中夹为坞，其来颇深，有村庐倚西坡上，二峡合于前，遂东向成流坠峡下。路亦挟北坡东下，随之半里，度峡中小桥，其南则掉尾之支，又横度东突，路复南向其度脊处穿坳而上。一里余，逾岭坳南下，有村在南坞，大溪自马鞍山西，盘西界东突之嘴，循东山南行坞东，路循西麓南行坞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复一支横障而东，又有数家倚南山，庐间曲路随山东转，溪亦随坞东折。一里余，盘其东突之嘴，大溪亦直捣其下，路与水俱抱之而南。南壑颇开，庐塍交错，黍禾茂盛，半秀半熟，间有刈者。壑中诸庐，函宗地名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余及之，由其前东南行塍间，一里余，南从大溪西岸行。二里余，东西两界余支交环于前，而西支回突为尤甚，既东向环而至，中复起一小尖，若当门之标，水由其东裂堑出，路由其西逾坳上，是为顺宁、云州分界。



越脊南下，则其南壑又大开，坡流杂沓于其间。而远山旁午，或斜叠于南，则西大脊自锡铅南盘绕而东者；或夭矫于东，则东界分支，沿澜沧西岸，度茅家哨而南尽于顺江小水者。此其外绕之崇峰也。而近山，则坞北西山之脉，至此南尽于西，为旧城，东山之脉，至此南尽于东，为新城；坞西则西大脊之中，一峰从湾中东突，直临旧城之西；坞南，则西大脊东转之支，又从南大脊之北，先夹一支为近案；坞东，则东界沿江之支，又从东西转，直抱于新城之前为龙砂。此其内逼之回峦也。然犹近不见壑中诸水，而只见旧城庐落即在南冈；一里及之，亦数

百家之聚也。

饭于旧城[5]，乃东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兴隆厂道也；东北去者，新城道也。于是东北行田塍间。半里，有新墙一围，中建观音阁甚整，而功未就，然规模雄丽，亦此中所未睹也。其处当壑之中两水交会处，目界四达。于是始见孟祐河即绕其东[6]，顺宁河即出其北，遂共会于东北焉。于是西向遥望，有特出而临于西者，即大脊湾中东突之峰；其北开一隙自西北来者，孟祐河所从出也；其南纡一隙向西南峡者，兴隆厂所从逾也。有中界而垂于东者，即沿江渡茅家哨西环之支；其北开一隙，直上而夹茅家哨者，新城所托之坞也；其南迸一隙，东叠而注于顺江小水者，诸流所汇之口也。

小憩阁中，日色正午，凉风悠然。僧瀹茗为供。已出围墙北，则顺宁之水。正出当门之堑。循北崖东转，架亭桥其上，名曰砥柱。其水出桥东，绕观音阁后，则孟祐河自西南来合之，东去入水口峡者也。度桥即东北上坡。是坡即顺宁东山之支，自澜沧西岸迤逦而来，其东南直下者，过茅家哨，此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将尽，结为马鞍山，东下之脉为新城，而此其东南尽处也。登坡里余，下瞰二流既合，盘曲壑底，如玉龙曲折。其北又有一坡东下，即新旧两城中界之砂，夹水而逼于南山者。稍下而上，里余，又越其脊，始望见新城在北峡之口，倚西山东下之脉。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桥，又半里，抵城之东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云州东门。州中寥寥，州署东向，只一街当其前，南北相达而已。至时日才过午，遂止州治南逆旅。



云州即古之大侯州也。昔为土知州俸姓，万历间，俸贞以从逆诛[7]，遂并顺宁设流官，即以此州属之。州治前额标“钦命云州”四字，想经御定而名之也。今顺宁猛廷瑞后已绝，而俸氏之后，犹有奉祀子孙，岁给八十五金之饩焉[8]。

云州疆界：北至顺宁界止数里，东北至沧江渡八十里为蒙化界，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为耿马界[9]，东至顺江小水一百五十里为景东界，东南至夹里沧江渡二百里亦景东界。

余初意云州晤杨州尊，即东南穷澜沧下流，以《一统志》言澜沧从景东西南下车里，而于元江府临安河下元江，又注谓出自礼社江[10]，由白崖城合澜沧而南。余原疑澜沧不与礼社合，与礼社合者，乃马龙江及源自禄丰者，但无明证澜沧之直南而不东者，故欲

由此穷之。前过旧城遇一跛者，其言独历历有据，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余里，为云州西界，南由耿马而去，为渣里江[11]，不东曲而合澜沧也。澜沧江在此地东百五十里，为云州东界，南由威远州而去，为挝龙江，不东曲而合元江也。”于是始知挝龙之名，始知东合之说为妄。又询之新城居人，虽土著不能悉，间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与之合，乃释然无疑，遂无复南穷之意，而此来虽不遇杨，亦不虚度也。

注释

①讲师：宣讲佛法的僧侣称为讲师。

②其水句：此即顺宁河，今称凤庆河，又名迎春河、北桥河。

③鹿塘：今作洛党，在凤庆至云县的公路适中处。

④时闻句：科举制度时，乡试的考官称帘官。帘官分为内帘与外帘，负责在外提调、监视的为外帘官，负责在内主试、阅卷的为内帘官。帘官系由各州、县官调入充任。担任帘官的人，必须暂时离开其知州或知县的本职，称为入帘。

⑤饭于旧城：此旧城为大侯州治，即今云县县治云城镇。改名云州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迁治于新城，其地今仍称新城。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治所仍迁回旧城，至今未变。

⑥于是句：此孟祐河下游今称南桥河、罗闸河、顺甸河。

⑦俸贞：叶本，丁本作“奉赦”。据《明史・土司传》《滇史》《蛮司合志》，被诛者系奉学，“学兄赦守大侯如故”。

⑧饩（xì系）：赠送人的谷物、饲料或薪资。

⑨耿马：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析孟定地置耿马安抚司，即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⑩礼社江：今名同，为红河上游。

⑪渣里江：又作喳哩江，为明清时期对怒江的另一称谓，专指木邦以东，镇康、孟定、孟连以西的一段怒江。

【今译】

初八日　清晨起床，从殿后的静室去叩见讲经的法师，正遇上他入定打禅，未见面便出来了。我此时打算赶去云州，云州有路可到达蒙化。考虑从此地前去，雇脚夫还很难，不如仍返回顺宁，可省去两天的负重。于是把行李寄存给住持禅师达周，拿着轻装同仆人上路。达

周禅师挽留等着吃了饭。上午，才出到寺前，向东顺小溪下到平川中。一里，越过一座亭桥，沿东面一列山的山麓往南行。三里，慢慢上登一条西突的山坡，村庄房屋夹道，有个普光寺傍着东山面向西。又向东南半里，下涉一条小山涧，仍向南上坡，居民房屋不断。继而那山向东夹立而入，又有小溪自东面壑谷中流来，渡过小溪。又往东南翻越一坡，共五里，就见大溪的水自西向东折，有座亭桥〔名叫归化桥〕跨在水上，溪水浩浩荡荡。由桥南走一里多，渐渐向西南上登东突的山坡。上爬一里，村庄房屋夹道。紧靠西山向东处，有长长的瓦窑高高依傍着西坡，东边往下而西边上伸，这是瓦罐窑。由它的南边再翻越东突的山脊一里多，向东南走下往东出去的山峡一里，又向东南上登，沿西面一列山的山麓往南行。两次上爬两次下走，五里，有一二家人紧靠东突的山坡，坡上有一片小水池，这是鸭子塘。又往东南五里，冈头有村子，背靠西冈面向东，这是象庄，此地是未改设流官时土人酋长猛廷瑞养象的处所。由村南稍往下折，一里，渡过一条山涧。此涧高悬在山冈上向东下流，冈边的西山环绕成峡谷。再向东南上登二里，越过那东突的山冈。绕着它往西南下走，二里，抵达西边的山坳下。转弯沿南冈向东上走，绕过山嘴往南走，六里，有牌坊紧靠在路左，牌坊上边有村庄，叫安乐村。又向东南四里，稍下走，有村庄背靠西坡面向东，这是鹿塘。自从在归化桥渡到溪右，沿西面一列山行，它南边的支峰向东突，溪流盘绕在山峡中；来到鹿塘，山下的壑谷稍稍回绕开阔些，田地更多，村庄房屋高踞在东西两面山上十分繁荣，而西坡的鹿塘尤其繁盛。此时才到下午，前方无住宿的客店，就住在客店楼上写日记。

初九日　黎明，吃饭后上路。仍沿西面一列山往南行，八里，西面一列山忽然向东横突，大溪于是向东北折入山峡，有小溪自西南的山侧流来会合。于是离开大溪，溯小溪往南半里，向东越过小溪上的石桥，又向南半里，有个三四家人的村庄紧靠南山东面的山坳。由南山登西边的山坳上走，一里，往南越过东突的山脊，有三间茅屋高踞在山脊上，这是把边关，有两三家人傍关口居住，这就是西山向东突的山脊，而溪流则绕到它的东峡往南流。由关南下到峡中，半里，穿出峡谷，仍沿西山行，再次望见东方溪流自它的东边冲破峡谷向南流出去。又下走一里，溪流自西南流来，路向东南登临到溪上。两次绕过向西

弯曲的山峡,又稍上走,共一里,有村庄高踞在路右的山冈上。又向南一里,稍下走,再绕过西面的山湾,往南越过小石山往东延伸的山脊,于是向东南行走在坡上的田野间。一里多,又渐渐登上东突的山坡,向东南绕过山嘴。一里多,路分为两条岔路,一条向东南下到峡中的,是从渡溪前去新城的路,一条往西南沿山岭走的,是翁溪前往旧城的路,原来去新城的路由溪东的峡中行,去旧城的路由溪西的山崖半腰上走。此时峡中溪上的桥已被上涨的流水冲去,必须由翁溪涉溪水渡过去,可水急难涉,不如由旧城东北过桥,绕道到新城,虽然绕十里路,但免去了徒步涉水的艰难了。此时听说杨知州大人已入任帘官去了,闪知愿的信也不必投递了,正可从旧城走兼收两地的景色。

于是由溪西往西南沿山行,再次走入坡上的田野,一里,向东南上登东突的山坡。又往南二里,有村庄紧靠在西山的岭上,这是翁溪村。村子之南,西面一列山又环绕向东突,东面一列山也折向东延去,中间敞开成东西向的山坞,大溪向东盘曲在坞底,平旷的田野夹住溪流。叫翁溪的村庄,正好向东下临着坞中,有条下涉坞中的路,就是从渡溪前往新城的路了;由村南沿南山向东转的,就是去旧城的路了。于是沿山往东行一里,再向东南沿山坡上登,俯瞰北边坞中的溪流,往南逼近坡脚,潆绕着往东流去。上登山坡的路非常陡峻,二里,向东登上岭头,于是转向南行,山坞也顺着山岭伸展,向南破开山峡出去。路由南向西坡延伸,一里,大溪纡曲向东南流去,路就向南下坡。二里,有数家人房屋分散在山坞中,这是顺德堡。堡南有山,自西面一列山横向延伸往东前突,大溪绕过此山。路往南由那山脊延伸之处穿过山坳,半里,抵达山坳南边,马上分出峡谷下延。又走一里,有峡谷自南边前来。西面的大山由山坳西边一直向南延去,南边直达旧城的后面,它东面剩下的支脉又向北转如尾巴掉转过来一样,而中间夹成山坞,它来的地方相当深远,有村庄房屋紧靠在西坡上,两条峡谷在前方会合,于是向东形成溪流坠下峡谷。路也傍着北坡向东下走,顺山坡走半里,越过峡中的小桥,桥南就是尾部掉转的支脉,又横向延伸向东突,路再向南从山脊延伸处穿过山坳往上走。一里多,越过岭坳南下,有村庄在南面山坞中,大溪自马鞍山西边,绕过西面一列山向东突的山嘴,沿东山往南流淌在山坞东面,路沿西麓往南行走在山坞西面。二里,西面一列山的南边,又有一条支脉横挡着往东延伸,又有数家人背

靠南山，村舍间弯曲的路顺山势向东转，溪水也顺山坞向东折。一里多，绕过那向东突的山嘴，大溪也直捣在山嘴下，路与水流都怀抱山嘴往南去。南面的壑谷相当开阔，房屋田野交错，黍米稻谷茂盛，一半开花一半已成熟，间或有收割的人。壑谷中的诸处房屋，函宗〔是地名〕最大，背靠西山居住在壑谷中。一里多到达函宗，由它前边往东南走在田野间，一里多，往南从大溪西岸走。二里多，东西两列山余下的支脉交相环绕在前方，而西边的支脉回绕前突尤其厉害，向东环绕到此后，中间又耸起一个小山尖，好似挡在门口的标杆，水由它东边裂开的堑谷流出去，路由它的西边越过山坳向上走，这里是顺宁、云州的分界处。

越过山脊南下，就见山脊南面的壑谷又十分开阔，山坡上水流杂沓于其间。而远山纷繁交错，有的斜斜地重叠在南面，是西面的大山脊自锡铅南面向东盘绕的山；有的屈曲盘绕在东方，是东面一列山的分支，沿澜沧江西岸，延过茅家哨往南在顺江小水处到尽头的山。这是那外围环绕的高峰。而近处的山，是山坞北面西山的山脉，到此地在西边到了南面的尽头，成为旧城，东山的山脉，到此地在东面到了南面的尽头，辟为新城；山坞西边是西面大山脊的中段，一座山峰从山湾中向东突，一直下临在旧城的西边；山坞南面，是西面大山脊向东转的支脉，又从南面大山脊的北边，先有一条支脉夹立成为近处的案山；山坞东面，是东面一列山沿江的支脉，又从东向西转，一直围抱在新城之前成为龙砂。这是那向内逼近回绕的山峦。不过仍看不见近处壑谷中的诸条水道，而只见旧城的房屋聚落就在南冈上；一里后走到旧城，也是处有数百家人的聚居地。



在旧城吃饭，于是向东下坡。半里，有条大道沿山坡往西南去的，是去兴隆厂的路；往东北去的，是去新城的路。于是往东北，行在田野间。半里，有一圈新墙，中间建有观音阁，十分整齐，但工程尚未完成，不过规模雄伟壮丽，也是这一带所未见到过的。此处正当壑谷之中央两条水流相互会合之处，眼界四面畅达。在这里才见到孟祐河就回绕在它东面，顺宁河就流在它北边，于是共同在东北会合。在这里向西遥望，有特别耸出而下临在西边的山，就是大山脊从山湾中向东突的山峰；它北面分开一条缝隙自西北而来的地方，是孟祐河从那里流来之处；它南面一条缝隙纡曲通向西南峡中的，是去兴隆厂穿越的地方。

有隔在中间垂到东方的山,那就是沿江延过茅家哨向西环绕的支脉;那北面分开的一条缝隙,一直上延而夹住茅家哨的地方,是新城依托的山坞;那南面迸裂开的一条缝隙,东面层层叠叠流注到顺江小水的地方,是诸条水流汇合的河口。

在阁中稍作休息,天色正当中午,凉风悠悠然。僧人烹茶献上。不久走出围墙北边,就见顺宁河的河水,正流过当门处的堑沟中。沿北面的山崖向东转,在河上架有亭桥,名叫砥柱。河水流出桥东,绕到观音阁后,就有孟祐河自西南流来会合,向东去流入河口所在的峡谷处。过桥后立即向东北上坡。此坡就是顺宁东山的支脉,自澜沧江西岸逶迤而来,那向东南一直下延的,延过茅家哨,此处是它向西南分支的山脉,到此地将到尽头,盘结为马鞍山。往东下延的山脉是新城,而此坡是它东南的尽头处。登坡一里多,下瞰两条河流会合后,盘曲在壑谷底,如玉龙一样曲折。它北边又有一条山坡向东下斜,就是隔在新、旧两城中间的地脉,是夹住河水近逼南山之处。稍下走后上登,一里多,又越过山脊,这才望见新城在北峡的峡口,是背靠西山向东下延的山脉。又行三里,稍下走,越过一座小桥,又走半里,抵达城的东南角。沿城墙往北行,又是半里,进入云州东门。州城中荒寂不堪,州衙门向东,只有一条街道在衙门前,南北相通而已。来到时才过中午,就住在州衙南边的客店中。



云州就是古时候的大侯州。从前的土知州姓俸,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俸贞由于跟随反叛被诛杀,便并入顺宁府设置了流官,就把此州归属顺宁。州衙前的匾额写明“钦命云州”四个字,想来是经皇帝亲自确定并给它命名的了。如今顺宁府猛廷瑞的后代已经死绝,而俸家的后人,还有供奉祭祀的子孙,每年拨给八十五两黄金的薪资。

云州的疆界:北边到顺宁府边界只有几里,东北到澜沧江渡江八十里是蒙化府的分界,西南越过猛打江二百三十里是耿马安抚司的分界,东面到顺江小水一百五十里是景东府的边界,东南到夹里澜沧江渡口二百里也是景东府的边界。

我当初心想在云州会晤了杨知州大人,立即向东南去穷究澜沧江的下游,因为《一统志》说澜沧江从景东向西南下流到车里宣慰司,而后在元江府临安河下流进元江,又在注释中认为出自礼

社江，由白崖城会合澜沧江往南流。我原来怀疑澜沧江不与礼社江合流，与礼社江合流的，是马龙江及发源于禄丰的江，但无澜沧江一直往南流却不向东流的证明，所以想由此去穷究它的源流。先前路过旧城时遇上一个瘸子，他的话唯独清清楚楚有根有据，说："潞江在此地西面三百多里，是云州的西境，往南由耿马而去，称为渣里江，不向东弯曲会合澜沧江。澜沧江在此地东面一百五十里，是云州的东境，往南由威远州而去，称为挝龙江，不向东弯曲会合元江。"到此时才知道挝龙江的名称，才知向东合流的说法是荒谬的。又向新城的居民打听此事，虽然土著人不能详知，但其间有江右人、四川人一向走外地，他们说的与他的相合，这才释然无疑，就不再有向南穷究的想法，而此番前来虽没有遇上杨知州，也不算虚度了。

【原文】

初十日　平明起饭。出南门，度一小坑桥，即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余，渐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余，南盘崖嘴。此嘴东北起为峰顶，分两丫，即所谓马鞍山也；东南下为条冈，直扼旧城溪而东逼东山，界两城之间，为旧城龙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顺宁东山之脉，由三沟水西岭过脊南下而尽于此者。由此循峰西向北上，又二里，始平行峰西。一里，出马鞍峰后，为马鞍岭。有寺倚峰北向，前有室三楹当岭头，为茶房。从岭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涧自东北小峡来，西注顺宁河，此已为顺宁属矣。盖云州北界，新城以马鞍山，旧城以函宗南小尖束水之坳，其相距甚近也。



渡涧北上坡，盘北山西麓行，四里，东西崖突夹，顺宁溪捣其中出，路逾其东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悬坞中，是为花地，其坡正与翁溪村东西遥对，中坠为平坞，则田塍与溪流交络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坞，又有涧自东北小峡来，西注顺宁溪。路从溪北西向行坞中，三里余，将逼翁溪村之麓，大溪自北峡出，漱西麓而界之，当从此涉溪上翁溪村，出来时道，见溪东有路随北峡入，遂从之。又里余，路渐荒。又里余，坠崖而下，及于溪，即断桥处也。新城之道，实出于此，不由翁溪，从东崖坠流间架桥以渡；自桥为水汩[1]，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坞间，可揭而涉也。临溪波涌不得渡，乃复南还三里，西渡翁溪。然溪阔

而流涨，虽当平处，势犹悬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辄几随波荡去。半晌乃及西岸，复由田塍间上坡。一里，西抵村下大路，乃转而北，即来时道也。循西山蹑坡而下，三里，有岐自峡中来合，即断桥旧境矣。于是随大路又六里，过把边关，瀹汤而饭。下坳东北一里余，渡小桥。又一里，复与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时才过午，以暑气逼人，遂停旧主人楼作记。

十一日　由鹿塘三十里，过归化桥。从溪东循东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为即东山寺也，入而始知东山寺尚在北。乃复随大路三里，抵南关坡下亭桥，即从桥东小径东北上坡。又二里而东山寺倚东山西向，正临新城也。入寺，拾级而上。正殿前以楼为门，而后有层阁。阁之上层奉玉帝，登之，则西山之支络，郡堞之回盘，可平揖而尽也。下阁，入其左庐，有一僧曾于龙泉一晤者，见余留同饭。既饭而共坐前门楼，乃知其僧为阿禄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听讲至龙泉，而东山僧邀之饭者。为余言，自少曾遍历挝龙[2]、木邦、阿瓦之地，其言与旧城跛者、新城客商所言，历历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东门亭桥，入顺宁东门。觅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关一里，再宿龙泉寺。



注释

①汩(gǔ 骨)：即汩没，淹没。

②挝龙：挝龙江又称九龙江。自明代至今，西双版纳傣族称澜沧江为九龙江。此处“挝龙”系地名，即景昽。自宋代以来，西双版纳即称景昽。其行政中心亦称景昽，即今景洪。挝龙，九龙皆为景昽的音字。

【今译】

初十日　黎明起床吃饭。走出南门，越过一座小坑上的桥，立即往西南沿西面山坡前行。二里多，渐渐转向沿它南面坑谷的山崖向西上走，二里多，往南绕过崖嘴，此处崖嘴向东北突起成为峰顶，分成两丫，就是所谓的马鞍山了；往东南下垂成为条形的山冈，直接扼住旧城的溪流往东逼近东山，隔在两城之间，成为旧城的龙砂、新城的虎砂。此山是顺宁东山的山脉，由三沟水西岭延过的山脊向南下延后在此地到了尽头的山。由此沿山峰西面向北上登，又走二里，才平缓前行在峰西。一里，出到马鞍峰后，是马鞍岭。有寺庙背靠山峰面向北方，寺

前有三间房子位于岭头，是茶房。从岭脊向西下走路很陡峻，二里后才平缓些，又走半里到达山麓，有山涧自东北小峡中流来，往西注入顺宁河，此地已是顺宁府的属地了。大体上云州北部的边界，新城以马鞍山，旧城以函宗南面小尖山紧束水流的山坳划分，它们相距非常近。

渡过山涧向北上坡，绕着北山西麓行，四里，东西两面山崖突立相夹，顺宁溪冲捣在其中流出，路翻越那东面的山崖进去。又向北一里，那山坡往西悬在坞中，这是花地，此坡正好与翁溪村东西遥遥相对，中间下坠为平坦的山坞，只见田间土埂与溪流交互缠绕。于是向西北下坡，半里到达坞中，又有山涧自东北小峡中流来，向西注入顺宁溪。路从溪流北岸向西延伸向坞中，三里多，将逼近翁溪村所在的山麓时，有大溪从北面峡谷中流出来，冲刷着西麓把它隔开，应当从此处涉溪上登翁溪村，走上来时的路，见溪东有路顺北面的峡谷进去，就从此路走。又是一里多，路渐渐荒凉。又走一里多，坠下山崖，来到溪边，就是断桥之处了。去新城的路，实际在此通过，不经由翁溪村，从东面山崖上坠到溪流间架桥渡过去；自从桥被水淹没，只好取道翁溪，因为溪水流淌在平坦的山坞间，可以提起衣服涉水。面对溪流水波汹涌不能渡水，只得再向南回走三里，向西渡到翁溪。然而溪流宽阔而水流上涨，虽处于平缓之处，水势仍然高悬激荡，抵达溪水的中流，水波没及小腹，脚下不能立稳，每移动一只脚，总是几乎随波浪漂荡而去。半晌才涉到西岸，再经由田间土埂上坡。一里，向西抵达村子下边的大路，于是转向北，就是来时的路了。沿西山踩着山坡下走，三里，有岔路自峡中前来会合，这就是先前去断桥的地方了。于是顺大路又走六里，路过把边关，烧汤吃饭。走下山坳往东北走一里多，渡过小桥。又是一里，再次与大溪相遇，溯大溪西面的山崖走，往北十里后来到鹿塘。此时才过中午，因为暑气逼人，便停住在先前主人的楼上写日记。



十一日　由鹿塘行三十里，走过归化桥。从溪东沿东山山麓行，五里，进入普光寺。我疑心以为就是东山寺了，进去后才知东山寺还在北边。于是再顺大路走三里，抵达南关山坡下的亭桥，立即从桥东的小径向东北上坡。又走二里后就是背靠东山面向西方的东山寺，正好下临新城了。进寺后，沿石阶逐级上登。正殿前边用楼作为大门，而后面有层层楼阁。楼阁的上层供奉玉皇大帝，登上楼阁，就见西山交相回绕，府城的城墙回旋盘绕，都可以平视而一眼览尽了。下阁后，

进入它左侧的客房，有一个僧人曾在龙泉寺见过一面，见到我挽留一同吃饭。饭后一同坐在前边的门楼中，才知此僧是阿禄司西北山间寺中的和尚，为听讲经来到龙泉寺，东山寺的和尚就邀请他吃饭。给我讲起，从少年时起曾遍历过挝龙江、木邦、阿瓦的地方，他的话与旧城的瘸子、新城的客商所说的，清清楚楚全都相合。下午才出寺。一里，越过东门的亭桥，进入顺宁府东门。找脚夫未找到，山雨如注，只好出南关走一里，再次住在龙泉寺中。

【原文】

十二日　饭于龙泉。命顾仆入城觅夫，而于殿后静室访讲师。既见，始知其即一苇也。为余瀹茗炙饼，出鸡葼松子相饷。坐间，以黄慎轩翰卷相示，盖其行脚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迁寓入新城徐楼，与蒙化妙乐师同候驼骑。



十三日　与妙乐同寓，候骑不至。薄暮乃来，遂与妙乐各定一骑，带行囊，期明日行。驼骑者，俱从白盐井驼盐而至，可竟达鸡足，甚便。时余欲从蒙化往天姥岩，恐不能待，止雇至蒙化城止。

十四日　晨起而饭。驼骑以候取盐价，午始发。出北门，东北下涉溪。约二里，过接官亭，有税课司在焉。其岐而西者，即永昌道也。时驼骑犹未至，余先至，坐览一郡形势，而并询其开郡始末。

> 顺宁者，旧名庆甸，本蒲蛮之地。其直北为永平，西北为永昌，东北为蒙化，西南为镇康[①]，东南为大侯。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即孟获之后。万历四十年，土官猛廷瑞专恣，潜蓄异谋，开府陈用宾讨而诛之[②]。大侯州土官俸贞与之济逆，遂并雉狝之[③]，改为云州，各设流官，而以云州为顺宁属。今迤西流官所莅之境，以腾越为极西，云州为极南焉。
>
> 龙泉寺基，即猛廷瑞所居之园也，从西山垂陇东下。寺前有塘一方，颇深而澈，建水月阁于其中。其后面塘为前殿。前殿之右，庭中皆为透水之穴，虽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圆，颇小而浅，水从中溢，东注塘中，淙淙有声，则龙泉之源矣。前殿后为大殿，余之所憩者，其东庑也，皆开郡后所建。
>
> 旧城即龙泉寺一带，有居庐而无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东下之涧。其脉亦从西山垂陇东下，谓之凤山。府署倚之而东

向。余入其堂，欲观所图府境四止，无有也。

顺宁郡城所托之峡，逼不开洋，乃两山中一坞耳。本坞不若右甸之圆拓，旁坞亦不若孟祐村之交错。其坞西北自甸头村，东南至函宗百里，东西阔处不及四里。

顺宁郡之境，北宽而南狭。由郡城而南，则湾甸、大侯两州，东西夹之，尖若犁头。由郡城而北，西去绕湾甸之北，而为锡铅，为右甸，为枯柯，而界逾永昌之水；东去入蒙化之腋，而为三台，为阿禄，为牛街，而界逾漾备之流；其直北，则逾澜沧上打麦陇，抵旧炉塘北岭，始与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扇之展者焉。自以云州隶之，而后西南、东南各抵东、西二江，不为蹙矣。

澜沧江从顺宁西北境穿其腹而东，至苦思路之东，又穿其腹而南，至三台山之南，乃南出为其东界，既与公郎分蒙化[4]，又南过云州东，又与顺江分景东。郡之经流也。

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壳厚而肉嵌，一钱可数锥，捶碎蒸之，簏搞为油，胜芝麻、菜子者多矣。

驼骑至，即东下坡，渡北来溪身。以铁索架桥，亭于其上，其制仿澜沧桥者，以孔道所因也。度桥东，即北上坡，循东山之麓，北向而登。是时驼骑一群，以迟发疾趋，余贾勇随之。上不甚峻，而屡过夹坑之脊，三里，从脊上西望望城关，只隔一峡也。又北上，两过旁坠之脊，三里，忽随西坡下。转一坳，复一里，越一西突之冈。由其北下，环山为坞，有坪西向而拓，丰禾被塍，即西突之冈所抱而成者。一里，陟坪而北，又下，连越二小溪，皆从东南腋中来下西峡者。其处支流纵横，蹊径旁午，而人居隐不可见。从此复北上五里，有两三家倚冈头，是为二十里哨。登冈东北，平行其脊。一里，复转东向，循冈北崖下。又里余，则有溪自东峡来。余初以为既登冈，历诸脊，当即直上逾东大山，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间之也。既下，乃溯流东入峡。半里，其水分两峡出，一西南自冈脊后，一北自大岭过脊处。乃依南麓涉其冈后之流，溯北涧之左，复北向上，盖即两水中垂之坡也。于是从丛木深翳中上，二里，逾一冈，复循南崖之上行。一里余，又穿坳而西，临西崖之上。两崖俱下盘深箐，中翳丛木，而西箐即顺宁北坞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夹槽而上半里，循西箐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转入北坳。平透坳北一里，其脊南之箐，犹西坠也。半里，复入夹壁之槽。平行槽中半里，亦



有上跨之树。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横槽底，即度脉也。此脊自罗岷山西天井铺南度[⑤]，迤逦随江西岸，至此为顺宁东山、云州北山，而南尽于顺江小水之口；若罗岷大脊，则自南窝东北折而南，自草房哨而去矣。已出夹槽，东北坠坑而下。一里，即有水自东南腋飞坠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与白沙哨之东下者，同一胚胎。又东北陟脊，度脊再上，共三里，有四五家踞冈头，是为三沟水哨。盖冈之左右，下坠之水分为三沟，而皆北注澜沧矣。又东北下七里，盘一冈嘴。又下三里，有一二家当路右，是为塘报营。又下三里，过一村，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于高简槽[⑥]。店主老人梅姓，颇能慰客，特煎太华茶饮予[⑦]。

注释

①镇康：明置镇康御夷州，治今永德县永康坝，其辖境西抵怒江。

②开府：原指成立府署，自选僚属，为古代高级官吏设置府署的制度。汉代仅三公、将军可以开府，晋代诸州刺史多以将军开府，都督军事。明代已废，仅借用开府为高级武官的代称。

③雉（zhì 志）：牵牛绳；狝（xiǎn 显）：杀伤禽兽。雉狝在此指消灭土司。

④公郎：今名同，在澜沧江北，南涧县西南境。

⑤此脊自罗岷山西天井铺南度："西"原作"东"，据徐本改。天井铺今为天井铺林场，在澜沧江以西，保山市水寨和官坡之间的山脊。

⑥高简槽：今作高枧槽，在凤庆县北境大寺乡。

⑦太华茶：谢肇淛《滇略・产略》载明代云南名茶有三种，即太华茶、感通茶、普茶。"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操不匀细耳。"太华茶系昆明特产，徐霞客在昆明亦饮太华茶。

【今译】

十二日　在龙泉寺吃了饭。命令顾仆进城去找脚夫，而后在殿后的静室拜访讲经的法师。见面后，才知他就是一苇了。他为我烹茶烤饼，拿出鸡葼、松子来款待。坐谈之间，拿出黄慎轩的书画卷轴给我看，大概是他云游途中所物色到的东西。下午，找不到脚夫，只得把寓所迁入新城徐家的楼中，与蒙化的妙乐禅师一同等候马帮。

十三日　与妙乐同住，等候马匹没到。傍晚才来，便与妙乐各自讲定了一匹马，带行李，约定明天上路〔马帮，都是从白盐井驮盐来到的，可径直到达鸡足山，非常方便。此时我想从蒙化前往天姥岩，怕不

能相等，只雇到蒙化城为止〕。

十四日　早晨起床吃饭。马帮因为等候收取盐款，中午才出发。走出北门，向东北下涉溪流。约二里，经过接官亭，有税课司在这里。那分岔往西走的，就是去永昌的路了。此时马帮还未到，我先到达，坐下观览全府的地理形势，而且一并询问顺宁设府的始末。

顺宁，旧时名叫庆甸，本来是蒲蛮的地方。它的正北是永平，西北是永昌，东北是蒙化，西南是镇康，东南是大侯州。这是顺宁四境所接壤的地方。土官姓猛，就是孟获的后代。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土官猛廷瑞专权放肆，秘密蓄谋反叛，开府陈用宾讨伐诛杀了他。大侯州土官俸贞与他一同叛逆，就被一起歼灭了，改为云州，各自设了流官，而把云州划为顺宁的属地。今天迤西流官治理的地区，以腾越为最西，云州为最南了。

龙泉寺的基址，就是猛廷瑞居住的花园，土陇从西山向东下垂。寺前有一片池塘，相当深而且池水清澈，在池中建了水月阁。它的后面面对池塘建为前殿。前殿的右侧，庭院中全是出水的洞穴，虽然小一点但出水的地方不止一处。又往西三丈，有一眼井，很小，又浅，水从井中溢出，向东注入池塘中，淙淙发声，是龙泉的源头了。前殿后边是大殿，我所歇息的地方，是大殿的东厢房，都是设府后所建的。



旧城就在龙泉寺一带，有居民房屋却无城墙。新城在它北边，中间隔着一条往东下流的山涧。这里的山脉也是土陇从西山向东下垂，称之为凤山。府衙背靠凤山面向东方。我进入府衙的大堂，想观看地图上府境的周边情况，没有。

顺宁府城所依托的山峡，狭窄不开阔，只不过是两座山中间的一个山坞罢了。本处山坞不如右甸那样又圆又平展，四旁的山坞也不如孟祐村那样交错纷繁。这个山坞西北起自甸头村，东南到函宗有一百里，东西的宽处不到四里。

顺宁府的地域，北边宽而南边窄。由府城往南，是湾甸、大侯两个州，在东西两面夹住它，尖得好像犁头。由府城往北，向西去绕过湾甸州的北边，便是锡铅，是右甸，是枯柯，而界限越过永昌河；向东去进入蒙化府的侧旁，便是三台山，是阿禄司，是牛街，而界限越过漾备江；它的正北，则是越过澜沧江登上打麦陇，抵达旧

炉塘的北岭，才与永平县分界。都在二百里以外，好似扇子展开的样子。自从把云州隶属于它，这以后西南、东南各自抵达东、西两条大江，不窘迫了。

澜沧江从顺宁西北境穿过它的腹地往东流，到苦思路之东，又穿过它的腹地往南流到三台山之南，这才向南流出去成为它的东部边界，既经公郎与蒙化府分界，又向南流过云州东边，又经顺江与景东府分界。这是府中的主要河流。

府境内所吃所烧的全是核桃油。这里的核桃壳厚而肉深嵌，一文铜钱可以买得装满几石臼，把它捶碎后蒸，箍紧榨成油，胜过芝麻油、菜子油了。

马帮来到后，立即向东下坡，渡过北来的溪流。用铁索架桥，在桥上建有亭子，桥的形制与澜沧江桥的相仿，因为是交通孔道经由之处。过到桥东，立即向北上坡，沿东山的山麓，向北上登。此时一群马帮，因为出发晚了疾步赶路，我鼓足勇气跟随着他们。上走不怎么陡峻，但屡次走过坑谷相夹的山脊，三里，从山脊上向西望望城关，只隔着一条峡谷。又向北上走，两次经过向两旁下坠的山脊，三里，忽然顺西坡下走。转过一个山坳，再走一里，越过一座向西突的山冈。由它北面下走，环绕山冈成为山坞，有平地向西拓展而去，丰美的稻禾覆盖着田野，这就是向西突的山冈环抱成的地方。一里，从平地向北上登，又下走，接连越过两条小溪，都是从东南侧旁中前来下流进西峡的水流。此处支流纵横，蹊径交错，可人居住的地方隐藏着看不见。从此再向北上走五里，有两三家人紧靠冈头，这是二十里哨。登上冈头向东北，平缓前行在冈脊上。一里，再转向东，沿山冈北面的山崖下走。又是一里多，就见有溪水自东峡中流来。我起初以为登上山冈后，经过许多条山脊，应当立即径直向上翻越东面的大山，可意想不到又有此条溪流在中间阻断了它。下来后，就溯溪流向东入峡。半里，溪水分别从两条峡谷中流出去，一条向西南自冈脊后面，一条往北自大岭山脊延伸而过之处。于是靠着南麓涉过那山冈后面的溪流，溯北面山涧的左岸，再向北上走，原来这里就是两条溪水中间下垂的山坡了。于是从丛林深深密蔽之中上行，二里，越过一座山冈，再顺着南面山崖上行。一里多，又穿过山坳往西，登临在西面山崖之上。两边山崖的下方都盘绕着深箐，箐中密蔽着丛林，而西面的山箐就是顺宁北坞大溪



源头流出的地方了。又穿过夹立的沟槽上走半里，沿西面山箐北边的山崖上登。往西北平缓前行一里，转入北面的山坳。平缓向北穿越山坳一里，山脊南面的山箐，仍然向西下坠。半里，再次走入石壁相夹的沟槽。平缓地在沟槽中行半里，也有横跨在上方的树。又往北一里，稍走高些，有石山脊横在沟槽底，这就是延伸而过的山脉了。此条山脊自罗岷山西面的天井铺向南延伸，沿江流西岸逶迤而下，至此地成为顺宁的东山、云州的北山，而后向南在顺江小水的河口到了尽头；至于罗岷山的主脊，则是自南窝东北折向南，从草房哨延伸而去的了。不久走出夹立的沟槽，向东北坠下坑谷。一里，就有水流自东南一侧飞坠下西北的坑谷，路下山沿水流走，与白沙哨之东下流的水流，同出于一个源头。又向东北上登山脊，越过山脊再上走，共三里，有四五家人盘踞在冈头，这是三沟水哨。原来是山冈的左右，下坠的水分为三条沟，而后都是往北注入澜沧江了。又往东北下行七里，绕过一处冈嘴。又下走三里，有一二家人位于路右，这是塘报营。又下行三里，走过一村，天已经昏黑。又下走二里，便宿在高简槽。店主老人姓梅，很能安慰客人，特意煎了太华茶来给我饮。



【原文】

十五日　昧爽，饭[①]。平明，东北下坡。坡两旁皆夹深崖，而坡中悬之，所谓高简诸村庐，又中踞其上。二里，转坡北，下峡中。一里，复转东北，循坡而下。四里，始望见澜沧江流下嵌峡底，自西而东；其隔峡三台山犹为夙雾所笼，咫尺难辨。于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濒江而居，是为渡口。澜沧至此，又自西东注，其形之阔，止半于潞江，而水势正浊而急。甫闻击汰声[②]，舟适南来，遂受之北渡，时驼骑在后，不能待也。

登北岸，即曲折上二里余，跻坡头。转而东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台山，屏回岭北，以为由此即层累而升也。又闻击汰声，则渡舟始横江南去，而南岸之驼骑，犹望之不见。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逾脊。半里，乃循东崖瞰西坞北向行。二里，始望见三台村馆，在北山之半，悬空屏峙，以为贾勇可至。又一里，路盘东曲，反渐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涧分二道来，一自西北，一自东北，合于三台之麓，而三台则中悬之，其水由西坞而南入澜沧。乃就小桥渡东北来涧，

约一里，即从夹中上跻中悬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数十家倚坡坪而居，是为三台山，有公馆焉。又东北瞰东坞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蹑南亘之脊，其脊之东西坞，犹南下者。又蹑磴三里，有坊，其冈头为七碗亭者。冈之东，下临深壑，庐三间缀其上，乃昔之茶庵，而今虚无人矣。又上里余，盘突峰之东。其峰中突，而脊则从北下而度，始曲而东起，故突峰虽为绝顶，其东下之坞，犹南出云。乃踞峰头而饭。其时四山云雾已开，惟峰头犹霏霏酿氤氲气。

由峰北随北行之脊，下坠一里余，乃度脊东突，是为过脉。是山北从老君山南行，经万松岭、天井铺度脊南来，其东之横岭，西之博南二脊，皆绕断于中，惟此支则过此而南尽于泮山。从其北临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余，有哨房当路，亦虚无栖者。又东北随岭脊下六里，循东坞，盘西岭，又下二里，乃北度峡中小石桥。其水从西峡来，出桥而合于南峡，北从阿禄司东注于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桥之南，其路东西两岐：东岐即余所从来道，西岐乃四川僧新开，欲上达于过脊者。度桥，即循北坡临南壑东北上。三里，蹑冈头，有百家倚冈而居，是为阿禄司[③]。其地则西溪北转，南山东环，有冈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处。其西面遥山崇列，自北南纡，即万松、天井南下之脊，挟澜沧江而南者；其北面乱山杂沓，中有一峰特出，询之土人，即猛补者后山，其侧有寺，而大路之所从者。余识之，再瀹汤而饭，以待驼骑。下午乃至，以前无水草，遂止而宿。是夜为中秋，余先从顺宁买胡饼一圆[④]，怀之为看月具，而月为云掩，竟卧。

十六日　昧爽，饭而北行。随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东西二坞水来合而北去，乃度东坞小桥，沿东麓北行坞中。随水三里，又一溪自东峡来，渡其亭桥。又北一里，渡一大溪亭桥，是为猛家桥。水由桥东破峡北出，路从桥北逾冈而上。其冈东绾溪口，有数家踞其上。从其北下，复随溪行西岸，曲折盘坞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冈头，东临溪口，是为新牛街[⑤]。俱汉人居，而地不开洋，有公馆在焉，今以旧街巡司移此。由其北西北下二里，有小江自西而东，即漾濞之下流也，自合江铺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胜备江、九渡、双桥之水，至此而东抵猛补者地名，乃南折而环泮山，入澜沧焉。江水不及澜沧三之一，而浑浊同之，以雨后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即随江东南行。

半里，随江东北转，遂循突坡而上。二里，登南突之坡，下瞰隔江

司，与阿禄司溪出江之口对，江流受之，遂东入峡，路从北山之半，亦盘崖而从之。半里，有一家独踞冈头，南临江坡而居，颇整。又东三里，有削崖高临路北，峭壁间有洞南向，其色斑赭，即阿禄所望北面特出之峰，此其西南隅之下层也。又东四里，有两三家倚冈而居，是为马王箐，江流其前峡中，后倚特出崇峰。东望遥壑中开，东北坳中有箐盘峡而下，西与江流合而南去，其东南两峰对峙，夹束如门，而江流由此南出焉。乃瀹汤而饭于村家。由村东北上三里余，当特出崇峰之南，其下江流峡中，至此亦直南去。又东北二里，盘其东南之垂支，有两三家踞冈上，是为猛补者[6]，亦哨寨之名也，于是逼特出崇峰东南麓矣。其东下盘壑中回，即东北杪松哨南箐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当两门之中。又从门隙遥见外层之山，浮青远映，此乃澜沧江畔公郎之境矣。又东北盘崖麓而上，二里而下。半里，忽涧北一崖中悬，南向特立，如独秀之状，有僧隐庵结飞阁三重倚之。大路过其下，时驼马已前去，余谓此奇境不可失，乃循回磴披石关而陟之。阁乃新构者，下层之后，有片峰中耸，与后崖夹立，中分一线，而中层即覆之，峰尖透出中层之上，上层又叠中层而起。其后皆就崖为壁，而缀之以铁锁，横系崖孔，其前飞甍叠牖，延吐烟云，实为胜地，恨不留被襆于此，倚崖而卧明月也。隐庵为瀹茗留榻，余恐驼骑前去不及追，匆匆辞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峰东南峡中，登其阁，正南对双突之门。门外又见一远峰中悬，圆亘直上如天柱，其地当与澜沧相近，而不知为何所。隐庵称为钵盂山，亦漫以此岩相对名之耳；又谓在江外，亦不辨其在碧溪江名外，抑在澜沧外也。



由其东又上坡，二里，登东冈。又东北迢遥而上，八里而至杪松哨。是哨乃东来之脊，西度而起为特出崇峰，南尽于碧溪江东北岸，是为顺宁东北尽处，与蒙化分界者也，以岭有杪松树最大，故名。时驼骑方饭于此，遂及之。又随脊东上四里，转而北，登岭头，是为旧牛街。是日街子犹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东来度脊之最高处，北望直抵漾濞，其东之点苍，直雄插天半；南望则瓦屋突门之峰[7]，又从东分支西绕，环壑于前；西望则特出崇峰，近耸西南，江外横岭诸峰，遥环西北，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

于是北向随岭下，二里，盘崖转东，循脊北东行，八里，至旧巡司。又东北下二里，盘南壑之上，有路分岐：逾脊北下，想北通漾濞者；正路

又东随脊。二里余，逾东岭北下，于是其峡北向坠，即随峡东坡东北行。五里，至瓦葫芦[8]，有数十家倚坡嘴，悬居环壑中。坡东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于前壑而北去。则此瓦葫芦者[9]，亦山丛水溢之源也。是夜宿邸楼，月甚明，恨无贳酒之侣，怅怅而卧。

十七日　昧爽，饭而行，即东下坡。一里，渡西来小水，循北山而东。半里，南来小水与之合，同破峡北去，路亦随之，挟山北转，一里，有亭桥跨其溪，曰广济。渡而东，循东麓北行二里余，有峡自西山来合。又北五里，北壑稍开，水走西北峡去；又有一水自东峡来合，其势相埒，即溯之入。东行里余，有小桥架其上，北度之。复循北坡东上半里，溯溪北转二里余，转而东一里余，有数十家倚北山而居，是为鼠街子[10]。峡至是东西长亘，溪流峡底，路溯北崖。北崖屡有小水挂峡而下，路东盘之，屡上屡下。十里，逾坡东降，东峡稍开，盘北崖之纡，盖北崖至是稍逊，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东三里，其溪一自北来，一自南坠，而东面则横山障之，路乃折而溯北来之溪。二里稍下，一里余，涉溪东岸，复溯溪北行。半里，溪仍两派，一西北来，一东来，乃折而从东来者上。半里，有数家倚坡间，是为猪矢河哨[11]。"猪矢"乃土音。此处为诸河之始，恐是"诸始河"也。其处山回峡凑，中迸垂坡：一岐直北逾岭者，为漾备道；一岐逾坡东北去者，为炉塘道[12]；惟东向随峡上者，为蒙化大道。乃东上三里，稍随一北曲之湾。湾中有小水南坠其侧，岐径缘之而北，此非漾备，即下关捷径，惜驼骑不能从也。又东随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逾岭脊。脊稍中坳，乃东北自定西岭分支，西度为甸头山，又分两支：一支北转，挟洱水北出苍山后；一支南下，亘为蒙化西夹之山，而此其脊也。脊东即见大坞自北而南，其东界山与此脊排闼相对；而北之甸头山，则中联而伏，其外浮青高拥者，点苍山也；南之甸尾，阳江中贯，曲折下坠，而与定边接界焉[13]。蒙化郡城已东伏平川之中，而不即东下也。



从岭脊平行而南半里，其脊之盘礴西去者，杪松、猛补者之支所由分；旁午东出者，郡城大路随之下。始由峡中坠者二里，即随北坡下者三里，又从坡脊降者五里，于是路南之峡，坠而愈开，路北之峰，断而复起。其峰自西脊下垂至是，屡伏屡耸，若贯珠而下，共四五峰，下至东麓，而阳江之水，自城西西曲而朝之，亦一奇也。路从其南连盘二峰，则南坞大开，有数家倚南山下，而峡中皆环塍为田。又东一里，乃转

北，穿一东突峰后而透其坳。此峰即连珠下第五峰尽于东麓者，其上诸峰，皆随下而循其南，至此峰独中穿而逾其北。此处似有神皋蕴结[14]，而土人不识，间有旁缀而庐者，皆不得其正也。挟突峰之北而下，半里至麓。又东半里，则阳江自东来[15]，抵山而南转去。路溯江北岸东行，半里，有三巩石桥南架江上。逾桥南，复东一里，入蒙化西门[16]。一里余，竟城而抵东门，内转半里，过等觉寺，税驾于寺北之冷泉庵[17]，即妙乐师栖静处。中有井甚甘冽，为蒙城第一泉，故以名庵。

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与洱海相似。城中居庐亦甚盛，而北门外则阛阓皆聚焉。闻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胜大理也。北门外有卖饼者三四家，想皆中土人。其制酷似吾乡"眉公饼"，但不兼各味耳，即省中亦不及。

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东骛骜，其居在西山北坞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专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酋制，亦不似他流官之有郡伯上压也。蒙化卫亦居城中，为卫官者，亦胜他卫，盖不似景东之权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为政也。



蒙化疆宇较蹙，其中止一川，水俱西南下澜沧者，以定西岭南脊之界其东也。

定西岭从大脊分支，又为一东西之界，其西则蒙化、顺宁、永昌；其东则元江、临安、澂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县水，皆从是岭而分，南龙大脊虽长，此亦南条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剑川、兰州，脊东之寻甸、曲靖，虽在其北为大脊所分，而定西实承大脊而当其下流，谓非其区域所判不可也。

蒙化有四寺，曰天姥、竹扫、降龙、伏虎[18]，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坞间三十五里。余不及遍穷，欲首及之。

注释

①昧爽，饭：原脱此三字，据四库本补。

②汰（tì 替）：水波。

③阿禄司：在今凤庆县北境，澜沧江北岸的鲁史。

④胡饼：烧饼。

⑤新牛街：即明代顺宁府七巡检司之一的牛街，即今鲁史的犀牛村，在凤庆县

北隅黑惠江边。

⑥猛补者:今作蒙库者。

⑦桫松哨:今作杉松哨。旧牛街:今称老牛街。皆在巍山县西南隅。瓦屋:今名同,在凤庆县东北部,黑惠江西侧。

⑧瓦葫芦:今作瓦铺路,在巍山县西南境,石房河西岸,直捷村北邻。

⑨则此瓦葫芦者句:此句下叶本按:"甲按,杨本添注云:'碧溪江即漾濞江',当存考。"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永昌府山川:"碧溪江在永平县东北二百里,旧志即漾濞江。"杨说是。

⑩鼠街子:今称西鼠街,在巍山县西境。

⑪猪矢河哨:今作猪食河,在巍山至五印的公路边,鼠街河三源汇于此。

⑫一岐逾坡东北去者,为炉塘道:此作"东北去",惟炉塘在其西北,至炉塘道似应作"西北去"。

⑬定边:明为县,隶楚雄府,在今南涧彝族自治县。

⑭神皋(gāo 高):神明的界局。

⑮阳江:今称西河、蒙化大河或巍山河。



⑯蒙化:明置蒙化府,治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至今尚能看到部分城墙遗迹和明代碑刻。高大雄壮的北城楼和玲珑纤秀的鼓楼,亦完好地保存至今。

⑰等觉寺、冷泉庵:在今巍山县城东部,为县医院住地。等觉寺今存有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蒙化府土知府左琳建的双宝塔及碑文。冷泉庵为古药师殿,嘉靖年间杨升庵两游蒙化,皆寓此。

⑱竹扫:即竹扫寺,在巍山、弥渡两县交界的太极顶。降龙:即降龙寺:似应为玄龙寺,在巍山县城东3公里的玄珠山上。伏虎:即伏虎寺:在巍山县东隅龙箐关附近。

【今译】

十五日　黎明,吃饭。天明后,向东北下坡。坡两旁皆夹着深深的山崖,而山坡悬在中间,所谓的高简槽诸处的村庄房屋,又中踞在坡上。二里,转到坡北,下到峡中。一里,再转向东北,顺山坡下走。四里,开始望得见澜沧江的江流下嵌在峡底,自西往东流;那隔着峡谷的三台山还被晨雾所笼罩,咫尺之间难以辨认。从此地向北曲折下走三里,有一二家人濒江而居,这是渡口。澜沧江流到此地,又自西向东流注,江身的宽处,只有潞江的一半,但水势正是又深又急。刚听到水浪拍击的声音,船恰好来到了南岸,便上船北渡,此时马帮在后面,不能等了。

登上北岸，立即曲折上登二里多，登上坡头。转向东行走在坡脊上，俯瞰南边江流在脚底，眺望北方的三台山，屏风样回绕在岭北，以为由此地就层层叠累上升了。又听见水波拍击的声音，就见渡船开始向南横江而去，可南岸的马帮，仍望不见他们的踪影。于是平缓前行一里，折向北越过山脊。半里，便沿着东边的山崖下瞰西边的山坞向北行。二里，开始望见三台山的村庄公馆，在北山的半腰上，悬在空中，屏风样耸峙，以为鼓足勇气可以一气走到。又走一里，路盘绕着向东曲，反而渐渐走向下方，又走二里，就下到壑谷底。壑谷中山涧分两路流来，一条来自西北，一条来自东北，在三台山的山麓会合，而三台山则高悬在两条山涧中间，那涧水由西面的山坞往南流入澜沧江。于是走上小桥渡过东北方流来的山涧，约一里，就从夹角地带中间上登悬在中间的山坡。曲折上走的路非常陡峻，六里，才有数十家人紧靠坡上的平地居住，这便是三台山，有公馆。又向东北下瞰东面的山坞沿西面的山崖上走，十二里，上登往南绵亘的山脊，此条山脊东西两面的山坞，仍然是向南下延的。又登石磴三里，有座牌坊，此处冈头是叫七碗亭的地方。山冈的东边，下临深壑，三间房屋点缀在冈上，是从前的茶庵，可今天空寂无人了。又上走一里多，绕到突立山峰的东面。此峰在中央突起，而山脊则从北边往下延伸，开始曲向东隆起，所以这突立的山峰虽然是绝顶，它东边下方的山坞，仍是往南下延出去。于是坐在峰头吃饭。此时四面群山云雾已经散开，唯有峰头仍云雾霏霏酝酿着氤氲之气。



由峰北顺往北延伸的山脊，下坠一里多，延伸的山脊向东突，这是延伸而过的山脉。此山从北面的老君山往南延伸，山脊经万松岭、天井铺向南延伸而来，它东面的横岭，西面博南山的两条山脊，都在环绕中途断了，唯有此条山脉则延过此地后在南面的泮山到了尽头。从它的北面下临西边的壑谷前行，两次下走两度上登三里多，有哨房位于路旁，也是空无人住。又往东北随岭脊下走六里，沿着东坞，绕过西岭，又下行二里，于是向北越过峡中的小石桥。桥下的水从西面峡中流来，流出桥后在南面峡中合流，向北从阿禄司东面流到新牛街，流入漾濞江。石桥之南，那路岔为东西两条：东边的岔路就是我从那里来的路，西边的岔路是四川僧人新近开通，想要上通到延过的山脊处的路。过桥后，立即沿北坡下临南边的壑谷向东北上走。三里，登上冈

头，有百来户人家紧靠山冈居住，这是阿禄司。此地就见西溪向北转，南山往东环绕，有座山冈在中央突起而山冈北面下垂，阿禄司盘踞在山冈突起之处。它的西面远山高高排列，自北往南纡曲，那就是万松岭、天井铺往南下延的山脊，傍着澜沧江往南延；它北面乱山杂沓，其中有一峰特别突出，向当地人打听，那就是猛补者的后山，山侧有寺院，而大路从那里经过。我记住此话，再烧汤吃饭，以等待马帮。马帮下午才到，因为前方无水草，便停下住宿。这天夜里是中秋节，我事先从顺宁府买了一个烧饼，把它揣在怀中作为赏月的食品，但月亮被乌云遮住，竟自睡下了。

十六日　黎明，饭后往北行。顺山坡平缓下走十里，但下方更加陡峻。五里，到达坡底，东西两面山坞的水流来合流后向北流去，于是走过东面山坞的小桥，沿东麓往北行走在坞中。顺水流走三里，又一条溪水自东峡中流来，渡过溪上的亭桥。又向北一里，渡过一条大溪上的亭桥，这是猛家桥。溪水由桥东冲破山峡往北流出去，路从桥北翻越山冈上走。此冈在东面绾住溪口，有数家人高踞在冈上。从山冈北面下走，再沿着溪流西岸行，曲折盘绕在坞中十二里，有处百户人家的村落盘踞在冈头，东边面临溪口，这是新牛街。全是汉人居住，但地势不开阔，有公馆在这里，如今把旧街的巡检司迁到此地。由它北边往西北下走二里，有条小江自西流向东，就是漾濞江的下游了，自合江铺流入蒙化府境内，曲折南下，又汇合胜备江、九渡、双桥的水流，到此地后向东流抵猛补者〔是地名〕，于是向南折后环绕过泮山，流入澜沧江。江水不及澜沧江的三分之一宽，但浑浊的水势相同，这是因为雨后的缘故。两条船并排渡江，登上北岸，马上顺江往东南行。

半里，顺江势往东北转，就沿前突的山坡上走。二里，登上南突之坡，下瞰隔江的巡检司，与阿禄司的溪流流到江中的河口相对，江流接受了溪水，就向东流入峡中，路从北山的半腰上，也绕着山崖顺江走。半里，有一家人独自高踞在冈头，南面下临江坡居住，相当整洁。又往东三里，有陡削的山崖高临在路北，峭壁间有山洞向南，石色赭红斑斑，这就是在阿禄司望见的在北面特别突出的山峰，此处是它西南隅的下层。又向东四里，有两三家紧靠山冈居住，这是马王箐，江水流过它前方的峡中，后面背靠特别突出的高峰。远望东方远处壑谷从中敞开，东北山坳中有山箐盘绕着峡谷下延，在西面与江流会合后往南而

去，它东南的两座山峰对峙，紧束相夹如门，而江流由此向南流出去。于是在山村人家烧汤吃饭。由村子向东北上走三里多，正当特别突出的高峰之南，山下江水流过峡中，到此地也一直向南流去。又往东北二里，绕过它东南下垂的支脉，有两三家人高踞在冈上，这是猛补者，也是哨寨之名，到这里已逼近特别突出高峰的东南麓了。它东面下方盘绕的壑谷在中央回绕，就是东北杪松哨南面山箐下延形成的；它的正南江流笔直流去，恰好正当两道门之中。又从门缝中远远望见外层的群山，漂浮着一抹青色远远映衬，这是澜沧江畔公郎的境内了。又向东北盘绕山麓的山崖上登，二里后下走。半里，忽然山涧北边一座山崖悬在中央，向南独立，如独秀峰的形状，有位隐庵和尚紧靠山崖建了三层飞阁。大路经过山下，此时马帮已向前去了，我认为此处奇境不可错失，就沿着回绕的石磴穿过岩石关隘登到阁上。阁子是新建的，下层的后方，有一片石峰耸立在中央，与后面的山崖夹立，中间分开一条线，而中层就覆盖在石缝上，峰尖钻出中层的上方，上层又重叠在中层上建起。阁子后部都是就着山崖作为墙壁，并用铁链把他们连缀起来，横系在山崖上的石孔间，阁子前方飞檐重窗，吞吐烟云，实在是处胜地，遗憾的是不能把被子铺盖留在此地，依傍山崖躺卧在明月下了。隐庵为我烹茶挽留住宿，我担心马帮向前走去来不及追上，匆匆辞别他出来。此处山崖在特别突出高峰东南的峡中，登上寺中的阁子，正南方面对双突之门。又见到门外一座远峰悬在中央，圆圆地横亘，笔直上耸，如擎天柱，那地方应当与澜沧江相接近，但不知是什么处所。隐庵称为钵盂山，这也是随便起的名字罢了；又认为在江外，也辨不清它是在碧溪〔是江名〕外，还是在澜沧江以外了。



由它东边又上坡，二里，登上东冈。又向东北遥遥地上走，八里后来到杪松哨。这个哨所是东来的山脊，向西延伸后耸起成为特别突出的高峰，南面在碧溪江东北岸到尽头，这里是顺宁府东北境的尽头处，与蒙化府分界的地方，因为岭上有杪松树最大，所以起这个名。此时马帮正在此地吃饭，终于赶上了他们。又顺山脊向东上走四里，转向北，登上岭头，这里是旧牛街。这天的街子还未散，已走了八十里了。此处是东面延伸而来的山脊的最高处，北方一直望到漾濞，漾濞东面的点苍山，笔直雄伟地插在半天空；望南方就见瓦屋突立为门的山峰，又从东面分支向西回绕，壑谷环绕在前方；往西边望去，就见特别突出

的高峰，高耸在近处的西南方，江外横岭诸峰，远远地环绕在西北，也是一处爽心悦目之境呀！

从这里向北顺山岭下走，二里，绕着山崖转向东，沿山脊北面往东行，八里，到了旧巡司。又向东北下行二里，盘绕在南边壑谷之上，有路分岔：越过山脊向北下山，推想是往北通到漾濞的路；正路又向东顺山脊走。二里多，越过东岭向北下走，在这里岭下的峡谷向北下坠，立即顺峡谷的东面山坡往东北行。五里，到瓦葫芦，有数十家人依傍着坡嘴，悬隔居住在环绕的壑谷中。坡东有小溪，一条来自西侧，一条来自南侧，在前方的壑谷中交流后向北流去。那么此处叫瓦葫芦的地方，也是山峰成丛水泉外溢的源头了。此夜住宿在客店的楼中，月光十分明亮，遗憾的是没有伴侣在一起饮酒，怅怅不乐地躺下。

十七　黎明，饭后上路，马上向东下坡。一里，渡过西来的小溪，沿北山往东行。半里，南来的小溪与它合流，一同冲破山峡往北流去，路也顺溪流，傍着山往北转，一里，有座亭桥跨在这条溪上，叫广济桥。渡到桥东，沿东麓往北行二里多，有峡谷自西山前来会合。又向北五里，北面的壑谷稍微开阔了些，水奔向西北的峡中去；又有一条水流自东面峡中流来会合，水势相等，立即溯水进去。往东行一里多，有小桥架在溪上，过到桥北。再沿北坡向东上走半里，溯溪向北转二里多，转向东走一里多，有数十家人背靠北山居住，这是鼠街子。山峡到这里呈东西向长长地绵亘，溪水流在峡底，路溯北面的山崖走。北面山崖上屡屡有小溪从峡壁上下泻，路向东绕过小溪，屡上屡下。十里，翻过山坡向东下降，东面峡谷稍微开阔一些，绕过北面山崖的纡曲处，原来北面山崖到这里稍稍后退，但南面的障蔽如屏风陡削得特别厉害。向东三里，这里一条溪水自北边流来，一条自南边下坠，而东面则有横列的山阻隔着溪水，路于是转向溯北来的溪水走。二里稍下走，一里多，涉到溪东岸，再溯溪往北行。半里，溪流仍分为两条支流，一条从西北流来，一条从东方流来，于是转向从东来的溪流上走。半里，有几家人依傍在坡上，这是猪矢河哨〔“猪矢”是当地口音。此处是诸条河流的起始处，恐怕是“诸始河”〕。此处山回峡集，中间迸裂开山坡下垂：一条岔道向正北越岭的，是去漾备的路；一条岔道越过山坡向东北去的，是去炉塘的路；唯有向东顺峡谷上走的，是去蒙化的大道。于是向东上走三里，慢慢顺一往北曲的山湾走。山湾中有小溪向南下坠到它的



侧边，岔开的小径沿着它往北去，这不是通漾备，就是去下关的捷径，可惜马帮不能从这里走。又向东顺大道上走，有时陡峻有时平坦，全是俯瞰着南面的壑谷行，五里，便越过岭脊。岭脊稍向中间下凹，是从东北的定西岭分支，往西延伸为甸头山，又分为两支：一条支脉向北转，傍着洱水往北延到苍山后；一条支脉南下，绵亘为蒙化府西面夹立的山，而此处是它的山脊。山脊东边立即望见大山坞自北伸展到南，它东面的一列山与此脊似门扉样排列相对；而北面的甸头山，则是中间低伏相连，它以外青翠浮动高高拥立的，是点苍山；南面的甸尾，阳江纵贯甸中，曲折下泻，与定边县交界。蒙化府城已东伏在平川之中，但不马上向东下走。

从岭脊上往南平缓前行半里，这里的山脊气势磅礴向西去的，是杪松哨、猛补者的支脉由这里分出去的地方；纷繁交错向东出去的，去府城的大路顺着它下走。开始时由峡中下坠二里，随即顺北坡下走三里，又从坡脊上下降五里，这里是路南的峡谷，深坠后愈加开阔，路北的山峰，中断后重又隆起。那山峰自西面的山脊下垂到这里，屡次低伏屡次耸起，好似连贯在一起的珠子下延，共有四五座山峰，下到东麓，而阳江的江水，自城西向西弯曲后朝它流来，也是一处奇观。路从它的南面一连绕过两座山峰，就见南面的山坞十分开阔，有数家人紧靠在南山下，而峡中全是田埂环绕成田。又向东一里，就转向北，穿过一座向东突的山峰后面穿出山坳。此峰就是连珠般下延的第五峰在东麓到尽头的山峰，它上方的诸峰，路全是顺势下山而沿着它的南面走，只走到此峰是从中穿过越到它的北面。此处似乎有神明的界局蕴结着，可当地人不知道，间或有人在旁边连接建屋的，都不能得到它的正脉。傍着突起的山峰北面下走，半里走到山麓。又向东半里，就见阳江自东方流来，流抵山下往南转去。路溯江北岸往东行，半里，有座三拱石桥向南架在江上。越到桥南，再向东一里，进入蒙化府城西门。一里多，穿越全城后抵达东门，在城内转向走半里，路过等觉寺，住宿在寺北的冷泉庵，就是妙乐禅师住锡养静之处。庵中有眼井十分甘甜冷冽，是蒙化城的第一泉，所以用来命名寺庵。



蒙化城非常整齐，是座古城，而高处与洱海卫城相似。城中居民房屋也十分兴盛，而北门外则街市相连全是居民区。听说城中有三四家进士，这样反而胜过大理了〔北门外有三四家卖饼的

人，猜想全是中原地区的人。饼的制法酷似我家乡的“眉公饼”，只是不兼有各种味道罢了，即便是省里也赶不上〕。

蒙化的土知府姓左，世代奉公守法，不似景东府那样桀骜不驯，他的住处在西山北坞三十里外。蒙化府有流官同知一人，住在城中，反而独擅全城的重权，不像其他土府处处受土官的制约，也不像其他流官有府官在上压制了。蒙化卫也住在城中，任卫官的人，也胜过其他卫，大概是不像景东那样，权力在土官，也不似永昌那样人人各自为政。

蒙化的疆界较为紧促，府中只有一片平川，水流都是向西南流下澜沧江的，因为定西岭南延的山脊隔在它的东部。

定西岭从大山脊分支，又成为一列隔开东西的界山，它西南是蒙化府、顺宁府、永昌府；它东面则是元江府、临安府、澂江府、新化州及楚雄府。山脊南面各州县的水流，都是从此岭分流的，往南延伸的大山脊虽然长，此岭也是南面支脉的第一支峰。至于山脊西面的大理府、剑川州、兰州，山脊东面的寻甸府、曲靖府，虽然在它的北面被大山脊分开，可定西岭实际上承接着大山脊而且位于大山的下游，认为非按它们的区域来判别不可了。



蒙化府有四座寺院，名叫天姥寺、竹扫寺、降龙寺、伏虎寺，而天姥寺最著名，在西北山坞间三十五里处。我来不及到处游遍，打算首先到天姥寺去。

【原文】

十八日　从冷泉庵晨起，令顾仆同妙乐觅驼骑，期以明日行。余亟饭，出北门，策骑为天姥游，盖以骑去，始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场后西北下，约一里，渡一沟，西北当中川行。五里，过荷池。又北一里，过一沟。又西北三里，则大溪自东曲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盘西山东突之嘴，其嘴东突，而大溪上流，亦西来逼之，路盘崖而北，是为蒙化、天姥适中处。又北二里，过西山之湾，又北二里，再盘一东突之嘴。又过西湾三里，其东突之嘴更长。逾其坳而北，有岐西向入峡，其峡湾环西入，内为土司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坳北截西峡之口，直度北去。约三里，又盘其东突之嘴，于是居庐连络，始望见天姥寺在北坞之半回腋间，其山皆自西大山条分东下之回冈也。又三里，有一圆阜当盘湾

之中，如珠在盘，而路萦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门，是为天姥崖，而实无崖也。其寺东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门内有古坊，曰“云隐寺”。按《一统志》，巃岈图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龙伽独自哀牢将其子细奴逻居其上，筑巃岈图城，自立为奇王，号蒙舍诏，今上有浮屠及云隐寺。始知天姥崖即云隐寺，而其山实名巃岈图也[①]。其浮屠在寺北回冈上，殿宇昔极整丽，盖土司家所为，今不免寥落矣。时日已下午，亟饭而归。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妙乐正篝灯相待，乃饭而卧。

注释

①巃岈图山：今人省称巃岈山，山上的天摩雅寺，应即天姥（mǔ 母）寺的转音，在巍山坝子西缘，属庙街乡。曾在此挖出过有字瓦及花瓣纹瓦当，应即南诏早期的巃岈图城。

【今译】

十八日　从冷泉庵早晨起床，命令顾仆同妙乐去找马帮，约定在明天动身。我急忙吃过饭，走出北门，策马去游天姥寺，因为骑马去，才能往返。向北二里，由演武场后面向西北下走，约一里，渡过一条水沟，向西北前行在平川中。五里，路过荷池。又往北一里，过了一条水沟。又向西北三里，就见大溪自东曲向西流，涉到溪流北岸。四里，绕过西山东突的山嘴，此处山嘴向东突，而大溪的上游，也向西流来逼近它，路盘绕着山崖向北走，这里恰好是蒙化城、天姥寺中途之处。又往北二里，走过西山的山湾，又向北二里，再绕过一处东突的山嘴。又经过西面的山湾三里，那东突的山嘴更长。越过山坳往北，有岔路向西进峡，那峡谷向西弯弯绕绕地进去，里面是土司左家世代居住的地方。去天姥寺的路由山坳北边截过西峡的峡口，径直越到北边去。约三里，又绕过那东突的山嘴，在这里居民房屋连接不断，开始望见天姥寺在北面山坞的半山腰回绕的山侧之间，那里的山都是从西面的大山分为条状向东下延回绕的山冈。又行三里，有一座圆形的土阜正当盘子状山湾的中央，如像明珠在盘子中，而路萦绕在土阜前。又向北三里，沿山坡向西北上登，一里后到达山门，这是天姥崖，但实际上无山崖。此寺向东，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门内有座古老的牌坊，写道“云隐



寺”。据《一统志》，蛇蚜图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处，蒙氏龙伽独从哀牢山带领他儿子细奴逻居住在山上，修筑了蛇蚜图城，自立为奇王，号称为蒙舍诏，今天山上有佛塔和云隐寺。这才知道天姥崖就是云隐寺，而此山实际名叫蛇蚜图山。那佛塔在寺北回绕的山冈上，殿宇从前极为整齐华丽，大概是土司家所建的，今天免不了冷落了。此时日光已是下午，急忙吃饭后归来。渡过大溪，抵达荷池天已经昏黑了。进城后，妙乐正点燃灯火相等，于是吃过饭躺下。

【原文】

十九日　妙乐以乳线赠余。余以俞禹锡诗扇，更作诗赠之。驼骑至，即饭而别，妙乐送出北门。仍二里，过演武场东。又北循东麓一里，有岐分为二：一直北随大坞者，为大理、下关道；一东向入峡逾山者，为迷渡、洱海道。乃从迷渡者东向上。五里，涉西下之涧，于是上跻坡。二里，得坪，有数家在坪北，曰阿儿村。更蹑坡直上五里，登坡头，平行冈脊而南度之。此脊由南峰北度而下者，其东与大山夹为坑，北下西转而入大川，其西则平坠川南，从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瓯脱也[①]。又北倚坡再东上三里，有三四家当脊而居，是为沙滩哨[②]。脊上有新建小庵，颇洁。又蹑脊东上二里，盘崖北转，忽北峡骈峙，路穿其中，即北来东度而南转之脊也，是为龙庆关[③]。透峡，即随峡东坠，石骨嶙峋。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岭南下，东挟白崖、迷渡之水，为礼社江，南由定边县东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头之水，为阳江，南由定边县西而下澜沧，乃景东、威远、镇沅诸郡州之脉所由度者也[④]。东向下者四里余，有数家居峡中，是为石佛哨[⑤]，乃饭。



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园哨。于是曲折行峡中，随水而出，或东或北。不二里，辄与峡俱转，而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转，始望见峡口东达川中，峡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运机，磨麦为面，甚洁白，乃知迷渡川中，饶稻更饶麦也。又二里，度桥，由溪右出峡口[⑥]，随山南转半里，乃东向截川而行。其川甚平拓，北有崇山屏立，即白崖站也[⑦]；西北有攒峰横亘而南，即定西岭南度之脊也。两高之间，有坳在西北，即为定西岭。逾岭而西，为下关道；从坳北转，为赵州道。余不得假道于彼，而仅一涉礼社上流，揽迷渡风景，皆驼骑累之也。东行平堤三里，有围墙当路，左踞川中，方整而甚

遥，中无巨室，乃景东卫贮粮之所，是曰新城[8]。半里，其墙东尽，复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倅王君署事景东，而卫人立于此者。又东半里，有溪自北而南，架木桥于上，水与溪形俱不大，此即礼社之源，自白崖、定西岭来，南注定边，下元江[9]，合马龙，为临安河，下莲花滩者也[10]。时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带。从此望之，川形如犁尖，北拓而南敛，东西两界山，亦北高而南伏，盖定边、景东大道，皆由此而南去。又东半里，入迷渡之西门[11]。其墙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庐甚盛，是为旧城，有巡司居之。其地乃赵州、洱海、云南县、蒙化分界，而景东之屯亦在焉。买米于城。出北门，随墙东转一里，有支峰自东南绕而北，有小浮屠在其上。盘其嘴入东坞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12]。有倚山北向而居者，遂投之宿。

注释



①瓯（ōu 欧）脱：边境屯戍或守望的土室。

②沙滩哨：今作沙塘哨，在巍山县东隅。

③龙庆关：今作龙箐关，为巍山、弥渡两县分界丫口，东西两侧有山箐，为两县间驿道必经的关隘。

④定西岭：今名同，俗称红岩坡，为大理、弥渡两县界山，此山南至定边即被二水交汇处截断，其脉亦未达景东等县。镇沅：明置府，在今镇沅县治按板镇。按，《明一统志》蒙化府山川载："阳江，在府城西，源出甸头涧，过定边县入澜沧江。"霞客本《明一统志》，故有此说。其实，毗雄河和巍山河在定边县汇合，即成为元江的东西二源，阳江并未流入澜沧江。

⑤石佛哨：今名同，在弥渡县西隅。

⑥又二里句：在此峡口稍北的庙前村铁柱小学内，有著名的南诏铁柱，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 707 年，唐王朝派唐九征在洱海地区大败吐蕃后，即在波州（今祥云县）建铁柱，上面刻有唐中央在这一地区设置州县的地图和说明文字，是唐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见证，这就是通常说的"唐标铁柱"。872 年，南诏王蒙世隆可能利用了波州铁柱重铸为弥渡铁柱。今存铁柱高 3.3 米，圆周 1.05 米，直立在一米多高的土台上，题记为直列正书阳文二十二字："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这就是南诏铁柱，又称为"天尊柱"，被用作神化南诏统治的象征。

⑦白崖站：《明史·地理志》载："有旧白崖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修筑，更名彩云城。"今称红岩，在弥渡坝子北端。

⑧新城：今名同，在弥渡县治稍西。

⑨又东半里句：此水明代称白崖睑江，即今毗雄河，又称西大河。

⑩莲花滩：在今河口瑶族自治县田房附近的红河上。

⑪迷渡：明代作迷渡市，嘉靖初筑城，设有迷度市巡检司，即今弥渡县治。

⑫海子：今名同，分下海子与上海子两村，村边一水塘称双龙海，皆在弥渡县治稍东。

【今译】

十九日　妙乐拿乳线香赠给我。我把俞禹锡的诗扇，另外作了诗赠给他。马帮来到，立即吃饭后告别，妙乐送出北门。仍是二里，经过演武场东边。又向北沿东麓走一里，有岔路分为两条：一条向正北顺大山坞走的，是去大理、下关的路；一条向东进峡翻山的，是去迷渡、洱海卫的路。于是从去迷渡的路向东上走。五里，涉过向西下流的山涧，于是上登山坡。二里，走到一块平地，有数家人在平地北边，叫阿儿村。再登坡一直上走五里，登上坡头，平缓行走在冈脊上，而后向南越过它。此脊是由南峰往北下延的，它的东面与大山夹成坑谷，往北下延后向西转，进入大平川，它的西面则平缓下坠到平川南边，从它上边俯瞰蒙化城，如同一间屯戍的土室。又紧靠北面的山坡再向东上行三里，有三四家人居住在山脊上，这是沙滩哨。山脊上有新建的小庵，相当整洁。又登山脊向东上走二里，绕着山崖向北转，忽然北面峡谷并峙，路穿过峡中，这就是由北面来向东延伸后往南转的山脊了，这里是龙庆关。穿过峡谷，立即顺山峡向东下坠，石骨嶙峋。半里，略平坦些。此脊自北方的定西岭往南下延，东边傍着白崖站、迷渡的水流，是礼社江，往南由定边县东境流下元江；西临蒙化甸头的水流，是阳江，往南由定边县西境流下澜沧江，是景东府、威远州、镇沅府诸府州的山脉由这里延伸的山。向东下走四里多，有几家住在峡中，这是石佛哨，于是吃饭。



又行三里，有三四家人在北坡上，叫桃园哨。从这里起曲折行走在峡中，顺水流出去，有时向东有时向北。不到二里地，就与峡谷一起转向，而且都是在水流左侧。如此走了十里，再向北转，这才望见峡口向东通到平川中，峡中小屋层层叠叠，各自靠近水边，屋瓦全是白色的，是磨房，用水运转机械，把麦子磨成面，面粉十分洁白，这才知道迷渡的平川中，富产水稻更富产小麦了。又走二里，过桥，由溪右走出峡

口,顺山势往南转半里,就向东横截平川前行。此处平川非常平坦广阔,北方有高山屏风般矗立,那就是白崖站了;西北有攒聚的山峰往南横亘,那就是定西岭向南延伸的山脊了。两面高山之间,有山坳在西北,那就是定西岭。越岭往西走,是去下关的路;从山坳向北转,是去赵州的路。我不能借路于那里,却仅能在礼社江上游跋涉一番,游览迷渡的风景,这皆是马帮拖累我造成的。向东在平坦的水堤上行三里,路旁有围墙,在左边盘踞在平川中,方方整整而且十分长,其中无巨大的房屋,是景东卫贮粮的场所,这叫新城。半里,围墙到了东边的尽头,再行走在水堤上三里,有座碑亭在路右侧,是大理府副职王君署理景东卫政事,而卫里人立石碑于此。又向东半里,有溪水自北流向南,在溪上架有木桥,水势与溪流都不大,此溪就是礼社江的源头,从白崖站、定西岭流来,向南注入定边县,下游到元江府,会合马龙水,成为临安河,下流到莲花滩。此时平川中正苦于干旱,所以江水好似衣带一样宽。从此望过去,平川形状如同犁尖,北面拓展开去而南面收拢来,东西两列山,也是北边高而南边低伏,大概去定边县、景东府的大道,都是由此往南去。又向东半里,进入迷渡的西门。它的城墙不如新城的整齐,可居民房屋十分繁盛,这是旧城,有巡检司住在这里。此地是赵州、洱海卫、云南县、蒙化府的分界处,而景东卫的驻屯地也在这里。在城中买米。走出北门,顺城墙向东转一里,有支峰自东南绕到北方,有座小佛塔在山上。绕过它的山嘴走入东面山坞中,又一里,坞中又形成一个小壑谷,叫做海子。有靠山向北居住的人家,就到那里投宿。

【原文】

二十日　平明,饭而行。又东一里,入峡,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随壑北转,渐上坡。再上再平,三里,逾岭头,遵冈北行。又三里,有村在西坡腋间,为酒药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东而西下者,条冈缕缕,有小水界之,皆西出迷渡者。再下再上约十里,有卖浆者庐冈头,曰饭店,有村在东山下,曰饭店村。又北逾一冈,二里,坡西于是有山,与东坡夹而成峡,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路乃从峡中溯之北,二里余,转而东北上,二里余,陟而逾其坳。此乌龙坝南来大脊,至此东度南转,而峙为水目者也。脊颇平坦,南虽屡升降坡间,而上实不多,

北下则平如兜，不知其为南龙大脊。余自二月十三从鹤庆度大脊而西，盘旋西南者半载余，乃复度此脊北返，计离乡三载，陟大脊而东西度之，不啻如织矣！

脊北平下半里，即清华洞[1]，倚西山东向。再入之，其内黄潦盈潴[2]，及于洞口。余去年腊月十九日[3]，当雨后，洞底虽泞，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兹方苦旱，而水当洞门，即外台亦不能及，其内门俱垂垂浸水中，止北穿一隙，其上亦透重光，不如内顶之崇深也。稍转而北，其上窦即黑暗而穷，其下门俱为水没，无从入中洞也。此洞昔以无炬不能深入，然犹践泞数十丈，披其中透顶之扃，兹以涨望门而止，不知他日归途经此，得穷其蕴藏否也？

出洞，北行半里，逾岭即西向白崖大道，仍舍之而北。二里，有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南崖石嶙峋，亦龙潭也。又北一里，过一村聚，村北路右有墙一围，为杨土县之宅。又北一里，即洱海卫城西南隅。从西城外行半里，过西门，余昔所投宿处也。又随城而北半里，转东半里，抵北门外，乃觅店而饭。先是余从途中，见牧童手持一鸡葼，甚巨而鲜洁，时鸡葼已过时，盖最后者独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瀹汤为饭，甚适。

洱海往鸡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间，余昔所经者；骑夫以家在荞甸，故强余迂此。盖洱海卫所环之坞甚大，西倚大脊崇冈，东面东山对列，东南汇为青龙海子，破峡而绕小云南驿为水口，其南即清华洞前所逾南坳。其北即梁王山东下之支，平伏而横接东山者，自洱海北望，以为水从此泄，而不知反为上流。余亦欲经此验之，于是北行田塍间，西瞻九鼎道，登缘坡，在隔涧之外数里也。六里，抵梁王山东支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临川，曰般若寺。路乃东向逾冈，一里余，有村庐倚西山而居，曰品甸[4]。由其东一里余，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北山回壑抱，东南积水为海，于时久旱，半已涸矣。从堤而东半里，一庙倚堤而北悬海中，为龙王祠。又东半里转北，堤始尽。复逾东突之坡，一里，复见西腋尚蟠海子支流。平行岭脊，又北三里，则东峡下坠，遥接东山，腋中有水盈盈，则周官哕海子也[5]。其北则平冈东度，而属于东山，此海实青龙海子之源矣。梁王之脉，由此东度，不特南环为洱城东山，即荞甸北宾川东大山崇窿，为铁索箐、红石崖者，皆此脊绕荞甸东而磅礴之。余夙闻洱城北有米甸、禾甸[6]、荞甸之名，且知青海子水经

小云南随川北转，经胭脂坝，合禾、米诸甸水而北入金沙[7]，意此脊之北，荞甸水亦东北流。至此乃知其独西北出宾川者，始悟此脊自□□山南度为□□□山而尽于小云南[8]，北界于荞甸之东，耸宾川东山而尽于红石崖金沙江岸，脊北盘壑是为荞甸，与禾、米二甸名虽鼎列，而水则分流焉。从岭上转西北一里，随北坞下，三里而至坞底。直北开一坞，其北崇山横亘，即斜骞于宾川之东而雄峙者；西界大山，即梁王山北下之支；东界大山，即周官步北冈东度之脊，所转北而直接横亘崇山者。从岭上观之，东西界仅与脊平，至此而岩岩直上，其所下深也。坞中村庐累落，即所谓荞甸[9]。度西南峡所出涧，稍北上坡，又一里而止于骑夫家。下午热甚，竟宿不行。

注释

①清华洞：今存，在祥云县城西南约两公里，附近村子亦因洞得名清华洞。入洞约30米处，可看到菜碟大的一块蓝天，俗称“碟大天”。

②潦(lǎo老)：雨后地面的积水。

③余去年腊月十九日：“十九日”，原作“十八日”，徐本作“廿一日”。据本书前文徐霞客初游清华洞为十九日。

④品甸：今名同，在祥云县北隅。其东的海子今已建成品甸水库，又称丰收水库。

⑤周官步海子：在祥云县北隅，今已建成前进水库，又称浑水海。

⑥米甸：今名同，在祥云县东北隅。禾甸：今名同，在祥云县东北境。

⑦且知青海子句：青海经云南驿东流北转之水今称中河，为鱼泡江西源。禾、米诸甸水今称禾米河，其下称楚场河，往东北流入鱼泡江，再北入金沙江。

⑧始悟此脊自□□山南度为□□□山而尽于小云南：“山南度为”四字据宁抄本补。

⑨荞甸：今名同，又称杨保街，在宾川县东南隅。

【今译】

二十日　黎明，饭后上路。又向东一里，进峡，峡中又形成一处小壑谷。二里，顺壑谷向北转，渐渐上坡。两次上走两次遇上平地，三里，越到岭头，沿着山冈往北行。又走三里，有个村庄在西坡的侧旁之间，是酒药村。又往北沿山坡行，这里的山坡全是自东向西下斜的，条状的山冈一缕缕的，有小溪隔开它们，全是向西流到迷渡的水流。两

次下走两次上登约十里，有卖酒的人在冈头建了房屋，叫做饭店，有村庄在东山下，叫饭店村。又向北越过一座山冈，二里，山坡西面于是有山，与东面的山坡夹立成峡，峡中的小水流向南下流后往西注入迷渡。路于是从峡中溯流往北走，二里多，转向东北上走，二里多，上登越过山坳。此处是乌龙坝往南来的大山脊，到此地往东延伸向南转，耸峙为水目山的山脊。山脊相当平坦，往南虽屡次升降在山坡间，可上走的路实际上不多，往北下走则平坦得如同头盔，不知它是往南延伸的大山脊。我自从二月十三日从鹤庆向西越过大山脊，盘旋在西南方的时间有半年多，于是再次越过此条山脊返回北边，算来离乡三年来，上登大山脊而翻越到它的东西两面，无异于像织布一样往来穿梭了！

从山脊北面平缓下走半里，就是清华洞，洞紧靠西山面向东方。再次入洞，洞内充盈着黄色的积水，满到洞口。我去年腊月十九日来时，正当雨后，洞底虽然泥泞，但水未满到外边，可以深入；此时正苦于干旱，而水挡住洞口，即便是外边的平台也不能去到，洞的内洞口全低低地浸在水中，只在北边穿通一条缝隙，缝隙上方也透射进阳光，不如内洞顶那样高深。稍转向北，那上洞马上黑暗下来而且到了头，它下方的洞口全被水淹没了，无法进入中洞。此洞从前由于无火把不能深入，然而仍踩着泥泞走了数十丈，钻入洞中通到山顶的门户，此时因为涨水望见洞口便停下了，不知他日归途中经过此地，能不能穷究它蕴藏着的真面目呢？

出洞来，往北行半里，越岭后就是向西去白崖站的大道，仍舍弃它往北走。二里，有一塘池水，在西坡下，池西南的石崖石骨嶙峋，也是个龙潭。又向北一里，经过一个村落，村北路右侧有一圈围墙，是杨土知县的宅第。又往北一里，就是洱海卫城的西南隅。从西城外行半里，经过西门，是我从前投宿之处了。又顺城墙向北半里，转向东半里，抵达北门外，于是找客店吃饭。这之前我在途中，见牧童手握一朵鸡蓃，非常巨大而且鲜嫩洁白，此时鸡蓃已过了季节，大概是最后独自长出来而且个大。我买了它，到此时烧汤下饭，十分适口。

洱海卫前往鸡足山的路，在九鼎山、梁王山两座山之间，是我从前所经过的路；马夫因为家在荞甸，所以强迫我绕道于此地。原来环绕洱海卫的山坞非常大，西边靠着大山脊的高冈，东面与东山对列，东南积水成为青龙海子，冲破峡谷后绕到小云南驿成为河口，它南面就是

清华洞前越过的南面的山坳。城北就是梁王山东下的支脉，平缓起伏横接到东山，自洱海卫望北边，以为水从此处外泄，却不知反而是上游。我也想经过此地验证这一点，于是往北前行在田野间，向西瞻望去九鼎山的路，沿山坡上登，隔着山涧在数里之外。六里，抵达梁王山东面支脉的南麓，有寺院在山的西侧，向南面临平川，叫般若寺。路于是向东翻越山冈，一里多，有村庄房屋紧靠西山居住，叫品甸。由村东走一里多，再向北上坡，原来此坡是一条水堤。水堤西北山峰回绕壑谷围抱，东南方水积为海，在此时长期干旱，一半已干涸了。从堤上向东走半里，一座寺庙背靠水堤悬在北边的海中，是龙王祠。又向东半里转向北，水堤才完了。再越过东突的山坡，一里，又见到西侧尚蟠海子的支流。平缓行走在岭脊上，又往北三里，就见东峡下坠，远远接到东山，侧边峡中有水满满的，是周官莺海子了。它北面是平缓的山冈向东延伸，而后连接到东山，此处海子实际上是青龙海子的源头。梁王山的山脉，由此向东延伸，不仅往南环绕成洱海卫城的东山，即荞甸北面宾川东面高大穹隆的大山，称为铁索箐、红石崖的山，也全是此条山脊气势磅礴地绕过荞甸东边形成的。我过去听说洱海卫城以北有米甸、禾甸、荞甸的地名，并且知道青海子的水流经小云南驿顺平川向北转，经过胭脂坝，会合禾甸、米甸诸处甸子的水后往北流入金沙江，意料此条山脊的北面，荞甸的水也是向东北流。来到此地才知它唯独是往西北流到宾川的水流，这才明白此条山脊自□□山往南延伸成为□□□山而后在小云南驿到了尽头，在荞甸之东隔在北方，耸立为宾川的东山而后在金沙江岸的红石崖到了尽头，山脊北面盘绕的壑谷那便是荞甸，与禾甸、米甸两甸的名字虽然似鼎足一样并列，但水却分流了。从岭上转向西北一里，顺北面的山坞下走，三里后到达坞底。正北敞开一个山坞，它北边高山横亘，那就是斜举在宾川之东雄峙的山；西面一列大山，就是梁王山向北下延的支脉；东面一列大山，就是周官莺北冈向东延伸的山脊，转向北一直接到横亘的高山。从岭上观看地形，东西两列山仅与岭脊一样高，来到此地却高峻笔直上耸，这里的地势下来得很深了。山坞中村庄房屋重重叠叠，是所谓的荞甸。越过西南峡中流出的山涧，稍向北上坡，又走一里后停在马夫家。下午太热，最终住下不走了。



【原文】

二十一日　平明，饭而行，骑夫命其子担而随。才出门，子以担重复返，再候其父饭，仍以骑行，则上午矣。北向随西山之麓，五里，有一村在川之东，为海子。村当川洼处，而实非海也，第东山有峡向之耳。渐转西北，五里，西山下复过一村。又四里，有数十家倚西山而庐，其前环堤积水，曰冯翊村，其北即崇山横障之麓。川中水始沿东山北流[①]，至是西转，漱北山而西，西山又北突而扼之，与北麓对峙为门，水由其中西向破峡去，路由其南西向逾坳入，遂与水不复见，盖北突之嘴，夹水不可行，故从其南披隙以逾之也。由冯翊村北一里，至此坳麓，乃西向盘崖历壑。山雨忽来，倾盆倒峡，浃地交流。二里，转西南盘崖上，又一里，转西北，遂蹑石坡，里余，升冈头。有岐西向逾坳者，宾居道也；北向陟冈者，宾川道也。乃北上半里，遂登岭头。于是西瞰大川，正也宾居海东之山，隔川遥对，而川之南北，尚为近山所掩，不能全睹，然峰北荞甸之水，已透峡西出，盘折而北矣。



乃西北下山。一里余，骑夫指北峰夹冈间，为铁城旧址，昔土酋之据以为险者。盖梁王山北尽之支，北则荞甸水界为深堑，南则从峰顶又坠一坑环之，此冈悬其中，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恃险一女关之意也，非邹中丞应龙芟除诸巢[②]，安得此宁宇乎！又下里余，渡坠坑之水，乃循东山北行。又三里，抵荞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随之，或行水中，或趋碛上[③]，或涉水左，或涉水右，茫无正路。四里，乃上东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巩桥当川之中，则大理由宾居来大道。有聚落在桥西，是为周官营[④]。从其东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冈上，过之，始见宾川城。又北一里，过南薰桥，入其南门。行城中，北过州治前，约一里，出北门饭，市肉以食。

北一里，过小冈坊，西北下坡，一里，抵川中涧。其北有巩桥五洞，颇整[⑤]，以涧水仅一衣带，故不由桥而越涧。又西北二里余，遂抵西山东突之嘴。盘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逾岭坳来合，即余昔从梁王山来者。其北有村庐倚西峰下，是为红帽村，余昔来饭处也。从村后随西山北行四里，西山开小峡，于是路分为二，遂西向入峡。一里，涉小涧北上，一里，登冈头，过一坊，复西北行。二里，西逾冈脊，望见南山自西屏列而东，是排沙北界之山，西白海东，东抵宾居，南与大脊乌龙坝山并夹者，土人称为北山，而观音箐在其北坞。其西北濒洱海，为鲁

摆山，则三涧门所来之脊，又东挟上、下仓之水⑥，而北出拈花寺南桥下者也。从冈头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来，有亭桥北跨之，是为干果桥。北有数家倚冈，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干果北有一尖峰，东向而突，亭亭凌上，盖西南自鲁摆、海东之脊，分支东北，上为上下仓、观音箐分界，下为炼洞、干果二溪中垂，亦鸡山东第一水口山也⑦。

二十二日　平明，饭而行。西北三里余，涉一小溪，又上里许，抵尖峰下。循其东崖而北，一里，随崖西转，遂出峰北。于是北坞自西而东，即鸡山之水，自炼洞而东下牛井街，合宾川而北者也。路随南崖西向下，二里，有村在路旁，上有坊，曰“金牛溢井”，土人指溪北村旁，有石穴为金牛溢处，而街则在其外。又西盘峡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复西北上。再下再上，五里，登一冈头，皆自南而北突者。又二里，稍下，过“广甸流芳”坊。又北一里，于是村庐相望，即炼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坞，又二里，过公馆街，又北一里，过中谿庄。李中谿公以年老，炼洞米食之易化，故置庄以供餐。鸡山中谿公有三遗迹：东为此庄，西桃花箐下有中谿书院，大顶之侧礼佛台有中谿读书处。又北上冈一里，茅舍累累布冈头，是为炼洞街子。又北半里，过“炼法龙潭”坊。又北里余，稍下，过一桥，有数家倚西山坞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一小亭覆之，即龙潭也，不知炼法者为谁矣。村北有巨树一株，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⑧，中空，巩而复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于是又西北二里，逾一坡，又西北一里余，过茶庵。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复上，乃循北山之环脓而西上。一里余，瞰其南壑，中环如规，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两岐，北向逾岭为鸡山道。乃北上行岭头二里，复西折而下。下二里余，有峡自西南来，其底水破峡东北出，即下仓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桥跨之，是鸡山东第二水口山也。渡桥西，复北上坡，折而南，盘西峡而北一里余，循峡西北上，又里余，有哨当岭头，从此平行直南，乃下仓道。逾岭北下一里，则拈花寺东向倚西山，居环壑中，乃入而饭。既饭，雨至，为少憩。遂从寺左转而西上，一里余，逾一北突之岭，有坊曰“佛台仰止”，始全见鸡山面目。顶耸西北，尾掉东南，高悬天际，令人神往。



逾脊西下，即转而北，一里，下涉北坠之峡。又半里，西逾一北突之坳。坳南岐有坊倚坡，此白石崖东麓坊也，余昔来未及见，故从其西

麓之坊，折而东上。过坳复西向，循大路趋里余，过白石崖西坊。又西里余，有岐稍下，则鸡山前峡之溪，东向而入牛井街，合宾川溪北向桑园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桥跨其上，过桥北，骑夫东转北上而向沙址，余西向溯溪，欲寻所谓河子孔者。时水涨，浊流奔涌，以为不复可物色。遇一妪，问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绝，水派横流，荆棘交翳。或涉流，或践莽，西二里，忽见一亭桥跨溪上，其大倍于下流沙址者，有路自北来，越桥南，即循南山东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桥乃捷径，而此桥即洗心桥也，河子孔即在桥南石崖下。其石横卧二三丈，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横长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从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自桥西来者，浑浊如浆。盖桥以西水从二派来[9]：一北来者，瀑布峡中，与悉檀、龙潭二水所合；一西来者，桃花箐东下之流。二派共会桥西，出桥东，又会此孔中清派，此鸡山南涧之上流也。孔上有神祠。其南崖之上，更有静室。于是随北来大路，上“灵山一会”坊。

二里，至坊下，即沙址西来路所合者。其西南隔涧，有寺踞坡麓，为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东尽之麓，鸡山诸刹，山路未辟，先有此寺，自后来者居上，而此刹颓矣。时余不知骑仆前后，徘徊一里，渐随溪东岸而上。其东峰下临，即东第三支回环之岭，新构塔基于其上，中与大士阁中第二支相对成峡，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盘坡稍上，过报恩寺。寺为东第三支山麓之首刹，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第二支，其麓为两溪交会处，夹尖无刹可托，其上即大士阁中临之而已。从报恩西又北一里，有桥西跨涧上。度桥，循大士阁东麓北向上半里，有岐：西南盘岭者，大士阁大道也；直北临东溪西崖而入者，悉檀、龙潭道也。问驼骑已先向龙潭，余随之。一里，又东度桥，从涧东蹑峻上，其上趾相叠，然巨松夹陇，翠荫飞流，不复知有登陟之艰也。又二里，转龙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时四长老俱不在，惟纯白出迎。乃税驾北楼。回忆岁初去此，已半载余矣。

注释

①川中水句：此即荞甸水，今仍称乔甸河，上游分为东河和西河，并蓄为海哨水库。

②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人，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明

史·邹应龙传》载:"万历改元,铁索箐贼作乱,讨平之。"《天启滇志·大事考》亦载: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十一月,巡抚都御史邹应龙剿平铁索箐屡叛夷寇罗革等。"铁索箐应即此铁城。今仍名铁城,在宾川县南境。

③碛(qì戚):浅水中的沙石。

④周官营:今名同,在宾川县南境,州城稍南。

⑤其北句:此处今有一村,称五洞桥。

⑥上仓、下仓:今作上沧、下沧,皆位于宾川县西境,上沧在南,下沧在北。

⑦干果:今无干果村,但《游记》说:"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则应即戊寅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宿的江果村,且所记地形与今江股村一致。此处"干果"皆应为"江果"。

⑧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原作"根曲而出土上其五六尺",据四库本、丁本改。

⑨派:水的支流。

【今译】

二十一日　黎明,饭后上路,马夫命令他儿子挑担子跟我走。才出门,他儿子因为担子太重又返回去,再等候他父亲吃饭,仍用马上路,便已是上午了。向北沿西山的山麓,走五里,有一个村子在平川的东面,是海子。村子位于平川低洼之处,可实际上并不是海,只是东山有峡谷通向那里而已。渐渐转向西北,五里,在西山下又经过一村。又走四里,有数十家人靠着西山建了房,村前水堤环绕积着水,叫冯翊村,村北就是横挡着的高山的山麓。平川中水流开始沿东山往北流,到此地向西转,冲刷着北山往西流,西山又向北前突扼住水流,与北麓对峙成门,水由其中向西冲破峡谷流去,路由它的南边向西穿越山坳进去,于是与水流不再见面,原来北突的山嘴,夹住流水不能行走,所以水从南边顺着缝隙流淌。由冯翊村往北一里,来到此处山坳的山麓下,于是向西绕山崖过壑谷。山雨忽然间来临,倾盆般倒入峡中,水遍地流淌。二里,转向西南绕着山崖上登,又是一里,转向西北,于是上登石坡,一里多,登上冈头。有条岔路向西穿越山坳的,是去宾居的路;向北上登山冈的,是去宾川的路。于是向北上登半里,便登到岭头。在这里向西远瞰大平川,正与宾居海东面的山,隔着平川遥遥相对,但平川的南北,还被近处的山遮住,不能看到全貌,然而山峰北面荞甸的水,已穿过峡谷向西流去,又盘绕曲折地向北流了。



于是向西北下山。一里多，马夫指点在北峰山冈相夹之间，是铁城旧址，从前是土人首领占据作为天险之处。梁王山北面的支脉到了尽头后，北边是荞甸水隔为深堑，南面则从峰顶又坠成一个坑谷环绕着它，此冈悬在其中，向西独立，也如同佛光寨一女关凭借险阻的意思，要不是邹中丞〔邹应龙〕铲除诸处巢穴，哪能有这样安宁的天下呢！又下走一里多，渡过下坠坑谷中的流水，于是沿东山往北行。又走三里，抵达荞甸水流出的河口。那流水分散漫延开来四处流淌，顺着水往北走，有时行走在水中，有时快步在沙石浅滩上，有时涉到水左，有时涉到水右，茫茫无正路。四里，于是走上东麓，开始有路通向北方。沿山麓行六里，望见路西有座拱桥正当平川之中，是大理府经由宾居来的大道。有村落在桥西，这是周官营。从村东向正北走三里，有一座小牌坊在山冈上，走过牌坊，这才见到宾川城。又往北一里，走过南薰桥，进入宾川城南门。行走在城中，向北经过州衙前，约一里，出北门吃饭，买肉来吃了。

向北一里，走过小山冈上的牌坊，往西北下坡，一里，抵达平川中的山涧。这里北边有座拱桥，有五个桥洞，相当整齐，由于涧水仅有一条衣带宽，所以不经过桥便越过山涧。又向西北二里多，便抵达西山东突的山嘴。绕到山嘴的北面，又走二里，有条路自西南越过岭坳前来会合，这就是我从前从梁王山来的路。此地北面有村庄房屋紧靠在西峰下，那是红帽村，是我从前来时吃饭之处。从村后顺西山往北行四里，西山裂开一条小峡谷，在这里路分为两条，就向西进峡。一里，涉过小涧向北上走，一里，登上冈头，经过一座牌坊，再向西北行。二里，向西越过冈脊，望见南山似屏风一样自西向东排列，这是排沙北面的山，西边起自洱海东面，东边抵达宾居，南边与大山脊乌龙坝山并列相夹，当地人称为北山，而观音箐在它的北坞。它的西北濒临洱海，是鲁摆山，是三涧门延伸来的山脊，又向东傍着上仓、下仓的水流，往北流到拈花寺南边桥下。从冈头又往西北行三里，稍下走，有水流自西南流来，有亭桥向北跨过流水，这是干果桥。北岸有数家人依傍着山冈，是我从前投宿的地方，而今天也住在此地。干果村北面有一座尖峰，向东突起，亭亭玉立，凌空而上，大体上西南方起自鲁摆山、洱海东面的山脊，向东北分出支脉，上延成为上仓、下仓和观音箐的分界，下延成为炼洞溪、干果溪二溪中间下垂的山，也就是鸡足山东面的第一

座水口山了。

二十二日　黎明，饭后上路。向西北三里多，涉过一条小溪，又上走一里左右，抵达尖峰下。沿着尖峰东面的山崖向北走，一里，顺山崖向西转，便到了峰北。在这里北面的山坞自西向东，就是鸡足山的水流，自炼洞往东下流到牛井街，会合宾川溪往北流。路顺着南面的山崖向西下走，二里，有村庄在路旁，上边有牌坊，叫“金牛溢井”，当地人指点在溪北岸的村庄旁，有个石穴是金牛溢水之处，而街子则在村外。又向西绕着峡谷登坡，二里，下走渡过一条小溪，再向西北上登。两次下走两次上登，五里，登上一座冈头，都是自南向北突的山冈。又走二里，稍下走，经过“广甸流芳”的牌坊。又往北一里，在这里村庄房屋相望，这是炼洞境内了。南边紧靠山坡，北边俯瞰山坞，又走二里，经过公馆街，又向北一里，经过中豁庄〔李中豁因为年老，炼洞的米吃下容易消化，所以设立了庄子以便供应饭食。鸡足山中豁公有三处遗迹：东边是此庄，西边桃花箐下有中豁书院，大顶侧边的礼佛台有中豁读书的地方〕。又向北上冈走一里，茅屋层层叠叠散布在冈头，这是炼洞街子。又往北半里，走过“炼法龙潭”牌坊。又向北一里多，稍下走，走过一座桥，有数家人紧靠在西面山坞中，村前有一塘水，塘上有井，一座小亭子覆盖着井，这就是龙潭了，不知炼法的人是谁。村北有一棵巨树，树根弯曲凸出地上，高五六尺，中间空，弯曲成弧形再倒插入土中，树根下边可通人走。从这里又向西北二里，越过一条坡，又向西北一里多，经过茶庵。又向西北下涉一个坑谷，一里，涉过坑谷再上走，于是沿北山环绕的山侧向西上登。一里多，下瞰那南边的壑谷，中间呈环状如同圆规，而且底部非常平坦。又向西上登一里，便分出两条岔路，向北越岭的是去鸡足山的路。于是向北上走在岭头二里，再折向西下走。下走二里多，有峡谷自西南前来，峡底的水冲破峡谷向东北流出去，这是由下仓海子注入牛井街的水流，有座亭桥跨在水上，这是鸡足山东面的第二座水口山了。过到桥西，再向北上坡。折向南，绕着西峡往北行一里多，沿峡谷向西北上山，又走一里多，有哨房位于岭头，从此处一直往南平缓前行，是去下仓的路。越岭向北下山一里，就见拈花寺向东背靠西山，坐落在环绕的壑谷中，于是进寺吃饭。饭后，山雨来临，为此稍作歇息。于是从寺左转向西上走，一里多，越过一座北突的山岭，有座牌坊叫“佛台仰止”，这才见到鸡足山的完整面



目。山顶高耸在西北,尾部掉转在东南,高悬在天际,令人神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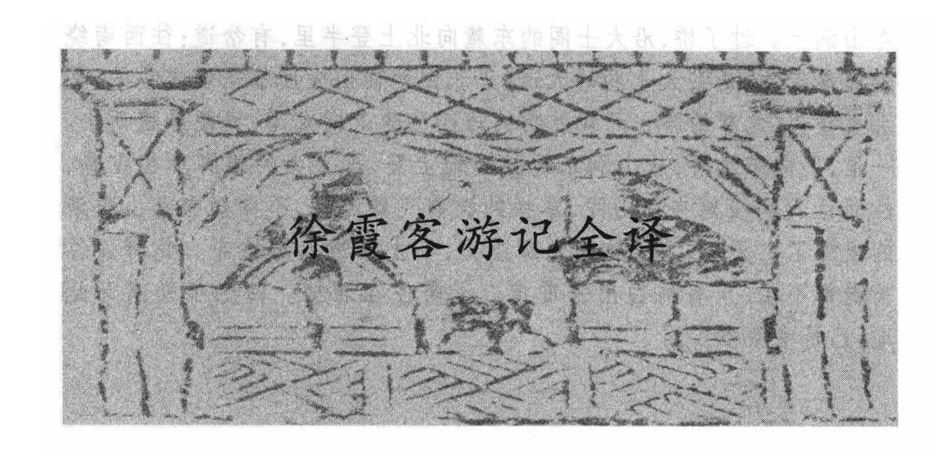
越过岭脊向西下走,立即转向北,一里,下涉向北下坠的山峡。又走半里,向西越过一处往北突的山坳。山坳南边的岔道有座牌坊紧靠山坡,这是白石崖东麓的牌坊,我从前来时未来得及见到,所以从白石崖西麓的牌坊,折向东上山。过了山坳再向西,沿大路赶了一里多,经过白石崖西麓的牌坊。又往西一里多,有岔道稍下走,就见鸡足山前峡的溪水,向东流入牛井街,会合宾川溪向北到桑园后流下金沙江了。溪上有小亭桥跨在水上,过到桥北,马夫由东转向北上登走向沙址,我向西溯溪走,想去找所谓河子孔的地方。此时水涨,浊流奔腾汹涌,以为不再可能找到。遇见一位老妇,向她打听,指点我在西南的山崖下,可沿溪走的路断了,溪水支流横流,荆棘纵横密蔽。时而涉流水,时而踏丛莽,向西二里,忽然见有一座亭桥跨在溪上,桥的大处比下游沙址的桥大一倍,有路从北边来,越到桥南,马上沿南山向东,通到白石崖前,这是登山的官修大道。这才明白沙址的小桥是捷径,而此桥就是洗心桥了,河子孔就在桥南的石崖下。那里岩石横卧有二三丈,水由石下向北溢出,洞穴横处长处都如那岩石一样,但高处不到三尺,从洞穴中溢出的水非常清,而溪中自桥西流来的水,浑浊如同泥浆。桥以西的水从两条支流流来:一条从北边来的,在峡中成为瀑布,与悉檀寺、龙潭两处的水合流;一条从西边来的,是桃花箐往东下流的水流。两条支流共同在桥西会合,流出桥东,又会合此处河子孔中的清流,这是鸡足山南涧的上游〔河子孔上有神祠。它南面的山崖之上,另外有静室〕。由此顺北来的大路,上登"灵山一会"坊。



二里,来到牌坊下,这里就是由沙址西来的路会合的地方。它西南隔着山涧,有寺院盘踞在坡脚,是接待寺。这是座古刹,在西面第一支峰东边尽头的山麓,鸡足山诸处的佛寺,山路未开辟时,先有了此寺,自从后来者居上后,而此寺便颓败了。此时我不知马匹仆人在前还是在后,徘徊了一里,慢慢顺溪流东岸上登。这里东峰下临,就是东面第三支峰回绕的山岭,新建了塔基在岭上,中间与大士阁中段的第二支峰相对形成峡谷,而路经由它下边走。又向北一里,绕着山坡稍上走,路过报恩寺。此寺是东面第三支峰山麓的第一座寺院,也正如接待寺在西面支峰是第一座寺院一样。唯有中间的第二支峰,它的山麓是两条溪流相会之处,相夹的尖角地带没有寺院可以依托,它上方

就是大士阁当中下临着而已。从报恩寺西边又向北一里，有桥向西跨在山涧上。过了桥，沿大士阁的东麓向北上登半里，有岔道：往西南绕着山岭走的，是去大士阁的大道；正北由西面山崖面临东溪进去的，是去悉檀寺、龙潭的路。问知驮物的马匹已先走向龙潭，我便尾随而去。一里，又向东过桥，从山涧东边陡峻地上登，那上去的路脚步相重叠，然而巨大的松树夹住山陇，翠绿的树荫飞舞流动，不再知有登山跋涉的艰难了。又是二里，转到龙潭上方，半里后进入悉檀寺。此时四位长老都不在，只有纯白出来迎接。于是住在北楼。回忆年初离开此地，已是半年多了。





滇游日记十三[①]

【题解】

《滇游日记十三》是徐霞客在鸡足山游记的续篇，也是保存至今的徐霞客写的最后一部分游记。

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四日，徐霞客在鸡足山一边调治疾病；一边搜集资料，考究地形，并游前所未竟的水帘洞瀑布、山脊灵泉、崖半洞穴，为修《鸡山志》作准备。九月十五日以后，徐霞客受木增邀请，创修《鸡山志》。惜《鸡山志》及以后的日记已佚，保存至今的仅《鸡山志目》和《鸡山志略》一、二。附篇还有记丽江与其北各族关系的《丽江纪略》及有关西藏社会宗教制度的《法王缘起》。《溯江纪源》又名《江源考》，成篇当更晚。该文敢于大胆否定被视为圣经的《禹贡》“岷山导江”的传统说法，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地理考证，“其所纪核，从足与目互订而得之”，成为科学名篇。徐霞客在鸡足山赠妙行诗两首的原件保存在云南省博物馆，是流传至今徐霞客唯一的手迹。

在鸡足山，长年跟随徐霞客旅游的仆人顾行盗走他的钱物逃跑，霞客又患病，“两足俱废”，再不能旅游，两个沉重的打击使霞客心力交瘁。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正月，徐霞客被丽江木土官派滑竿护送，后改乘船，经150日回到家乡。长达四年的“万里遐征”，攀登上地理科学的高峰，极大地丰富了《徐霞客游记》的内容，为我们留下了一

份文化瑰宝。

【原文】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　雨浃日[②]，憩悉檀。

二十四日　复雨，憩悉檀。

二十五日　雨仍浃日。下午，弘辨师自罗川、中所诸庄回，得吴方生三月二十四日书。乃丽江令人持余书往邀而寄来者。弘辨设盒夜谈。

二十六日　日中雨霁，晚复连绵。

二十七日　霁，乃散步藏经阁，观丁香花。其花娇艳，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间，滇中甚多，而鸡山为盛。折插御风球。时球下小截，为驼夫肩负而损，与上截接处稍解。余姑垂之墙阴，以遂其性。“御风”之意，思其悬崖飘飏而名之也。

二十八日　霁甚。下午，体极自摩尼山回，与摩尼长老复吾俱至。素餐极整，设盒夜谈。



二十九日　为弘辨师诞日，设面甚洁白。平午，浴于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③]，累累丛肤理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半月前以为虱也，索之无有。至是知为风，而苦于无药。兹汤池水深，俱煎以药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风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机矣[④]。下午，艮一、兰宗来。体师更以所录山中诸刹碑文相示，且谋为余作揭转报丽江。诸碑乃丽江公先命之录者。

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上午，与兰宗、艮一观菊南楼，下午别去。

初二日　在悉檀，作记北楼。是日体极使人报丽江府。

初三日、初四日　作记北楼。

初五日　雨浃日。买土参洗而烘之。

初六日、初七日　浃日夜雨不休。是日体极邀坐南楼，设茶饼饭。出朱按君泰贞、谢抚台有仁所书诗卷[⑤]，并本山大力、本无、野愚所存诗跋，程二游名还，省人。初游金陵，永昌王会图诬其骗银，钱中丞逮之狱而尽其家[⑥]。云南守许学道[⑦]康怜其才，私释之，避入山中。今居片角[⑧]，在摩尼东三十里。诗画图章，章他山、陈浑之、恒之诗翰，相玩半日。

初八日　雨霁，作记北楼。体极以本无随笔诗稿示。

注释

①《滇游日记十三》:在乾隆刻本第十册下,原附《鸡山志略》《法王缘起》《丽江纪略》《江源考》。

②浃(jiá 夹):周匝。浃日:整天。

③疹:皮肤上出现的斑块病变。

④瘳(chōu 抽):病愈。

⑤谢抚台有仁:"有仁",徐本、陈本作"存仁"。

⑥中丞:即御史中丞。汉代为御史大夫的属官,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其中副都御史即相当于前代的御史中丞。

⑦学道:明有儒学提举司,后又设提督学政,两京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佥事充任,为提学道,又省称学道。

⑧片角:今名同,系永胜县跨在金沙江南的部分。

【今译】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八月二十三日　雨下了一整天,在悉檀寺休息。

二十四日　又下雨,在悉檀寺休息。

二十五　雨仍下了一整天。下午,弘辨禅师从罗川、中所诸处庄子回来,接到了吴方生三月二十四日的信〔是丽江木公派人拿着我的信前去邀请他后寄来的信〕。弘辨摆上了食品盒彻夜交谈。

二十六日　正午雨转晴,晚上重又阴雨连绵。

二十七日　天晴开,就到藏经阁散步,观赏丁香花。这种花很娇艳,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间,云南境内非常多,而鸡足山最为繁盛。折了些来插在御风球上。此时御风球下边的小半截,被马夫用肩扛着损坏了,与上半截的连接处稍稍分开。我姑且把它垂挂在墙阴里,以顺它现在的状况。"御风"的意思,想来是它悬挂在山崖上随风飘扬而给它起的名字。

二十八日　十分晴朗。下午,体极自摩尼山回来,与摩尼山的长老复吾一起来到。素餐极为规范,摆出了食品盒彻夜深谈。

二十九日　是弘辨禅师的生日,摆出的面食十分洁白。正午,在大池中洗澡。我先前由于长期跋涉在瘴疠之地,头脸四肢全引发了块状的疹子,密密麻麻成丛聚在皮肤纹理之间,左耳左脚,时时有蠕动的症状。半月前以为是生了虱子,找来又没有。到此时心知是中风,但

苦于无药。这个热水池水很深，全是用药草烧煮的，于是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熏蒸，汗出如雨。这是治中风的妙法，忽然间幸好遇上了它，知道疾病有痊愈的机会了。下午，艮一、兰宗来到。体极禅师再拿出他所抄录的山中诸寺的碑文给我观看，并且计划为我写揭帖转报丽江府〔各寺的碑文是丽江木公事先命令他抄录的〕。

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寺。上午，与兰宗、艮一在南楼观赏菊花，下午他们告别去了。

初二日 在悉檀寺，在北楼写日记。这一天体极派人去报告丽江府。

初三日、初四日 在北楼写日记。

初五日 雨下了一整天。买土参来洗澡烘蒸身体。

初六日、初七日 都是日夜雨不止。这天体极邀请我去南楼坐谈，摆设了茶水饼子米饭。拿出巡按朱大人〔朱泰贞〕、巡抚谢大人〔谢有仁〕所写的诗卷，连同本山大力、本无、野愚所保存的诗跋，程二游〔名叫还，省城人。当初游学金陵，永昌人王会图诬告他骗银子，钱中丞把他逮捕入狱并抄没了他的家产。云南署理学道许康怜爱他的才能，私下释放了他，逃入山中躲避。今天住在片角，在摩尼山东面三十里〕的诗画图章，章他山、陈浑之、陈恒之的诗文，互相玩赏了半天。



初八日 雨后晴开，在北楼写日记。体极拿本无的随笔诗稿来给我看。

【原文】

初九日 霁甚。晨饭，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苍山、洱海未了之兴。体极来留曰："已着使特往丽江。若去而丽江使人来，是诳之也。"余以即来辞。体极曰："宁俟其信至而后去。"余从之，遂同和光师穷大觉来龙。

从寺西一里，渡兰那寺东南下水，过迎祥、石钟、西竺、龙华，其南临中豁，即万寿寺也，俱不入。西北约二里，入大觉，访遍周。遍周闲居片角庄，月终乃归。遂出，过锁水阁，于是从桥西上，共一里至寂光东麓。仍东过涧，从涧东蹑大觉后大脊北向上。一里余，登其中冈，东望即兰那寺峡，西望即水月庵后上烟霞室峡也。又上里余，再登一冈。其冈西临盘峡，西北有瀑布悬崖而下，其上静庐临之，即旃檀林也。东

突一冈，横抱为兰陀后脊，冈后分峡东下，即狮子林前坠之壑也。于是岐分岭头：其东南来者，乃兰那寺西上之道；东北去者，为狮林道；西北盘崖而上者，为旃檀岭也；其西南来者，即余从大觉来道也。始辨是脊，从其上望台连耸三小峰南下，脊两旁西坠者，南下为瀑布而出锁水阁桥；东坠者，南下合狮林诸水而出兰那寺东。是东下之源，即中支与东支分界之始，不可不辨也。余时欲东至狮林，而忽见瀑布垂绡，乃昔登鸡山所未曾见，姑先西北上。于是愈上愈峻，路愈狭，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盘望台南嘴。此脊下度为大觉正脊，而东折其尾，为龙华、西竺、石钟、迎祥诸寺，又东横于大龙潭南，为悉檀前案，而尽于其下。此脊当鸡山之中，其脉正而雄，望台初涌处，连贯三珠，故其下当结大觉，为一山首刹，其垂端之石钟，亦为开山第一古迹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则塔基即不得为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实短而中缩，西之大士阁，东之塔院，实交峙于前，与西支之传衣寺岭鼎足前列。故论支当以寂光前引之冈为中，塔基上拥之脊为东，而此脉之中缩者不与；论刹当以大觉中悬为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辅翼，东之悉檀，另主东盟，而此寺之环拱者独尊。故支为中条附庸，而寺为中条冠冕，此寺为中条重，而中条不能重寺也。嘴之西有乱砾垂峡，由此北盘峡上，路出旃檀岭之上，为罗汉壁道；由此度峡西下，为旃檀中静室道，而瀑布则层悬其下，反不能见焉。

乃再度峡西崖，随之南下。一里，转东岐，得一新辟小室。问瀑布何在？其僧朴而好事，曰：“此间有三瀑：东箐者，最上而小；西峡者，中悬而长；下坞者，水大而短。惟中悬为第一胜，此时最可观，而春冬则无有，此所以昔时不闻也。”老僧牵衣留待瀹茗，余急于观瀑，僧乃前为导。西下峻级半里，越级湾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坠为壑，而路由其上，南盘而下。又半里，即见壑东危崖盘耸，其上一瀑垂空倒峡，飞喷迢遥，下及壑底，高百余丈，摇岚曳石，浮动烟云。虽其势小于玉龙阁前峡口瀑，而峡口内嵌于两崖之胁，观者不能对峡直眺，而旁觑倒瞰，不能竟其全体；此瀑高飞于穹崖之首，观者隔峡平揖，而自额及趾，靡有所遗[①]。故其跌宕之势，飘摇之形，宛转若有余，腾跃若不及，为粉碎于空虚，为贯珠于掌上，舞霓裳而骨节皆灵[②]，掩鲛绡而丰神独迥，不由此几失山中第一胜矣！

由对峡再盘西嘴，入野和静室。门内有室三楹甚爽，两旁夹室亦

幽洁。其门东南向,以九重崖为龙,即以本文旃檀岭为虎,其前近山皆伏;而远者又以宾川东山并梁王山为龙虎,中央益开展无前,直抵小云南东水盘诸岭焉。盖鸡山诸刹及静室俱南向,以东西二支为龙虎,而西支之南,有香木坪山最高而前巩,亦为虎翼,故藉之为胜者此,视之为祟者亦此;独此室之向,不与众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见,他处不能也。野和为克新之徒,尚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为诗虽未工,而志甚切,以其师叔见晓寄诗相示,并已稿请正,且具餐焉。见晓名读彻,一号苍雪,去山二十年,在余乡中峰[3],为文湛持所推许,诗翰俱清雅。问克新向所居精舍[4],尚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光。乃不西,复从瀑布上,东盘望台之南。二里余,从其东胁见一静室,其僧为一宗,已狮林西境矣。室之东,有水喷小峡中,南下涉之。又东即体极静室,其上为标月静室。其峡中所喷小水,即下为兰那东涧者,此其源头也。其山去大脊已不甚遥,而崖间无道,道由望台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顶而御东支矣。



由此而东半里,入白云静室,是为念佛堂。白云不在。观其灵泉,不出于峡而出于脊,不出崖外而出崖中,不出于穴孔而出于穴顶,其悬也,似有所从来而不见,其坠也,曾不假灌输而不竭[5],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6]。何前不遽出,而必待结庐之后,何后不中止,而独擅诸源之先,谓之非“功德水”可乎?较之万佛阁岩下之潴穴,霄壤异矣。又东一里,入野愚静室,是为大静室。浃谈半晌。西南下一里,饭于影空静室。与别已半载,一见把臂,乃饭而去。从其西峡下半里,至兰宗静室。盖狮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为影空,下为兰宗两静室,而中突一岩间之,一踞岩端,一倚岩脚,两崖俱坠峡环之。岩峙东西峡中,南拥如屏。东屏之上,有水上坠,洒空而下,罩于嵌壁之外,是为水帘。西屏之侧,有色旁映,傅粉成金,焕乎层崖之上,是为翠壁。水帘之下,树皆偃侧,有斜骞如翅,有横卧如虬,更有侧体而横生者。众支皆圆,而此独扁,众材皆奋,而此独横,亦一奇也。

兰宗遥从竹间望余,至即把臂留宿。时沈莘野已东游,乃翁偶不在庐,余欲候晤,遂从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顾奴与俱,恐山庐无余被,怜其寒也。奴请匙钥,余并箱箧者与之,以一时解缚不便也。奴去,兰宗即曳杖导余,再观水帘、翠壁、侧树诸胜。既暮,乃还其庐。是日为重阳,晴爽既甚,而夜月当中峰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群玉山头也。

注释

①颡（sǎng 嗓）：额头。靡（mǐ 米）：不。

②霓（ní 尼）：虹的一种，也称副虹。霓裳：如彩虹样漂亮而飘逸的裙裳。

③在余乡中峰："中"原作"三"，据陈本改。

④精舍：寺院的异名。意为精行者所居，故称精舍。

⑤曾不假灌输而不竭："曾"，徐本、陈本、四库本作"似"。

⑥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原脱此句，据徐本、陈本补。

【今译】

初九日　十分晴朗。早晨吃饭，我想去大理取回寄存的衣服行李，并了却苍山、洱海未了的兴致。体极来挽留说："已派使者特意前往丽江。如果离开后丽江派人来，这是欺骗他了。"我用马上回来的话来答复他。体极说："宁可等木公的信使到后再去。"我听从了他，于是同和光禅师去穷究大觉寺山势的来龙去脉。



从寺西走一里，渡过兰那寺向东南下流的涧水，经过迎祥寺、石钟寺、西竺寺、龙华寺，那南面下临中豁读书处的，就是万寿寺了，都没有进去。向西北约走二里，进入大觉寺，拜访遍周。遍周闲居在片角庄，月底才归来。于是出守来，走过锁水阁，于是从桥西上走，共一里来到寂光寺的东麓。仍向东过了山涧，从山涧东面踏着大觉寺后面的大山脊向北上登。一里多，登上它中间的山冈，望东边就是兰那寺的峡谷，望西面就是水月庵后上方烟霞室的峡谷。又上走一里多，再登上一座山冈。这座山冈西边面临盘绕的峡谷，西北有瀑布悬垂在山崖上，瀑布上边坐落着一处静室，这里就是旃檀林了。向东突的一座山冈，横抱为兰陀寺后面的山脊，山冈后面分出峡谷往东下延，那就是狮子林前方下坠的壑谷。在这里岭头分出岔道：那从东南来的，是兰那寺向西上走的路；往东北去的，是去狮子林的路；向西北盘绕山崖上登的，是去旃檀岭；那从西南来的，就是我从大觉寺来的路了。这才辨清这条山脊，从它上面的望台一连耸起三座小峰向南下垂，山脊两旁往西下坠的，向南下流成为瀑布而后流出锁水阁桥；往东下坠的，向南下流会合狮子林诸处的水后流到兰那寺东边。这是向东下流的水源，即是中间的支峰与东面的支峰分界的起点，不可不辨。我此时想往东到狮子林去，可忽然望见瀑布似白绸垂挂，是从前登鸡足山时所未曾见过

的，姑且先向西北上走。从这里越上去越陡峻，路越窄，曲曲折折作出“之”字形往北走二里，就向西绕过望台南边的山嘴。此脊下延为大觉寺的正脊，而后向东掉转它的尾部，成为龙华寺、西竺寺、石钟寺、迎祥寺诸处寺院，又往东横在大龙潭南边，成为悉檀寺前方的案山，然后在它下方到了尽头。此脊正当鸡足山的中心，它的山脉又正又雄伟，望台刚出现之处，如连贯的三颗珠子，所以它的下方应当盘结着大觉寺，是全山首要的佛寺，它下垂处前端的石钟寺，也是开山时的第一古迹。不过有人想把此山算作一条支脉，如此那塔基就不能作为前山鸡爪的三个脚趾之一，却用此处支峰来代替它。但是此条支峰实际上很短而且缩在中央，西面的大士阁，东面的塔院，实际上交相耸峙在前方，与西面支峰的传衣寺岭鼎足样排列在前方。故而论支峰应当把寂光寺前方延伸的山冈看作中间的支峰，塔基上方拥围的山脊是东边的支峰，但此处缩在中间的山脉不参加进来；论寺院应当把悬在中央的大觉寺作为首位，而西边的寂光寺，是它辅佐的羽翼，东面的悉檀寺，另外成为东边的盟主，而此寺环绕拱卫之处独自占有尊贵的地位。所以支峰是中间支脉的附庸，可寺院是中间支脉的佼佼者，这是因为寺院在中脉增强了中脉的地位，而中脉不能增强寺院的地位。山嘴的西边有满是乱石块下垂的峡谷，由此向北绕到峡上，路通到旃檀岭之上，是去罗汉壁的路；由此越过峡谷向西下走，是去旃檀林中静室的路，可瀑布却层层悬在它的下方，反而不能见到了。

于是再越到峡西的山崖上，顺山崖往南下走。一里，转上东边的岔道，找到一处新开辟的小室。打听瀑布在哪里？那和尚朴实好事，说：“这一带有三个瀑布，东边山箐中的，在最上方但水小；西边峡中的，悬在中央但水长；下面山坞中的，水大但最短。唯有悬在中央的是第一胜景，此时最值得观赏，到春冬两季便没有水，这就是您为什么昔日没有听说的原因了。”老和尚拉着我的衣服挽留我等待沏茶，我急于去观看瀑布，和尚便在前边为我领路。向西下走陡峻的石阶半里，沿石阶越到山湾的西边，有小溪垂在山崖前下坠成为壑谷，而路径由它上边向南盘绕而下。又走半里，马上望见壑谷东面危崖弯曲上耸，危崖上一条瀑布垂空倒入峡中，远远地飞溅喷泻，下达壑谷底，高百多丈，山风飘飘，石崖朦胧，烟云浮动。水势虽然小于玉龙阁前边峡口的瀑布，但峡口向内嵌在两面山崖的侧旁，观看的人不能面对山峡直视，

而要在旁边斜视倒着下瞰,不能完整看到它的全貌;这个瀑布高高飞泻在穹隆的山崖头上,观看的人隔着峡谷平视作揖,而且从顶到脚,没有遗漏。所以它那跌宕的气势,飘摇的形态,弯弯转转好似有余,腾跃的气势好像不够,是散碎在虚空中的粉末,是在掌上的串珠,彩虹般的裙裳在飘舞,而山石间充满灵气,遮掩着鲛人织成的丝绢而丰姿神韵独特迥异,不经由此地几乎错失山中的第一胜景了!

由对面的峡上再绕过西边的山嘴,进入野和的静室。门内有三间屋子十分清爽,两旁相夹的屋子也幽静整洁。静室的门朝向东南,把九重崖作为龙,就把此处支脉的旃檀岭作为虎,它前方近处的山全都低伏着;而远山又把宾川的东山及梁王山作为龙虎,中央益加开阔平展,前方没有障碍,直达小云南驿东面的水盘岭诸山。大体上鸡足山诸寺院及静室全是向南,以东西两条支脉作为龙虎,而西面支脉的南边,有香木坪山最高而且向前环绕,也是虎翼,所以借此成为胜地的原因是这一点,把它视为崇山峻岭的也是这一点;独有此处静室的坐向,与诸寺不同,而且此山也隐伏着看不见,其他地方不可能这样。野和是克新的徒弟,还住在寂光寺,让他徒弟知空住在此处。知空年轻文雅,作的诗虽不工整,但兴趣十分大,把他师叔见晓寄赠的诗拿给我看,连同他自己的诗稿请我指正,并且准备了饭食〔见晓法名叫读彻,另一个法号叫苍雪,离山二十年,在我家乡的中峰,被文湛持所推重,诗文都清雅〕。询问克新从前居住的寺院,还在西边一里,但克新也在寂光寺。于是不向西走,再从瀑布上方,向东绕到望台之南。二里多,从望台的东侧见到一处静室,那僧人是一宗,知已到了狮子林的西境了。静室之东,有水喷泻在小峡中,往南下涉水流。又向东就是体极的静室,它上方是标月的静室。那峡中喷泻的小溪,就是下流成为兰那寺东边山涧的溪水,这里是它的源头。这里的山距大山脊已不十分远,可山崖间无路,道路可由望台上走,到了此地已越过中间支峰的峰顶而迎接东面的支峰了。

由此往东走半里,进入白云的静室,这里是念佛堂。白云不在。观看这里的灵泉,不从峡中流出却从山脊上流出,不从山崖外边流出去却在石崖中涌出,不从孔洞中流出却从洞穴顶部溢出,泉水高悬,似应有流来的地方却不见,水流下坠,从不必借助于灌注输运但不会枯竭,有这样的泉水啊,佛教的神异在这里得到证实了。为何从前不就

流出来，却必定要等到建了寺庵之后，为何后来不中止，而独擅诸处水源的先河，说它不是"功德水"行吗？把它与万佛阁岩石下的积水洞穴比较，天地之别了。又向东一里，进入野愚的静室，这是大静室。深谈了半晌。往西南下走一里，在影空的静室吃饭。与他相别已半年，一见面互相握住手臂，于是吃饭后离开。从它的西峡下走半里，来到兰宗的静室。狮子林中间的山脊，自念佛堂居中下垂，中间是影空、下边是兰宗两个和尚的静室，而其中突起一座石崖隔开了它们，一个静室盘踞在石崖顶端，一个静室紧靠在石崖脚下，石崖两侧都有深坠的峡谷环绕着它。石崖呈东西向屹立在峡谷中，往南围拥如同屏风。东边屏风之上，有水从上面下坠，洒在空中落下来，罩在下嵌的石壁之外，这便是水帘。西边如屏风的崖石旁，有色彩向四旁映照，如用粉抹成金色，光彩焕然地在层层山崖之上，这是翠壁。水帘之下，树全是侧倒着的，有的斜举如同鸟翅，有的横卧如虬龙，更有树体侧着横长的。各地的树枝干都是圆的，可此处唯独是扁的，各处的树木都是直长的，但此地唯独是横的，也是一处奇观。



兰宗远远从竹丛间望见我，走到后立即握住手臂留宿。此时沈莘野已去东游，此翁偶然不在屋中，我想等他见面，便听从了兰宗。和光想下山去，于是命令顾奴与他一同走，担心山间庐舍中没有多余的被子，是怜惜他会受寒。奴仆请求把钥匙交给他，我连同箱子竹筐的匙钥都给了他，因为一时间解开捆钥匙的线不方便。奴仆离开后，兰宗立即拖着手杖引导我，再去观览水帘、翠壁、侧树诸处胜景。天黑后，就返回到他的屋中。这一天是重阳节，白天既已非常晴朗，而夜间明月正当中峰之上，天空如水，恍惚是在群玉山头了。

【原文】

初十日　晨起，问沈翁，犹未归。兰宗具饭，更作饼食。余取纸为狮林四奇诗畀之。水帘、翠壁、侧树、灵泉。见顾仆不至，余疑而问之。兰宗曰："彼知君即下，何以复上？"而余心犹怏怏不释，待沈翁不至，即辞兰宗下。才下，见一僧仓皇至。兰宗尚随行，讯其来何以故。曰："悉檀长老命来候相公者。"余知仆逋矣[①]。再讯之。曰："长老见尊使负包囊往大理，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来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遂别兰宗，同僧亟下。五里，过兰那寺前幻住庵东，

又下三里，过东西两涧会处，抵悉檀，已午。启篋而视，所有尽去。体极、弘辨欲为余急发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谓："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强之必来。亦听其去而已矣。"但离乡三载，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弃余于万里之外，何其忍也！

十一日　余心忡忡。体极恐余忧悴[2]，命其侄并纯白陪余散行藏经楼诸处。有圆通庵僧妙行者，阅藏楼前，瀹茗设果。纯白以象黄数珠见示[3]。象黄者，牛黄、狗宝之类，生象肚上，大如白果，最大者如桃，缀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软以水浸之，制为数珠，色黄白如舍利，坚刚亦如之，举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4]，彼处亦甚重之，惟以制佛珠，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极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能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坐楼前池上征迦叶事，取藏经中与鸡山相涉者，摘一二段录之。始知经言"迦叶守衣入定，有四石山来合"，即其事也，亦未尝有鸡足名。又知迦叶亦有三，惟迦叶波名为摩诃迦叶。"摩诃"，大也，余皆小迦叶耳。是晚，鹤庆史仲文适自省来[5]。史乃公子，省试下第归[6]，登山自遣。





①逋(bū)：逃亡。

②悴(cuì 萃)：忧伤。

③数珠：又称念珠或佛珠，佛教徒随身携带，作为诵读佛号或经咒时计数的工具。

④小西天：今印度。

⑤鹤庆史仲文适自省来：原缺"文适"二字，据四库本补。

⑥下第：考试未被录取。

【今译】

初十日　早晨起床，打听沈翁，仍未归来。兰宗备好饭，另外做饼子来吃了。我取来纸作了狮子林四奇诗送给他〔水帘、翠壁、侧树、灵泉四奇〕。见顾仆不到，我疑心去查问他。兰宗说："他知道先生就要下去，为何再上来？"可我心里仍然怏怏不乐放不下心，等不到沈翁，立即辞别兰宗下山。才下走，见一个和尚仓皇来到。兰宗还随行，询问他来是为什么事。说："悉檀寺的长老命令前来迎候相公的。"我心知

仆人逃走了。再次询问和尚，他说："长老见贵使背着包袱前去大理，询问和光，怀疑他未奉相公的命令，因而派我来报告。"我本来就知道他逃跑了，不是去大理。于是告别兰宗，同和尚急忙下山。五里，经过兰那寺前幻住庵东边，又下走三里，经过东西两条山涧会合之处，抵达悉檀寺，已是中午。打开箱子来看，所有东西全都不见了。体极、弘辨打算为我急速派遣两个寺中的僧人去追，我止住了他们，说道："追或许追不上。追上他也不能强迫他一定回来。也只能听任他离开而已了。"只是离开家乡三年，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在万里之外抛弃了我，为何这样狠心呀！

十一日　我忧心忡忡。体极担心我忧伤，命令他侄子及纯白陪我到藏经楼诸处散步。有个圆通庵的僧人妙行，在藏经楼前读经，烹茶布果。纯白把象黄念珠给我看〔象黄这种东西，是牛黄、狗宝之类，生在大象肚子上，大处如同白果，最大的如像桃子，连缀在肚子四旁，取到它后，乘它软时用水浸泡，制成念珠，颜色黄中带白如像舍利子，坚硬也如舍利子一样，举起重物不能砸碎它。出自于小西天，那地方也十分看重它，只用来制造佛珠，不作其他用途。又说，极大而肥壮的象才有象黄，千百头中不能找到一头，那象也算是象中之王了〕。坐在楼前的水池上访询迦叶的事迹，取来藏经楼中与鸡足山相关的书，摘取一二段把它们抄录下来，这才知道佛经所说的"迦叶守护佛衣坐禅，有四座石山飞来合拢"，就是这里的事了，也未曾有鸡足山的名字。又知道迦叶也有三个，只有迦叶波名字是摩诃迦叶。"摩诃"，是大的意思，其余全是小迦叶而已。这天晚上，鹤庆史仲文恰好从省城来〔姓史的是位公子，省城应试落第归来，登山自我排遣〕。



【原文】

十二日　妙行来，约余往游华严，谓华严有老僧野池，乃月轮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关龛中，以未接颜色为怅。昔余以岁首过华严，其徒俱出，无从物色。余时时悼月公无后，至是而知尚有人，亟饭而行。和光亦从。西一里，逾东中界溪，即为迎祥寺，于是涉中支界矣。又一里余，南逾锁水阁下流水登坡[①]，于是涉中支脊矣。西北溯脊一里，过息阴轩。又循瀑布上流，西北行里余，渡北来之溪，于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又北里余，西涉一峡溪，再上一西来小支之嘴，登之西

北行。一里，又西度亭桥，桥下水为华严前界水，上下俱有桥，而此其下流之渡桥。内峡中有池一圆，近流水而不混，亦龙潭类也。由溪南向西北行，于是涉西支脊矣。半里，乃入华严寺。寺东向，踞西支大脊之北，创自月潭，以其为南京人，又称为南京庵。至月轮而光大之，为鸡山首刹，慈圣太后赐《藏》贮之。后毁于火，野池复建，规模虽存，而《法藏》不可复矣。野池年七十余，历侍山中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参学，掩关静阅，孜孜不倦，亦可取也。闻余有修葺《鸡山志》之意，以所录《清凉通传》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将别，史君闻余在，亦追随至。余恐归途已晚，遂别之，从别路先返，以史有舆骑也。

出寺，西北由上流渡桥，四里，连东北逾三涧，而至其东界之支，即圣峰燃灯之支垂也。又一里，东下至其尽处，有寺中悬，是为天竺寺。其北涧自仰高亭峡中下，其南涧又从西支东谷屡坠而下走，夹圣峰之支，东尽于此。《王十岳游纪》以圣峰为中支，误矣。由其垂度北峡小桥，于是又涉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东，半里，两过南下小水，乃首传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峡中始辟为畦，有庐中央，是为大觉菜圃。从其左北转，半里，逾支脊，连横过法华、千佛、灵源三庵，是皆中脊下垂处。半里，北逾锁水阁下流，即大觉寺矣。仍东随大路一里，过西竺寺前，上圆通庵，观灯笼花树。其树叶细如豆瓣，根大如匏瓠，花开大如山茱萸，中红而尖蒂俱绿，似灯垂垂。余从永昌刘馆见其树，未见其花也。此庵为妙行旧居，留瀹茗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渡涧，仍去中界而入东支界。溯水而北，过龙泉庵、五华庵。五华今名小龙潭，乃悉檀大龙潭之上流，大龙潭已涸为深壑，乃小龙潭犹汇为下流。余屡欲探之，至是强二僧索之五华后坡。见水流淙淙，分注悉檀右，而坡道上跻，不见其处。二僧以日暮劝返，比还，寺门且闭矣。

是夜，与史君对谈复吾斋头。史君留心渊岳，谈大脊自其郡西金凤哨岭南过海东，自五龙坝、水目寺、水盘铺，过易门[②]、昆阳之南，而包省会者，甚悉。且言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崖、迷渡者，其溪名山溪。后人分凿其峡，引之洱海，则此溪又一水两分矣。果尔，则清华洞之脉，又自梁王东转南下，而今凿断之者。余初谓其脊自九鼎西坠，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则前之所拟，不大误哉！目前之脉，经杖履之下如此，故知讲求不可乏人也！史君谓生平好搜访山脉，每被人哂[③]，不敢语人，邂逅遇余[④]，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访此脊几四十

年，至此而后尽，又至此而后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彻！

注释

①南逾锁水阁下流水登坡："流"后原脱"水"字，据徐本补。

②易门：明为县，隶昆阳州，即今易门县。

③哂（shěn 审）：讥笑。

④邂逅（xiè hòu 械后）：不期而合。

【今译】

十二日　妙行来，约我去游华严寺，说是华严寺有位老和尚野池，是月轮的徒弟，不可不见一面，从前因为在关闭的佛龛中坐禅，所以未能接近他的容貌，为之怅恨。从前我在岁首路过华严寺，他的徒弟全外出了，无法找到。我时时悲伤月轮公无后人，到此时才知道还有人，急忙吃完饭上路。和光也跟随去。往西一里，越过东面支峰与中间支峰分界的溪水，就是迎祥寺，从这里起进入中间支峰界内了。又走一里多，向南越过锁水阁下游的溪水登坡，于是到了中间支峰的山脊上了。往西北溯山脊行一里，路过息阴轩。又沿瀑布的上游，往西北行一里多，渡过北来的溪流，在这里离开中间的支峰进入西面支峰界内了。又向北一里多，往西涉过一条峡谷中的溪水，再上登一条西来小支脉的山嘴，登上它后往西北行。一里，又向西越过一座亭桥，桥下的水是华严寺前面分界的水流，上下游都有桥，而此处是渡过它下游的桥。桥内峡中有一个圆形水池，接近流水却不相混，也是龙潭一类。由溪南向西北行，于是跋涉西面支峰的山脊了。半里，便进入华严寺。寺院向东，高踞在西面支峰主脊的北面，创始于月潭，由于他是南京人，又称为南京庵。到月轮扩大了它，成为鸡足山的首要佛寺，慈圣太后赐给《藏经》贮藏在寺中。后来毁于火灾，野池重新修建，规模虽然保存下来，但《法藏》不可恢复了。野池年龄七十多岁，逐一伺候过山中有名望的前辈，如今老来不忘先人的功德，因为少年时未探究过学问，掩上门闩静心读书，孜孜不倦，也是值得赞许。听说我有修撰《鸡足山志》的意图，把所抄录的《清凉通传》借给我，他的用意也很好。下午即将告别，史君听说我在这里，也追随而来。我担心归去途中已



太晚，于是辞别野池，从别的路先返回去，因为史君有轿子、坐骑。

出寺后，往西北由上游过桥，四里，接连向东北越过三条山涧，然后来到那东面的支峰，这就是圣峰燃灯寺下垂的支峰了。又走一里，向东下到它的尽头处，有寺院悬在中央，这是天竺寺。它北边的山涧自仰高亭的峡中流下来，它南边的山涧又是从西面支峰东边的山谷屡次坠落下流的，夹住圣峰的支脉，东边在此到了尽头。《王十岳游纪》把圣峰作为中间的支峰，错了。由它的下垂处越过北峡中的小桥，于是又进入中间支峰的西界。沿北麓往东走，半里，两次跨过南下的小溪，是首传寺前方左右两侧的溪流。它南边峡中开始开垦为田地，有房屋在中央，这是大觉寺的菜园。从它左边向北转，半里，越过支峰的山脊，一连横着走过法华庵、千佛庵、灵源庵三座寺庵，这里全是中间的山脊下垂之处。半里，向北越过锁水阁的下游，就到大觉寺了。仍往东顺大路走一里，经过西竺寺前，登上圆通庵，观赏灯笼花树。这种树的树叶细如豆瓣，树根大如葫芦，花开大如山茱萸，中间红但花尖花蒂全是绿色的，似灯笼样低低下垂着。我在永昌刘家书馆见过这种树，未见过它的花。此庵是妙行的旧居，留下烹茶喝后才离开。一里，由迎祥寺北边渡过山涧，仍离开中间支峰的界内进入东面支峰界内。溯涧水往北走，经过龙泉庵、五华庵。五华庵如今名叫小龙潭，是悉檀寺大龙潭的上游，大龙潭已干涸为深壑，小龙潭竟然仍积着水往下流。我多次想去探寻它，到此时强迫二位僧人到五华庵的后坡去找它。只见水流淙淙，分散注入悉檀寺右侧，可沿坡上的路上登，不见它所在之处。二位僧人用天晚劝我返回去，等回来时，寺门将要关闭了。



这天夜里，在复吾的书斋与史君交谈。史君留心山川，谈起大山脊自他府中西境金凤哨岭往南经过洱海东面，自五龙坝、水目寺、水盘铺，经过易门县、昆阳州的南部，而后包围省会的山脉，非常熟悉。并且说到九鼎山前梁王山西侧的溪流，是一起往南下流到白崖站、迷渡的，此溪名叫山溪。后代人分流凿断它流经的山峡，把它引进洱海，那么此溪又是一条溪水分为两条支流了。果然这样，那清华洞的山脉，又自梁王山东边转向南下延，是今天凿断之处。我当初认为那条山脊自九鼎山往西下坠，如果有往南下流到白崖站的溪流，那么从前我估量的，不大错了！眼前的山脉，经我扶杖漫游之下还如此，因而真不可缺少议论探究的人呀！史君说起生平喜爱搜寻访求山脉，每每被人讥

笑，不敢告诉人，邂逅间遇上我，他的心里非常痛快。不过我也搜寻访求此条山脊，几乎四十年，到此时才完结，又到此地然后才遇见一个同心的人，也是奇迹呀！夜间月亮十分明亮，澄碧的天宇如洗涤过一般，心骨全都明彻透了！

【原文】

十三日　史君为悉檀书巨扁，盖此君夙以临池檀名者[①]，而诗亦不俗。复相与剧谈。既午，舆人催就道，史恳余同游九重崖，横狮林、旃檀而西，宿罗汉壁，明日同一登绝顶作别。余从之。遂由悉檀东上坡，半里，过天池静室，六里而过河南止足师静室。更北上里余，直蹑危崖下，是为德充静室。德充为复吾高足，复吾与史君有乡曲之好，故令其徒引游此室，而自从西路上罗汉壁，具饭于西来寺，以为下榻地。

此室当九重崖之中，为九重崖最高处，室乃新构而洁，其后危岩之半，有洞中悬，可缘木而上。余昔闻之，不意追随，首及于此。余仰眺丛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门仿佛。时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即蹑险以登。初虽无径，既得引水之木，随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当在上，复蹑险以登。初亦无径，半里，既抵岩下，见一木倚崖直立，少斫级痕以受趾，遂揉木升崖[②]。凡数悬其级，始及木端，而石级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于手，手之力亦半无所寄，所谓凭虚御风，而实凭无所凭，御无所御也。洞门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门，高丈五，阔与深亦如之，而旁无余隙。中有水自顶飞洒，贮之可供一人餐，憩之亦仅受一人榻，第无余隙，恐不免风雨之逼。然临之无前，近则香木坪之岭已伏于下，远则五龙坝之障正横于南，排沙、观音箐诸山层层中错，各献其底里而无余蕴焉[③]。久之，闻室中呼声，乃下。又随引水木而东过一栈，观水所出处，乃一巨石下。甫出，即刳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层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则复吾之徒引入静室；其下又出一水，则一衲轩引之。连出三级，皆一峡坳，虽穴异而脉必潜通，其旁分而支引者，举岩中皆藉之矣。



既下室中，啜茶果，复继以饼饵，乃随下层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衲轩。延眺久之，又茶而行。西一里，过向所从登顶之坡。横而西，路渐隘，或盘坡嘴，或过峡坳，皆乱砾垂脊，而中无滴水，故其地不能结庐，遂成莽径。二里余，峡坳中有一巨木，横偃若桥。又西二里，乃践

坡转嘴而上，过野愚静室。又半里，上至白云静室。白云固留，以日暮而去，白云随过体极静室而别。西半里，过一宗静室。傍水又蹑坡半里，逾望台南突之脊，于是瞑色已来，月光渐耀。里余，两过望台西坳之水，又一里，南盘旃檀岭，乃西过罗汉壁东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盘嘴而上半里，是为慧心静室，此幻空碧云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与慧心别于会灯寺，访之不值，今已半载余，乃乘月叩扉。出茗酌于月下，甚适。此地去复吾先期下榻处尚三里，而由此西下度箐，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为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与碧云大路合，见月复如前，慧心乃别去。又西一里，过一静室，乃盘嘴北向蹑坡，则复吾使人遍呼山头矣。又一里，入西来寺。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餐者，闻之，自其静庐来迎。复吾知吾辈喜粥，为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当行陟之后，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茎矣。

十四日　三空先具小食，馒后继以黄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软更胜于糯粉者。乳酪、椒油、蔓油、梅醋，杂沓而陈，不丰而有风致。盖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约而来[④]。

注释

①临池：练习书法。

②揉(róu柔)：攀揉，搓挪。

③底里：深藏不显见的地方。

④盖史君句：本日记自此以下散佚。上一日记云："史恳余同游九重崖，横狮林、旃檀而西，宿罗汉壁，明日同一登绝顶作别。余从之。"十四日当按计划与史君同登鸡山绝顶。十五日以后的日记缺。季梦良注："王忠纫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后，俱无小纪。'余按公奉木丽江之命，在鸡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则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另有《鸡山志》摘目三小册，即附载此后，而《丽江纪事》一段及《法王缘起》一段，并附见焉。"

【今译】

十三日　史君为悉檀寺写了巨匾，原来这位先生是向来以擅长书法出名的人，而且诗也不俗。再次互相畅谈。午后，轿夫催着上路，姓史的恳切邀请我一同去游九重崖，向西横过狮子林、旃檀林，住宿在罗汉壁，明天一同登一次绝顶告别。我听从了他。于是由悉檀寺东边上坡，半里，经过天池的静室，六里后经过河南止足禅师的静室。再向北

上走一里多，一直踩着危崖下走，这是德充的静室。德充是复吾的高足弟子，复吾与史君有乡亲的情谊，所以命令他徒弟领路来游此处静室，然后自此从西路上罗汉壁，在西来寺备好饭菜，用为住宿之地。

此处静室正当九重崖的中心，是九重崖的最高处，静室是新建的而且整洁，它后方危崖的半中腰，有山洞悬在中央，可以沿着树上登。我从前听说过它，不料跟随别人游山，首先到达此地。我仰面眺望，丛林森森入云霄，山崖上仿佛像有洞口。此时史君正好停下休息不再前走，我立即踏着险阻上登。最初虽然没有路径，遇到引水的木槽后，顺着它往西行，半里，又仰面眺望，山洞应当在上方，又踏着险阻上登。起初也没有路径，半里，抵达危崖下后，见一棵树紧靠危崖直立，稍微有砍凿过台阶的痕迹以便承受脚掌，于是攀着树枝上登危崖。一共悬空越过几层树枝，才到达树梢，而石崖上的台阶也如此，全危险极了。脚的力量一半寄托在手上，手的力量也是一半无所寄托，这是所谓的凭靠虚空驾御山风了，可实际上凭靠又无所凭靠，驾御也无所驾御。洞口向正南，上下全是陡削的石壁，中间嵌入一个洞口，高一丈五，宽处与深处也如此，可四旁没有其余的缝隙。洞中有水从洞顶飞洒下来，把水贮存起来可供一个人饮用，在这里憩息也仅能放下一个人的床，只是没有其余的空隙，恐怕免不了风雨的逼迫了。不过在洞内临眺一望无际，近处是香木枰的山岭已低伏在下方，远处则是五龙坝的山峰正横在南面，排沙、观音箐诸山层层交错在中间，各自呈献出它们深藏的地方而没有剩下的深奥之处了。很久，听见静室中的呼叫声，这才下来。又顺着引水的木槽往东走过一处栈道，观看泉水流出之处，是在一块巨石下。刚流出来，就用挖空的树把水引向西流，这是最上层的水；它下方一二丈，又涌出一处泉水，复吾的徒弟把水引入静室；它的下边又涌出一处泉水，一衲轩把水引去。一连涌出三层，全在一个峡坳中，虽然泉眼的位置不同可脉胳必定暗中相通，那往旁边分支引流的水，是整座山崖之中全仰仗的。



下到静室中后，吃了茶水果子，又继之以糕饼，于是顺着下层引水的木槽，向西一里进入一衲轩。抬头眺望了很久，又喝了茶上路。往西一里，经过先前来时登顶的山坡。横向西，路渐变窄，有时绕过坡嘴，有时走过峡坳，全是乱石块垂下山脊，峡中没有滴水，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建屋，便成了满是草丛的小径。二里多，峡坳中有一棵巨树，横

倒着好似桥梁。又向西二里，便踏着山坡绕着山嘴上登，经过野愚的静室。又走半里，上到白云的静室。白云坚决挽留，由于天晚便离开了，白云跟着走过体极的静室才告别。往西半里，经过一宗的静室。傍着水流又爬坡半里，越过望台向南突的山脊，到这里暮色已经来临，月光渐渐照耀起来。一里多，两次越过望台西面山坳的水流，又走一里，向南绕过旃檀岭，于是往西走过罗汉壁的东垂，都是乘着月色前行的。又慢慢绕过山嘴上走半里，这是慧心的静室，此地是幻空碧云寺前往南突的山坡。我从前与慧心在会灯寺分别，拜访他没遇上，至今已是半年多，于是乘着月光叩开门。慧心拿出茶在月光下饮，十分适意。此地离复吾事先约定的住宿处还有三里，可由此向西下走越过山箐，黑得不能走，慧心于是拖着手杖为我指点迷途。半里，横越而上，又走半里，登坡，与碧云寺来的大路会合，见月光又如先前一样，慧心这才告别离去。又一里，路过一处静室，就绕着山嘴向北登坡，就见复吾派人在山头遍处呼叫了。又一里，进入西来寺。寺中僧人明空出门去其他地方，他的弟子三空，是从前我们一起就餐的人，听见声音，从他的静室出来迎接。复吾知道我们这帮人喜欢喝粥，为此煮了粥献上来。很久没吃到过此等东西，况且正当行走上登之后，在明月之夜喝到，如同仙掌金茎一般。

十四日　三空先准备了小吃，馒头之后是黄黍做的糕，是用小米蒸制的，但柔软更胜过糯米粉做的。乳酪、辣椒油、鸡蕈油、梅子醋，杂乱地陈放着，不丰盛但颇有风味。原来史君是与他的师兄明空有约而来的。

【原文】

鸡山志目

一卷　真形统汇此山之纲领也。

山名　山脉　山形　山界　开辟　鼎盛

二卷　名胜分标胜概本乎天，故随其发脉，自顶而下分也。

峰　岩　洞　台　石　岭

梯　谷　峡　箐　坪　林

泉　瀑　潭　涧　温泉

三卷　化宇随支功业本乎人，故因其登陟，自卑而上升也。

中条刹舍

四卷　化宇随支

东条刹舍　西条刹舍

五卷　化宇随支

绝顶罗城　山外刹舍　附坊、亭、桥、聚

六卷　神迹原始

传法正宗传　附法显事迹　附小沈事迹

古德垂芬

名宿传　高隐传

七卷　宰官护法

名宦传　乡贤传　附檀越信施

胜事记余

灵异十则　景致十则　物产　临莅　朝参

市集　塔墓十则



八卷　艺苑集成

集诗　集文

徐子曰：志图经者，有山川之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图经之全例，不相假也。兹帙首真形，次名胜，次化宇，渐由天而人；次古德，次护法，则纯乎人矣；胜事天之余，艺苑人之余，故又次焉。此编次之大意也。

【今译】

鸡山志目

一卷　真形统汇〔这是全山的纲领〕

山名　山脉　山形　山界　开辟　鼎盛

二卷　名胜分标〔胜景根源于天，所以顺着它发端的脉胳，自山顶往下分列〕

峰　岩　洞　台　石　岭

梯　谷　峡　箐　坪　林

泉　瀑　潭　涧　温泉

三卷　化宇随支〔功业根源于人，所以沿山势上登，从低处向上升高〕

中间支峰的佛寺

四卷　化宇随支

东面支峰的佛寺　　西面支峰的佛寺

五卷　化宇随支

绝顶的罗城　　山外的佛寺　　附记牌坊、亭子、桥梁、聚落

六卷　神迹原始

传法正宗传　　附记法显事迹　　附记小沈事迹

古德流芳

著名前辈传　　高人隐士传

七卷　宰官护法

著名官吏传　　乡间名贤传　　附记施主信徒布施

胜事记余

灵异十则　　景致十则　　物产　　莅临视察　　上朝参拜

集市　　塔墓十则



八卷　艺苑集成

诗集　　文集

徐子说：记述地理志的人，有山川这一款；记述山川的人，又有地理志的全部体例，不互相借用。这套书首先记真形，其次记名胜，其次记佛宇，逐渐由天到人；其次是古德，其次护法，则纯粹是人了；胜事是天余下的内容，艺苑是人余下的内容，所以又在其次。这是编撰次序的主要意旨。

【原文】

鸡山志略一

灵异十则

放光　老僧香　金鸡泉　收蛇穴　石门复开

土主报钟　经声应耳　然身雷雨　猿猴执炊

灵泉表异

景致十则

山之有景，即山之峦洞所标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传之而景别，故天下有四大景，图志有八景、十景。岂天下之景，数反诎于郡邑

乎？四乃拔其尤，十乃足其数也。若鸡山则异于是，分言之，即一顶而已萃天下之四观，合言之，虽十景犹拘郡邑之成数也。

绝顶四观东日、西海、北雪、南云。

观之有四，分于张直指，而实开辟以来，即罗而致之。四之中，海内得其一，已为奇绝，而况乎全备者耶！此不特首鸡山，实首海内矣。

诗五首未录。

华首重门

龙华浩劫，转恨此门不辟。不知使其中堂奥潜通，纵别有天地，不过一窈窕之区耳；何如双阙高悬，一丸中塞，使仰之弥高，望之不尽乎！故方广石梁，以为五百应真之地，而亦旁无余窦。其意正与华首同也。

诗一首未录。

太子玄关

琼台中悬，已凌灏爽。玄关上透，更转虚灵。栈壁排云，出没于烟霞之上。所称群玉峰头，瑶池月下，仿佛在此。

诗一首未录。



罗汉绝壁

每爱袁石公"补填积雪成新径，展拓闲云架小庐"之句。行罗汉壁，宛然诗中之画也。至其崩云叠翠，人皆面壁，石可点头，自是一幅西来景，不烦丹青落笔[1]。

诗一首未录。

狮林灵泉

山下出泉，有渟有流[2]，皆不为异。乃泉不出于麓而出于峦，峦不出于坳而出于脊，脊不出于外泻而出于中垂，中垂不出于旁溢而出于顶灌。此惟狮林念佛堂见之，欲不谓之灵不得也。

诗二首未录。

放光瑞影

川泽之气，发为光焰，海之蜃楼，谷之光相[3]，皆自下而上。放光四面深环，危崖上拥，灵气攸聚，瑞影斯彰，其与四大比隆，宜也。然四大亦惟峨眉、五台，其光最异；若九华、普陀，亦止佛灯，未着光相，故放光之瑞影，真四之中，二之上者矣。

诗一首未录。

浮屠绾胜

三距东环，百刹中峙，肩龙华于双阙，悬象魏于九重[4]，玉毫遍地，只欠挡门一楗，金掌中天，忽成华藏千祥。既合此尖，永证胜果。

诗二首未录。

瀑布腾空

匡庐之瀑，不及雁宕，独得列名四景，以人所共瞻也。鸡山玉龙瀑布，亦不若猴子峒峡中崖石掩映，然玉龙独挂山前，漾荡众壑，领挈诸胜，与匡庐同，不得分大小观也。

诗一首未录。

传衣古松

鸡山之松，以五鬣见奇，参霄蔽陇，碧荫百里，须眉尽绿，然挺直而不虬，巨润而不古。而古者常种也，龙鳞鹤氅，横盘倒垂，缨络千万，独峙于传衣之前，不意众美之外，又独出此一老。

诗一首未录。



古洞别天

鸡山岩有重门，洞无奥室，独于山后另辟神境。盖山脉至此将尽，更出一番胚胎，令人不可测识。人所共瞻者，则扃之使不可几；人所不到者，则通之示有所入，何山灵之幻乃尔？

诗二首未录。

注释

①丹青：中国古代绘画中常用的颜色，也泛指绘画艺术。

②有渟有流："渟"原作"停"，据徐本改。

③光相：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当太阳位置较低时，在太阳相对方向处形成围绕人影的彩色光环，太阳、观察的人和光环成一直线。这种现象，是光线通过云雾中的小水滴时，发生衍射作用而成，主要见于山区，过去被称为"佛光"或"峨眉宝光"。

④象魏：即宫门外的双阙。因其为悬示教令的地方，故称象；因其巍然高大，故称魏。

【今译】

鸡山志略一

灵异十则

放光　老僧香　金鸡泉　收蛇穴　石门复开

土主报钟　经声应耳　然身雷雨　猿猴执炊

灵泉表异

景致十则

山间之所以有景，就是以山中的峰峦洞穴显现出来的。因为人遇见它便成了景，靠人的情感来传扬它景便有了区别，所以天下有四大景，图经志书中有八景、十景。难道遍天下的景，数量反而屈居于府县之下吗？四是挑拔其中尤其突出者，十是凑足景点的数量。至于鸡足山则不同于此，分开来说，就是一个顶峰便已荟萃了天下的四种景观，合起来讲，纵然是十景仍是拘泥于府县通行的数目。绝顶四观〔东方日出、西面洱海、北方雪山、南面云海〕。



景观有四种，由张直指使划分，而实际上开天辟地以来，就分布获得了这些景观。四种景观之中，海内得到其中之一，已是奇绝，何况是全部齐备的地方呢！这不仅是鸡足山的第一，实在是海内第一了。

诗五首未收录。

华首重门

龙华浩劫之时，转而恨此门不开。不知即使其中深邃之处暗中相通，纵然别有天地，不过是一处幽深的地方罢了；哪里比得上双阙高悬，一个弹丸塞在中央，使得仰望它更加高大，远望它望不到头呢！故而正在扩建石桥，以为是五百罗汉应验真身之地，可也是四旁没有其余的洞穴。它的意境正好与华首门相同。

诗一首未收录。

太子玄关

琼台悬在中央，已凌架在浩大清朗的空中。玄关向上穿透，更变得虚幻灵妙。石壁上栈道排上云天，出没在烟霞之上。所称的群玉峰头，瑶池月下，仿佛就在此地。

诗一首未收录。

罗汉绝壁

每每喜爱袁石公“补填积雪成新径，拓展闲云架小屋”的诗句。行走在罗汉壁，宛如是诗中之画。来到它乱云飞崩翠色层叠之处，人都面向石壁，岩石可以触摸到头，自然是一幅西方来的景色，不必麻烦丹青落笔了。

诗一首未收录。

狮林灵泉

山下出泉水，有积水有流泉，都不算奇异。此泉不出在山麓而出在山峦上，山峦上不出在山坳却出在山脊上，山脊上不出在向外流泻之处而出在中央下垂之处，中央下垂之处不出在往四旁外溢之处却出在山顶灌注之处。此景仅在狮子林念佛堂见到它，想不说它灵异是不可能的。

诗二首未收录。

放光瑞影



河川湖泽的水气，散发变为光焰，海中的海市蜃楼，山谷间的光相，都是自下而上。放光塔四面深壑环绕，危崖上拥，是灵气聚集的场所，祥瑞的光影显现的地方，它与四大名山并列崇高的地位，是适宜的。不过四大名山也只有峨眉山、五台山，它们的光影最奇异；至于九华山、普陀山，也只有佛灯，未挨上光相，所以放光塔的灵瑞光影，真正是居于四大名山之中，两座名山之上了。

诗一首未收录。

浮屠绾胜

三支鸡爪环列在东方，百座寺宇并峙在山中，在双阙锁住龙华寺，在九重崖高悬象魏，玉笔遍地，只欠当门的一根门闩，金掌中天，忽化成灵异的千种祥瑞。既已集合在此处塔尖，永证善果。

诗二首未收录。

瀑布腾空

庐山的瀑布，不及雁宕山，唯独得以列入著名的四景，是因为它是人们共同瞻仰的地方。鸡足山的玉龙瀑布，也不似猴子峒峡中那样石崖掩映，然而玉龙独自挂在山前，飘荡在群山壑谷中，代表着诸处胜景，与庐山相同，不能分出景观的大小来。

诗一首未收录。

传衣古松

鸡足山的松树，以五鬣松见奇，耸入云霄密蔽山冈，碧绿浓荫百里，须眉全是绿色，然而挺拔笔直而不盘曲，巨大润泽而不古拙。而古拙的是常见的树种，龙样的鳞片仙鹤般的大氅，横缠倒垂，万千缨络，独自屹立在传衣寺之前，意想不到众美之外，又独出现这样一棵老松树。

诗一首未收录。

古洞别天

鸡足山的山崖有重重石门，岩洞无深室，独在山后另外辟有神奇之境。原来是山脉到此处将完，另外翻出一番胚胎，让人不可测知。人所共同瞻仰的地方，则把它锁闭起来使人不可考察；人所不能到达之处，却把它打通以示有通入的地方，为何山间灵气的变幻如此？

诗二首未收录。

【原文】



鸡山志略二

诸寺原始俱以年次为先后。

接待寺嘉靖间，天心和尚跪华首门，遥礼初祖迦叶为师，落发，乃创此寺于山麓，又建圣峰寺于山半。其后有宝山禅师得授衣钵[①]。现在讲师和雅，住圣峰寺。

圣峰寺宝山禅师建[②]，后嗣和雅。

龙华寺隆庆间，元庆和尚开山，后阁是嗣孙雪亭重建[③]。前题“石鼓名区”，阁题“水月”。石鼓，以左峰绝顶高耸，有声如鼓也。

石钟寺以楼下掘出石形如钟，故云石钟。又云以建寺时，侧崖有石，风吹如钟声。皆无的据[④]。

放光寺嘉靖间，古德无穷禅师，河南人，创建。护法檀越李中谿先生[⑤]。无穷后嗣有归空禅师，建藏经阁。阁成，神宗赐《藏》。

寂光寺嘉靖间，古德定堂禅师创建。檀越李中谿、苏大云、赵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又居士杨碧泉，皈依禅师，捐资建造。后嗣用周禅师，大兴宏敞，又建大觉寺，请无心禅师住持。

后嗣野愚大师现住静，见晓现住南直中峰，克心现住持。

大觉寺万历间，无心禅师奉密旨，赍华严寺《藏经》至此，用周请住此寺。后嗣遍周现在。

幻住庵嘉靖间，寂安禅师创建。德行具碑纪。后嗣定光，今名福宁。现在住持妙宗，天香寿九旬。

华严寺嘉靖间，南京古德月堂创建。圣母赐《藏》。回禄后，有法孙野池重建，参随张宾轩护法。

那兰陀寺万历间，古德所庵禅师创建。师寻甸人。护法檀越黔国武靖公、参随张宾轩。后嗣高僧本无，讲师了宗、念休，现在。克徽，在滇省圆通寺[6]。禅师大力现在。静主兰宗、干蛊。常住艮一。

悉檀寺万历间，古德本无建。护法檀越丽府生白木公。后嗣法润、弘辨、安仁、体极，住静白云[7]。



补处庵嘉靖间，古德广西如正禅师创建。后嗣本真、所庵禅师传记，念诚住持。

西竺寺万历间，古德饮光禅师创建。

会灯寺嘉靖间，阔然老师先结静室。今法嗣朗耀创建丛林，迦叶殿法眷。

大士阁万历间，直指沈建立，请古德拙愚禅师住持。师乃五华、龙泉二寺法眷之主。后嗣虚宇，现在大士阁中住持。

传衣寺古圆信庵，古德大机禅师创建[8]，中豁李先生护法。后嗣映光禅师弘建。回禄后，映光后嗣法界重建，即今觉悟住持。旁建八角庵、圆通庵、慈圣庵、雷云寺、静云庵、净土庵、开化庵、九莲寺、报恩寺、白石庵。

万松庵万历间，古德中泉禅师创建，后嗣离微禅师重修，现在。

古迦叶殿

罗汉壁静室广西禅师　　印宗禅师　　幻空禅师

狮子林静室兰宗禅师　　大力禅师

大静室野愚禅师

旃檀岭静室克心禅师

九重崖静室本无禅师　　大定禅师　　闻玺禅师

各刹碑记

《止止庵记》宾州知州黄冈廖自伸记[9]。万历三十二年。

又《止止庵记》荆州知府、前翰林庶吉士、监察御史、郡人李元阳记，嘉靖三十八年。

《传衣寺记》长芦运使[10]、郡人阮尚宾记，万历甲辰[11]。

《鼎建大士阁三摩禅寺记》知宾州廖自伸记。万历丙午[12]。

《重建放光寺铜碑》李元阳记。

《仰高亭记》柱史周茂相记[13]。万历三十五年。

《寂光寺传衣法嗣纪略》云洱举人孙启祚撰[14]。崇祯九年。

《西竺寺碑记》进士陶珽撰。万历戊午[15]。

《寂光寺用周禅师道行碑记》御史昆明傅宗龙撰[16]。万历己未[17]。

注释

①衣钵：指佛教僧尼的袈裟和食器。禅宗师徒间佛法的授受，常付衣钵为信，称为授衣钵。

②禅师：对和尚的尊称。

③后阁是嗣孙雪亭重建：原脱“阁是”二字，据徐本补。

④的据：确实的依据。

⑤护法：保护佛法的人或鬼神。檀越：梵文音译，意即施主，系寺院僧人对施舍财物的人的尊称。



⑥圆通寺：在今昆明市圆通山南麓，南诏时始建补陀罗寺，元代改建为圆通寺。《明一统志》云南府寺观载：“圆通寺，在螺山下盘谷间，穷幽极阻。”现经修葺，为昆明市区最大古寺。

⑦住静白云：原脱此四字，据徐本补。

⑧古德大机禅师创建：“大机”，徐本作“大和”。

⑨黄冈：黄州府附郭县，即今湖北黄冈县。

⑩长芦：在今河北沧州市。

⑪万历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

⑫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

⑬柱史：因御史所掌职责及侍立的位置固定在殿柱之下，故又称柱史或柱下史。

⑭举人：明清科举制度中各省乡试被录取者称举人。

⑮万历戊午：即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

⑯御史：秦以前本为史官，汉以后职权专主纠察。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仅存监察御史，御史即指监察御史。

⑰万历己未：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今译】

鸡山志略二

诸寺起源〔一概按年代先后为序〕

接待寺〔嘉靖年间，天心和尚跪在华首门，遥拜初祖迦叶为师，落发，于是在山麓创建了此寺，又在半山腰建了圣峰寺。那以后有宝山禅师得他传授衣钵。现在的主讲法师是和雅，住在圣峰寺〕

圣峰寺〔宝山禅师创建，后代传人是和雅〕

龙华寺〔隆庆年间，元庆和尚开山，后阁是传人孙雪亭重建。前殿的匾额叫“石鼓名区”，后阁的匾额为“水月”。石鼓，是因为左峰的绝顶高耸，有声音如鼓声〕



石钟寺〔因为在楼下挖出的岩石形状如铜钟，所以叫石钟。又传说在建寺时，侧边山崖上有块岩石，风吹过时如像钟声。全无确实的依据〕

放光寺〔嘉靖年间，先辈无穷禅师，河南人，创建。护法施主是李中谿先生。无穷后代传人有归空禅师，修建了藏经阁。藏经阁建成，神宗赐给《法藏》〕

寂光寺〔嘉靖年间，先辈定堂禅师创建。施主是李中谿、苏大云、赵雪屏，三位先生都是翰林。又有居士杨碧泉，皈依定堂禅师，捐资建造。后代传人用周禅师，大兴土木扩建，又建了大觉寺，请来无心禅师任住持。后代传人野愚大师现住在静室中，见晓现住在南直中峰，克心现为住持〕

大觉寺〔万历年间，无心禅师奉皇帝密旨，带着华严寺的《藏经》到此，用周请他住持此寺。后代传人遍周现今还在〕

幻住庵〔嘉靖年间，寂安禅师创建。德行全部有碑文记载。后代传人定光，现名叫福宁。现在的住持是妙宗，天香的寿命有九旬〕

华严寺〔嘉靖年间，南京先辈月堂创建。皇太后赐《藏经》。火灾后，有徒孙野池重建，参将随从张寅轩护法〕

那兰陀寺〔万历年间，先辈所庵禅师创建。禅师是寻甸人。护法施主是黔国武靖公、参将随从张宾轩。后代传人是高僧本无，主讲法师了宗、念休，现今还在。克徽，在云南省城圆通寺。大力禅师现今健在。静室主人兰宗、干蛊。常住僧艮一〕

悉檀寺〔万历年间，先辈本无修建。护法施主是丽江府木生白公。后代传人法润、弘辨、安仁、体极，住在白云寺静室中〕

补处庵〔嘉靖年间，先辈广西如正禅师创建。后代传人本真、所庵禅师有传记，念诚任住持〕

西竺寺〔万历年间，先辈饮光禅师创建〕

会灯寺〔嘉靖年间，阔然老禅师先建了静室。如今继承他衣钵的弟子朗耀创建了寺院，与迦叶殿是同门弟子〕

大士阁〔万历年间，直指使者沈某建立，请先辈拙愚禅师任住持。禅师是五华寺、龙泉寺两寺同门弟子的主管。后代传人虚宇，现在大士阁中任住持〕



传衣寺〔古代的圆信庵，先辈大机禅师创建，李中谿先生护法。后代传人映光禅师扩建。火灾后，映光的后代传人法界重建，今天觉悟是住持。四旁建有八角庵、圆通庵、慈圣庵、雷云寺、静云庵、净土庵、开化庵、九莲寺、报恩寺、白石庵〕

万松庵〔万历年间，先辈中泉禅师创建，后代传人离微禅师重修，现今尚存〕

古迦叶殿

罗汉壁静室〔广西禅师　印宗禅师　幻空禅师〕

狮子林静室〔兰宗禅师　大力禅师〕

大静室〔野愚禅师〕

旃檀岭静室〔克心禅师〕

九重崖静室〔本无禅师　大定禅师　闻玺禅师〕

各寺碑记

《止止庵记》〔宾川州知州黄冈人廖自伸作记。万历三十二年〕

又一个《止止庵记》〔荆州知府、前任翰林院庶吉士、监察御史、本府人李元阳作记，嘉靖三十八年〕

《传衣寺记》〔长芦转运使、本府人阮尚宾作记，万历甲辰年〕

《鼎建大士阁三摩禅寺记》〔宾川州知州廖自伸作记。万历丙午年〕

《重建放光寺铜碑》〔李元阳作记〕

《仰高亭记》〔御史周茂相作记。万历三十五年〕

《寂光寺传衣法嗣纪略》〔云南洱海卫举人孙启祚撰文。崇祯九年〕

《西竺寺碑记》〔进士陶珽撰文。万历戊午年〕

《寂光寺用周禅师道行碑记》〔御史昆明人傅宗龙撰文。万历己未年〕

【原文】

丽江纪略



丽江名山牯冈、犛果,俱与玀罗相近。东北界。胡股、必烈,俱丽江北界番名。甲戌岁[1],先有必烈部下管鹰犬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窃为害。其北胡股贩商,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之道[2],皆为其所中阻。乙亥秋[3],丽江出兵往讨之。彼先以卑辞骄其师,又托言远遁,丽人信之,遂乘懈返袭,丽师大败。丽自先世雄视南服,所往必克,而忽为所创,国人大愤,而未能报也。

注释

①甲戌岁: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

②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之道:原脱“往来”二字,据徐本补。

③乙亥: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

【今译】

丽江纪略

丽江的名山牯冈、犛果,全与玀罗族人相接近〔东北边界〕。胡股、必烈,都是丽江北部边界少数民族的名称。甲戌年,先有必烈的部下管辖鹰犬部落的,得罪了必烈族的主子,逃居在边界上,抢劫为害。他北面胡股族的商贩,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的通道,全被他从中间阻断。

乙亥年秋天，丽江出兵前去讨伐他。他先用卑下恭谨的言辞让丽江的军队骄傲，又假意声称远逃了，丽江人相信了他，于是乘丽江人懈怠时回师偷袭，丽江兵大败。丽江自从前代祖先起雄视南部边疆，所到之处必定战胜，可忽然遭到重创，全体人极为愤怒，但是未能报复。

【原文】

法王缘起

吐蕃国有法王[①]、人王。人王主兵革[②]，初有四，今并一。法王主佛教[③]，亦有二。人王以土地养法王，而不知有中国；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其教，大法王与二法王更相为师弟。大法王将没，即先语二法王以托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即抱奉归养为大法王而传之道。其抱归时，虽年甚幼，而前生所遗事，如探环穴中，历历不爽。二法王没，亦先语于大法王，而往觅与抱归传教，亦如之。其托生之家，各不甚遥绝，若只借为萌芽，而果则不易也。大与二，亦只互为渊源，而位则不更也[④]。



庚戌年[⑤]，二法王曾至丽江，遂至鸡足。

大宝法王于嘉靖间朝京师，参五台。

丽江北至必烈界[⑥]，几两月程。又两月，西北至大宝法王。

注释

①吐蕃(bō 波)：为公元七至九世纪我国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军事奴隶制政权。在吐蕃崩溃后，仍相沿称青藏高原及当地土著族、部为吐蕃。明代设乌思藏都司和朵甘都司进行管辖。

②人王：明王朝对青藏地区封建领主的封号。人王有五，即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护教王、赞善王。五王皆为明王朝所封，“俱赐印诰”，各有分地，分别管辖一定地区，统一于明中央。

③法王：元明两代对喇嘛教首领的封号。元至元七年(公元 1270 年)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明代又授封迦举派首领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后来还有大慈法王、大庆法王、大德法王等。

④其教以下句：所述即喇嘛教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而设立的转世制度。该法始于十三世纪噶举派的噶玛巴支系，后来，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黄教，禁止喇嘛娶妻生子，转世制度流行更广。宗喀巴死后，按照宗教的说法，他的两个大弟

子世世转生,传其衣钵,称为"呼毕勒罕",藏语为化身的意思。这两个弟子即为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明代通称为活佛,即此篇所述大法王与二法王。《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传》载:"时帝惑近习言,谓乌思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时有僧锁南坚错者,能知以往未来事,称活佛,顺义王俺答亦崇信之。万历七年。以迎活佛为名,西侵瓦剌,为所败。此僧戒以好杀,劝之东还。俺答亦劝此僧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僧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锁南坚错即达赖三世。俺答尊他为"圣识一切瓦尔齐达赖喇嘛",自此才有达赖喇嘛的称呼。"达赖"为蒙古语,意为大海,表示尊敬 。没:通"殁",死亡。

⑤庚戌年: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

⑥必烈:应即必里,明设必里卫,在今青海省南境。

【今译】



法王缘起

吐蕃国有法王、人王。人王主掌军事,最初有四个,今天合并为一个。法王主掌佛教,也有两个。人王用土地来养法王,却不知有中国;法王代替人王教化人民,但尊奉朝廷。他们的教规,大法王与二法王互相更替作为师弟。大法王将死时,就事先对二法王告知托生之地。二法王按照他的话前去寻找,必定找到转生的人,马上抱回来奉养作为大法王并且传授给他教旨。他抱回来的时候,虽然年龄非常幼小,但前生的遗事,如伸手从环形洞穴中取出来一样,清清楚楚没有差错。二法王死时,也是事先告知给大法王托生之地,而且前去寻找与抱回来传教,也是如此。他们托生的人家,各自不十分遥远隔绝,好似只借以作为萌生的幼芽,但结果却不变。大法王与二法王,也只是互为渊源,而地位则不变更。

庚戌年,二法王曾到过丽江,进而到了鸡足山。

大宝法王在嘉靖年间朝见京师,参拜五台山。

丽江往北到必烈境内,将近两个月的路程。又走两个月,往西北通到大宝法王住地。

【原文】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①]

江、河为南北二经流,以其特达于海也。而余邑正当大江入海之冲,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势至此而大且尽也。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溯流穷源,知其远者,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纪藉[②],见大河自积石入中国[③]。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④],后有都实之佩金虎符[⑤]。其言不一,皆云在昆仑之北,计其地,去岷山西北万余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迨逾淮涉汴,而后睹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于河乎?迨北历三秦[⑥],南极五岭[⑦],西出石门、金沙,而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⑧]。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西北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西南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⑨]。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



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发于北者曰星宿海,佛经谓之徙多河[⑩]。北流经积石,始东折入宁夏[⑪],为河套,又南曲为龙门大河,而与渭合。发于南者曰犁牛石,佛经谓之殑伽河。南流经石门关[⑫],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⑬],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非也!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豀峒间,水陆俱莫能溯。在叙州者,只知其水出于马湖、乌蒙,而不知上流之由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者,知其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为江源。云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转,即此江,乃佛经所谓殑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即王靖远征麓川,缅人恃以为险者,乃佛经所谓信度河也。云南诸志,俱不载其出入之异,互相疑溷,尚不悉其是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为源与否也?既不悉其孰远孰近,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导河自积石,而河源不始于积石;导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为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经

黎[14]、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

不第此也，宋儒谓中国三大龙，而南龙之脉，亦自岷山，濒大江南岸而下，东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15]，此亦不审大渡、金沙之界断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审城陵矶、湖口县为洞庭、鄱阳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发于贵州之谷芒关[16]；南源自湘，发于粤西之釜山、龙庙。鄱阳之南源自赣，发于粤东之浰头、平远；东源自信、丰，发于闽之渔梁山、浙之仙霞南岭[17]。是南龙盘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谓南龙濒江乎？不第此也，不审龙脉，所以不辨江源。今详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而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俱另有说。惟南龙磅礴半宇内，而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持南下，经石门、丽江，东金沙，西澜沧，二水夹之。环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贵竺、都黎南界[18]，以趋五岭。龙远江亦远，脉长源亦长，此江之所以大于河也。不第此也，南龙自五岭东趋闽之渔梁，南散为闽省之鼓山[19]，东分为浙之台、宕。正脉北转为小箬岭，闽浙界。度草坪驿，江浙界。峙为浙岭、徽浙界。黄山，徽宁界。而东抵丛山关[20]，绩溪、建平界。东分为天目、武林[21]。正脉北度东坝[22]，而峙为句曲[23]，于是回龙西结金陵，余脉东趋余邑。是余邑不特为大江尽处，亦南龙尽处也。龙与江同发于昆仑，同尽于余邑，屹为江海锁钥，以奠金陵，拥护留都千载不拔之基以此。岂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趋碣石[24]，今徙而南夺淮、泗，漫无锁钥耶？然则江之大于河者，不第其源之共远，亦以其龙之交会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远。谈经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①《溯江纪源》：此篇见冯士仁崇祯《江阴县志》。冯士仁原有序云："谈江源者，久沿《禹贡》'岷山导江'之说。近邑人徐弘祖，字霞客，夙好远游，欲讨江源，崇祯丙子秋，辞家出流沙外，至庚辰秋归，计程十万，计日四年。其所纪核，从足与目互订而得之，直补桑《经》、郦《注》所未及。夫江邑为江之尾闾，适志山川，而霞客归，出《溯江纪源》，遂附刻之。"篇末陈体静跋云："此考原本已失，兹从本邑冯《志》中录出，非全文也。前人谓其书数万言，今所存者，仅千有余言而已。考内'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下注云：'俱另有说'。其说必甚长，乃一概删去，殊为可惜。"

②余初考纪籍:“初”,徐本、史序本作“幼”。

③大河:即黄河。积石:山名,明代分大积石山和小积石山。大积石山即阿尼马卿山,在今青海省南部,距黄河源甚近。小积石山在青海省东部,两山如削,黄河从中冲出,明有积右关,今称积石峡,在甘肃、青海界上。附近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今亦称积石。

④槎(chá 察):用竹木编成的筏。神话中称乘木排上天河为乘槎。西汉人张骞(qiān 牵)曾被封为博望侯,他出使西域,回来后对汉武帝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这段话出自《史记·大宛传》,是关于黄河源的最早记载。于阗,即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田县。盐泽指今罗布泊。

⑤都实:元代人。《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综录了元代探河源的成果,也概述了都实探河源的经过。“至元十七年(公元 1280 年)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

⑥三秦:秦亡后,项羽把关中分为三份,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为王,后来即称陕西(不包括汉中)、陇东为三秦。



⑦五岭: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明代,越城岭又称始安峤,都庞岭又称永明岭,萌渚岭又称白芒岭,骑田岭又称黄岑山,大庾岭又称梅岭。五岭亦合称南岭,蜿蜒在今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四省区之间。

⑧入河之水为省五:这是按明代的行政区划讲的。明代无甘肃省,今甘肃省大部分包入陕西,故不提甘肃。明代黄河往南夺淮入海,故说黄河经过南直隶,即今安徽、江苏两省。

⑨入江之水为省十一:按,现今广东、福建不属长江水系。另有江西属长江水系,《游记》未列。

⑩佛经谓之句:古代印度传说,以为地面各大河都是从雪山(指今喜马拉雅山西部一带)四向分流,因称四河。往北流出的一条称徙多(sī tā)河,后有人以今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为徙多河,并误认为它是黄河上源。东面流出的一条称殑(jìng 竟)伽(jiā 加)河,指今印度恒河。南面流出的一条称信度河,即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西面流出的一条称缚刍河,应为今阿姆河。在此篇,霞客对以上各河多有自己的解释。

⑪宁夏:明置宁夏卫和宁夏镇,隶陕西省,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⑫石门关:明设石门关巡检司,在今丽江县西一百二十里石鼓稍北的金沙江西岸,地当吐蕃、么些界上。

⑬叙:明置叙州府,在今四川宜宾市。

⑭黎:明置黎州安抚司,治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

⑮城陵：城陵矶，今名同，为洞庭湖口，在湖南省岳阳市北。湖口：明设湖口县，今名同，为鄱阳湖口，在江西省九江市东。

⑯谷芒关：今名同，在贵定县稍东，有公路从此经过。

⑰鄱阳之南句：渔梁山在福建北隅，仙霞南岭在浙江西南隅，皆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而信丰在赣南，今名同，赣水南源亦称信丰江，与渔梁、仙霞不相值。信丰应为广信、永丰的省称，广信府在今江西上饶市，永丰县在今广丰县。鄱阳东源应指上饶江，即今信江。

⑱贵竺：即贵竹，明置贵竹长官司，治今贵州省贵阳市。都黎：即都泥江。

⑲鼓山：今名同，在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山顶有大石如鼓，故名。为著名风景胜地。

⑳从山关：在今安徽绩溪县北三十里。

㉑东分为天目、武林："林"原作"陵"，据徐本改。武林山为灵隐、天竺诸山的总名，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天目山在浙江省西北部，分为东天目山与西天目山两支，多奇峰竹林，为风景胜地。

㉒东坝：明时又称广通镇，今仍称东坝，在江苏高淳县东境。



㉓句曲：即句曲山，在今江苏句容县东南，金坛、溧阳以西，又称茅山，有三峰，分别为大茅、中茅、小茅。

㉔碣石：古籍中称碣石的地方很多。《肇域志》载："山东海丰县马谷山，即大碣石。"海丰在今山东无棣县，则此碣石在无棣县北的海边，距黄河入海处甚近。

【今译】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

长江、黄河是南北的两条主干河流，是因为它们单独通到大海。我们县正当大江入海的要冲之地，县因长江而得名，也因为到了这里长江的水势浩大而且将要到头了。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望着浩渺的水流击浆，知道它大不知道它远；溯流穷源，知道它远的人，也只以为发源于岷山而已。我最初考证典籍的记载，见黄河自积石山流入中原。追溯它的源头的人，前有博望侯乘木筏，后有都实佩带金虎符。他们的说法不一致，都说是在昆仑山的北面，估计那地方，距岷山西北一万多里，为何长江的源头短而黄河的源头长呢？莫非黄河的大处更比长江大一倍吗？等到越过淮河涉过汴河，然后才看到黄河的水流如同衣带，水面宽处不到长江的三分之一，难道长江这样大，它所流入的水流，赶不上黄河吗？到往北经过了三秦地区，南边穷尽了五岭，向西

到了石门关、金沙江，然后了解到中国流入黄河的水流是五个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流入长江的水流是十一个省〔西北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隶，西南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计算它们水流的吞吐量，长江既然比黄河多一倍，它的水流大本来就是应该的。

考察它们的发源地，黄河在昆仑山的北面，长江也是在昆仑山的南面，它们的长处也相同。发源于北面的叫星宿海〔佛经称之为徙多河〕，往北流经积石山，这才向东折进宁夏卫，形成河套，又向南弯曲成为龙门峡的大河，而后与渭水合流。发源于南面的叫犁牛石〔佛经称之为殑伽河〕，往南流经石门关，这才向东折入丽江，成为金沙江，又向北弯曲成为叙州府的大江，与源于岷山的江水合流。我考察，岷江经成都到叙州府，不到一千里，金沙江流经丽江、云南、乌蒙府到叙州府，共有二千多里，舍弃远的却把近的看做是本源，难道是它的源头唯独与黄河不同吗？不对！黄河的源头屡次经过寻找探求，所以才找到它远处的源头；长江的源头从来无人问津，所以仅把那近处的支流作为源头。其实岷江流入长江，与渭水流入黄河一样，都是中国的支流，而岷江是舟船所通之处，金沙江盘绕曲折在蛮僚各族聚居的溪谷之间，水陆两路都无人能追溯〔在叙州府的人，只知这条江水出自于马湖府、乌蒙府，却不知上游流经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的人，知道它是金沙江，却不知下游流到叙州府成为长江的源头。云南也有两条金沙江：一条往南流后向北转的，就是此江，是佛经所称的殑伽河了；一条往南流下大海，就是王靖远征讨麓川时，缅甸人依仗作为天险的江，是佛经所称的信度河了。云南诸种志书，都不记载它们出入的不同处，互相疑惑混淆，还不知悉它们是一条江还是两条江，分在北方还是分在南方，又从哪里来辨明它是不是长江的源头呢？〕。既然不知悉它们谁远谁近，只见到《禹贡》中“岷山导江”的字句，便把长江的源头归属于岷江，却不知大禹疏导岷江，是因为它是为害于中国的起点，不是长江滥觞发源的起点。疏导黄河起自积石山，可黄河源头不起始于积石山；疏导长江起自岷山，而长江的源头也不是源出于岷山。岷江流入长江，而不是长江的源头，正如渭水流入黄河，不是黄河的源头一样。不但如此，岷江流域的南边，又有条大渡河，西面源自吐蕃，流经黎州、雅州与岷江合流，在金沙江西北方，它的源头也比岷江远但赶不上金沙



江,所以推寻长江源头的,必定应当把金沙江作为第一。

不仅如此,宋代儒生认为中国有三大龙脉,而南方的龙脉,也是起自岷山,濒大江南岸下延,往东延过城陵矶、湖口县后抵达金陵,这也是不清楚大渡河、金沙江在其中隔断了。不仅如此,并且是不清楚城陵矶、湖口县是洞庭湖、鄱阳湖这两个巨大的湖泽入江的湖口。洞庭湖西边的水源来自沅江,发源于贵州的谷芒关;南边的水源来自于湘江,发源于广西的釜山、龙庙。鄱阳湖南边的水源来自赣江,发源于广东的浰头、平远;东边的水源来自信江、永丰溪,发源于福建的渔梁山、浙江的仙霞南岭。这样南方的龙脉盘绕屈曲离长江的南岸将近三千里,却认为南方的龙脉是濒临长江吗?不仅如此,不清楚龙脉,所以不能分辨长江的源头。今天已详尽知道三条龙脉的大体趋势,北方的龙脉夹在黄河的北面,南方的龙脉环抱在长江的南面,而中部的龙脉隔在它们中间,特别短。北方的龙脉也只有向南延伸的半条支脉进入中原〔全都另外有解说〕。唯有南方的龙脉磅礴在半个国家内,而且它的山脉也是起始于昆仑山,与金沙江互相并列往南下延,经过石门关、丽江〔东边是金沙江,西面是澜沧江,两条江水夹住它〕,环绕过滇池的南边,由普定延伸到贵竹、都黎的南境,以后奔向五岭。龙脉远长江也远,山脉长水源也长,这就是长江之所以大过黄河的原因了。不仅如此,南方的龙脉从五岭往东延向福建的渔梁山,向南散开成为福建省的鼓山,向东分开成为浙江的天台山、雁宕山。正脉向北转成为小箄岭〔闽浙交界处〕,延伸到草坪驿〔江浙交界处〕,耸峙为浙岭〔徽州浙江交界处〕、黄山〔宁国府徽州府交界处〕,往东抵达丛山关〔绩溪、建平境内〕,向东分散成为天目山、武林山。正脉往北延伸过东坝,而后耸峙为句曲山,于是龙脉向西回绕盘结为金陵,余脉往东奔向我县。这样我县不仅是大江的尽头处,也是南方龙脉的尽头处。龙脉与长江一同发源于昆仑山,一同在我县到了尽头,屹然成为长江入海处的军事要地,得以奠定金陵,拥围护卫留都千载不败的基础就是凭借这一点。难道是像黄河的下游,从前曲向北流向碣石,如今迁移到南边夺取了淮河、泗水的河道,漫无边际没有入海处的军事要地吗?这样长江之所以大于黄河的原因,不仅是它们的源头一样远,也是因为它与龙脉交会了。所以不探索长江的源头,不知它比黄河大;不与黄河相提并论,不知它的源头远。谈论主干河流的人,可以先及南方次及北方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徐霞客游记全译 四 修订版
作者=徐弘祖著
页数=1950
SS号=12375978
DX号=
出版日期=2008.09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